飲冰室合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飲冰室合集





飲冰室專集之九十六

陶淵明

自序

欲治文學史。宜先剌取各時代代表之作者。察其時代背景與夫身世所經歷。了解其特性及其思想之淵源及感受。吾夙有志於是。所從鶩者衆。病未能也。客冬養痾家居。誦陶集自娛。輒成論陶一篇。陶年譜一篇。陶集考證一篇。更有陶集私定本。以吾所推證者重次其年月。其詩之有史蹟可稽者。爲之解題。但未敢自信。僅將彼三篇布之云爾。論屈原一篇久寫成。中有欲改定者。且緩之。其覃及諸家。則視將來興之所至何如也。十二年四月一日啓超記。



飲冰室專集之九十六

陶淵明

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

一

批評文藝有兩個著眼點．一是時代心理．二是作者個性．古代作家能彀在作品中把他的個性活現出來的屈原以後我便數陶淵明．

漢朝的文學家——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之類．大抵以作「賦」著名．最傳誦的幾篇賦．都帶點子字書或類書的性質．很難在裏頭發見出什麼性靈．五言詩和樂府雖然在漢時已經發生．但那些好的作品．大半不能得作者主名．李陵蘇武倡和詩之靠不住．固不消說．玉臺新詠裏頭所載枚乘傅毅各篇．文選便不記撰人名氏．可見現存的漢詩．什有九和詩經的國風一樣．連撰人帶時代都不甚分明．我們若貿貿然據後代選本所指派的人名．認定某首詩是某人所作．我覺得很危險．就令有幾首可以證實．然而片鱗單爪．也不能推定作者面目．所以兩漢四百年間文學界的個性作品．我雖不敢說是沒有．但我也不敢說有那幾家．我們確實可以推論詩的家數應該從「建安七子」以後論起．七子中曹子建王仲宣作品比較的算最多．往後便數阮嗣宗陸士衡潘安仁陶淵明謝康樂顏延年鮑明遠謝玄暉……等．這些人都有很豐富的資料供我們研究．但我以為想

研究出一位文學家的個性卻要他作品中含有下列兩種條件第一要「不共」怎樣叫做不共呢要他的作品完全脫離摹仿的套調不是能和別人共有就這一點論像「建安七子」就難看出各人個性曹子植子建兄弟王仲宣阮元瑜彼此都差不多（也許是我學力淺看不出他們的分別）我們讀了只能看出「七子的詩風」很難看出那一位的詩格第二要「眞」這樣纔算眞呢要絕無一點矯揉彫飾把作者的實感赤裸裸地全盤表現就這一點論像潘陸鮑謝都太注重詞藻了總有點像塗脂抹粉的佳人把眞面目藏去幾分所以我覺得唐以前的詩人眞能把他的個性整個端出來和我們相接觸的只有阮步兵和陶彭澤兩個人而陶尤爲甘脆鮮明所以我最崇拜他而且大著膽批評他但我於批評之前尙須聲明一句這位先生身分太高了原來用不著我們恭維從前批評的人也很多我所說的未必有多少能出古人以外至於對不對更不敢自信了

二

陶淵明生於東晉咸安二年壬申卒於宋元嘉四年丁卯（西紀三七二——四二七）他的曾祖是歷史上有名的陶侃官至八州都督封長沙郡公在東晉各位名臣裏頭算是氣魄最大品格最高的一個人淵明命子詩頌揚他的功德說道『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陶侃有很烜赫的功名這詩卻專崇拜他「功遂辭歸」這一點可以見淵明少年志趣了（命子詩是少作）他祖父和父親都做過太守命子詩說他父親『寄跡風雲寘茲慍喜』想來也是一位胸襟很闊的人他的外祖父孟嘉是陶侃女壻——他的外祖母也卽他的祖姑淵明曾替孟嘉作傳說他『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

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我們讀這篇傳，覺得孟嘉活是一個淵明小影，淵明父母兩系都有這種遺傳，可見他那高尚人格是從先天得來了。——以上說的是淵明的家世。

東晉一代政治常常有悍將搆亂，跟著也有名將定亂，所以向來政象雖不甚佳，也還保持水平線以上的地位。到淵明時代卻不同了，謝安謝玄一輩名臣相繼彫謝，淵明二十歲到三十歲這十年間，都是會稽王司馬道子和他的兒子元顯柄國，很象清末慶親王奕劻和他兒子載振一般，招權納賄，弄得政界混濁不堪，各地擁兵將帥，互爭雄長，到淵明三十一歲時，桓玄把道子殺了，明年便篡位，跟著劉裕起兵討滅桓玄，像有點中興氣象，中間平南燕平姚秦，把百餘年間五胡蹂躪的山河，總算恢復一大半轉來，可惜劉裕做皇帝的心事太迫切，等不到完全成功，便引軍南歸，中原旋復陷沒，淵明五十歲那年，劉裕篡晉為宋，過六年，淵明便死了。

淵明少年，母老家貧，想靠做官得點俸祿，當桓玄未篡位以前，曾做過劉牢之的參軍，約摸三年，和劉裕是同僚。到劉裕討滅桓玄之後，又曾做過劉敬宣的參軍，又做過彭澤令，首尾僅一年多，從此便浩然歸去，終身不仕，有名的歸去來辭，便是那年所作，其時淵明不過三十四歲，蕭統作淵明傳謂『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其實淵明只是看不過當日仕途的混濁，不屑與那些熱官為伍，倒不在乎劉裕的王業隆與不隆，若說專對劉裕嗎，淵明辭官那年，正是劉裕撥亂反正的第二年，何以見得他不能學陶侃之功，遂辭歸，便料定他二十年後會篡位呢，本集感士不遇賦的序文說道，『自眞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當時士大夫浮華奔競，廉恥掃地，是淵明最痛心的事，他縱然沒有力量移風易俗，起碼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人格喪掉，這是淵明棄官最主要的動機，從他的詩文中到處都看得出來，若

說所爭在什麼姓司馬的姓劉的未免把他看小了。——以上說的是陶淵明的時代。

北襟江東南吸鄱陽湖。有『以雲爲衣』『萬古青濛濛』的五老峯。有『海風吹不斷山月照還空』的香爐瀑布。到處溪聲像賣弄他的「廣長舌」。無日無夜幾千年在那裏說法。丹的黃的紫的綠的……雜花。四時不斷。像各各抖擻精神替山容打扮。淸脆美麗的小鳥兒這裏一羣那裏一隊。成天價合奏音樂。卻看不見他們的歌舞劇場在何處。呵呵。這便是——一千多年來詩人謳歌的天國——廬山了。山麓的西南角——離歸宗寺約摸二十多里。一路上都是『溝塍刻鏤。原隰龍鱗。五穀垂穎。桑麻鋪棻。』三里五里一個小村莊。那莊家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早出晚歸做他的工作。像十分感覺人生的甜美。中間有一道溫泉。泉邊的草像是有人天天梳剪他。蔥蒨整齊得可愛。那便是栗里——便是南村了。再過十來里。便是柴桑口。是那『雄姿英發』的周郎談笑破曹的策源地。也即絕代佳人陶淵明先生生長、釣游、永藏的地方了。我們國裏頭四川和江西兩省。向來是產生大文學家的所在。陶淵明便是代表江西文學第一個人。——以上說的是陶淵明的鄉土。

三國兩晉以來之思想界。因爲兩漢經生破碎支離的反動。加以時世喪亂的影響。發生所謂談玄學風。要從易經老莊裏頭找出一種人生觀。這種人生觀有點奇怪。一面極端的悲觀。一面從悲觀裏頭找快樂。我替他起一個名叫做「厭世的樂天主義」。這種人生觀。披折到根柢到底有無好處。另是一個問題。但當時應用這種人生觀的人。很給社會些不好影響。因爲萬事看破了。實際上仍找不出個安心立命所在。十有九便趨於頹廢墮落一途。兩晉社會風尙之壞。未始不由此。同時另外有一種思潮從外國輸入的。便是佛教。佛教雖說漢末已經傳到中國。但認眞硏究教理組成系統。實自鳩摩羅什以後。羅什到中國。正當淵明辭官歸田那一年。（晉義熙

元年苻秦光始五年）同時有一位大師慧遠在廬山的東林結社說法三十多年，東林與淵明住的栗里相隔不過二十多里，淵明和慧遠方外至交，常常來往。淵明本是儒家出身，律己甚嚴，從不肯有一毫苟且卑鄙放蕩的舉動，一面卻又受了當時玄學和慧遠一班佛教徒的影響，形成他自己獨得的人生見解，在他文學作品中充分表現出來。——以上說的是陶淵明那時的時代思潮。

三

陶淵明之沖遠高潔，盡人皆知，他的文學最大價值也在此，這一點容在下文詳論。但我們想觀出淵明整個人格，我以為有三點應先行特別注意。

第一須知他是一位極熱烈極有豪氣的人，他說，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

又說，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擬古

這些詩都是寫自己少年心事，可見他本來意氣飛揚不可一世。中年以後，漸漸看得這惡社會沒有他施展的餘地了，他發出很感慨的悲音道，

「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感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雜詩

直到晚年，這點氣概也並不衰滅，在極閒適的詩境中常常露出些奇情壯思來，如讀山海經十三首裏說道，

『精衛銜微木。將以塡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讀山海經

又說。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餘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後。』同上

讀山海經是集中最浪漫的作品。所以不知不覺把他的「潛在意識」衝動出來了。又如擬古九首裏頭的一首。

『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泰。節義爲士雄。其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

又如詠荊軻那首。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强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淩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他所崇拜的是田疇、荊軻一流人。可以見他的性格是那一種路數了。朱晦庵說『陶卻是有力。但詩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此語眞能道著癢處。要之淵明是極熱血的人。若把他看成冷面厭世一派。那便大錯了。

*　　*　　*　　*　　*

第二須知他是一位纏綿悱惻最多情的人．讀集中祭程氏妹文．祭從弟敬遠文．與子儼等疏．可以看出他家庭骨肉間的情愛熱烈到什麼地步．因爲文長．這裏不全引了．

他對於朋友的情愛．又眞率．又穠摯．如移居篇寫的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

一種親厚甜美的情意．讀起來眞活現紙上．他那『閑暇輒相思』的情緒．有停雲一首寫得最好．

『停雲．思親友也．罇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弗從．歎息彌襟．』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閑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接席．說彼平生．』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閑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這些詩眞算得溫柔敦厚．情深文明了．

集中送別之作不甚多．內中如答龐參軍的結句．『情通萬里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來會在何年．』只是很平淡的四句．讀去覺得比千尺的桃花潭水還情深哩．

集中寫男女情愛的詩．一首也沒有．因爲他實在沒有這種事實．但他卻不是不能寫．閑情賦裏頭．『願在衣而爲領……』底下一連疊十句．『願在……而爲……』熨貼深刻．恐古今言情的豔句．也很少比得上．因爲他

心苗上本來有極溫潤的情緒.所以要說便說得出.

宋以後批評陶詩的人.最恭維他「恥事二姓」.幾乎首首都是惓念故君之作.這種論調.我們是最不贊成的.但以那麼高節那麼多情的陶淵明.看不上那「欺人孤兒寡婦取天下」的新主.對於已覆滅的舊朝不勝眷戀.自然是情理內的事.依我看.擬古九首.確是易代後傷時感事之作.內中兩首.

『榮榮牕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從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尙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這些詩都是從深痛幽怨發出來.個個字帶著淚痕.和祭妹文一樣的情操.顧亭林批評他道.『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眞也.』這話眞能道出淵明眞際了.

* * * * *

第三須知他是一位極嚴正——道德責任心極重的人.他對於身心修養.常常用功.不肯放鬆自己.集中有榮木一篇.自序云.『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那詩分四章.末兩章云.

『嗟予小子.禀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懷矣.怛焉內疚.

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這首詩從詞句上看來.當然是四十歲以後所作.又飲酒篇『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竟無

成』雜詩『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也是同一口吻、淵明得壽僅五十六歲、這些詩都是晚年作品、你看他進德的念頭、何等懇切、何等勇猛、許多有暮氣的少年、眞該愧死了、

他雖生長在玄學佛學雰圍中、他一生得力處和用力處、却都在儒學、飲酒篇末章云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

當時那些談玄人物、滿嘴裏清靜無爲、滿腔裏聲色貨利、淵明對於這班人、最是痛心疾首、叫他們做『狂馳子、』說他們『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簡單說、就是可憐他們整天價說的話、絲毫受用不著、他有一首詩、對於當時那種病態的思想、表示懷疑態度、說道、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不畏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爲世笑嗤、伊懷難具道、爲君作此詩、』(擬古)

這首詩和屈原的卜居用意差不多、只是表明自己有自己的見解、不願意隨人轉移、他又說、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三季多此事、達者似不爾、咄咄俗中愚、且當從黃綺』

(飲酒)

這是對於當時那些「借曠達出鋒頭」的人施行總彈劾、他們是非雷同、說的天花亂墜、在淵明眼中只算是

「俗中愚」罷了。淵明自己怎麼樣呢。他只是平平實實將儒家話身體力行。他說。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又說。

「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他一生品格立脚點。大略近於孟子所說『有所不爲』『不屑不潔』的狷者。到後來操養純熟。便從這裏頭發現出人生眞趣味來。若把他當作何晏王衍那一派放達名士看待。又大錯了。

以上三項。都是陶淵明全人格中潛伏的特性。先要看出這個。纔知道他外表特性的來歷。

四

淵明一世的生活。眞算得最單調的了。老實說。他不過廬山底下一位赤貧的農民。耕田便是他唯一的事業。他這種生活。雖是從少年已定下志趣。但中間也還經過一兩回波折。因爲他實在窮得可憐。所以也曾轉念頭想做官混飯喫。但這種勾當和他那『不屑不潔』的脾氣到底不能相容。他精神上很經過一番交戰。結果覺得做官混飯喫的苦痛。比捱餓的苦痛還厲害。他纔決然棄彼取此。有名的歸去來兮辭序。便是這段事實和這番心理的自白。其全文如下。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

里公田之利足以爲潤故便求之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這篇小文雖極簡單極平淡卻是淵明全人格最忠實的表現蘇東坡批評他道『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這話對極了古今名士多半眼巴巴釘著富貴利祿卻扭扭捏捏說不願意幹論語說的『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這種醜態最爲可厭再者丟了官不做也不算什麼稀奇的事被那些名士自己標榜起來說如何如何的清高實在適形其鄙二千年來文學的價值被這類人的鬼話糟蹋盡了淵明這篇文把他求官棄官的事實始末和動機赤裸裸照寫出來一毫掩飾也沒有這樣的人纔是「眞人」這樣的文藝纔是「眞文藝」後人硬要說他什麼「忠愛」什麼「見幾」什麼「有託而逃」卻把妙文變成「司空城旦書」了

乙巳年之棄官歸田確是淵明全生涯中之一個大轉捩從前他的生活還在漂搖不定中到這會纔算定了但這個「定」字實屬不易他是經過一番精神生活的大奮鬬纔換得來他說『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歸去來辭本文中又說『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可見他當做官的時候實感覺無限痛苦他當頭一回出佐軍幕時做的詩說道『望雲慚高鳥臨水媿游魚』到晚年追述舊事的詩也說道『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卷不得飾凍餒固纏已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里』就常人眼光看來做官也不是什麼對不住人的事有什麼可慚可愧可恥可悲呀呵呵大文學家眞文學家和我們不同的就在這一

點．他的神經極銳敏．別人不感覺的苦痛他會感覺．他的情緒極熱烈．別人受苦痛擱得住．他卻擱不住．淵明在官場裏混那幾年．像一位「一生兒愛好是天然」的千金小姐強逼著去倚門賣笑．那種慚恥悲痛眞是深刻入骨．一直到擺脫過後纔算得著精神上解放了．所以他說「覺今是而昨非．」

何以見得他的生活是從奮鬭得來呢．因爲他物質上的境遇眞是難堪到十二分．他卻能始終抵抗．沒有一毫退屈．他集中屢屢實寫飢寒狀況．如雜詩云．

「代耕本所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麤絺以應陽．政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

有會而作篇的序文云．

「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爲老農．而値年災．日月尙悠．爲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已來始念飢乏．歲云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

詩云．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

怨詩楚調篇云．

「……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鷄鳴．及晨願烏遷．（按此二語言夜則願速及旦．旦則願速及夜．皆極寫日子之難過）……」

尋常詩人歎老嗟卑．無病呻吟．許多自己發牢騷的話．大半言過其實．我們是不敢輕信的．但對於陶淵明不能

不信因爲他是一位最眞的人我們從他全部作品中可以保證他眞是窮到徹骨常常沒有飯吃那乞食篇說的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知余意投贈副虛期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巵情欣新知歡與言遂賦詩感子漂母惠媿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乞食乞得一頓飯感激到他『冥報相貽』的話你想這種情況可憐到什麼程度但他的飯肯胡亂吃嗎哼哼他決不肯本傳記他一段故事道『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他並不是好出圭角的人待人也很和易但他對於不願意見的人不願意做的事寧可餓死也不肯絲毫遷就孔子說的『志士不忘在溝壑』他一生做人的立脚全在這一點飲酒篇中一章云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襤褸茅簷下未足爲高棲一世皆尙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這些話和屈原的卜居漁父一樣心事不過屈原的骨鯁顯在外面他卻藏在裏頭罷了

五

檀道濟說他『奈何自苦如此』他到底苦不苦呢他不惟不苦而且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一個人他最

能領略自然之美．最能感覺人生的妙味．在他的作品中．隨處可以看得出來．如讀山海經十三首的第一首．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門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如和郭主簿二首的第一首．

「靄靄堂前林．中夏貯淸陰．凱風因時來．回飆開我襟．息交游閑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已良有極．過足非所欽．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眞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如飲酒二十首的第五首．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意．欲辯已忘言．」

如移居二首．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敝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爲忽去茲．衣食須當紀．力耕不吾欺．」

如飲酒的第十三首．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㕧

㕧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集中像這類的詩很多雖寫窮愁也含有脩然自得的氣象他臨終時給他兒子們的遺囑——與子儼等疏內中有一段寫自己的心境說道

『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牕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讀這些作品便可以見出此老胸中沒有一時不是活潑潑地自然界是他愛戀的伴侶常常對著他微笑他無論肉體上有多大苦痛這位伴侶都能給他安慰因爲他抓定了這位伴侶所以在他周圍的人事也都變成微笑了他說『即事多所欣』據我們想來他終日所接觸的果然全是可欣的資料因爲這樣所以什麼飢咧寒咧在他全部生活上便成了很小的問題擬古九首的第五首云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到歲寒』

『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顏』這兩句話可算得他老先生自畫「行樂圖」我們可以想像出一位冷若冰霜艷如桃李的絕代佳人你說他像當時那一派『放浪形骸之外』的名士嗎那卻是大大不然他的快樂不是從安逸得來完全從勤勞得來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篇云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夕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不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近人提倡「勞作神聖」。像陶淵明纔配說懂得勞作神聖的眞意義哩。『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兩句話。眞可爲最合理的生活之準鵠。曾文正說『勤勞而後休息。一樂也。』淵明一生快樂都是從勤勞後的休息得來。

淵明是「農村美」的化身。所以他寫農村生活。眞是入妙。如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楡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顚。……』（歸田園居）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同上）

『……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荊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同上）

『……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懷古田舍）

『……飢者歡初飽。束帶候鳴雞。揚檝越平湖。汎隨清壑迴。鬱鬱荒山裏。猿聲閑且哀。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下潠田舍穫稻）

後來詩家描寫田舍生活的也不少。但多半像鄉下人說城市事。總說不到眞際。生活總要實踐的。纔算養尊處

優的士大夫說什麼田家風味、配嗎、淵明只把他的實歷實感寫出來、便成爲最親切有味之文

淵明有他理想的社會組織．在桃花源記和詩裏頭表現出來．記云．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詩云。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跡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這篇記可以說是唐以前第一篇小說．在文學史上算是極有價值的創作．這一點讓我論小說沿革時再詳細

說他至於這篇文的內容我想起他一箇名叫做東方的Utopia（烏託邦）所描寫的是一箇極自由極平等之愛的社會荀子所謂『美善相樂』惟此足以當之桃源後世竟變成縣名小說力量之大也無出其右了後人或拿來附會神仙或討論他的地方年代真是癡人前說不得夢

六

淵明何以能有如此高尚的品格和文藝一定有他整箇的人生觀在背後他的人生觀是什麼呢可以拿兩箇字包括他「自然」他替他外祖孟嘉做傳說道

『……又問（桓溫問孟嘉）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歸田園居詩云

『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歸去來辭序云

『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

他並不是因為隱逸高尚有什麼好處纔如此做只是順著自己本性的自然「自然」是他理想的天國凡有絲毫矯揉造作都認作自然之敵絕對排除他做人很下堅苦功夫目的不外保全他的「自然」他的文藝只是「自然」的體現所以『容華不御』恰好和「自然之美」同化後人用『斲彫為朴』的手段去學他真

可謂『刻畫無鹽唐突西子』了.

愛自然的結果當然愛自由.淵明一生.都是爲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奮鬬.的什麼鬬物質生活.歸去來辭說『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又說『以心爲形役.』他覺得做別人奴隸.回避還容易自己甘心做自己的奴隸便永遠不能解放了.他看清楚耳目口腹……等等.絕對不是自己.犯不著拿自己去遷就他們.他有一首詩直寫這種懷抱云.

『在昔曾遠游.直至東海隅.道路迴且長.風波阻中塗.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因爲『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所以『求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他並不是對於物質生活有意尅減.他實在覺得那類生活.便豐贍也用不著.宋鈃說.『人之情欲寡而皆以爲己之情欲多.過也.』淵明正參透這箇道理.所以極刻苦的物質生活.他卻認爲『復歸於自然.』他對於那些專務物質生活的人有兩句詩批評他們道.

『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飲酒)

這兩句名句.可以抵七千卷的大藏經了.

集中有形影神三首.第一首形贈影.第二首影答形.第三首神釋.這三首詩正寫他自己的人生觀.那神釋篇的末句云.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雜詩裏頭亦說.

『翳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前塗當幾許.未知止泊處.』

歸去來辭末句亦說.

『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就佛家眼光看來.這種論調.全屬斷見.自然不算健全的人生觀.但淵明卻已彀自己受用了.他靠這種人生觀.一生能彀『酣飲賦詩以樂其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五柳先生傳)一直到臨死時候還是翛然自得.不慌不忙的留下幾篇自祭自挽的妙文.那自挽詩云.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良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自祭文云.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于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悽其

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蒼旻。是生萬物。余得爲人。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牘。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爲世珍。歿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己榮。涅豈吾緇。捽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耻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以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這三首詩一篇文。絕不是像尋常名士平居游戲故作達語。的確是臨死時候所作。因爲所記年月。有傳記可以互證。古來忠臣烈士慷慨就死時幾句簡單的絕命詩詞。雖然常有。若文學家臨死留下很有理趣的作品。除淵明外像沒有第二位哩。我想把文中「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十六箇字。作爲淵明先生人格的總贊。

陶淵明年譜

秋冬間講學白下。積劬嬰疾。醫者力戒靜攝。寧家後便屏百慮。讀陶集自娛。偶鉤稽其作品年月。而前人所說。皆不能愜吾意。蓋以吾所推定。陶公卒年僅五十六。而舊史舊譜皆云六十三。緣此一誤。他皆誤矣。遂發憤自撰此譜。三日而成。成後檢篋中故書。得舊譜數種。復以兩日校改之爲斯本。號稱養病。亦頗以鏤刻愁肝腎矣。壬戌臘

不盡五日即民國十二年二月十日啓超自記於天津之飲冰室。

陶傳資料最古者爲顏延之所撰陶徵士誄。蓋陶公初卒時所作。見文選本集亦附載。而詞句頗有不同。次則沈約宋書隱逸傳。陶公卒後二十餘年作也。次則梁昭明太子蕭統所撰陶淵明傳。次則李延壽南史隱逸傳。次則唐太宗勅撰晉書隱逸傳。皆襲宋書小有詳略而已。宋有李燾撰靖節新傳三卷。今佚。有吳仁傑撰靖節先生年譜。今存。陳振孫書錄解題言獨入張縯爲吳譜作辨證。今佚。惟李公煥陶集箋注雜引數條而已。有王質著紹陶錄中有栗里年譜。今存。而李公煥注所引年譜文。又有爲此二譜所無者。不知誰作也。清道光間山陽丁儉卿晏著陶靖節年譜。僅對王譜有所糾正。似未見吳譜也。安化陶文毅公澍著靖節先生年譜考異二卷。備列兩舊譜而加以考證。至博贍矣。吾初造此譜時。僅因讀李箋有所感觸。並未見諸譜。且不知有其書。屬稿中姪兒廷燦次第檢出諸本資參考。得益蓋不少。然於所不謂然者。終不敢苟同也。編中徵引諸家。其略號如下。

顏延之陶徵士誄……………………顏誄
宋書本傳……………………宋傳
昭明太子陶淵明傳……………………昭明傳
南史本傳……………………南傳
晉書本傳……………………晉傳
吳仁傑靖節先生年譜……………………吳譜
張縯年譜辯證……………………張辨

* * * * *

先生名淵明。一名潛。字元亮。

晉傳云。「陶潛字元亮。」南傳云。「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惟昭明傳則云。「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吾儕向來識想所習。皆以淵明為先生字。惟據集中祭程氏妹文云。「淵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酹之。」祭文不應自稱字也。又孟府君傳云。「淵明從父太常夔……。」又云。「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孟府君即孟嘉。實先生之外王父。先生此文誦述其從父及其母。張辨謂「義必以名自見。豈得稱字。」諒矣。由此言之。淵明必先生名無疑。故顏誄直書為「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也。然則潛之名從何來。李箋引年譜云。「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元亮之字則未嘗易。」（此非吳王兩譜文）然古者「君子已孤不更名。」謂先生晚年改名。殆不近理。考先生五子儼、俟、份、佚、佟。而責子詩則舉其小名曰舒、宣、雍、端、通。是先生諸子皆有兩名也。先生蓋亦爾爾。淵明其名。而潛其小名歟。

潯陽柴桑人也。

晉書陶侃傳「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潯陽。」先生為潯陽人自此始。

陶氏得姓．蓋出唐堯．漢有功臣侯者陶舍．丞相陶青．皆先生遠祖．

命子篇云『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爲虞賓．歷世重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鳳隱於林．幽人在丘．逸虯遶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余愍侯．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夙邁．顯茲武功．書誓山河．啓土開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蹤』愍侯者陶舍．以左司馬從漢高祖破代．封開封侯也．丞相者陶青．以漢孝景二年爲丞相也．

曾祖侃．晉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荊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晉書有傳．

宋傳云『曾祖侃．晉大司馬』晉傳云『大司馬侃之曾孫也』顏誄云『韜此洪族．蔑彼名級』卽謂先生以侃胤孫爲當時望族也．命子篇云『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羣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因隆窊．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此先生述祖德以命其子而誦侃之美也．集中有贈長沙公一首．序云『長沙公於余爲族．祖同出大司馬……』按晉書『侃卒．長子夏以罪廢．次子瞻之子宏襲爵．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爲吳昌侯』此長沙公蓋卽延壽．於先生爲從子．故詩云『伊余云遘．在長忘同』也．閻若璩不認先生系出陶侃．其子詠祖述之．謂此文『祖同出大司馬』大字爲右字之訛．右司馬卽陶舍．錢大昕作讀淵明詩跋．痛闢其說．陶考將全文採入．今不具引．

祖茂．武昌太守．

命子篇云『肅矣我祖．愼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晉傳云『祖茂．武昌太守』此文『惠和千里』卽

指爲太守尋其云『直方二臺』則亦嘗曾任京秩也侃子十七人茂晉書無傳李鐈引陶茂麟家譜言『先生祖名岱』恐不足信陶考有詳辨

父某。

命子篇云『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雲寘茲慍喜』先生父名無考此云『寄迹風雲』知必嘗仕宦李箋云『父姿城太守生五子史失載』不知何所本據集中詩文不見先生有兄弟也姿城亦不見地志

母孟氏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嘉第四女

集中有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稱嘉『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是先生之外王母亦卽其祖姑其父母中表爲婚也孟府君傳敍嘉之爲人云『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

按侃之德業世所熟知先生述德獨誦美其『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可見其高尚沖穆之趣得諸遺傳者深遠矣其父則『淡焉虛止寘茲慍喜』其外王父則如傳中所云云故知先生之人格有所受之也

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壬申西紀三七二先生生

各書無紀先生生年者顏誄亦不記卒時得年幾何宋傳云『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昭明傳晉傳皆襲其文準此追溯則先生宜生於興寧三年乙丑余鉤稽全集知先生得年僅五十有六宋傳誤也集中自述年紀之語句凡十二處今悉舉之如下依現行本集各篇先後爲次

(一)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歸田園居

（二）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辛酉正月五日游斜川）

（三）僶俛六九（五十四）年。（怨詩楚調）

（四）弱冠（二十）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同上）

（五）僶俛四十年。（連雨獨飲）

（六）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

（七）總髮抱孤念。奄出四九（三十六）年。（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八）行行向不惑（四十）。淹留自無成。（飲酒）

（九）是時向立年（三十）。志意多所恥。（同上）

（十）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雜詩）

（十一）吾年過五十。（與子儼等疏）

（十二）我年二六（二十）爾纔九齡。（祭程氏妹文）

以上資料。雖未云備。然先生經歷年所已略可考見。足證先生壽必不及六十。而卒年確爲五十六也。先生自十二歲至五十四歲之事蹟。既屢見於詩文中。若壽過六十。不應無一字道及。（若謂先生晚年廢筆札則殊不然挽歌及自祭文皆屬纊時所作也說見下）此其一。與子儼等疏。翫詞意當是遺囑。而僅云『吾年過五十』。此其二。挽歌云『早終非命促』。若壽六十三。不得言早終。（先生爲其外祖孟嘉作傳傳文云『年五十一』贊云『道悠運促不終遠業惜哉仁者必壽豈斯言之謬乎』是以僅過五十爲短命也其對於自己則達觀言雖早終而非命促爾）此其三。游斜川一詩序中明記『辛酉正月五日』。又云『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而其詩發端

一句為『開歲倏五十』則辛酉歲先生行年五十。當極可信據。此其四。（此詩俗本有訛字故生異論辨詳本條）『閑居三十載』之詩題中標明『辛丑歲七月。』與辛酉之五十正合。此其五。『奄出四九年』之詩題中標明『戊申歲六月。』時先生年正三十七。此其六。先生作令彭澤旋復棄官。實義熙元年乙巳事。年月具見歸去來兮序。時先生年三十四也。飲酒詩『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里。』即敍此事。若先生得年六十三。則彼時已逾四十。不應云「立年」此其七。顏誄云『年在中身。疢維痁疾』此用無逸『文王受命惟中身』成語。謂五十也。若六十以外。不得言中身。此其八。吾據以上八事。推定先生得年五十六。先生既卒於元嘉四年丁卯。則追溯生年當在咸安二年壬申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癸酉。先生二歲。

是年桓溫卒。

二年甲戌。先生三歲。程氏妹生。

祭程氏妹文云『我年二六。爾纔九齡。』集中不及昆弟。似先生同懷只此一妹也。

三年乙亥。先生四歲。

太元元年丙子。先生五歲。

二年丁丑。先生六歲。

三年戊寅。先生七歲。

四年己卯。先生八歲。

五年庚辰。先生九歲。

六年辛巳。先生十歲。

七年壬午。先生十一歲。

八年癸未。先生十二歲。喪父（？）

先生以是年丁憂。明見於祭程氏妹文。其辭曰。『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時尚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髫相成』據此文則是喪母也。然顏誄云『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顏延之與先生交舊。語當可信。此兩文不能相容。必有一爲傳寫之誤。非顏誄父誤母。則祭文考誤妣矣。按命子篇稱其父曰「仁考」。是長子儼生時。先生父已沒。又庚子歲從都還篇云『歸子念前塗。凱風負我心』是先生二十九歲時。母其猶存。然則祭文妣字必誤也。殆原作「慈考」。俗子傳鈔以慈當屬妣。故妄改耶。湯注以慈妣爲庶母。亦附會文意。固明是丁憂也。陶考於八歲條下引祭從弟敬遠文『相及齠齔。並罹偏咎』語。謂「八歲爲齔」疑先生丁憂在彼年。不知彼文言已與敬遠年齒相及。幼年皆罹偏咎耳。先生蓋長敬遠數歲。十二正屬髫年。敬遠正向齔耶。

九年甲申。先生十三歲。

十年乙酉。先生十四歲。

是年謝安卒。

十一年丙戌。先生十五歲。

十二年丁亥。先生十六歲。

十三年戊子先生十七歲．

十四年己丑先生十八歲．

雜詩云『昔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可見先生少年氣象．

十五年庚寅先生十九歲．長子儼生．（？）

先生有五子．其年歲差次見責子篇．其諸子不同母．與子儼等疏云．『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是其證也．然先生又有妻無妾．顏誄中『居無僕妾』一語可證．先生早年喪耦．有繼室．（詳次條）然則至少亦應有一子爲元配夫人出者．今假定本年爲長子儼生年．

十六年辛卯先生二十歲．喪妻．（？）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湯注云．『其年二十喪偶．繼娶翟氏．』先生甫結婚卽喪耦．當是事實．其年當在二十左右也．（王譜『僻喪偏爲失妾非也．顏誄明云「居無僕妾」』吳譜謂三十喪偶亦杜撰）

昭明傳云．『淵明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南傳云．『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先生旣曾喪耦．則翟氏自當是繼室．晉書隱逸傳有翟湯．湯子莊．莊子矯．矯子法賜．世有隱行．亦潯陽人．翟夫人當出其族．

先生續娶年歲無考．然長子儼比次子俟僅蚤生兩歲．則續娶或卽在喪耦之年．

翟夫人似亦先先生卒．故與子儼等疏云．『但恨室無萊婦．』

十七年壬辰先生二十一歲．次子俟生．（？）

命子篇所命者爲長子儼當作於是年。篇中云『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用論語三年免懷語意。言「漸免」。則未滿三歲也詩蓋作於次子未生以前故有『三千之罪無後爲急』語。

儼十六時俟年十四。故假定俟生於是年。

自本年至元興元年凡十一年間皆會稽王道子及其世子元顯柄國。晉政日亂。

十八年癸巳先生二十二歲。三子份四子佚生。(?)

份佚同歲。先生既無姬妾當是孿生耶。

顏誄云『初辭州府三命』昭明傳云『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其年月無可考。吳譜於本年下云『是歲爲江州祭酒。』湯注於赴假還江陵詩下亦云『癸巳爲州祭酒。』彼等皆以癸巳年先生二十九歲。又以先生其年初出仕故附會爲此說耳吾儕若採謹嚴態度只能謂州府辟命爲作鎮軍參軍以前事。其年則當闕疑也。

十九年甲午。先生二十三歲。

二十年乙未。先生二十四歲。

二十一年丙申。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孝武帝見弒。

桃花源記及詩。不知作於何年。但發端稱『晉太元中。』或是隆安前後所作。

安帝隆安元年丁酉。先生二十六歲。

二年戊戌先生二十七歲爲鎮軍參軍（？）五子彷生。（？）

本集卷三第一首爲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第二首爲庚子歲從都還。先生作鎮軍參軍在庚子前。略可推定。惟究屬何年所參之軍。其主將爲何人。皆吾儕所欲亟知也。考淵明時代曾任鎮軍將軍者。前有太元六年之郗愔。後有元興三年之劉裕。太元六年。先生僅十歲。不成問題。文選本詩下李善注云『臧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辟公參其軍事。』是以先生所參即劉裕幕也。然元興三年。先生實參劉敬宣之建威將軍幕。（見下）而庚子辛丑間先生在鎮軍幕時。劉裕亦僅官參軍。則此鎮軍非裕甚明。（文獻通考云「劉裕起兵討桓玄爲鎮軍將軍淵明參其軍事」此沿文選李注之誤也）然則究爲誰耶。詩題言『經曲阿』。吳譜云『曲阿今丹陽縣也』始就幕職而經丹陽。則軍府宜在京口。（即鎮江）當時所謂「北府」也。考其時鎮京口者。自太元十五年庚寅至隆安二年戊戌九月爲王恭。自戊戌九月至元興元年壬寅三月爲劉牢之。先生庚子辛丑兩年皆在鎮軍幕。則主將必牢之無疑。其後甲辰乙巳間復參劉敬宣建威幕。敬宣即牢之之子。於先生爲世交也。時劉裕亦爲牢之參軍。蓋與先生同僚。然則何以解於鎮軍之名。考是時牢之軍號。爲鎮北將軍。鎮軍或鎮北之譌耳。以本集各本訛誤之多。蓋不足異也。（書成後乃見陶澍年譜考異正謂先生所參爲劉牢之軍與吾說合爲之狂喜陶考對於鎮軍之解釋謂『考晉書百官志有左右前後軍將軍左右前後四軍爲鎮衞軍劉牢之爲前將軍正鎮衞軍即省文曰鎮軍亦奚不可』云云亦足備一說也）

牢之以本年九月開府京口。先生入幕。非在本年即在明年。飲酒篇云『……投耒去學仕……是時向立年。』時方二十七八歲。故曰向立年也。若從舊譜。則時已三十三四矣。諸家亦知其不可通。故强指州祭酒爲投耒學仕。謂事在癸巳年而先生方二十九。殊不知顏誄明言『州府三命不就。』先生蓋未嘗就州職也。本詩

言「始作」正謂始仕耳詩云『時來苟宜（集作冥此從文選）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疏』當時先生蓋有用世之志也

三年己亥先生二十八歲在軍幕

飲酒篇云『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悠且長風波阻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案本年十一月海賊孫恩陷會稽劉牢之率衆東討時劉裕爲牢之參軍立功最多先生之馳驅海隅衝冒風波蓋在牢之軍中也牢之擁兵北府炙手可熱然其人反覆先生或逆料其將敗而亟思自拔故後二年遂乞假歸詩所謂『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也

四年庚子先生二十九歲在軍幕

集中紀年詩有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詩中言『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言『歸子念前塗』言『久遊戀所生』皆遊子久客思親之作言『凱風負我心』則用『母氏劬勞』意知所侍溫顏必爲母也「友于」云云當指其妹或其從弟

集中詩題標甲子者凡九首此其第一首也南傳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按集中詩題無一題年號者其題甲子之九首在義熙前者八首南傳云云謬壁附會空疏可笑前人多已辯正今不廣引

五年辛丑先生三十歲是年七月從軍幕乞假歸家其冬喪母

集中紀年詩有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一首發端云『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蓋是年正三十歲也辛

酉年先生五十歲。既有詩題及詩句爲證。實爲無上權威之資料。而逆溯至辛丑正三十歲。則此句亦一極有力資料矣。後世注釋家泥視「閑居」二字。必謂此詩爲辭官後三十年所作。若辛丑年先生已辭官三十載。然則先生之生當在永和前矣。有是理耶。

庚子年詩有『欣侍溫顏』語。乙巳賦歸去來辭。僅言『稚子候門』。以後詩中亦不復見言侍養事。則先生丁艱。必當在此數年中。然則何年耶。祭程氏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所謂『重罹天罰』者。對上文『慈妣早世』言。若妣爲考之譌。則此文所述爲喪母也。江陵。其地也。冬月。其時也。蓋七月赴假還江陵。不數月遂遭大故也。知必爲本年而非次年者。先生以元興三年甲辰應辟爲建威參軍。若次年壬寅冬月丁憂。則服未闋。不容出仕也。

詩題於江陵言還。喪母時亦在江陵。似先生當時僑居江陵也。說詳下。

元興元年壬寅先生三十一歲。在江陵。(?)

二年癸卯先生三十二歲。自江陵還柴桑。(?)

集中紀年詩有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一首。前者蓋在江陵懷柴桑之作。故云『耕者有時息。行者無問津』。後者則歸柴桑故居後。與敬遠相聚。故云『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絕。』

還舊居一首。歸園田居六首。似皆本年作。還舊居篇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今日始復來。惻愴多所悲。

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似先生投耒學仕後。即未嘗履此舊居。故不勝今昔之感。先生戊戌始作參軍。是年歸。首尾六載也。然則庚子辛丑兩年不嘗兩次歸家耶。欲解此問題。當釋「上京」二字。李箋引南康志云。『近城五里。地名上京。亦有淵明故居。』朱子語錄云。『廬山有淵明古跡處曰上京。』果爾。則此上京即舊居。與柴桑栗里相去咫尺。亦即庚子年『侍溫顏見友于』之地也。細繹全集。未見有六年不還家之痕跡。蓋州祭酒主簿既不就。戊戌作參軍。庚子即歸省。後此乙巳一出。不終歲而歸。何處得此六年耶。竊意廬山中有上京云云。皆後人因本詩而附會。合前後各詩讀之。上京宜指江陵。故辛丑歸省之作。題云『還江陵』。而祭妹文敍丁憂事。亦言『昔在江陵』也。至江陵何以名上京。則百思不得其解。嗣讀陶注於上京句下引毛氏綠君亭本云。『一作上荊』乃知先生家於荊州即江陵者六年。即前詩所謂『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也。（集作南荊此從文選）荊名上者以其在上游。猶言西京云爾。殆先生當參鎮軍幕時。即僑居彼地。喪母後思歸故鄉。故癸卯春有懷古田舍之作。不久遂還舊居。與從弟敬遠晤也。然則此詩作於本年無疑矣。（於此復有一問題作參軍何故移家江陵耶此不可解然則所謂鎮軍將軍者或當求諸鎮江陵之人矣然又不類吾亦不復費精力以搜剔考料矣）歸園田居當亦同時作。故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時先生正三十一二歲也。舊譜多以此數詩爲乙巳年從彭澤棄官歸後作。然彼年自出山至解組。前後不過一歲。篇中『久去山澤遊』云云。皆久客新歸語。情景不合也。是年桓玄篡位。

三年甲辰。先生三十三歲。起服爲建威參軍。

是年劉裕起兵誅桓玄。

劉敬宣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辟先生參其軍事

義熙元年乙巳先生三十四歲上半年在軍幕曾奉使入都八月補彭澤令十一月自免歸自此不復仕是年程氏妹卒

先生既應劉敬宣之辟春間凡一度奉使適金陵集中詩有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將軍使都經錢溪一首發端云「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蓋自庚子年後足跡不履長江下游者五年矣又云「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蓋甫出已有歸志也

歸去來兮辭序云「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案謂邑宰）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案指爲參軍使都事）諸侯以惠愛爲德（案彼時邑宰由州將版授）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爲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可以爲潤（一本作秫可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此文自述得官去官之經過及動機乃至年月日具詳最可寶之史料也欲求則求欲去則去將心事率直寫出最足表現先生人格「質性自然……深愧平生之志」云云實徹底覺悟之自白也其去官動機昭明傳云「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與此文因妹喪去官頗有出入當以此文自述者爲近眞

昭明傳又云「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案廝僕之稱）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

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案與子書。文雖簡短。藹然仁者之言。可見先生博愛襟抱之一斑也。

舊譜依宋傳「年六十三」一語。皆推定先生是年四十一歲。今案飲酒篇第十九首云。『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已。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此總敍少年出仕及棄官事。而云「向立年。」則明是三十歲前後也。（乙巳棄官時雖已過三十然自為參軍以迄縣令皆投耒學仕時故曰向立年）若賦歸去在四十後。則彼文不可通。

二年丙午。先生三十五歲。

責子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儼）已二八。（一作十六）懶惰固無匹。阿宣（俟）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份）端（佚）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佟）垂九齡。但念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案此詩作於長子儼十六歲時。諸子小名及年歲具列。絕佳史料也。惜不得著作年月。但先生二十歲喪偶。而諸子不同母。（據與子儼等疏）假定儼（阿舒）為元配出。其生應在先生二十歲以前。故可推定本詩為此一兩年內作品也。歸去來兮辭序言『幼稚盈室。』知先生為彭澤令時已有多子矣。

先生髮白蓋甚早。命子篇已有『顧慙華髮』語。計其時甫逾二十耳。晉傳言先生『抱羸疾。』想然。集中言白髮者甚多。不必皆晚年作也。

三年丁未。先生三十六歲。

祭程氏妹文云。『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酹之。……』先生喪妹。

在乙巳於茲兩年故云『服制再周』

四年戊申先生三十七歲.

集中紀年詩有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一首.中有『總髮抱孤念.奄出四十年』語.似是年已逾四十然則與辛丑三十辛酉五十諸文相矛盾矣.竊謂此「十」字乃「九」字之譌.集中稱十二爲「二六」.十五爲「三五」五十四爲「六九」.所在多有.此文亦以「四九」代三十六耳.『奄出四九年』.謂剛過三十六歲也.譌作「十」者.或由刓損.或由傳鈔肊改耶.

五年己酉先生三十八歲.

集中紀年詩有己酉歲九月九日一首.

移居二詩.不知何年作.李箋云『靖節舊宅居於柴桑縣之柴桑里.至是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南里之南村』.又云『南村即栗里』.此雖揣測之詞.亦頗近理.移居篇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指龐通之殷景仁顏延之等也.詳見下.

六年庚戌先生三十九歲.

集中紀年詩有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一首.

與殷晉安別詩序云『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太尉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案此太尉即劉裕也.裕以去年九月進太尉.殷爲參軍.當是本年事.詩中言「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謂在南村與殷結鄰也.別殷詩既推定爲今年作.則移居詩必爲去年作無疑矣.

七年辛亥，先生四十歲。

祭從弟敬遠文云「歲在辛亥，月維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文中有「相及齠齔」語，知先生與敬遠年歲相去不遠；有「年甫過立」語，知敬遠卒時僅三十餘。若如宋傳年六十三之說，則先生是時當已四十七，相及髫齔之敬遠，亦當在四十內外，與本文不相應矣。先生殆無同懷兄弟，其從弟名見集中者，一敬遠，一仲德，皆先先生卒。未審爲一爲二。與子儼等疏云「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似是悼妻及二弟之早亡也。

榮木篇有「四十不足畏」語，可假定爲本年以後所作。

連雨獨飲篇有「僶俛四十年」語，可假定爲本年作。

答龐參軍詩序云「自爾鄰曲，冬春再交，款然良對，忽成舊游……」龐名遵之。先生移居南村後相與結鄰者也。移居既推定在己酉年，則冬春再交當爲本年。

又有答龐參軍四言一首，似亦同時作。

八年壬子，先生四十一歲。

飲酒二十首，不知何年作，序云「……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是其詩非作於一時也。篇中有「行行向不惑」語，又敍棄官後事，言「亭亭復一紀」，然則是四十前後作也。

九年癸丑，先生四十二歲。

十年甲寅先生四十三歲

是年釋慧遠合緇素百二十有三人結白蓮社於廬山之東林．劉遺民爲誓願文實佛教淨土宗之初祖也．邀先生入社．先生謝焉然固常與遠往還相傳先生一日謁遠公甫及寺外聞鐘聲不覺顰容遽命還駕宋人張商英詩所謂『虎溪回首去陶令趣何深』也又傳遠公送客向不過虎溪．一日與先生及陸修靜語道．不覺過溪數百步虎輒驟鳴因相與大笑云此兩公案爲宗門所樂道．雖不必盡信要之先生與蓮社諸賢相緣契．則事實也．集中有與劉柴桑倡和詩兩首注家言柴桑卽遺民．未知何據．

十一年乙卯先生四十四歲．

顏誄云『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簷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此顏延之自述與先生結鄰歡聚情況也．宋傳云『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陶考云『劉柳爲江州刺史．晉書柳本傳不紀年月考宋書孟懷玉傳「懷玉義熙十一年卒於江州之任」晉書安帝紀「義熙十二年新除尚書令劉柳卒」南史劉湛傳「父柳卒於江州．」是柳爲江州實踵懷玉後．以義熙十一年到官．十二年除尚書令．未去江州而卒．延之來潯陽與先生情款．當在此兩年也．』

十二年丙辰先生四十五歲．

集中紀年詩有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一首．

有示周掾祖謝一首題目一作『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時三人共在城北講禮校書．』案續之爲蓮社中人物．時與先生及劉遺民號潯陽三隱．昭明傳云『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

在城北講禮』蓋即據本詩題文也。檀韶爲江州刺史在義熙十二年。（見宋書韶傳）則此詩當作於本年矣。篇中『馬隊非講肆』云云。似不以續之之溷居城市爲然也。

是年慧遠卒。

十三年丁巳先生四十六歲。

是年太尉劉裕北伐。滅姚秦。修復關中晉宗廟陵寢。集中有贈羊長史一首。序云。『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羊名松齡』詩云『……賢聖留遺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痾不獲俱。……』蓋自懷愍以後。中原淪於戎羯已逾百年。先生覩關洛之光復。蓋喜極而泣。其云欲往游因病不果。殆實情也。

十四年戊午先生四十七歲。

宋傳云『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

昭明傳云『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弘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邀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迕也。……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歸』宋晉傳文略同。是先生於州將中。惟王弘頗相周旋。按宋書弘傳。弘以義熙十四年遷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在州七年。宋文帝元嘉二年始還去。昭明傳所記。當是本年以後事。集中有於王撫軍座送客一首。亦本年以後作。

是年劉裕弒晉安帝。

恭帝元熙元年己未先生四十八歲。

元熙二年卽宋武帝永初元年庚申先生四十九歲。

是年宋武帝廢晉恭帝爲零陵王。尋弑之。

集中有述酒一篇。李燾引黃庭堅曰『此篇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吳譜引韓子蒼曰。『余反覆觀之見「山陽歸下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湯注云『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爲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甖授張偉使酖王。偉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踰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爲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詩辭盡隱語。……余反覆詳考而後知決爲零陵哀詩也。』今案篇中有『諸梁董師旅。芊勝喪其身』語用葉公諸梁白公勝事。有『安樂不爲君』語用劉禪事。有『峽中納遺薰』語用越王子搜事。皆與茲案有關。結句有『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意尤明顯。韓湯吳說是也。

宋永初二年辛酉先生五十歲。

集中紀年詩有游斜川一首。序云。『辛酉（俗本作丑）正月五日。……與二三鄰曲同游斜川。……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歎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詩云『開歲倏五十（俗本作日）吾生行歸休。……』案此詩爲考先生年歲最主要之資料。因序中明言『各疏年紀記時日』而序之發端明記『辛酉正月五日。』詩之發端云『開歲倏五十。』故辛酉年先生之齒五十。絲毫無疑義之餘地也。後人所以多不察者。則以俗本「辛酉」皆作「辛丑」。而詩句之「倏五十」又或作「五日」。先生卒於丁卯。卽以宋傳年六

十三之說推算．則辛丑亦僅三十七歲．與『開歲五十』語不相容．俗子强作解事．見序有『正月五日』語．因舊版改『五十』爲「五日」．殊不知『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此二語如何能相連成意．慨歎於歲月擲人者豈以日計耶．況序中明言『各疏年紀』．若作『開歲五日』．所疏年紀何在耶．於是復有據『辛丑五十』之說．謂先生實得年七十六者．（李鐩引張縯語）然則乙巳辭彭澤令時．先生已五十四．與飲酒篇『是時向立年』句．又衝突矣．幸湯注本及昭文瞿氏所藏宋本爲朱子同時人曾集所寫者．（坊間的影印本）於序文『辛丑』下注『一作酉』三字．吾儕乃知作「酉」者實爲原本．而『開歲五十』一語．更不容改字以爲遷就．以辛酉五十推算他篇他歲．皆無不合．一切疑團．迎刃解矣．

雜詩十二首．不署年月．惟中有『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語．知是五十後作品也．丁譜解此句．謂『裕將篡晉．其勢已成．歎其不幸而親見此事』．似甚當．惟丁氏襲舊說．以此詩繫諸義熙十年．謂先生逆料裕之必篡．則過矣．如吾所推定．則五十歲當永初二年．晉祚已移．故自悲『已親此事』也．

三年壬戌．先生五十一歲．

擬古九首．不知何年作．但其中如『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如「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如『蘭衰柳亦枯．遂令此言負』．如『枝條始欲茂．忽値山河改』．皆感慨滄桑之微言．其爲易代後作品無疑．

少帝景平元年癸亥．先生五十二歲．

昭明傳云『顏延之……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自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弘（王弘）欲邀延之赴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案據宋書延之傳．以本年爲始安太守．

時王弘在州五年矣．

文帝元嘉元年甲子先生五十三歲．

昭明傳『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案道濟為江州刺史在本年（見宋書道濟傳）昭明以此事敍於先生少年．下文接『後為鎮軍建威參軍』句．大誤．王譜置之元嘉三年．亦誤．（通鑑記道濟為江州在元嘉三年誤也王譜蓋襲之）先生不忤王弘．而獨拒道濟之饋．殆以其為宋室元勳．心鄙之耶．

有會而作乞食等篇．或當作於是時．

二年乙丑先生五十四歲．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結髮念善事．僶俛六九年．』案「六九年」謂五十四歲也．集中屢用此例．一本作「五十年」．蓋不得其解而妄改耳．此詩敍歷年之艱阻困頓．中有『離憂悽目前』語．蓋自知不久人世矣．

三年丙寅先生五十五歲．

四年丁卯先生五十六歲．其年九月．先生卒．

顏誄『春秋若干．（集中附錄誄文皆作春秋六十有三此從文選本）元嘉四年某月某日卒於潯陽縣之柴桑里．……詢諸友好．諡曰靖節徵士．』

宋傳。『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昭明傳。『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是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晉傳。『以宋元嘉中卒年六十三。』

案今本陶集中所附顏誄有『春秋六十有三』一語。顏延之既夙與先生情款。當先生初沒時爲之作誄。其所記錄自應有最大之權威後人莫敢置疑宜也。然據文選本則但云『春秋若干』並無六十三之說。然則集中所附顏誄云云。殆後人據宋傳改增耳。細繹本文可得反證。誄詞云。『……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愆斯義。……年在中身疢惟痁疾。……』『中身』用無逸『文王受命惟中身』語。正五十典故。誄意謂年僅五十餘。以其壽促而怨天道之無憑也。是故槩引顏延之爲先生六十三之證。人顏不任受也。六十三之說。本諸沈約。昭明襲之。唐人撰晉書又襲之。幾成鐵案。然鉤稽全集。其不合既若是。然則沈約何故有此誤耶。以吾度之。殆約所據譜牒本作年五十六。而「五」字或刓損或傳鈔訛舛。便成「三」字。約見三十六之太不倫也。輒顛倒臆定爲六十三。自此遂以訛踵謬。習非成是矣。此雖臆測。或亦近理耶。與子儼等疏。當屬末命。發端言。『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獨能免』中言『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末云。『汝其愼哉吾復何言』全篇皆遺囑口氣也。應判爲本年臨終時所作。中有『吾年過五十』語。最足爲先生壽不滿六十之鐵證。

挽歌。『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

自祭文。『歲惟丁卯律中無射。……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

案。此三詩一文。皆先生屬纊時自挽自祭者。觀其實敍年月。（「無射」九月。與歌辭相合也）知非同尋常文人平居游戲故作達語者。此文選採此詩。只題曰「陶淵明挽歌」。編集者加一「擬」字。題爲「擬挽歌辭」。失之矣。顏誄云。『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祠非恤。傃幽告終。懷和長畢。』皆敍其臨命從容屬辭自挽之事。東坡評自祭文云。『出妙語於纊息之餘。豈涉生死之流哉。』可謂知言。又案。挽歌云。『早終非命促。』可爲先生僅得下壽之證。自祭文云。『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知命」用論語文。謂年過五十也。與子儼等疏。『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牕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顏誄『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旨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每見其默。少而貧苦。（一作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一作近）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遂（一作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

昭明傳『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羣。任眞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一本無樹字）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悋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時人謂之實

錄』『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琴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眞率如此郡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

先生五子儼、俟、份、佚、佟、皆不見史傳。

梁書安成康王秀傳『天監六年出爲江州都督聞前刺史所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秀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卽日辟爲西曹』

* * * *

陶集考證

陶集蒐編自梁昭明太子蕭統然北齊時已有異本篇次顚亂其後傳鈔益多譌謬不少最著者如五孝傳及聖賢羣輔錄全屬贋託占全集三分之一其他字句間各本異同極多乃至有全句訛寫者如讀山海經之『刑天舞干戚』訛作『形夭無千歲』甚可笑也故欲讀陶集須薈萃諸善本精勘一過其中仍須有以意逆志之處余今病未能姑述諸家敍錄所如知各本摘其異同之點略加評隲俾學者自擇云

梁蕭統陶淵明集序

「……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尙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

隋書經籍志集部

「宋徵士陶潛集九卷梁五卷錄一卷」

唐書藝文志集部，

『陶潛集二十卷。又集五卷。』

舊唐書經籍志集部。

『陶淵明集五卷』

北齊陽休之序錄。

『……其集先有兩本行於世。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並序目。編比顚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誄傳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案四八目卽聖賢羣輔錄然編錄有體。次等可尋。余頗賞潛文。以爲三本不同。恐終致亡失。今錄統所闕。并序目等合爲一帙十卷……』

宋宋庠私記，

『右集。按隋書經籍志宋徵士陶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陶淵明集五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與二志不同。有八卷者。卽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誄等在集前爲一卷。正集次之。亡其錄。有十卷者。卽陽僕射所撰。按休之字子烈事北齊爲尙書左僕射以好學文藻知名與魏收同時 按吳氏西齋錄有宋彭澤令陶潛集十卷。疑卽此也。其序并昭明舊序誄傳等合爲一卷。或題曰第一。或題曰第十。或不署於集端。別分四八目。自甄表狀杜喬以下爲第十卷。然亦無錄。余前後所得本僅數十家。卒不知何者爲是。晚獲此本。云出於江左舊書。其次第最若倫貫。又五孝傳已下至四八目。子注詳密。廣於他集。惟篇後八儒三墨二條。此似後人妄加。非陶公本意。且四八目之末。陶自爲說曰。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卽知其後無餘事矣。故今不著。輒別存之。以俟

博聞者。』

宋晁公武昭德讀書志。

『靖節先生集有數本。七卷者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十卷者北齊陽休之編。以五孝傳聖賢羣輔錄序傳誄分三卷益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本皆不與二志同。獨吳氏西齋目有潛集十卷。疑卽休之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貫。獨四八目後八儒三墨二條疑後人妄加。』（文獻通考經籍考全錄本文）

僧思悅書陶淵明集後。

『……昭明太子舊所纂錄。且傳寫寖訛。復多脫落。後人雖加綜緝。曾未見其完正。愚嘗採合衆本。以事讎校。詩賦傳記贊述雜文凡一百五十有一首。洎四八目上下二篇。重條理編次爲一十卷。……時皇宋治平三年五月望日思悅書。』

據以上諸家敍錄。則宋以前陶集諸本可推見者如下。

（一）六卷本——卽梁五卷本。

隋志所謂『梁五卷錄一卷』也。陽休之所見之『一本六卷並序目編比顚亂兼復闕少』者。當卽此本。其目錄原在集外單行。故梁志僅云五卷。陽休之所見本則已入錄於集。故爲六卷也。

此本之『錄一卷』關係頗大。宋書本傳稱『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南史同）李善注文選亦引此語。然今本集中詩題標列甲子者僅九首。其八首在義熙

前並未書晉氏年號宋以後學者皆據此以斥沈約李善之不經。千年來幾爲定論矣。獨淸陶澍據隋志重翻此案其略云。『……五柳傳云。「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則其集必有自定之本可知。約去先生僅十餘年。必親見先生自定之本可知竊意自定之本其目皆以編年爲序。而所謂或書年號或僅書甲子乃皆見於目錄中。故約作宋書特爲發其微趣（中引隋志及宋庠私記云云）約云「文章皆題歲月」者。當是據錄之體例爲言。至唐初其錄尙在。故李善繹依以作注。後乃亡之遂淩亂失序無從校勘耳。假令先生原集義熙以前亦止書甲子。永初以後或併記年號。休之無端造爲此說。則當時之人皆可取陶集核對以斥其非。豈有歷齊梁陳隋俱習焉不察。李延壽反采入南史。李善又取爲選注哉。休之謂「昭明編錄有體。次第可尋」。竊意昭明自加搜校。必依先生自定之目一以編年爲序。若如今本孰能尋其次第。……』右所云云深有理致。若所推定者不謬。則「錄一卷」之亡。眞陶集之大不幸矣。

（二）唐五卷本

舊唐志所著錄之五卷本。或即梁本而亡其錄也。

（三）舊八卷本

陽休之所謂八卷無序者也。此本殆於五卷外加入五孝傳一卷四八目上下二卷。共爲八卷。故休之據此而言五卷本之「闕少」也。

（四）昭明太子八卷本

陽休之云。『合序目誄傳。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宋庠云。『有八卷者。即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誄等在

集前爲一卷正集次之亡其錄』似昭明將舊五卷釐爲六卷益以序誄傳爲一卷附原錄爲一卷故八卷也休之謂『編錄有體次第可尋』當爲最善本惜今不得見矣其錄之亡尤可痛惜也

(五)七卷本

晁公武云『七卷者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蓋八卷本亡錄一卷故爲七卷也

(六)陽休之十卷本

休之北齊人官至尚書左僕射與魏收齊名此本蓋因昭明本補入五孝傳及四八目以爲十卷具如序錄所述宋庠言晚得江左舊書其次第最入倫貫晁公武謂庠所晚得者卽休之本未知信否要之宋以來所傳本大率皆因休之之舊而稍加顚倒也休之言『幷序目等』而宋庠私記記諸本有『然亦無錄』語則隋志所謂『錄一卷』者殆亡於宋時矣

(七)唐二十卷本

新唐志云爾諸家從未道及「二」字殆衍文耶

* * * * *

陶集中有後人竄亂發生問題者爲左列各事

一、五孝傳及四八目(卽聖賢羣輔錄)

此兩部分爲昭明本所無其有之者皆沿陽休之本而休之所沿者殆當時俗間通行之八卷本也此兩部分決非淵明作四庫提要辨之甚明(見下)

二四八目篇末之「八儒三墨」二條。

此爲僞中出僞辨詳宋庠私記。

三、歸園田居第六首（種苗在東皋……）

此首見文選乃江淹作題爲「擬陶徵君」蓋後人誤編入耳李公煥注引韓子蒼云「陳述古本止有五首」當以陳本爲正。

四、問來使一首（爾從山中來……）

洪邁容齋隨筆云「問來使詩諸家本皆不載惟晁文元家本有之天目疑非陶居處」湯漢注云「此蓋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僞爲之」

五、四時詩一首（春水滿四澤……）

湯注云「此顧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許彥周詩話云「此乃顧長康詩誤入彭澤集」

* * * * *

前所述昭明本陽休之本及宋庠思悅晁公武……諸人所藏本今皆不可得見今存之本以吾所知者如下。

（一）曾集本不分卷

集贛川人與朱子同時其本刊於宋紹熙壬子（三年）集自跋云「淵明集行於世尙矣校讎卷第其詳見於宋宣徽私記北齊陽休之論載南康蓋淵明舊游處也……求其集顧無有……集竊不自揆摹寫詩文刊爲一編去其卷第與夫五孝傳以下四八目雜著所爲犯是不韙非敢有所去取直欲嘯嘯眞淳吟詠情性…

…雖以是獲罪於世之君子亦所不辭也』毅然芟削五孝傳及四八目當以集爲首不寧惟是並讀史述九章及扇上畫贊亦芟去此兩篇諸家向無異辭惟其文辭確有不類淵明之處且諸家本皆不以入四言詩而附諸孟府君傳之後亦明有增益嫌疑集削之蓋有巨眼也

此本曾見昭文瞿氏書目跋尾其他藏家似皆未之見前清光宣間上海廣智書局曾影印今傳本絕希以吾所見精善之本無出其右不獨年代最古而已

(二)湯漢注本四卷

漢字伯紀謚文清鄱陽人宋史有傳其注成於淳祐元年分四卷有詩無文文僅錄桃花源記及歸去來辭附於第四卷之末其歸園田居第六首及問來使指爲贋品附於最末

此本何孟春云已佚清乾隆末吳騫所刻拜經樓叢書中有之

(三)李公煥箋注本十卷

卷中標題『廬陵後學李公煥集錄』惟無年月不審何時人何孟春謂是元人不知何據此本以梁昭明序及傳冠卷首次採集諸家評陶爲總論中分十卷前四卷詩五卷記辭傳述六卷賦七卷五孝傳及畫贊八卷疏祭文九十兩卷聖賢羣輔錄末附錄顏延之誄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僧思悅書後及無名氏記此本分卷蓋踵陽休之然將五孝傳插入疏祭文前恐非休之之舊近年上海涵芬樓四部叢刊所收者即此本

(四)何孟春注本十卷

孟春字燕泉書成於明正德戊寅自記云『……世傳李公煥本當是宋丞相所記江左舊書所謂最倫貫者

春今考諸家。移卷六賦二篇併入卷五。移卷五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同卷七傳贊爲卷六。史述九章移桃花源記前。加卷八與子儼等疏上爲卷七。四八目……中分自鄧禹以下爲卷八卷九。減舊一卷。而誄傳序錄記跋……錄次末簡。用足十卷之數。是雖少有更置。而倫貫依類。尤覺得宜……』按何氏移置卷次。自謂倫貫。然五孝傳實贋品。以與五柳傳孟府君傳同卷。殊不倫也。

(五)毛晉汲古閣本十卷。

以昭明序冠卷首。詩四卷。惟無問來使一首。餘與諸本同。五卷賦辭。六卷記傳畫贊述。七卷五孝傳。八卷疏祭文。九卷十卷四八目。

(六)焦竑本八卷。

詩四卷。惟歸田園居無江淹擬作一首。餘與諸本同。五卷賦辭。六卷記傳畫贊述。七卷五孝傳。八卷疏祭文。附錄顏誄及昭明傳序。無四八目。自敍云『……友人以宋刻見遺。無聖賢之目。篇正與淵明舊本合……』陶澍云『……昭明所編陶集。正集止七卷。幷序目誄傳爲八卷。後又以錄別爲一卷。故隋志云九卷。亡其錄。故仍爲八卷。……今焦本若去其卷七五孝傳。庶有合於昭明卷數耳。』

此本吾未見。右據陶澍集注本所引。

(七)毛晉綠君亭本三卷。

以詩一百五十八章爲一卷。文十七篇爲一卷。四八目爲一卷。詩之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問來使。四時。聯句。四八目之八儒三墨。皆不載正集。另見雜附中。

此本吾未見。右據陶澍集注本所引。

(八)毛扆藏紹興十年寫本十卷。

正集與汲古閣本全同。惟無附錄二卷。其字爲蘇體。然有紹興十年跋。知非北宋本也。廣州有重雕本。

(九)吳瞻泰注本四卷。有詩無文。

書成於淸康熙乙酉。刪去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及問來使四時三首。而以桃花源詩列於卷末。幷附讀史述九章。

(十)淸四庫全書本八卷。

提要云『……宋庠時所行。一爲蕭統八卷本。以文列詩前。一爲陽休之十卷本。其他又數十本。……今世所行。卽庠稱江左本也。然昭明太子去潛世近。已不見五孝傳及四八目。不以入集。陽休之何由續得。且五孝傳及四八目所引尙書自相矛盾。決不出於一手。當必依託之文。休之誤信而增之。以後諸本雖卷帙多少次第先後各有不同。其竄入僞作則同出一轍。實自休之所編始。……今並刪除。惟編潛詩文。仍從昭明太子爲八卷……』

按。四庫本吾未見。不知各卷分合次第何如。惟提要所引宋庠語。謂蕭統本以文列詩前。似失考。庠謂昭明所作序傳及顏延之誄在集前耳。

(十一)陶澍集注本十卷。

書成於道光己亥。博證諸家。考證最精。編諸家序錄及誄傳爲卷首。其正集十卷。一至四詩。五賦辭。六記傳述

贊、七疏祭文、八五孝傳、九十聖賢羣輔錄、卷末靖節先生年譜考異。

* * * * *

啓超案、欲編定完粹之陶集、應商榷之點如下。

一、五孝傳及聖賢羣輔錄、決爲贋品、當删。

二、歸田園居第六首、問來使、四時、皆誤編、當删。

三、讀史述九章及扇上畫贊疑僞、當入附錄。

四、今本分卷及各卷中之篇次、大率皆陽休之因昭明太子本而有所增益也。至於梁五卷本休之所指爲「編次顛亂」者、其內容如何、殆非吾曹今日所能懸斷。試臆測之、或是詩文不分本耶。昭明區分文體、本無通識、觀文選可見。今本別文於詩、詩又別四言於五言、本皆無甚意義。五柳先生傳言「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未嘗別詩於文也。今本詩四卷中、第三第四兩卷、頗有編年痕跡可尋、次第當最近眞。其第一卷則徒以四言故別著之。第二卷首列形影神、殆以其爲談理之作、故以冠首、以下則年代最混雜之作品也。文則以題目末字分體、其所分略同文選、最爲無理。意此皆昭明顛倒舊本、取便耳。吾旣重撰陶公年譜、專就本集籀繹作品年月、略推定者過半、輒爲極大膽之舉、擬一「陶集私定本」、非敢云復五卷本之舊、聊資同嗜者一哈云爾。

附 陶集私定本

命子

先生長子儼生後二三年內作也據篇中「日居月諸漸免於孩」文可證篇中言「三千之罪無後爲急顧慙華鬢負影隻立」似先生得子甚晚然乙巳年作歸去來兮辭已云「幼稚盈室」是已有多子其年先生三十四耳又先生諸子不同母見與子儼等疏先生又無姬妾見顏延之誄先生二十歲喪偶見怨詩然則假定儼爲元配出其生當在先生年二十前也此詩當爲二十一二時所作華鬢云云殆先生夙嬰羸疾髮白甚早否則文家弄筆之詞耳要之認本詩爲集中最先之作當無大過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賓。歷世重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左傳「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陶叔授民命以康誥……」以職在授民故名司徒此敘得姓之由

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鳳隱於林。幽人在丘。逸虯遶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予愍侯。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以右司馬從漢破代封侯」

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書誓山河。啓土開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蹤。漢書百官公卿表「孝景三年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陶青爲丞相」

渾渾長源。蔚蔚洪柯。洪大也柯榦也羣川載導。衆條載羅。言枝派衍布時有語默。易繫辭「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運因隆窊。隆崇高也窊汙大也

在我中晉。業融長沙。陶侃先生曾祖也位至八州都督封長沙郡公謚曰桓

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漢書宣帝紀「疇其爵邑」張晏曰「疇者等也」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言心期高遠近世不可復得

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晉書本傳「祖茂武昌太守」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冥茲慍喜。父名無考李注引陶茂麟

家譜言爲婁城太守

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慙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爲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而語辭詩「唐棣之華翩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莊子天地篇「厲之人半夜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案厲之人謂有癘疾者凡百有心。奚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

日居月諸。詩經文漸免於孩。論語「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鎮軍者鎮軍將軍也晉制將軍開府爲持節都督者有參軍六人此鎮軍似是劉牢之文選李注指爲劉裕誤也說詳年譜曲阿者吳譜云「今丹陽縣」牢之時鎮京口（鎮江）故就幕職時經此此詩舊本以冠卷三之首在「庚子歲從都還」篇之前今推定爲隆安二年或三年作題云「始作」蓋先生服官之始也卽飲酒篇所謂「投耒去學仕」時頗有用世之志故有「時來苟宜會……」等語然終非性所安習故又云「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宜諸本皆作冥此從文選會。宛轡諸本作婉孌此從文選李善注云「宛屈也言屈長往之駕」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眇眇孤舟逝。緜緜歸思紆。曲也長也我行豈不遙。登降諸本作陟此從文選千里餘。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眞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班固幽居賦「求幽貞之所廬」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

集中詩題標年月者以此首爲始庚子者晉安帝隆安四年先生二十九歲也都卽金陵規林地無考此時乃在鎮軍幕中休假還家省親之作故云「侍溫顏」云「戀所生」云「歸子念前途」又有「凱

風」句知所省者為母也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書「友于兄弟」此歇後語也先生似無同懷昆弟此文或指女弟或指從弟敬遠等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景曰影也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途．凱風負我心．詩「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顏誄云「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離母遠遊故云「負心」也檝枻守窮湖．高莽眇無界．夏木獨森疏．誰言客舟遠．近瞻百里餘．延目識南嶺．空欲將焉如．

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坎難與期．巽風也坎水也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

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口各本作中此從文選

此詩蓋從鎮軍幕府乞假去職時所作文選李善注引江圖云「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今屬何地不能確指此題於江陵言「還」似先生時僑寓彼地祭妹文述丁憂事亦有「昔在江陵」語也其年先生正三十歲故有「閑居三十載」語作此詩後似繼續居江陵一年有奇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諸本作俗情此從文選如何舍此生．遙遙至西荊．李善注云「荊州也時京都在東故謂荊州為西也」諸本作南荊非叩栧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李善注曰「淮南子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語」按此言干謁非所欲也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眞衡茅下．庶以善自名．（按原稿至此止）

飲冰室專集之九十七

朱舜水先生年譜

庚子 明萬歷二十八年 十月十二日申時先生生

先生諱之瑜，張廷枚姚江詩存作「之瑛」誤 字魯璵，姚江詩存作「楚璵」海東逸史舜水先生別傳云「字楚璵至海外復字魯璵」今井弘濟安積覺合撰舜水先生行實云「字魯璵」附注云「魯作楚非也印章訛刻「楚璵」不復改刻故人或稱楚璵」 學者稱舜水先生，先生在江戶時源光國敬禮之不敢稱其字欲得一菴齋之號稱之先生答言無有三次致書乃曰舜水者敝邑水名也古人多有以本鄉山水爲號者舜水之稱始此（卷九葉六與安東守約書） 姓朱氏，答源光國雜問（卷十三葉二）云「僕系出於邾秦以楚之陪去邑爲朱入國初先祖於皇帝族屬爲兄雅不欲天潢爲累物色屢徵堅臥不起遂更姓爲「諸」故生則爲諸及祔主入廟題姓爲朱僕生之年始復今姓」啓超案湯壽潛舜水遺書序引黃太沖記兩異人諱朱作諸啓超未得見太沖之記但作「諸」者恐是名從主人太沖與先生同里閈殆僅知其族爲諸氏耳 浙江餘姚人，寄籍南直之松江。曾祖詔，號守愚。祖孔孟，號惠翁。父正，號定寰。母金氏。生三子，伯兄啓明，一名之琦，天啓乙丑武進士，官南京神武營總兵，以忤閹削職，崇禎間特旨昭雪，授漕運總督，未之任。清順治間强起之，不可。後以老壽卒。與諸孫男書云「汝伯祖官至開府罷職不及一兩月家無餘財宗戚過我門者必指以示人曰「此清官家」以爲嗤笑」（卷四葉四）與吉弘元常書云『家兄通籍四十載徒立相如之壁虜氣濁亂之後勉種東陵之瓜』（卷八葉十四） 仲兄之瑾，諸生，弱冠卒。

松軒書錄頁一二〇『朱舜水文集二十八卷此從元祿本迻錄日本鈔本末有門人今井洪濟撰行實云，文恭先生諱之瑜，字魯璵，下注云，魯作楚非也，印章誤刻楚璵，不復改刻，故人或稱楚璵，按餘姚志作楚璵，』

是年姚泰生。(泰字步瀛同縣人先生子婦之父先生出亡後撫其諸孫與諸孫男書云『汝外祖姚親翁盛德君子與我同年生』)

辛丑二十九年先生二歲

壬寅三十年先生三歲

癸卯三十一年先生四歲

甲辰三十二年先生五歲

乙巳三十三年先生六歲

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三)云。『鄉長老每言總角時志概。不佞已不能憶矣。』

丙午三十四年先生七歲

丁未三十五年先生八歲

是年先生喪父。(行實云『九歲喪父哀毀逾禮』啓超案祭先府君文云『未九齡而背父』(卷二十二)答安東守約書云『方齔而先大夫即世』(卷九葉十九)是喪父當在八歲)答安東守約雜問(卷十四葉九)云。『不佞每見典籍。竊自傷心。不幸幼齡喪父。不知爲學之道。遂昧昧至此』

戊申三十六年先生九歲

己酉三十七年先生十歲

庚戌三十八年先生十一歲

是年黃宗羲生。

辛亥三十九年先生十二歲

壬子四十年　先生十三歲

癸丑四十一年　先生十四歲

是年顧炎武生。

甲寅四十二年　先生十五歲

乙卯四十三年　先生十六歲

丙辰四十四年　先生十七歲

丁巳四十五年　先生十八歲

戊午四十六年　先生十九歲

是年長子大成生。與諸孫男書云『我今年七十八歲』又云『此書本與汝父元楷舊年有一盧姓者來云已物故我雖不信然五十七歲人死亦常事故寄與汝翟耳』據此知大成生於是年

先生娶葉氏生子二。長大成。字元楷。次大咸。字元模。繼娶陳氏。生女高。兩夫人來歸及卒年。大咸生年。皆無考。附識於此。

按先生僅有二男大成字集之大咸字咸一（據行實）元楷元模當係改名似非其字據先生丁巳與諸孫男書有汝父元楷字是士則否今忘之已之注腳可見元楷非字

是年清兵陷撫順。

己未四十七年　先生二十歲

與諸孫男書云『我自幼食貧。齏鹽疏布。年二十歲。遭逢七載饑荒。養贍一家數十口。無有不得其所者。』

行實云『少抱經濟之志動輒適禮宗族及鄉先生多以公輔相期弱冠見世道日壞國是日非慨然絕進仕之懷每對妻子云我若第一進士作一縣令初年必逮係三年百姓誦德上官稱譽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獲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淺衷激烈不能容忍含弘故絕志於上進耳』

答小宅生順書（卷八葉六）云『僕幼學之時固有用行之志逮夫弱冠不偶彼時時事大非即有退耕之心荊妻頗能一德饒有孟光桓少君之風而父兄宗族戚友不聽不得不勉強應世實無心於富貴矣』

是年清兵陷開原

是年王夫之生

庚申泰昌元年　先生二十一歲

行實云『長受業於吏部左侍郎朱永佑』不知在何年附於此（與諸孫男書云『吏部侍郎朱聞遠老師諱永祐松江華亭人』啓超案永祐殉節於舟山全謝山結埼亭集有朱公事狀）

辛酉天啓元年　先生二十二歲

是年清兵陷瀋陽遼陽

壬戌二年　先生二十三歲

是年清兵破西平堡陷廣寧

是年日本安東守約生

癸亥三年　先生二十四歲

甲子四年　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張斐生。

乙丑五年　先生二十六歲

丙寅六年　先生二十七歲

丁卯七年　先生二十八歲

戊辰崇禎元年　先生二十九歲

是年。陝西饑。流賊大起。

是年。日本源光國生。

己巳二年　先生三十歲

庚午三年　先生三十一歲

辛未四年　先生三十二歲

是年八月。清兵圍大淩城。閏十一月。登州游擊孔有德反。

壬申五年　先生三十三歲

癸酉六年　先生三十四歲

是年二月。流賊犯畿南河北。七月。清兵陷旅順。

甲戌七年　先生三十五歲

女高生於是年或明年。高字柔端。陳夫人出。先生所最愛。國變後。憤將家降虜。鬱鬱致疾。未嫁卒。行實云「高忠孝性成聰明絕世六歲喪母如成人遇事先意承志先生藉以忘憂變革以來年十二三嚴備利刃晝夜不去身其妗駭焉問之曰倆此作何事曰今夷虜犬羊豈知禮義兒若有不幸即以此自刎寧肯辱身其妗與同臥起欲竊其刀四年不能得幼字同邑何氏因其舅為滿官憤其失節又日夜思父遭疾未嫁而亡是時先生在外不知其亡年大約在壬辰癸巳間也」上監國魯王疏（卷三葉三）云「臣幼女高死忠死孝最為隱慘」與陳遵之書（卷四葉二）云「吾女明德淑順動合矩度鄉邦稱之」又云「吾女舉世無其匹又弟所鍾愛」與諸孫男書云「來時須往汝姑娘殯前辭行直言所往汝姑娘性至孝且魂氣無不之或自隨來也」啟超案遵之蓋陳夫人昆弟即柔端母舅也柔端所許字者為何東平子（見別傳）東平蓋黨於馬阮而欲牽率先生者事見後先生與遵之書時年六十七與諸孫男書時年七十八猶讚憶柔端如是可想其鍾愛之篤柔端生年據行實所記略推定係於此

是年七月。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十一月。流賊自陝西分犯河南江北湖廣。

乙亥八年 先生三十六歲

是年正月。流賊陷鳳陽。十一月。陷陝州。攻洛陽。

是年。顏元生。

丙子九年 先生三十七歲

是年七月。清兵入塞。八月。東歸。

答安東守約雜問云「問老師姓朱氏。文公之裔否。答寒族多為此言。丙子丁丑年間。得家譜。言文公子為敝邑令。家於餘姚。惟一世不清楚。像贊誥敕國璽班班可考也。闔族俱欲附會。獨不佞云只此一世。便不足憑。且近不能惇睦九族。何用妄認遠祖。狄武襄青武人。尚不認狄梁公。何用如此。文公新安人。不佞餘姚人。若能自樹立。何必不自我作祖。若棄其先德。則四凶非賢聖之裔乎。」啟超案此事雖小節足見先生務實不好虛榮倔強不肯攀援自少年已然矣

丁丑十年 先生三十八歲

戊寅十一年 先生三十九歲

是年．先生以恩貢生貢於禮部．答源光國問履歷緣由云「崇禎□年□月蒙提督蘇松等處學政亓□薦文武全才第一名到禮部禮部貢劄有『德茂遼東之詩』等語」啓超案據顧亭林年譜「亓煒濰縣人以崇禎十一年督學蘇松」然則先生之貢當在此年惟據與諸孫男書又云「禮部尚書吳稱山老師諱鍾巒我恩貢座師也我貢劄爲開國來第一吳老師手筆也」似貢之者爲鍾巒然據黃宗羲海外慟哭記及全祖望鮚埼亭集則鍾巒登崇禎甲戌進士選長興知縣降紹興府照磨弘光時始召爲禮部主事在崇禎間決無曾任提學事豈鍾巒謫官後嘗參亓煒幕耶

按據行實「崇禎某年……舉文武全才第一名薦於禮部崇禎十六年癸未十月幕府辟爲監紀同知不受尋擢恩貢生考官吳鍾巒貢劄稱爲開國來第一」似以舉文武全才及擢恩貢爲兩事或果薦於禮部而未得貢及癸未始被擢也考此文語氣「尋」字又似爲不就監紀同知後方應試者

明史卷二百七十六張肯堂列傳吳鍾巒傳附云「吳鍾巒字巒稚武進人崇禎七年進士授長興知縣以旱潦徵練餉不中額謫紹興照磨踰年移桂林推官……福王立遷禮部主事……魯王起兵以鍾巒爲禮部尚書」則崇禎間鍾巒決無任提學之理再自遭貶謫幷未掛冠歸里則參亓煒幕事亦不能謂爲必然

是年九月．清兵入塞．

己卯十二年 先生四十歲

行實云「年至四十．欲棄舉子業．諸父兄不許．每逢大比．遊戲了事．」

是年正月．清兵入濟南．德王由樞被執．

庚辰十三年 先生四十一歲

是年九月張獻忠陷劍州。

辛巳十四年　先生四十二歲

是年正月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常洵。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十一月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聿鎮。

壬午十五年　先生四十三歲

是年二月清兵克松山。下錦州。五月張獻忠陷廬州。九月李自成陷開封。十一月清兵入薊州。連陷畿南山東州縣。

癸未十六年　先生四十四歲

十月。鎮守貴（字疑誤）州等處總兵官方某辟監紀同知不就。（見答源光國問履歷方某即方國安）

是年先生喪母（？）續聘胡氏爲繼室。因喪亂卒未娶。（行實云「後聘胡氏先是妻父胡公必欲以配之而先生固辭者三胡公不許先生適會母喪未娶後值亂離數寄書使別聘胡公堅執不允後亦莫知其存亡」啓超案己丑年上魯王疏云「聘七年而不娶疑有去帷之生妻」然則續聘當在本年）

按先生舉孝廉在庚寅三月『立刻疏辭』則上魯王辭孝廉疏自亦在庚寅無疑所云『聘七年而不娶』續聘自應在甲申年。以母喪而未娶則當是甫定聘而母死故不及於是年娶也故姑斷定聘妻喪母同在甲申年

甲申（崇禎十七年 清順治元年）先生四十五歲

三月十九日流寇陷京師。帝殉國。

四月。清師入關。五月初三日。建元順治。

五月初一日福王由崧卽位於南京。以明年爲弘光元年。

南都初建。江南總兵方國安薦先生。奉詔特徵。不就。

乙酉（弘光元年隆武元年清順治二年）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再奉詔特徵。不就。四月。就拜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職方司郞中監鎭東伯方國安軍。不拜。（據答源光國問及安南供役紀事。紀事稱監荆國公方國安軍。啓超案。國安以是年十一月魯王監國時始進封荆國公。紀事誤記也）於是閣部勳鎭科道。交章論劾。謂偃蹇不奉朝命。無人臣禮。先生星夜遁逃海濱。（據供役紀事。而自行實云。『此時左良玉之子夢庚背叛。報急羽檄張皇。故得免於逮捕。既而自舟山至日本』。啓超案。據此則所謂遁逃海濱者。卽舟山也。其識黃斌卿或卽在此時）

答安東守約雜問（卷二十四葉二）云。『問老師徵辟不就。其義如何。答。不佞事與吳徵君（案康齋先生與弼也）極相類。薦吳徵君者石亨。權將也。薦不佞者方國安。方擁重兵。有寵於上也。吳至授六品官而辭之。不佞兩次不開讀而卽授四品官不拜。其間稍異耳。吳徵君時。當國者李相公賢。賢相也。英宗復辟之後。賢主也。尚有可就之理。徵不佞時。當國者爲馬士英。姦相也。彼時馬士英遣其私人周某同不佞之親家何不波（原注云。進士名東平。卽小女之舅）到寓再三勸勉。深致慇懃。若不佞一受其官。必膺異數。既膺異數。自當感恩圖報。若與相首尾。是姦臣同黨也。若直行無私。是背義忘恩也。是舉君自伐也。均不免於君子之議。天下萬世之罪。故不顧身家性命而力辭之。不然。不佞亦功名之士。釋褐卽爲四品道官兼京職。監軍四十八萬。與國公大將軍迭爲賓主。豈不煊赫。而乃力辭之乎。要知不佞見得天下事不可爲而後辭之。非洗耳飲牛羊裘釣魚者比也。亦非漢季諸儒閉門養高以邀朝譽也』。答源光國問閱歷（卷十三葉五）云。『之瑜少壯家修。本志功名鍾鼎。痛憤憸壬構禍。立見社稷傾頹。幸邀兩次特

徵。雖百年鉅典遠勝於科目貢舉。然顧廈非一木所支。大川豈一人攸濟。且救焚當豫籌於曲突之先。枝柱必無補於棟撓之後。不得不忍情辭遜。原非欲沽名養高。』又答小宅生順書（卷八葉六）云『僕素民物爲懷。綏安念切。非敢以石隱爲高。自矜名譽。但一木之微。支人既傾之廈。近則爲他人任過。遠則使後之君子執筆而譏笑之。故忍死不爲耳。』（啓超案此數段關於先生出處大節故錄之國安之知有先生或即由何東平東平爲先生親家然實庸闇勢利之人後此降清致先生女柔端憤鬱以死者也）

五月初九日。清師渡江。初十日。福王出走。十五日。清師入南都。　先生亡命至日本。（啓超案安南供役紀事云『數月不見緹騎已後遂有逆虜之變之瑜不別家人隻身前來日本已十三年』紀事作於丁酉年云十三年則先生初至日本當不在乙酉也　又案與男大成書云『我以兄弟責善又以濫觴上疏彈劾網羅密布立刻擒拏一時倉皇逃竄不能入城與汝伯父作別至今悔恨無已』細按情節似是被徵時其兄頤以出山相督促故云責善先生亡命伏海濱數月旋聞南京之變遂奔日本蓋自是年四月以後即不復與家人見面矣）

六月。鄭鴻逵蘇觀生黃道周張肯堂等。奉唐王聿鍵監國於福州。旋卽位。改元隆武。

閏六月。張國維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等。奉魯王以海監國於紹興。馬士英竄入方國安營中。

丙戌（魯監國元年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先生四十七歲

六月。清師下浙江。方國安馬士英迎降。旋伏誅。張名振奉魯王以舟師出海。投黃斌卿於舟山。斌卿不納。遂入閩。次中左所。（卽廈門）

十月。陳子壯丁魁楚瞿式耜等。奉桂王由榔監國於肇慶。旋卽位。以明年爲永歷元年。

十一月。清師下建寧延平。唐王走汀州。被執遇害。

是年先生至安南。（安南供役紀事云『因中國折柱缺維天傾日喪不甘薙髮從虜逃避貴邦至今一十二年』蓋先生初亡命日本彼中海禁方嚴不容外人故轉徙至安南也）

丁亥（監國二年永歷元年清順治四年）先生四十八歲

是年。魯王次福建之長垣

先生返國至舟山(?)口月。舟山守將黃斌卿承制授先生昌國縣知縣。不受。十月題請監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務。不受。又聘請軍前贊畫。不就。

據答源光國問履歷。啓超案原文云「隆武三年永歷二年口月欽差恢剿直浙掛口將軍印少師兼太子太師賜尙方劍蟒至招討大將軍威虜侯黃某承制⋮⋮」隆武爲唐王年號唐王去年已被害此稱隆武三年者黃宗羲行朝錄於丙戌年下云「朱成功不欲奉上︵魯王︶改明年爲隆武三年鄭彩奉上次長垣改明年爲魯監國二年海上遂有二朔」黃斌卿其時亦不奉魯王故稱隆武三年耶又桂王去年卽位以今年爲永歷元年此云二年者殆在遠不知確息誤以爲卽位卽改元也又案舟山在元時爲昌國州治當時已改爲縣故斌卿承制授先生知縣又案黃宗羲舟山興廢記丁亥四月事云「斌卿進爵肅虜侯」其承制授官當是四月以後事又案張名振時在舟山先生與名振之關係蓋自此始又據舟山興廢張煌言馮京第其時皆在舟山後此馮公乞師日本或亦山先生發其端

先生雖不就職。然於斌卿之强悍不法。數有所救正。

據別傳啓超案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九︶云「知己兩字他人以爲尋常贈遺語不侯絕不肯許人⋮⋮威虜侯黃虎老知之而未盡」據此則斌卿蓋尙能敬禮先生矣

十月。魯王以吳鍾巒爲通政司使。旋晉禮部尙書。

是年。王翊聚義兵於四明山寨。

戊子

監國三年永歷二年淸順治五年

先生四十九歲

是年。魯王次閩安鎭。

先生偕(?)御史馮京第往日本乞師。日師不出。致洪武錢數十萬助軍實。

別傳云「時內地單弱欲藉海外之師爲響應京第勸斌卿乞師日本斌卿因命弟孝卿偕京第往之瑜從之撒斯瑪︵卽薩摩︶王許發罪人三千及洪武錢數十萬京第先歸之瑜留同師不果出」啓超案黃宗羲乞師日本記記京第此行及其關係人頗詳盡而無一字及先生生最篤於友誼而集中無一言及京第疑則先生是否曾與京第偕行尙屬疑問然先生奔走日本安南必將在所不其所著陽九述略云「申包胥貞人傑也⋮⋮瑜靦顏視息能無媿之哉」又行實云「先生與舟山諸將密定恢復之策所以歷至日本者欲以王翊爲主將而借援兵也然在日本未嘗漏情洩機」則乞師之策先生必與聞其與於斯役亦意中事但別傳言先生以彼時留日本似不確當時留者爲黃孝卿以飲酒狎

妓爲日人所輕見乞師記本年及明年先生蹤跡似不在日本也

己丑（監國四年永歷三年淸順治六年）先生五十歲

是年正月。魯王次沙埕。

七月。閩地盡陷。張名振迎王入浙。次健跳。

九月。張名振阮進王朝先共殺黃斌卿。（劉獻廷廣陽雜記云「黃斌卿閩之漳州人崇禎十七年破家募兵勤王行至山東聞北都已陷至南京錫以鎮南將軍印鎮蕪湖後方國安至馬士英奪其印以與國安斌卿散其衆而歸」啓超案斌卿舟山以前事諸書記載多闕其人固有肝膽者且能敬禮先生未可厚非也）

十月。王次舟山。以張肯堂爲東閣大學士。朱永佑爲吏部侍郎。王翊爲河南道御史。

是年。先生蓋在廈門。（？）（答安東守約雜問云「兩年在廈門」）

庚寅（監國五年永歷四年淸順治七年）先生五十一歲

是年。魯王次舟山。

是年。先生來往於廈門舟山間（？）正月。安洋將軍劉世勳疏薦監紀推官。不受。吏部左侍郎朱永佑薦授兵科給事中。旋改吏科給事中。不受。禮部尙書吳鍾巒薦授翰林院官。不受。三月。巡按直浙監察御史王翊薦舉孝廉。立刻疏辭。（據答源光國問原文又云「通計徵召薦辟除擬除亢院疏薦外凡一十二次始終不受此時天下大亂憲綱蕩然前後不相聞知內外不相照會況瑜一意弢藏嚴禁家人子弟一字不許宣露止稱生員後因監國駐蹕舟山間與朝會理合開具朝單恐涉欺君罪不可貰是故酌量其中權稱貢生然猶稱隱避初意所以連魯王授官或京或外倏高倏卑殊無倫次單」丁酉年二月上魯王謝恩疏云「及臣在舟山銓臣按臣見臣不肯任事又見臣暫不降虜萬死一生舉臣孝廉臣止之而不及即當按臣前草表請辭後輔臣擬旨云「朱之瑜果否的係貢生該部確察具奏」輔臣與臣同里閈⋮⋮豈不知臣之詳意蓋有爲耳」啓超案銓臣即朱永佑按臣即王翊輔臣即張肯堂與諸孫男書云「鯢老張肯堂松江華亭人欲與我相親我三次拒絕之是以與我極不相好然其臨死一節可取不料其能決烈至此」據此可知肯堂

（擣戲先生之原因行實言皆堂爲先生少年業師誤也）

答安東守約雜問云『魯王未知我三詔特徵之事。不佞又祕藏謹密。止稱恩貢生……然使彼時知其詳。我必與舟山同死。不得來此有今日之事矣。可見萬事皆有倚伏也』

是年三月。先生與王翊始定交。（祭王侍郎文二（卷二十葉三）云『瑜與先生初遇於滃洲（卽舟山）相見甚晚而知最深言論舉止未嘗有毛髮之間然』別傳云『王翊之朝王也與之瑜相見恨晚』啓超案據黃梨洲四明山寨記王翊以庚寅三月朝行在先生與翊定交當在此時）已逆料舟山之將敗。相與太息。（祭王侍郎文二云『先生早知事不可爲於累捷之時嘗記與滃洲頹垣廢址之間屏人靜對與瑜咨嗟歎息』）

先生復有浮海之役。在舟中爲清兵所迫脅。白刃合圍。欲使就降髡髮。先生誓以必死。談笑自若。同舟劉文高等七人感其義烈。駕舟送還舟山。（據行實）（啓超案集中有陷難告天文中云『乃者身陷大澤進退皆觸網羅………之瑜一身不足惜深明於生寄死歸劉文高等七人其何辜乃使之爲善蒙禍』據此則劉文高等當是先生同志同患之人非隨時方感其義烈且能以力脫先生於險也其何以能脫險卒無可考）

按文集卷九第十頁答安東守約書『如今月十六巳入日本境界羣龍鼓浪須鬣鱗爪皆現舟已將傾人人喪膽……及後事定無恙舟中人但見不佞先於波浪掀翻之際作書投之水』此書是否集中所載庚寅陷難告天文細玩此文語氣如『今日再蕩洪波前後都無畔岸吐吞鯨穴玩弄虎牙』似在海中遇風非指清兵迫脅之事然文集卷九謂遇風浪在十六日此則陷難禱天在三月七日究不知此文何所指

是年。先生似曾居四明山寨中。（啓超案先生曾否入四明山在本集中無可考張廷枚姚江詩存載先生詩十四首其所作小傳言先生國變後「躬耕四明」中有酬吳霞舟（卽鍾谿）一首結聯云『漫作山中約歸耕向四明』延枚或卽因此語推定其「躬耕」惟先生與王完勳（翊）交則既爲彼時舟山行朝無事可游則偕完勳入四明亦意中事先生遺文皆海外作其僅存於國內惟此十四首詩或卽本年之作遺稿幸落四明山中者耶今錄其游仙詩十二首之一以見先生詩格『子房瀟洒人早歲友黃綺白見長桑君慷慨念國恥吁嗟一擊誤飛迹千里徙浮沈閭黨之間潛跡尤驕詭故人采紫芝匿影空

山裏故使把下翁脫屣示深旨嚴霜下五更對語興亡理際會及風雲婉嫿出餘技俛仰思舊游浩然不可止不師黃石公去從赤松子」

遺文　上監國魯王辭孝廉疏（卷三葉一）　庚寅年陷難告天文（卷二十二葉六）

辛卯（監國六年永歷五年清順治八年）　先生五十二歲

正月．魯王次舟山．

二月．張名振殺黃斌卿舊部將王朝先．（行實云「舟山諸將互抱疑貳欲相屠殺先生豫料禍敗」啓超案王朝先之被殺實舟山致敗之一因詳見鮚埼亭集定西侯張公墓碑」）

六月．先生將去舟山．張煌言挽留之．先生以海濱無田可耕．坐而糜餉．有負本志．遂行．（答安東守約雜問（卷十四葉六）云「問老師此年在何處中國喪亂無所住乎答兩年在廈門舟山人人擬留留意非不堅也但不佞心不安兵部左侍郎張玄箸諱煌言者留之不佞不肯云倘要過日本張云「我們在此年翁一人留不住日本人聞之亦當笑我等」然不佞不能留也何故彼地無田可耕不能自食其力惟漁亦可然捕魚舵梢與劫盜無異不可爲也若坐而日糜其餉彼之來者皆百姓之肉與血甚者打糧——打糧者打家劫舍掠人質子而來物者也焉有仁人日膳人之肉膏人之血酸人之子之骨而可爲者……」啓超案黃梨洲海外慟哭記記舟山事也其自序云「當此之時諸臣默默無所用力俯首而聽武人之恣睢排奡」蓋彼時諸志士在舟山者實無從參末議以救顛危故梨洲已以去年乞假歸而先生亦去非以危禍將至而返巧規避也又案祭王侍郎文云「辛卯年九月瑜少子自舟山來謂先生授命於七月廿六日是瑜去舟山未盈月而先生死矣」據此可知先生之去舟山在本年六月之杪或七月初）

八月．清兵陷四明山寨．兵部侍郎王翊被執不屈死．

答田犀書（卷八葉十三）云．『中秋爲知友王侍郎完節之日．慘逾柴市．烈倍文山．僕至其時．備懷傷慼．終身遂廢此令節．』（答野節雜帖（卷十二葉十四）云「十五日爲知友王侍郎殉忠之日此日不喜接見一客亦不至於談笑」啓超案侍郎實以八月十三日就義先生在遠未審耳）

（啓超案王侍郎爲先生生平唯一之知友今據黃梨洲四明山寨記海外慟哭記全謝山鮚埼亭集王公墓碑及本集祭王侍郎文略記其行實如下王翊字完勛浙江慈谿人從居餘姚監國二年丁亥與同縣王江聚兵於沿海爲黃斌卿內應斌卿攻甯波不克而去翊遂入四明山結寨以屯黃宗羲以所部世忠營餘卒屬之戊子三月破上虞殺虜官浙東大震時馮京第張煌言等皆聚兵於寨而翊軍最強蔓延四明八百里之內設爲

王次健跳就拜翊河南道御史庚寅三月翊朝行在拜都御史旋陞兵部左侍郎清人遣招降翊臨其使辛卯清將攻舟山恐翊議其後乃先以全力攻寨圍之數月寨兵降役殆盡七月廿四日翊被執於北溪清帥某欲觀絕命詩授筆於翊翊其詩結句「平生忠憤血飛濺於羣鹵」書畢引筆擲帥面而出清師將會定海繫翊以特每日從容東嚮掠鬢修容謂清人曰使汝曹見此漢官威儀也爲文自祭並祭其侶八月十三日清師畢集總督陳錦訊之翊坐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汝又何知清帥憒矢射之劉某矢中肩田某矢中頰金某矢中脅翊不稍動絕其吭始仆翊從者二人掠之則跪而向翊北人見之皆爲泣下曰非獨王公之忠也乃其從者亦義士也

是月.定西侯張名振奉魯王去舟山次崇明清兵猛攻舟山.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背城力戰.九月初二日城陷.大學士張肯堂.禮部尚書吳鍾巒.吏部侍郎朱永佑.……及世勳名揚皆死之.鍾巒字稚山號霞舟武進人永佑字聞玄崑山人皆先生之師且嘗薦舉先生者肯堂字載寧號鯢淵松江人其與先生關係見前三人事蹟皆見海外慟哭記及鮚埼亭集世勳南直人曾薦先生 文集卷四致定西侯張公書云「去秋之瑜幼子至知舟山被陷藩臺奉主上阻於外宮眷及閣府俱自焚可勝驚悼」附定西侯來書云「別後狡虜窺關三路並至不意蕩胡以輕敵陣亡虜騎遂得飛渡不佞直抵吳淞幸獲全捷而孤城援絕死守十日竟爲虜所破不佞閫門自焚而全城被僇矣」此即先生與張名振往復追逃舟山慘史之書「蕩胡」者阮進名振部將時封蕩胡伯也

先生去舟山.赴安南.上魯王謝恩疏云「辛卯年七月預避虜難從舟山復至安南」旋適日本.有避地久居意.而日人鎖國正嚴.不許逗留.乃以一揭帖上長崎鎮官略云「辛卯歲十月日朱之瑜謹揭敝邑運當季世.奸貪無道.以致小民怨叛.天下喪於逆虜.使瑜蒙面而喪心.取尊官如拾芥耳.然而不爲者.以瑜祖父兄世叨科甲.世膺誥贈.何忍辮髮髡首以臣仇虜.然而不死者.瑜雖歷舉明經孝廉.三蒙徵辟.因見天下大亂.君子道消.故力辭不就.不受君祿.而家有父母未葬之事.義不得許君以死.側聞貴國敦詩書而尚禮義.是以不謀家人.遁逃至此.不意來此七年.憂辱百端.……今瑜歸路絕矣.瑜之師友三人.啓超案謂王翊吳鍾巒朱永佑或闔室自焚.或賦詩臨刑.無一存者矣.故敢昧死上書.惟閣下裁擇而轉達之執政.或使瑜暫留長崎編管.何所以取進止.或附船往東京交阯以聽後命.……」

啓超案此揭似不見省故明年仍往安南揭中云來此七年者以初次來時計耳非謂居七年也

是秋。次子大咸來省覲。據致定西侯張公書及祭王侍郎文知大咸以是年九月來觀據上長崎鎮揭云「辛卯歲十月」知大咸謁先生當在長崎矣

遺文　上長崎鎮揭卷三葉四

壬辰監國七年永歷六年清順治九年　先生五十三歲

正月。張名振沈宸荃張煌言扈魯王次中左所。即廈門尋移金門。

是年春夏間。先生在安南。患病甚劇。致定西侯書云「直至今年四月於交趾路聞勁定即欲附廈門黃紫官船來奉慰適爲劇病所困」秋間。復過日本。旋即行。送林道榮之東武序云「壬辰秋復過日本……而舟行甚迫……」

有書致張名振卷四葉一敍舟山之痛。且唁其家難。其末段云。『瑜飄零異國。止存一愁病之身。無可爲藩臺獻者。培植數年。相去萬里。今始有一言奉獻藩臺。得郡得縣。惟以得士爲先。所稱得士者。明古今。知興廢。直躬讜論。爲藩臺所敬而事之人。非僅讀書識字事藩臺之人也。得士則過失日聞。嘉言嘉猷日進。以此收桑榆之效不遠也。若止占望顏色。伺察喜怒。稱大美而道盛德者。則非藩臺今日之所急矣。』名振覆書附見集中除前文所引追述舟山慘史外尙云「敗軍之餘尙思捲土但慮勢力單弱遂揚帆南下正月已抵廈門國姓公（鄭成功）眷顧殷殷近在整頓軍營明春三四月必去舟山矣」

鄭成功有書至。先生答之。送林道榮之東武序（卷十七葉四）云「壬辰秋復過日本適當作報國藩及答定西侯兩書病困不能握管……或有言林子能作小楷者延之即至授之草即濡毫疾書……」啓超案凡集中稱「國藩」者皆指鄭成功據此序知先生尙有書與成功往復惜皆佚矣

遺文　致定西侯張公書卷四葉一

癸巳監國八年永歷七年清順治十年　先生五十四歲

正月。魯王次金門。

先生上半年在安南。七月至日本。甲午年祭王侍郎文云「去年是日（七月廿六）先生之家大祥瑜以是日至日本次日始得登陸」爲十二月復首途赴安南。據行實

甲午監國九年永歷八年清順治十一年先生五十五歲

正月。魯王次金門。

正月。先生由日本至安南。據祭王侍郎文

三月。魯王以璽書召先生。書越兩年始達。書云「監國魯王敕諭貢生朱之瑜昔宋相陳宜中託諭占城去而不返背君苟免史氏譏之蓋時雖不可爲明聖賢大道者當盡回天衡命之志若恝然遠去天下事伊誰任乎予國家運丁陽九綫脈猶存重光可待況祖宗功德不泯人心中興局而遠過於晉宋且今陝蜀黔楚悉入版圖西粵久尊正朔即閩粵江浙亦正在紛紜擧動間非若景炎之代勢處其窮故宜中不復亦不聞有命往召其還也爾矯矯不折遠避忘家陽武之椎倘堪再試終軍之請豈竟志情予夢寐求賢延佇以待茲特耑敕召爾可即言旋前來佐予恢興事業當賚爾節義文章毋安幸免濡滯他邦欽哉特敕監國魯九年三月　日」行實云先生愼密自晦其身蒙徵辟雖門人未嘗與之言及歿後發遺篋有匪局鐍甚固乃於其中得此敕」啓超案梨洲行朝錄魯紀年訖於監國八年癸巳謂之王以是年去監國號此敕明有「監國九年三月」字樣可正梨洲之誤蓋魯王此時寄命於鄭成功而鄭氏素不奉魯朔故表面上或自去其號然魯舊臣如張蒼水輩尙稱監國年也

是年　月。張煌言張名振鄭鴻逵鄭成功會師入長江。江寧震動。以上游李定國軍失期不至。僅耀兵而退。啓超案據南疆繹史是年張忠烈煌言軍吳淞會張名振之師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望石頭城遙祭孝陵烽火連江江寧震動而上游有夙約失期不至乃左次崇明俄復入江掠瓜州儀徵薄燕子磯而所期終不至師徒單弱遂乘流東下仍駐滃洲據永歷實錄桂王紀及李定國傳上年定國建議由東粵與鄭鴻逵鄭成功會師據五藩實錄是年鄭成功發水陸師應李定國於粵東綜三書所記則此役二張與二鄭相倚而李定國撰從中起實光復一大機會也魯王召先生殆二張之意璽書中言「陝蜀黔楚悉入版圖」者蓋永歷六年李定國劉文秀等次第克復湖南四川也定國所以失期不至者上年定國見偪於孫可望已出奔而敵兵且壓南寧矣二張在遠未之知也

八月。先生設位於安南旅次祭王翊。私謚曰忠烈。自稱知友。以吳鍾巒朱永佑配。

是年。先生始得嘔血病。（？）（祭王侍郎文一云『瘉病骨支離十載不御女而終年嘔血』啓超案先生嘔血不知確起自何年見於集中者自此文始答野節問（卷十五葉七）云『先生家國多憂宜有嘔血疾其不致性命之傷者則在廿一年保嗇之功』本年距先生卒年則廿八年也）

遺文　祭王侍郎文一（卷二十二葉一二）

乙未（永歷九年清順治十二年）先生五十六歲（此後數年間政在鄭氏奉永歷正朔故不復記監國年號及魯王所在）

是年。先生似在安南。

是年太師定西侯張名振卒於南田。遺令以軍屬張煌言。（名振字侯服南直隸江寧縣人崇禎末以台州石浦游擊起家魯王監國加富平將軍間關奉王於浙閩間十年至是卒）

丙申（永歷十年清順治十三年）先生五十七歲

是年。先生將返國。以意外之梗。折回安南。丁酉謝恩疏云。『去年委曲求濟。方附一舟。意謂秋末冬初。便可瞻拜彤墀。伏陳衷曲。臣數年澥外經營。謂可得當以報朝廷。當與藩臣悉心商榷。不意姦人為梗。其船出至澥口。半月而不果行。復次安南。憤結欲絕。』（啓超案讀此知先生此數年在海外日日有所「經營」疏又云『臣之幡然去國跡似潔身今謀之十年方喜得當意欲恢弘祖業以酬君父以佐勞臣』此中祕密如何今無考也）

丁酉（永歷十一年清順治十四年）先生五十八歲

先生在安南。正月十四日日本船至。奉監國特召之璽書。時已促裝。欲於廿一日往暹羅。奉召後。乃暫留。擬俟夏間附船往日本。再歸廈門。

二月遭安南供役之難，被羈迫者五十餘日，與死為鄰。先生逐日有日記，取「庶人召之役則往役」之義，名所記曰安南供役紀事。自序云「姚我中夏淪胥外夷閏位天既不賦瑜以定亂之略瑜何忍復生其任運之心是以遁播異邦流離一十三載間關瀚澥茹荼百千萬端庶幾天日再明沈州復陸乃忽有安南國王檄召區區相見之際遂為千古臣節所關不死不足以申禮而徒死亦不足以明心不得不親至其廷往返辯折況瑜大讐未復又何肯輕喪於溝渠故不亢不撓以禮讐曉國王之識不習局於褊淺而才氣頗近於高明譏夫鷃張極力不爆其餒元臣辭口無或措一辭獨力支撐四面叢射逼勒有甚乎衛律嗟歎無聞於李陵雖十一日磨厲之鋒不敢輕試而三百年養士之氣未得大伸謹將逐日問答行略書札錄為一卷斐其諸臣間難嫌於繁冗也隱其行間機務為彼慎密也子卿以奉使困飢雪窖洪皓以迎請流遷冷山節烈何矣瑜則無所奉也無所奉則不必記然關於國也關於國則不敢不記因誌之曰安南供役紀事云」今刪節原文而排比之，述其始末崖略如下。

當時安南國王為黎維祺，安南當嘉隆萬歷間（？）為其臣莫氏所篡，至是已歷四世。莫元淸尙僭據高平。維祺起自支庶，（？）僅保有沿海數郡（？）徐圖匡復，當時殆將傳檄討賊，思得一二中原文士供書記之役。以上皆非原文所有啓超鈎稽年月情實以舉其緣起耳山中又無書參考僅憑記憶所及不審有錯誤否容檢校 時先生寓安南之會安。疑即今海防 正月廿九日，其地方官名「該府」者奉王檄檄取識字之人，駐箚彼地之中國官以先生名應。上魯王疏云「中臣不顧國體遂將臣名開送」據此知當時有華官在安南此亦一史料也 二月初三日，「該府」忽來傳人，狀同掩捕，所捕共若干人，捕至，差官面試作詩寫字，先生不作詩，但書「朱之瑜浙江餘姚人，南直松江籍，因中國折柱缺維，天傾日喪，不甘薙髮從虜，逃避貴邦，至今十二年，棄捐墳墓妻子，虜氛未滅，國族難歸，潰耄憂焚，作詩無取，所供是實。」「該府」令人看守，勢同監禁。先生度不能自脫，毫無賄囑求免之意。此時卽欲自裁，方不受其餘辱；又念愚人無知，謂是驚懼而死，故須至彼死於國王之前，方得明白。親友來送者，皆與作死別。

如是者數日，至初八日，押送至國王所駐之地曰外營砂者。國王將傳見。彼中管理外人之官名「該艚」是當

外務部長官之類先生用「欽奉敕書特召恩貢生某」名帖拜之。且投以書。聲明不能拜跪。書略云「之瑜託身貴國誼同庶人「庶人召之役則往役」義也但未諳相見大王之禮何如承役而退以不見為美所謂「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亦義也之瑜出身自有本末……使僕僕參拜倘大王明於斯義必且笑之瑜為非人……若突然長揖不拜……萬一大王習見拜跪之常未察不拜之是禮逆見嗔怒必萬口同叱以和之之瑜異國孤身豈不立致奇禍……伏乞先為申明然後敢見之瑜此情必無一人敢為傳達不得已託之筆札幸恕幸恕」「該艚」入啓國王。即日命見。文武大臣盡集。持刀環立者數千人。傳呼迫促。先生及門不趨。徐徐步入。侍班大喝。先生不為動。立致「名帖與前帖同。同時被傳諸人皆拜。舉差官命先生拜。先生作不解狀。差官舉侍班之仗於沙中劃一「拜」字。先生即借其仗於「拜」上加一「不」字。差官牽袖按抑令拜。先生揮而脫之。國王大怒。令長刀手押出西行。先生毫無顧盼。揮手即行。以為此去便殺。不知其押赴「該艚」所也。舉朝震怒。謂先生挾中國之勢。欺陵小國。共啓國王。誓必殺之。其夕「該艚」遣醫官黎姓者委曲勸諭。先生謂『隻身至此。豈敢抗大王。顧誠不可拜。又不敢畏威越禮』黎謂『不拜則必殺。此間殺人極慘。何不自愛至此』往復再三。至夜分。先生厲聲曰『來時已與親友作死別。非至此方拚一死』

先生次日黎明起。自取牖下水洗沐。更衣撮土向北拜。辭訖。囑同行陸五斥賣寓中物。償夙負。語黎醫官曰『我大明徵士也……以虜變逋逃來此。誼不可拜王。是以不拜……死後料爾輩不敢收骨。如可收。乞題曰「明徵君朱某之墓」』時交趾通國大怒。磨厲以須。即中國人亦無不交口唾罵。惟日本諸人嘖嘖稱奇耳。「該艚」復呼先生面問「徵士」云何。且云言語不明白。授紙筆令寫。先生自述履歷大概。或書或語。談笑而道。了無驚怖。「該艚」回顧其妻曰「好漢子」。

自此後十日間。國王一面派人往會安祕密訪察事實。凡五次一面逐日殺人於先生寓西。莫不先梟其首。次將

骨肉爲齏，筋骸腸胃拋散滿場，烏鳶犬豕競來噉食，惟務張威以屈先生，「該艚」復屢次利誘威逼，先生惟巽詞拒之，然自十五以後，各官來見者皆深致敬禮，有稱先生爲「太師」者，惟會安之「該府」憤甚，百計必期殺先生。

國王黎維禔雖不知大義，然頗好名，既無名色，不便擅殺，十九日忽致先生一書，令仕於其國。（中有太公佐周而周王，陳平在漢而漢興等語）先生復書謝之，略云：『瑜徒以天禍明室，遁逃貴邦，苟全性命，別無他圖，如曰中華喪亂，遂欲委質於貴國，皇天后土，實鑒此心，大王不以無禮誅之，而復以此傷義士之心，是猶與於殺之矣……』國王書遣其元臣齋來，先生即席答之，元臣年八十餘，爲彼國重望，見先生極誠謹，如見其王。

二十日代安南國王作答某將軍書，又作一討莫氏檄（？），是即所謂供役者也，蓋其事名正言順，故先生亦樂爲屬草云。（答書略云：『……撫茲社稷丘墟，人民塗炭，僞新之莫竊四世，春陵之舉事幾人……比得祕函，不禁手額……梁國反爲唐，汾陽藏安誅史，方之今日，豈讓古人，但何無忌酷似其舅，劉下邳豈非人豪，凡我同盟，皆宜共奮……』討賊文節略云：『某人者地實寒微，心懷梟獍，所養牧圉，尙不類於洪渭之奏，非恬寵矜功，遂自比於逐戎之襄仲……晉陽興甲，本不爲臣子之美名，而梟臺城誓師，正不忍於君父之幽遁……』啓超案：自此後九年，安南莫氏滅，黎氏復國，其功或即發於茲役，自序所謂『行間機事，爲彼漬密』也。）

安南君臣雖禮敬先生，然欲羅致之心益切，此後一月中終不肯放行，勢同軟禁，而供張優渥，訪問不絕，中間「該艚」奉王諭爲造府第，令接取家眷，先生答云：『去家十三年，絕無婢妾，何有家眷，瑜役畢告歸，必不留此，甲第何爲。』

四月廿一日，先生以書辭別國王，勗以戡亂事定之後，宜興學校，習禮義等語，遂行，返會安。

當安南人洶洶欲殺之時，先生自分必死，乃於二月十七日草一上魯王謝恩疏，以當遺奏。（謝恩疏敍茲事經過略云：『二月初

三日安南國王於該管衙門內撤取一二知文識字之人前去應一時之役當途喜得關要中臣不念國體遂將臣名開送立逼登舟衆人不知多為慶幸臣與平日往還諸人已作死別初八日至國王屯兵之所曰外營砂先見該艚（吏目名）手致一書隨見國王臣具一「欽奉敕書特召恩貢生頓首拜」名帖臣屢被詔敕在國家為徵士與尋常官員不同何敢屈膝夷廷以辱一國典故長揖不拜者禮也國王不知是禮怒欲殺臣臣挺然竟行就戮毫無顧盼遲迴該艚令人往復勸諭臣言愈遜臣志愈堅夜分不已終無一字游移次日辯折仍前該艚云「好漢子」十四日復遣人來慰恤臣臣得一拜即止臣對如初但言「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已至今十日其怒未衰忌臣者多料無生理臣恐一時自刃加頸不及拜疏陳情謹將始末緣由上塵宸聽臣即含笑入地矣……臣拜疏後靜聽一死別無他說……十日之內逐日殺人莫不先梟其首從而醢肉菹肝夷風慘刻惟以張威示知草菅使臣驚懼臣死之後骸骨無敢收取自為鵝鵞犬豕之所咀嚼臣亦不變伏願主上為國愛身為國愛人……監國魯丁酉年二月十七日恩貢生臣朱之璵具」

先生雖返會安。然行止仍不自由。欲應召歸而不得。兼以旅舍被盜。資斧蕩然。幾於餓死。先生復有上監國箋二疏。言其事。略云「四月廿一日臣閒客寓被盜謁歸會安……至今（該國王）尙未親見又不明言遣行臣日送歸舟血枯腸斷況資裝俱竭肘見履穿儓僕逋逃伶仃孤苦肌膚憔悴形容枯槁遺日如歲若至明年此日誠恐雞骨支離久塡溝壑況乎光輔主上大業中興倘去上必不忍棄年於外乞敕藩臣（案指鄭成功）明言索取彼必不敢再復抗留臣坐則意馳行則忽忽不知其所往率率草疏再陳……監國魯丁酉年五月二十七日……」拜疏後連日嘔血不止。據供役紀事自跋語

啓超案。此事在先生全生涯中。如颶風一度來襲。瞥然而逝。然先生方正強毅鎭靜溫厚諸美德皆一一表現。實全人格之一象徵也。故備載其始末如右。

是年下半年先生仍在安南。八月。在安南旅次祭王侍郎。

遺文　安南供役紀事　投安南翁該艚書附見紀事中　復安南國王書同上　代安南國王答書同上　又節略同上

堅確賦同上　榜示安南文武大小臣工同上　辭別安南國王書同上　二月十七日上監國魯王謝恩疏卷三葉二

五月二十七日上監國魯王疏卷三葉二　祭王侍郎文二卷二十二葉三

戊戌永曆十二年清順治十五年　先生五十九歲

是年夏先生又至日本據行實九月在日本旅次祭王侍郎據祭文啓超案先生祭王侍郎例以中秋日此在九月者殆到日本而不獲登岸也己亥答安東守約書有「去夏附船困守舟中」語可證

十月。日本人安東守約介完翁以書來問學。執弟子禮。啓超案安東守約爲先生在日本講學之第一關鍵人今於其始來學之歲月詳考如下（一）據文集卷六有答完翁書云「得尊札并貴相知安東省菴兄手書……何執禮過謙如此……一讀其書已知是貴國白眉……」又卷十二有與完翁雜帖云「貴相知省菴兄見僻超卓非几輩所得比擬不謂此中已蜩起乃有如此異姿」可見安東之得事先生全由完翁介紹（二）此一書一帖集中皆不記年分知其爲本年者帖云「明正當往見國藩（案指鄭成功）又云「侍俟明年六月耑來」書云「十九日准行……一時倉卒不耑答（案謂安東書未及耑答）但貽一名帖致意統俟到關後耑書知此兩帖爲同時先後所發而其事在先生入閩謁鄭成功之前一年即本年也（詳次條）（三）文集卷九之答安東守約第一書實爲先生與安東最初通信中有「十月十五暮得翰敎」「執禮過謙」「耑致行期於十九日」「不肯到此舍館未學」「擬明夏耑來貴國」等語此書發自廈門即所謂「到關」後耑書相答」者也其情節與答完翁書一一符合（四）答安東書又云「與人爲善之誠追於飢渴十四年惓惓望切而今一旦慰外遇之」先生自乙酉始至日本至是恰十四年故知此書必在於本年而本年實安東受業伊始也

鄭成功相招。先生赴之。文集卷六答明石源助書云「前年至廈門赴國姓之召」據此知入閩由鄭氏相召門程澄一及安東守約助以資斧。十月十九日。從長崎附舟歸廈門。以後事託日人完翁。答完翁書云「別後匆匆無時寧息十七日暮方得澄一三十餘金又聞十九日准行……安東省庵……錫之……[illegible]金……弟何人斯乃承其既……竣到閩之後耑書相答耳……弟此行附舟雞船主謙虛之極言語煦煦弟恐舟人別有不良者爲是彼人心腹（案指清廷）獲身遠涉……誠恐一旦有不測之事不明不白若到彼平安弟即星速寄聞倘有不可知如弟所料兄翁萬勿默默付之留此書爲證可也弟舟中出入必謹又不飲酒必無自失惟兄記之」啓超案通全集以鈎稽先生行蹤其由日本附舟直接入閩惟應鄭成功召返國從軍北伐之一次耳北伐在己亥五月先生之歸宛在數月前此書言「十月十九行」則在本年無疑也書中言及安東守約而聞答安東書言啓行月日正與此書合彼書又有「十四年」之語參伍勘證則先生本年十月十九日歸國在之事可以斷定　又案答完翁書惓惓然於舟中變故可想見當時清廷對於海外亡命客詗察綦嚴先生躬閩虎穴不能無戒心也　又案完翁姓名待考書中稱貴國知其必爲日本人其人殆先生在日本最初之友極敬愛先生故書中皆心腹語　又案澄一亦中國遺民逃跡空門者先生七十歲時尚有書與之姓名待考

是冬。先生在廈門。有答安東守約書。表示欲昌明儒學於域外之意。其略曰「……來書有不可草草率復者。

一者執禮過謙。二者足下立志砥行。慨然以聖學自勉。……漫作游辭讚揚。……甚拂足下遠來下問之意。而深絕貴國眞實上達之機。得罪於足下者一人而得罪於日本通國者萬世。瑜則何敢。……貴國山川降神。才賢秀出。恂恂儒雅。藹藹吉士。如此器識而進於學焉。豈孔顏之獨在中華。而堯舜之不生於絕域。然而亘千古而未見者。……正以不學之故耳。不學……爲弊有三端。岸然自高。栲然自大。而恥於下人。一也。在日本者不自安其分。在中國者常欲求其疵。齺捷於口頰。二也。愚蔽於他端。而希必不然之獲。老死而不悟。三也。……雖然。中國之人亦有罪焉。向者中國有禁。無敢踰出。其來者非負販姦販。則漁釣篙工。偶有人士來游。而學行不兼。況有全全背戾者。……聖賢踐履之學。中國已在世季。宜乎貴國之未聞之也。今足下感憤奮發。率德厲行。……以此躬行。以此淑世。……此誠貴國之開闢而首出者。……元定眞吾老友。而乃謙以自牧。退就弟子之列。然而不敢辭者。亦有故焉。學術之不明。師道之廢壞。亦已久矣。……不肖性行質直。一無所長。惟此與人爲善之誠。迫於飢渴。十四年惓惓望切。而一旦意外遇之。其敢阻進修之志哉。……』（啓超案此書爲先生講學發軔時錄其崖略原文甚長此不及四之一也）

遺文　祭王侍郎文三（卷二十二葉四）　與完翁雜札（卷十葉九十）　答完翁書（卷六葉九）　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八至十）

己亥（永歷十三年清順治十六年）先生六十歲

五月。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鄭成功。兵部侍郎張煌言。會師北伐。六月。克復瓜州鎭江。傳檄郡邑。江南北相率來附。得府四州縣二十四。金陵且議降。七月。師以驕懈爲敵所乘。敗績歸。

先生初至廈門。即大失望。始終未謁成功。從軍北伐。主建威伯馬信營。（據別傳）軍中有書與安東守約述其經過。

其略曰『冬春之交。兩次附書定應久塵記室。（案冬間書即前所節錄者也春間書檢集中未得）此時遠近傳聞。藩臺（案指鄭成功）不以推賢進士爲務。則是興復之志不堅。而立業之基不廣。志切興復而棄賢才。是涉大川去舟楫也。其何以濟哉。故遂慨然欲從思明復來貴國。（案永歷十年閏五月改厦門爲思明州見黃梨洲國姓始末）……後藩前有三四故交。遣舟來迎。……遂住其舟檣。去駐數月間。雖日與藩臺艫舳相銜。詎不以一刺通名字。或有美言勸行。瑜必婉辭謝卻。自安愚分而已。（案答明石源助書云「前年至厦門赴國姓之召見其將吏及寄居縉紳皆佻達自恣不使知其事必無成故萬里遄行不投一刺而返不幸果無所濟」）六月。七八入南京。兵圍瓜州。十七早即破城。滿夷斷頸折股。虜馬截傷驚馳。浮屍積野蔽江。束手就縛。遠近稱快。驩鬨若雷。逆虜扼江而守。列炮如星。馬玉老擐甲直衝。一鼓登陴。（案玉老即馬信賜姓始末云「丙申（永歷十年）正月台州北將馬信納降於舟山二月降將馬信抵厦門謁成功」即其人也）虜騎所稱驍悍驍雄者殲夷殆盡。大會管効忠（案清提督也）最爲桀黠。喙息鼠竄。惟恐不前。廿三日鎮江開門納降。市肆不易。然而紀律時有未嚴。上情不能下究。有識者已憂之。從陸無救焚之策。候風有師老之虞。藩臺似謂虜在目中。徒使英雄頓足耳。七月初八九至南京。其下驕而不戢。渙而不萃。中有一二要人。（案當指余新）剛愎貪忌。狃於小勝。不用上命。舍其瑕。攻其堅。不離之使分。反慢而使合。徒效姚萇之覆羌羯。不念苻堅之潰合淝。遂爾一敗至此。雖死何足以贖罪。上游則豫章江黃。迤北則淮揚廬鳳。蒿目以待王師拔於水火。輸糧運米。會同有繹。送印納款。懼於後期。民心思漢之誠。於茲大驗。一旦辜負之若此。直可大慟。今退守舟山。浙閩。意在重來。若能自怨自艾。深思前過。則轉敗爲功。直唾手間耳。……瑜欲附船仍還貴國。往見主者馬玉老。一見奮辭責成大義。瑜十五年間關困苦。原有本情。遂乏一時權宜之說。暫留旬月。約以明夏復過長崎。……』（鮚埼亭集張蒼水（煌言）神道碑云「

……五月成功會公於天台……公以所部爲前軍向瓜州……（清）操江都御史朱衣祚被禽明日成功至城中（清軍）出戰不利提督管効忠走攻城克之議師所向成功欲直趨江寧公請先取鎮江成功恐江

寧之來援也公曰吾但以偏師水道薄觀音門彼將自守不暇何援之爲成功即請公行未至儀鳳五十里士民迎降六月二十七日成功來告鎮江之捷公兼程晝夜進次日抵觀音門而致書成功請以步卒陸行赴白下時江督郎廷佐懼甚不意成功猝以水道來……七月朔公哨卒七人乘虛入江浦初四日成功水師方至次日公所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成功謂蕪湖爲江楚往來之道請公往扼之公頗以成功年少恃勇爲憂欲留軍中與共下江寧而後發辭之不得乃至蕪湖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州以遏上游之援一軍拔和州以圖采石一軍入寧國以過東道休歙諸城大江南北相率來歸其已下者徽州寧國太平池州四府廣德和無爲二州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集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水溧陽建平二十四縣初公之至蕪也軍不滿千船不滿百但以大義感召人心而公師所至禁止抄掠父老爭出持牛酒犒師扶杖炷香望見衣冠涕泗交下以爲十五年來所未見……公所至城邑遺臣故老赴見者角巾抗禮撫慰懇至守令則青衣待罪考其政績而去留之遠方豪傑延問策賞勉以同仇多有訂師期而去者日不暇給於是徽州降使方上謁而江寧之敗問至初公貽成功書以師老易生他變宜遣諸將分取句容丹陽諸城邑如白下出援則首尾夾擊之如其自守則堅壁以待倘四面克復收兵日至白下在掌中矣成功以累捷又聞江北如破竹謂城且夕可下……命八十三營牽連立屯安設雲梯地雷並造木柵而（清）蘇松總兵梁化鳳等以馬步兵相繼至浙之駐防軍亦來援長驅入城莫之遏者……軍遂大潰……公之聞信也以爲雖敗未必遽登舟雖登舟未必遽揚帆雖揚帆亦必入鎮江以圖再舉故彈壓列城祕不使諸將知而更貽成功書以爲勝負兵家之常乞益百艘以相助不意成功並撤鎮江之師而入海……—

啓超案謝山此文對於茲役之功罪最能說明足與先生致安東書相證故節錄之

陽九述略云，『己亥年，同國藩入長江，南京未下，兵律尚未嚴，而江右江北蘄黃漢沔，已雲合響應，翹首而望時雨，即家室妻孥軀命事事可捐，而惟望大明之光復，民心之迫切，亦甚可憐矣，……瑜身在行間，親知而灼見，日與各處士大夫相接，已自與耳食而塗說者不同，況瑜又拳拳懇懇，夢寐飲食於此者哉，有人焉，果能以仁義之師過之枕席之上，而又雷厲風行，譬則鼓洪爐以燎毛，決衝波而漂炭，咄嗟而辦耳，然而萬有一慮者，即以己亥之秋故也，攻城不能拔，而去之如敝屣，使天下戴香盆供餽餉之父老，人受毒痛，海上之師，恐不復取信於天下矣，然國藩入江之初，有識者已先策其必敗矣，……前日南都之敗，乃閩師之自潰，非虜能勝之，何得藉爲口實也，……』

啓超案右兩文爲窺江之役重要史料且可見先生志事故具錄之

其年春，次子大成來省覲於廈門，相從軍中。六月卒。與陳遴之書（按四）云「己亥春成兒至纔閱動定」又云「成兒即於此年五月十七日感傷寒五日而熱退弟禁其飲食衣日廢氏之母爲書曰「老相公沒主張如此熱天久不進食必致不起後生愈旺必不能堪」此時賓客如雲弟出見客而竊以稀粥餔之是夕即復熱喘急一夜而亡弟老年失壯子更覺伶仃孤苦寄極他出未知存毀」啓超案大咸己亥春來覲其時先生決嘗在思明五月十七計當隨爲信晉在瓜州鎮江間時方乘勝軍書旁午故云「賓客如雲」也

是年冬，先生復至日本。安東守約等挽留永寓，並爲奔走當道，乞破禁例許久留。行實云「先生於是熟知壤地不可復敗將不可振若處內地則不得不從清朝之俗毀冕裂裳髡頭束手乃決蹈海全節之志以明年己亥又至日本先是筑後柳川有安東守約者欽其學植德望師事之深慨先生忠義之心知其歸路絕猶望沮固請先生留日本先生從焉乃與同志者連署白長崎鎮巡鎮巡許之」

先生未定居時，有答安東守約兩書。其一云「異國遠來，誠望與足下商榷今古，爲古今盛事。抵岸遂聞貴國主尚在江戶，便已撿驗。」啓超案「貴國主」者筑後侯也 及發來緘，復知足下以國典攸關，不能出境。啓超案日本德川時代制度各藩士庶非奉命不能出境直至維新前猶然 此是國家憲章，豈容踰越。但揆諸鄙人，大拂初意矣。雖然，使不佞與足下相與有成，寧惟問學一端而已。將大明與貴國世世和好之徵，而貴國文明開闢之機，均於此基焉。所係豈不重且大。誠非人力所能爲也。若本船在此過夏，須九月始發，倘有相會之期。儻四月終即行，雖奉貴國主明示，亦何可及。且不佞既回沙埕之後，或東或西，必求一所立定脚跟，以待天下安，安能泛泛作水中之鳧，顛頻漂泊耶……去夏附船，困守舟中十月，後亦何能有此便船，容不佞孑然一身兀坐守候也。後會之不可期，亦甚明矣……足下天挺之豪，惟在能自得師，又何必獨在不佞哉。足下師生之稱，向時猶不敢遽受，欲待昭時定之，或師德，或師學，必有所指而後敢承。今既不可得見，不敢復辭，疑自外於足下也……」其二云「來教殷勤，自非虛飾，國典載在，誰敢或踰。其遇與不遇，皆天也。天或有意爲明，爲日本，後會亦未可知，不必以此爲憂念……不佞欲與

賢契講究針砭者身心性命之大動關中國日國千年之好豈區區人力所能爲歛歔之際仍爲慰藉……嘉隆萬歷年間聚徒講學各創書院名爲道學分門別戶各是其師聖賢精一之旨未聞而玄黃水火之戰日熾高者求勝於德性良知下者徒襲夫峨冠廣袖優孟抵掌世以爲笑是以中國間學眞種子幾乎絕息況乎貴國素未知此種道理而又在稂莠桀桀之時獨有嘉禾油然秀出於其畔亦甚可危矣賢契慨然有志於此眞千古一人豈以華夷古近爲限惟極力精進以卒斯業萬勿爲時俗異端所撓也……丹心相炤不佞亦具有隻眼獨恨不得面佈近日船頭方圖此緣之所至亦未可期即行亦當在來月初旬……」

啓超案此二書有關於先生講學旨趣及其行蹤故節錄之據軍中與安東書言「約以明夏復過長崎」則其重來似應在來年庚子然行實明言本年己亥當有所據此所錄之一書有「去夏附船困守舟中」語若其書作於庚子則「去夏」應指本年時先生方在瓜州鎮江間安得有附船困守事耶故當從行實以重來屬諸本年殆閩師敗後先生隨馮信等返厦門確見諸人不復足與謀故有趁船便行耳其抵日本當以歲杪故所附之船在彼過夏與否尚屬疑問右所錄二書其第一書必爲本年所發第二書則當在來年春末蓋此數月間安東等奔走當頗費力始得許留矣

又案與孫男毓仁書云「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先年南京七船同至長崎十九富商連名具呈懇留累次均不準我故無意於此乃安東省庵苦苦懇留展轉央人故留駐於此是特爲我一人開此厲禁也」此文敍留寓日本之經過最明則先生從前屢至日本時作何安頓耶讀其集中初期信札屢有「戲冬戲春」之語初不解所謂細繹情節似當時海船之至長崎者在冬春間碇泊時其船員及搭客可以登岸暫住隨船出港謂之戲冬戲春過此期則並登岸而不許故有「困守舟中」語先生前此殆在此等狀態之下往來漂泊於日本耶此當求諸彼域掌故未敢臆斷也

遺文　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一〇春之交云云　冬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〇國遠來云云異

庚子（永歷十四年　清順治十七年）先生六十一歲

是年春先生仍淹跡商販在長崎「戲春」夏間將循例被遣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二）云「……歎日內當事促行甚急奈何不肯無寸絲尺帛亦與諸商賈貿貿往來眞大可笑事……儻終不能得一晤則此來似爲徒然悵惘無極」　啓超案此當是留事未定以前答安東之末一信卒以長崎鎮巡黑川正直之建議經薩

摩侯鍋島直能同意，得朝旨許留。啓超案與小宅安之書（卷十一葉十三）云「僕之留於此，出之黑川丹波守之意，稟白御老中（官名），稟之上旨而後得留」，是留之建議在黑川也。卷六葉五有答長崎鎮處黑川正直書，玩其語氣，蓋甲辰年所發（見下），而據書中語，則黑川任此職已十三年，故知丹波守即正直。時方任長崎鎮巡，而先生於辛卯年上長崎鎮巡揭所上書者，亦即其人也，殆黑川彼時已心敬先生，至是因安東等之請而奮然盡力歟。 又案與鍋島直能書（卷六葉二）云「昨年果蒙破格留止，慰藉加隆」，是留事又得鍋島主持也。鍋島為薩摩侯，上崎為薩摩領土，其必經此程序也，固宜。實當時一破格之舉也。與陳遵之書（卷四葉二）云「弟飄流無已時，近亦留住日本，日本國之禁，三十餘年不留唐人，留弟乃異數也」冬間，在長崎賃廡定居。答釋斬崖元初書（卷四葉八）云「僕以中國喪亂，往來逋播，蕩泊於波濤中者十七年，去冬方得暫借一枝棲息，貴邦」 啓超案據「十七年」語，知其書發於次年辛丑；據「去冬」語，知本年冬乃定居。自此遂流寓日本以終。

當留事未定時，完翁索先生為文頌美長崎鎮巡，先生拒之，以書陳其義於安東守約，其略曰：「完翁傳鎮公語，索不佞履歷，并索敕書。此是鎮公詳愼處，即將履歷草上一冊。……完翁又命作文頌美。不知作文自有時候，自有體局。……君子一言不智，喪其終身。……不佞居身本自淡泊，鄉長老每言總角時志概，不佞已不能憶矣。自弱冠以來，則未之或改。豈今墓木將拱，一旦喪其所守？人品即不甚高，然頗立之於萬死一生之際，刀鋸臨之而不怵，重祿餌之而不回。……何乃多為蛇足，以亂人意。數日來刺刺不休，使不佞進退維谷，茹吐皆難。統容而時詳細斟酌，以定行止。若欲不佞作妾婦眉目，隨人俛仰悲歡，則不須於此間生活也。若曰免我於刀俎，鼻孔便當隨人牽掣，失之更遠矣。」啓超案完翁為介紹安東來學之人，想其時必為先生留居事熱心奔走。其人殆好善而無識者，欲先生稍自貶以促成所事，不知觸先生伉直之氣，遂決裂以去矣。觀「斟酌定行止」語，知其時留居事尚未定也。 又案鎮公即黑川正直，其人蓋真能敬先生者，先生亦深許之。然此時聞完翁之勸，即凜凜若觸逆鱗，此最足以表現先生壁立千仞之人格也。

先生既留，長崎鎮巡黑川正直備致敬禮。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二）云「前月初四日謁黑川公，方得久談，言辭款曲，送迎致恭，自坐當戶，執謙極矣，謂「慣乎不知文理不

得時延談論。暇時將論語一說為妙。來時須攜一通事來」。謂「節且衆人交禮之日，不佞不當往，不當與長崎人同也。惟暇時時當一顧」……」啟超案：觀此略可見黑川為人。其欲請先生講論語，可見日本當時士大夫之好學虛心。

是年秋冬間，安東守約自柳川來長崎，修謁。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二）云「攜鎭公之意，似甚欲得賢契謦談，而不佞亦欲賢契相見……」又（卷九葉三）云「昨健翁至，云『賢契意欲至崎，苦於手中不足，欲來不來，則又恐不佞見怪』……是賢契之於不佞，猶有未能盡知之處也。不佞之心，光明如皎日霽月，自信無纖毫雲翳，而與賢契相信如金石，乃猶遲疑勉強，復作此慮耶……萬萬俟其便而為之，不可勉強也」。啟超案：玩此兩書語氣，當在本年夏秋間，安東究以何時初次進謁，今難確考。卷十二葉三十四又有與安東雜帖云「完翁云賢契欲過重九方來，極為有見」。然則安東之來，當在秋冬間矣。與孫男毓仁書（卷四葉六）云「省菴每年兩次到崎，省我一次，費銀五十兩，二次費一百兩。苜蓿先生之俸，盡於此矣」。當時出境（由筑後國之柳川到薩摩國之長崎）既不易，而川資所費又如此其鉅，無怪安東之不易一行也。

遺文　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一）來款殷勤云云　又（卷九葉十三）如琢昨日來云云　又（卷九葉十二）佳作二本云云　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二）前月初四日云云　又（卷九葉三）昨健翁至云云　與安東守約雜帖（卷十二葉三十三）完翁云賢契云云　答安東親清雜帖（卷十二葉三十二）親清守約之父也。守約來謁時，有書帶呈，先生答之。

辛丑（永歷十五年　清順治十八年）先生六十二歲

是年七月，緬酋執永歷帝獻吳三桂軍。明年四月，帝遇弒於雲南，明亡。啟超案：明末帝雖遇弒，然臺灣鄭氏仍守永歷正朔，至先生卒後之二年乃亡。故本年以後仍紀永歷，從先生志也。

是年先生在長崎。

新春有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二）云「小橋送別，近在目前。徂冬及春，捷於隙駛。歲序維新，景物明麗，卿士大夫以及庶人無不以為喜，惟學者則以為懼。通計舊年之功，未見大有所進，而瞬息已增一年。設使歲歲如茲，百年

止是鄉人，何時可以及舜，……』（啓超案此書年月雖難確考但決當是安東初謁辭歸後之第一書先生與安東論學書甚多不能具錄錄此以見當時師弟間相與切磋期許之一斑也）

先生既絕望於光復，有浮海終焉之志，有書答安東守約（卷九葉十五）云，『此後謝絕人事，可作自己工夫，』又云，（卷九葉五）『但欲覓數畝之地，住此灌園，頗足自給，不交王侯，不涉世趣，賢契來則相與尙論古人，考究疑義，酌酒談心，更無餘事。』

先生旅況窘甚，借貸於商船及僑民中之親故以自活，思斥賣故鄉恆產而未能，安東守約綢繆供給，請割祿入之半以奉，先生苦辭，安東固請，卒勉許之，（行實云『先生流離屯蹇四海空囊孤身飄然不能自支守約乃分祿奉其半先生辭以過多守約曰『先賢有以麥舟救朋友之急者古人稱師與君父所在致死況其餘哉然則義當悉獻年俸自取其三之一然辱愛之深恐不許之故今取中以分其半若非其義非其道則奉者受者猶之匪人老師高風峻節必不受不義之祿豈以守約之所奉為不義之祿乎守約百事不如人惟於取與欲盡心以合理若拒之則以為匪人也豈相愛之道哉』先生重辭以心不安答曰『守約為生豐於老師於心安乎縱使傾家奉之志則在矣難以致久故酌其宜以中分之有餘則不在此限不足則亦不必如此頗不過慮也……』先生知其志不可移乃許其所請』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六）云『今月接兩書惓惓以不佞資用乏絕為憂轉託令親友為之通移此賢契用情過厚日夕留神故至於此今不佞未至匱乏即或匱乏尙有一二新客緩急可移祇恐其八月當行又多一番轉折故且遲遲若王民則此船及鄭僦老且暮間到崎則不煩清思已那借完局亦可至九十月俟新米出償之若則年便與今年不同無他大費』又（卷九葉十七）云『九月廿三同日到三書切切以不佞之貧困為憂不佞故遍以示人使知賢契之盛美耳……然而賢契實過矣不佞之為此者亦料必不至於凍餓而為之若料其或至於凍餓而復須賢契之補益通借則不佞從前之所為亦不如此矣……今年雖借銀七十八金亦自易處現有應允者矣不佞總查之家中現在之物其可以斥賣者亦可得六百金賤售亦可得五百金明春王民則林德庵二兄若至通移一二百金亦自無難若不佞明年光景止於如此俟新鎮公行後則杜門不交一人所有僮僕盡行遣去若有弟子可教者令渠為我服勞亦如以粟易器之理無則躬自炊汲乃道不行之常理豈足辱賢契賢契自奉極其節儉而以供不佞奢華之用不佞尙有人心乎以無人心者而為之師亦甚失人矣……』又（卷九葉十三）云『賢契之於不佞此古人盛德之事絕非今世人薄俗所有……但中分其祿以贍不佞不佞當之內愧於心故欲闢十畝之園抱甕灌之在長崎輻輳之地足以自給若在他所倍之而後足以附納官糧之外衣食自有餘饒在不佞有桑者閒閒之況於賢契有師友麗澤之益事為可久傳至後

世及吾與爾子若孫均足以爲美談故相斟酌如此耳非故作辭讓之套亦非權賢契之所受者義乎不義乎然後受之也……」與孫男毓仁書（卷四葉六）云「……既留之後（省庵）分半俸給我省庵薄俸二百石實米八十石去其半止四十石矣每年兩次到崎省我一次費銀五十兩二次共一百兩育蓄先生之俸盡於此矣……其自奉敝衣糲飯菜羹而已……其宗親朋友咸共非笑之諫沮之省庵恬然不顧惟日夜讀書樂道而已……此等人中原亦少有汝當銘心刻骨世世不忘也」啓超案以上諸書可以見安東之風義及先生所以斟酌於辭受取與間之經權與夫當時生活狀況之大概故稍詳錄之

有釋獨立者勸作僧裝．先生復書嚴詞以言其不可．其略曰．『弟惟靖難時忠臣極多．惟程詞林濟最爲艱難．最有始終．今日革除之際忠臣極多．惟弟最爲艱難．最爲堅忍．而尚兢兢於末路．嘗曰蓋棺事始定也．羞苦困辱．分所宜然．總不必論．彼時程亦剪髮爲頭陀．誠權宜之計．於理無妨．蓋建文主爲和尚也．今日普天下俱剃頭．此事大不可草草．蓋類有相似也．弟於祖宗祭祀墳墓曠絕十七年．罪不可擢髮數．但欲留此數莖之髮．下見先大夫於九原耳．前承面諭及之．弟半晌不復．而和尚更端．弟亦不究竟其辭．萬一念頭一錯．其所可慮者．翰敎之所及．尚未能什一也．尊札懇懇言之．或有他人以游詞相誑者．弟念慮夢想都不及此．』啓超案當時遺獻中能保此數莖之髮者恐惟先生與王船山耳　又案據篇中「十七年」語知書作於是年　又案獨立蓋亦明之遺獻先生後此倘常與通書其姓名待考

是時日本佛教極盛．而儒術無聞．有釋斷崖元初者．致書先生叩其態度．先生答書（卷四葉九）自述居東本意．謂並非爲倡明儒教而來．有『儒教不明佛不可攻．佛教既明佛不必攻』等語．書云「僕以中國喪亂往來通播蕩搖於波濤中者十七年去冬方得暫借一枝棲息貴邦衣蘿茹藿身操婢僕之役所冀天下稍寧遄歸敝邑本非爲倡明儒教而來也生於聖道榛蕪之日而貴國又處極重難回之勢若以僕之荒鄙而欲倡明絕學猶以菅蒯之朽索繫萬鈞之石垂之千仞不測之懸崖其不絕而墜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所以閉門掃跡意自可知至若儒釋紛紜之議舌敝耳聾不得肯綮之何足復道彼以削髮披緇者爲僧峨冠廣褵者爲儒互相攻擊專在此翟僕謂究其大罪什七乃在儒者咕嗶勦襲嘲風詠月儼然自命爲儒是豈謂之儒哉若非叛儒入佛便思以儒攻佛遂使佛者據爲口實亦不自量之甚矣不知儒教不明佛不可攻儒教既明佛不必攻何爲徒爾紛紛哉」　又與釋獨立書（卷四葉七）云「鴻論深入顯出切中事機據理辨駁雖有利口無所復置其喙下偏不猶當爲儒釋立一標闡明不朽之作也弟謂當函藏石室誠未可懸諸國門……今日是非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爲愈和尚

以倍怨不亡」又答安東守約書（一卷九集十二）云「諸來諭知紛紛世道之衰表章聖賢之說都誘賢契其將以身率末俗乎抑將以日吉爭之乎中國大亂至道陷蝕已久即貴國亦在句萌初動之時足下但當與二三賢智噓息而滋培之自然發生榮茂慎勿以斧斤剝椓之也……譬如人膏肓之疾尪羸不支近幸少有生意且當寶嗇精神調和臟腑明知二豎之為烈然不敢攻之也……俟其元氣大復則百邪俱退養之以梁肉治之以蘗石宜無所不可賢契何憤憤於一擊之力急欲以將絕之息與二豎爭衡乎且此不可以口舌爭也爭之而不勝助彼江河日下之勢爭之而勝遂成狂瀾橫決之變……」又答釋獨立書（卷四葉八）云「東武戶口百萬而名為儒者僅七八十人加以婦女則二萬人中一儒也而其人又未必不佛就此七八十人又自分門別戶互相妒忌互相標榜欲望儒教之興不幾龜毛兔角乎乃欲以此闢佛是以蚊撼山也」啓超案此三書年月無考附錄於此以見先生對佛教之態度日本當時唯一之文化即佛教先生一醇儒與彼絕不相容其不肯稍枉以求合固無待言然又不肯攘臂以與之爭非有所畏也蓋痛心疾首於門戶水火之禍以為競勝於空談無益而有害其於己之所信者欲為積極的培養發育不欲為消極的抵抗或攻擊此先生所以異於明清[illegible]季儒也至其言居日本為避難非為倡明儒教而來自是實情綜觀其經歷始末可知也

是年六月。先生著陽九述略一篇。授安東守約藏之。謂『他日采逸事於外邦。庶備史官野乘』。書凡四章。第一章論致虜之緣。大意歸咎於政治之腐敗。而又以學術虛偽廉恥墮喪為之原。謂非虜果強。皆由士大夫為之驅除難。第二章論虜勢二條。前一條論啓禎間邊臣失職。致虜披猖。後一條論虜入中原後搜括征發天下騷然。且所用皆降將。滿漢相忌。行將生變。蓋預言後此將有三藩之難。第三章論虜害十條。一東人之害自江以北至南京二沿海有防邊養兵藏匿接濟之害三近海有造船繫工值匠之害四簽發舵梢之害五內地有簽派船料搬運木植之害六省會近城各郡有放債舉息買官附營之害七仕宦有配發上陽堡寧古塔并入旗披甲之害八買官但計得錢不問色目之害九打老鼠之害十拆房屋之害第四章論滅虜之策。大意謂滅虜不在他奇。但在事事與之相反。彼以殘我以仁。彼以貪我以義云云。篇末署『辛丑年六月望日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顙拜述』。有致虜之緣云「中國之有逆虜之難貽羞萬世固逆虜之負恩亦中國士大夫之自取之也語曰木必朽而後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楊鎬養寇喪國前事不暇瀆言即如崇禎末年搢紳罪惡貫盈百姓痛入骨髓莫不有時日曷喪及汝偕亡之心故流賊至而內外響應逆虜入而迎刃破竹惑其邪說流言竟有前途倒戈之勢一旦土崩瓦解不可收拾耳不然河北二十四郡豈無堅城豈無一人義士而竟令其毀戈倒矢入無人之境至此耶總之莫大之罪盡在士大夫而細民無智徒欲洩一朝之忿圖未獲之利不顧終身及累世之患不足責也明朝以制義舉士初時功令猶嚴後來數十年間大失祖宗設科本旨主司以時文得官典試以時文取士競標新艷取淵源父之訓子師

之敎弟獵採詞章埋頭咕嗶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窮年皓首惟以剽竊爲工攫取青紫爲志誰復知讀書之義設既不知讀書則奔競門開廉恥道喪官以錢得政以賄成豈復識忠君愛國出治臨民坐沐猴於堂上聽賦租於吏胥豪右之侵漁不問百姓之顚連無告鄉紳受賂操有司獄訟之權役隸爲奸廣吞夜苗甚之若朝廷蠲租之詔不啻部科參罰之文年前撫字之心豈勝一世功名之想是以習爲殘忍做傚模糊水旱災荒天時任其豐歉租耗絲布合長按册徵收影占虛懸巨猾食無糧之土背除飛洒善柔賠無土之糧蔵昔剝清誰憐易子淺餘加派豈願閭擠金入長安姦賊勝循良之譽容先曲木居伯叨卓異之旌未聞黷貨有勾罷之條惟見催科註陽城之考盜賊被途惟工途飾蟲蝗滿路執驗災傷夫如是則守令安得不貪蒜是而盜口而撫按盡可知也矣而佐貳而首領吏可知也矣此見任官害民之病也其居鄉也一登科第志切饒遺欲廣使漁多收投幕要宗姻婭出行兒子弟豪奴事攻羅致女子捻色則多夕委禽田詞遂心則百計垂評縱急人所時有事會因彌無窮擾乘圖謀終期必濟釘田封屋管業高標者某府某荷訴屆辭冤公事至偃者何科何院曲直撓亂白黑蒼黃庇遠親爲官戶擠重役於貧民非事貼賠產已賣而役仍在年年拖累人已露而名未除官司比較未完滿堂歡喜隸役牌勾欠戶閭室棲逃士大循習故常餉心民瘼被害胥讒背懲沒窮官邪魚肉小民接牟萬絕閻左吞聲而莫訴上官心識矣譏何餘財則肯廣延譽寒素則買道沉淪薦劌獲多賢路自塞此鄉官害民之病也凡屬一榜科甲名曰同年同門繇其決擇取中是曰門生座師輾轉親臨轄屬是曰通家故吏又有文社甑波之親東林西北之叢插足其中綠紛膠結其間閘豈途無仁賢廉潔之士總之一壺之醪不忘昧一河之水一杯之水不能熄車薪之火而且檢壬機巧競賞關通持重端方咸嗤古執圓通者塗附古沆者蠹隱必使一氣呵成牢不可破則小民安得不被其害且兩冀兗豫五省苦於俵馬驛馬俵馬有孳生印烙之弊驛馬有恤馬需索等弊江南有白糧糙糧粗布縕布之弊一經簽役立致傾家總末官不得人百弊叢集百姓者黃口儒子也絕其乳哺立可餓死今乃不思長養之方獨工搭歲之術得南不窮既被其告無泛裘自申訴而又愁苦無聊安得不憤懣切齒爲盜爲亂思欲得當以爲出爾反衛之計緣前所言謂之巧官語之以趨炎附勢門戶蓄疾則獨工諸之以興利除害禦災捍患則獨措嘗之以失提自槃腹術肥家則擁竹事首告之以增障濬隱儲精桑土則結舌不談他如飾功掩敗竇鬪欺詐種種罪惡辭措辦盡是以逆虜乘流寇之訌而陷北京遂布散流言倡爲均田均役之說百姓既以食利之心狼欲乘機而伸其抑鬱無聊之志於是合力一心翹首從府彼百姓者分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其心既變川決山崩以百姓內潰之勢欲之以意外可欲之財以到處無備之城怖之以狡虜威約之漸增虜之氣以相告語誘我之衆以爲先驅所以逆虜因之薄天淪喪非逆虜之兵強將勇實足無敵也皆士大夫爲之驅除難耳若果逆虜兵強將勇足以無敵彼江陰小縣不過靴尖踢倒爾耳雖內有備防而外無救援乃猶慨然拒虜閉城堅守男子出戰婦人饋餉虜攻之百道半年始拔闔城自屠婦女嬰兒俱盡而虜之驍將死於城下者亦且數萬其時南徐毗陵吳興金閶設能各出奇兵犄角此虜其倉卒輸北濟乎奈何孤城獨抗遠近俱靡糧盡膽喪而力竭無益也細民不能遺慮豈知逆虜得國之後均田不可冀賦役不可平貪黷淫污慘殺荼毒又倍蓰於搢紳之禍哉今雖悔之痛之無可爲也矣昔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之謂也」

虜勢二條云「奴虜種類原自不蕃先年李寧遠以奴隸兒子畜之玩之掌股使其長發內地知我之虛實情形又加以龍虎將軍名號使得控崇別部狡焉

啓釁失於防禦遂滅北關自羊骨諸種益致披猖又賊臣楊鎬袁崇煥前後寶國繼喪遼陽廣寧茲蒞難圖然猶廿年蹤躙王韓燕宴屹然無邊即曾兩入朔易出東末敢公然盤踞祇因流寇攻陷京城慘殺文武吳三桂恩驗豎子失於較計欲報家仇勾引入寇逆虜遂令三桂為導乘機掩襲北京我人既以為德不復先事防閑復以南北中分之說愚我滿朝文武我文武處堂燕雀倉皇不暇綢繆又乘我四鎮之亂并取河北江東此時弘光初立又非令主倚毗者樞輔馬士英勳鎮方國安士英借台衡密勿之重開西邸以賣官國安總四十八萬之師擁中軍而作奸大將既係庸材參贊罔非佳士僅逞忿焦之氣誰知堵禦之方遂致虜渡江隻矢不折兩浙八閩捲擇颺風其時瑜已潛來日本未嘗目擊淪亡興言及茲目眥盡裂奴虜之下江南浙閩也未借西虜之兵江陰亡失過多賠償大費周折西虜恃協贊之力責報終無已時滿部倚老舊之恩恣行全無忌憚責報者尚未盈其欲恣行者有簡制之嫌繇是外內之心漸生乖異八旗各有頭領攻每出於多弓一朝自相齟齬瘡難補於百孔而且老本有子女玉帛之樂心所惡聞者戰爭變子遂鹵掠谿壑之懷意所圖全者規避地方既廣防守自多盡發滿虜則滿虜有限純用漢人則漢人可疑進退維艱固難自決初時內地狡富一抄搶則盜千累百是以鑽營入伍近者民間財盡極搜索僅錙銖升斗因而厭苦為兵奉調發則洟泗沾襟閧鼓鼙則心膽墮地名城無百騎之守省會少及千之營盡是變子漢官一味虛聲恐喝今所防者浙閩邊海而已內地義師未敢突起已自絡繹旁午十室九空如此其沿海諸營甚至半年無餉萬一忽有紀律之師乘間而起已敝之虜如何可支家家裝束輜重人人顧戀要挈惟有長驅渡江而已雖有郎二省公忠愛民然一木難支圮厦又且各虜久已疑武事勢急迫滿漢終不相能此直浙之虜勢已盡在日中矣既得南京浙直則江右湖湘福邵延建一時騷動粵東粵西截為懸瘦蓋廣信既下常山因守則虜兵不敢下南雄越梅嶺袁州復定湖湘驛騷則虜兵不敢出韶州度杉關馬病無可更伍虛無所補二虜若不面縛歸降惟有束手待盡故日懸瘈也如此則天下財賦之區一且皆非虜有雲南即無他故僅足協濟貴州逆虜號令所行徵發所及者六省山西陝西四川之糧餉不敷漢中交城之用漕儲既絕太倉日空長蘆鹽法不行宜文稅課虛設（舊校云宜文疑當作宜大）其餘河南山東北直租庸有幾臨清南旺夏鎮盡成廢閣況宮中燕賜郊廟祭饗百官俸料軍衞月糧邊關疑賞軍前火藥弓矢衣甲器械一概取給於此而又加之以士馬芻糧唱籌何計量砂點金亦難指石脫巾之呼勢所必至逆虜其能支乎而且南畿江浙勁兵遏臨國藩從中而起則八閩兩粵奄為我有則虜之所防者愈廣睢汝歸陳蘄黃漢武岳鄂襄樊荆湖南北許潁青徐數千里間處處須設重兵大將少則不足以戰多則力有不能與前代漢趙秦晉之事時異勢殊西虜及西北遼人不利犒賞搶掠而有鋒鏑死亡之憂誰肯復應其募掉臂而去轉生內難瑜謂虜國一困一日虜糧日竭一日虜兵日少一日虜勢日衰一日虜民日苦一日虜心日離一日萬萬不可復振蓋謂此也逆虜不北遁不久必有圖之者此幽燕遼陝之虜勢已盡在日中矣去年八月十四日天日晴明但聞空中斷殺聲人馬旌旗歷歷可數自巳至未外來者大勝從內出者盡滅飛血灑空岐頭一鎮數百人家家盡見老幼俱見其餘民謠各處如出一口以天時人事合之虜之敗亡必矣虜既出口之後萬分不敵元朝應昌地廣城堅水草美善部落蕃衍馬壯糧饒且祖宗功德在人人不忍背逆虜事事不及蒙古抑且壤地褊淺海面毛憐魚皮（舊校云毛　蓋毛憐女蟒音近眞憐相）窮寇中區即不窮追其滅亡可翹足而待一應進取機宜奇正道路今徒託之空言不必預為宣洩」

啓超案先

（生此文鼓舞清季革命之士氣不少今者一場公案雖了然其爲史料之價值然千古不磨故錄其前半餘當看遺書原文）

遺文　陽九述略　答釋獨立書（卷四葉八）　答釋斷崖元初書（卷四葉八）　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二小橋送別云云）　又（卷九葉四一月不得手書云云）　又（卷九葉五賢契盛情云云）　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二讀來翰云云）　又（卷九葉十三賢契之於不佞云云）　又（卷九葉十五自寓中裝治門檻云云）　又（卷九葉十六今月接兩書云云）　又（卷九葉十七九月廿三日云云）　與鍋島直能書（卷六葉二書中有云「昨年蒙破格留止慰藉加隆」又云「儼然使命曲致殷勤」鍋島爲薩摩侯挽留先生實彼主之是年蓋遣使致敬投贈而先生報以書也）

壬寅（永歷十六年清康熙元年）先生六十三歲

是年冬十一月。魯王薨於臺灣。（明季諸野史多言魯王不知所終此據鮚埼亭集卷九張蒼水神道碑所考證）

先生居長崎首尾七年。有數事當記載而年月難確考者。彙錄於下。

安東守約曾議請先生移居筑後。不果。（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四）云「來貴國（筑後）住居其便有四日夕相親一也省無益之雜擾二也惜精神省費三也可免人尤四也此不佞所深冀之者但貴國君新蒞任賢契雖極愼重尙須事事斟酌似當先煩清田翁於黑川公前探知口氣如何然後懇貴國君致書爲妥萬一賢契力懇又諸當路錯綜贊助貴國新君慨然發書而黑川公不允則新政之初必不大樂是於賢契有損也不佞在此無益於賢契而有損之不佞何以爲情」啓超案還居之事竟寢想先生所慮不錯也）

安東守約欲介伊藤誠修來見。先生數書止之。其一（卷九葉七）云。「伊藤誠修學識文品。爲貴國之白眉。然所學與不佞有異。不佞之學。木豆瓦登布帛菽粟而已。伊藤之學。則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也。未必相合。」（又云「不佞居此地人地則甚輕而聲價則甚重京華人士不敢輕與相接即有書來亦當稟明黑川公甚爲煩瑣又此間人情多好自高稍有學識猶且岸然如此淹貫豈更求益且不佞亦不能有以益之」）其二（卷九葉五）云「伊藤誠修誠貴國之翹楚。頗有見解。……昔有良工能於棘端刻沐猴。耳目鼻口宛然。毛髮咸具。此天下古今之巧匠也。若使不佞目炫玄黃。忽然得此。則必抵之爲砂礫矣。即使不佞明見其耳目鼻口宛然。毛髮咸具。不佞亦

必抵之爲砂礫何也。工雖巧，無益於世用也。彼之所爲道，自非不佞之道也。不佞之道不用，則卷而自藏耳。萬一世能大用之，自能使子孝臣忠，時和年登，政治還醇，風物歸厚，絕不區區爭鬬於口角之間。宋儒辨析毫釐，終不曾做得一事，況又於其屋下架屋哉！如果聞其欲來，賢契幸急作書止之。若一成聚訟，便紛然多事矣。此是貴國絕大關頭，萬勿視爲泛泛也。其人年幾何矣？……若果來，不佞當以中朝之處徐鉉者處之，必不與之較長絜短也。』又有與安東雜帖（卷十二葉三十三）云「伊藤誠修止之爲妙。昔者劉惔與王濛遊而餒，有一人設盛饌招之，王濛亟欲往，劉眞長不肯，曰「小人未可輕與作緣」。前書所問以此而已」。啓超案：誠修爲人本末未詳（不審卽伊藤仁齋否？想未必是，待考）。先生於當時日本士大夫皆取「來者不拒」態度，獨於此人絕之如此其亟，殆必有故。先生痛恨晚明講學家門戶主奴之習，其與黃梨洲同縣，同在舟山軍中，而始終不相聞問，似亦有不願輕與作緣之意。右與安東兩札最足表先生自守之狷介及其學風之平實眞切，故具錄之。

安東守約憫先生客中煢獨不便，嘗婉勸置妾。先生有書與商榷，然竟不納。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三）云「……『七十行役』之說，屢承懇懇至意，賢契之愛我誠深也。但此事不可苟且，不佞之守身至今如執玉奉盈，猶來姦人讒賊，萬一眞足以自汚，洗之亦不白矣，可不懼乎！詳味來意，意欲權買一婢子。舊年有婢頗好，年長貌醜，而有才德，新正問之，已遠去矣，甚爲可惜。昨日偶來一婢，止年十二，甚小，不解事，當試而後定。若有一婢能解事，則不爲下人所累矣。因思不能自作飲食，致目前種種煩言，雖小人用心險惡，亦不佞之過也……」啓超案：行實云「離家四十年不接婦女，或論以置妾以備菜餌之奉，而先生不許」，當卽指此事，或後此尙有人以此勸也。啓超又案：前書中有「姦人讒賊」「種種煩言」等語，蓋當時一事實。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七）云「丈夫但不媿於天地，不媿於衾影而已，不必求調於衆口也。如不佞與穎川齟齬，繁言沸騰，如琢與江口拋拾莫須有之疑，遂爲萋斐貝錦，如琢大肆蜚言，至今不佞必當落於汚泥之中矣。河以水落石出，終不能加我，緣我念頭不差，非彼所能汚……」所謂「與穎川齟齬」者，其人或是陳元贇，集中有答陳一新帖（卷十二葉八），其辭不惡而嚴。元贇不知何許人，惟見日人近著之世界史年表大書「明人陳元贇歸化」一條，想是當時一小小要人，殆其人與先生臭味不合，而比之者相與詆諑也。此本小事，錄之以見先生之所遭處艱逆礙云。

遺文 以下皆難確考年月，大抵在此一兩年間。

與安東守約書 卷九葉四前月大風爲災云云

又 卷九葉四來貴國佳居云云

又 卷九葉四一月不得手書云云

又（卷九葉五）伊藤誠修云云　又（卷九葉六）昨暮得前月廿八日書云云　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四）性理大全云云　又（卷九葉十六）柳川人至云云　又（卷九葉十七）聞貴國京江戶云云　又（卷九葉十八）來文貳本云云　又（卷九葉十九）前書右卒云云　贈安東親淸序（卷十七葉四）　答陳元贇雜帖（卷十二葉八）

癸卯（永歷十七年　清康熙二年）先生六十四歲

是年　月延平郡王鄭成功卒於臺灣。子經嗣。仍奉永歷正朔。

是年。先生在長崎。

春。長崎大火。先生僑屋亦蕩盡。因寓於皓臺寺廡下。風雨不蔽。盜賊充斥。不保旦夕。安東守約聞之。曰『我養老師。四方所俱知也。使老師饑死。我何面目復立於世哉。』即時赴之。拮据綢繆而還。（據行實　啓超案是時守約妹病歸後先生有書規之云『賢契於兄弟病危之際舍之而遠愛不佞且欲同來餓死……以後萬萬不可如此』（卷十二葉三十三）又案皓臺寺僧名月舟頗能敬禮先生先生適江戶後曾有書通候先生答書云『每念癸卯年火災酷烈舉崎而焦土此時寄居廡下家人異趣擾雜淸規和尙不以爲嫌反於萬衆之中獨爲尊禮……』（卷四葉九））

先生嘗爲日本某人作一序。其家輕薄子弟。貽書相詆。斥爲浮夸虛僞。先生答書（卷六葉十答某書）略云『前序大意。謂聖賢之道。止是中庸。……不但索之跡象之粗者總是糟粕。即過於推敲刻覈者。亦不足以引掖後生。跡象摹擬。既足使人厭棄。而理窮渺忽。亦易令人沮喪。既已厭棄。又復沮喪。最易入於異端邪說。……故不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平平常常做去。自有一段油然發生手舞足蹈之妙。……凡此皆實理實學。與浮夸虛僞。豈不風馬牛不相及乎。……不佞今日舍置故園妻子。漂泊異鄉。古人所謂舉目言笑無與爲歡者。又且食蔬衣敝。伶仃憔悴廿年於外。百折不撓。自苦者何心。所爲者何事。更未嘗高自標榜。口舌動人。即使終留貴國。止求數畝之地。抱甕灌園。纔自給足即止。初無意於人間世。足下乃以王淮鄭丙目之耶。』又云『不佞徒

以避難苟全本非爲倡明道學而來亦不以良知赤白自立門戶足下幸勿再生葛藤以滋煩擾………」案此書年月不能確指但必爲在長崎時所發以中有「廿年於外」語姑列諸本年此書於先生學術大概及其居東本意皆有關係故節錄之

遺文　祭顯考某府君文（卷二十二葉五）　與安東守約各書（卷九廿）　答某書（卷十六葉）

甲辰（永曆十八年清康熙三年）先生六十五歲

是年九月．兵部尚書張煌言被執於杭州．不屈死．先生所嘗與同仇共患之仁人君子．至是盡矣．煌言字玄箸號蒼水浙江鄞縣人崇禎壬午舉人乙酉清軍下江南煌言首從錢肅樂倡義浙東奉魯王監國王至會稽賜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其後間關奉王於舟山累官至兵部右侍郎兩次督師入江閩中原事蹟略具前條己亥之役鄭成功一攬而退煌言所復之城相繼復陷間關走英霍叢山中展轉以達天台復集舊部與清師抗拜表滇中遙授兵部尚書成功棄閩入臺屢諫阻之不聽大息而已其後猶在閩之沙關與清相持者數年及至滇既陷魯王復薨本年六月煌言乃散軍而隱居南田之懸嶴清廷忌之甚卒購諜掩捕獲九月初七日就義於杭州年四十五

日本水戶侯源光國．實大將軍德川家綱之叔父．彼都史家所謳歌之水戶黃門或水戶義公．則其人也．日本自德川家康代豐臣氏而興．削平羣雄．裂土封建．開幕府於江戶．宰制朝權．至是已五十餘年．光國時以尊屬懿親輔政執國命．年未四十．好學勤政．翠然思修文德以致太平．聞先生之風．遣其臣小宅生順詣長崎請業．且謀禮聘焉．

小宅造謁數次．乃以其私請先生東游江戶（卽東京）講學．先生初謙讓未許．小宅請益力．先生曰「若欲招僕．僕不論祿而論禮．恐今日未易言也．」

啓超案．江戶禮聘．實先生全生涯之一轉捩．聞小宅生順有西游手錄一書．具述其始末．惜未得見．今鈎稽集中與小宅往復函札及問答語．比而觀之．以見大儒出處進退之節焉．

與小宅生順書（卷十二葉二十一）云「台臺遨游蹟遠開見宏多跋涉三千餘里而來僕以荒陋當之「今見卿使人大惑」文叔之言為不誕矣⋮⋮」 啓超案此蓋小宅初謁後有所贈答以書

答小宅生順書（卷八葉六）云「⋮⋮僕事事不如人獨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似可無愧於古先聖賢萬分之一一身親歷之事固與士子紙上空談者異也今寂寥海壖祇希十畝之園閑閑泄泄多者十餘畝種植瓜蔬易眾餬口非為困厄何有吝嗟至於我道泰否氣運盛衰僕不敢與聞僕固非其人也⋮⋮若夫自傷落魄至煩援天以明詔之僕實未嘗有此草廬容膝歌詠先王有敝門人安東省庵一人志同道合亦足為不孤斷蠡劃粥亦足以不餒生中國不用而不悔安望居貴邦乃得行聖人之道況景在桑楡耶厚意誠無限僕自揣陋劣故不敢有此奢願也」 啓超案此蓋小宅慰問先生之陋窮且勸其以倡明儒敎自任先生以此答之

答小宅生順書（卷八葉七）進退以禮謙讓不遑自是吾黨宜然之道彼大言不慚是乃異端誑誘愚弄之術而謂吾儒為之耶孔子孟子豈獨善其身無有人心者雖棲棲皇皇然亦未聞自衒其玉揭竿於市以市之也」 啓超案此蓋小宅得先生前書怪其太謙讓先生以此釋之

答小宅生順問（卷十五葉十）云「問⋮⋮「余願奉先生於東武（卽江戶）欲得日夜親炙渴望渴望」答⋮⋮「若僕至東武東武才士之林卽往恐無益也」問「退託誠為過也東武雖多才子或文人間亦有志君子之學者先生身生仁義之國學究聖賢之奧何為無益乎」答「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求一日王道之行而不可得以僕之荒陋而得行其志豈非人生之大願誠恐貴國惑於邪教未見有眞能為聖人之學者此事必君相極力主持之豈一二儒生與下任微官所能挽回氣運也僕故不敢承命如有其機而故為退託得罪於孔子多多矣況僕之視貴國同為一體未嘗有少異於中國也貴國惑於邪教深入骨髓豈能一旦豁然一⋮⋮」 啓超案此段問答小宅於禮聘之事微引其論而先生未敢輕諾也後何有小宅言東武諸儒好學崇儒非無可為等語先生答以獎勵語文繁不具錄

答小宅生順問（卷十五葉十三）云「問「拙作擬興國學書先生已見之若幸其書有稱寡君之旨而國學之制施行則施教之師想乏其人僕得便宜則欲薦先生當今教授之師其祿足養七八口萬一有招則可東游否」答「興國學事是國家大典而在貴國為更重僕深有望於貴國但以僕之才德菲薄何遽足為貴國庠序之師至若招僕僕不論祿而論禮恐今日未易輕言也惟看貴國主尊意何如耳」⋮⋮」 啓超案此段問答小宅實言先生心許

答小宅生順雜札（卷十二葉二十三）云「來教事事切中敬服台臺之有學有識其所以責僕者敢不深自引咎但未知貴國主之志何如禮須自遜辭耳何足下之憤憤耶」 又（卷十二葉二十四）云「君子去就自有道矣何可苟焉弟若以富貴為心何緣得至貴國先正云「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禮貌未衰則就之」弟非中國中興與胡塵迅掃終無歸理無歸理而紛更反覆弟豈

如此之人乎何台兒疑弟之深也」啓超案此兩札蓋小宅敎請之時情急而之語有所不擇先生以君子進退大節及已之所以自處者曉之

遺文　右所列諸書問

乙巳　永歷十九年清康熙四年　先生六十六歲

是年上半年。先生在長崎。

初。先生欲在長崎買地躬耕。久未得當。至是將就緒而東京禮聘之命至。

答野節書〈卷五葉四〉云『僕以中原不堪腥穢但得留止貴國爲足故欲求十畝之園抱甕自灌絕無他求也一二年來多方覓之不可得今歲纔得數畝議價未成而上公之命至彼時即不能遂其初矣」

小宅生順既東返。重以黑川正直之薦。於是源光國請於朝。以禮迎先生。命長崎鎭巡島田守政專員護送。先生與門人數輩議其去就。僉曰『上公好賢嗜學。宜勿辜其意。』

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五〉云『前答佛者云不肯本爲避難初非爲倡明道學而來日下聖道榛蕪而貴國又處極重難回之勢……縱雖東行自可想見何如與賢契啜茗促膝抱甕之暇倘論古人揮去俗務自砥身心不更爽猶滿志乎……」啓超案此書年月無考玩辭意或是本年所發

乃決行。六月下旬。先生發長崎。

答長崎鎭處黑川正直書〈卷六葉四〉云『……望月書致島田公并劄諭諸通事如聞水戶上公以姬旦之尊欲興庠序之教此誠貴國萬年之聖政丕顯於後昆增光於史册是何如重典也臺下乃緣垂愛之深竟以之瑜應命臺下獨不念之瑜才短學荒體迂性拙榕梲之材何堪爲人作極之礎之用徬徨四日博議多人終不得一可辭之語十八日暮逡巡忸怩奉復島田公因思上公之於僕爲兩國之望而聖教又王道之首務貴國六十六州之羣后百辟鴻儒鉅公卿士大夫以及成德小子民間倭耄引領拭目而望此舉若使小有違錯此誠聖學興廢之關僕虛譽謭劣何足以塞重望然亦無可如何矣至於饋廩金帛之資僕生平志不在此使諸人不寒餒足矣又何必以多寡爲慮……」啓超案此當是六月源行前所發書據此知水戶禮聘黑川實與於推轂之列時黑川方告老得請〈據原書前半〉繼任爲島田守政聘書當由島田齋來故云『奉獲島田公」也

七月。先生至江戶。源光國待以賓師之禮。竭誠盡敬。先生安焉。

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六〉云『不佞於七月十一日到東武因冒暑致疾十八日見水戶上

公禮貌甚優……上公大約有建學校之舉。入境以來，德譽日隆，未聞疵政，久與之後，另當一一奉聞。」與長崎鎮巡島田守政書（卷六葉五）云「……本月十一日至江戶，偶因賤痾，連日伏枕，十八日午方得謁見宰相上公，禮貌優隆，言辭和悅，使臣諭旨，再三絡繹，上公賢明謙厚，古今罕有其比……」答野傳書（卷八葉十一）云「晉謁之時，從容長揖，上公毫不致疑，而情至言眞，懇懇無已……」答黑川正直書（卷十二葉十一）云「上公禮意綢繆，日更加益，憫老憊別無他事相煩，且慮不能安僕之身，多方委曲，此眞以古道相處也……」後此嘗有書與摯友陳遵之述其事曰。（卷四葉三）「去年六月，應宰相源上公之招，來至江戶，極蒙優禮，在日本國共詫目爲未嘗經見之事。上公乃爲當今之至親尊屬，（啓超案「當今」指大將軍。蓋日本天皇久成守府也）封建大國，列爲三家，盛德仁武，聰明博雅，從諫弗咈，古今罕有。弟處賓旅之位，不能有所裨益，而尸素廩餼，深用爲媿……若如此人君而生於中國，而佐之以名賢碩輔，何難立致雍熙之理……弟於如許大功名大權勢，棄之如敝屣，逃之如沒溺，（啓超案指崇禎弘光間特徵事）豈今墓木將拱，乃思立功異域，但遭遇如此，雖分在遠人，亦樂觀其德化之成也。」

光國以先生年高德重，不敢稱其字，欲得一菴齋之號稱之。先生答言無有。三次致言，乃以故鄉一水名應焉。舜水之稱始此（據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六）。

八月，光國奉命就國。（歸水戶藩封也）九月，迎先生至水戶。（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六）云「十九日上公奉命就國，來月初三五啓行，卽日已蒙圖遣，去後造居於水戶，居屋完日，不佞復當至水戶居住……」）十二月，先生歸江戶。（答川宮勘右衛門書（卷五葉一）云「去冬十二月廿一日歸江戶……」）

源光國疑先生爲明室顯宦。先生告以若嘗仕宦，便當死國，無緣復偷生來此，乃書履歷緣繇答之。（答源光國雜問（卷十三葉二）云「初三日世子介弟就見，謂僕爲翰林學士，答曰：『僕非翰林學士，乃明室一書生耳。』介弟謂『上公疑僕有隱情。』僕則何敢不，得已以詔徵一節對之。此二十一年在日本，未嘗一言及之者，今復言之。僕爲狀元，此言不知何來。夫以明朝之制，狀元初授爲修撰，積資遷學士，前後須二十年。若使僕二十年身受皇恩，不能與國存亡，而展轉貴國以偷生且夕，則與大家何異……卽使僕受明朝守令微官，食儋石微祿，數日乎，亦不得至此矣。僕以上公爲能尊德樂道，故不自揣而遠涉至此……如以其狀元學士也，則視僕爲非人矣。言此不勝嗚咽……」

啓超案：此當是初至江戶時事，錄之以見先生所以自處之道。其履歷緣繇一

罷已散見各年條下不復贅述

遺文　與鍋島直能書（卷六葉一）書由長崎發而言水戶上公見招事故知在本年　答長崎鎮處黑川正直書（卷六葉四）　與長崎鎮巡島田守政書（卷六葉五）　與長崎鎮巡稻生正倫書（卷六葉五）　答小宅生順書七（卷八葉九）　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五）　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六）　答野節書（卷五葉四）　拜故正三位權中納言水戶源威公墓文（卷二十二葉六）

丙午（永曆二十年清康熙五年）先生六十七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此年以後先生皆在江戶時多間來往水戶及附近都邑不能具考故闕之）

元旦賀源光國啓（卷七葉一）云「昔者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夫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其不幸不全於天者。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夫以禹湯文武周公之治爲小康。而以此爲大同。……瑜居恆讀此書。慨然興歎曰。吾安得身親見之哉。……私計近世中國不能行之。而日本爲易。在日本他人或不能行之。而上公爲易。惟在勃然奮勵。實實舉而措之耳。以今正當有爲之時。萬一玩日愒月。謙讓不遑。以至於耄耋期頤。庸有及乎。……」（啓超案此書年月無考惟集中編之於與源光國諸書之首或當在本年錄之以見先生懷抱及其責善之誠其他與卿大夫書札類此者頗多不具錄）

是年二月初九日。先生下體患一腫毒。甫愈卽眩暈。眩暈未痊。復病耳鳴。耳鳴未已。舊毒復發。至囗月二十一日方平復。（據答清水三折書（卷八葉四）答王師吉書（卷四葉十））源光國親臨視疾。事事周摯。使命餽遺。絡繹於道。諸卿大夫無不親來視問。半月之間。上卿有視問八次者。（答王師吉書原文）先生有書謝光國云（卷七葉七）「之瑜不自謹疾。致干天地之和。

朱舜水先生年譜

……乃蒙上公閣下疊使使者存問……今月二十一日旌旗儼然親臨視疾又念瑜臥病牀蓐動止爲艱駐蹕於門詳悉審問自古人君好善忘勢煌煌史冊者未有若茲之盛也童叟擁觀誰不驚歎……顧之瑜德涼才薄不足以稱斯盛典譬猶表龍章於裸壤奏簫韶於聾俗他日何以著之簡編用是爲[illegible]耳近日日漸平復惟患口少有未合不敢更煩臺注……』又一書（同葉）云『古之賢君式段干木之廬二千年來傳爲盛美然未有以三公方伯之尊爲委士而下因而徒行過門逾數十武而後乘者有之自今日始……大足爲之瑜榮寵然而榮寵之意不勝祗懼也未知如何得少補萬分之一不負今日謙謙之美方足以無慚一邦之臣庶及千載之下之耳目耳』啓超案此兩書足見光國盛德與先生之所以自處故備錄之又案先生患腫毒知在本年者據答清水三折書詳述此事而下文又言毀淫祠事又答原善長書言毀淫祠事而中有『去秋入東武已幾一年』語知兩事同在一年而其年則先生東還後之次年也又答王師吉書『患腫毒』書中亦述去年在長崎晤別事益知必在本年矣與源光國書有『患口少有未合』語知亦必爲本年問疾之謝啓

是年水戶毀境內新寺及諸淫祠國人疑出先生意謠諑頗起先生處以鎭靜而已與原善長書（卷八葉四）云『去秋入東武已幾一年……鄙人不合時宜宜爲世人所吐棄上公別有賞識能收之格外禮儀隆備日漸增加……然亦幸而有此耳……儒輩相唱和共播流言萬里孤蹤豈能一日立於貴國之庭彼不過爲[illegible]法妄意禍由僕生而已……』與佐藤彌四郎書（卷十一葉四）云『……足下今禍我與孔子子產諸葛孔明才德何如孔子子產棄人倘欲殺之而孔明則謗讟沸騰我今日豈能止人之謗且今日之致此亦有故矣通國皆學佛之人近時適有清理淫祠之政彼謂釁增繇我竊此間倘陰造此紛紜亦理所應有也……且此事關係甚大儒教得行其君則安富尊榮子弟則孝悌忠信……此何等大事而足下謂可以人力爲之耶足下但修身讀書以聽之慎毋輕率躁妄爲此紛紛之論也』答清水三折書（卷八葉四）云『此時上公力毀淫祠僕遭蜚語騰謗何敢輕易發一言爲他人作話柄也』啓超案讀以上諸札知先生當時頗處危疑之地先生雖崇儒然只求其在我對於佛教絕不取攻擊態度其宗旨已詳前所引答釋獨立安東守約諸書水戶毀寺自是光國自動特先生適逢其會故蒙諸謗耳

源光國以先生老病遠客屢勸喚取兒孫一二人前來侍養先生因作一書寄長男大成實國變後第一通家書也又一書與故鄉摯友陳遵之詢問骨肉交舊消息又一書致長崎僑商王師吉託預備照料其與陳遵之書卷四葉三篇末云『此書與兒作永訣故縷縷至此閑暇之時每飯心未嘗不在兒所然今生豈能有再見之期

徒慮想耳。倘弟諸孫中有可者，兄但預先點簡一人，八歲以上至十餘歲，皆可。英俊有恥者爲上，性行淳潔者次之，循循雅飭者又次之，若粗野頑劣者，則不如不來爲愈。俟明年有便，當爲之計也……』（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九）云『敝友陳遵之者，有無相共，患難相恤，胤息相子，未嘗有形骸爾我之隔。不佞往時面謂之云「若足下可稱相厚矣，不可言相知也」……』啓超案：遵之似是先生妻之昆弟，此書所敘瑣事，關於先生家庭史料者甚多，已散列各年條下，茲不復錄。知此書在本年者，以中有『去年六月應源上公之招來江戶』等語。

其與王師吉書（卷四葉十四）末段云。『上公諭令接取小孫來此。若得一可意者。晚景少爲愉悅。稍解離憂耳。一到長崎。便須蓄髮。如大明童子舊式。須做明朝衣服。不須華美。其頭帽衣裝一件不許攜入江戶。弟不喜見此也……』

其與男大成書（卷四葉三四）略云。『我以事無所益。已與汝輩作永訣。他日泉路父子相會也。總不必以家事亂我心緒。我家必無喜事。即有凶危。豈能相卹。故絕之耳。我豈非人情哉。……我父墳近城邑。有事必遭踐踏。我欲汝還葬遠處。同我母一山。……汝母與汝繼母亦同葬此山。我總無歸葬之理。不必懸母以待也。……汝館穀餬口。而食指甚繁。其貧可知。然不能爲汝助也。歠粥咬菜根。亦是好事。猶勝諸縉紳之家耳。……』（此外尚有問詢其兄及諸親友語不具錄）

遺文　元旦賀源光國啓（卷七葉一）　與原善長書（卷八葉四）　與佐藤彌四郎書（卷十一葉四）　答清水三折書（卷八葉四）　答四宮勘右衛門書（卷五葉一）　與源光國書十五十六（卷七葉七）　與陳遵之書（卷四葉二）　與男大成書（卷四葉三）　答王師吉書（卷四葉十）　與木下貞幹書（卷五葉八）

丁未（永曆二十一年 清康熙六年）　先生六十八歲

是年上半年。先生在江戶。八月。至水戶。在彼度冬。據行實

與安東守約雜札（卷十三十二葉）云「不佞承宰相上公厚愛。無與爲比。水戶學者大興。雖老者白鬚白髮。亦扶杖聽講。且贊儒道大美。頗有朝聞道夕死而可之意。此或是一好機括。且云已前皆做昏夢。今日始知耳。」啓超案此札年月難確考。繹全文似是先生第二次至水戶時所寄。則當在本年也。觀此則先生蓋嘗爲公開的講學矣。

源光國爲先生起第於江戶之駒籠。先生力辭數四。且曰。吾託孤蹤於外邦。得養志守節。而保明室之衣冠。感恩浴德莫之大焉。至於衣之食之居之。或豐或儉。則未嘗置之懷抱也。且吾祖宗墳墓。喬木秀美。想必爲虜發掘剪除。每念及此。五內慘裂。恥逆虜之未滅。痛祭祀之有闕。若豐屋而安居。非我志也。光國慰諭懇至。乃勉從之。據行實

遺文　水戶城鐘銘（卷二十葉四）　高枕亭記（卷十八葉四）

戊申（永曆二十二年 清康熙七年）　先生六十九歲

是年二月。先生歸江戶。入居駒籠別莊。

先生常念安東守約傾心之篤。每通書信。或寄黃金衣服。以攄情素。守約領其輕。還其重。先生乃代命以絹帛。書諭之曰。『昔及相見。分微祿以其半贈不佞。賢契敝衣糲飯。樂在其中。蓋以我爲能賢。以爲道在是也。豈有有道之人而忘人之德者乎。賢契而忘之則可也。不佞而忘之。尙得謂之人乎。大凡賢者處世。旣當量己。又當量入。賢契自居高潔。則不佞處於不肖矣。不幾與初心相紕繆乎。況非所謂高潔乎。』自是不敢拒而受之。啓超案此書本集失載。今據行實係於本年

是年源光國四十．先生爲文壽之．因曲禮「四十曰強』之語．因推言「自強不息』「聖人積衆賢以自強』諸義．末云．「上壽之道．例以祝．或以頌．而今乃以規』云云．

遺文　源光國四十壽序卷十七葉六

己酉永曆二十三年清康熙八年　先生七十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先生援七十致仕之義．啓源光國告老．光國肫篤慰留．乃已．啓（卷十二葉五六）云「伏以內則著引年之禮春秋垂請老之文蓋使有志者以委義命以安時薄植者循典例而恬退之瑜感懷知過欲圖報以無窮奈夫景逼桑楡貴自量而知止況乎龍鍾桁漾恆虞顯仆以腦諱即今杞柳凋零竊笑梧捲而自詫坐龥大官之懷饑究無小補之功能守先王待後學撫躬揆聖以增羞過者化存者神履地戴天而姚知孝弟忠信豈吾道之非與安富尊榮俟河清而奚日玆者犬馬之齒登已七十漏欲盡而鐘欲鳴筋骨之力日就衰頹心愈長而參愈短而且寒暑雨風時時慰諭耄勤疾疾事事矜憐極知優容之過身尚逸於歸休白揣閑散之尤任何官而致事但禮義之關無容踰越靡恥攸係不敢因循爲此披瀝敢宜伏望鑒茹兪允』與古市主計書（卷十一葉二十一）云「去年今年不俟禮得請老⋮⋮十一月欲上此書不佞雖祕密其事而宰相源公似已知之每見輒言匆冗故此書不得達至今年正月廿四日方轉託當路奉覽終於不允源公端使諭意及親臣揣度皆言必不能成故不得中止』與林道榮書（卷十一葉十六）云「前年欲告辭歸崎而宰相源公眷不已今春更欲再辭而諸人與不識皆以爲不可極力相阻不容不從殊不知辭謝者進退之道況今老邁不堪乎而世俗之見戀戀棧豆豈遂爲宜』與奧村庸禮書（卷十葉八）云「不佞今年七十擬於舊冬告老適值宰相上公無暇延至今年正月廿四日此書方得上達而上公不允屢屢遣人致意謂「不佞容也與他仕者禮異』而上公日夕親近之人到寓備言上公禮意之厚且云「任憑先生如何說上公如何肯放先生去』不佞思歸亦無家與中原人居中原者不同且上公意思勸勤懇懇而必欲辭歸近於徵名於禮未爲至當故不敢復言明年會當辭祿惟留少許以養生耳』

是年四五月間．先生大病．幾不起．答木下貞幹書（卷五葉八）云「自初夏以來纏綿病憊蒲節之後一病幾於不起』啓超案此書言及告老事故知在本年

十一月十二日．先生誕辰．源光國行養老之禮．饗先生於後樂園．親授几杖．竭誠盡敬．十六日親臨其第．酒殽

幣帛。禮接稠疊。特製屏風畫漢倭先哲年高德邵者六人——太公望。桓榮。文彥博。武內宿禰。藤原在衡。藤原俊成。以介遐壽。（據行實）先生本以國戚不慶壽。光國事前不使聞知。故不獲辭。（與古市主計書（卷十一葉二十二）云「七十稱觴乃具慶者之事不佞不慶壽十日之前已與諸門人言之惟是源公意思厖篤禮儀卒備而先不預聞不得以微情上達耳受之十分慚懼又且煩諸公遣賀或以詩詞歌頌溢深悚惕矣」與奧村庸禮書（卷十葉八）云「七十賤辰本不足稱慶荷上公厚愛無所不至雖至微細事莫不精虔恕惆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使人感激涕零不獨几杖之錫而已聞之於遠未能詳盡且人能見其外未能知其誠不佞際此殊遇深愧無以為報」）

是年。長子大成卒於家。（據行實）先生迄未知之。（與某書（卷六葉十一）云「豚兒七歲能讀書日誦百行一字無遺然不能賢膠柱而鼓瑟不遁於天下之理僕甚不喜然國變以來亦能不為虜所汚隱居教授家人藉以餬其口不至如他縉紳家貧困狼籍差強人意耳大明未亂之時合天下之縉紳惟僕家獨貧國變之後合天下縉紳惟僕家獨安」蒙祖父世德下亦賴豚兒舌耕餬口也」）

是年。為源光國作諸侯五廟圖說。（據行實　啓超案今遺書中無此文惟卷十六葉一至五有水戶上公太廟典禮議一篇葉七至十一有奉神主宜廟宜寢議一篇皆與此事有關不審何年所作又案續檢卷十葉十一答奧村德輝書云「五廟之禮……須與宰相上公事事面訂而後行隱手疏列已得六十二事稽之載籍遺漏尚多……」又言「年垂八十精力日衰記性日拙事多遺忘」據此則作五廟圖說當是七十八九歲時事行實所紀疑誤）

遺文　與源光國告老（卷十二葉五）　謝源光國賀七十算（卷十二葉六）　游後樂園賦（卷二葉二）　答釋澄一（卷四葉十二）　與源光國書二十四（卷七葉九）　答田犀書（卷八葉十三）　與古市主計書（卷十一葉廿一）　與林道榮書（卷十一葉十六）　與奧村庸禮書（卷十葉八）　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三）　答木下貞幹書（卷八葉五）

庚戌（永曆二十四年　清康熙九年）　先生七十一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先是源光國久有興學校之志。先生在長崎時已有所聞而亟冀其成。（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七）云「聞貴國京江戶有設學校之舉甚為喜之貴國諸事俱好只欠此耳然此事是古今天下國家第一義如何可以欠得……近者中國之所以亡亡於聖教之隳廢聖教隳廢則奔競功利之路開而禮義廉恥之風息欲不亡得乎知中國之所以亡則知聖教之

所以興矣」此在長崎所發書也 啓超案 小宅生順之來聘．意殆欲得先生主講席．答小宅生順問書（卷十五葉十三）云「抑作擬興國學書先生已見之若幸其書有問稱寡君之旨而國學之制施行則施教之師想乏其人僕得便宜則欲薦先生……」然蹉跎數年．未底於成．其原因．一蓋由茲事體大．當局有謙讓未遑之想．答加藤明友書（卷六葉三）云「若以貴國爲褊小爲東夷謙讓不遑則大不然貴國今日之力爲之尙有徐裕昔者滕壤褊小不能五十里一旦舉行學校猶且未能究其功用而學士大夫至今猶嘖嘖稱之今貴國幅員廣大千倍於滕而百倍於豐鎬而物產又甚饒富矣今不圖後必有任其咎者矣至若以風物禮儀爲歉者則建學立師乃所以習長幼上下之禮申孝弟之義忠君愛國而移風易俗也何歟爲惟期銳志舉行之僕生於越而貴於吳周之東夷也擯而不與中國之會盟者也……然自漢以來文物軌章何如者今日之吳與越則天下不敢望其項背矣……顧在作人者何如耳豈以地哉」其二．似時論．多持異同．雖光國以懿親執政．亦不能無所顧慮．答奧村庸禮書（卷十葉二）云「上公負特達之姿而恭儉禮下使得爲所欲爲豈惟一變至魯雖至於大道之行亦自無難細觀其意似乎有功令森嚴善書掣肘之慮東土雖云荒瘠雅不及於舊邦若果能眞心爲之世無不可教化之地太公之營丘熊繹之荆楚豈其先遂繁富振此哉況乎以聖人之道表東海耶不佞粗中坦率全無彼此冀望誠深未知得如願否也景迫桑榆河淸難竢奈何」至是光國毅然舉行．請先生作學宮圖說．使梓人依其圖而以木模焉．大居其三十分之一．棟梁桁椽．莫不悉備．而殿堂結構之治．梓人所不能通曉者．先生親指授之．及度量分寸．湊離機巧．致喩縝密．經歲而畢．文廟．啓聖宮．明倫堂．尊經閣．學舍．進賢樓．廊廡．射圃．門樓．牆垣等．皆極精巧．光國又欲造祭器之合古典者．先生乃作古升古尺．揣其稱勝．作簠簋籩豆登鉶之屬．如周廟欹器．唐宋以來．圖雖存而制莫傳．先生依圖考古．研覈其法．巧思默契．指畫精到．授之工師．工師諳受頻煩．未能洞達．乃爲之揣輕重定尺寸．關機運動．致之彌年．卒得成之．據行實 初議建學於遠郊．而先生謂宜在國都．後卒采先生言．見卷八葉十答小宅生順野傳論建聖廟書

是年先生以檜木作棺．漆而藏之．謂門人曰．我既老在異邦．自誓非中國恢復不歸也．而或一旦老疾不起．則骸骨無所歸．必當葬於茲土．然汝曹素不知制棺之法．臨期苟作．則工手不精．制度不密．數年之後．必致朽敗．

柩來。儻有逆虜敗亡之日。我子若孫有志氣者。或欲請之歸葬。而墓木未拱。棺槨已弊。則非徒二三子之羞。亦日域之玷也。吾之所以作此者。非為手足也。為後日慮耳。況禮有「七十月制」之文乎。（據行實）

遺文　與保田若狹守（卷十葉十四）有去年五月一病幾於不起語

辛亥（永歷二十五年　清康熙十年）先生七十二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先是源光國請先生召兒孫或故舊一二人來奉養陪侍。有王儀字民則者。夙以航海貿易為業。有一海舶來往東南洋。先生奔走國難時所常與通財者也。（看年條下注引與安東守約書）至是（？）招之至江戶。時海禁未開。特為先生破格而已。（與小宅安之書（卷十一葉十三）云「去年及今年三月屢承宰相源公厚意念僕不置令兵左衞門招僕親友願留者留於日本五月間入朝面諭趙文伯呼小兒小孫偶然談及王儀顧鑒基二人一係相與多年幷及其厚待處一係僕同鄉二人均非市井刻薄之人……二人若來僕有疾病及平常談笑似於僕有益即蒙源公慨允故作書與王儀……王儀不相見者四年矣……」與源光國書（卷十二葉五）云「前所而懇王儀者已於六月十八日到港其人雖非親族而意氣綢繆過於所親十載已來情義不為衰減每年漸加敬謹可見讀書氣味大異賈人其人來此則某偶罹病患必能扶持平日拮据必能分勞」啓超案王儀之來不啻確在何年據與小宅書有「不相見四年」語則初議招彼當屬先生離長崎後四年事而王儀見招後又有波折越兩年（？）始克至故略推定其事在本年）光國指撥駒籠別莊比鄰一屋與儀。先生力止之。（卷七葉十二十三與源光國啓事二卽專言此事極陳強奪民居之不可末云「令之未下也則無怨無德令已發而追寢之則歸美於之瑜矣故先事而豫言之且凡事忌盈天之道人之道也……瑜誠不顧自處滿盈犯天人之所惡也……」）

壬子（永歷二十六年　清康熙十一年）先生七十三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是年。水戶學宮成。源光國請先生。制定釋奠儀注。率儒學生行之。（據行實）

遺文　改定釋奠儀注（遺書第二種）

癸丑（永曆二十七年　清康熙十二年）先生七十四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遺文　答奧村庸禮（卷十葉五有七十四叟語）

甲寅（永曆二十八年　清康熙十三年）先生七十五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先是源光國請先生製明室衣冠，至是成。（據行實）

乙卯（永曆二十九年　清康熙十四年）先生七十六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丙辰（永曆三十年　清康熙十五年）先生七十七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先生兩子既前卒，有兩孫，長曰毓仁，次曰毓德，皆次子大咸出。孤貧，育於外祖姚泰家。先生自次子大咸卒後，蓋與家族不復相聞問。到江戶之次年，始有與子大成及陳遵之各一書。書達姚家，家人相與驚嘆悲喜。然未審海外險夷禁諱，欲出訪而未敢輕動。乃託外親姚江（未審為姚泰何人）赴日本，綜邦憲，且問先生起居。泰以先生離鄉久，不識江，乃授以先生生所常御之金扇及命紙等為信證，而附以家書。是年，江至長崎，雖未得見先生，然備諗源光國禮待之優，及欲召一孫之意。明年（?）江歸，途間為清吏所拘。（略據行實　啟超案：行實稱「先生覽家書，始知大成之死，泫然[illegible]

『沸』惟據明年與諸孫男書尙未知大成存亡則行實所言不確也又言『姚江以犯禁充軍』然後此張非文之東游姚江實爲介然則江是否充軍亦未定或充於近地旋獲省釋耶

丁巳 永歷三十一年 清康熙十六年 先生七十八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有與諸孫男書卷四葉四略云『我離家三十三年。汝輩之生也尙不得知。況能育養成長。汝父教授餬口。前簪里堰楊姓者來云我孫甚多食指繁則家道益致艱難矣然汝曾祖清風兩袖所遺者四海空囊。我自幼食貧齏鹽疏布。……豈我今日獨薄於汝輩。勿怨可也。我今年七十八歲衰憊不可勝言。思欲得一子孫朝夕侍奉。汝父雖無恙。年將六十。不可遠行。且又一家資以爲生者。汝兄弟中擇一性行和順舉止端謹者來。有才者不可來。留以力養父母。主持家門。年十五六歲以上即可。汝輩既貧窘。能閉戶讀書爲上。農圃漁樵孝養二親亦上也。百工技藝自食其力者次之。萬不得已傭工度日又次之。惟有虜官不可爲耳。古人版築魚鹽不虧志節。況彼在安平無事之時耶。髮黃齒豁。手足胼胝。來亦無妨。漢王章爲京兆尹。見其子面貌蠢惡毛髮焦枯。對僚屬便黯然銷聲。我則不然也。爲貧而仕。抱關擊柝亦不足羞。惟有治民管兵之官。必不可爲。既爲虜官者。必不可來。既爲虜官。雖眉宇英發。氣度嫻雅。我亦不以爲孫。……四月二十一日書。此書本與汝父元楷。舊年有一盧姓者來云已物故。我雖不信。然五十七歲人。死亦常事。故寄與汝輩耳。』啓超案此書當是姚江來後乃發但不書得家書亦不及姚江一字殆江罹禍未攜家書此書亦非託江帶也故大成之死先生卒未知之又案此書頗長其有關於家庭史料者散載各年下不複錄

戊午 永歷三十二年 清康熙十七年 先生七十九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安東守約喪父將兩年矣始以書報先生先生致書慰唁且誨以報訃之禮書末云『不佞今年七十有九稍復茍延來年則八十矣百病咸集突如其來不知何病或一兩月或三四月不能脫體欲得賢契一來見我瞑目地下翹首西望若歲大旱跂望霖雨何時得從容把臂也閣筆掩淚將以語誰』(卷九葉七)蓋先生自去長崎後已十二年不晤安東且終身不得復晤憂患餘生老病煎迫撫今懷舊不覺其言之沈痛也

先生蹤跡既聞於家於是長孫毓仁直來日本省視是年十二月至長崎礙於法禁不能至江戶源光國使先生門人今井弘濟往長崎視毓仁所以慰勞錫賚之者良厚(據行實)

遺文　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七)

己未(永歷三十三年 清康熙十八年)　先生八十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四月弘濟抵長崎與毓仁相見備述先生之意且諭毓仁侍養對曰『毓仁幼失父家有母及弟而無負郭之田我之來也欲問家祖安否面陳情實歸告母及外祖以慰其渴望然後辭母再來以終侍養前者姚江之來不及至家中途遭事而毓仁家貧不能贖之居常鬱陶忽焉浮海而長留不歸雖有事祖之誠而實缺倚門之望今且歸而報母必圖後舉則於祖於母孝心兩得矣』七月弘濟歸備述毓仁意及故鄉消息先生憮然感愴(據行實)毓仁歸越六年乃克再來而先生遂不及見(啓超案先生有與孫男毓仁書僅寥寥一短札述安東省庵之高誼令其致謝而無他訓語殆先生以爲毓仁可來江戶耶)

十一月十二日先生八十生日源光國又行養老禮前一日親造第慶祝奉以羔裘鳩杖龜鶴屏等二十品明

日先生設香燭拜告天地略言逆虜未亡故土爲墟而身在異邦遲暮衰疾虛受禮遇無以爲報欲獻流涕見者感喟其日光國命奏古樂以樂之。（行實）

遺文　與孫男毓仁書（卷四葉五）　謝源光國賀八秩（卷十七葉十一）

庚申（永歷三十四年清康熙十九年）先生八十一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老病漸劇體生疥瘡不勝起坐涔涔在牀（行實）

辛酉（永歷三十五年清康熙二十年）先生八十二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衰憊日甚源光國問疾饋藥絡繹於途先是醫官奧山玄建侍先生久每病皆服其藥至是先生辭曰玄建名醫也今吾之疾疥瘡浸淫手足汚爛使之診脈恐傳染醫手累人轉多利己損人君子弗爲且犬馬之齒已逾耄耋而欲以藥石延旦夕之命未爲知命者也玄建苦請診脈終不許乃望聞而制藥先生服之聊以答光國輩敬愛之意而已（行實）

壬戌（永歷三十六年清康熙廿一年）先生八十三歲

是年正月先生在江戶

先生自遭國變幽憂痛憤重以冒犯風濤四方奔走心力俱瘁病咯血二十餘年幸所養甚深善自嗇攝是以老而不衰（答野節問（卷十五葉七）云「問懲忿窒慾者人之所難也先生二十年來塞慾感仰感仰程夫子七十而氣力勝於前時……先生能如此故血痰嘔唾者無妨耳答色慾至爲末事然君子於此自振爲難僕事不如人獨於此中鮮能惑之者近者自解云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者釋子但能言之而不能行之僕能行而未嘗言之至於嘔血者蓋以陰陽不接又多家國之憂宜乎其有此疾耳其不致性命之傷者則又在廿年保嗇之功」）一至是疾乃大漸三月某日設宴招親友及門人等力疾起坐諄諄教誨蓋永訣也四月十七

日無有他疾，語言聲色不異平日，未時奄然而逝，年八十三。先生既制棺，又遵備葬具，門人歛畢，源光國孝其世子綱條及諸朝士臨其葬。以四月二十六日葬於常陸久慈郡大田鄉瑞龍山麓，依中國式作墳，題曰「明徵君朱先生之墓。」（據行實及碑陰）。

是年正月初九日顧炎武卒，年七十。

明年先生周忌，安東守約為位而哭，祭以文曰：「維天和三年歲次癸亥夏四月十有七日，門生安東守約謹以薄奠敬祭於大恩師大明故徵君魯璵朱先生之靈。嗚呼先生，秉仁仗義，特徵不就，高尚其事。及胡入寇，屏跡四邊，矯矯雲鴻，不染腥羶，其在安南，國王將殺，守禮不屈，凜凜樹節。吁我小生，無德無才，以先生來，為程為朱，負笈趨拜，辱弟子列，誘掖諄懇，致愛親切，稍解榘矱，許以知己，經史與義，命面提耳，雨雪之晨，風月之夕，醉酒飽德，情意共適。嗚呼先生，質性剛毅，以誠為本，一生不偽，德貫天人，學極古今，洙泗伊洛，繼統惟深。其接人也，容貌粹溫，於和樂中，有恭敬存，其作文也，辭義典雅，頃刻成篇，足服班馬，猗嗟若人，邦家寶也。在崎多年，世無知者。水戶上公，聞世明君，道德文章，出類拔羣，先生赴召，過我衡門，豈圖此別，永為終天，既至武陽，禮待日隆，釋奠云行，周道興東，信道崇聖，百祿是宜，人道之美，何事如之。嗚呼哀哉，天和二年四月乙未，天不慭遺，溘乘雲氣，聞訃慟哭，絕而復蘇，哲人云萎，吾道復孤，不侍湯藥，不與窀穸，泣血號天，徒為毀瘠，奉別以往，忽十八祀，流化跳丸，復易年矢，追思昔遊，不可再得，新樹鬱葱，聽鵑愴惻，我有書篋，盈先生簡，每一展開，哀慕無限。嗚呼先生，知我望我，今也既逝，學殖云墮，有疑誰問，有過誰督，有事誰計，有懷誰告。先生之靈，上為列星，侑以蕪詞，鑒照我誠。嗚呼哀哉，尚饗。」（文集附錄卷二十四）

其年七月十二日，源光國與羣臣議，諡曰文恭先生，親詣墓門，薦以少牢，文曰：『嗚呼先生，道德坤厚，才望高崧，生於明季之衰，遭於陽九之厄，危行砥節，屯蹇隱居，鶴書連徵，確乎不拔，身陷賊窟，守正不移，流離轉蓬，經幾年所，衣冠慕古，未曾變夷，歐血嘗膽，至誠無息，殁光肥遯，謝恩遠辭，鼓翼南溟，奮鱗東海，風饕雪虐，義氣益堅，寬文乙巳夏六月，惠然寓我，我茲師資，終日諄諄，論文講禮，嗚呼先生，博學強記，靡事不知，起廢開蒙，孜孜善誘，斆我未半，天不假年，去歲夏初，奄奄忽逝，嗚呼先生，生有懿行，死不可無美諡，古言曰道德博聞曰文，執事堅固曰恭，蓋先生之謂乎，故諡曰文恭，肅攄哀誠，敢告塋墓，嗚呼哀哉，伏冀先生之靈，來歆來饗。』

又明年，源光國於先生所居之駒籠別莊構祠堂，十二月十二日遷主，祭用少牢，自爲文曰：『維日本貞享元年，歲次甲子，十二月壬辰朔，越十三日甲辰，參議從三位兼行右近衛權中將源朝臣光國，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致祭於明故徵君文恭朱先生，曰：嗚呼先生，明之遺民，避難乘桴，來止秋津，竊祿憂國，老淚霑巾，衡門常杜，簞瓢樂貧，韜光晦迹，德必有鄰，天下所仰，衆星拱辰，既見既遘，眞希世人，溫然其聲，儼然其身，威容堂堂，文質彬彬，學貫古今，思出風塵，道德循備，家寶國珍，函丈師事，恭禮夤賓，嗚呼哀哉，齒超八旬，遽爾捐館，今及三春，情所不忍，結不能伸，相攸構廟，輪奐維新，簠簋籩豆，云設云陳，牲醴粢盛，克祀克禋，敢告徵賦，焚香參神，神若有知，來綏來臻，尚饗。』

*　　*　　*　　*

先生卒後之二年甲子（永曆三十八年 清康熙二十三年），清兵入臺灣，鄭克塽出降，明正朔絕。

是年，五十川剛伯編錄朱徵君集十卷，上之加賀侯。

先生卒後之三年乙丑清康熙二十四年先生孫毓仁重來日本拜墓而返。

先生卒後之四年丙寅清康熙二十五年先生同里後學張斐來日本。有所謀。不就。爲文祭先生。斐字非文號霞池浙江餘姚人國變後潛奉明懷宗第三子定王慈烔（？）矢志光復舜水先生歿後源光國欲更求師於中土朱天生（即毓仁）及姚江（即最初來省舜水之人）致書水戶臣今井將興以斐薦至是斐至長崎光國遣儒臣大串元善往迎之元善有續西游手錄（小宅生順迎舜水時著有西游手錄元善竊比之以名其書）紀其大略初時元善盡述禮聘之意斐云「放廢之人非求用於貴國心中之事願得一度謁尊主而決之」其後往復數四斐密語其志事元善厥然曰「然則先生固今之程嬰杵臼也初未嘗知之浪以無用瑣碎之語亂大志先生之不肯罔宜矣如傳此情於江都則我公亦溺服先生之義……」然當時日本固非能應斐之求者斐不得要領遂拂衣歸元善續西游手錄自序云「……文恭先生（舜水）歿後數年善復使崎港偶逢先生鄉人張斐非文者其學問議論雖不可與先生同日而語又問有可爲者……上公大喜欲復召致以爲鄰枚事已就緒有故而止上公遺憾特茲……」宇佐美充書張非文眞蹟後云「公每談及非文之事憮然不樂侍臣亦不忍言此以殁公之世云」（以上資料據日本史學雜誌第二十六編第八號「明末乞師孤忠張非文」篇）非文遺著有莽蒼園文稿清末李綱麟曾序而刊之其文有祭舜水先生文二篇其一云「登彼西上兮蹐此東海夷齊予古兮而有公在公之不死兮將有所待公而既死兮痛詎有其曉予小子兮有志未逮獨行寡和兮纍剌爲怪天乎知我兮心則已憾既窮域內兮復之海外初至國門兮閽者以戒憂從中來兮誰與爲伴異方之人兮鬼神共賴公其佑我兮無即予殆」其二云「嗚呼中原陸沈天傾地折狂瀾一竭九州遠決既胥溺而莫救何大海之不可涉齋一往而輕身去故鄉以永別蠻孤蹤而至止懞綱常於無缺況忠信之所爭又此邦之多傑咸儼師而敬友復尊德而樂業管寧渡遼而浴化文翁入蜀而教洽蓋習子之所處必有益於人國嗟我公之高躅亦獨遵夫前轍苟吾道之可行又何懲乎異域嗚呼吾獨悲夫夏嗣之猶存纂羿之未絕詎齧鄰之遂無其人遽壽命之忽焉而棄甘夷餓而非難辱笑奴而不屑將忍死而有爲非逃此而苟活竟飄志之無成僅一身之歸潔目燈眨而淚責心不灰而血結國殞靡而長悲家望祭而徒切悵歸魂於萬里遡驚波之艱越嗚呼已矣哉唯浩氣之常存塞中天而不滅廻後生之頑懦勵壯夫之名節慨予生之獨晚慕前修之餘烈附父老之遺言心每傷而嗚咽蹠陳辭以奠哀靈翺緲其來接」

先生卒後之十五年丁丑日本元祿十年源光國著大日本史記成。

先生卒後之十八年庚辰日本元祿十三年源光國卒。

先生卒後之十九年辛巳日本元祿十四年安東守約卒。

先生卒後之三十三年乙未日本正德五年先是源光國手輯朱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至是其子綱條刻成之。

先生卒後之一百八十五年戊辰日本明治元年日本大將軍德川慶喜奉還大政彼都史家稱爲「王政復古」

先生卒後之二百二十九年辛亥清宣統三年清室遜位。

附錄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姚名達編）第五章年譜……我自己做朱舜水年譜把舜水交往的人都記得很詳細那些人名日本人固然聽得爛熟中國人看來都很面生朱舜水與日本近代文化極有關係當時即已造就人才不少我們要了解他影響之偉大須看他的朋友和弟子跟著他活動的情形雖然這些人史料很缺乏但我仍想努力搜求預備爲他們做些小傳像朱舜水一類的人專以造就人才爲目的雖所造就的是外國人但與我們仍有相當的關係在他的年譜附載當時的人當然愈詳愈好』　案國粹叢編社出版蒼水全集附錄有人物考略一卷傳略補一卷。

同上……我做朱舜水年譜在他死後還記了若干條那是萬不可少的他是明朝的遺臣一心想驅逐滿清後半世寄住日本死在日本他曾說過滿人不出關他的靈柩不願回中國他自己做了耐久不壞的靈櫬預備將來可以搬回中國果然那靈柩的生命比滿清還長至今尙在日本假使我們要去搬回來也算

償了他的志願哩。我因爲這一點。所以在年譜後記了太平天國的起滅。及辛亥革命清室遜位直到了滿清覆亡。朱舜水的志願纔算償了。假如這年譜在清朝做。是做不完的。假如此類年譜沒有譜後。是不能成佳作的。」

飲冰室專集之九十八

辛稼軒先生年譜

先生姓辛氏。諱棄疾。字幼安。中年名所居曰稼軒。因自號稼軒居士。德祐初追諡忠敏。

始祖維叶。唐大理評事。由狄道遷山東之濟南。故世爲濟南人。先生脫虜南歸二十年。迄無定居。淳熙中始築室於江西之上饒。慶元中徙居鉛山。遂爲鉛山人。

高祖師古。儒林郎。曾祖寂。寧州司戶參軍。祖贊。朝散大夫。隴西郡開國男。亳州譙縣令。知開封府。贈朝請大夫。父文郁。贈中散大夫。先生逮事祖父。其南歸蓋秉祖訓。

〔考證〕先代家世。皆據辛敬甫所編舊譜。（以下省稱舊譜）敬甫嘗從鉛山得濟南辛氏譜及鉛山辛氏譜。先生先系及生卒年月日及諸子名。皆在焉。兩譜並題先生手輯。鉛山譜非出先生。自無待辯。（因所引諸文什九皆先生卒後事）濟南譜是否必爲手輯。亦屬疑問。惟所記祖父名與進論箚子合。諸子名有見遺詩中者。生卒年月考諸詞集悉無誤。則兩譜必爲宋以來世傳。蓋可信。故采之。

乾道乙酉進美芹十論箚子云。「臣之家世受廛濟南。代膺閫寄。受國厚恩。大父臣贊。以族衆拙於脫身。被汙虜官。歷宿亳涉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輒引臣輩登高望遠。指畫山河。思投釁而起。以紓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憤。嘗令臣兩隨計吏抵燕山。觀形勢。謀未及遂。大父臣贊下世。……」案此可見其大父卒時。先生齒

已非稚．而先生之忠義智勇其秉承祖訓者獨多也．

先生昆弟行可考見者二人．曰祐之．弟曰茂嘉十二弟．

「考證」據箚子『族衆拙於脫身』語則先生族人留北者蓋甚多．祐之茂嘉殆從先生或後先生而南歸者耶．二人名皆無考．集中贈祐之詞凡十二首．贈茂嘉詞凡二首．祐之家浮梁．與上饒鉛山接境．文采風流蓋肖先生．先生家居時常與唱和．茂嘉才氣肝膽．蓋肖先生．遠官桂林．（劉改之龍洲詞有沁園春送辛幼安弟赴桂林官一首其人決爲茂嘉非祐之）故先生贈行兩詞．語皆悲壯激楚．（賀新郎『綠樹聽啼鴂』永遇樂『烈日秋霜忠肝義膽』）茂嘉是否同懷不可知．祐之決是從弟．彼蓋有母在南也．（西江月壽祐之弟新居落成有『先向太夫人賀』語餘題送歸侍浮梁屢見感皇恩慶嬸母王恭人七十當即祐之之母）

先生夫人姓氏及結婚年無考．但其齒之穉於先生者似不少．先生有子九人．曰稹．曰秬．曰稏．曰穮．曰穰．曰穟．曰秸．曰褎．曰䆉．䆉早殤．諸子小名有曰鐵柱者．未知爲誰．

「考證」先生年二十三脫身南歸．似未有眷屬．何時始娶無可考．浣溪沙壽內子云『壽酒同斟喜有餘．朱顏卻對白髭鬚．兩人百歲恰乘除．』此詞作於何年雖亦無考．然朱顏對白鬚．則年齒相懸可知．兩人百歲乘除．亦決非齒相若者．倘夫婦一五十一一四十九．合成百歲．此何足異而見諸歌詞以爲美譚耶．此詞不見於宋四卷本．四卷本所收詞．截至慶元庚申先生六十一歲爲止．（考證詳下）詞或作於六十二三歲．夫人年方三十七八．故乘除成百歲．夫髭已白而婦顏尚朱也．（四卷本固無六十二歲以後詞然六十一歲以前詞四卷本並未盡收故此詞並不足爲先生夫婦年齒之實證但懸此一說去事實亦當不遠耳）

九子之名及次第．依舊譜所引鉛山譜．惟頗疑早殤之䆉．宜爲長子．蓋八子名皆從禾．若屬中子或末子則

不當獨異。疑自稙以下皆先生自號稼軒後所產。命名與名軒同意。醫則在前也。遺詩有哭醫十五章。玩文知作於帶湖稼軒新居中。首句云。『方看竹馬戲』。而篇中無一語涉及有兄姊。且哀悼特甚。當爲中年以後得子而殤之殊慼。醫字頗僻。若以產於贛州取義。則先生踪跡在贛者。惟淳熙乙未年。先生年三十六歲。下推至入居帶湖新第之年。（乙巳丙午間）正醫戲竹馬時也。果爾則先生結婚或在三十四五間。而夫人年十七八。而醫實爲首舉之子。則與朱顏白髮百歲乘除語亦合矣。集中有清平樂爲兒鐵柱作一首。不知在八子中爲誰。詞中有『斷了驚驚怕怕』『無災無難』等語。當是醫殤後乃生者。

高宗紹興十年庚申先生生

〔舊譜〕先生生於是年五月十一日卯時。

〔考證〕舊譜本鉛山譜。以史傳及本集證之。信也。本傳記先生以紹興三十二年歸宋。時年二十三。依此上推。當生於紹興十年庚申。本集臨江仙壬戌歲生日書懷首句云『六十三年無限事』。壬戌爲嘉泰二年。公年六十三。依此上推。恰生於紹興庚申。

吾舊作稼軒詞繫年考略時。未覩舊譜。略推定先生生日在端節稍後。所根據之資料。則喜遷鶯謝趙晉臣賦芙蓉見壽詞有『暑風涼月』及『千盃翻飲露荷翻葉』語。知當在夏令。水龍吟題注云『南澗用韻爲僕壽。僕與公生日相去一日』。有『玉皇殿閣微涼』『對桐陰滿庭淸晝』等語。亦皆盛夏景物。韓南澗壽公詞（朱刻南澗詩餘第十六葉）有『南風五月江波』『正菖蒲葉老芙蕖香嫩』等語。知當在五月上中澣也。今見舊譜。竊喜所推不謬。亦足證濟南鉛山兩譜之可信。

十一年辛酉二歲

十二年壬戌三歲

十三年癸亥四歲

十四年甲子五歲

十五年乙丑六歲

十六年丙寅七歲

〔考證〕集中聲聲慢賦紅木犀題注云『余兒時嘗入京師禁中凝碧池因書當時所見』案世系譜先生大父仕金堂知開封府殆隨任在官署故得入故都禁中也其年無考姑附於此

十七年丁卯八歲

十八年戊辰九歲

十九年己巳十歲

〔舊譜〕先生十歲師於蔡伯堅與黨懷英同學號辛黨

〔考證〕此錄宋史本傳文也然史只言『少師蔡……』未嘗確指何年遽以繫諸十歲未免武斷又本傳所記實取材於劉祁歸潛志祁但言二人少同舍不言所師辛籍濟南黨籍泰安十歲時同舍理所合有伯堅顯宦於京朝童子斷不能就學也歷代詩餘詞話引本傳云『蔡光陷北辛棄疾以所業謁之蔡曰詩則未也它日當以詞顯』所謂本傳不知何指辛傳無此語蔡光名不見金史想有誤張宗橚詞林紀事引陳子宏語略同最初出何書待考宋史似誤合此二事爲一

蔡光恐非即蔡松年(伯堅)先生曾否從松年遊,尚屬疑問也。

二十年庚午十一歲

二十一年辛未十二歲

二十二年壬申十三歲

二十三年癸酉十四歲

〔舊譜〕先生年十四領鄉舉。按先生進美芹十論劄子云,『兩隨計吏抵燕山觀形勢。』蓋由此也。

〔考證〕十四領鄉舉不見史傳。此或是據鉛山譜,當可信也。若先生曾從蔡松年遊,則當在本年以後。

二十四年甲戌十五歲

二十五年乙亥十六歲

二十六年丙子十七歲

二十七年丁丑十八歲

二十八年戊寅十九歲

二十九年己卯二十歲

三十年庚辰二十一歲

三十一年辛巳二十二歲

是年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先生聚衆二千,隸耿京。京有衆二十五萬,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

軍。馬先生爲掌書記勸京決策南向。

〔考證〕右節錄本傳文。中記殺僧義端事省不錄當參觀原文 先生自聚衆二千及京有兵二十五萬。則據進美芹十論箚子也。遺詩鵝湖夜坐云『昔者戍南鄭。秦山鬱蒼蒼。鐵衣臥枕戈。睡覺身滿霜。官雖備幕府。氣實先顏行。……時時登高望指顧無咸陽』皆追述本年事。知先生雖掌書記。仍自有部曲。其屯戍地則南鄭也。

三十二年壬午 二十三歲

〔本傳〕京令棄疾奉表歸宋。高宗勞師建康。召見。嘉納之。授承務郎。天平節度掌書記。並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卽衆中縛之以歸。金將追之不及。獻俘行在。斬安國於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陰簽判。棄疾時年二十三。

〔考證〕先生奉表歸朝在是年正月。耿京遇害在閏二月。先生獻俘行在月日無考。計當在春夏之交也。先生之南。當非孑身歸潛。志稱其率數千騎南渡。本集鷓鴣天詞亦云『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則所率義軍當不少。歸後授文吏冷職。其所統軍當是解散。故鵝湖夜坐詩云『一朝去軍中。十載客路傍』也。進美芹十論箚子言『議和後投閒蹂躪。所喪酷於符離之敗。』先生此時內負初心。外慙部曲。其失意可想也。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 二十四歲

在江陰僉判任。

〔編年文〕請練民兵守淮疏。

〔考證〕辛輯稼軒集鈔存得文三十一首其錄自永樂大典者二十八首中有記年月者分編入各年此其最初之一篇也其不記年而可推攷者則亦考定編入。

二年甲申二十五歲

在江陰僉判任。

乾道元年乙酉二十六歲

在江陰僉判任。

〔編年文〕美芹十論及進論箚子。

〔考證〕美芹十論本傳謂乾道六年作。永樂大典本於論題冠以乾道乙酉想有所本。案論文多是和議初成時極言和之不可恃自當屬乙酉作論中有『官閑心定』語亦與歸國後數年久滯江陰冷曹情事相合。

二年丙戌二十七歲

在江陰僉判任（？）

三年丁亥二十八歲

在江陰僉判任（？）

〔考證〕舊制任官三年考滿，率有遷免。先生此兩年是否仍留江陰任，無可考。據宋人諸說部書，先生似有一時期失職流落金陵，但無確據，姑記此以俟再考。

四年戊子二十九歲

〔本傳〕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

〔考證〕宋詩百一鈔有周孚送辛稼軒一首，中有『一飢相迫又離羣』語，有『只今參佐須新楚，何日公卿厲范雲』語，似是送其倅建康之作。要之先生初南歸數年間，飢驅而勉就吏職，落拓可想也。

五年己丑三十歲

在建康通判任。

〔編年詞〕集中詞確知為建康作者凡九首。（建康以前詞無可確指者）先生曾兩度官建康，一為右兩年之任通判，一為乾道九年淳熙元年之任江東安撫司參議。諸詞某首作於某年，難悉考。姑就可推見者略區分之，其絕對無考者，則彙附淳熙元年末。

水龍吟　登建康賞心亭　『水天千里清秋……』（卷五葉一。凡編年詞所記卷葉數，皆指王氏四印齋翻元大德本）

〔考證〕此詞年月絕無考。惟詞中『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闌干拍徧，無人會登臨意。』及『倩何人喚取盈盈翠袖，揾英雄淚』等語，確是滿腹經綸在羈旅落拓或下僚沈滯中勃鬱一吐情狀，當為先生詞傳世者之最初一首，故以冠編年。

念奴嬌　登建康賞心亭呈史留守致道　『我來弔古上危樓……』（卷二葉一）

滿江紅　建康史帥致道席上賦　『鵬翼垂空……』卷四葉一

千秋歲　金陵壽史帥致道　『塞垣秋草……』卷七葉八

〔考證〕續通鑑乾道三年九月以知建康府史正志兼沿江水軍制置使史留守致道當即此人。蓋先生倅建康時第一任長官。

八聲甘州　壽建康帥胡長文給事　『把江山好處付公來……』卷六葉一

〔考證〕長文名及到任年待考然先生二次宦建康乃入葉衡幕府則胡之作帥蓋繼史任宜在乾道四五年間。

〔編年詞略例附說〕全集詞題中記某年作者僅十九首詞句中可證明爲某年作者亦僅(二十餘)首。但先生歷年官跡及家居年分略可考定。(其中當然有有疑問者但上下亦不過一兩年間)故題中句中地名多足爲編年之助。在某地所與往還唱和之人分別部居亦十得五六。故人名又可爲編年之助。又宋四卷本之稼軒詞甲乙丙丁集。雖非純粹編年然甲集爲先生門人范開手編。有淳熙戊申(十五年)元日自序則所收諸作斷無在丁未除夕以後者可知。乙丙丁集編成年月雖無考。然以吾鉤稽所得。則乙集無帥閩以後作丙丁集無帥越以後作。幾可認爲絕對的原則。(甲乙集時代頗分明丙丁集則通各時代皆有)略以此本畫出一時代的粗線。然後將各時代游宦或家居時之地與人互相證勘。其年分明確者隸於本年。不甚明確者則總載或附錄於某地宦跡之末一年。(例如前列五首不能確指爲戊子作或己丑作但知其決不出此兩年間故以列諸己丑)則雖不敢謂爲正確之編年。然失之亦不遠矣。卷中編年詞所采方法略如右。故發其凡於此。

六年庚寅三十一歲

〔本傳〕孝宗召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爲迎合。作九議及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于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遷司農主簿。

〔編年文〕九議。又應問三篇已佚

〔考證〕細讀美芹十論及九議。知兩文決非作於一時。舊譜謂皆乾道元年作。非也。本傳謂皆本年作。亦非也。十論作於元年乙酉。永樂大典本有明文。想所據爲文集原本。更無可議。九議大典本不著年分。當從傳文定爲本年作。篇中有『朝廷規恢遠略已三年矣』之語。蓋自丁亥戊子以來。已漸覺和議不可恃。有備戰之意。美芹十論若作於是年。是爲無的放矢。九議之立論。則全以備戰爲前提。而反言戰之不可輕發。故知其必作於是年也。篇中有『欲乞丞相稍去簿書細務爲數十日之閒舒寫胸臆延訪豪傑』語。知其書當爲上虞允文。非奏議也。應問三篇。或是答允文咨訪。惜已佚不可考矣。傳文『以講和方定議不行』云云。亦是誤將美芹十論時事併爲一談。上九議時和局久定。而戰論方張。先生又非主立時開戰者。無所謂行不行也。議中頗注重理財。遷司農主簿。殆有嚮用之意。

〔編年詞〕念奴嬌　西湖和人韵　『晚風吹雨……』卷二葉二

滿江紅　冷泉亭　『直節堂堂……』卷四葉六

前調　再用前韵　『照影溪梅……』同上

〔考證〕集中在臨安所作詞極少。惟此兩首及觀潮上葉丞相一首耳。並見甲集中。知為早年作。觀潮當作於淳熙元年。此兩首年分無考。考先生自本年起。直至次年夏秋間。似皆在臨安供職司農主簿。（考證詳次年）其一生在臨安。當以此次為最久。故姑以臨安作品無年月者。繫於本年。『照影溪梅』一闋。因和冷泉亭韻。知為同時作。

七年辛卯三十二歲

〔本傳〕出知滁州。州罹兵燼。井邑凋殘。棄疾寬征薄賦。招流散。敎民兵。議屯田。乃剏奠枕樓繁雄館。

〔考證〕傳以遷司農主簿出知滁州連文。舊譜遂並以繫諸乾道六年。不知主簿乃實職。非如館職之可帶銜外任。不容同時並任此兩職也。跋太祖皇帝賜王嵒帖。作於乾道八年十一月。中有『臣守滁之十月。僭知淳以帖來獻』語。若獻與跋同時。則是八年正二月間始作官。郎稍後數月乃跋。則到官早在亦不過七年秋冬間耳。此跋恭題天章。十分鄭重。若六年已出守。受獻後經歲乃跋。不應如此怠慢。故假定先生在滁滿兩年。辛卯到官。癸巳去職。當無大過。（周孚蠹齋鉛刀編寄辛滁州詩『江皋追送儘逾旬。節物俄驚一度新。西澗潮生還值雨。南山雪盡更逢春。』可證先生赴滁任在正月中旬。其年則當為七年辛卯也。）

八年壬辰三十三歲

在滁州任。

〔編年文〕跋太祖皇帝賜王嵒帖。

〔考證〕篇末備書年月結銜。文云『乾道八年十一月十日。右宣義郎權發遣滁州軍州主管學士兼管內勸農營田屯田事臣辛棄疾拜手稽首謹書。』

〔編年詞〕感皇恩　滁州送范倅　『春事到清明……』卷七葉十三

木蘭花慢　滁州送范倅　『老來情味減』卷四葉十四

〔考證〕范倅名字無考。集中別有壽范南伯西江月一首。中有『奠枕樓頭風月』語。似與先生在滁州有往還者。初疑即此人。然集中尙有與南伯關涉之作。細參又不甚合。姑懸以俟考。

九年癸巳三十四歲

〔本傳〕辟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

〔考證〕葉衡作留守年無考。然衡次年六月即入相。先生去年十一月猶在滁任。則辟參議必在本年無疑。

〔編年詞〕一剪梅　遊蔣山呈葉丞相　『獨立蒼茫去不歸……』卷七葉十六

菩薩蠻　金陵賞心亭爲葉丞相賦　『青山欲共高人語……』卷十一葉一

〔考證〕是年葉衡未爲丞相。然過此以往。先生似無與葉在金陵游宴之機會。則兩詞必爲本年或次年所作。「丞相」之稱。或後此編集者追題耳。

太常引　建康中秋夜爲呂潛叔賦　『一輪秋影轉金波……』卷十二葉三

〔考證〕此詞作年絕無可考。然自淳熙元年（即次年）以後。先生似二十餘年踪跡不到建康。故姑以附建康諸詞之末。

聲聲慢　滁州旅次登奠枕樓作和李清宇韻　『征埃成陣……』卷五葉十六

〔考證〕詞題云「旅次」。則決非守滁時作。奠枕樓爲先生手刱。則決非守滁以前作。詞云『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層樓』是樓

初成後一二年間語。淳熙元年以後，先生足跡無緣履滁州，則此詞必爲在葉衡幕府時作，非本年卽次年也。

淳熙元年甲午三十五歲

〔本傳〕(葉)衡入相，力薦棄疾慷慨有大略，召見，遷倉部郎官。

〔考證〕舊譜云『是歲十一月葉衡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薦先生。』案衡轉右丞相雖在十一月，其授參知政事則在六月，集中有觀潮上葉丞相詞，觀潮例在八月，疑先生被薦當在六七月間，其上半年則仍在江東安撫司參議任也。

〔編年詞〕摸魚兒　觀潮上葉丞相　『望飛來半空鷗鷺……』卷五葉七八

洞仙歌　壽葉丞相　『江頭父老』卷六葉十六

二年乙未三十六歲

〔本傳〕提點江西刑獄，平劇盜賴文政有功，加祕閣修撰，調京西轉運判官。

〔考證〕案史文，是年四月，茶寇賴文政起湖北，轉入湖南江西，官軍數敗，六月，先生以倉部郎中出爲江西提刑，節制諸軍討之，九月，誘殺文政，茶寇平。據此，則本年上半年先生仍服官行在所，六月以後則在江西治軍。其調京漕應在本年冬。周孚蠹齋鉛刀編聞辛幼安移漕京西詩云『孤鴻茫茫幕天闊，問君章貢何時發。』據此，當是平寇後卽由贛州奉調西上。

〔編年文〕淳熙乙未登對劄子

〔考證〕此劄專論推廣會子辦法，篇中舉江陰軍建康府兩地價格爲例，皆先生久游宦之地，當是在倉郎

任未出任江西軍事前所上。

〔編年詞〕滿江紅　贛州席上呈太守陳季陵侍郎『落日蒼茫……』卷四葉三。

〔考證〕先生雖家居江西且屢次官於江西然計其南至贛州之時蓋甚少據周信道浮詩句『問君章貢何時發』見前則移漕京西前在章貢可知此詞當卽其時所作。

菩薩蠻　書江西造口壁　『鬱孤臺下淸江水……』卷十一葉一

〔考證〕大淸一統志『鬱孤臺在贛州府治西南』鶴林玉露云『南渡之初金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此詞蓋感興前事故沈痛乃爾先生踪跡惟本年曾到贛州此詞應是本年作。

滿江紅　賀王帥宣子平湖南寇　『笳鼓歸來……』卷四葉三

〔考證〕本詞作年及宣子事蹟皆未詳。惟後此湖湘盜起時先生已帥彼土。此所云湖南寇或卽茶寇賴文政先生用兵江西而王正帥湘與相犄角故推功歸之耶姑存一說俟再考。

祝英臺近　晚春　『寶釵分桃葉渡……』

〔考證〕張端義貴耳集云『呂婆呂正己之妻正己爲京畿漕吏有女事辛幼安因以微事觸其怒竟逐之。今稼軒桃葉渡詞因此而作』案此說若可信則事當在先生任京漕時卽本年或明年春也然宋人說部。最喜肊造典故未可遽認爲事實姑存異聞可耳。

三年丙申三十七歲

〔本傳〕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

〔考證〕鵞湖夜坐詩云『去年忝號召五月觸瞿唐』似赴江陵任在夏季其年則本年也。

〔編年詞〕蝶戀花　和趙景明知縣韵　『老去怕尋年少伴……』

〔考證〕乙集本此詞題爲『和江陵趙宰』則當時景明所知者江陵縣也集中江陵作僅見此首。

四年丁酉三十八歲

〔本傳〕遷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以大理少卿召。

〔考證〕滿江紅詞題云『淳熙丁酉自江陵移帥隆興到官之三月被召』鵞湖夜坐詩云『今年詔復下鴻雁初南翔』則由江陵移隆興（南昌）當在本年初秋。

〔編年詩〕鵞湖夜坐

〔考證〕此詩爲先生自述中年以前經歷集中僅見之佳史料也前半言在天平節度使掌書記（耿京幕中）時事原文已引見辛巳年條下中云『一朝去軍中十載客道傍看花身落魄對酒色淒涼』蓋南歸後十餘年碌碌作風塵小吏且常以北人爲南人所忌（九議中頗述及此況）除中間知滁州兩年稍有設施外眞有飢寒客路傍之感其漸見嚮用實自平江西盜立功之後詩云『去年忝號召五月觸瞿唐青衫暗欲盡入對哀淚滂』知赴江陵帥任前尙有入對之事本傳失載也又云『今年詔復下鴻雁初南翔俯仰未閱歲上恩實非常』即本傳所記隆興帥任上以大理少卿召之事蓋由南昌經信饒衢嚴赴杭路出鵞湖也又云『夜宿鵞湖寺槁葉投客牀寒燈照不寐撫枕慨以慷』則時在冬令也。

〔編年詞〕水調歌頭　淳熙丁酉自江陵移帥隆興到官之三月被召司馬監趙卿王漕餞別司馬賦水調歌

頭席間次韻。『我飲不須勸……』卷三葉二

［考證］篇中有『別離亦復何恨此別恨匆匆』語。蓋到任甫三月甲集本作二月舊譜同即言別。洵太匆匆也。趙王名字無考。司馬字漢章。名亦無考。

鷓鴣天　離豫章別司馬漢章大監　『聚散匆匆不偶然……』卷九葉一

［考證］此與前詞同時作。漢章即前題之司馬監也。故亦用『聚散匆匆』語。篇中有『二年歷徧楚山川』句。蓋去年方由京西漕赴江陵帥湖北。今年復移帥江西。誠徧歷春秋時楚境矣。又云『明朝放我東歸去』似先生時已僑居信州。故言東歸。舊譜以鷓鴣天詞編入戊申年殊誤同一司馬監不應隔十一年仍留前任也

滿江紅　席間和洪景盧舍人兼簡司馬漢章大監　『天與文章……』卷四葉七

［考證］景盧名邁。諡文敏。皓子。适弟。鄱陽人。席間有現任大監之司馬漢章。知必在先生帥隆興之三箇月中。但比餞別兩首稍在前耳。

滿庭芳　和洪丞相景伯韻　『傾國無媒……』卷六葉五

又　和洪丞相韻呈景盧內翰　『急管哀絃……』卷六葉六

又　游豫章東湖再用韻　『柳外尋春……』同上

［考證］景伯名适。諡文惠。景盧之兄也。右三詞決爲本年所作。蓋其時景盧在豫章。已有滿江紅詞題可證。四朝聞見錄云『洪邁歸鄱陽日與兄丞相适酬倡觴詠於林壑』蓋二洪告歸後常相合并而景伯卒於淳熙十一年甲辰二月。雖距本年尚有七年。然先生自本年冬離江西赴行在。即轉任湖北湖南。乙巳冬乃得歸。而景伯已前卒。故除本年以外更無與景

伯酬倡之機會也。

菩薩蠻『稼軒日向兒曹說……』信州本缺 據甲集

〔考證〕本詞次句云『帶湖買得新風月。』先生帶湖買宅。其年雖難確指。參伍鈎稽。應以本年爲最近是。先生南歸後十餘年間。何時始占籍定居。殊屬疑問——鷲湖夜坐詩云『十載客路傍。』前引 見沁園春期思卜築詞云『老鶴高飛一枝投宿長笑蝸牛戴屋行。』卷二 十四葉 新居上梁文云『欲得置錐之地遂營環堵之宮。』辛輯集鈔 卷三葉五 所謂新居者卽帶湖新居也。則前此「無置錐地」「客路傍」如「蝸牛戴屋行」或是實情。疑其結婚頗晚。中年以前家族簡單。卽以官爲家。其在信饒之間。或賃廡而居。或有族屬僑寄。其從弟祐之居浮梁 雖署稼軒實同萍梗。其始獲定棲。實自帶湖新居落成以後。此新居蓋成於淳熙九十年間。時先生方久官湖南。然其相宅定居。必在出官兩湖以前。舍本年外似無他時期也。謂在乙未年亦得。然彼年正平盜戎馬倥偬恐無暇及此 本年冬間應召赴闕。在信饒蓋頗有盤桓。買得帶湖。或卽此時也。

破陣子 爲范南伯壽『擲地劉郎玉斗……』卷八 葉四

〔考證〕詞題云『時南伯爲張南軒辟宰盧溪。南伯遲遲未行。因作此詞以勉之。』考南軒自淳熙二年至四年皆在廣西經略任。此詞當作於此數年中。

西江月 壽范南伯知縣『秀骨青松不老……』卷十 八葉

蝶戀花 繼楊濟翁韻餞范南伯知縣歸京口『淚眼送君傾似雨……』卷八 十一葉

〔考證〕贈送范南伯詞彙附於此。南伯似是當時上饒縣知縣也。後此一兩年間多與楊濟翁倡和之作。則

蝶戀花或竟是作於本年。

賀新郎　賦滕王閣　高閣臨江渚……』卷一葉八

〔考證〕此詞之作非本年則淳熙十三年丙午也。姑附於此。

五年戊戌三十九歲

〔本傳〕出爲湖北轉運副使。

〔編年詞〕滿江紅　江行簡楊濟翁周顯先甲集本作和楊濟翁韵『過眼溪山……』卷四葉四

〔考證〕篇中有『笑塵勞三十九年非長爲客』語。知當作於是年。周顯先名籍待考。楊濟翁名炎正。吉水人。慶元二年進士。官至安撫使。見江西詩徵小傳二人似是當時在先生幕府相隨同行者。

水調歌頭　舟次揚州和楊濟翁周顯先韵　『落日塞塵起……』卷三葉一

〔考證〕楊周同舟。自當與前詞爲同時先後作。

西江月　江行采石岸戲作漁父詞　『千丈懸崖削翠……』卷十葉八

〔考證〕此詞雖絕無爲本年作品之實據。但先生是年似由臨安經建康泝江赴任武昌。途中吟詠頗多。故附於此。

蝶戀花　和楊濟翁韵　『點檢笙歌多釀酒……』卷八葉十三

又　席上贈楊濟翁侍兒　『小小年華才月半……』同上

〔考證〕右兩首無從定爲本年作。但俱見甲集。作時當不晚。姑彙次於濟翁唱酬諸篇之後。

〔編年詩〕和周顯先韻二首

〔考證〕第二首云『怒濤千里破空飛。洗盡靑衫塵路泥。更惜秋風一帆足。南樓只在遠山西。』蓋江行舟中唱和詩也。玩「南樓」語。或是次年由湖北移漕湖南時作。故於武昌之南樓示眷戀。今姑以附楊周唱和諸詞之後。

六年己亥四十歲

〔本傳〕爲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盜連起湖湘。棄疾悉討平之。遂奏疏……(論盜賊)。詔獎諭之。

〔考證〕知移漕及帥潭同在本年者。移漕年月有摸魚兒詞題爲證。甚明。詳下帥潭年月。據朝野雜記言淳熙七年春有人疏論湖南鄉社。下安撫司議。帥臣辛某覆奏云云。則帥潭必在六年可知。殆因盜勢猖獗。朝廷不得不用將才也。

〔編年文〕淳熙己亥論盜賊箚子。

〔考證〕箚子本傳節錄概要。永樂大典有全文。玩文知是在安撫任內所上。大典本既明著『淳熙己亥』。則先生在轉運任非久便改潭帥。益有明證矣。

〔編年詞〕水調歌頭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周總領王漕趙守置酒南樓。席上留別　『折盡武昌柳……』卷三葉一

〔考證〕詞云『折盡武昌柳。挂席上瀟湘。二年魚鳥江上。笑我往來忙。』蓋去年甫抵湖北任。今年遽遷。故

曰二年往來忙也。

摸魚兒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爲賦。『更能消幾番風雨……』卷五葉七

〔考證〕王正之蓋前題之王漕似即接先生任者。故曰同官。集中與正之唱和詞凡三首。尚有一首爲水調歌頭和王正之右司吳江觀雪見寄卷三葉五想又在此次別後矣。並附見於此。

羅大經鶴林玉露跋此詞云『詞意殊怨。斜陽烟柳之句。比之未須愁日暮天際有輕陰者異矣。在漢唐時。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以罪。可謂盛德』案宋人說部好傅會。此段卻似可信。孝宗（壽皇）好文詞。且具賞鑒力。觀其改俞國寶之風入松見武林舊事評趙彥端之謁金門見貴耳集可見。則其愛讀此詞。讀而不悅。亦意中事。詞意誠近怨望——『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語幾露骨矣。先生兩年來由江陵帥隆興帥轉任漕司。雖非左遷。然先生本功名之士。惟專閫庶足展其驥足。錄錄錢穀。當非所樂。此次去湖北任。謂當有新除。然仍移漕湖南。殊乖本望。故曰『準擬佳期又誤』也。本年論盜賊劄子有云『臣孤危一身久矣。荷陛下保全。事有可危。殺身不顧。』又云『生平剛拙自信。年來不爲衆人所容。恐言未脫口而禍不旋踵。』則『蛾眉曾有人妒』亦是實情。蓋歸正北人。驟躋通顯。已不爲南士所喜。而先生以磊落英多之姿。好譚天下大略。又遇事負責任。與南朝士夫泄沓柔靡風習。尤不相容。前此兩任帥府。皆不能久於其任。或即緣此。詩可以怨。怨固宜矣。然移漕未久。旋即帥潭。且在職六七年。讒言屢聞。而天眷不替。豈壽皇讀此詞後。感其樸忠。憫其孤危。特加賞拔調護耶。因讀鶴林玉露。輒廣其意如右。

〔又〕此詞作於晚春，移漕當屬此時。帥漕蓋卽在夏秋間。

〔又〕謝疊山注唐絕句選云：（簡譜引）『辛稼軒中年被劾，凡一十六年，不堪讒誣，遂賦摸魚兒云云。』案：先生被劾之多，當在湖南江西帥任中，賦此詞時猶未也。疊山殆追述而未詳考耳。

七年庚子　四十一歲

在湖南帥任。

〔考證〕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十八）云：『湖南鄉社者，舊有之，領於鄉之豪酋。……淳熙七年春，言者奏鄉社之擾，請盡罷之。事下安撫司，帥臣辛幼安言：鄉社皆雜處深山窮谷中，其間忠實狡詐，色色有之，不可一切盡罷。今欲擇其首領，使大者不過五十家，小者減半，屬之巡尉，而統之縣令，所有兵器官爲印押。上從之。』案：此爲先生整頓湖南軍實之第一步，先從鄉兵着手，亦因有人建言，因勢利導也。

〔編年文〕請剏立湖南飛虎軍疏

〔考證〕此疏永樂大典本失載，本傳節其概略，而未著其作年。舊譜以隸本年，蓋近是。先生本將才，所至以整頓軍政爲務。初到任之一年，既芟削羣盜，且疏陳整飭吏治以淸盜源，次年卽着手治軍，爲長治久安之計，宜也。本傳云：『乃復奏疏曰：「軍政之敝，統率不一，差出占破，略無已時。軍人則利於優閑窠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以故教閱廢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姦民無所忌憚，緩急則卒伍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未決，傷威損重，爲害非細。乞依「廣東摧鋒」、「荆南神勁」、「福建左翼」例，別創一軍，以「湖南飛虎」爲名，止撥屬二牙密院，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夷獠知有軍威，望風懾服。」詔委以規

晝迺度馬般營壘故基起蓋砦柵招步軍二千人馬軍五百人傔人在外戰馬鐵甲皆備……時樞府有不樂之者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奪經度費鉅萬計棄疾善斡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辦者期一月飛虎營柵成違坐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上遂釋然……軍成雄鎮一方爲江上諸軍之冠』案剏成飛虎軍中經幾許波折計當費數年之力其經始合在本年也

〔又〕朝野雜記卷十八云『殿前司摧鋒軍者潭州土軍也淳熙四年春樞密院言江西南多盜諸郡廂禁軍單弱乞令兩路帥司各選配隸人置一軍七年辛幼安爲潭帥使募千八百人訓練之其冬賜名遙隸軍司』案此與飛虎軍另爲一事本傳失載

八年辛丑四十二歲

在湖南帥任

〔考證〕本傳所稱剏飛虎軍爲樞府及言官所扼撓當在本年及次年周信道寄辛幼安詩云『飛鳶跕跕瘴烟中欲息渠儂技又窮……危機可畏渾如此莊語能聽只有公已識柴車勝朱轂快來相就北窗風』宋百家詩存蠹齋鉛刀編當時任事艱危情狀可見信道爲先生髫年舊交相愛特甚故勸其息肩歸隱也

〔編年文〕祭呂東萊先生文

〔考證〕東萊卒於是年七月文云『緘沈辭於千里』蓋遣祭也又云『嘗從遊於南軒蓋於公而敬畏』又云『夫何南軒亡而公益孱』知先生之交東萊蓋因張南軒南軒先東萊一年卒度亦必有祭文惜已

佚矣。又云：『茲物論之共惱，寧有懷於私惠。』知正當論劾沸騰時也。

九年壬寅四十三歲

在湖南帥任。

十年癸卯四十四歲

在湖南帥任。

〔編年文〕新居上梁文。

〔編年詞〕沁園春　帶湖新居將成　『三徑初成……』卷二葉十

〔考證〕右一文一詞，蓋皆作於本年或本年以前。詞云：『鶴怨猿驚，稼軒未來。』又云：『沈吟久，怕君恩未許，此意徘徊。』可知時正服官在外，欲歸未得。又云：『秋江上看驚弦雁避，駭浪船回。』亦可見謠諑正盛，亟欲潔身而去也。上梁文云：『人生直合在長沙，欲擊單于老無力。』可知時正帥湖南。又云：『伏願上梁之後，早收塵跡，自樂餘年。』急流求退，與詞意正同。但先生在湖南任似尚有年餘，知其必作於本年以前者。洪景伯适題稼軒詩（見盤洲集卷八）有『卜築山城樂事重』『高牙暫借藩維重，燕寢未須歸興濃』等句，碻是先生在帥任未歸時題其新居之作。景伯之卒，在淳熙十一年（即次年）二月（據錢竹汀洪文惠年譜），則其詩必作於淳熙十年以前，而帶湖之居亦必落成於是年以前可知也。舊譜以上梁文列慶元二年丙辰條下，大誤。蓋誤以『期思卜築』當帶湖新居也。丙辰年先生家居已久，安得有『伏願早收塵跡』等語。

〔又〕先生以稼軒名其居，蓋已舊。及帶湖新居成，仍襲此名。故洪文惠詩題曰題辛幼安稼軒。大清一統志

卷一九二云『稼軒在上饒縣北宋辛棄疾所居因以自號』又引洪邁記云『稼軒在郡治之北可十里東岡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徑款竹扉錦路行海棠集山有樓婆娑有室信步有亭滌硯有渚皆約略位置』今考集中文句則此諸勝外尚有雪樓有篆岡陳同甫與先生書云『如聞作室甚宏麗傳到上梁文可想而知也見元晦說潛入去看以爲耳目所未曾覩此老言必不妄』據洪陳兩文略可見新居規模又遺詩中有御賜閣額二首想亦寵題新第也

〔又〕康熙上饒縣志引信乘續封尙有洪邁記文之一節文云『國家行在武林廣信最密邇畿輔東舟西居蠭午旁出處勢便近士大夫樂寄焉環城中外買宅且數百基局不能寬亦曰避燥濕寒暑而已郡治之北可十里所故有曠土存三面傅城前枕澄湖如寶帶其縱千有二百三十尺其衡八百有三十尺截然砥平可廬以居』案此段當與一統志所引同屬一篇惜洪集已佚無由睹其全文然當時信州流寓之輻輳與夫帶湖之位置幅員形勝皆歷歷可見誠考證帶湖新居最重要之資料也上饒志又云『帶湖書院在縣治北靈山門外宋淳熙間辛稼軒讀書處』此蓋先生沒後後人因其故居建書院作紀念今並附述於此

沁園春　送趙景明知縣東歸再用前韵『佇立瀟湘……』卷二葉十

〔考證〕此詞用新居將成詞韵知是同時作有『佇立瀟湘』語可證與前詞皆作於湖南

十一年甲辰四十五歲

由湖南移帥江西〔本傳〕加（原作嘉疑誤）右文殿修撰差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時江右大饑詔任責荒政始至榜

通衢曰『閉糴者配，強糴（原作耀誤）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逮其責領運糴，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糴，於是連檣而至，其直自減，民賴以濟……帝嘉之，進一秩。

〔考證〕本傳未言移帥江西在何年，知必在本年者，朝野雜記於「殿前司擢鋒軍」條下（全文引見前淳熙七年）稱『淳熙七年辛幼安爲潭帥，募八千人訓練之，其冬賜名，十年夏改隸御前江陵軍。明年，趙衛公爲帥，奏乞移其軍屯江陵……』可知先生以十一年罷潭帥，其來代者則趙衛公也，惟交代在何月則無可考耳。計先生自淳熙六年春夏間由湖南漕使轉任帥職，至是已滿五年，生平所歷官以此次爲最久任，而被謗亦最重，謝疊山所謂『中年被劾一十六章』者，什九當在此時期。先生有別湖南部曲詩云『愧我明珠成薏苡，負君赤手縛於菟』，似仍屬以讒罷職，殆孝宗鑒其孤忠，特量移他路以塞言者之口耳。

〔編年詞〕甲辰歲壽韓南澗尚書　『渡江天馬南來……』（卷五葉一）

〔考證〕南澗名元吉，字无咎，維曾孫，開封人，徙居上饒，先生家居時相與唱和最多，此爲集中贈韓詞最初之一首。末句云『待他年整頓乾坤事了，爲先生壽』，可見先生是時功名心仍甚盛，又可見此詞乃遙寄爲壽者，尚未獲與南澗合并也。南澗壽辰在五月，先生時仍在湖南任抑已移江西，不可考。

〔附湖南帥任上所作詞不能確指年分者〕

減字木蘭花　長沙道中壁上有婦人題字若有恨者用其意爲賦『盈盈淚眼……』（卷十一葉十八）

阮郎歸　耒陽道中爲張處父推官賦　『山前鐙火欲黃昏……』（卷十二葉十四）

賀新郎　『柳暗凌波路……』（卷一葉九）

〔考證〕篇中有『千里瀟湘葡萄漲人解扁舟欲去』『黃陵祠下山無數聽湘娥冷冷曲罷爲誰情苦』等語知是湘中送行作

滿江紅　暮春　『可恨東君……』卷四葉二

〔考證〕篇中有『湘浦岸南塘驛』語知是湘中作

十二年乙巳四十六歲

在江西帥任〔本傳〕以言者落職

〔考證〕本傳不言落職在何年今略定爲在本年秋冬間其證斷在左列水龍吟菩薩蠻兩詞——

〔編年詞〕水龍吟　次年南澗用韻爲僕壽僕與公生日相去一日再和以壽南澗　『玉皇殿閣微涼……』卷五葉二

〔考證〕題中「次年」二字蒙甲辰原唱題言卽乙巳年也南澗用韻壽先生詞（宋刻南澗詩餘）云『南風五月江波使君莫袖平戎手燕然未勒渡瀘聲在宸衷懷舊』又云『便留我賸馥蟠桃分我作歸來壽』稱使君知尙在帥任云留作歸來壽則尙未歸也云渡瀘懷舊則已離荊（[illegible]）云江波則已移鎭江城先生與南澗生日同在五月知是年五月先生恰在隆興帥任也

菩薩蠻　乙巳冬南澗舉似前作用韻和之　『錦書誰寄相思語……』卷十一葉一

〔考證〕此詞信州本只題『用前韻』三字四卷本乙集全題如右惟「南澗」作「前間」實不詞吾以意校改自信不謬果爾則本年冬先生與南澗已會晤南澗老矣（是年六十八歲）栖隱上饒細檢南澗甲乙稿及南

淵詩餘。晚年絕無去饒遠遊痕跡。則兩公握手。可推定其必在饒。先生帥江西。饒爲轄境。雖未嘗不可巡閱蒞止。然以他方面資料綜核之。似是年秋冬間先生已落職歸饒。故得晤南澗於帶湖新居也。其旁證則於次年詳論列之。

〔附江西帥任上所作詞不能確指年分者〕

昭君怨　豫章寄張守定叟　『長記瀟湘秋晚……』卷十二葉十五

〔考證〕此詞乃在豫章作而追述湖南舊遊者。作時宜在隆興帥任。先生兩次帥隆興。一在四年丁酉。一即去年本年間。丁酉未官湖南。則此詞必去年或本年作也。

西河　送錢仲耕自江西漕移守婺州　『西江水……』卷五葉九

〔考證〕篇末云『過吾廬定有幽人相問歲晚淵明歸來未』則先生時尚未歸可知。仲耕由江西漕移官。蓋先生在江西帥任者。與同官者。由南昌往婺州必經廣信。故有『過吾廬』語。

十三年丙午四十七歲

居上饒之帶湖新居。

〔考證〕先生任江西帥及落職年。本傳皆失載。舊譜因沁園春詞題有『戊申奏邸騰報謂余以病挂冠』一語。遂推定罷官在戊申而移任在丙午。謂帥江西首尾閱三年。殊誤。沁園春詞題之解釋。別詳戊申年條下。茲不先贅。傳文於『落職』下接云『久之主管沖佑觀』次云『紹熙二年起福建提點刑獄』若戊申始落職。下距紹熙二年辛亥不過三年。中間復有主管沖佑觀事。爲時甚近。何得云久。然此猶得曰約指之

詞可以通融解釋也。最當注意者則宋四卷本之稼軒詞甲集。為先生門人范開手編。有自序明署『淳熙戊申正月元日作』則其所收詞應以丁未前作為限。毫無挾疑之餘地。然而甲集中可確斷為罷官後在帶湖新居所作之詞殆不下數十首。若罷官在戊申則此諸詞皆無着落矣。竊疑本傳所云『以言者落職』。去年秋冬間最遲亦不過本年。故今以甲集中帶湖家居諸詞統題為丙午丁未間作彙錄於本年之下。

〔丙午丁未間上饒家居諸詞彙錄〕

鷓鴣天　『翠木千尋上薜蘿……』卷九葉四

〔考證〕篇中云『東湖經雨又增波』是去豫章時語。又云『只因買得青山好。却恨歸來白髮多……』是初歸帶湖新居時語。

水調歌頭　盟鷗　『帶湖吾甚愛……』卷三葉三

前調　湯朝美司諫見和用韻為謝　『白日射金闕……』同上

前調　嚴子文同傅安道和前韻因再和謝之　『寄我五雲字……』同上此首甲集不收惟見乙集或是戊申後追和然乙集亦有丁未前作故併錄於此

〔考證〕右三首為同時先後作。第一首『先生杖屨無事。一日走千回』第二首『笑吾廬。門掩草。徑封苔』第三首『雕弓挂壁無用』『多病關心藥裏小摘親鋤菜甲』皆罷官閑居時語。

滿江紅　送湯朝美司諫自便歸金壇　『瘴雨蠻烟……』卷四葉七

〔考證〕南澗甲乙稿卷一亦有送湯朝美還金壇詩。中云。『湯公涉南荒。』『幾年臥新州。』竭來靈山隈。上饒

州之鎮山志云靈山為巀然慰盧谷濯足山下泉愛我泉上竹』湯蓋以直諫獲罪曾竄嶺表中間殆量移信州安置，常與韓南澗及先生游宴至是得赦許自便故二公皆有詩送其歸也。

念奴嬌　和韓南澗載酒見過雪樓觀雪　『兎園舊賞……』卷二葉二

〔考證〕哭鼇詩云『足音笞笞來多在雪樓下』知雪樓為帶湖新宅中之一樓南澗見過當在本年或次年冬。

水調歌頭　九日遊雲洞和韓南澗尙書韵　『今月復何日……』卷三葉三

前調　再用韵呈南澗　『千古老蟾口……』同上

前調　再用韵答李子永提幹　『君莫賦幽憤……』卷三葉六

〔考證〕右三詞當為同時作王象之輿地紀勝信州景物條下云『雲洞在州南二十餘里天欲雨則與雲』先生與南澗所遊即此第二首『笑年來蕉鹿夢畫蛇盃』是被議落職後語玩第三首全文殆李子永贈詞為先生深抱不平先生反以達語開解之故云『君莫賦幽憤一語試相開』『我愧淵明久矣猶借此翁湔洗素壁寫歸來』又云『買山自種雲樹山下劚煙萊百鍊都成繞指萬事直須稱好人世幾興衰』皆達觀中尙帶痛憤也。

水調歌頭　提幹李君索余賦野秀綠繞二詩……『文字覷天巧……』卷三葉八此詞四卷本不收

〔考證〕子永名泳號蘭澤廬陵人嘗為阮冶司幹官據江西詩徵小傳案宋史職官志云『提舉阮冶司……在饒者領江東淮浙福建等路……』子永時正任職在饒故日與辛韓唱和也。

水調歌頭　和信守鄭舜舉蔗菴韻『萬事到白髮……』卷三葉七

滿江紅　送信守鄭舜舉被召『湖海平生……』卷四葉八

〔考證〕舜舉名籍待考．南澗甲乙稿卷一有題鄭舜舉蔗菴詩云．『吾州富佳山．脩竹連峻嶺．……豈知刺史宅．跬步鬬清景．古木盤城隅．石徑幽且迥．……鄭公閉閤暇．獨步昆盧頂．曰此氣象殊．逍遙步方永．……』知蔗庵在官署後靈山高處．舜舉作守時新築也．輿地紀勝引上饒志云『靈山爲州之鎭山岡勢迤邐從北來州宅實枕其趾』又以韓詩中「刺史宅」「昆盧」諸語略可得蔗庵所在 信守見集中者四人．鄭爲最先．想先生歸信未久便去任．故唱和詞僅兩首也 別有南歌子蔗庵獨坐一詞見乙集蓋舜舉去任後作

滿江紅　遊南巖和范先之韵『笑拍洪崖……』卷四葉八

〔考證〕太平寰宇記云．南巖在上饒縣南十餘里．巖傍巨石可坐千人．

前調　和范先之雪『天上飛瓊……』卷四葉九

烏夜啼　山行約范先之不至『江頭醉倒山公……』卷十二葉十五

前調　先之見和復用韵『人言我不如公……』卷十二葉十六

〔考證〕集中與范先之酬唱詞頗多．其見於甲集者則此四首．先之名待考．醉翁操詞此詞當作於紹熙元二年考證詳下序云．『先之與余遊八年．日從事詩酒間．』據此知兩人交誼甚篤．且繼續合併時頗長．又凡信州十二卷本之「范先之」．四卷本皆作「范廓之」．蓋一人而有兩字者．余頗疑其人卽編輯稼軒詞甲集之范開——「開」之與「先」與「廓」義皆相屬．甲集開自序云．「開」久從公遊．裒集百首．皆親得之於公者．

』亦與醉翁操序語意合也，惟前此在帥任時，絕無與先之往還蹤跡，知所謂從遊八年者，實家居時事，其年略當自乙巳丙午間起算也。考證別詳辛亥年條下

新荷葉　和趙德莊韻　『人已歸來……』卷七葉一

前調　再和前韻　『春色如愁……』同上

〔考證〕德莊名彥端，一號介庵，魏王廷美七世孫，晚年亦僑寓信州，故與韓南澗交最篤，南澗嘗贈以詩七首，以過去生中作弟兄爲韻。本詞云『人已歸來杜鵑欲勸誰歸』，知是歸田後所作。信州本尙有水調歌頭壽趙漕介庵一首惟不見甲集，未知何時作，考德莊年歲似較老於先生，此作當非甚晚也。

水調歌頭　送鄭厚卿赴衡州　『寒食不小住……』卷三葉八

滿江紅　餞鄭衡州厚卿席上再賦　『莫折荼蘼……』卷十四葉

〔考證〕厚卿名籍待考。滿江紅闋云：『還記得青梅如豆，共伊同摘，少日對花渾似夢……』其人似是先生髫年故交也。水調歌頭闋云『衡陽石鼓城下，記我舊停驂，襟以瀟湘桂嶺，帶以洞庭青草，紫蓋屹西南，文字起騷雅，刀劍化耕蠶。』知是能湘帥後作，亦可見先生於治湘政績甚自喜也。信州本尙有送厚卿詞兩首，一鷓鴣天鄭守厚卿席上，一菩薩蠻送鄭守厚卿赴闕，似皆同時作，惟甲集皆未收，故不以入編年。

最高樓　醉中有索四時歌爲賦　『長安道……』卷十六葉四

〔考證〕篇中有『投老倦游歸』語，知是家居時作。

前調　和楊民瞻席上用前韻賦牡丹　『西園買……』同上

滿江紅　和楊民瞻送祐之弟還侍浮梁　『塵土西風……』卷四葉八

生查子　山行寄楊民瞻　『昨宵醉裏行……』卷十二葉十二

前調　民瞻見和再用韵　『誰傾滄海珠……』同上

〔考證〕民瞻名籍待考。集中與渠唱和詞凡七首。右三首見甲集。餘見丙丁集。尋文知是信州朋舊也。

念奴嬌　賦雨巖效朱希眞體　『近來何處有吾愁……』卷二葉三

摸魚兒　雨巖有石狀甚怪取離騷九歌名曰山鬼因賦摸魚兒改名山鬼謠『問何年此山來此……』卷五葉八

蝶戀花　月下醉書雨巖石浪『九畹芳菲蘭佩好……』卷八葉十三

〔考證〕雨巖爲上饒附郭名勝。故家居時游詠頻數。

洞仙歌　訪泉於期思得周氏泉爲賦　『飛流萬壑……』卷六葉十六

〔考證〕詞云『便此地結吾廬。待學淵明。更手種門前五柳。且歸去父老約重來。問如此青山定重來否。』後此期思卜築。機已動於此時矣。

醜奴兒近　博山道中效李易安體　『千峯雲起……』卷六葉九

江神子　博山道中書王氏壁　『一川松竹任橫斜……』卷七葉十

清平樂　博山道中卽事　『柳邊飛鞚……』卷十葉十四

前調　前題　『茅簷低小……』同上

前調　獨宿博山王氏菴『遶牀飢鼠……』同上

醜奴兒　書博山道中壁『煙蕪露麥……』卷十一葉八

〔考證〕大清一統志二一九『博山在廣豐縣西南三十餘里。南臨溪流。遠望如廬山之香爐峯。』按廣豐西距上饒界十五里。故先生家居常往來其地。

鷓鴣天　鵞湖道中『一榻清風殿影涼……』卷九葉三

前調　鵞湖歸病起作『枕簟溪堂冷欲秋……』同上

〔考證〕輿地紀勝『鵞湖在鉛山縣西南十五里。』集中游鵞湖詞甚多。此二首則見甲集者。

清平樂　檢校山園書所見『連雲松竹……』卷十葉十五

前調　前題『斷崖松竹……』同上

〔說明〕右詞三十八首。除兩首外皆見范開所編甲集。可斷爲丁未以前作。各詞皆以詞題或詞句中有人名或地名者爲限。（內間有一二首無之者。則必用韻與他首牽連可證者也。）其無題或泛泛遊覽之作尚未列入。然即此已足證戊申前兩三年先生已落職。故家居作品如此之多也。

十四年丁未四十八歲

在上饒家居。

〔編年詞〕慶韓南澗尚書七十『上古八千歲……』卷三葉六

〔考證〕據南澗集南劍道中詩注。知南澗生於徽宗重和元年戊戌。其七十壽當在此年。甲辰乙巳間先生

與南澗互相慶壽時先生服官在外郵筒往復而已此詞云『從今杖屨南澗白日爲君留』則同居上饒朝夕過從矣

【丁未以前作年無考諸詞彙錄】

賀新郎　賦水仙『雲臥衣裳冷……』卷一葉七

念奴嬌　書東流村壁『野塘花落……』卷二葉一

滿江紅　中秋寄遠『快上西樓……』卷四葉一

前調　送李正之提刑入蜀『蜀道登天……』卷四葉七

前調　病中俞山甫教授訪別病起寄之『曲几團蒲……』卷四葉九

木蘭花慢　席上送張仲固帥興元『漢中開漢業……』卷四葉十四

聲聲慢　賦紅木樨『開元盛日……』卷五葉十七

六ㄠ令　用陸氏事送玉山令陸德隆侍親東歸吳中『洒羣花隊……』卷六葉七

前調　再用前韵『倒冠一笑……』卷六葉八

醜奴兒近　博山道中效李易安體『千峯雲起……』卷六葉九

江神子　和人韵『膐雲殘日弄陰晴……』卷七葉八

前調　和陳仁和韵『玉簫聲遠憶驂鸞……』卷七葉九

前調　和人韵『梅梅柳柳鬥纖穠……』卷七葉十

前調　博山道中書王氏壁　『一川松竹任橫斜……』同上

靑玉案　元夕　『東風夜放花千樹……』卷七葉十二

定風波　春日漫興信州本無題此據甲集　『少日春懷似酒濃……』卷八葉一

臨江仙　探梅　『老去惜花心已懶……』卷八葉五

前調　醉宿崇福寺寄祐之弟　『莫向空山吹玉笛……』卷八葉六

前調　再用韵送祐之弟歸浮梁　『鍾鼎山林都是夢……』同上

蝶戀花　送祐之弟『衰草斜陽三萬頃……』卷八葉十五

小重山　茉莉　『倩得薰風染綠衣……』卷八葉十七

南鄉子　舟中託夢　『欹枕艣聲遙……』卷八葉十七

鷓鴣天　代人賦　『晚日寒鴉一片愁……』卷九葉二

前調　『唱徹陽關淚未乾……』同上

朝中措　醉歸寄祐之弟　『籃輿嫋嫋破重岡……』卷十二葉十

前調　前題　『綠萍池沼絮飛忙……』同上

前調　送祐之弟歸浮梁　『無情最是江頭柳……』卷十一葉二

前調　席上分賦得櫻桃　『香浮乳酪玻璃盌……』卷十一葉三

太常引　壽韓南澗尙書　『君王著意履聲間……』卷十二葉三

杏花天　無題　『病來自是於春𢡡……』卷十二葉六

霜天曉角　旅興　『吳頭楚尾……』卷十二葉十一

一絡索　閨思　『羞見鑑鸞孤却……』卷十二葉十六

〔說明〕右三十二首皆見四卷本之甲集可斷為丁未（先生四十八歲）以前作其中或尚有數首可推定作年者容再考

十五年戊申四十九歲

在上饒家居

是年元旦門人范開輯稼軒詞甲集成自為之序

〔考證〕序文云『……揮毫未竟而客爭藏去或閑中書石興來寫地亦或微吟而不錄漫錄而焚藁以故多散逸』可見先生作品在中年以前其失傳者已甚多范序又言『裒集才逾百首皆親得於公者』考此百首中罷官後家居之作逾半固由閑居吟詠較多抑宦遊時范未相從無從收集也序又云『公一世之豪方將斂藏其用以事清曠』知作序時先生已不在官矣

是年春夏間陳同甫亮有與先生書先生當亦有答書但已佚歲杪同甫來訪先生與偕遊鵞湖並約朱元晦會於紫溪元晦未至詳考證下

〔編年詞〕蝶戀花　戊申元旦立春作　『誰向椒盤簪綵勝……』卷八葉十五

〔考證〕此詞信州本只題「元旦立春」四字乙集本有「戊申」二字花菴詞選本同

沁園春　戊申歲奏邸忽騰報謂余以病挂冠因賦此『老子平生……』卷二葉二

〔考證〕舊譜於丙午丁未兩年皆云『帥江西』。於本年始云『以言罷江西安撫任』。其根據即在此詞題。（舊譜又引鷓鴣天別司馬漢章大監詞『三年歷徧楚山川』句爲旁證謂自丙午至戊申恰三年亦大誤司馬大監於淳熙四年丁酉在豫章餞先生明見於水調歌頭詞題距戊申十一年前矣）果爾。則直至本年。先生尙服官在外。非惟甲集中所載家居作品數十首都無着落。且本傳明言『以言者落職。』而此題又言『以病挂冠』。究竟先生之去爲被劾耶。爲引疾耶。且其去若在『奏邸騰報』後。則因騰報乃引疾。未免無恥。騰報猶不去。更待論劾。無恥益甚。孰謂以先生之人格而有此。故吾敢斷定先生之被劾去官。已在兩年以前。今在山中忽見邸報有此訛傳。殊覺可笑。故賦詞以解嘲。（非如此則詞題及詞句皆成爲無意味）今全錄原文。加以解釋如下。

『老子平生。笑盡人間。兒女怨恩。況白頭能幾。定應獨往。青雲得意。見說長存。抖擻衣冠。憐渠無恙。合挂當年神武門。都如夢。算能爭幾許。雞曉鐘昏。此心無有親冤。況抱甕年來自灌園。但淒涼顧影。頻悲往事。殷勤對佛。欲問前因。卻怕青山也妨賢路。休門尊前見在身。山中友。試高吟楚些。重與招魂。』

先生落職。本緣被劾。而邸報誤爲引疾。詞中『笑盡兒女怨恩』『此心無有親冤』。謂胸中絕無芥蒂。被劾與引退。原可視同一律也。『白頭能幾。定應獨往。』『衣冠無恙。合挂當年神武門。』言早當勇退。不必待劾也。『都如夢。算能爭幾許。雞曉鐘昏。』言邸奏竟爲我延長若干年做官生涯。然所差能幾。不足較也。『抱甕年來自灌園』『淒涼顧影。頻悲往事』此明是罷斥後情狀。若猶在官。安得有此語。『卻怕青山也妨賢路』。極言憂讒畏譏。恐雖山居猶不免物議也。『山友重與招魂』言本已罷官。邸奏又爲我再

罷一次山友不妨再賦招隱也如此解釋則詞句及詞題之意皆明益可證當時之不在江西帥任矣因本年先生出處蹤跡與編年詞之排比極有關係有數十首發生問題而本詞題又最易滋誤會故不憚詳辨如右

賀新郎　陳同父自東陽來過余……『把酒長亭說……』卷一葉九

〔考證〕詞題全文云『陳同父自東陽來過余留十日與之同游鵝湖且會朱晦菴於紫溪不至飄然東歸既別之明日余意中殊戀戀復欲追路至鷺鷥林則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獨飲方村悵然久之頗恨挽留之不遂也夜半投宿吳氏泉湖四望樓聞鄰笛悲甚為賦乳燕飛以見意又五日同父書來索詞心所同然者如此可發千里一笑』案鵝湖勝遊朱陸之後復有辛陳此地眞足千古矣同父與辛幼安殿撰書金華叢書本龍川集卷二十一云『今亦甚念走上饒因入崇安但既作百姓當此田蠶時節只得那過秋杪』即兩公會晤以前商略行程及時日走上饒為訪先生入崇安則訪朱晦菴也知其在本年者晦菴戊申答陳同父書嘉靖本朱子大全集卷廿八云『……鄙意到此轉覺懶怯……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畦杞菊若一脚出門便不得此物喫不是小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攛掇留取閑漢在山裏咬菜根……來諭恐為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老兄勿過慮也』玩語意知是同父有書與晦菴約為紫溪之會晦菴不來而以諧語相謝也輿地紀勝云『紫溪在鉛山縣南四十里』又云『鵝湖在鉛山縣南十五里』時朱子方居崇安與鉛山緊相接壤紫溪南即分水嶺過此便入崇安界矣約會於此蓋欲免朱之遠涉也此時先生與晦菴似尚未識面故同父與先生書有云『四海所係望者東序惟元晦西序惟公又覺戞戞、然若不相入甚思無箇伯恭在中閒撋就也』同父所以「攛掇」晦菴出遊殆亦有「在中間撋就」之意其與晦翁書『恐為豪士所笑』云云豪士當即指先生而晦菴復書頗有微詞蓋尚未交先生未深知

其爲人也，同父與先生書中又云。『如聞作室甚宏麗。去年亮亦起數間，大有鷦鷯肖鯤鵬之意，』其甲辰冬與朱元晦書（龍川集卷二十）亦言築室計畫。中有『度二年可成』語。則同父新居之成。當在丁未。書云『去年亮亦起數間』。正是戊申年語。然則辛陳同遊決在戊申無疑矣。

玆遊當在本年臘將盡之數日間。先生詞中『躄踏松梢殘雪』。『剩水殘山無態度。被疏梅料理成風月。』『恨淸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等句。寫節物已甚明顯。同父和詞云『樽酒相逢成二老。卻憶去年風雪』。已是隔年語矣。朱子答同父書亦云『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亦可知作書時正當歲杪也。

〔附辨妄〕詞林紀事引說海云。『幼安流寓江南。陳同甫來訪。近有小橋。同甫引馬三躍而馬三卻。同甫怒拔劍斬馬首。徒步而行。幼安適倚樓見之。大驚異。卽遣人往詢。而陳已及門。遂與定交。後十數年。幼安帥淮。同甫尙落落貧甚。乃詣幼安相與譚天下事。幼安酒酣。因指南北利害云。南之可以幷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幷南者如此。錢塘非帝王居。斷牛頭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水。滿城皆魚鼈。飮罷宿同甫齋中。同甫夜思幼安沉重寡言。因酒誤發。若醒而悟。必殺我滅口。遂中夜盜其駿馬而逃。後致書幼安。微露其意。假十萬緡以濟乏。幼安如數與焉。破陣子詞殆作於是時。故題云賦壯詩以寄之。』案此段記事荒謬絕倫——先生之初識同父在臨安。同父與辛殿撰書明言之。所謂江南定交云云。已非事實。先生始終未嘗帥淮。更何從在淮任發生此故事。卽此二事。造謠者之固陋已極可笑、南北利害。不出形勢與事機二者。先生累次奏劄。慷慨直陳於君父之前。曾不稍忌諱。美芹十論及九議具在可按也。豈待醉後乃有言。更何至因醉言而欲殺友。環視錢塘城。謂其可灌。此正陳同父語。先生曾語此與否未可知。同父方自言之而不憚。豈有因此而妄疑其友欲殺己。且執此爲口實以訛索其友耶。同父功名雖蹭蹬。卻不甚貧。其乙巳與朱子書云『所幸槐飯粗足。可免營求』。可證也。兩公人格、何等磊落峻潔。觀其書詞贈答往復。意氣肝膽相期許。何等肫摯。此段紀事。把兩人皆說成爲陰狠狡險小人之尤。其厚誣賢者甚矣。宋人說部喜憑空造故實。不問其是否有意汙衊。要皆不足爲訓。因敍辛陳交誼。故附辨於此。

十六年己酉五十歲

上饒家居.

〔編年詞〕水調歌頭　元日投宿博山寺見者驚歎甚老　『頭白齒牙缺……』(卷三葉九)

〔考證〕詞中有『四十九年前事』句知是本年作.(大淸一統志『博山在廣豐縣西南三十餘里臨溪流』又云『博山寺在廣豐縣崇義鄉五代時建』鷺湖寺在鉛山縣北十五里稍北行便入廣豐界)先生與同父別於鷺湖後踽踽獨歸在途中度歲除而以元日投宿蕭寺正足見其高情逸致.

賀新郎　同父見和再用韻答之　『老大那堪說……』(卷十一葉十一)

〔考證〕此和鷺湖韻也同父和章有『去年風雪』語先生再答自當亦在本年.

前調　用前韻贈金華杜仲高『細把君詩說……』(卷十一葉十一)

〔考證〕此亦和鷺湖韻也故知爲本年作.仲高名旃金華蘭谿人著有癖齋小集兄弟五人皆字曰高而冠以伯仲叔季幼葉水心詩所謂『杜子五兄弟詞林俱上頭』也.陳同父有復杜仲高書(龍川集十九)極稱其滿江紅詞之『半落半開花有恨一晴一雨春無力』『別纜解時風度緊離觴盡處花飛急』又云『伯高之賦如奔風逸足而鳴以和鸞叔高之詩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氣而左右發春妍以輝映於其間非獨一門之盛可謂一時之豪』其爲人可想見先生與仲高酬倡詞頗不少此殆其最初之一首或由同父介以定交耶.(四卷本凡仲高皆作叔高未知孰是)

破陣子　爲陳同甫賦壯詞　『醉裏挑鐙看劍……』(卷八葉四)

〔考證〕此詞作年無考姑以附同父唱和諸詞後.若說部所稱作於先生帥淮時.則無稽之談也.(詳見辨妄)

鵲橋仙　己酉山行書所見　『松岡避暑……』卷七十葉

水調歌頭　送信守王桂發　『酒罷且勿起……』卷三葉七

〔考證〕此詞作年無考。然自次年以後。任信守者似爲王道夫。則桂發之去任。疑在鄭義舉後王道夫前。此詞或作於本年也。（乙集本題作送太守王秉則桂發蓋名秉）

沁園春　再到期思卜築　『一水西來……』卷二十四葉

〔考證〕此詞亦不能定爲何年作。據詞中『草堂經歲重來杜老』句。則當與訪泉期思一詞相距非久。期思新居似成於帥閩以前。則此詞之作當在本年或次年。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五十一歲

上饒家居。〔本傳〕久之主管冲佑觀。

〔考證〕主管冲佑觀不知在何年。據傳則落職後『久之』。當在本年或次年也。

〔編年詞〕踏莎行　庚戌中秋二夕帶湖篆岡小酌　『夜月樓臺……』卷七十六葉

二年辛亥五十二歲

上饒家居。〔本傳〕紹熙二年起福建提點刑獄。

〔考證〕起任閩憲蓋在本年冬。其赴任則在次年。有浣溪沙詞題可證。（詳次年）本年蓋始終仍家居也。

〔編年詞〕水調歌頭　送施樞密聖與帥江西　『相公倦台鼎……』卷三十葉

〔定風波〕施樞密聖與席上賦　『春到蓬壺特地晴……』卷八二葉

〔考證〕聖與名師點信州人淳熙十四年除知樞密院事紹熙二年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水調歌頭當作於是年定風波或稍前作併錄於此

〔戊申至辛亥所作詞彙錄〕

〔說明〕下列諸詞皆見於四卷本之乙集者乙集爲何人何年所編雖無考然閩中詞不見一首可推定其編成在先生帥閩以前其中雖有少數爲丁未前作補甲集所遺者其大部分蓋皆作於戊申至辛亥四年中先生始終家居上饒生涯最平穩之數年也

水調歌頭　席上用黃德和推官韻壽南澗　『上界足官府……』卷三葉七

臨江仙　即席和韓南澗韻『風雨催春寒食近……』卷八葉七

〔考證〕先生每年皆有壽南澗詞丁未南澗七十壽詞已見甲集此水調歌頭或是戊申作也臨江仙附錄於此

鵲橋仙　和范先之送祐之弟歸侍浮梁　『小窗風雨……』卷十葉七

柳梢青　和范先之席上賦牡丹『姚魏名流……』卷十二葉八

鷓鴣天　送范先之秋試　『白苧千袍入嫩涼……』卷九葉六

定風波　席上送范先之游建業　『聽我尊前醉後歌……』卷八葉二

謁金門　和鄭之五月雪樓小集韻　『遮素月……』卷十二葉十此首信州本無題題據四卷本

醉翁操　頃余從范先之求觀家譜　『長松之風……』卷六葉八

「考證」醉翁操詞全題文云：『頃余從范先之（四卷本先作廓之下同）求觀家譜。見其冠冕蟬聯。世載勳德。先之甚文而好脩。意其昌未艾也。今天子卽位。覃慶中外。勳臣子弟無見仕者。命官之。先是朝廷甄錄元祐黨籍家。合是二者。先之應仕矣。將告諸朝。行有日。請余作詩以贈。屬余避謗。持此戒甚力。不得如先之之請。又念先之與余遊八年。日從事於詩酒間。意相得歡甚。於其別也。何能獨恝然。顧先之長於楚詞。而妙於琴。輒擬醉翁操爲之詞。以敍別異時先之綰組東歸。僕當買羊沽酒。先之爲鼓一再行。以爲山中盛事云。』右詞四卷本在丁集。（鵲橋仙以下四首在乙集）丁集各時代詞皆有。不能確指其作於何年。文中『今天子卽位』云云。非光宗則寧宗。然先生自紹熙三年壬子至五年甲寅出帥閩。此三年中絕無與范倡和之作。且丙集全部不見范名。（丙集係帥閩後帥越前所作）題中云『先之與余遊八年日從事詩酒』。是八年間從未分攜。然則此詞非作於寧宗初元決矣。疑先之蓋自先生罷職歸上饒後始終相隨。八年云者。自乙巳冬至壬子春首尾八年也。壬子春先生赴閩憲任。先之亦告朝將行。自此二人卽不復合并。無唱和痕跡矣。頗疑先之卽手編甲集之范開。果爾。則並乙集亦或成於其手。故此兩集別裁皆甚嚴。丙集以下因范不在旁。他人沿舊名續編。不免攙入贋鼎矣。

念奴嬌　和信守王道夫席上韵　『風狂雨横……』（卷二葉四）

清平樂　壽信守王道夫　『此身長健……』（卷十葉十六）

好事近　席上和王道夫賦元夕立春　『綵勝鬥華燈……』（卷十葉十八）

一絡索　信守王道夫席上用趙達夫賦金林檎韵　『錦帳如雲……』（卷十二葉十六）

「考證」道夫守信州蓋甚久。集中別有臨江仙一首題爲『和信守王道夫韵謝其爲壽時僕作閩憲』首

句云「記取年年爲壽客」可知直至壬子年先生官閩時道夫尙在任云「年年爲壽」則在任已多年又可知故諸詞可定爲此數年間作

念奴嬌　再用韻和洪莘之通判丹桂詞「道人原是道家風……」卷二葉六

瑞鶴仙　壽上饒倅洪莘之時攝郡事且將赴漕舉「黃金堆到年……」卷五葉十五

〔考證〕莘之名樺文敏邁長子故壽詞云「歲歲上酒翁壽」又云「相門出相」「周公拜前魯公拜後」「時文敏尙健在也」錢竹汀洪文敏年譜於紹熙三年條下云「長子樺通判信州」蓋據夷堅志有「紹熙三年秋信州解試時大兒通判州事」語惟志文言其年在任耳並非言始任紹熙三年稼軒已赴閩憲任不復能在饒與洪倡和故莘之倅信當在一兩年以前也又錢譜不得樺之字可據本集補之

念奴嬌　雙陸和陳仁和韻「少年橫槊氣凭陵……」卷二葉三

永遇樂　送陳仁和自便東歸陳至上饒之一年得子甚喜乙集題爲送陳光宗知縣「紫陌長安……」卷五葉九

水龍吟　用瓢泉韻戲陳仁和「被公驚倒瓢泉……」

〔考證〕仁和似是當時上饒縣知縣水龍吟詞中有注云「渠坐事失官」故永遇樂題云「送自汴東歸」「度於先生帥閩前已去職矣」

沁園春　再到期思卜築「一水西來……」卷二葉十四

念奴嬌　瓢泉酒酣和東坡韻「倘來軒冕……」卷二葉五

前調「洞庭春晚……」同上

水龍吟　瓢泉「稼軒何必長貧……」卷五葉四

前調　用些語再題瓢泉歌以飲客客皆爲之釂。『聽兮清珮瓊瑤些……』卷五葉五

〔考證〕大清一統志『瓢泉在鉛山縣二十五里。』前所錄詞題有『訪泉於期思得周氏泉』一首蓋卽此。後此先生遷居鉛山遂終老於其地。『再到期思卜築。』卽營此新居也事在何年無從確考。惟集中有浣溪沙一首題云『壬子春赴閩憲別瓢泉。』則帥閩前已常盤桓於瓢泉之側可知故今將乙集中涉及期思瓢泉諸作彙列於此。推定爲辛亥前作品。

賀新郎　賦琵琶　『鳳尾龍香撥……』卷一葉八

念奴嬌　戲贈善作墨梅者　『江南盡處……』卷二葉四

前調　詠梅　『疏疏淡淡……』卷二葉四

沁園春　弄溪賦　『有酒忘杯……』卷十二葉五

〔考證〕弄溪似是期思附近勝景。

滿江紅　『家住江南……』卷四葉三

前調　『敲碎離愁……』卷四葉五

前調　『倦客新豐……』同上

鷓鴣天　徐衡仲撫幹惠琴不受　『千丈陰崖百丈溪……』卷九葉五

滿江紅　送徐衡仲撫幹　『絕代佳人……』卷四葉十

〔考證〕四卷本乙集題云『送徐撫幹衡仲之官三山。時馬叔會郎帥閩。』可證此詞作於先生帥閩前。

水龍吟　盤園任子嚴安撫挂冠得請客以高風名其堂書來索詞爲賦　『斷崖千丈孤松……』卷五葉二

前調　寄題京口范南伯知縣家文官花　『倚闌看碧成朱……』卷五葉三

前調　題雨巖　『普陀大士虛空……』同上

前調　過南澗雙溪樓　『舉頭西北浮雲……』卷五葉五

〔考證〕集中有南澗雙溪樓詞兩首。四卷本皆作「南劍」。未知孰是。考宋之南劍州爲今福建延平府南平縣治。相傳延津合劍處也。玩兩詞文頗有似題詠此地者。輿地紀勝及其他地志紀南劍有雙溪閣無雙溪樓。而南澗詩餘則有九日登雙溪樓一首。其詞卻非似游歷異鄉者。考鉛山志山川門有雙溪一條註云『二水發閩界循鳶山流入善政鄉』。或南澗建樓其地故先生屢過從也。

前調　別傳先之提舉　『只愁風雨重陽……』卷五葉六

最高樓　用韻答趙晉臣敷文　『花好處……』卷六葉十六

歸朝歡　題趙晉臣敷文積翠巖　『我笑共工緣底怒……』卷五葉十三

〔考證〕大清一統志『積翠巖在貴溪縣西三里』。此或是別一地爲趙晉臣所發見者。晉臣事歷別詳下。

一枝花　醉中戲作　『千丈擎天手……』卷五葉十四

漢宮春　即事　『行李溪頭……』卷六葉三

最高樓　送丁懷忠教授入廣　『相思苦……』卷六葉十五

新荷葉　趙茂嘉趙晉臣和韻見約初秋訪悠然　『物盛還衰……』卷七葉二

前調　再題傅巖叟悠然閣『種豆南山……』卷七葉一此首不見乙集僅見丁集既與前首同韻知是同時作丁集所收本不限年分也

御街行　無題『闌干四面山無數……』卷七葉三

前調　山中問盛復之提幹行期『山城甲子冥冥雨……』卷七葉四

江神子『梨花著雨晚來晴……』卷七葉九

感皇恩『七十古來稀……』卷七葉十三

定風波　大醉歸自葛園家人有痛飲之戒故書于壁『昨夜山翁倒載歸……』卷一葉八

前調　用藥名招婺源馬荀仲游雨岩『山路風來萬木香……』同上

前調　藥名『仄月高寒水石鄉……』卷八葉二

前調　賦杜鵑花『百紫千紅過了春……』卷八葉三

前調　再用韵和趙晉臣敷文『野草閒花不當春……』卷八葉四此首四卷本失載與前首同韻知是同時作

臨江仙　爲岳母壽『住世都知菩薩行……』卷八葉七

蝶戀花　用趙文鼎提舉送李正之提刑韵送鄭元英『莫向樓頭聽漏點……』卷八葉十四

南鄉子　無題『隔戶語春鶯……』卷八葉十七

鷓鴣天『陌上柔桑破嫩芽……』卷九葉二

前調『着意尋春嬾便回……』卷九、葉四

前調　重九席上再賦『有甚閑愁可皺眉……』卷九葉六

前調　題上盧橋　『清泉奔快……』上同

好事近　送李復州致一席上和韻　『和淚唱陽關……』卷十頁十八

菩薩蠻　賦摘阮　『阮琴斜挂香羅綬……』卷十一頁三

浣溪沙　『未到山前騎馬回……』卷十一頁十

前調　種梅菊　『百世孤芳肯自媒……』卷十一頁十三

前調　別澄上人幷送性禪師　『梅子生時到幾回……』上同

虞美人　賦荼蘼　『羣花泣盡朝來露……』卷十一頁十五

前調　壽趙文鼎提舉　『翠屏羅幕遮前後……』卷十一頁十六

前調　用前韵　『一盃莫落他人後……』上同

前調　賦虞美人草　『當年得意如芳草……』卷十一頁十六

浪淘沙　賦虞美人草　『不肯過江東……』卷十一頁十七

前調　送吳子似縣尉　『金玉舊情懷……』上同

〔考證〕子似事歷別詳下丙集與吳子似唱和甚多乙集只此一首。

南歌子　山中夜坐　『世事從頭減……』卷十二頁一

前調　獨坐蔗菴　『玄入參同契……』上同

漁家傲　爲余伯熙察院壽　『道德文章傳幾世……』

〔考證〕此詞題頗長不具錄。玩題知余爲信州人也。鵲橋仙之徐伯熙。當即此人。乙集本余又作金。未知孰是。

杏花天　嘲牡丹　『牡丹比得誰顏色……』卷十二頁六

惜分飛　春思　『翡翠樓前芳草路……』卷十二頁八

生查子　獨遊雨巖　『溪邊照影行……』卷十二頁十三

前調　『青山非不佳……』同上

尋芳草　嘲陳莘叟憶內　『有得許多淚……』卷十二頁十四

憶王孫　秋江送別集古句　『登山臨水送將歸……』卷十二頁十七

三年壬子五十三歲

在閩憲任。〔本傳〕棄疾爲憲時。嘗攝帥。每歎曰。『福州前枕大海。爲賊之淵。上四郡民頑獷易亂。帥臣空竭。急緩奈何。』至是務爲鎮靜。未期歲積鏹至五十萬緡。牓曰備安庫。

〔考證〕以閩憲攝閩帥。當是本年事。未期歲而備安庫成。先生治績之神速。往往如此。

〔編年詞〕　浣溪沙　壬子春赴閩憲別瓢泉『細聽春山杜宇啼……』卷十一頁十一

〔考證〕本傳稱紹熙二年起提點福建刑獄。據此詞題。知是去年拜命。本年乃赴任也。

山花子　三山戲作　『記得瓢泉快活時……』卷十一頁十三

〔考證〕篇中句云『驀地捉將來斷送老頭皮』。是久罷職後再出山初到任時趣語。亦可見先生宦情已

久淡再起非其本意也。

最高樓　慶洪景盧內翰七十　『金閨老……』卷六十五頁

〔考證〕據錢竹汀洪文敏年譜。知景盧以本年登七十。則詞必作於本年也。惟此詞見四卷本乙集中。乙集無閏中詞。或景盧生日在春初。詞仍作於信州耶。

臨江仙　和信守王道夫韵謝其爲壽時僕作閩憲　『記取年年爲壽客……』卷八頁八

〔考證〕王道夫任信守已久。此詞本年五月作。此後道夫似亦去任矣。

水調歌頭　壬子三山被召陳瑞仁給事飲餞席上作　『長恨復長恨……』卷十三頁

〔考證〕集中別有西江月一首題云癸丑正月四日三山被召。知本詞當作於本年臘將盡時。被命戒行同官相餞。然盡是年迄未離閩境也。

〔友人酬贈文〕朱元晦　熹　答辛幼安啓朱子文集大全類編第七册卷十一

〔考證〕啓文云『光奉宸綸。起持憲節。』又云『熹荷安祠祿。獲託部封。屬聞繡斧之來。當致鼎裀之問。尚煩縟禮。過委騑緘。』考朱子以紹熙二年四月辭知漳州。三年三月請補祠秩。此時正家居考亭築室方成。殆先生甫履憲任。即專緘通問。故答啓中有『持憲節』『繡斧來』『託部封』『委騑緘』諸語。辛敬甫稼軒集鈔存跋語謂此啓作於慶元四年戊午大誤　啓文又云『伏惟某官卓犖奇才。疏通遠識。經綸事業。有股肱王室之心。游戲文章。亦膾炙士林之口。輶車每出。必著能名。制閫一臨。便收顯績。』此數語將先生器識才略及文學天才一齊寫出。眞一時無兩之知己也。

〔編年詩〕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辛輯稼軒集鈔存從永樂大典錄出）

〔考證〕此詩散見方輿勝覽一首武夷志建寧志各一首鐵網珊瑚具有彼三首而更多六首共九首永樂大典又多一首共十首且有『呈晦翁』三字蓋足本矣玩全詩知爲與朱子同遊之作本傳云『嘗同朱熹游武夷山賦九曲櫂歌熹書「克己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是也惟辛譜謂詩作於慶元六年庚申二月簡譜則謂作於淳熙十年癸卯皆大誤——庚申二月朱子垂死何從同遊淳熙癸卯先生方帥湖南何從來遊鄙志推之惟本年爲最近於情實朱子答辛幼安啓結句云『但晤對之有期爲感欣而無已』蓋當時兩先生必已訂期會晤朱子本年及次年皆家居（紹熙五年卽起知潭州）此兩年先生亦皆在閒然按答啓中云云則晤期似不應遲至次年也又兩先生相見似以此次爲始——淳熙戊申歲暮陳同父約會於紫溪朱子未至按同父書中語氣彼時兩先生似未識面後此三年間考兩先生出處踪跡絕無可以合幷之機會想先生願見朱子之日旣久（觀祭呂東萊文可知）朱子亦傾仰先生日深（觀答啓語可知）故先生甫莅閩憲卽通書謀良晤非久便親訪武夷精舍相見益成莫逆也十首中兩首云『自有山來幾許年千奇萬怪只依然試從精舍先生問定在包犧畫卦前』『山中有客帝王師日日吟詩坐釣磯費盡煙霞供不足幾時西伯載將歸』其推挽朱子至矣

四年癸丑五十四歲

〔本傳〕召見遷大理少卿加集英殿脩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謂閩中土狹民稠歲儉則糴於廣今幸連稔宗室及軍人入倉請米出卽糴之候秋賈賤以備安錢糴二萬石則有備無患矣又欲造萬鎧招強壯補

軍額。嚴訓練。則盜賊可以無虞。事未行……

〔考證〕舊譜皆以任閩憲與任閩帥合在一年。考先生在憲任上雖嘗攝帥。並未眞除。傳文於起福建提點刑獄後。次敍召見授京職。次乃敍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明非一時事。奉召在壬子。入見在癸丑春。詞題中時日可稽。故知帥閩決爲本年事也。

〔編年詞〕西江月　癸丑正月四日三山被召經從建安席上和陳安行舍人韵　『風月亭危致爽……』（卷十頁九十）

前調　用韵和李兼濟提舉　『且對東君痛飲……』（同上）

〔考證〕既有壬子三山被召之水調歌頭（見去年）此題復言三山被召。故知去臘奉命即行。途中度歲。正月四日乃道經建安也。和李作既用前韵。固應同在本年。

瑞鶴仙　南劍雙溪樓　『片帆何太急……』（卷五頁十六）

〔考證〕南劍信州本作南澗。此從四卷本丁集。南澗雙溪樓已詳紹熙二年條下。此詞篇末云『問誰憐舊日南樓老子。最愛月明吹笛。到而今撲面黃塵。欲歸未得。』似是過延平之雙溪閣。或者鉛山縣之南澗雙溪樓正當舟行孔道。爲由閩赴杭所必經。（鉛山志云雙溪由閩界流入）先生過此。咫尺里門而不得歸。故生感耶。要之此詞爲本年赴召往還時所作。殆近之。

定風波　三山送盧國華提刑約上元重來　『少日猶堪話別離……』（卷八頁三）

前調　用韵時國華置酒歌舞甚盛　『莫望中州歎黍離……』（同上）

前調　自和　『金印纍纍佩陸離……』同上

〔考證〕右三詞同韵。當是同時作。知在本年者。國華爲提刑。蓋繼先生任。云約上元重來。則當作於冬月。國華移漕建安相距甚近且福州亦漕使轄境故可重來去冬先生方由提刑被召赴闕。本年上元不在三山。故知諸詞應作於癸丑冬。所云上元者甲寅上元也。若乙卯上元。則先生又已歸矣。

菩薩蠻　和盧國華提刑　『旌旗依舊長亭路……』卷十一頁三

滿江紅　盧國華由閩憲移漕建安陳端仁給事同諸公餞別……國華賦詞留別席上和韵　『宿酒醒時……』卷四頁十一

前調　和盧國華　『漢節東南……』同上

〔考證〕國華既以冬間去閩憲任。則凡與彼唱和贈別之詞。皆應在本年。故併錄於此。

〔編年文〕紹熙癸丑登對劄子　稼軒集抄存卷二

〔考證〕此劄力言『荊襄上流爲東南重地』『荊襄合而爲一則上流重。荊襄分而爲二則上流輕。此南北之所以爲成敗』因陳當時官制荊襄文武官吏皆不能任守土之責。而主張『取襄陽諸郡合荊南爲一路。置一大帥以居之。使壤地相接。形勢不分。首尾相應。專任荊襄之責』全文大意略如此。時不能用。後此元兵南犯。卒以荊襄分爲二而次第淪沒。臨安遂不可復支。先生不幸言中。有餘痛矣。觀此可知先生雖在邊閫。無一日忘國家大計。而所言未嘗一見采納。無怪其以痛憤悲咤終其身也。

〔友人酬贈詩〕陳止齋傅良送辛卿幼安帥閩詩止齋文集

〔考證〕詩云『三入脩門兩鬢絲』考先生以淳熙二年乙未、四年丁酉各召見一次、合此次而三、據詩亦可證眞除閩帥在召見後也。

五年甲寅五十五歲

春間在閩帥任。〔本傳〕……臺臣王藺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閩王殿』遂丐祠歸。

〔考證〕丐祠歸在何年史無明文、惟閩中所作詞頗多、且多有可推定爲去年作者、則截至去年臘盡尚未去任可知、竊疑其丐祠得請當在夏間、試將左列行香子一詞以意逆志、所推或當不謬——

〔編年詞〕 行香子 三山作 『好雨當春……』卷七頁十三

〔考證〕此告歸未得請時作也——發端云『好雨當春、要趁歸耕、況而今已是清明。』直出本意、文義甚明、次云『小窗坐地、側聽簷聲、恨夜來風、夜來月、夜來雲。』謂受讒謗迫擾不能堪忍也、下半闋云『花絮飄零、鶯語丁寧、怕妨儂湖上閑行。』尙慮有種種牽制不得自由歸去也、次云『天心肯後費甚心情、放霎時陰、霎時雨、霎時晴。』謂只要兪旨一允、萬事便了、卻是君意難測、然疑閉作、令人悶殺也、此詩人比興之恉意內言外、細繹自見、先生雖功名之士、然其所惓惓者在雪大恥復大讎、既不得所藉手、則區區專閫虛榮、殊非所願、此次出山、實違初志、故甫到任卽以捉來斷送老頭皮自嘲、及既就職、則任事負責之興復發、不顧時忌、毅然行其所信、而謗者索瘢不已、乃至以『旦夕望端坐閩王殿』相誣、此直指爲謀逆矣、誰復能受、故和盧國華詞云『還自笑、人今老、空有恨、縈懷抱、記江湖十載、厭持旌纛。』蓋已知報國夙願不復能償、而厭棄此官抑甚矣、度自去冬今春、已累疏乞休、而朝旨沈吟、久無所決、故不免焦急也、然非久畢竟

得請矣．

柳梢靑　三山歸途代白鷗見嘲『白鳥相迎……』卷十二頁八

〔考證〕此是閩中詞最後之一首．但不能確指爲在何月．

〔附閩中所作詞不能確指年分者〕

賀新郎　三山雨中游西湖有懷趙丞相經始『翠浪吞平野……』卷一頁十一

前調　和前韵『覓句如東野……』卷一頁十二

前調　又和『碧海成桑野……』同上

水調歌頭　三山用趙丞相韵答帥幕王君且有感於中秋近事併見之末章『說與西湖客……』卷三頁十一

小重山　三山與客泛西湖『綠漲連雲翠拂空……』卷八頁十六

鷓鴣天　三山道中『抛却山中詩酒窠……』卷九頁十一

前調『點盡蒼苔色欲空……』同上

前調　用前韵賦梅三山梅開時猶有青葉時予病齒『病繞梅花酒不空……』同上

前調．『桃李漫山過眼空……』卷九頁十二

〔考證〕右三首同用一韵．知是同時作．第二首賦三山梅．故知同屬福州作．

西江月　三山作『貪數明朝重九……』卷十頁九

最高樓　吾擬乞歸犬子以田產未置止我賦此罵之『吾衰矣……』卷六頁十七

〔考證〕此詞題中雖無三山等字樣，細推當爲閩中作。蓋先生之去湖南乃調任，其去江西乃被劾，皆非乞歸也。若帥越時又太老，其子不應不解事乃爾。故以附閩詞之末。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五十六歲

家居來往於上饒鉛山間。〔本傳〕慶元元年落職。

〔考證〕去年已去官，本年何以復言落職？落職者謂落去所帶館職也，亦名貼職。先生當時之職爲集英殿修撰。宋史職官志云『直祕閣直史館直院謂之館職，以他官兼者謂之貼職。』又云『中興後任藩閫監司者貼職各隨高下而等差之。』又云『集英修撰，中興後以寵六曹權侍郎之補外者。』又云『右文殿修撰次於集英修撰，爲貼職之高等。』凡外官貼職（即帶職）雖去官後非經處分，其職仍舊。先生帥隆興時加右文修撰，帥福建時加集英修撰，皆被劾落職，實異例也。又去年方乞祠歸，其所得祠秩爲何，無考。本年似幷祠秩亦褫去。觀四年戊午『拜復職奉祠之命』詞題可見。（詳彼年）

〔編年詞〕水調歌頭　將還新居不成，戲作時以病止酒，且遣去歌者，故末章及之　『我亦卜居者……』（卷三頁十四）

〔考證〕據舊譜，先生還居鉛山在次年丙辰，則將還新居不成，或當在本年，姑繫於此。

沁園春　將止酒，戒酒杯勿使近　『盃汝來前……』（卷二頁十四）

前調　城中諸公載酒入山，余不得以止酒爲解，遂破戒一醉，再用韻　『盃汝知乎……』（卷二頁十五）

玉蝴蝶　杜仲高書來戒酒，用韻　『貴賤偶然……』（卷三頁十六）

漢宮春　即事『行李溪頭……』卷六頁三

臨江仙　侍者阿錢將行賦錢字以贈之『一自酒情詩性嬾……』卷八頁十

前調　諸葛元亮席上見和再用韵『夜語南堂新瓦響』同上

前調　再用圓字韵『窄樣金盃教換了……』同上

〔考證〕以上諸詞皆難碻指作年因水調歌頭題『以病止酒及遣去歌者』語。故類次於此沁園春詞題『諸公載酒入山』云云。應仍是居上饒時作。蓋帶湖之居在信州附郭。亦名山城徙鉛後則不復有此稱。亦可證以病止酒係居饒時事也。漢宮春篇中有『知翁止酒』語。知當作於是時。臨江仙後兩首皆用遣侍者阿錢韵故知是同時作。去年本年所作詞似甚多既不能一一碻指姑因止酒事先列舉數首其餘當在癸亥年彙錄也。

二年丙辰五十七歲

〔舊譜〕所居燬於火徙居鉛山縣期思市瓜山之下。

〔考證〕先生徙鉛山年月及舊居燬於火事集中皆無考。舊譜云云。殆根據所謂鉛山譜者。當可信也。先生自言『帶湖吾甚愛』。晚年忽舍而他徙頗不可解。既燬於火當是不得已耳。上饒縣志亦云『帶湖書院辛稼軒讀書處。因燬遷鉛山之期思鄉』將遷新居不成詞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亦燬後情狀也。

〔編年詞〕歸朝歡　丙辰歲三月三日效介菴體賦菖蒲綠『山下千林花太俗……』卷五頁十二

〔考證〕本詞題甚長節錄如右題首句云『靈山齊菴菖蒲港……』靈山爲信州城鎭山知此詞仍作於上饒

〔編年詩〕和趙昌父問訊新居之作

〔考證〕此新居決爲期思新居因昌父是此時期間酬唱朋侶帶湖卜居時似未相往還也詩中有『疇昔人憐翁失馬只今自喜我知魚』句失馬似指舊居見燬

三年丁巳五十八歲

家居鉛山

四年戊午五十九歲

家居鉛山〔本傳〕四年復主管沖佑觀

〔考證〕舊譜謂本年起任浙帥大誤本傳於主管沖佑觀下明云久之起知紹興府蓋帥越在嘉泰三年癸亥冬距本年尚有六年故云「久之」也別詳彼年條下

〔編年詞〕鷓鴣天　戊午拜復職奉祠之命　「老退何曾說著官……」卷九頁十三

〔考證〕全詞云『老退何曾說著官今朝放罪上恩寬便支香火眞祠俸更綴文書舊殿班扶病脚洗衰顏快從老病借衣冠此身忘世渾容易使世相忘卻自難』案文知是復予祠祿並復其集英殿脩撰舊職也是時韓侂冑當國或欲收攬時望故敷衍先生所謂使世相忘卻自難也然先生宦情之闌珊誦詞文可見乃世有以壽韓詞嫁名先生者用此詞作反證其僞已不辨自明矣

〔友人酬贈文〕朱晦菴　鉛山辛氏家譜序

〔考證〕此文不見朱子集。惟辛敬甫輯稼軒集抄存於雜錄文中。案語引其斷句未錄全文云『戊午公復起來主沖佑觀。益相親切。』敬甫親見鉛山譜。殆必有此文。惟是否朱子作。抑辛氏後人託名借重。則未見全文。不敢斷也。宋制奉祠只支秩祿。並無到該管宮觀任職之事。惟沖佑觀在武夷山中。風景當絕佳。先生或借此遊武夷亦在情理中。則譜序云云或亦事實。故過而存之。以待再考。

五年己未六十歲

家居鉛山。

〔編年詞〕蘭陵王　己未八月二十夜託夢　『恨之極……』卷一葉六

〔考證〕此詞題甚長。僅節大意如右。詞文恢詭寃憤。蓋借以攄其積年胸中磈磊不平之氣。

哨編　秋水觀　『蝸角鬬爭……』卷一葉一

前調　用前韵　『一壑自專……』卷一葉二

〔考證〕第二首有『試回頭五十九年非』語。知是本年作。第一首旣爲同韵原唱。則亦同時作也。鉛山志云『秋水觀在縣東二十里』。蓋距瓢泉甚近。他詞題中所謂「秋水瀑泉」「醉眠秋水」等皆指此。

六年庚申六十一歲

家居鉛山。

是年三月友人朱熹卒。〔本傳〕朱熹歿。僞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爲文往哭之。

〔編年詞〕感皇恩　讀莊子聞朱晦庵卽世　「案上數編書……」卷七葉十四

〔編年文〕祭朱晦菴文

〔考證〕全文已佚。惟本傳錄存四句云「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伯兄所著辛稼軒先生年譜屬稿於十七年九月十日不旬日而瘧疾發乃於同月之二十七日入協和醫院就醫病榻岑寂惟以書自遣無意中邈得資料數種可爲著述之助遂不俟全愈攜藥出院於十月五日回天津執筆側身坐繼續草此稿如是者凡七日至月之十二日不能支乃擱筆臥牀旋又到北平入醫院遂以不起譜中錄存稼軒祭朱晦翁文至凜凜猶生之「生」字實伯兄生平所書最後之一字矣時則十二日午後三時許也稼軒先生卒於寧宗開禧三年丁卯九月初十日年六十又八此譜止於六十一歲尙缺七年未竟

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啓勳謹跋

飲冰室專集之九十九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目錄

分論一 人的專史

飲冰室專集之九十九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梁任公講　周傳儒　姚名達　筆記

緒論

此次所講的歷史研究法。與幾年前所講的歷史研究法迥然不同。一則因為本人性情。已經講過的東西不願再講。再則用舊的著作做講演稿。有甚麼意思。諸君不要以為此次所講的就是前次講過的我那舊作中國歷史研究法祇可供參考而已。此次講演實為舊作的一種補充。凡中國歷史研究法書中已經說過的。此次都不詳細再講。所以本篇可名之為補中國歷史研究法或廣中國歷史研究法。

本演講全部組織。可以分為「總論」「分論」兩部。總論注重理論的說明。分論注重專史的研究。其宗旨在使有研究歷史興味的人。對於各種專史知道應該研究。幷且知道如何研究。舊作所述極為簡單。不過說明一部通史應如何作法而已。此次講演。較為詳細。偏重研究專史如何下手。因為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專史沒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專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來便成一部頂好的通史了。此次講演。既然注重專史。所以又可叫做各種專史研究法。總論的部分。因為是補充中國歷史研究法所不足。所以很零

亂。沒有甚麼系統。分論的部分因爲注重各種專史的作法。所以較複雜。更豐富。其內容又可分爲五項。

(一)事的專史　即舊史的記事本末體。專以重大事情爲主。例如晚明流寇。復社本末。洪楊之亂。辛亥革命等。

(二)人的專史　即舊史的傳記體。年譜體。專以一個人爲主。例如孔子傳。玄奘傳。曾國藩年譜等。

(三)文物的專史　即舊史的書志體。專以文物典章社會狀況爲主。如我去年在本校（清華）所講文化史即屬此項性質。此在專史中最爲重要。

(四)地方的專史　即舊史之方志體。因中國幅員太廣。各地發展之經過多所懸殊。舊史專以帝都所在爲中心。實不能提挈全部文化之眞相。所以應該分爲若干區域以觀其各時代發達之跡。其邊地如滇黔西域關東……等。尤當特別研究。

(五)斷代的專史　即舊史的斷代史體。專以一個時代爲主。但不必以一姓興亡畫分。例如春秋史。戰國史。晚唐藩鎭及五代十國史。宋遼金夏時代史等。

雖然專史並不祇此五種。然粗略分類。所有專史大都可以包括了。例如人的傳記。一人如何做。多人如何做。年譜如何做。又如事的本末。戰爭如何做。變革如何做。興亡如何做。其他文物的考據。斷代的劃分。應該如何。這類問題。以後每次講一項。仔細研究。具體討論。每項舉一個例。將各種專史的做法。分門別類。講演一番。於諸君日後自己研究上。或者較有益處。

總論之部。計分三章。其目如下。

第一章　史之目的

第二章　史家之四長

第三章　四種專史概論

此三章。不倫不類。沒有甚麼系統與組織。其原因。一則因爲有許多方法。舊作已經講過。此外不必細述。再則因爲此次講演。專重專史的研究。那些空空洞洞的理論也沒有細說的必要。這樣一來。所以總論三章不得不極其簡略了。

總論

第一章 史的目的

無論研究何種學問。都要有目的。甚麼是歷史的目的。簡單一句話。歷史的目的在將過去的眞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値。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鑑。假如不是有此種目的。則過去的歷史如此之多。已經足够了。在中國他種書籍尚不敢說。若說歷史書籍除二十四史以外。還有九通及九種記事本末等。眞是汗牛充棟。吾人做新歷史而無新目的。大大可以不作。歷史所以要常常去研究。歷史所以値得研究。就是因爲要不斷的予以新意義及新價値。以供吾人活動的資鑑。譬如電影。由許多呆板的影片湊合成一個活動的電影。一定有他的意義及價値。合攏看是活的。分開看是死的。吾人將許多死的影片組織好。通上電流。使之活動。活動的結果。就是使人感動。研究歷史也同做電影一樣。吾人將許多死的事實組織好。予以意義及價値。使之活動。活動的結果。就是供給現代人應用。再把這個目的分段細細解釋。必定要先有眞事實。纔能說到意義。有意義。纔能說到價値。有意義及價値。纔可說到活動。

甲 求得眞事實

(一)鉤沈法 想要求得眞事實。有五種用功的方法。已經沉沒了的實事。應該重新尋出。此類事實。愈古愈多。譬如歐洲當中世紀的時候。做羅馬史的人。專靠書本上的記載。所以記載的事情有許多靠不住的。後來羅馬

邦渒等處發現很多古代的遺蹟實物．然後羅馬史的眞相纔能逐漸明白．此類事實．不專限於古代．即在近代亦有許多事實沒去了．要把他鉤出來．例子亦很不少．如俾士麥死了以後．他的日記纔流傳出來．那日記上面所記的與前此各種記錄所傳的大不相同．於是當時歷史上歐洲諸國的關係．因而有許多改觀的地方．此種例子．在中國尤其繁多．在光緒二十六七年間．有一次德皇威廉第二發起組織中俄德聯盟．相傳結有密約．關於歐洲方面的史料．雖略有發現．關於中國方面的史料．一點也沒有．要知道這件事的眞相．非設法問當時的當事人不可．慈禧太后死了．慶親王奕劻當時掌握朝政．想來很瞭然．可惜沒有法子去問．此外．孫寶琦當時為駐德公使．在理應該清楚．但他並沒有記載下來．若不趁這時問個明白．此項史料便如沉落大海了．我們若把他鉤起來．豈非最有趣味最關緊要的事情．

(二)正誤法　有許多事實從前人記錯了．我們不特不可盲從．而且應當改正．此類事實．古代史固然不少．近代史尤甚多．比如現在京漢路上的戰爭．北京報上所載的．就完全不是事實．吾人研究近代史．若把所有報紙．所有官電．逐日仔細批閱抄錄．用功可謂極勤．但結果毫無用處．在今日尚如此．在古代亦是一樣．而且還要錯誤得更利害些．

以上兩種方法．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上講得很詳．此處用不着細說了．其實吾人研究歷史．不單在做麻煩工作及尋難得資料．有許多資料並不難覓．工作亦不麻煩的題目．吾人尤其應該注意．近人考據．喜歡專門研究一個難題．這種精神固然可取．但專門考校．尚非主要工作．沒有問題的資料．應當如何整理．極其平常的工作．應當如何進行．實為重要問題．上述二項．講的是含有特別性的事實的處理方法．下面二項．專講含有普通性的

事實的處理方法.

(三)新注意　有許多向來史家不大注意的材料.我們應當特別注意它.例如詩歌的搜集.故事的採訪.可因以獲得許多帶歷史成分的材料.前人不甚注意.現在北京大學有人在那裏研究了.還有許多普通現象.普通事務.極有研究的價值的.例如用統計的方法研究任何史料.都可有發明.從地理上的分配及年代的分配.考求某種現象在何代或何地最爲發達.也就是其中的一種.又如西域的文化.從前人看得很輕.普通提到甘肅新疆.常與一般蠻夷平等看待.以爲絕對沒有甚麼文化.但據最近的研究.——尤其是法國人德國人的研究.——發見西域地方在古代不特文化很高.而且與中國本部有密切的關係.許多西方文化皆從西域輸入.此外.有許多小事情.前人不注意.看不出他的重要.若是我們予以一種新解釋.立刻便重要起來.往往因爲眼前問題.引出很遠的問題.因爲小的範圍擴張到大的範圍.我們研究歷史要將注意力集中.要另具隻眼.把歷史上平常人所不注意的事情.作爲發端.追根研究下去.可以引出許多新事實.尋得許多新意義.

(四)搜集排比法　有許多歷史上的事情.原來是一件件的分開着.看不出什麼道理.若是一件件的排比起來.意義就很大了.例如掃帚草是一株極平常的植物.栽花栽到掃帚草.一點也不值得注意.但是若把它排成行列.植成文字.那就很好看了.所謂『屬辭比事.春秋之敎.』正是這個意思.我們研究歷史.要把許多似乎很不要緊的事情聯合起來.加以研究.又如中國人過節.是一件極普通的事情.一年之中要過許多的節.單過中秋.覺得沒有甚麼意義.若把端午七夕中秋重陽等節排比起來.加以比較.然後研究爲甚麼要過節.過節如何過法.就可以從這裏邊看出許多重要的意義.或者是紀念前哲.或者娛樂自己.國民心理的一部份.胥可由此

看出。諸如此類的事實很多。散落零亂時。似無價值。一經搜集排比。意義便極其重大。所以歷史家的責任。就在會搜集。會排比。

(五)聯絡法　第四種方法可以適用於同時的材料。第五種方法可以適用於先後的材料。許多歷史上的事情。順看平看似無意義。亦沒有甚麼結果。但是細細的把長時間的歷史通盤聯絡起來。就有意義。有結果了。比如晚明時代。許多士大夫排斥滿清。或死或亡。不與合作。看去似很消極。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滿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這種死亡。豈不是白死亡了嗎。這種不合作。豈不是毫無意義嗎。若把全部歷史綜合來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革命止。原因結果極明白了。意義價值。亦很顯然。假如沒有晚明那些學者義士仗節不屈。把民族精神喚起。那末辛亥革命能否產生。還是問題呢。歷史上有許多事情是這樣。若是不聯絡看。沒有甚麼意義可言。假如仔細研究。關係極其重要。

上述對於事實的五種用功方法。若研究過去事實。此五種方法都有用。或全用。或用一二種。不等。以下再講予以新意義及新價值。

乙　予以新意義

所謂予以新意義。有幾種解釋。或者從前的活動。本來很有意義。後人沒有覺察出來。須得把它從新復活。所謂『發潛闡幽』。就是這個意思。或者從前的活動。被後人看錯了。須得把它從新改正。此種工作。亦極重要。前一項例子比較的少。後一項例子比較的多。譬如研究周公的封建制度。追求本來用意。究竟何在。有人說封建是社會上最好的制度。最有益的制度。到底周公採用封建。就是因為它是最有益的制度嗎。其實周公意思並非

認封建對於全體社會有何益處，不過對於周朝那個時代較爲適用較爲有益而已。又如研究王荊公的新法。追求他本來用意究竟何在。從前大家都把他看錯了。都認爲一個聚斂之臣。到底荊公採用新法完全以聚斂爲目的嗎。其實荊公種種舉動都有深意。他的青苗保甲保馬市易諸法在當時確是一種富國强兵之要術。到了後來。仍然常常採用呢。還有一種本來的活動完全沒有意義經過多少年以後。忽然看出意義來了。因爲吾人的動作。一部份是有意識的動作。一部份是無意識的動作——心理學上或稱潛意識。或稱下意識。如像說夢話或受催眠術等都是。——一人如此。一團體一社會的多數活動亦然。許多事本來無意義。後人讀歷史纔能把意義看出。總括起來說吾人懸擬一個目的。把種種無意義的事實。追求出一個新意義。本來有意義而看錯了的。給他改正。本有意義而沒覺察的。給他看出來。所謂予以新意義就是這樣解釋。

丙　予以新價值

所謂予以新價值。就是把過去的事實。從新的估價。價值有兩種。有一時的價值。過時而價值頓減。有永久的價值。時間愈久。價值愈見加增。研究歷史的人兩種都得注意。不可有所忽視。甚麼是一時的價值。有許多事實在現在毫無價值。在當時價值很大。即如封建制度。確是周公的强本固基的方法。周朝八百多年的天下。全靠這種制度維持。吾人不能因爲封建制度在今日沒有用處。連他過去的價值。亦完全抹殺。歷史上此類事實很多。要用公平眼光。從當時環境看出他的價值來。甚麼是永久的價值。有許多事實。在當時價值甚微。在後代價值極爲顯著。即如晚明士大夫之抗滿淸。在當時確是一種消極的無效果的抵制法。於滿淸之統治中國絲毫無損。但在辛亥革命時。纔知道從前的排滿是有價值的。而且在永久的民族活動上。從前的排滿也是極有價值。歷

史家的責任。責在把種種事實擺出來。從新估定一番。總括起來說。就是從前有價值。現在無價值的。不要把它輕輕抹殺了。從前無價值。現在有價值的。不要把它輕輕放過了。

丁　供吾人活動之資鑑

新意義與新價值之解釋既明。茲再進而研「供吾人活動之資鑑」所謂活動。亦有二種解釋。即社會活動方面與個人活動方面。研究兩方面的活動。都要求出一種用處。現在人很喜歡倡『為學問而學問』的高調。其實『學以致用』四字也不能看輕。為甚麼要看歷史。希望自己得點東西。為甚麼要作歷史。希望讀者得點益處。學問是拿來致用的。不單是為學問而學問而已。

先言社會活動方面。社會是繼續有機體。個人是此有機體的一個細胞。吾人不論如何活動。對於全盤歷史。整個社會。總受相當束縛。看歷史要看他的變遷。這種變遷就是社會活動。又分二目。

(一)轉變的活動　因為經過一番活動。由這種社會變成他種社會。或者由一種活動生出他種活動。無論變久變暫。變好變壞。最少有一大部分可以備現代參考。通常說一治一亂。我們要問如何社會會治。如何社會會亂。並且看各部分各方面的活動。如像君主專制之下。君主宰相的活動。以及人民的活動。如何結果。如何轉變。這樣看出來的成敗得失。可以供吾人一部分的參考。

(二)增益的活動　政治的治亂。不過一時的衝動。全部文化。纔是人類活動的成績。人類活動好像一條很長的路。全部文化好像一個很高的山。吾人要知道自己的立足點。自己的責任。須得常常設法走上九百級的高山上添上一把土。因是之故。第一要知道文化遺產之多少。若不知而創作。那是白費氣力。第二要知道

添土的方法，我是中國一分子，中國是世界一分子，旁人添一把土，我亦添一把土，全部文化自然增高了，
次述個人活動方面，嚴格說起來，中國過去的歷史，差不多以歷史爲個人活動的模範，此種特色，不可看輕，
看歷史要看他的影響，首當其衝者，就是個活動，亦可分爲二目，
（一）外的方面　司馬光作資治通鑑，其本來目的，就是拿給個人作模範的，自從朱子以後，讀此書的人都說他『最能益人神智，』甚麼叫益人神智，就是告訴人對於種種事情，如何應付的方法，此卽歷史家眞實本領所在，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可以益人神智之處甚多，畢秋帆的續資治通鑑，可以益人神智之處就少了，因爲畢書注重死的方面，光書注重活的方面，光書有好幾處紀載史事，不看下面，想不出應付的方法，再看下面，居然應付得很好，這種地方，益人神智不少，
（二）內的方面　我們看一個偉人的傳記，看他能夠成功的原因，往往有許多在很小的地方，所以自己對於小事末節，也當特別注意，但不單要看他的成功，還要看他的失敗，如何會好，如何會壞，兩面看到，擇善而從，讀史外的益處，固然很多，內的益處，亦復不少，
史家有社會個人兩方俱顧慮到的，好像一幅影片，能教人哭，能教人笑，影片而不能使人哭使人笑，猶之歷史不能增長智識，鍛鍊精神，便沒有價値一樣，

戊　讀史的方式

附帶要說幾句關於讀歷史的方法，本來可以不在這兒講，不過稍爲略說幾句，對於自己研究上亦有很大的益處，如何讀歷史，纔能變死爲活，纔能使人得益，依我的經驗，可以說有兩種，一種是鳥瞰式，一種是解剖式，

(一)鳥瞰式　這種方法在知大概令讀者於全部書或全盤事能得一個明瞭簡單的概念好像乘飛機飛空騰躍在半天中俯視一切看物攝影都極其清楚不過又可以叫做飛機式的讀史方法

(二)解剖式　這種方法在知底細令讀者於一章書或一件事能得一個徹始徹終的了解好像用顯微鏡細察蒼蠅把蒼蠅的五臟六腑看得絲絲見肯這種方法又可以叫做顯微鏡的讀史方法

此回所講偏於專史性質既較精細深刻所以用的方法以解剖式爲最多然用鳥瞰式的時候亦有最好先得概念再加仔細研究一面做顯微鏡式的工作不要忘了做飛機式的工作一面做飛機式的工作亦不要忘了做顯微鏡式的工作實際上單有鳥瞰沒有解剖不能有圓滿的結果單有解剖沒有鳥瞰亦不能得良好的路徑二者不可偏廢

至於參考書目關於專門的我想開一總單不分章節因爲圖書館少恐怕分配不均開一總單則彼此先後借閱不致擁擠下禮拜打算就開出來(名達按先生後因身體不健未及編此參考書目)關於一般的可以先讀下列各書沒讀過的非讀不可讀過的不妨重讀

(一)中國歷史研究法　梁啓超

(二)史通　劉知幾

(三)通志(總敍及二十二略敍)　鄭樵

(四)文史通義　章學誠

(五)章氏遺書(關於論史之部)　章學誠

第二章　史家的四長

劉子元說史家應有三長，即史才，史學，史識，章實齋添上一個史德，並為四長，實齋此種補充，甚是，要想做一個史家，必須具備此四種資格，子元雖標出三種長處，但未加以解釋，如何纔配稱史才史學史識，他不曾講到，實齋所著文史通義，雖有史德一篇，講到史家心術的重要，但亦說得不圓滿，今天所講，就是用劉章二人所說的話，予以新意義，加以新解釋，

子元實齋二人所講，專為作史的人說法，史學家要想作一部好史，應具備上述三長或四長，同學諸君方在讀書時代，祇是預備學問，說不上著作之林，但我們學歷史，其目的就在想將來有所貢獻，此刻雖不是著作家，但不可不有當著作家的志向，並且著作家的標準亦很難說，即如太史公用畢生精力作了一部史記，後人不滿意的地方尚多，其餘諸書更不用說了，此刻我們雖不敢自稱著作家，但是著作家的訓練工作則不可少，所以史家四長之說，就不得不細細用一番功夫去研究，看要如何纔能夠達到這種目的，

至於這幾種長處的排列法，各人主張不同，子元以才為先，學次之，識又次之，實齋又添德於才學識之後，今將次第稍為變更一下，先史德，次史學，又次史識，最後纔說到史才，

甲　史德

現在講史德，諸君有功夫，可參看文史通義的史德篇，實齋以為作史的人，心術應該端正，譬如魏書，大衆認為穢史，就是因魏收心術不端的原故，又如左氏春秋，劉歆批評他「是非不謬於聖人」，就是心術端正的原故，

簡單說起來。實齋所謂史德。乃是對於過去毫不偏私。善惡褒貶。務求公正。歷代史家對於心術端正一層。大部異常重視。這一點吾人認為有相當的必要。但尚不足以盡史德的含義。我以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過於忠實。如何纔算忠實。即「對於所敍述的史蹟。純採客觀的態度。不絲毫參以自己意見」便是。例如畫一個人。要絕對像那個人。假使把竈下婢畫成美人。畫雖然美。可惜不是本人的面目。又如做一個地方游記。記的要確是那個地方。假使寫顏子的陋巷。說他陳設美麗。景緻清雅。便成了建築師的計劃。不是實地的事物了。

忠實一語。說起來似易。做起來實難。因為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觀。這種主觀。蟠踞意識中甚深。不知不覺便發動起來。雖打主意力求忠實。但是心之所趨。筆之所動。很容易把信仰喪失了。完美的史德。真不容易養成。最常犯的毛病。有下列數種。應當時時注意。極力剷除。

(一)誇大　一個人做一部著作。——無論所作的是傳記。是記事本末。是方志。或是國史。——總有他自己的特別關係。即如替一個人作特別傳記。必定對於這個人很信仰。時常想要如何纔做得很好。中國人稱說孔子。總想像他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所以孔子家語及其他緯書。竟把孔子說成一個神話中的人物了。例如說孔子與顏子在泰山頂上。同看吳國城門中的一個人。顏子看得模糊。孔子看得極其清楚。諸如此類。其意思。縱使本來不壞。但是絕非事實。祇能作為一種神話看待。無論說好說壞。都是容易過分。正如子貢所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又如地方志。自己是那一省人。因為要發揮愛鄉心。往往把那一省說得很好。不過過分的誇大。結果常引出些無聊的讚美。實際上毫無價值。再如講中國史。聽見外國人鄙視中國。心裏

就老大不願意。總想設法把中國的優點表彰出來。一個比一個說得更好，結果衹養成全國民的不忠實之誇大性。誇大心人人都有。說好說壞各人不同。史家尤其難免。自問沒有最好。萬一有了。應當設法去掉它。

（二）附會　自己有一種思想。或引古人以爲重。或引過去事實以爲重。皆是附會。這種方法很帶宣傳意味。全不是事實性質。古今史家皆不能免。例如提倡孝道。把大舜作個榜樣。便附會出完廩浚井等等事實來。想提倡夫婦情愛。便附會出杞梁哭夫的事實。一哭會把城牆哭崩了。愈到近代。附會愈多。關於政治方面。如提倡共和政體。就附會到堯舜禪讓。說他們的「詢于四岳」就是天下爲公。因說我們古代也有共和政治。民主精神。關於社會方面。如提倡共產制度。就附會周初井田。是以八家爲井。井九百畝。每家百畝。公田百畝。因說我們古代也講土地國有。平均勞逸。這種附會。意思本非不善。可惜手段錯了。即如堯舜禪讓。有沒有這回事。尙是問題。勉强牽合到民主政治上去。結果兩敗俱傷。從事實本身說。失卻歷史的忠實性。從宣傳效力說。容易使聽的人誤解。曹丕篡漢時。把那鬼混的禪讓禮行完之後。他對人說「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假使青年學子。誤解了堯舜「詢于四岳」。以爲就是眞正共和。也學曹丕一樣說「共和之事。吾知之矣。」那可不糟透了嗎。總之。我們若信仰一主義。用任何手段去宣傳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傳工具。非惟無益。而又害之。

（三）武斷　武斷的毛病。人人都知道不應該。可是人人都容易犯。因爲歷史事實。散亡很多。無論在古代。在近代。都是一樣。對於一件事的說明。到了材料不夠時。不得不用推想。偶然得到片辭孤證。便很高興。勉强湊合起來。作爲事實。因爲材料困難。所以未加審擇。專憑主觀判斷。隨便了之。其結果就流爲武斷了。固然要作

一部歷史。絕對不下斷案是不行的。——斷案非論斷。乃歷史上事相。即如堯舜禪讓。究竟有沒有這回事。固極難定。但不能不搜集各方面的意見。擇善而從。下一個「蓋然」的斷案。——但是不要太愛下斷案了。有許多人愛下判斷。下得太容易。最易陷於武斷。資料和自己脾胃合的便采用。不合的便刪除。甚至因為資料不足。從事僞造。晚明人犯此毛病最多。如王弇州楊升菴等皆是。

忠實的史家對於過去事實十之八九應取存疑的態度。即現代事實亦大部分應當特別審慎。民國十五年來的事實。算是很容易知道了。但要事事都下斷案。我自己就常無把握。即如最近湖北的戰事。吳佩孚在漢口究竟如何措施。為甚麼失漢陽。為甚麼失武勝關。若不謹慎遽下斷案。或陷於完全錯誤。亦未可知。又如同學之間。彼此互作傳記。要把各人的真性格描寫出來。尚不容易。何況古人。何況古代事實呢。所以歷史事實因為種種關係。絕對確實性很難求得的時候。便應採取懷疑態度。或將多方面的異同詳略羅列出來。從前司馬光作資治通鑑。同時就作考異。或並列各說。或推重一家。這是很好的方法。

總而言之。史家道德。應如鑑空衡平。是甚麼。照出來就是甚麼。有多重。稱出來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觀意見剷除淨盡。把自己性格養成像鏡子和天平一樣。但這些話說來雖易。做到真難。我自己會說自己亦辦不到。我的著作。很希望諸君亦用鑑空衡平的態度來批評。

乙　史學

有了道德。其次要講的就是史學。前人解釋史學。太過空洞。範圍茫然。無處下手。子元實齋雖稍微說了一點。可惜不大清楚。現在依我的意見。另下解釋。

歷史範圍。極其廣博。凡過去人類。一切活動的記載都是歷史。古人說。「一部十七史。何從說起」。十七史已經沒有法子讀過。何況由十七而二十二而二十四呢。何況正史之外。更有浩如煙海的其他書籍呢。一個人想將所有史料都經目一徧。尙且是絕對不可能之事。何況加以研究組織。成爲著述呢。無論有多大的天才學問和精力。想要把全史包辦。絕無其事。我年輕時。曾經有此種野心。直到現在。始終沒有成功。此刻祇想能夠在某部的專史得有相當成績。便躊躇滿志了。所以凡做史學的人。必先有一種覺悟。曰貴專精不貴雜博。

孔子說。「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我們做學問。切勿以爲「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想要無所不知。必定一無所知。眞是一無所知。那纔可恥喲。別的學問如此。史學亦然。我們應該在全部學問中。劃出史學來。又在史學中。劃出一部分來。用特別興趣及相當預備。專門去研究它。專門以外的東西。儘可以有許多不知。專門以內的東西。非知到透徹周備不可。所以我們做史學。不妨先擇出一二專門工作。作完後。有餘力再作旁的東西。萬不可以貪多。如想做文學史。便應專心研究。把旁的學問放開。假使又嫌文學史範圍太大。不妨再擇出一部分。如王靜安先生單研究宋元戲曲史之類。做這種工作。不深知詩史詞史。或可以對於本門。則務要盡心研究。力求完備。如此一來。注意力可以集中。訪問師友。既較容易。搜集圖書。亦不困難。纔不至遊騎無歸。白費氣力。有人以爲這樣似太窄狹。容易拋棄旁的學問。其實不然。學問之道。通了一樣。旁的地方就很容易。學問門類雖多。然而方法很少。如何用腦。如何用目。如何用手。如何詢問。搜集。養成習慣。可以應用到任何方面。好像攻打砲臺。攻下一個。其餘就應手而下了。

有了專門學問。還要講點普通常識。單有常識。沒有專長。不能深入顯出。單有專長。常識不足。不能觸類旁通讀

書一事。古人所講專精同涉獵兩不可少。有一專長。又有充分常識。最佳。大概一人功力。以十之七八做專精的功夫。選定局部研究。練習搜羅材料。判斷眞僞。決擇取舍。以十之一二做涉獵的功夫。隨便聽講。隨便讀書。隨意談話。如此做去。極其有益。關於涉獵。沒有甚麼特別法子。關於專精下苦功的方法。約有下面所列三項。

(一)勤於抄錄　顧亭林的日知錄。大家知道是價值很高。有人問他別來幾年日知錄又成若干卷。顧氏答應他說。不過幾條。爲甚麼幾年功夫纔得幾條。因爲陸續抄錄。綴湊而成。先成長編。後改短條。所以功夫大了。某人日記稱。見顧氏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稿。寫滿了蠅頭小楷。一年年添上去的。可見他抄書之勤。顧氏常說。「善讀書不如善抄書」。常常抄了。可以漸進於著作之林。抄書像顧亭林。可以說勤極了。我的鄉先生陳蘭甫先生作東塾讀書記。卽由抄錄譔成。新近有人在香港買得陳氏手稿。都是一張張的小條。裱成冊頁。或一條僅寫幾個字。或一條寫得滿滿的。我現在正以重價購求此稿。如能購得。一則可以整理陳氏著作。一則可以看出他讀書的方法。古人平常讀書。看見有用的材料。就抄下來。積之既久。可以得無數小條。由此小條輯爲長編。更由長編編爲鉅製。顧亭林的日知錄。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陳蘭甫的東塾讀書記。都係由此作成。一般學問如此。做專門學問。尤其應當如此。近來青年常問我研究某事。甚麼地方找材料。我每逢受此質問。便苦於答不出來。因爲資料雖然很豐富。卻是很散漫。並沒有一部現成書把我們所要的資料湊在一處。以供取攜之便。就這一點論。外國青年做學問。像比我們便宜多了。他們想研究某種問題。打開百科辭典或其他大部頭的參考書。資料便全部羅列目前。我們卻像披沙揀金。揀幾個鑛頭。得不到一粒。但爲實際上養成學問能力起見。到底誰吃虧。誰便宜。還是問題。吃現成飯吃慣了的人。後來要做很辛苦的工作。便做不來

了「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粒米一顆飯都經過自己的汗血造出來入口便更覺異常甘美我們因爲資料未經整理自己要作做篳路藍縷積銖累寸的工作實是給我們以磨練學問能力之絕好機會我們若厭煩不肯做便錯過機會了

(二)練習注意　初學讀書的人看見許多書要想都記得都能作材料實在很不容易某先輩云「不會讀書書面是平的會讀書字句都浮起來了」如何纔能使書中字浮凸起來唯一的方法就是訓練注意昔人常說好打燈謎的人無論看甚麼書看見的都是燈謎材料會作詩詞的人無論打開甚麼書看見的都是文學句子可見注意那一項那一項便自然會浮凸出來這種工作起初做時是很難往後就很容易我自己就能辦得到無論讀到甚麼書都可以得新注意究竟怎樣辦到的我自己亦不知道大概由於練習最初的方法頂好是指定幾個範圍或者作一篇文章然後看書時有關係的就注意沒有關係的就放過過些日子另換範圍另換題目把注意力換到新的方面照這樣做得幾日就做熟了熟了以後不必十分用心隨手翻開應該注意之點立刻就浮凸出來讀一書專取一個注意點讀第二遍另換一個注意點這是最粗的方法其實亦是最好的方法幾遍之後就可以同時有幾個注意點而且毫不吃力前面所述讀書貴勤於抄錄如果看不出注意點埋頭瞎抄那豈不是白抄了嗎一定要有所去取去取之間煞費功夫非有特別訓練不可

(三)逐類搜求　甚麼叫逐類搜求就是因一種資料追尋一種資料跟蹤搜索下去在外國工具方便辭典充備求資料尚不太難中國工具甚少辭典亦不多沒有法子祇好因一件追一件比如讀孟子讀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之語因有此語於是去搜尋當時的書看有甚麼人在甚麼地方說過這類的話韓非子

顯學篇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墨離爲三」荀子非十二子篇又說「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是墨翟宋鈃也」孫仲容因得這種資料加以組織作墨學傳授考墨家諸子鉤沉等文作得的確不錯爲甚麼能有那樣著作就是看見一句話跟蹤追去這種工作就叫做逐類搜求或由簡單事實或由某書註解看見出於他書因又追尋他書諸君不要以爲某人鴻博某人特具天才其實無論有多大天才都不能全記不過方法好或由平時記錄或由跟蹤追尋卽可以得許多好材料

此外方法尙多我們暫說三門以爲示範的意思工作雖然勞苦興味確是深長要想替國家作好歷史非勞苦工作不可此種工作不單於現在有益腦筋訓練慣了用在甚麼地方都有益誠然中國史比西洋史難作但西洋史或者因爲太容易的原故把治學能力減少了好像常坐車的人兩腿不能走路一樣一種學問往往因爲現存材料很多不費氣力減少學者能力這類事實很多所以我主張要趁年富力强下幾年苦工現在有益將來亦有益讀書有益作事亦有益

丙　史識

史識是講歷史家的觀察力做一個史家須要何種觀察力這種觀察力如何養成觀察要敏銳卽所謂「讀書得間」旁人所不能觀察的我可以觀察得出來凡科學上的重大發明都由於善於觀察譬如蘋果落地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牛頓善於觀察就發明萬有引力開水壺蓋衝脫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瓦特善於觀察就發明蒸汽機關無論對於何事何物都要注意去觀察並且要繼續不斷的做細密功夫去四面觀察在自然科學

求試驗的結果在歷史方面求關聯的事實但凡稍有幫助的資料一點都不可放鬆．

觀察的程序可以分爲兩種．

(一)由全部到局部　何謂由全部到局部．歷史是整個的．統一的．眞是理想的歷史．要把地球上全體人類的事蹟連合起來．這纔算得歷史．既是整個的．統一的．所以各處的歷史不過是此全部組織的一件機械．不能了解全部．就不能了解局部．不能了解世界．就不能了解中國．這回所講專史．就是由全部中劃出一部分來．或研究一個人．或研究一件事．總不外全部中的一部．雖然範圍很窄．但是不要忘記了他是全部之一．比如我們研究戲曲史．算是藝術界文學界很小的一部分．但是要想對於戲曲史稍有發明．那就非有藝術文學的素養不可．因爲戲曲不是單獨發生．單獨存在．而是與各方面都有關係．假使對於社會狀況的變遷．其他文學的風尙．尙未了解．卽不能批評戲曲．而且一方面研究中國戲曲．一方面要看外國戲曲．看他們各方所走的路．或者是相同的．或者是各走各的．或者是不謀而合．或者是互相感應．若不這樣做．好的戲曲史便做不出來．不但戲曲史如此．無論研究任何專史．都要看他放在中國全部佔何等位置．放在人類全部佔何等位置．要具得有這種眼光．銳敏的觀察．纔能自然發生．

(二)由局部到全部　何謂由局部到全部．歷史不屬於自然界．乃社會科學最重要之一．其研究法與自然科學研究法不同．歷史爲人類活動之主體．而人類的活動極其自由．沒有動物植物那樣呆板．我們栽樹．樹不能動．但是人類可以跑來走去．我們養雞．雞受支配．但是人類可以發生意想不到的行爲．凡自然的東西．都可以用呆板的因果律去支配．歷史由人類活動組織而成．因果律支配不來．有時逆料這個時代這個環

境應該發生某種現象。但是因爲特殊人物的發生。另自開闢一個新局面。凡自然界的現象總是回頭的。循環的。九月穿夾衣。十月換棉袍。我們可以斷定。然而歷史沒有重複的時代。沒有絕對相同的事實。因爲人類自由意志的活動。可以發生非常現象。所謂由局部觀察到全部。就是觀察因爲一個人的活動。如何前進。如何退化。可以使社會改觀。一個人一羣人特殊的動作。可以令全局受其影響。發生變化。單用由全部到局部的眼光。祇能看回頭的現象。循環的現象。不能看出自由意志的動作。對於一個人或一羣人看其動機所在。仔細觀察。估量他對於全局的影響。非用由局部到全部的觀察看不出來。

要養成歷史家觀察能力。兩種方法應當並用。看一件事。把來源去脈都要考察清楚。來源由時勢及環境造成。影響到局部的活動。去脈由一個人或一羣人造成。影響到全局的活動。歷史好像一條長練。環環相接。繼續不斷。掉了一環。便不能活動了。所以對於事實與事實的關係。要用細密銳敏的眼光去觀察它。

養成正確精密的觀察力。還有兩件應當注意的事情。

(一)不要爲因襲傳統的思想所蔽　在歷史方面。我們對於一個人或一件事的研究和批評。最易爲前人記載或言論所束縛。因爲歷史是回頭看的。前人所發表的一種意見。有很大的權威。壓迫我們。我並不是說前人的話完全不對。但是我們應當知道。前人如果全對。便用不着我們多費手續了。至少要對前人有所補充。有所修正。纔行。因此我們對於前人的話。要是太相信了。容易爲所束縛。應當充分估量其價值。對則從之。不對則加以補充。或換一個方面去觀察。遇有修正的必要的時候。無論是怎樣有名的前人所講。亦當加以修正。這件事情已經很不容易。然以現代學風。正往求新的路上走。辦到這步。尙不很難。

(二)不要爲自己的成見所蔽　這件事情那纔眞不容易戴東原嘗說「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己」以人蔽己尙易擺脫自己成見不願拋棄往往和事理差得很遠還不回頭大凡一個人立了一個假定用歸納法研究費很多的工夫對於已成的工作異常愛惜後來再四觀察雖覺頗有錯誤亦捨不得取消前說用心在做學問的人常感此種痛苦但忠實的學者對於此種痛苦只得忍受發見自己有錯誤時便應當一刀兩斷的即刻割捨萬不可迴護從前的工作或隱藏事實或修改事實或假造事實來遷就他迴護從前的工作這種毛病愈好學愈易犯譬如朱陸兩家關於無極太極之辯我個人是贊成陸象山的朱晦翁實在是太有成見了後來讓陸象山駁得他無話可說然終不肯拋棄自己主張陸與朱的信說他從前文章很流麗這一次何其支離潦草皆因迴護前說所致以朱晦翁的見解學問尙且如此可見得不以己蔽己不是一件容易事情了我十幾年前曾說過「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這固然可以說是我的一種弱點但是我若認爲做學問不應取此態度亦不盡然一個人除非學問完全成熟然後發表纔可以沒有修改糾正但是身後發表古人所難爲現代文化盡力起見尤不應如此應當隨時有所見到隨時發表出來以求社會的批評纔對眞做學問的人晚年與早年不同從前錯的現在改了從前沒有現在有了一個人要是今我不同昨我宣戰那祇算不長進我到七十還要與六十九挑戰我到八十還要與七十九挑戰這樣說法似乎太過最好對於從前過失或者自覺或由旁人指出一點不愛惜立刻改正雖把十年的工作完全毀掉亦所不惜

上面所說的這兩種精神無論做甚麼學問都應當有尤其是研究歷史更當充實起來要把自己的意見與前人的主張平等的看待超然的批評某甲某乙不足應當補充某丙某丁錯了應當修改眞做學問貴能如此不

爲因襲傳統所蔽．不爲自己成見所蔽．纔能得到敏妙的觀察．纔能完成卓越的史識．

丁　史才

史才專門講作史的技術．與前面所述三項另外又是一事．完全是技術的．有了史德．忠實的去尋找資料．有了史學．研究起來不大費力．有了史識．觀察極其銳敏．但是仍然做不出精美的歷史來．要做出的歷史．讓人看了明瞭．讀了感動．非有特別技術不可．此種技術．就是文章的構造．章實齋作文史通義．把文同史一塊講．論純文學．章氏不成功．論美術文．章氏亦不成功．但是對於作史的技術．了解精透．運用圓熟．這又是章氏的特長了．

史才專講史家的文章技術．可以分爲二部．

子　組織

先講組織．就是全部書或一篇文的結構．此事看時容易．做時困難．許多事實擺在面前．能文章的人可以拉得攏來．做成很好的史．文章技術差一點的人．就難組織得好．沒有在文章上用過苦功的人．常時感覺困難．

組織是把許多材料整理包括起來．又分二事．

(一)剪裁　許多事實．不經剪裁．史料始終是史料．不能成爲歷史．譬如一包羊毛．不能變成呢絨．必有所去必有所取．梳羅抉別．始成織物．搜集的工作．已經不容易．去取的工作．又更難了．司馬光未作資治通鑑之前．先作長編．據說他的底稿堆滿十九間屋．要是把十九間屋的底稿全體印出來．一定沒有人看．如何由十九間屋的底稿做成長編．又由長編做成現在的資治通鑑．這裏面剪裁就很多了．普通有一種毛病．就是多多的搜集資料．不肯割愛．但欲有好的著作．却非割愛不可．我們要去其渣滓．留其菁華．這件事體非常常注意

不可，至於如何剪裁的方法，不外多作，用不着詳細解釋，孰渣孰菁，何去何留，常常去作，可以體驗得出來。

(二)排列　中看不中看，完全在排列的好壞，譬如天地玄黃四個字，王羲之是這樣寫，小孩子亦是這樣寫，但是王羲之寫得好，小孩子寫得壞，就是因爲排列的關係，凡講藝術，排列的關係却很大，一幅畫山水佈置得宜，就很好看，一間屋，器具陳設得宜，亦很好看，先後詳略，法門很多，這種地方，要特別注意，不然，雖有好材料，不能惹人注目，就有人看，或者看錯了，或者看得昏昏欲睡，縱會搜集，也是枉然，至於如何排列的方法，一部分靠學力，一部靠天才，良工能教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現在姑講幾種通用的方法，以爲示例。

(1)即將前人記載，聯絡鎔鑄，套入自己的話裏，章實齋說，「文人之文，惟患其不己出，史家之文，惟患其己出，」史家所記載，總不能不遷藉前人的話，史記本諸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漢書本諸史記，何嘗有一語自造，卻又何嘗有一篇非自造，有天才的人，最能把別人的話鎔鑄成自己的話，如李光弼入郭子儀軍，隊伍如故而旌旗變色，此爲最上乘之作，近代史家，尤其是乾嘉中葉以後作史者，專講究「無一字無來歷」阮芸臺作國史儒林傳，全是集前人成語，從頭至尾，無一字出自杜撰，阮氏認爲是最謹嚴的方法，他的廣東通志浙江通志，謝啓昆的廣西通志，都是用的此法，一個字，一句話，都有根據，這種辦法，我們大家是贊成的，因爲有上手可追問，但亦有短處，在太呆板，——因爲有許多事情未經前人寫在紙上，雖確知其實，亦無法採錄，而且古人行爲的臧否與批評，事實的連絡與補充，皆感困難，——吾人可師其意，但不必如此謹嚴，大體固須有所根據，但亦未嘗不可參入一己發見的史實，而且引用古書時，儘可依做文的順序，任意連串，做成活潑飛動的文章，另外更用小字另行注明出處，或說明其所以然，就好了，此法雖然

好。但亦是很難。我尚未用。因爲我懶在文章上作功夫。將來打算這樣作一篇。以爲模範。把頭緒脈絡理清。將前人的話藏在其中。要看不出縫隙來。希望同學亦如此作去。

(2)用綱目體。最爲省事。此種體裁。以錢文子的補漢書兵志爲最先。(在知不足齋叢書內。)頂格一語是正文。是斷案。不過四五百字。下加注語。爲自己所根據的史料。較正文爲多。此種方法。近代很通行。如王靜安先生的胡服考。兩漢博士考。皆是如此。我去年所作的中國文化史。亦是如此。此法很容易。很自由。提綱處寫斷案。低一格作註解。在文章上不必多下功夫。實爲簡單省事的方法。做得好。可以把自己研究的結果。暢所欲言。比前法方便多了。雖文章之美。不如前法。而伸縮自如。改動較易。又爲前法所不及。

(3)多想方法。把正文變爲圖表。對於作圖表的技術。要格外訓練。太史公作史記。常用表。「旁行斜上。本于周譜」。然仍可謂爲太史公所發明。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表。秦楚之際月表。功臣侯者表。百官公卿表。格式各各不同。因有此體。遂開許多法門。若無此體。就不能網羅這樣許多複雜的材料同事實。歐美人對於此道。尤具特長。有許多很好很有用的表。我們可以仿造。但造表可眞是不容易。異樣的材料。便須異樣的圖表。纔能安插。我去年嘗作先秦學術年表一篇。屢次易稿。費十餘日之精力。始得完成。耗時用力。可謂甚大。然因此範圍繁賾的史事爲整飭。化亂蕪的文章爲簡潔。且使讀者一目瞭然。爲功亦殊不小。所以這種造表的技術。應該特別訓練。

丑　文采

次講文采。就是寫人寫事所用的字句詞章。同是記一個人。敍一件事。文采好的。寫得栩栩欲活。文采不好的。寫

得呆雞木立，這不在對象的難易，而在作者的優劣，沒有文章素養的人，實在把事情寫不好，寫不活，要想寫活寫好，祇有常常模倣，常常練習。

文采的要素很多，專擇最要的兩件說說。

(一)簡潔　簡潔就是講翦裁的功夫，前面已經講了。大凡文章以說話少含意多為最妙。文章的厚薄，即由此分，意思少，文章長，為薄，篇無剩句，句無剩字，為厚。比如飲龍井茶，茶少水多為薄，葉水相稱為厚，不為文章之美，多言無害，若為文章之美，不要多說，祇要能把意思表明就得。做過一篇文章之後，要看可刪的有多少，該刪的便刪去。我不主張文章作得古奧，總要詞達。所謂「詞達而已矣」，達之外不再加多，不再求深，我生平說話不行，而文章技術比說話强得多。我所要求的是章無剩句，句無剩字，這件事很重要，至於如何纔能做到，祇有常作。

(二)飛動　為甚麼要作文章，為的是作給人看，尤其是歷史的文章，為的是作給人看，若不能感動人，其價值就減少了。作文章一面要謹嚴，一面要加電力，好像電影一樣，活動自然。如果電力不足，那就死在布上了。事本飛動，而文章呆板，人將不願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動，便字字都活躍紙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如像唱戲的人，唱到深刻時，可以使人感動，假使想開玩笑，而扳起面孔，便覺得毫無趣味了。不能使人感動，算不得好文章，旁的文章，如自然科學之類，尚可不必注意到這點，歷史家如無此種技術，那就不行了。司馬光作資治通鑑，畢沅作續資治通鑑，同是一般體裁，前者看去，百讀不厭，後者讀一二次就不願再讀了。光書筆最飛動，如赤壁之戰，淝水之戰，劉裕在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齊北周沙苑之戰，魏孝文

帝遷都洛陽．事實不過爾爾．而看去令人感動．此種技術．非練習不可．

如何可以養成史才．前人說多讀多作多改．今易一字．為「多讀少作多改」．多讀讀前人文章．看他如何作法．過有好的資料．可以自己試作．與他比較．精妙處．不妨高聲朗誦．讀文章有時非搖頭擺尾．領悟不來．少作．作時謹慎．真是用心去作．有一篇算一篇．無須多貪．作筆記則不厭其多．天天作都好．作文章時．幾個月作一次．亦不算少．要謹慎．要鄭重．要多改．要翻來覆去的看．從組織起到文采止．有不滿意處．就改．或翦裁．或補充．同一種資料．須用種種方法去作．每作一篇之後．擺在面前細看．常看旁人的．常改自己的．一篇文不妨改多少回．十年之後還可再改．這種工夫很笨．然天下至巧之事．一定從至笨來．古人文章．做得好．也曾經過幾許甘苦．比如梅蘭芳唱戲．唱得好．他不是幾天之內成功的．從前有許多笨工作．現在仍繼續不斷的有許多笨工作．凡事都是如此．

第三章　五種專史概論

五種專史．前文已經提到過．第一．人的專史．第二．事的專史．第三．文物的專史．第四．地方的專史．第五．時代的專史．本章既然叫着概論．不過提綱挈領的說一個大概．其詳細情形．留到分論再講．

甲　人的專史

自從太史公作史記．以本紀列傳為主要部分．差不多佔全書十分之七．而本紀列傳又以人為主．以後二千餘年．歷代所謂正史．皆踵其例．老實講起來．正史就是以人為主的歷史．

專以人為主的歷史，用最新的史學眼光去觀察他，自然缺點甚多，幾乎變成專門表彰一個人的工具。許多人以為中國史的最大缺點就在此處。這句話，我們可以相當的承認。因為偏於個人的歷史，精神多注重彰善懲惡，差不多變成為修身教科書，失了歷史性質了。但是近人以為人的歷史毫無益處，那又未免太過。歷史與旁的科學不同，是專門記載人類的活動的。一個人或一羣人的偉大活動可以使歷史起很大變化。若把幾千年來中外歷史上活動力最強的人抽去，歷史倒底還是這樣與否，恐怕生問題了。譬如歐洲大戰若無威廉第二、威爾遜、路易喬治、克里孟梭幾個人，歷史當然會另變一個樣子。歐洲大戰或者打不成，就打成也不是那樣結果。又如近三十年來的中國歷史，若把西太后、袁世凱、孫文、吳佩孚……等人——甚至於連我梁啓超——沒有了去，或把這幾個人抽出來，現代的中國是個甚麼樣子，誰也不能預料。但無論如何，和現在的狀況一定不同。這就可見個人與歷史的關係和人的歷史不可輕視了。

一個人的性格興趣及其作事的步驟，皆與全部歷史有關。太史公作史記，最看重這點。後來的正史，立傳猥雜而繁多，幾成為家譜墓誌銘的叢編，所以受人詬病。其實史記並不如此。史記每一篇列傳必代表某一方面的重要人物。如孔子世家、孟荀列傳、仲尼弟子列傳，代表學術思想界最要的人物。蘇秦張儀列傳，代表造成戰國局面的遊說之士。田單樂毅列傳，代表有名將帥。四公子平原孟嘗信陵春申列傳，代表那時新貴族的勢力。貨殖列傳，代表當時經濟變化。遊俠列傳、刺客列傳，代表當時社會上一種特殊風尚。每篇都有深意，大都從全社會着眼，用人物來做一種現象的反影，並不是專替一個人作起居注。

在現代歐美史學界，歷史與傳記分科，所有好的歷史，都是把人的動作藏在事裏頭。書中為一人作專傳的很

少。但是傳記體仍不失爲歷史中很重要的部分。一人的專傳。如林肯傳。格蘭斯頓傳。文章都很美麗。讀起來異常動人。多人的列傳。如布達魯奇的英雄傳。專門記載希臘的偉人豪傑。在歐洲史上有不朽的價值。所以傳記體以人爲主。不特中國很重視。各國亦不看輕。因此。我們作專史。儘可以個人爲對象。考察某一個人在歷史上有何等關係。凡眞能創造歷史的人。就要仔細研究他。替他作很詳盡的傳。而且不但要留心他的大事。卽小事亦當注意。大事看環境。社會。風俗。時代。小事看性格。家世。地方。嗜好。平常的言語行動。乃至小端末節。概不放鬆。最要緊的是看歷史人物爲甚麼有那種力量。

每一時代中須尋出代表的人物。把種種有關的事變。都歸納到他身上。一方面看時勢及環境如何影響到他的行爲。一方面看他的行爲。又如何使時勢及環境變化。在政治上有大影響的人如此。在學術界開新發明的人亦然。先於各種學術中求出代表的人物。然後以人爲中心。把這個學問的過去未來及當時工作都歸納到本人身上。這種作法。有兩種好處。第一。可以拿着歷史主眼。歷史不外若干偉大人物集合而成。以人作標準。可以把所有的要點看得淸淸楚楚。第二。可以培養自己的人格。知道過去能造歷史的人物素養如何。可以隨他學去。使志氣日益提高。所謂『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

乙　事的專史

歷史的事實。若泛泛看去。覺得很散漫。一件件的擺着。沒有甚麼關係。但眼光銳敏的歷史家。把歷史過去的事實看成爲史蹟的集團。彼此便互相聯絡了。好像天上的星辰。我們看去是分散的。天文家看去可以分出十二宮。無論何種事物。必把破碎的當作集團。纔有着眼的地方。研究歷史必把一件件的史蹟看爲集團。纔有下手

的地方，把史蹟看作集團研究，就是記事本末體，現代歐美史家，大體工作，全都在此。記事本末體是歷史的正宗方法，不過中國從前的記事本末，從袁樞起，直到現在，我都嫌他們對於集團的分合未能十分圓滿，即如通鑑記事本末把資治通鑑所有事實由編年體改為記事本末體，中間就有些地方分得太瑣碎，有些地方不免遺漏，也因為資治通鑑本身偏於中央政治，地方政治異常簡略，政治以外的事實更不用提，所以過去的記事本末體，其共同的毛病就是範圍太窄。我們所希望的記事本末體，要從新把每朝種種事實作為集團，搜集資料，研究清楚。大集團固然要研究，再分小點，亦可以研究。凡集團事蹟於一時代有重大影響的，須特別加以注意。

比如晚明時代的東林復社，他們的舉動，可以作為一個集團來研究，把明朝許多事實都歸納到裏邊。一方面可以看，類似政治團體的活動，以學術團體兼為政治團體，實由東林起，至復社而色彩愈顯，這是中國史上一大事實，很值得研究。研究東林復社始末，方面很多，本來是學術機關為甚麼又有團體的政治運動，一方面可以看出學術的淵源及學風的趨勢，另一方面可以看在野的智識階級的主張，每逢政治腐敗的時候，許多在野學者本打算閉戶讀書，然而時勢所迫，又不能不出頭說話。這種情形，全由政治醞釀而成，非全部異常明瞭，一部很難了解。至於復社，本來是一個團體的別名，同時的其他團體尙多，不過以復社為領袖，成為一個聯合會社的性質，我們研究創社人的姓名，及各社員的籍貫，或作小傳，或作統計，可以看出復社的勢力在於何部，明亡以後，復社的活動於當時政治有何影響，滿洲入關，復社人物採取若何態度，從這些地方着手，明末淸初的情形，可以瞭如指掌了。

又如清世宗（雍正）的篡位前後情形，可以作為一個集團來研究，把那時候許多事實都歸納到裏邊，這件事情，比較復社始末材料難找得多，因事涉宮闈，外人很難知道，但是這件事情，關係很大，是清史主要的部分，假使沒有雍正，就不會有乾隆，道咸光宣更不用說了，內容真相若何，牽涉的方面很多，有關於外國的，如喇嘛教與天主教爭權，因為世宗成了功，後來喇嘛教得勢，天主教衰落，有關於學術的，如西洋科學之輸入，因天主教被排斥，亦連帶的大受影響，幾乎中絕，有關於藩屬的，如清代之羈縻蒙古西藏，亦以喇嘛教為媒介，即經營青海，還是要借重他，這種事情，蒙古西藏文中稍微有點資料，可以明瞭一部份，中國文字資料就很少，即如年羹堯的事蹟，當然和清史很有關係，我們看東華錄及雍正上諭的紀載，極其含糊，得不着一個明瞭的概念，若把所有資料，完全搜出，可以牽連清朝全部歷史的關係，所以研究歷史的人，應當挑出一極大之事，作為集團，把旁的事實，都歸納到裏面，再看他們的關係影響，研究一個集團，就專心把這個集團弄明白了，能得若干人，分頭作去，把所有事的集團都弄清楚，那末全部歷史的主要脈絡，就可一目瞭然了。

丙　文物的專史

最古的文物史，要算史記的八書，史記於本紀列傳之外，另作禮樂律曆天官封禪河渠平準等書，後來班固作漢書，改稱為志，不以人為主，而以某制度或某事物為主，凡所敍述，皆當代的文物典章，自太史公創此例後，後代歷史，除小者外，如二十四史皆同此例，而杜佑所作通典，純以制度為主，上起三代，下至隋唐，一一加以考核，馬端臨仿其體裁，作文獻通考，範圍更大，義蘊更博，通典所述，限於一代朝制，通考所述，則於朝制之外，兼及社會狀況，此種著作，中國從前頗為發達，就是我們所說的文物的歷史，通典通考，可謂各種制度的總史，不是各

種制度的專史，在杜佑馬端臨那個時候，有通典通考一類著作，便已滿足了，此刻學問分科，日趨精密，我們却要分別部居，一門一門的作去，一個人要作經濟史，同時又要作學術史，目錄學，一定做不出有價值的著述來，要作經濟史，頂好就專門研究經濟，要作學術史，頂好就專門研究學術，要治目錄學，頂好就研究藝文志經籍志等，不惟分大類而已，還要分小類，卽如研究經濟史，可以看歷代食貨志，食貨中包含財政及經濟兩大部分，財政經濟，又各有若干的細目，我們不妨各摘其一項，分擔研究，愈分得細愈好，旣分擔這一項，便須上下千古，貫徹融通，例如專研究食貨中的財政的，在財政中又專研究租稅，在租稅中又專研究關稅，那末中國外國及關於關稅的資料，都要把他搜集起來，看關稅如何起源，如何變遷，如何發展，關稅不平等的原因事實影響如何，乃至現在的關稅會議如何召集，如何進行，關稅自主的要求如何運動，一一記載解釋明白，這種的工作，比泛泛然作通典通考要切實得多，有意思得多，有價值得多，因爲整部的文物，很籠統，很含混，無從下手，亦不容易研究明白，所以我主張一部分一部分的研究，先分一個大綱，如經濟文藝學術民族宗教……等一二十條，再於每條之下，分爲若干類，如經濟之分爲財政租稅，文藝之分爲文學美術，學術之分爲經史，民族之分爲原始遷徙同化，宗教之分爲道佛等，擇其最熟悉，最相近者，一個時候作一類，或者一個人作一類，久而久之，集少成多，全部文物不難完全暢曉了。

丁 地方的專史

地方的專史，就是方志的變相，最古的方志，要算華陽國志了，以後方志愈演愈多，省有省志，縣有縣志，近代大史家章實齋把方志看得極重，他的著作，研究正史的與研究方志的各得其半，方志從前人不認爲史，自經章

氏提倡後。地位纔逐漸增高。治中國史。分地研究。極其重要。因爲版圖太大。各地的發展。前後相差懸殊。前人作史。專以中央政府爲中心。祇有幾個分裂時代。以各國政府所在地爲中心。但中心地亦不過幾個——三國有三個。十六國有十六個。——究未能平均分配。研究中國史。實際上不應如此。普通所謂某個時代到某個程度。乃指都會言之。全國十之七八全不是那樣一回事。我們試看分述研究的必要。比如一向稱爲本部十八省的雲南。在三國以前。與中國完全無關。自諸葛渡瀘以後。這纔發生交涉。然而雲南向來的發展。仍不與全部歷史的發展相同。唐時的南詔。宋時的大理。都是半獨立的國家。清初吳三桂據雲南。亦取半獨立的態度。三藩之亂既平。設置巡撫。始與本部關係較密。然民國十五年來。雲南直接受中央轄制者不過二三年。其餘諸年仍然各自爲政。自古及今。雲南自身如何發展。中原發達的時候。雲南又受何等影響。有何種變化。這都是應當劃分出來。單獨研究的事情。又如廣東。是次偏的省分。其文化的發達。亦不與中原同。自明以前。廣東的人物及事實。不能影響到中原的歷史。亦於中原的歷史上沒有相當的地位。再如安南朝鮮。現在不屬中國。然與中國歷史關係很深。安南作中國郡縣較廣東爲早。在黎氏莫氏獨立尙未終了時。歐人東來。遂被割去。若雲南當南詔大理或吳三桂獨立未終時。外人適來。恐亦將被割去啊。所以我們對於安南朝鮮這一類地方也應當特別研究。不能因爲現在已經失掉而置之不理。上面所說的還是邊遠省分。說近一點。如中原幾省。最初居住的是什麼人。河南山東如何變成爲中華民族的中心。後經匈奴東胡民族的蹂躪。又起了多大變化。這些都是應當特別研究的事情。如欲徹底的了解全國。非一地一地分開來研究不可。普通說中國如何如何。不過政治中心的狀況。不是全國一致的狀況。所以有作分地的專史之必要。廣博點分。可以分爲幾大區。每區之中。看他發達的次第。

精細點分可以分省分縣分都市每縣每市。看他進展的情形。破下工夫，仔細研究，各人把鄉土的歷史風俗事故人情考察明白。用力甚小而成效極大。

戊　斷代的專史

在整部歷史中。可以劃分爲若干時代。如兩漢六朝隋唐宋元明清。每一個時代中可以又劃分爲若干部分。如人的事的文物的地方的。含着若干部分。成爲一個時代。含著若干時代。成爲一部總史。總史橫集前述四種材料。縱集上下幾千年的時間。因爲總史不易研究。纔分爲若干時代。時代的專史就是從前所謂斷代爲史。起自班固。後世因之。少所更改。不過舊時的斷代。以一姓興亡作標準。殊不合宜。歷史含繼續性。本不可分。爲研究便利起見。挑出幾樣重大的變遷。作爲根據。勉強分期。尙還可以。若不根據重大變遷。而根據一姓興亡。那便毫無意義了。皇帝儘管常換。而社會變遷甚微。雖屬幾代。仍當合爲一個時期。皇帝儘管不換。而社會變遷極烈。雖屬一代。仍當分爲幾個時期。比如南北朝。總共不過百六十七年。而南朝有宋齊梁陳四代。北朝有北魏北齊北周三代。若以一姓興亡分。應當分爲四個或三個時期了。然此百六十七年間。社會上實無多大變化。所以我們仍當作爲一個時期研究。其次述五代。五代不過五十二年。有梁唐晉漢周五個朝代。若以一姓興亡分。應當分爲五個時期。然此五十二年間。社會上亦沒有多大變化。所以我們應當作爲一個時期研究。上面是說皇帝換姓。而社會不變的。雖然是分。應當合攏來研究。又有皇帝姓氏不換。而社會變遷劇烈的。雖然是合。應當分開來研究。比如有清一代。道咸而後。思想學術政治外交經濟生活。無一不變。不特是清代歷史的大變遷。並且是全部歷史的大變遷。我們儘可以把道咸以前。劃分爲一個時期。道咸以後。另劃爲一個時期。不必拘於成例。以一姓

興亡作爲標準。籠統含糊下去。果爾。一定有許多不便利的地方。歷史是不可分的。分期是勉强的。一方面不當太呆板。以一姓興亡作根據。像從前一樣。換一方面。又不當太籠統。粗枝大葉的。分上古中古近世三個時期。比較妥當一點的。還是劃春秋爲一個時期。戰國爲一個時期。兩漢爲一個時期。（或分或合均可。）三國兩晉南北朝爲一個時期。隋唐爲一個時期。宋遼金元明爲一個時期。淸分爲兩個時期。這種分法。全以社會變遷作標準。在一個時期當中。可以看出思想學術政治經濟改換的大勢。比較容易下手。材料亦易搜集。不管時期的長短。橫的方面各種事實。要把它弄淸楚。時代的專史。爲全通史的模型。專史做得好。通史就做得好。此種專史亦可分每人擔任一項。分別做去。

以上講五種專史的概說。以下就要講五種專史如何做法。按照現在這個次序。一種一種的講去。同學中有興趣的。或者有志作史家的。於五種之中。認定一項。自己搜集。自己研究。自己著述。試試看。果能聚得三五十個同志。埋頭用功。祇須十年功夫。可以把一部頂好的中國全史做出來。人數多。固然好。若不然。能得一半的同志。甚至於十個同志。亦可以把整部歷史完全做出。我擔任這門功課。就有這種野心。但是能否成功。那就看大家的努力如何了。

分論一　人的專史

第一章　人的專史總說

人的專史是專以人物作本位所編的專史大概可分爲五種形式

(一)列傳
(二)年譜
(三)專傳
(四)合傳
(五)人表

(一)列傳　列傳這個名稱係由正史中採用下來凡是一部正史將每時代著名人物羅列許多人每人給他作一篇傳所以叫做列傳列傳的主要目的雖在記敍本人一生的事蹟但是國家大事政治狀況社會情形學術思想大部分都包括在裏邊列傳與專傳不同之點專傳以一部書記載一個人的事蹟列傳以一部書記載許多人的事蹟專傳一篇即是全書列傳一篇不過全書中很小的一部分列傳的體裁與名稱是沿用太史公以來成例在舊史中極普通極發達列傳著法具詳二十四史各種體裁應有盡有至於其中有些特別技術的應用下文再講

(一)年譜　這種著作比較的起得很晚大致在唐代末年始見發達現在傳下來的年譜以韓愈柳宗元二人的年譜爲最古年譜與列傳不同之點列傳敍述一生事蹟可以不依發生的前後但順着行文之便或著者注重之點提上按下排列自由年譜敍述一生事蹟完全依照發生前後一年一年的寫下去不可有絲毫的改動章實齋說「年譜者一人之史也」年譜所述不外一個人歷史的經過這種體裁其好處在將生平行事首尾畢見鉅細無遺比如一個政治家的年譜記載他小時如何壯年如何環境如何功業如何按年先後據事直書一個學者的年譜記載某年讀甚麼書某年作甚麼文某年從甚麼師某年交甚麼友思想變遷全可考見一個發明家的年譜記載他們如何研究如何改良如何萌芽如何成熟事功原委一目了然無論記載事業的成功思想的改變器物的發明都要用年譜體裁纔能詳細明白所以年譜在人的專史中位置極爲重要

(二)專傳　專傳亦可以叫做專篇這個名詞是我杜撰的尚嫌他不大妥當因爲沒有好名詞不妨暫時應用我所謂專傳與列傳不同列傳分列在一部史中專傳獨立成爲專書隋書經籍志雜傳一門著錄二百餘部其中屬於一人的專傳如曹參傳一卷東方朔傳八卷毋丘儉記三卷之類亦不下十餘種可惜都不傳了現在留傳下來的要算慧立所著慈恩三藏法師傳(即玄奘傳)爲最古全書有十卷之多不過我所謂專傳與從前的專傳尙微有不同隋志諸傳已經亡失其體裁如何今難確指專就現存的三藏傳而論雖然很詳博但仍祇能認爲粗製品的史料不能認爲組織完善的專書大概從前的專傳不過一篇長的行狀——近人著行狀長至一二萬字的往往有之——只能供作列傳的取材不能算理想的專傳我的理想專傳是

以一個偉大人物對於時代有特殊關係者爲中心將周圍關係事實歸納其中橫的豎的網羅無遺比如替一個大文學家作專傳可以把當時及前後的文學潮流分別說明此種專傳其對象雖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擇出一時代的代表人物或一種學問一種藝術的代表人物爲行文方便起見用作中心此種專傳從前很少新近有這種專傳出現大致是受外國傳記的影響可惜有精采的作品還不多列傳在歷史中雖不能說全以人物爲主但有關係的事實很難全納在列傳中即如做諸葛亮專傳與做諸葛亮列傳便不同做列傳就得把與旁人有關係的事實分割在旁人的傳中講所以魯肅傳劉表傳劉璋傳曹操傳張飛傳都有諸葛亮的事不能把所有關係的事都放在諸葛亮列傳中若做專傳那是完全另是一回事凡有直接關係的都以諸葛亮爲中心全數搜集齊來甚至有間接關係的如曹操劉備呂布的行爲舉止都要講清楚然後諸葛亮的一生纔能完全明白做專傳又與做年譜不同年譜很呆板一人的事蹟全以發生的先後爲敍不能提前抑後許多批評的議論亦難插入一件事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更不能盡量納在年譜中若做專傳不必依年代的先後可全以輕重爲標準改換異常自由內容所包亦比年譜豐富無論直接間接無論議論敍事都可網羅無剩我們可以說人的專史以專傳爲最重要

(四)合傳　合傳這種體裁創自太史公太史公的合傳共有三種

(1)兩人以上平等敍列如管晏列傳屈賈列傳無所謂輕重亦無所謂主從

(2)一人爲主旁人附錄如孟荀列傳標題爲孟子荀卿而內容所講的有三騶子田駢愼到環淵接子墨子淳于髡公孫龍劇子李悝尸子長盧吁子等一二十人各人詳略不同此種專以一二人較偉大的人物

為主。此外都是附錄。

(3)許多人平列無主無從。如仲尼弟子列傳。七十餘人。差不多都有敘述。如儒林列傳。西漢傳經的人。亦差不多都有敘述。

在史記中合傳的體裁。有上列三種。後代的正史合傳體裁。更為複雜。如漢書楚元王傳有兩卷之多。楚元王交的傳何以會有那樣長。因為劉向劉歆都是楚元王幾代的子孫。本身的事情雖少。劉向劉歆的事情就很多。這種體裁。後來南北史運用得極廣。因為南北朝最講門第。即如江右王謝。歷朝皆握政權。皇帝儘管掉換而世家緜延不絕。諸王諸謝。父子祖孫合為一傳。變成家譜的性質。一家一族的歷史可以由其中看出。此種合傳的方法為著歷史的開了許多方便。許多人附見在一個人傳中。因一個重要的而其餘次要的都可記載下去。如孟荀列傳若不載許多人。那我們頂多只知道孟荀至於鄒衍的終始五德之說。我們就不曉得了。合傳體裁的長處。就是能夠包括許多夠不上作專傳而有相當的貢獻。可以附見於合傳中的人。其作用不單為人。而且可以看當時狀況。如孟荀列傳就可以看出戰國時學術思想的複雜情形。此種體裁。章實齋最恭維。可合的人就把他們合在一起。章氏並主張另用一種「人名別錄」他所著湖北通志屢用此法。敘某一件重要事情。把有關係的人通作一個別錄。比如嘉定守城傳。把守城時何人任何職分。陣亡的多少。立功的多少。通統列在別錄上。這種可為合傳體運用得最廣最大的一個例子。又如復社名士傳。先講復社的來源。次講如何始入湖北。又次調查湖北人列名復社者多少。以縣分之。最後又考明亡以後。殉難者多少。當遺老者多少。出仕清朝者多少。這種亦可為合傳體運用得最廣最大的一個例子。人物專史應當常用這種體裁。

（五）人表　人表的體裁。始創於漢書古今人表。他把古今人物分為九等。即上上。中上。下上。上中。中中。中下。上下。中下。下下。所分的人並不是漢人。乃漢以前的人。與全書體例不合。這九等的分法。無甚標準。好像學校中考試的成績表一樣無聊。後來史家非難的很多。章實齋則特別的恭維。以為篇幅極少而應具應見的人皆可詳列無遺。我們看來。單研究漢朝的事蹟。此表固無用處。但若援引其例作為種種人表。就方便得多。後來唐書方鎮表。宰相世系表。其做法亦很無聊。攻擊的人亦極多。一般讀唐書的人看表看得頭痛。但是某人某事旁的地方看不見的。可在方鎮世系表中查出。我們認為是很大的寶貝。章實齋主張擴充漢書古今人表。唐書宰相世系表的用意。作為種種表。凡人名够不上見於列傳的。可用表的形式列出。「人名別錄」亦即可為其中的一種。章氏所著幾部志書。人表的運用都很廣。所以人的專史。人表一體亦很重要。即如講復社始末。材料雖多。用表的方法還少有人做過。若有復社人名表。則於歷史研究上方便了許多。又如講晚明流寇。材料亦不少。若有一張流寇人名表。把所有流寇姓名。擾亂所及的地方。被剿滅的次第……等等。全用表格列出。豈不大省事而極明白嗎。又如將各史儒林傳。改成儒林人名表。或以所治之經分列。或以傳授系統分列。便可以用較少的篇幅。記載較多之事實。又如唐代藩鎮之分合興亡。紛亂複雜。讀史雖極勤苦。瞭解不易。若製成簡明的人表。便一目了然。諸如此類。應用可以甚廣。

第二章　人的專史的對相

所謂人的專史的對相。就是講那類的人我們應該為他作專史。當然。人物要偉大。作起來纔有精采。所以偉大

人物是作專史的主要對相。但所謂偉大者。不單指人格的偉大。連關係的偉大。也包在裏頭。例如袁世凱西太后人格雖無可取。但不能不算是有做專史價值的一個人物。有許多偉大人物可以做某個時代的政治中心。有許多偉大人物可以作某種學問的思想中心。這類人最宜於做大規模的專傳或年譜。把那個時代或那種學術都歸納到他們身上來講。五種人的專史中人表的對相不成問題。可以隨便點。其餘四種都最重要。大概說來應該作專傳或補作列傳的人物約有七種。

(一)思想及行爲的關係方面很多。可以作時代或學問中心的。我們應該爲他們作專傳。有些人偉大儘管偉大。不過關係方面太少。不能作時代或學問的中心。若替他作專傳。就很難作好。譬如文學家的李白杜甫都很偉大。把杜甫作中心。將唐玄宗肅宗時代的事實歸納到他身上。這樣的傳。可以作得精采。若把李白作爲中心。要作幾萬字的長傳。要包涵許多事實。就很困難。論作品是一回事。論影響又是一回事。杜詩時代關係多。李詩時代關係少。敍述天寶亂離的情形。在杜傳中是正當的背景。在李傳中則成爲多餘的廢話。兩人在詩界地位相等。而影響大小不同。杜詩有途徑可循。後來學杜的人多。由學杜而分出來的派別亦多。李詩不可捉摸。學李的人少。由學李而分出來的派別更少。所以李白的影響淺。杜甫的影響深。二人同爲偉大。而作傳方法不同。爲李白作列傳。已經不易。爲李白作年譜或專傳。更不可能。反之。爲杜甫作年譜。作專傳。材料比較豐富多了。所以作專傳。一面要找偉大人物。一面在偉大人物中。還要看他的性質關係如何。來決定我們做傳的方法。

(二)一件事情或一生性格有奇特處。可以影響當時與後來。或影響不大而值得表彰的。我們應該爲他們

作專傳。譬如史記有魯仲連傳。不過因爲魯仲連曾解邯鄲之圍。誠然。以當時時局而論。魯仲連義不帝秦。解圍救趙。不爲無關。但是還沒有多大重要。太史公所以爲他作傳。放在將相文士之間。完全因他的性格俊拔。獨往獨來。談笑卻秦軍。功成不受賞。像這樣特別的性格。特別的行爲。很可以令人佩服感動。又如後漢書有臧洪傳。不過因爲他能爲故友死義。洪與張超但屬戚友。初非君臣。張超爲曹操所滅。洪怨袁紹坐視不救。擁兵抗紹。爲紹所殺。袁紹張超臧洪在歷史上俱無重大關係。不過臧洪感恩知己。以身殉難。那種慷慨凜冽的性格。確是有可以令人佩服的地方。再如漢書楊王孫傳。不記楊王孫旁的事情。專記他臨死的時候。主張裸葬。衣衾棺槨。一概不要。還說了許多理由。後來他的兒子覺得父命難從。卻拗不過親友的督責。只得勉强遵辦。他的思想。雖沒有墨子那樣大。然比墨子還走極端。連桐棺三寸都不要。不管旁人聽否。自己首先實行。很可以表示特別思想。特別性格。幾部有名的史書。對於這類特別人。大都非常注意。我們作史。亦應如此。偉大人物之中。加幾個特別人物。好像燕窩魚翅的酒席。須得有些小菜點綴纔行。

(二)在舊史中沒有記載。或有記載而太過簡略的。我們應當爲他作專傳。這種人偉大的亦有。不偉大的亦有。偉大的旁人知道他。正史上亦曾提到過。但不詳細。我們應當爲他作傳。譬如墨翟是偉大人物。史記中沒有他的列傳。僅附見於孟荀列傳。不過二十幾個字。近人孫仲容根據墨子本書及其他先秦古籍。作墨子列傳及年表。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又如荀子是偉大人物。雖有孟荀列傳。但是太過簡略。清人汪中替他作荀子年表。胡元儀作荀卿子列傳。這亦是很好一個例。皆因從前沒有列傳。後人爲他補充。或者從前的傳太簡略。後人爲他改作。這類應該補作或改作之傳。以思想家文學家等爲最多。例如王充劉知幾鄭樵……等。在

他們現存的著作中。便有很豐富的資料。足供我們作成極體面的專傳。另有許多人。雖沒有甚麼特別偉大。但事蹟隱沒太甚。不曾有人注意。也該專爲他作傳表彰。例如唐末守瓜州的義潮。賴有近人羅振玉替他作一篇傳。我們纔知道有這麼一位義士名將。又如作儒林外史的吳敬梓。前人根本不承認這本書有價值。書的作者更不用說了。近人胡適之纔替他作一篇傳出來。我們纔認識這個人的文學地位。這些都是很好的例。總之許多有相當身分的人。不管他著名不著名。不管正史上沒有傳或有傳而太過簡略。我們都應該整篇的補充。或一部分的改作。

（四）從前史家有時因爲偏見。或者因爲挾嫌。對於一個人的記載。完全不是事實。我們對於此種被誣的人。應該用辯護的性質替他重新作傳。歷史上這類人物很多。粗略說起來。可以分下列三種。

（1）完全挾嫌造事誣衊。這類事實史上很多。應該設法辯護。譬如作後漢書的范曄。以叛逆罪見殺。在宋書及南史上的范曄本傳中。句句都是構成他的眞罪狀。後人讀起來。都覺得曄有應死之罪。雖然作得這麼好的一部後漢書。可惜文人無行了。這種感想千餘年來深入人心。直到近代陳澧（蘭甫）在他的東塾集裏面作了一篇申范。大家纔知完全沒有這回事。當時造此寃獄。不過由幾位小人搆煽。而後此含寃莫雪。則由沈約一流的史家挾嫌爭名。故爲曲筆。陳蘭甫替他作律師。卽在本傳中將前後矛盾的語言及各方可靠的證據。一一陳列起來。證明他絕無謀反之事。讀了這篇之後。纔知道不特范曄的著作令人十分讚美。就是范曄的人格也足令人十分欽佩。又如宋代第一個女文學家。塡詞最有名的李淸照（易安）在中國史上。找這樣的女文學家。眞不易得。她塡詞的藝術。可以說壓倒一切男子。就讓一步講。亦在當時

詞家中算前幾名、她本來始終是金石錄的作者趙明誠的夫人並未改嫁、但因雲麓漫鈔載其謝綦崇禮啓。濫採僞文。說她改嫁張汝舟。與張汝舟不和。打官司。有「猥以桑榆之末影。配茲駔儈之下才」等語。宋代筆記遂紛紛記載此事。後人對於李易安。雖然很稱讚她的詞章。但瞧不起她的品格。到近代俞正燮在他的癸巳類稿中有一篇易安居士事輯。將她所有的著作。皆按年月列出。證明她絕無改嫁之事。又搜羅各方證據。指出改嫁謠言的來歷。我們讀了這篇以後。纔知道不特易安的詞章優美。就是她的品節亦沒有可訾的地方。這類著述。主要工作全在辨別史料之眞僞。而加以精確的判斷。陳俞二氏所著。便是極好模範。歷史上人物。應該替他們做洗冤錄的。實在不少。我們都可以用這種方法做去。

(2)前代史家。或不認識他的價值。或把他的動機看錯了。因此所記的事蹟。便有偏頗。不能得其眞相。這類事實。史上亦很多。應該替他改正。譬如提倡新法的王安石。明朝以前的人都把他認爲極惡大罪。幾欲放在奸臣傳內。與蔡京童貫同列。宋史本傳雖沒有編入奸臣一類。但是天下之惡皆歸。把金人破宋的罪名亦放在安石頭上。這不是托克托有意誣衊他。乃是托克托修宋史的時候。不滿意安石的議論在社會上已很普遍了。不必再加議論。所載事蹟已多不利於安石。讀者自然覺其可惡。但是我們要知道王安石絕對不是壞人。至少應當如陸象山王荊公祠堂記所批評。說他的新法。前人目其孳孳爲利。但此種經濟之學。在當時實爲要圖。朱子亦說他「剛愎誠然有之。事情應該作的。」他們對於安石的人格。大體上表示崇敬。但是宋史本傳那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我們認爲有改作的必要。乾嘉時候蔡元鳳(上翔)作王荊公年譜專門做這種工作。體裁雖不大對。文章技術亦差。惟極力爲荊公主張公道。這點精神卻很可取。

又如秦代開國功臣的李斯爲二世所殺。斯死不久。秦國亦亡。漢人對於秦人因爲有取而代之的關係。當然不會說他好。史記的李斯傳令人讀之不生好感。李斯旁的文章很多。一概不登。只登他的諫逐客書及對二世書。總不免有點史家上下其手的色彩。他的學問很好。曾經作過戰國時候第一流學者荀卿的學生。他的功業很大。創定秦代的開國規模。間接又是後代的矩範。漢代開國元勳如蕭何曹參都不過是些刀筆小吏。因緣時會。說不上學問。更說不上建設。漢代制度。十之八九從秦代學來。後代制度。又大部分從漢代學來。所以李斯是一個大學者。又是頭一個統一時代的宰相。還他的學問和事功。都算得歷史上的偉大人物。很值得表彰一下。不過遲至現在。史料大都湮沒。祇好將舊有資料補充補充。看漢人引用秦人制度的地方有多少。也許可以看出李斯的遺型。總之李斯的價值。要從新規定一番。是無疑的。

(3)爲一種陳舊觀念所束縛。帶起着色眼鏡看人。把從前人的地位身分全看錯了。這類事實。史上很多。應該努力洗刷。例如曹操代漢。在歷史上看來。這是力征經營當然的結果。和漢高祖唐太宗們之得天下實在沒有甚麼分別。自從三國演義通行後。一般人都當他作奸臣。與王莽司馬懿同等厭惡。平心而論。曹操與王莽司馬懿絕然不同。王莽靠外戚的關係。騙得政權。即位之後。百事皆廢。司馬懿爲曹氏顧命大臣。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這兩人心地的殘酷。人格的卑污。那裏夠得上和曹孟德相提並論。當黃巾董卓李傕郭汜多次大亂之後。漢室快要亡掉。曹孟德最初以忠義討賊。削平羣雄。假使爽爽快快作一個開國之君。誰能議其後。祇因玩一回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把戲。竟被後人搽上花臉。換個方面看待。同時的劉備孫權。事業固然比不上曹操的偉大。人格又何嘗能比曹操高尚。然而曹操竟會變成天下之惡皆歸

豈非朱子綱目以後的史家任情襃貶，漸失其實嗎？又如劉裕代晉，其撥亂反正之功，亦不下於曹操。看他以十幾個同志在京口起義，何等壯烈。滅南燕，滅姚秦，把五胡亂華以後的中原幾乎全部恢復，功業何等雄偉。把他列在司馬懿蕭道成中間，看做一丘之貉，能算公平嗎？宋以後的士大夫對於曹操劉裕一類人物，特別給他們不好的批評，一面是爲極狹隘極冷酷的君臣之義所束縛，以一節之短處抹殺全部的長處，一面因爲崇尚玄虛，鄙棄事功，成爲牢不可破的謬見。對於這類思想的矯正，固然是史評家的責任最大，但敍述的史家亦不能不分擔其責。總而言之，凡舊史對於古人價値認識錯誤者，我們都應該下番工夫去改正他。

（五）皇帝的本紀及政治家的列傳，有許多過於簡略，應當從新作過。因爲所有本紀，在全部二十四史中，都是編年體，作爲提綱挈領的線索，盡是些官樣文章。上面所載的，都不過上諭，日蝕，饑荒，進貢，任官一類事情。所以讀二十四史的人，對於名臣碩儒，讀他們的列傳，還可以看出一個大概，對於皇帝，讀他們的本紀，反爲看不清楚。皇帝的事往往散見在旁的列傳中，自然不容易得整個的概念了。皇帝中亦有偉大人物，於國體政體上別開一個生面，如像秦始皇，漢高祖，漢武帝，漢光武，魏武帝，漢昭烈帝，吳大帝，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清聖祖，清世宗，清高宗，何止一二十個人，都於一時代有極大的關係。可惜他們的本紀作得模糊影響，整個的人格和氣象完全看不出來。此外有許多大政治家亦然，雖比皇帝的本紀略爲好些，但因爲作的是列傳，許多有關係的事實，不能不割裂到其他有關係的人物的傳中去。即如諸葛武侯的事蹟，單看三國志的諸葛亮列傳，看不出他的偉大處來，須得把蜀志甚至於全部三國志都要讀完。

考察他如何行政．如何用人．如何聯吳．如何伐魏．纔能了解他的才能和人格．這種政治上偉大人物．無論爲君爲相．很可以從各列傳中把材料鈎稽出來．從新給他們一人作一個專傳．

（六）有許多外國人．不管他到過中國與否．祇要與中國文化上政治上有密切關係．都應當替他們作專傳．譬如釋迦牟尼．他雖然不是中國人．亦沒有到過中國．但是他所創立的佛教在中國思想界佔極重要的一部分．爲自己研究的便利起見．爲世界文化的貢獻起見．都有爲他作專傳的必要．又如成吉斯汗．他是元代的祖宗．但是元代未有中國以前的人物．其事實不在中國本部．可以當作外國人看待．他的動作關係全世界．很值得特別研究．可惜元史的記載太簡略了．描寫不出他偉大的人格與事功．所以我們對於成吉斯汗．可以說有爲他作專傳的義務．此外．如馬可孛羅．意大利人．他的生活大部分在中國．曾作元朝的客卿．他是第一個著書把中國介紹到歐洲去的人．在東西交通史佔得重要的位置．我們中國人不能不了解他．又如利馬竇．南懷仁．湯若望．龐迪我．……諸人．他們在明末清初的時候．到中國來．一面輸入天主教．一面又輸入淺近的科學．歐洲方面．除教會外．很少人注意他們．中國方面．因爲他們在文化上有極大的貢獻．我們就不得不特別重視了．又如大畫家的郎世寧．他的生活大部分在中國．於輸入西洋美術上．功勞很大．他在歐洲美術界．只能算第二三等脚色．在中國美術界就要算西洋畫的開山祖師．歐洲人可以不注重．我們不能不表彰．更如創辦海軍的琅威爾．作中國的官．替中國出力．清季初期海軍由他一手練出．雖然是外國人．功在中國．關於他的資料．亦以中國爲多．西文中尋不出甚麼來．這類人物．大大小小．不下一二十個．在外國不重要．沒有作專傳的必要．在中國很重要．非作專傳不可．有現成資料．固然很好．就是難找資料．亦得設法找去．

(七)近代的人學術事功比較偉大的。應當為他們作專傳。明以前的人物。因為有二十四史。材料還較易找。近代的人物。因為清史未出。找材料反覺困難。現在要為清朝人作傳。自然要靠家傳行狀和墓誌之類。搜羅此種史料最豐富的要算碑傳集同國朝耆獻類徵二書。其中有許多偉大人物。資料豐富。不過仍須經一番別擇的手續。但是有許多偉大人物並此種史料而無之。例如年羹堯。我們雖知他曾作大將軍。但為雍正所殺害的情形和原因。卻很難確實知道。雖為一時代的重要人物。而事蹟渺茫若此。豈不可惜。又如章學誠算得一個大學者了。但是耆獻類徵記載他的事。只有兩行。並且把章字誤作張字。像他這樣重要的人物。將來清史修成。不見得會有他的列傳。縱有列傳。也許把章字誤成張字。亦未可知。或者附在文苑傳內簡單的說一兩行也說不定。研究近代的歷史人物。我們很感苦痛。本來應該多知道一點。而資料反而異常缺乏。我們應該盡我們的力量搜集資料。作一篇算一篇。尤其是最近的人。一經死去。蓋棺論定。應有好傳述其生平。即如西太后袁世凱蔡鍔孫文都是清末民初極有關係的人。可惜都沒有好傳。此時不作。將來更感困難。此時作。雖不免雜點偏見。然多少尚有眞實資料可憑。此時不作。往後連這一點資料都沒有了。

如上所述。關係重要的。性情奇怪的。舊史不載的。挾嫌誣衊的。本紀簡略的。外國的。近代的人物。都有替他作專傳的必要。人物專史的對象。大概有此七種。

說到這兒。還要補充幾句。有許多人雖然偉大奇特。絕對不應作傳。這種人約有兩種。

(一)帶有神話性的。縱然偉大。不應作傳。譬如黃帝很偉大。但不見得眞有其人。太史公作五帝本紀。亦作得恍惚迷離。不過說他「生而神明。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這些話很像詞章家的點綴堆

砌。一點不踏實。其餘的傳說資料儘管豐富。但絕對靠不住。縱不抹殺。亦應懷疑這種神話人物。不必上古。就是近古也有。譬如達摩佛教的禪宗奉他爲開山之祖。但是這個人的有無還是問題縱有這個人他的事業究竟到甚麼程度。亦令人茫然難以捉摸。無論古人近人。祇要帶有神話性。都不應替他作傳。作起來亦是渺渺茫茫。無從索解。

(二)資料太缺乏的人。雖然偉大奇特。亦不應當作傳。比如屈原人格偉大。但是資料枯窘得很。太史公作屈原列傳。完全由淮南王安的離騷序裏面抄出一部分來。傳是應該作的。可惜可信的事蹟太少了。戰國時代的資料本來缺乏。又是文學家。旁的書籍記載很少。本身著作可以見生平事蹟的亦不多。對這類人在文學史上講他的地位是應該的。不過只可作很短的小傳。把史傳未載的。付之闕如。有可疑的作爲筆記。以待商榷。若勉強作篇詳傳。不是徒充篇幅。就是涉及武斷。反而失卻作傳的本意了。又如大畫家吳道子。大詩家韋蘇州。人物都很偉大。史上無傳。按理應該補作。無如吳道子事蹟稀少。傳說概不足信。韋蘇州雖有一時豪俠。飲酒殺人的話。不過詩人口脗。有多方面的解釋。這類不作傳似乎不好。勉強作傳又把史學家忠實性失掉了。去這兩種人。有的令人崇拜。有的令人讚賞。有的令人惋惜。本來應該作傳。可惜沒有資料。假使另有新資料發見。那時又當別論。在史料枯窘狀況之下。不能作。亦不應作。祇好暫時擱下吧。

應該作專傳和不應該作專傳的人。上面既已說了個標準。其餘三種人的專史——年譜。列傳。合傳——也可就此類推。現在不必詳說了。

第三章 做傳的方法

今天所講的作傳方法。偏重列傳方面。但專傳亦可應用。列傳要如何作。我現在沒有想得周到。不能夠提出多少原則來。我是一面養病。一面講演。祇能就感想所及。隨便談談。連自己亦不滿意。將來有機會。可再把新想到的原則。隨時添上去。

爲一個人作傳。先要看爲甚麼給他做。他値得作傳的價値在那幾點。想淸楚後。再行動筆。若其人方面很少。可只就他的一方面極力描寫。爲政治家作傳。全部精神偏在政治。爲文學家作傳。全部精神偏在文學。若是方面多。就要分別輕重。重的寫得多。輕的寫得少。輕重相等則平均敍述。兩人同作一事。應該合傳的不必强分。應該分傳的。要看分在何人名下最爲適當。

(一)爲文學家作傳的方法　作文學家的傳。第一要轉錄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我們看史記漢書各文人傳中。往往記載很長的文章。例如史記的司馬相如列傳。就把幾篇賦全給他登上。爲甚麼要費去這麼多的篇幅去登作品。何不單稱他的賦作得好。並列擧各賦的篇名。因爲司馬相如所以配稱爲大文學家。就是因那幾篇賦有價値。那幾篇賦。現在文選上有。各種選本上亦有。覺得很普遍。並不難得。但是要知道。如果當初正史上沒有記載。也許失去了。我們何從知道他的價値呢。第二。若是不登本人著作。則可轉載旁人對於他的批評。但必擇純客觀的論文。能夠活現其人的全體。而非評𨽻枝節的。譬如舊唐書的杜甫傳。把元微之一篇比較李杜優劣的文章。完全登在上面。這是很對的。那篇文章從詩經說起。歷漢魏六朝說到唐。把幾千餘年

來詩的變遷以及杜甫在詩界的地位都寫得異常明白新唐書把那篇文章删去（旁的還删了許多零碎事情）自謂事多於前文省於舊其實不然經這一删反爲減色假使沒有杜工部集行世單讀新唐書杜甫傳我們絕不會知他是這樣偉大的人物爲文學家作傳的正當法子應當像太史公一樣把作品放在本傳中章學誠就是這樣的主張這種方法雖然很難但是事實上應該如此爲甚麼要給司馬相如杜甫作傳就是因爲他們的文學好不載文章眞沒有作傳的必要最好能像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登上幾篇好賦否則須像舊唐書杜甫傳登上旁人的批評縱然杜工部集失掉了去我們還可以想見他的作風同他的地位舊唐書登上元微之那篇論文就是史才超越的地方新唐書把它删去就是史識不到的地方

（二）爲政治家作傳的方法　作政治家的傳第一要登載他的奏議同他的著作若是不登這種文章我們看不出他的主義後漢書的王充仲長統王符合傳就把他們三人的政論完全給他登上爲甚麼三人要合傳爲的是學說自成一家思想頗多脗合爲甚麼要爲他們登載政論因爲他們三人除了政論以外旁的沒有甚麼可記范蔚宗認爲論衡昌言潛夫論可以代表三家的學說所以全登上了論衡今尙行世讀原書然後知道蔚宗所錄尙不完全但是昌言同潛夫論或已喪失或已殘闕若無後漢書這篇傳我們就沒有法子知道仲長統和王符有這樣可貴的政見第二若是政論家同時又是文學家而政論比文學重要與其登他的文章不如登他的政論史記的屈原賈生列傳對於屈原方面事跡模糊空論太多這種借酒杯澆塊壘的文章實在作的不好這且勿論對於賈生方面專載他的鵩鳥賦弔屈原賦完全當作一個文學家看待沒有注意他的政見未免太粗心了漢書的賈生列傳就比史記做得好我們看那轉錄的陳政事書就可以看出

整個的賈誼像賈誼這樣人在政治上眼光很大對封建對匈奴對風俗都有精深的見解他的陳政事書到現在還有價值太史公沒有替他登出不是無聊發牢騷就是見識不到完全不是作史的體裁

(二)為方面多的政治家作傳的方法　有許多人方面很多是大政治家又是大學者這種人應當平均敍述我們平常讀明史的王守仁傳總覺得不十分好再與旁人所作王守仁傳比較一下就知道明史太偏重一方了明史敍陽明的功業說他偉大誠然可以當之無愧但是陽明之所以不朽尤其因他的學說萬季野的明史原稿不知道怎麼樣後來張廷玉陸隴其一般人以門戶之見根本反對陽明思想所以我們單讀明史本傳看不出他在學術界的地位最好同邵念魯的思復堂文集明儒學案的姚江學案對照著讀就可以知道孰優孰劣明儒學案偏重學術少講政治固然可以說學案體裁不得不爾但是梨洲於旁人的事蹟錄得很多而於陽明特簡這是他的不好處因為陽明方面太多學問事功都有記載的價值學案把事功太拋棄差不多成為一個純粹的學者了明史本傳全講事業而於學問方面極其簡略而且有許多不好的暗示其實失策若先載陽明學說然後加以批評亦未為不可但明史一筆抹殺敍學術的話不過全部百分之二三讓人看去反不滿意現存的王陽明傳要算邵念魯作得頂好平均起來學問佔三分之二功業佔三分之一述學問的地方亦能摘出要點從宋學勃興後學術的變遷陽明本身的特點在當時學界的地位以及末流的傳授都能寫得出來最後又用舊唐書的方法錄二篇文章一篇是申時行請以陽明配祀孔廟的奏摺一篇是湯斌答陸隴其的一封信他不必為陽明辯護而宗旨自然明白述功業的地方比明史簡切得多眞可謂事多於前文省於舊尤為精采的是能寫得出功業成就的原因及功業關係的重大又概括又明瞭在

未敍剿平南贛匪亂之先。先說明用兵以前的形勢。推論當時假使沒有陽明。恐怕晚明流寇早已起來。等不到泰昌天啓的時候了。次敍陽明同王瓊（最先賞識陽明的人）的談話。斷定舊兵不能用。非練新兵不可。新兵又要如何的練法。平賊以前有這兩段話。可以看出事業的關係。及其成功的原因。這種消息在明史本傳一點沒有痕跡。不過說天天打勝仗而已。又陽明平賊以後。如何撫循地方。維持秩序。以減少作亂的機會。一面用兵一面講學。此等要事亦惟邵書有之。而明史則無。關於平定宸濠一事。雖沒有多大比較。但明史繁而無當。不如邵書簡切。這都可以看出史才史識的高低。

（四）為方面多的學者作傳的方法　許多大學者有好幾方面。而且各方面都很重要。對於這種人。亦應當平均敍述。譬如清儒記載戴東原的很多。段玉裁作年譜。洪榜作行狀。王昶作墓誌銘。錢大昕作墓誌銘。阮元作儒林傳稿。凌廷堪作行狀。這些都是很了不得的人。我們把他們的作品來比較。可以看出那一個作得好。如何纔能把戴東原整個人格完全寫出。我們看段玉裁雖是親門生。但東原年譜是晚年所作。許多事跡記不清楚。王錢阮凌諸人。或者關係很淺。或者相知不深。大半是糢糊影響的話。惟有洪榜的行狀。作得很好。但現在所存的。已經不是原文。被人刪去不少。原文全錄東原答彭進士允初書。時人皆不謂然。朱筠且力主刪去。東原家人祇好刪去了。其實此書自述著孟子字義疏證之意。在建設一己哲學的基礎。關係極其重要。洪榜能賞識。而餘人不能。這不是藝術的關係。乃是見識的關係。其餘幾家。祇在聲音訓詁天文算術方面着眼。以為是東原的絕學。東原的哲學的見解。足以自樹一幟。他們却不認識。並且認為東原的弱點。比較上凌廷堪還稍微說了幾句。旁的人一句亦不講。假使東原原文喪失。我們專看王錢段阮諸人著作。根本上就不能

了解東原了，所以列傳眞不易作，一方面要史識，一方面要史才，欲得篇篇都好，除非個個了解，但是無論何人，不能如此淵博，要我在清史中作戴東原傳，把他所有著作看完，尚可作得淸楚，要我作惲南田（大畫家）傳，我簡直沒有法子，因爲我對於繪畫一道，完全是外行，想把惲傳作好，至少能够了解南田，如像了解東原一樣，所以作列傳不可野心太大，篇篇都想作得好，頂好專作一門，學文學的人作文學家的列傳，學哲學的人作哲學家的列傳，再把前人作的拿來比較一下，可以知道爲某種人作傳，應該注重那幾點，作時就不會太偏了，即如戴東原傳，前兩年北京開戴氏百年紀念會，我曾作過一篇，因爲很匆忙，不算作得好，但可以作爲研究的模範，我那篇傳，就是根據段洪王錢阮淩幾家的作品，因爲敍述平均，至少可以看出東原的眞相以及他在學術界的地位，後來居上，自然比洪榜的行狀還好一點，不過洪作雖非全璧，亦能看出東原一部分眞相來已經就很難了，作傳要認清注重之點，不錯，戴東原是一個學者，但是在學問方面，是他的聲音訓詁好呢，還是他的義理之學好，沒有眼光的人，一定分辨不出來，我以爲東原方面雖多，義理之學是他的菁華，不可不講，王錢諸人的著作沒有提到，這是他們失察的地方。

（五）爲有關係的兩人作傳的方法　兩個人同作一件事，一個是主角，一個是配角，應當合傳，不必强分，前面講賈生列傳，漢書比史記好，但是韓信列傳，漢書實在不高明，班孟堅另外立一個蒯通傳，把他遊說韓信的話放在裏邊，蒯通本來只是配角，韓信纔是主角，韓信的傳，除了蒯通的話，旁的不見精采，蒯通的傳，除了韓信的話，旁的更無可說，漢書勉强把他二人分開，配角固然無所附麗，主角亦顯得單調孤獨了，這種眼光，孟堅未始不曾見到，或者因爲他先作韓信傳，後來纔作蒯通傳，既作蒯通傳，不得不割裂韓信傳，這樣一來，

便弄得兩面不討好了。兩個人同作一件事。兩人又都有獨立作傳的價值。這種地方。就要看分在何人名下最爲適當。明史左光斗同史可法兩個人都有列傳。兩人都有價值。史是左的門生。年輕時很受他的賞識。後來左光斗被魏忠賢所陷。繫在獄中。史可法冒險去看他。他臨死時又再去收他的屍。明史把這件事錄在史可法傳中。戴南山又把這件事錄在左光斗傳中。分在兩書。並錄無妨。同在一書。不應重見。比較起來。以錄在左傳中爲是。史可法人格偉大。不因爲這件事情而加重。左光斗關係較輕。如無此事。不足以見其知人之明。所以在史傳中無大關係。在左傳中可以增加許多光彩。

(六)爲許多人作傳的方法　上次講作專傳以一個偉大人物作中心。許多有關係的人附屬在裏面。不必專傳如此。列傳亦可。因一個主要的可以見許多次要的。這種作法。史記漢書都很多。作正史上的列傳。篇數愈少愈好。可以歸納的最好就歸納起來。史記的項羽本紀。前半篇講的項梁。中間講的范增。後半篇纔講項羽自己。若是文章技術劣點。分爲三篇傳。三篇都作不好。太史公把他們混合起來。祇作一篇。文章又省。事情又很清楚。這種地方。很可取法。還有許多人。不可以不見。可是又沒有獨立作傳的價值。就可以附錄在有關係的大人物傳中。因爲他們本來是配角。但是很可以陪襯主角。沒有配角。形容不出主角。寫配角正是寫主角。這種技術。史記最是擅長。例如信陵君這樣一個人。胸襟很大。聲名很遠。從正面寫。未嘗不可以。總覺得費力而且不易出色。太史公就用旁敲側擊的方法。用力寫侯生。寫毛公薛公。都在這些小人物身上着筆。本人反爲很少。因爲如此。信陵君的爲人格外顯得偉大。格外顯得奇特。這種寫法。不錄文章。不寫功業。專從小處落墨。把大處烘托出來。除却太史公以外。別的人能彀做到的很少。

第四章　合傳及其做法

合傳這種體裁。在傳記中最爲良好。因爲他是把歷史性質相同的人物。或者互有關係的人物聚在一處。加以說明。比較單獨敍述一人更能表示歷史眞相。歐洲方面最有名最古的這類著作要算布魯達奇的英雄傳了。全書都是兩人合傳。每傳以一個希臘人與一個羅馬人對照。彼此各得其半。這部書的組織。雖然有些地方勉強比對。不免呆板。但以比對論列之故。一面可以發揮本國人的長處。亦可以鍼砭本國人的短處。兩兩對照。無主無賓。因此敍述上批評上亦比較公平。中國方面史記中就有許多合傳。翻開目錄細看。可以看出不少的特別意味。史記以後各史中雖亦多有合傳。究竟嫌獨立的傳太多了。若認眞歸併起來。可以將篇目減少一半或三分之一。果然如此。一定更容易讀。更能喚起興味。合傳這種方法。應用得再進步的。要算清代下列的幾家。

（一）邵廷釆（念魯）邵氏的思復堂文集。雖以文集名書。然其中十之七八都是歷史著作。論其篇幅並不算多。但每篇可以代表一種意義。其中合傳自然不止一人。專傳亦包括許多人物。如王門弟子傳劉門弟子傳姚江書院傳明遺民所知傳等篇。體裁均極其優美。全書雖屬散篇。然隱約中自有組織。而且一篇篇都作得很精鍊。可以作我們的模範。

（二）章學誠（實齋）章氏的湖北通志檢存稿。三十餘篇傳都是合傳。每傳人數自二人以至百餘人不等。皆以其人性質的異同爲分合的標準。皆以一個事蹟的集團爲敍述的中心。讀其傳者同時可知各個人的歷史及一事件的始末。有如同時讀了紀傳體及紀事本末體。雖其所敍祇湖北一省的事情。而且祇記湖北

在正史中無傳的人物範圍誠然很窄。但是此種體裁可以應用到一時代的歷史上去。亦可應用到全國的歷史上去。

(三)魏源(默深)魏氏的元史新編。十幾年前纔刻出來。這部書是對於二十四史的元史不滿意而作。二十四史中元史最壞。想改作的人很多。已成書的柯劭忞的新元史屠寄的蒙兀兒史記與魏書合而爲三。魏書和柯書屠書比較內容優劣如何。我不是元史學專家。不敢妄下斷語。但其體裁實不失爲革命的。書中列傳標目很少。在武臣方面合平西域功臣爲一篇。平宋功臣爲第二篇。……又把武功分爲幾個段落。同在某段落立功者合爲一傳。文臣方面合開國宰相一篇。中葉宰相一篇。末葉宰相一篇。某時代的諫官一篇。歷法同治河的官又是一篇。又把文治分爲幾個時代或幾個種類。同在某時代服官者。或同對於某樣事業有貢獻者。各各合爲一傳。全書列傳不過二三十篇。皆以事的性質歸類。每篇之首。都有總序。與平常作傳先說名號籍貫者不同。我們但看總序。不待細讀全篇。先已得個大概。例如每個大戰役內中有多少次小戰。每戰形勢如何。誰爲其中主人。開頭便講。然後分別說到各人名下。像這種作法。雖是紀傳體的編製。却兼有紀事本末體的精神。所傳的人的位置及價值亦都容易看出。

我們常說二十四史有改造的必要。如果眞要改造。據我看來最好用合傳的體裁。而且用魏源的元史新編那體裁。當初鄭樵作通志的時候。原想改造十七史。這種勇氣很好。即以內容而論。志的部分亦都作得不錯。可惜傳的部分實在作得不高明。不過把正史列傳各抄一過而已。讀通志的人大都不看傳。因爲通志的傳根本就和各史原文沒有甚麼異同。改造二十四史。別的方法固然很多。在列傳方面祇須用魏書體裁。就可耳目一新。

看的時候，清楚許多，激發許多，讓一步講，我們縱不說改造二十四史的話，即是做人物的事史，終不能不作傳。做單傳固然可以，不過可合則合，效果更大。

合傳的性質，各人的分類不同，依我看來，可以分爲兩大類，第一類，超羣絕倫的偉大人物，兩下有比較者，可作合傳。第二類，代表社會一部分現象的普通人物，許多人性質相近者，可作合傳。以下根據這兩類分別細講。

（一）人物或二人或二人以上可以作篇合傳又可分爲四小類。

（1）同時的人，事業性質相同或相反，可合者合之，例如王安石與司馬光，時代相同，事業相同，兩人代表兩派，凡讀王安石傳時不能不參考司馬光傳，與其分爲兩篇，對於時代的背景，要重複的講了又講，對於政治的主張，有時又不免有所軒輕，何如合爲一篇，可以省事，而且搜求事跡亦較公平，再如朱熹與陸九淵，時代相同，性質不同，代表的方面亦相反，作了朱傳再作陸傳，一定要犯上面所說的重複和偏見兩種毛病，合在一起，就不至於恭維這個，瞧不起那個了，又如曾國藩與胡林翼，時代相同，事實亦始終合作，單作曾傳，非講胡不可，單做胡傳，非講曾不可，兩人地位相等，不能以曾附胡，亦不能以胡附曾，應該合爲一傳，平均敍述，更如李白與杜甫，雖未合作，亦非相反，然同時代，可以代表唐時文學的主要部分，講李時連帶說杜，講杜時連帶說李，兩下陪襯起來，格外的圓滿周到，假使把他們分開，就不免有拖沓割裂的痕跡了。

（2）不同時代的人，事業相同，性質相同，應該合傳，例如漢武帝與唐太宗，時代不同，而所作的多是對外事業，漢族威德的發揚光大，兩人都有功勞，合爲一傳，可以得比較其在中國文化上的位置及價值，愈見

明瞭。再如曹操與劉裕。時代不同。性質大部分相同。都在大亂之後。崛起草澤。惟皆未能統一中國。遂令後世史家予以不好的批評。若把他們兩人合在一起。可以省許多筆墨。而行文自見精采。加判斷的時候亦比較的容易公平。又如項羽李密陳友諒。時代不同。事業大致相同。都是遭遇強敵。遂致失敗。這種失敗的英雄。可以供我們憑弔的地方很多。合在一塊作傳。情形倍覺可憐。更如苻堅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金世宗淸聖祖。時代不同。事業相同。都是以外國入主中國。努力設法與漢人同化。合爲一傳。可以看出這種新民族同化到中國的情形。全部歷史上因爲有這幾個人。變遷很大。

(3)專在局部方面。或同時或先後同作一種工作。這類人應當合傳。例如劉知幾鄭樵章學誠。都在中國歷史哲學上有極大的貢獻。史學觀念的變遷和發明。皆與他們有密切關係。三人合在一塊作傳。可以看出淵源的脈絡。前人的意見。後人如何發揮。前人的錯誤。後人如何改正。中國歷史哲學就容易敍述淸楚了。又如鳩摩羅什與玄奘。都是繙譯佛經。事業的偉大相若。兩個人代表兩大宗派。一個是三論宗的健將。一個是法相宗的嫡傳。做他們兩人的合傳。可以說明印度佛敎宗派的大勢力。中國譯經事業的情形。又如公孫述劉備李雄王建孟知祥。都在四川割據稱雄。祇能保守。不能進取。把他們幾人合傳。可以看出四川在中國的地位。前人常說「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這個原則。古代如此。直至民國仍然沒有打破。更如陳東與張溥。都是代表一種團體活動的人。兩人性質相同。陳爲大學生。張爲秀才。一個連合學生干政。一個運動組織民黨。把他們兩人合傳。可以看出地位不高而事業偉大的中國青年。在歷史活動的成績。及所以活動的原因。

(4)本國人與外國人性質相同事業相同可以作合傳要作這種傳不單要研究國學外史知識亦須豐富兩兩比較可以發揮長處補助短處例如孔子與蘇格拉底兩個都是哲學家一個是中國的聖人一個是希臘的聖人都講人倫道德兩人合為一傳可以比較出歐亞對於人生問題的異同及解決這類問題的方法再如墨翟與耶穌兩個都是宗教家一個生當戰國一個生於猶太都講博愛和平崇儉信天合在一塊作傳可以看出耶墨兩家異同並可以研究一盛一衰的原故又如屈原和荷馬兩個都是文學家一個是東方的文豪一個是西方的詩聖事蹟都不十分明瞭各人都有幾種傳說的把他們合在一起可以看出古代文學發達的次序及許多作品附會到一人名下的情形更如清聖祖俄大彼得法路易十四都是大政治家三人時代相同性質相同彼此都有交涉彼得路易的國書清故宮尚有保存替他們合作一傳可以代表當時全世界的政治狀況並可以看出這種雄才大略的君主對內對外的方略

(二)代表社會一部分現象的普通人物　和第一類相反前者是英俊挺拔的個人後者是羣龍無首的許多人正史中的儒林文苑遊俠刺客循吏獨行等列傳就為他們而立他們在歷史上關係的重要不下於偉大人物作這種合傳是專寫某團體或某階級的情狀其所注意之點不在個人的事業而在社會的趨勢需要立傳與否因時代而不同史記有遊俠傳因為秦漢之交朱家郭解一流人物在社會上有相當的勢力不可忽視後漢書有黨錮傳因為東漢時候黨錮為含有社會性的活動直接影響到政治後漢書又有獨行傳因為當時個人的高世傑出之行社會上極其佩服養成一種風氣宋史有道學傳因為宋代理學發達為當時一種特殊現象於社會方面影響極大這類人物含有社會性其中亦有領袖行為舉止頗多值得注意的

地方，然不及全部活動之重要。單注意領袖，不注意二三等腳色，看不出力量，看不出關係，非有羣龍無首的合傳不可。我們萬勿以人物不大，事情不多，一個個分開看無足輕重，便認定其活動為無意義，便不得佔篇幅。須知一個人雖無意義，人多則意義自出，少數的活動效果雖微，全體的活動效果極大。譬如後漢書黨錮傳，要把個人的動作聚合加上，然後全部精神可以表出。單看范滂張儉所爭，都是碎碎小節，然黨錮共同精神就在這碎碎小節裏邊。我們若祇是發空論，唱高調，一定表現此中眞相不出來。眞講究作文化史，這類普通人物的事實，比偉大人物的動作意味還要深長。二十四史中，這類合傳尚嫌其少，應當加以擴充。又可分為五項。

(1)凡學術上，宗教上，藝術上，成一宗派者，應當作為合傳。例如姚江王門弟子傳，蕺山劉門弟子傳，邵念魯所著，作得很好，兩家學風，可以看出。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亦皆如此。前者分派多，歸併少，後者反是。比較起來，還是明儒學案好些。(因一是單篇，一是專著之故。)李穆堂的陸子學譜，亦用合傳體裁。陸門一傳再傳弟子的關係，都在裏面，看得很瞭然，研究亦很方便。再如法相宗，天台宗，禪宗，在佛教史中不必多作，祇要幾篇好的合傳，便就夠了。又如南宗畫派，院體畫派，自明以來，分據畫界領域。把一派中重要人物聚集起來，為作一篇合傳，並不費事，而研究近代繪畫的人，很容易得一種概念。

(2)凡一種團體，於時代有極大關係者，應當為作合傳。例如宋代的元祐慶元黨案，不管他有無具體組織，亦不管他是好是壞，但是當時士大夫都歡喜標立門戶，互相排擠，至其甚則造作黨籍以相陷。但凡他們氣味相投的，都可以作為合傳，以觀其是非得失。再如明代的東林復社崑宣閹黨，有的係自立名號，有

的敵黨所加，各因其類，結爲團體，以相攻擊，於是宇內騷然，大獄慘動，最好一黨作篇合傳，以觀其政治上影響。並可以考見明亡的原因。又如近代的戊戌維新黨、國民黨、共產黨，其發生雖或先或後，歷史雖或久或暫，組織雖或疎或密，然對於政治方面各有主張，各有活動，應該把他們的分子作幾篇合傳，以說明他們的眞相，判斷他們的功罪，推求他們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影響。

（3）不標名號，不見組織，純爲當時風氣所鼓盪，無形之中演成一種團體活動，這類人亦應當爲作合傳。例如晉代的淸談，沒有黨，沒有系，更沒有本部支部，但是風氣所尙，都喜歡搖麈尾，發俊語，爲他們作一篇合傳，不特可以看出當時思想的趨勢，並可以看出社會一般的情形。再如宋代的道學，雖沒有標出任何團體，然而派別很多，人人都喜歡講點理氣性命的話，合起來作篇傳，比宋元學案稍略，比宋史道學傳稍詳，以看他們的主張及傳授，那就好了。又如明末遺民反抗滿洲，雖沒有團體，但確爲時代精神所寄，單看張煌言、顧炎武等，還看不出全部的民族思想，社會潮流，把大大小小許多人都合起來作傳，他們這種活動的意義及價值，立刻就可以看出來了。

（4）某種階級或某種閥閱，在社會上極佔勢力者，應當爲作合傳。例如六朝的門第，儼然是一種階級，南朝的王謝郗庾，北朝的崔盧李鄭，代代俱掌握政權，若從南北史中把他們這幾人各作一篇合傳，可知其勢力之偉大，所有重要活動，全是這幾人作的，但是單看王導傳、謝安傳，很不容易看出來。再如唐朝的藩鎭，爲一代盛衰的根源，單看安祿山、史思明的列傳，看不出有多少關係，若把大大小小的藩鎭都合起來，說明他們的興亡始末，可以看出在當時專橫的情形，於後世影響的重大。又如晚明流寇騷動全國，明朝

天下就斷送在他們手裏。單看張獻忠李自成的列傳。還未能看出民間慘苦的全部。把所有流寇都聚集起來。就可以看出他們的凶暴刻毒。並可以看出社會上所受他們的摧殘蹂躪。有些地方眞能够使我們看了流淚。

（5）社會上一部分人的生活。如有資料。應當搜集起來。爲作合傳。例如藏書家及印書家。單指一人不能說有多少影響。若把一代（如清代）的藏書家印書家作合傳。可以知道當時書籍的聚散離合。一代文化的發達與衰謝。亦可以看出一斑。這和學術上的關係極爲重大。再如淮揚鹽商廣東十三行。都是一時的商業中心。可惜資料不易得了。若由口碑及筆記搜集起來作爲合傳。可以看出這部分的經濟狀況。及國內外商業的變遷。又如妓女及戲子。向來人看不起。但是他們與政治上社會上俱有很大的關係。明末妓女中的柳如是陳圓圓顧橫波都是歷史上極好的配角。清末戲子中的程長庚譚鑫培梅蘭芳都很受社會的歡迎。爲他們作篇合傳。不特值得而且應該。有許多地方須靠他們來點綴說明。

上面第一第二兩類人物。一類之中分爲幾個小類。每一小類舉三四個例來。取便說明。並不是說應該作傳的人物完全在此。我的意思是說偉大人物單獨作傳固然可以。但不如兩兩比較容易公平。而且効果更大。要說明位置價值及關係。亦較簡切省事。至於普通人物多數的活動。其意味極其深長。有時比偉大還重要些。千萬不要看輕他們。沒有他們。我們看不出社會的眞相。看不出風俗的由來。合傳這種體裁。大概情形如此。

第五章　年譜及其作法

年譜這種著述比較的起得很遲最古的年譜當推宋元豐七年呂大防做的韓文年譜杜詩年譜。做年譜的動機。是讀者覺得那些文詩感觸時事的地方太多。作者和社會的背景關係很切。不知時事。不明背景。冒昧去讀詩文。是領會不到作者的精神的。為自己用功起見。所以做年譜來彌補這種遺憾。不過初次草創的年譜。組織自然不完密。篇幅也非常簡單。拿現在的眼光去看。眞是簡陋的很。

但是自從呂大防那兩部年譜出世以後。南宋學者做年譜的。就漸漸加多了。到明清兩代。簡直「附庸蔚為大國」在史學界佔重要位置。起初不過是學者的專利品。後來各種人物都適用了。起初不過一卷二卷。後來卻增至數十卷了。就中如阮文成公年譜有三十四卷。比較呂大防的作品相差就很遠。做年譜的方法經過許多學者的試驗發明。也一天比一天精密。自從初發生到現在。進步的迅速。不能不使我們驚異。

甲　年譜的種類

年譜的種類可從多方面去分。

（一）自傳的或他傳的

本人做自傳。歐洲美洲很多。中國比較的少。但中國也不過近代纔不多。古代卻不少。太史公自序便是司馬遷的自傳。漢書敘傳便是班固的自傳。論衡自紀。史通自敘便是王充劉知幾的自傳。漢書司馬相如傳揚雄傳所採的本文。便是司馬相如揚雄的自傳。這可見自傳在中國古代已很發達了。

由自傳到自傳的年譜。勢子自然很順。但自傳的年譜起得很晚。清康熙時孫奇逢恐怕是最早的一個。孫奇逢做得很簡單。只有些大綱領。後來由他的弟子補注。纔完成了一部書。同時稍後。黃宗羲也自做一部年譜。可惜

毀了.不知內容怎樣.

此外馮辰做的李恕谷年譜前四卷.實際上等於李塨自己做的.也可歸入自傳年譜一類.我們知道李塨是一個躬行實踐的人.對於自己的生活是毫不放鬆的.他平時把他的事蹟思想.記在他的日譜上面.用來做學問的功夫和旁人的日記不同.這種日譜不但可以供後人做效.不但很有趣味.而且可使後人知道作者思想的進步事蹟的變遷.毫無遺憾.所以馮辰編李恕谷年譜.單把李塨日譜刪繁存要.便成功了.這年譜完全保存了日譜的眞相.而且經過李塨的手定.簡直是李塨自著似的.(但第五卷是劉調贊續纂的.不是根據李塨的日譜.所以又當別論.)

爲研究歷史的方便起見.希望歷史的偉大人物.都能自做日譜.讓後人替他做年譜時.可省許多考證的工夫.然而這種希望何時達到呢.在這上.他傳的年譜便越發需要了.

他傳的年譜又可分同時人做的.和異時人做的.二種.

(1)同時人當然是和譜主有關係的人.或兒子.或門人.或朋友親故.這類人做的年譜.和自傳的年譜價值相等.其中最有名的要推王陽明年譜.那是許多門人蒐輯資料.由錢德洪編著的.他們把王守仁一生.分作數段.一個人擔任蒐輯某年到某年的事蹟.經過了許多人的努力很長久的時間.後來有幾個人死了.幸虧王畿羅洪先幫助錢德洪.纔做成.這部年譜總算空前的佳著.但後來又經李贄的刪改.添上了許多神話.便不能得王守仁的眞相了.前者在王文成公全書內.後者在四部叢刊內.我們須分別看待.

此外劉蕺山年譜最值得我們稱贊.因爲是蕺山的兒子劉汋(伯繩)做的.邵廷采(念魯)謂可以離集

別行。不看本集。單看年譜。已能知譜主身世和學問的大概。這類有價值的很多。如李塨的顏習齋年譜。李瀚章的曾文正公年譜。

（2）異時人做的年譜眞多極了。他們著書的原因。大概因景仰先哲。想徹底了解其人的身世學問。所以在千百年後做這種工作。這裏邊最好的要算王懋竑的朱子年譜。和同時人做的有相等的價值。固然有許多事情。同時人能看見而異時人不能看見。却也有許多事情。異時人可考辨得很清楚。而同時人反爲茫昧的。所以一個人若有幾部年譜。後出的常常勝過先出的。現在姑且不講。留在下節討論。

（二）創作的或改作的

同時人所做的年譜。固然是創作。異時人所做的年譜。若是從前沒有人做過。便也是創作。創作的年譜。經過了些時。常有人覺得不滿意。重新改做一部。這便是改作的年譜。改作的大概比創作的好些。只有李贄的王陽明年譜是例外。但我們要知道改作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情。如果沒有特別見地。自然可以不用改作。改作了。也不可埋沒作者的艱苦。因爲創作者已做好了大間架。改作者不過加以小部分的增訂刪改而已。無論什麼歷史。我們固然不能說只可有創作。不可有改作。但也不能因有了改作的以後。就把創作者的功勞沒了去。

有些人不止一部年譜。甲改做了乙又改做。如朱子年譜。有李方子李默洪去蕪王懋竑四種。顧亭林年譜有顧衍生吳映奎徐松胡虔張穆五種。元遺山年譜有翁方綱凌廷堪張穆三種。陶淵明年譜有吳仁傑王質丁晏和我做的四種。大概越發晚出越發好些。

（三）附見的或獨立的

我們如果想做一部某人的年譜．先須打定主意．到底是附在那人文集後面呢．還是離集而獨立．附見的要使讀本集的人得著一種方便．獨立的須要使不讀本集的人能夠知道那人身世和學問或事業的大概．主意定了．纔可以著手去做．

本來年譜這種書．除了自傳的或同時人做的以外．若在後世而想替前人做．非那人有著述遺下不可．沒有著述或著述不傳的人的年譜．是沒有法子可以做的．除非別人的著述．對於那人的事蹟記載十分詳明纔行．所以年譜的體裁不能不有附見和獨立二種．

這二種的異點．只在詳略之間．附見的年譜應該以簡單爲主．注重譜主事蹟．少引譜主文章．因爲讀者要想詳細知道譜主的見解和主張．儘可自己向本集去尋找．專傳後面有時也可附錄年譜或年表．那種年譜也和附見本集的一樣．越簡越好．獨立的年譜卻恰不同．越簡越不好．他的起原．只因本集太繁重或太珍貴了．不是人人所能得見所能畢讀的．爲免讀者的遺憾起見．把全集的重要見解和主張．和譜主的事蹟．摘要編年．使人一目瞭然．這種全在去取得宜．而且還要在集外廣搜有關係的資料．纔可滿足讀者的希望．合起二種來比較．獨立的恰似專傳．附見的恰似列傳．列傳與附見的年譜須簡切．專傳與獨立的年譜須宏博．

(四)平敍的或考訂的

倘使譜主的事蹟．沒有複雜糾紛的問題．又沒有離奇矛盾的傳說．歷來對於譜主事蹟．也沒有起個什麼爭辯．那麼簡直可以不要費考訂的筆墨．縱使年代的先後不免要費考訂的功夫．但也在未落筆墨之前．不必寫在紙上．這種叫做平敍的年譜．他的重要工作．全在搜羅的豐富．去取的精嚴．敍述的翔實．王陽明年譜．曾文正公

年譜便屬這種。創作的固然可以平敍改作的也未嘗不可。

翻回來說要考訂的年譜正多著呢。約計起來共有三種。

(1)譜主事蹟太少要從各處鉤稽的　例如王國維作太史公繫年考略。因爲太史公的事蹟在史記漢書都不能有系統的詳細的記載。所以很費了一番考訂工夫。而且逐件記出考訂的經過。記載的理由來。這是很應該的因爲不說個清楚。讀者不知某事何以記在某年。便有疑惑了。倘若要做孟子墨子一般人的年譜。這是很好的模範。但做起來却不容易。孟子在史記雖有傳。卻有許多不易解決的問題。如先到齊抑先到梁。主張伐燕在齊宣王時代抑在齊湣王時代。都是要費力考訂的。墨子的事蹟更簡。史記只有十餘字。我們應該怎樣去鉤稽考訂敍述呢。總說一句。年代久遠。事蹟湮沒的人。我們想替他做年譜或年表是不能不考訂的。

(2)舊有的記載把年代全記錯了的　例如陶淵明。宋史昭明太子晉書各傳。都說他年六十三。生於晉興寧三年。其實都錯了。我替他做年譜。從他的詩句裏找出好些證據。斷定他年只五十六。生於晉咸安二年。這麼一來。和舊有的年譜全體不同了。舊譜前數年的事。我都移後數年。這種工作和太史公繫年考略稍異。他用的是鉤沈的工夫。我用的是訂譌的工夫。前人做了不少的陶淵明年譜。都不曾注意到此。其實無論那個譜主的生年數一錯。全部年譜都跟著錯了。此外如譜主的行事。著作的先後次序。前人的記載也不免常有錯誤。都值得後人考訂。例如王陽明編朱子晚年定論。說那些文章是朱子晚年做的。其後有許多人說他造謠。這實是一大問題。假使朱子的行事及著作的先後。早有好年譜考定了。便不致引起後人的爭辯。專傳列

傳都不能做詳略考訂工作.年譜的責任.便更重大了.

(3)舊有的記載故意誣衊或觀察錯誤的　如宋史王安石傳對於王安石的好處.一點不說.專記壞處.有些不是他的罪惡.也歸在他身上了.因為做宋史的人根本認他是小人.後來蔡上翔做王荊公年譜.把王荊公文集和北宋各書.關於譜主的資料都蒐輯下來.嚴密的考訂一番.詳細的記述成書.我們看了.纔知道做宋史的人太偏袒王安石的敵黨了.把王安石許多重要的事蹟都刪削了.單看見他的片面.而且還不免有故入人罪的地方.像這種年譜.實有賴於考訂.倘無考訂的工夫.冒昧的依從舊有的記載.那麼古人含冤莫白的.不知有多少了.但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似乎不免超過了考訂的範圍.有許多替王安石辨護的話.同時寫在考訂的話之後.辨護雖很不錯.卻和考訂的性質有點不同了.

總結上面四種年譜種類說幾句話.就是我們要想做年譜.先要打定主意.想做的是那一種.是創作的呢.還是改作的.是獨立的呢.還是附見的.是平敍的呢.還是考訂的.主意定了.纔可以動手.

乙　年譜的體例

接著的便是年譜的體例問題.我們須得講個清楚.使學者知道年譜怎樣做法.

(一)關於紀載時事——譜主的背景

世上沒有遺世獨立的人.也就沒有不記時事的年譜.偉大的人.常常創造大事業.事業影響到當時.人生當然不能不記在那人的年譜上.就是活動力很小的人.不能創造大事業.而別人新創造的事業.常常影響到他身上.那麼時事也應佔他年譜的一部分.不過譜主的趨向既各不同.年譜紀載時事.自然也跟著有詳有簡.詳簡

的標準，我們須得說一說。

譬如陳白沙是荒僻小縣的學者，（我的鄉先輩）不曾做過教學以外的事業，生平足跡，只到過廣州一次，北京兩次，生的時世又很太平，簡直可以說他和時事沒有直接的關係，倘使替他做年譜，時事當然少記。又如錢竹汀的科名雖然不小，但只做了幾年閒散的京官，並沒有建設什麼功業，到了中年，便致仕回里，教書至死，生的時世也很太平，我們要想把時事多記些上他的年譜，也苦於無法安插。又如白香山的詩雖很有些記載社會狀況的，生的時世雖很紛亂，但他不曾跑進政局，和時事還沒有直接關係，不過總算受了時事的影響，倘使我們替他做年譜，時事自然可以記載些。像這類純粹的學者，文人，和時代的關係比較的少，替他們做年譜，要紀載時事，應該很簡切。假使看見旁人的年譜記時事很詳，也跟樣，那可錯了。

反面說，學者，文人也有根本拿時代做立腳點的，例如顧亭林雖然少做政治活動，而他的生涯完全受政治的影響，他的一言一動幾乎都和時代有關係，假使他的年譜不記時事，不但不能了解他的全人格和學問，而且不能知道他說的話是什麼意義。從晚明流寇紛起，滿洲人入關得國，到明六王次第滅亡，事事都激動他的心靈，終究成就了他的學問，像這類人雖然沒有做政治活動，他的年譜也應該記載時事，而且須記詳細些。若譜主正是政治家，當軸者，那更不用說，無論是由他創造的事業，或是有影響於他身上的時事，都應該很詳細的記入他的年譜。

有一種文人和當時的政事有密切關係，假使他的年譜不記時事，我們竟無法看懂他的著作，認識他的價值，而時事亦即因此湮沒不少。例如一般人稱杜甫的詩為詩史，常常以史註詩，而不知詩裏便有許多史冊未記

的事，又如顧亭林的詩影射時事的也不少，其中有一首，記鄭成功張煌言北伐至南京的一事，說張煌言曾與李定國定期出兵，因路遠失期，以致敗走，假使顧亭林年譜不記時事，怎麽知道這詩所說何事，即使知道了鄭張北伐的事，不踹詳詩句的隱義，也會湮沒了張李相約的軼聞，所以譜主的著作，和年譜對看，常有相資相益之處，而年譜記載時事，也因此益覺重要。

大概替一人做年譜，先須細察其人受了時事的影響多大，其人創造或參與的時事有幾，標準定了，然後記載纔可適宜。

曾國藩是咸豐同治間政局唯一的中心人物，他的年譜記載時事應該很詳細，除了譜主直接做的事情以外，清廷的措施，偏將的勝負，敵方的因應，民心的向背，在在都和譜主有密切的關係，如不一一搜羅敍述，何以見得譜主立功的困難和原因，我們看李瀚章做的曾文正公年譜，實在不能滿足我們這種欲望，因爲他只敍譜主本身的命令舉動，只敍清廷指揮擢黜諭旨，其餘一切只有帶敍，從不專提，使得我們看了，好像從牆隙中觀牆外的爭鬪，不知他們爲什麽有勝有負，雖然篇幅有十二卷之多，實際上還不够用，倘然有人高興改做，倒是很好的事情，但千萬別忘記舊譜的短處，最要詳盡的搜輯太平天國的一切大事，同時要人的相互關係，把當時的背景寫個明白，纔了解曾國藩的全體如何。

假如要做李鴻章的年譜，尤其要緊的是要把背景的範圍擴大到世界各強國，因爲李鴻章最初立功，就因利用外交，得了外國的幫助，纔和曾國藩打平太平天國，假使不明白各國對太平天國的態度，如何知道他們成功的原因，後來他當了外交的要衝，經過幾次的國際戰爭，締結幾次的國際條約，聲名達於世界，他誠然不善

於外交，喪失了國家許多權利，但我們要了解他爲什麼失敗，爲什麼事事受制於人，除了明白中國的積弱情形以外，尤其需要明白世界的大勢，因爲十九世紀之末，自然科學發達的結果，生產過剩，歐洲各國都拚命往東方找殖民地和市場，非澳二洲和亞洲南西北三部，都入了白人的掌握，所以各國的眼光都集中到中國，那時世界又剛好出了幾個怪傑，德國的俾斯麥，俄國的亞歷山大，日本的明治帝，一個個都運用他們的巨腕，和中國交涉，而首當其衝者是李鴻章，假使世界大勢不是如此，李鴻章也許可以做個安分守己的大臣，所以我們要了解李鴻章的全體，非明白他的背景不可，而且背景非擴充到世界不可，這種責任，不是專傳的責任，非年譜出來擔負不可。

實際的政治家，在政治上做了許多事業，是功是罪，後人自有種種不同的批評，我們史家不必問他的功罪，只須把他活動的經歷，設施的實況，很詳細而具體的記載下來，便已是盡了我們的責任，譬如王安石變法，同時許多人都攻他的新法要不得，我們不必問誰是誰非，但把新法的內容和行新法以後的影響，並把王安石用意的誠摯和用人的茫昧，一一翔實的敍述，讀者自然能明白王安石和新法的好壞，不致附和別人的批評，最可笑的是宋史王安石傳，他不能寫出王安石和新法的眞相，只記述些新法的惡果和反對的呼聲，使得後人個個都說王安石的不好，最可嘉的是蔡上翔王荆公年譜，他雖然爲的是要替王安石辯護，卻不是專拿空話奉承王安石，他只把從前舊法的種種條文，新法的種種條文，一款一款的分列，使得讀者有個比較，他只把王安石所用的人的行爲，攻擊王安石的人的言論，一件一件的分列，使得讀者明白不是變法的不好，乃是用人的不好，像這樣纔是史家的態度，做政治家的年譜，對於時事的敍述，便應該這樣纔對，

上面幾段講的是純粹政治家的年譜做法。此外還有一種政治兼學問學問兼政治的人。我們若替他做年譜。對於時事的記載或許可以簡略點。但須斟酌。譬如王陽明是一個大學者。和時事的關係也不淺。但因爲他的學問的光芒太大。直把功業蓋住了。所以時事較不爲做他的年譜者所重。其實我們爲了解他成功的原因起見。固然不能不說明白他的學問。爲了解他治學的方法起見。也不能不記淸楚他的功業。因爲他的學問就是從功業中得來。而他的功業也從他的學問做出。二者有相互的關係。所以他的年譜。對於當時大事和他自己做出的事業。都得斟酌著錄。

錢竹汀年譜頗能令人滿意。因爲錢竹汀和時事沒有多大關係。所以年譜記時事很簡。自然沒有什麼不對。王懋竑的朱子年譜記時事卻太詳細了。朱子雖然做了許多官。但除了彈劾韓侂胄一事之外。沒有做出什麼大事。也沒有受時事的大影響。所以有許多奏疏。也實在不必枉費筆墨記載上去。因爲大半是照例。和時局無關係。這種介在可詳可略之間。最須費斟酌。稍爲失中。便不對。

文學家和時勢的關係有濃有淡。須要依照濃淡來定記時事的詳略。這是年譜學的原則。但有時不依原則也有別的用處。譬如凌廷堪張穆的元遺山年譜記載時事很詳。其實元遺山和時事並沒有多大關係。本來不必這樣詳。凌張以爲讀元遺山的詩和讀杜甫的詩一樣。非了解時事。則不能了解詩。其實錯了。但從別一方面看。金元之間。正史簡陋的很。林張以元遺山做中心。從詩句裏鉤出許多湮沈的史料。放在年譜內。雖然不合原則。倒也有一種好處。

不善體會上面說的詳略原則。有時會生出過詳過略的毛病。譬如張爾田的玉谿生年譜箋註記載時事極爲

詳盡．只因他的看法不同他以爲李義山做詩全有寄託都不是無所爲而爲這實不能得我們的贊成．誠然，人們生於亂世．免不了有些身世之感．張氏的看法．也有相當的價值．但是我們細看李義山的詩．實在有許多是純文學的作品．並非所有感觸．所有寄託．張氏的箋註時事．不免有許多穿鑿附會的地方．

我們應該觀察譜主是怎樣的人．和時事有何等的關係．纔可以定年譜裏時事的成分和種類．不但須注意多少詳略的調劑．而且須注意大小輕重的敍述．總期恰乎其當．使讀者不嫌繁贅而又無遺憾．那就好了．

（二）關於記載當時的人

個人是全社會的一員．個人的行動．不能離社會而獨立．我們要看一個人的價值．不能不注意和他有關係的人．年譜由家譜變成．一般人做年譜．也很注意譜主的家族．家族以外師友生徒親故都不爲做年譜的人所注意．這實在是一般年譜的缺點．比較最好的是馮辰的李恕谷年譜．因爲他根據的是李恕谷的日譜．所以對於李恕谷所交往的人都有紀載．我們看了．一面可以知道李恕谷成就學問的原因．一面可以知道顏李學派發展的狀況．實在令人滿意．曾文正公年譜可不行．因爲曾國藩的關係人太多．作者的眼光只知集中到直接有關係的人．自然不足以見曾國藩的偉大．

翻回來再看王陽明年譜．我們因爲王陽明的學問和他的朋友門生有分不開的關係．所以很想知道那些朋友門生某年生．某年纔見王陽明．往後成就如何．錢德洪等做年譜．只把所聞所知的記了一點．卻忽略了大多數．實在令我們失望．王懋竑的朱子年譜也是一樣．朱熹到底有多少門生．他所造就的人才後來如何．我們全在不能在上面知道．像朱王這類以造就人才爲事業的人．我們替他們做年譜．對於他們的門生屬吏友朋親

故應該特別注意記載那些人的事蹟。愈詳愈好。

尋常的年譜紀載別人的事蹟。總是以其與譜主有直接的關係爲主。（如詩文的贈答。會面的酬酢。）若無直接的關係。人事雖大也不入格。其實不對。例如朱子年譜記了呂伯恭張南軒陸梭山的死。只因朱子做了祭文祭他們。陸象山死在何年。上面便查不出。只因朱子不曾做祭文祭他。作者的觀念以爲和譜主沒有直接的關係。便不應該記。其實年譜的體裁並不應該這樣拘束。張呂二陸都是當時講學的大師。說起和朱子的關係。最密切的還是陸象山。但我們竟不能在朱子年譜看到陸象山的死年。這是何等的遺憾。

從年譜的歷史看。明朝以前。記時人較略。清中葉以後漸漸較詳了。張穆的顧亭林年譜便是一個例證。王文誥的蘇東坡年譜又更好一點。凡蘇詩蘇文所提到的人都有。而且略有考證。近時胡適的章實齋年譜。記事固然有些錯誤。記人卻還好。他除了零碎的記了譜主師友的事蹟以外。單提出戴震袁枚汪中三個可以代表當時思想家的人來和譜主比較。就在各人卒年。摘述譜主批評各人的話。而再加以批評。批評雖不是年譜的正軌。但可旁襯出譜主在當時的地位。總算年譜的新法門。

老實說。從前做年譜太過拘束了。譜主文集沒有提起的人。雖曾和譜主交往而不知年分的人。都不曾佔得年譜的篇幅。我們現在儘可用三種體裁來調劑。和譜主關係最密切的。可以替他做一篇小傳。和譜主有關係而事蹟不多的。可各隨他的性質。彙集分類。做一種人名別錄。姓名可考。事蹟無聞。而曾和譜主交際的。可以分別做人名索引。凡是替大學者大政治家做年譜。非有這三種體裁附在後面不可。

好像史記做了孔子世家之後。又做仲尼弟子列傳。列傳後面有許多人都只有姓名而無事蹟。但司馬遷不因

他們無事蹟而滅其姓名．朱熹王守仁的弟子可考的尙不少．我們從各文集和史書學案裏常常有所發現．若抄輯下來用上面三種體裁做好．附在他們年譜後面．也可以彌補缺憾不少．

我自己做朱舜水年譜．把和朱舜水交往的人都記得很詳細．那些人名日本人聽得爛熟．中國卻很面生．因爲朱舜水是開創日本近二百年文化的人．當時就已造就人才不少．我們要了解他的影響的大．須看他的朋友弟子跟著他活動的情形．雖然那些人的史料很缺乏．但我仍很想努力搜求．預備替他們做些小傳．像朱舜水一類的人專以造就人才爲目的．雖然所造就的是外國人．但和我們仍有密切的關係．在他年譜記當時人當然愈詳愈好．

(三)關於紀載文章

紀載譜主文章的標準要看年譜體裁是獨立的．還是附見的．附見文集的年譜．不應載文章．獨立成書的年譜．非載重要的文章不可．重要不重要之間．又很成問題．

王陽明年譜關於這點比較的令人滿意．因爲他雖在文集中而已預備獨立．有關功業的奏疏．發揮學術的信札．很扼要的採入各年．獨立的年譜很可拿此譜做記載文章的標準．

王懋竑的朱子年譜不錄正式的著作．而錄了許多奏疏序跋書札．政治非朱子所長．政治的文章卻太多．學術是朱子所重．學術的文章卻太少．在王懋竑的意思．以爲把學術的文章放在年譜後的論學切要語中便已够了．不必多錄．論學切要語的編法固然不錯．但沒有注清楚做文的年分．使得讀者不知孰先孰後．看不出思想遷流的狀態．不如把論學的文章放入年譜還更好．性理大全朱子全集都依文章的性質分類．沒有先後的次

序。王陽明編朱子晚年定論。說朱子晚年的見解和陸子一致。已開出以年分的先後看思想的遷流一條大路來。雖然王陽明所認爲朱子晚年的作品也有些不是晚年的。但大致尙不差。王懋竑攻擊王陽明的不是。卻不曾拿出健全的反證來。朱子年譜載的文章雖不少。但還不能詳盡。總算一件缺憾。

記載文章的體例。顧亭林年譜最好。整篇的文章並沒有採錄多少。卻在每年敍事既完之後。附載那年所做詩文的篇目。文集沒有別處已見的遺篇逸文。知道是那一年的。也記錄出來。文體既很簡潔。又使讀者得依目錄而知文章的先後。看文集時。有莫大的方便。這種方法很可仿用。篇目太多。不能分列各年之下。可另作一表附在年譜後。

文學家的方面不止一種。作品也不一律。替文學家做年譜的人不應偏取一方面的作品。像蘇東坡年譜只載詩文的篇目。沒有一語提到詞。便是不對。作者以爲詞是小道。不應入年譜。其實蘇東坡的作品。詞佔第一位。詩文還比不上。即使說詞不如詩文。也應該平等的紀載篇目。或摘錄佳篇。現行的蘇東坡年譜不紀及詞。實在是一大缺點。

曾國藩是事業家。但他的文章也很好。即使他沒有事業。單有文章。也可以入文苑傳。我們很希望他的年譜。紀載他的文章詩句。或詩文的篇目。現行的曾文正公年譜。我嫌他載官樣的文章太多。載信札和別的文章太少。好文章儘多著。如李恕谷墓誌銘昭忠祠記等。應該多錄。卻未注意。

純文學家的年譜。祇能錄作品的目錄。不能詳錄作品。最多也祇能摘最好的作品記載一二。若錄多了。就變成集子。不是年譜的體裁了。玉谿生年譜箋註錄了許多詩篇。作者以爲那些詩都和譜主的生活有關。不能不錄

全文結果名爲年譜實際成了編年體的詩註就算做得很好也祇是年譜的別裁不是年譜的正格有志做年譜的人們還是審慎點好

（四）關於考證

當然有許多年譜不必要考證或是子孫替父祖做或是門生替師長做親見親聞的事原無多大的疑誤如王陽明顏習齋李恕谷等年譜都屬此類不過常常有作者和譜主相差的時代太久不能不費考證的工夫的又有因前人做的年譜錯了而改做的也不能不有考證的明文

考證的工夫本來是任何年譜所不免的但有的可以不必寫出考證的明文祇寫出考證的結果便已足若爲使人明白所以然起見卻很有寫出考證的明文的必要所以明文應該擺在什麼地方很值得我們考慮

據王懋竑朱子年譜的辦法在年譜之外另做一部考異說明白某事爲什麼擺在某年兩種傳說那種是眞年譜的正文並不隔雜一句題外的話看起來倒很方便還有一種很普通的辦法把考證的話附在正文中或用夾注或低二格另有一種辦法把前人做的年譜原文照抄遇有錯誤處則加按語說明好像箚記體一樣張穆對於元遺山年譜便是用的第三種

前面三種辦法各有好處第一種因爲考證之文太多令人看去覺得厭倦所以另成一書既可備參考又可省讀年譜者的精神第二種可使讀者當時即知某事的異說和去取的由來免得另看考異的麻煩兩種都可用大概考證多的可另作考異不十分多的可用夾注或低格的附文但其中也有點例外有些年譜根本就靠考證纔成立無論是創作或改作他的考證雖很繁雜也不能不分列在年譜各年之下如作孟子年譜年代便很

難確定。如果要定某事在某年。便不能離本文而另作考異。必同時寫出考證的明文。說明爲什麼如此敍述。纔不惹人疑惑。而後本文纔可成立。假如孟子先到齊或先到梁的問題。沒有解決。許多事情便不能安插。全部組織便無從成立。經過了考證。把問題解決了。若不把考證隨寫在下。便不能得讀者的信仰。又如我做陶淵明的年譜。把他的年紀縮短。生年移後。和歷來的說法都不同。假使不是考證清楚了。何必要改作。考證清楚了。若不開頭說個明白。讀者誰不丟開不看。像這類自然不能另作考異。亦不能作夾注。只好低二格附在各年本文之後。至於第三種也有他的好處。因爲前人做的不十分錯。原無改作的必要。爲省麻煩起見。隨時發現錯誤。隨時考證一番。加上按語。那便够了。

大概考證的工夫。年代愈古愈重要。替近代人如曾國藩之類做年譜。用不着多少考證。乃至替清初人如顧炎武之類做年譜。亦不要多有考證。但隨事說明幾句便是。或詳或略之間。隨作者針對事實之大小而決定。本來不拘一格的。

（五）關於批評

本來做歷史的正則。無論那一門。都應據事直書。不必多下批評。一定要下批評。已是第二流的脚色。譬如做傳。但描寫這個人的眞相。不下一句斷語。而能令讀者自然了解這個人地位或價値。那纔算是史才。做傳如此。做年譜也如此。眞是著述名家。都應守此正則。有時爲讀者的方便起見。或對於譜主有特別的看法。批評幾句也不要緊。但一般人每亂用批評。在年譜家比較的還少。現在拿兩部有批評的年譜來講。一是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一是胡適之的章實齋年譜。

與其用自己的批評。不如用前人的批評。年譜家常常如此。但亦不能嚴守此例。蔡上翔引人的話很多。用自己的話尤其多。胡適之有好幾處對舊說下批評。固然各人有各人的見解。但我總覺得不對。而且不是做年譜的正軌。蔡上翔爲的是打官司替王安石辯護。要駁正舊說的誣蔑。也許可邀我們的原諒。但批評的字句應該和本文分開。不該插入紀事的中間。蔡胡都沒有顧及這點。以文章的結構論。很不純粹。如果他們把自己的見解做成敍文或做附錄。專門批評譜主的一切。那麼縱使篇幅多到和年譜相等。也不相妨了。

蔡上翔替王安石辯護的意思固然很好。但是他的作品卻不大高明。他把別人罵王安石的文章錄上了。隨即便大發議論。說別人的不對。這實在不是方法。我以爲最好是詳盡的敍述新法的內容。某年行某法。某年發生什麼影響。某年惹起某人的攻擊。便夠了。自己對於攻擊者的反駁。儘可作爲附錄。不可插入本文。凡是替大學者大政治家做年譜。認爲有做批評的必要時。都應該遵守這個原則。

(六)關於附錄

上面講的考證和批評。我都主張放在附錄裏面。其實附錄不止這兩種。凡是不能放進年譜正文的資料。都可占附錄的一部分。

要知道譜主的全體。單從生年敍到死年。還不夠。他生前的家況。先世的系統。父母兄弟的行事……與其旁文斜出。分在各年下。不如在正譜之前。作一個世譜。王陽明年譜的世德紀。便是世譜的一種格式。因爲王陽明的父祖都是有名的學者。做官也做到很大。年壽又高。並不是死在王陽明的生前。假使把他們的行事插入年譜。一定覺得累贅。所以若抄錄別人替他們做的傳和墓誌銘在一處。作爲年譜的附錄。雖然世德紀裏面載了

不少非世德的文章．有點名不副實．但這種不把附錄當正文的方法．總是可取．譬如陸象山幾兄弟都是大學者．互相師友．假使我們做陸象山的年譜．其關於他的兄弟行事．與其插入正文．不如另做小傳放在前面．這種世譜和小傳之類．我們也可叫做「譜前」．

譜主死後．一般的年譜多半就沒有記載了．其實不對．固然有些人死後絕無影響．但無影響的人．我們何必給他做年譜呢．即使說沒有影響吧．也總有門生子姪之類．後來做了什麼事．那也總不能攏在年譜正文中．若譜主是政治家．他的政治影響．一定不致跟他的生命而停止．若譜主是大學者．他的學風．一定不致跟他的生命而衰歇．還有一種人．生前偏和時勢沒有關係．死後若干年．卻發生何等的影響．所以如果年譜自譜主死後便無什麼紀載．一定看不出譜主的全體．因而貶損年譜本身的價值．錢德洪等似乎很明白這點．他們的王陽明年譜．在譜主死後還有二卷之多．陽明學派的盛行．全是陽明弟子的努力．陽明的得謚和從祀孔廟．也靠許多友生的懇求．假使年譜不載陽明死後事．如何見得陽明的偉大．陽明年譜能稱佳作．這也是一個原因．但他不應仍稱死後事為年譜．應該稱做「譜後」．做為附錄的一種．纔對．

我們根據這點．去看王懋竑的朱子年譜．便很不滿意．因為他敘到朱子死年．便停止了．我們要想知道朱子學派的發達．學術的影響．是不可能的．同一理由．假使我們做釋伽牟尼年譜．尤其要很用心的做譜後．凡是佛教各派的分化傳播．變遷反響．都不妨擇要敘入．不必年年有．不必怕篇幅多．甚至紀載到最近．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在上面的原則中．也似乎有例外．譬如曾文正年譜．沒有譜後．便沒有什麼要緊．因為他的事業．生前都做完了．

政治上的設施也沒有極大的影響，縱使有譜後，也不妨簡略些，若做胡文忠年譜便不然，因爲他和曾文正聯結許多同志想滅亡太平天國，沒有成功就死了，後來那些同志卒能成他之志，同志的成功也就是他的成功，所以他的年譜譜後至少要記到克復江甯。

我做朱舜水年譜在他死後還記了若干條，那是萬不可少的，他是明朝的遺臣，一心想驅逐滿清，後半世寄住日本，死在日本，他曾數說過滿人不出關，他的靈柩不願回中國，他自己製好耐久不朽的靈柩，預備將來可以搬回中國，果然那靈柩的生命比滿清還長，至今尚在日本，假使我們要去搬回來也算償了他的志願哩，我看清了這點，所以在年譜後，記了太平天國的起滅，和辛亥革命，宣統帝遜位，因爲到了清朝覆滅，朱舜水的志願纔算償了，假如這年譜在清朝做，是做不完的，假如年譜沒有譜後，是不能成佳作的。

此外有一種附錄可以稱做「雜事」的，是劉伯繩著劉蕺山年譜所創造的，後來焦廷琥的焦理堂年譜也做做劉伯繩因爲譜主有許多事蹟不能以年分，或不知在那一年，如普通有規則的行事，瑣屑而足顯眞性的言論等，都彙輯做附錄，邵廷采批評他拿本文紀大德敦化的事，附錄紀小德川流的事，眞是毫無遺憾，從前的年譜遇著無年可歸的事，不是丟開不錄，便是勉強納在某年，結果不是隱沒譜主的眞相，便是不合年譜的體裁，劉伯繩卻能打破這種毛病，注意前人所不注意的地方，創造新法來容納譜主的雜事，使得讀者既明白譜主的大體，又了解譜主的小節，這種體裁，無論何人的年譜都可適用。

其次，譜主的文章和嘉言懿行也可作附錄，文章言論很簡單的，可以分列各年，很繁多的，可以抄輯做附錄，大學者的文章言論，常常不是年譜所能盡載的，爲求年譜的簡明起見，非別作附錄不可，所以王懋竑在朱子年

譜之後附了朱子論學切要語這種方法可以通用。

張穆做顧亭林年譜雖然很好我們卻看不出顧亭林和旁人不同之處何在只因他要讀者先看了本集再看年譜所以沒有附錄譜主的重要文章和言論其實讀者那能都看本集或許時間不够或許財力不足若能單看年譜便了解譜主生平豈不更好所以爲便利讀者起見作年譜必附錄譜主的主要文章和言論尤其是學者的年譜。

批評方面的話或入本文或附譜末均無不可但爲年譜的簡明起見自然以作附錄爲好偉大的人物每惹起後人的批評或褒或貶愈偉大的愈多如王安石王守仁死了千數百年至今還有人批評他們的好歹倘使批評者確有特殊的見解或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思我們非附錄他的話不可因爲若不附錄批評不但不能看出後人對譜主的感想而且不足以見譜主的偉大但有一點不可不注意千萬不要偏重一方面的批評單錄褒或單錄貶。

以上講的種種附錄當然不能說詳盡作者若明白年譜可多作附錄的原則儘可創造新的體裁附錄愈多年譜愈乾淨。

從前作年譜太呆單靠本文想包括一切前清中葉以後著述的技術漸漸進步關於上文講的六種——紀載的時事時人文章和考證批評附錄——都有新的發明我們參合前人的發明再加研究還可以創造種種的新體例新方法。

丙　年譜的格式

年譜的格式也得附帶的講一講。司馬遷做年表本來參照周譜的旁行斜上。周譜今不可見。史記年表是有縱橫的格子的年譜由年表變來。因為有時一年的事太多。一個格子不夠用。所以纔索性不要格子。替古人做年譜因為事少的原故還是用格子好。如孫詒讓作墨子年表。附在墨子閒詁之後。蘇輿作董仲舒年表附在春秋繁露之前。都帶有年譜的性質。

假使要作孟子年譜因為當時有關係的不止一國。勢不能不用格子。橫格第一層記西曆紀元前幾年或民國紀元前幾年第二層記孟子幾歲第三層記孟子直接的活動第四層以下各層分記鄒魯滕梁齊燕各國和孟子有關的時事。使得讀者一目了然。

假使杜甫年譜最少也要把時事和他的詩和他的活動分佔一格。併起年代共有五格。因為杜甫時事和曾國藩時事不同。曾國藩的活動和時事併成一片。杜甫的活動。只受時事的影響。所以一個的年譜不應分格。一個的應分格。假使杜甫年譜不分格。不但讀者看了不清楚。而且體裁上也有喧賓奪主之嫌。

假使我們要改張穆的顧亭林年譜成年表的格式也許可以較清楚些。除了年代以外。一格記時事。一格記直接活動。一格記朋友有關的活動。一格記詩文目錄。因為這四種在這年譜中剛好是同樣的多。併做一起反為看不清楚。

所以年譜可以分格的人有二種。一種是古代事蹟很簡單的人。一種是杜甫顧炎武朱之瑜一類關心時事的人。前者不必論。因為他本身不能獨立成一年譜。只好年表似的附在別書裏。後者因為譜主只受了政治的影響。沒有創造政治的事實。倘把時事和他的活動混合。一定兩敗俱傷。倘分開。既可醒讀者的眼目。又可表現譜

主受了時事的影響——這是講年譜分格的格式。
第二種格式就是最通行的年譜正格做文章似的一年一年做下去，敘事的體例可分二種。一種是最簡單的平敘體。一種是稍嚴格的綱目體。
平敘體以一年爲單位，第一行頂格寫某朝某年號某年譜主幾歲。第二行以下都低一格，分段寫譜主的直接活動，時事，詩文目錄，他的好處在有一事便記一事，沒有取大略小的毛病。
綱目體是王陽明年譜首創的，第一行和平敘體相同，第二行也低一格，標一個很大的綱，第三行以下低二格，記這個綱所涵的細目，譬如綱記了某月某日宸濠反，目便記宸濠造反的詳情，綱記了是年始揭知行合一之敎，目便記知行合一的意義，一事完了，又重新作別事的綱，繼續記別事的目也分別低一格二格，這種體例有一種困難，到底要多大的事情纔可作綱，有綱無目，有目無綱，可以不可以，很要費斟酌，弄的不好，容易專記大事，忽略小事，假使大事小事都有綱有目，又不相稱，但我仍主張用這體，使得讀者較容易淸楚，但作者須用心斟酌。
此外假使有一種人，有作年譜的必要，而年代不能確定，無法做很齊整的年譜，就可以作變體的，如司馬遷很値得做年譜，而某年生，有幾十歲，絕對的考不出，只有些事蹟還可考知是某年做的，某事在先，某事在後，雖然不能完全知道他的生平，記出來也比沒有較好，王國維的太史公繫年考略便是如此。
像司馬遷一類的人很多，文學家如辛棄疾姜夔都沒有正確完整的遺事，辛棄疾的史料還可勉強考出，對於姜夔可沒有辦法，但是他們的詞集中，有不少的零碎事蹟，鈎稽出來，也略可推定先後，這種人的年譜，雖然做

起來無首無尾，也還可借以看他生平的一部分，所以變體的年譜也不可廢。

還有一種合譜前人沒有這樣做過，合傳的範圍可以很廣，事業時代都可不必相同，所以前人已經做過很多，年譜若合二人的生平在一書內，最少也要二人的時代相同。我們看從前有許多人同在一個環境，同做一種事業，與其替他們各做一部年譜，不如併成一部，可以省了許多筆墨，和讀者的精神，譬如王安石司馬光年紀只差一歲，都是政黨的領袖，皇帝同是這一個，百姓同是這一些，敵國同是金夏，官職同是最高，不過政治上的主張不同，所以一進一退，演成新派舊派之爭，我們若拿他二人做譜主，盡搜兩黨的活動事蹟在一部年譜之內，看了何等明瞭，何等暢快，從前作者不會想到這種體裁，所以蔡上翔只做王荊公年譜，顧棟高只做司馬溫公年譜，我們仍舊只能得片面的知識。

凡同在一時代，大家是朋友，講求學術，見解不同，生出數家派別，如南宋的朱熹陸九淵張栻呂祖謙陳亮等，我們若做一部合譜，一來可以包括一時的學界情形，二來公平的敍述不致有所偏袒，三來時事時人免得做數次的記載，這是最有趣味，最合方法的事情。

就說不是學術界罷，曾國藩胡林翼同是從軍事上想滅太平天國的人，雖然一個成功，一個早死，也可以替他們合做年譜，因為他們的志願相同，環境相同，朋友相同，敵人相同，合做一年譜比分做方便多了。

就說不曾共事，不是朋友罷，也未嘗不可合做年譜，譬如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朱之瑜等，或曾見面，或未知名，雖然不是親密的朋友，雖然不曾協力做一事，但是不願投降滿清的志願和行事是沒有一個不同的，他們的年紀都是不相上下，都因無力恢復明室，想從學術下手，挽救人心，我們若替他們合做年譜，不但可以省了記

載時事的筆墨．而且可以表現當時同一的學風．可以格外的了解他們的人格．

上面所舉朱陸張呂陳一例．曾胡一例．顧王黃朱一例．做起合譜來．最有趣味．他們的事業在歷史上都是最有精彩的一頁．所以他們的合譜也是最有精彩的年譜．他們的見解相反的．足以相成．他們的志願相同的．竟能如願．他們的足跡不相接的．卻造出同一的學風．百世之下．讀他們的合譜的．還可以興起特別的感想．領受莫大的稗益．這樣合譜的功效．比單人的年譜還更高些．——以上講年譜的格式完了．

丁　做年譜的益處

研究歷史的人在沒有做歷史之先．想訓練自己做史的本領．最好是找一二古人的年譜來做．做年譜的好處最少有三種．

第一我們心裏總有一二古人．值得崇拜或模範的．無論是學者．文人．或政治家．他總有他的成功的原因、經過、和結果．我們想從他的遺文或記他的史籍．在凌亂浩瀚中得親切的了解系統的認識．是不容易的．倘使下一番工夫替他做年譜．那麼對於他一生的環境、背景、事蹟、著作、性情等．可以整個的看出．毫無遺憾．從這上．又可以得深微的感動．不知不覺的發揚志氣．向上努力．

第二．做年譜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我們可借來修養做學問的性情．可用來訓練做歷史的方法．我們纔一動筆．便有許多複雜的問題跟著．想去解決．不是驟然可了的．解決不了．便覺乾燥無味．稍不耐煩．便丟下不做了．倘使這幾層難關都能夠打通．則精細、忍耐、靈敏、勇敢、諸美德．齊歸作者身上．以後做別的學問．也有同樣的成功了．譜主的事蹟．不是羅列在一處的．我們必須從許多處去找．找來了．不是都可以用的．我們必須

選擇擇好了不是都是眞實的我們必須辨別辨淸了不是都有年代的我們必須考證考定了不是可以隨便寫上去的我們必須用簡潔的文字按照法則去敍述至於無年可考的事蹟言論怎樣去安排幫助正譜的圖表怎樣去製造譜前應從何時說起譜後應到何時截止種種困難都須想方法解決倘使不能解決便做不成年譜倘使做成了年譜以後做別的歷史便容易多了

第三年譜和傳不同做傳不僅須要史學還要有相當的文章技術做年譜卻有史學便够了因爲年譜分年上年和下年不必連串年譜分段上段和下段不必連串所以卽使作者的文章並不優美只要通順便綽綽有餘了

有志史學的人請來嘗試嘗試罷

第六章　專傳的做法

專傳在人物的專史裏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歷史所以演成有二種不同的解釋一種是人物由環境產生一種是人類的自由意志創造環境前人總是說歷史是偉大人物造成近人總是說偉大人物是環境的胎兒兩說都有充分的理由而不能完全解釋歷史的成因我們主張折衷兩說人物固然不能脫離環境的關係而歷史也未必不是人類自由意志所創造歷史上的偉大人物倘使換了一個環境成就自然不同無論何時何國的歷史倘使抽出最主要的人物不知做成一個甚麼樣子所以我們作史對於偉大人物的自由意志和當時此地的環境都不可忽略或偏重偏輕

中國人的中國史由那些人物造成因爲抽出他來中國史立刻變換面目的人約莫有多少倘使我們做中國通史而用紀傳體做一百篇傳來包括全部歷史配做一傳的人是那一百個——我們如要答復這些問題不能不有詳細的討論

南宋鄭樵似乎曾有偉大計畫以通志代替十七史但是沒有成功除了二十略以外看的人便很少了他爲什麼失敗只因他太不注意紀傳了我們翻通志的紀傳看看和十七史的有何分別那裏有點別識心裁讀者怎麼不會「寧習本書怠窺新錄」其實我們要做那種事業並非不可能只要用新體裁做傳傳不必多而必須可以代表一部分文化再做些圖表來輔助新史一定有很大的價值

我常常發一種希奇的思想主張先把中國全部文化約莫分爲三部

(一)思想及其他學說

(二)政治及其他事業

(三)文學及其他藝術

以這三部包括全部文化每部找幾十個代表人每人給他做一篇傳這些代表須有永久的價值最少可代表一個時代的一種文化三部雖分精神仍要互相照顧各傳雖分同類的仍要自成系統這樣完全以人物做中心若做的好可以包括中國全部文化在一百篇傳內

這種方法也有缺點就是恐怕有時找不出代表來第一上古的文化幾乎沒有人可以做代表的因爲都是許多人慢慢的開發出來雖然古史留下不少的神話人物如黃帝堯舜大禹伊尹等但都是口說中堆垛出來的

實在並不能代表一部分文化，所以我們要想在上古找幾個人代表某種文化是絕對不可能的。第二，中古以後，常有種種文化是多數人的共業，多數人中沒有一個領袖，譬如詩經是周朝許多無名氏做作品，在文化史上極有價值，但我們找不出一個可以做代表的人來。若因孔子曾刪詩，就舉他做代表，未免太鹵莽。又如淮南子是道家思想的結晶，在秦漢文化中佔有很重要的位置，但我們也找不出一個人做代表，若說是劉安編輯的書，就舉他做代表，也未免不明事理。所以我們對於這種許多人的共業，眞是不易敍述。

上段講的缺點，第一種竟不能用人物傳，只好參用文物的專史，做一篇上古的文化，敍述各種文化的最初狀況。第二種卻可用紀傳史中儒林傳文苑傳黨錮傳的體裁，把許多人平等的敍述在一篇合傳。如詩經不知作者姓名，則可分成若干類，即叫他「某類的作者」，合起多類便可成一傳，便可包括此種文化。

我很希望做中國史的人有這種工作——以一百人代表全部文化，以專傳體改造通志。試試看，一定有很大的趣味，而且給讀者以最清楚的知識。這種做法並也沒有多大奧妙，只把各部文化都分別歸到百人身上，以一人做一代的中心，同時同類的事情和前後有關的事情都擺在一傳內，一傳常可包括數百年。我們即使不去改造通志，單做一部百傑傳，也未嘗不可。

說起這種體裁的好處，最少也有二種。第一，譬如哲學書或哲學史，不是專家看來，必難發生趣味。假使不做哲學史而做哲學家傳，把深奧的道理雜在平常的事實中，讀者一定不覺困難，而且發生趣味，因為可以同時知道那時的許多事情，和這種哲學怎樣的來歷，發生怎樣的結果，自然能夠感覺哲學和人事的關係，增加不少的常識。哲學如此，旁的方面無不如此。專門人物普通化，專門知識普通化，可以喚起多數讀者研究學問的精

神注重歷史的觀念

第二事業都是人做出來的所以歷史上有許多事體用年代或地方或性質支配都有講不通的若集中到一二人身上用一條線貫串很散漫的事蹟讀者一定容易理會譬如鮮卑到中原的種種事實編年體的資治通鑑不能使我們明瞭紀事本末把整個的事團分成數部也很難提挈鮮卑人全部的趨勢假使我們拿鮮卑人到中原以後發達到最高時的人物做代表——如魏孝文帝——替他做一篇傳凡是鮮卑民族最初的狀況侵入中國的經過漸漸同化的趨勢孝文帝同化政策的厲行以及最後的結果都一齊收羅在內就叫做魏孝文帝傳那麼讀者若還不能得極明瞭的觀念我便不相信了

我相信用這種新的專傳體裁做一百篇傳儘能包括中國全部文化的歷史現在姑且把值得我們替他做傳的人開個目錄出來依文化的性質分爲三部但遐一時思想所及自然不免有遺漏或不妥的地方待將來修補罷

（一）思想家及其他學術家

（1）先秦時代孔子、墨子、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

爲什麼沒有老子呢因爲老子帶神話性太濃司馬遷已經沒有法子同他做詳確的傳我們還能够麼老子這部書在思想史上固然有相當位置但不知是誰做的我們只好擺在莊子傳裏附講因爲他的思想和莊子相近這種確是一個方法書雖重要而未知作者只好把他的思想歸納到同派之人身上纔不會遺漏

（2）漢代董仲舒、司馬遷、王充、

西漢的淮南子雖是道家最重要的書但非一人的作品不能做專傳或者可以另做道家合傳或者可以附這種思想在莊子傳後。

(3)三國兩晉南北朝隋。

這個時代幾乎沒有偉大的中國思想家。魏王弼的思想似乎有點價值。但他的事蹟很少不够做傳。隋代的中說倘使真是王通做的在周隋那種變亂時代有那種思想總算難能可貴。但其中大半是敍王通和隋唐闊人來往的事。闊人都是王通的門生。儼然孔門氣象。其實都不可靠。假使這種話是王通說的。王通是個卑鄙荒謬的人。假使這種話是王通門人說謊。這部中說便根本沒有價值。所以中說雖和思想界有點關係而王通還不值得做傳。

(4)北宋張載、程顥程頤合。

專傳也並不是很呆板的拿一人作主。也可平敍二人。參用合傳的體裁。程顥程頤是兄弟。有分不開的關係。又不能偏重一人。所以只好平敍。為什麼北宋又沒有周敦頤呢。周敦頤雖宋儒最推重的人但他的太極圖說是真是偽在宋代已成問題。除了太極圖說又沒有旁的可講。怎麼能代表一種學派呢。

(5)南宋朱熹、陸九淵、呂祖謙。

(6)明代王守仁。

元代只衍宋儒的學說沒有特出的人才。明代的思想家委實不少。但因為王守仁太偉大了。前人的思想似乎替他打先鋒。後人的思想都不能出他的範圍。所以明代有他一個人的傳便儘夠包括全部思想界。

（7）清代顧炎武、黃宗羲、朱之瑜、顏元、戴震、章學誠。

顧黃是清代兩種學風的開山祖師或分做二傳或合爲一傳都可以朱之瑜的影響雖然不在中國但以中國人而傳播中國思想到日本開發日本三百年來的文化是很值得做專傳的。

——以上列的思想家都是中國土產若能夠好好的替他們做傳很可以代表中國土產的思想雖然各時代的人數有多有少卻幷不是說人多的便是文化程度高人少的便是文化程度低一來呢略古詳今是歷史上的原則二來呢有的時代思想的派別太複雜了不是人多不能代表所以宋清兩代的人數比較的多是無法可想的明代雖只王守仁一人卻已儘够代表一代並不是明代的文化比宋清兩代低。

驟然看來似乎中間有幾個時代中國沒有一個思想家其實不然上面的目錄不過爲敍述的方便起見先開出土產的思想家來其實還有重要的部分擺在後面便是從印度來的佛家思想當土產思想衰歇的時代正是佛家思想昌盛的時代如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都是現在可以把那些時代的思想家列在下面。

（1）南北朝鳩摩羅什、道安慧遠合。

鳩摩羅什是最初有系統的輸入佛家思想的第一人從前雖有些人翻譯些佛經但很雜亂零碎到了他纔能舉嚴格的選擇完整的介紹他的門弟子很多都繼續他的翻譯事業從此以後中國人對於佛家思想纔能够有眞實的認識和研究到了道安慧遠便能自己拿出心得來一個在北朝一個在南朝又有師生的關係所以非合傳不可我們拿鳩摩羅什代表翻譯者拿道安慧遠代表創造者有這二傳可以包括南北朝的佛家思想

(2)隋唐.智顗、玄奘、慧能、澄觀、善道.

這五人中.玄奘完成輸入印度佛家思想的偉業.餘人創造中國的佛家思想.智顗是天台宗的始祖.慧能是禪宗的始祖.澄觀是華嚴宗的始祖.善道是淨土宗的始祖.同樣.玄奘也是法相宗的始祖.不過後來不久就衰歇了.這幾派的思想內容和後來狀況.都可在各始祖傳內敍述——佛家思想有這八人做代表.足以包括全部.在印度時的淵源如何.初入中國時的狀況如何.中國人如何承受.如何消化.如何創造新的.如何分裂爲幾派.一直到現在怎麼樣.都分別歸納在這八人身上.諒必沒有甚麼遺憾了.

正式的思想家有上面所列的數十人似已夠了.此外還有許多學術也可依性質分別.拿些人做代表.合做幾篇傳.不過比較的難一些.

(1)經學.鄭玄許愼合.

(2)史學.劉知幾鄭樵合.

爲甚麼章學誠不擺在史學家而在思想家呢.因爲他的思想確乎可以自成一派.比史學的建樹還更大.並不是單純的史學家.劉知幾鄭樵卻不然.除了史學.別無可講.史學界又沒有比得他倆上的人.所以拿他們做史學家的代表.

(3)科學.秦九韶李冶合.沈括郭守敬合.梅文鼎王錫闡合.

(4)考證學.錢大昕王念孫合.

爲甚麼戴震不在考證學之列呢．因爲他的思想很重要．和章學誠相同．——正式的思想界較易舉出代表各種學術可不容易尤其是自然科學．這裏所舉的未必都對．將來可以換改．

（二）政治家及其他事業家

（1）皇帝秦始皇、漢武帝、東漢光武帝、魏武帝（曹操）宋武帝合．北魏孝文帝、北周孝文帝附．唐太宗元太祖．明太祖．明成祖附清聖祖、清世宗高宗附．

春秋戰國以前的政治不統屬於一尊．頗難以一傳包括．縱使能夠．也不是君主所能代表．況且當時沒有皇帝．漢高祖雖然創立數百年基礎．而政治上的規模完全還是秦始皇這一套．沒有專做一傳的價值．漢武帝卻不同．確是另一個新時代．秦始皇是混一中國舊有民族的人．他是合併域外民族開拓荒遠土地的人．到了他那時代．中華民族漲到空前的最高潮．實在值得做一篇傳．東漢光武帝在皇帝中最稀奇．簡直是一個實際的政治家．魏武帝宋武帝是混爭時代的略有建樹者．北魏孝文帝北周孝文帝是五胡同化於中國的促成者．唐太宗是擴張中華民族威力的努力者．惟獨宋代沒有特色的皇帝．太祖太宗眞宗仁宗都只有庸德．無甚光彩．元太祖是蒙古民族的怪傑．他伸亘掌橫亘歐亞二洲．開世界空前絕後的局面．明太祖恢復中國．清聖祖等開拓蒙回藏．這些皇帝都可以代表一個時代．

（2）實際的政治家周公、子產、商鞅、諸葛亮、王安石司馬光合．張居正、曾國藩胡林翼合．李鴻章、孫文、蔡鍔、

周公雖有許多事蹟，卻不全眞，有待考證，但割棄疑僞部分，專取眞實部分，也可以夠做一篇傳。尙書裏有大誥、洛誥、多士、多方，是周公的遺政。詩經也有些。儀禮、周禮，向來認做周公制定的，其實不然。周代開國的規模，還可以從左傳、國語得著些。近來王國維著殷周制度論，從甲骨文和東周制度，推定某種制度是周公制定的，也可供我們取裁。所以周公的傳，還可以做。凡殷周以前政治上的設施，都可歸併成一篇。

春秋時代很難找個政治家可以代表全部政治的。管仲似乎可以，而管子這書所載的政治，有許多和左傳不同。但那種貴族政治，又不能不有專篇敍述。我說與其找管仲做代表，不如找子產更好。因為子產本身的事蹟，左傳敍的很明白詳細。他雖然是小國的政治領袖，而和各大小國都有很深的關係，又是當時國際間的外交中心人物。所以我們很可以借他的傳來敍述春秋時代的貴族政治。

從貴族政治到君主專制的政治，是中國的一大改變。最初打破貴族政治，創造君主專制的是商鞅。所以商鞅很値得做傳。本來要說君主專制政治的成功，還屬李斯。似乎應該替李斯做傳。但李斯的政策是跟商鞅走的，時代又和秦始皇相同，所以可把他的事業分給那二篇傳。

漢朝眞寒儉，沒有一個政治家。宰相以下，不曾見一個有政治思想或政治事業的人。蕭何、曹參都只配做李斯的長班。好在有二個偉大的皇帝，尤其是光武帝的穩健政治，簡直沒有別的皇帝可以比配得上。

兩晉南北朝隋唐也沒有政治家。王猛可以算一個，而他的政治生命太短，又不能做當時政治的中心。大概有偉大的皇帝，就沒有出色的臣下。譬如房玄齡、杜如晦，總算有點設施，卻被唐太宗的光芒蓋住，不能做時代的中心。唐朝一代的政治本來很糟。姚崇、宋璟、裴度、李德裕都算不了什麼。宋朝卻剛好相反，皇帝不行，臣

下卻有很鮮明的兩個政黨.兩黨的領袖就是王安石司馬光.所以我們替王安石司馬光做合傳.足以包括宋朝的政治.

明代有種特點.思想家只一王守仁.事業家只有一明太祖.政治家只有一張居正.

清代前半有皇帝無名臣.道光以後有大臣無英主.曾國藩打平內亂.李鴻章迭主外交.都可以代表一部分政治.

民國的醞釀成立變動.沒有幾次和孫文無關係.現在孫文雖死.而他所組織的國民黨仍舊是政治的中心.所以近代政治可以歸納在孫文傳內.中間有一部分和他無關.可以做蔡鍔傳來包括.但蔡鍔做時代中心的時期太短.不十分够.

——上面講的都是關係全局的政治或事業家.此外有些雖不是拿全局活動.而後來在政治上有很大影響的.如

鄭成功張煌言

二人支持晚明殘局.抵抗外來民族.和後來的辛亥革命有密切的關係.我們可以替他們做合傳.包括明淸之間的民族競爭.

（3）羣衆政治運動的領袖.陳東張溥合.

東漢黨錮是羣衆政治運動的嚆矢.但很難舉出代表來.可以放在陳東張溥合傳前頭.陳東代表宋朝.張溥代表明朝.足以表現數千年羣衆的政治運動.

（4）民族向外發展的領袖。張騫班超合王玄策鄭和合

張班王都是通西域的。鄭和是下南洋的。關係民族發展甚大。後來無數華僑繁殖國外。東西文化交換無阻。西北拓地數十萬方里。都是受他們的賜。此外如衛青霍去病史萬歲李靖的戰功本來也值得做傳。不過衛霍可入漢武帝傳。史李可入唐太宗傳。無須另做。

（三）文學家及其他藝術家

最古的文學家應推詩三百篇的作者。但我們竟不能找出一個作者的姓名來。戰國作離騷等篇的屈原。確乎是有名的第一個文學家。但他的事蹟不多。眞實的尤少。我們爲方便起見。不能不勉强的做篇屈原傳以歸納上古文學。所以

（1）文學。戰國。屈原。

漢賦。司馬相如。

三國五言詩。曹植。建安餘六子附。

六朝五言詩。陶潛。謝靈運附。

六朝駢文律詩。庾信。徐陵附。

唐詩。李白、杜甫、高適。王維附。

唐詩文。韓愈柳宗元合。

唐新體詩。白居易。

晚唐近體詩李商隱、溫庭筠。
五代詞南唐後主。
北宋詩、文、詞歐陽修、蘇軾。黃庭堅附。
北宋詞柳永、秦觀、周邦彥。
北宋女文學家李清照。
南宋詞辛棄疾、姜夔合。
元明曲王實甫、高則誠、湯顯祖合。
元明清小說施耐庵、曹雪芹。

這不過把某種文學到了最高潮的那個人列出表來。做傳的時候能不能代表那種文學的全部。尚不可知。臨時或增或改。不必一定遵守這個目錄。

（2）藝術家

藝術家很重要。但很難做傳。因為文學家遺留了著作或文集。可以供給我們的資料。藝術家的作品常常散亡。不能供給我們以資料。這是一層。某種藝術的最高潮固然容易找出。但最高潮的那個人未必就能代表那種藝術。這是二層。藝術的派別最繁雜。非對於各種藝術都有很深的研究。便不能分析得清楚。這是三層。因此有許多藝術家幾乎不能做傳。能夠做傳的也不能獨佔一專傳以代表一種藝術。到了這裏。普通的史家差不多不敢動手。一人的專傳差不多不合體裁。大約要對於藝術很擅場的人。把各個藝術家的作品。事蹟。研究得很

清楚以科學的史家的眼光文學家的手腕挑剔幾十個出色的藝術家依其類別做兩篇合傳纔可以把藝術界的歷史描寫明白這樣也是很有趣味的事情但作者非內行不可。

上面講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三大類都是挑剔幾十個第一流人物來做傳此外還有許多第二流的經學家史學家理學家科學家文學家醫學家繪畫家雕刻家和工藝的創作者因其不十分偉大的緣故不能專佔一傳因其派別不統屬於任何人的緣故不能附入某傳專傳之技術至此幾窮但我們不妨採用紀傳史的儒林傳文苑傳方技傳的體裁搜羅同類的人合成一傳以補專傳的缺憾。

像這樣以幾十篇專傳做主輔以幾十篇合傳去改造鄭樵的通志或做成中國百傑傳可以比別的體裁都較好但做得不精嚴時也許比通志還糟這個全看作者的天才和努力。

接著本來想把專傳的做法拈出幾個原則來講卻很不容易現在倒回來先講我多年想做的幾篇傳如何做法然後也許可以抽出原則來那幾篇傳的目錄如左。

(一)孔子傳。
(二)玄奘傳。
(三)王安石傳司馬光附。(以下四傳略而未講)
(四)蘇軾傳。
(五)王守仁傳。
(六)清聖祖傳。

這幾篇的做法各有特點。講出來很可給大家以一個榜樣。現在依照次序。先講孔子專傳的做法。

甲　孔子傳的做法

孔子是中國文化唯一的代表。應有極詳極眞的傳。這是不用說的。但我們要做孔子專傳。比做甚麼都難。歐洲方面有法人 Renan 做了一本耶穌基督傳。竟使歐洲思想界發生極大影響。而糾正了許多謬誤的思想。中國現在極需要這樣一篇孔子傳。也可以發生同樣效果。

許多人的傳很難於找資料。孔子傳卻嫌資料太多。那方面都有。古代人物稍出色點。便有許多神話附在他身上。中國人物沒有再比孔子大的。所以孔子的神話也特別的多。

做孔子傳的頭一步是別擇資料。資料可分二部。一部分是孔子一身行事。平常每日的生活。屬於行的方面的。一部分是孔子的學說。屬於言的方面的。二部都要很嚴格的別擇。因爲都有神話。都有僞蹟。

孔子一身所經的歷史。最可信的似乎是史記孔子世家。不過細細看來。到底有十分之一可信否。尙是疑問。另外孔子家語全記孔子。但是魏晉間僞書。其中採取漢以前的書不少。似乎雖是僞書。不無可取。不過孔子死後不數年。便已有種種神話。所以漢以前的書已採神話當實事。若認眞替孔子做傳。可以做底本的孔子世家孔子家語都不可靠。所以關於孔子行的方面的資料的別擇很難。

採取資料的原則。與其貪多而失眞。不如極謹嚴。眞可信纔信。無處不用懷疑的態度。淸崔述著洙泗考信錄。把關於孔子的神話和僞蹟都一一的剔開。只保留眞實可靠的數十事。雖然未免太謹嚴。或致遺漏眞蹟。但我們應當如此。只要眼光銳利。眞蹟被屏的一定少。僞蹟混眞的一定可以被屏。

崔述採取資料，專以論語為標準，左傳孟子有關於孔子的話，也相當的擇用，這種態度，大體很對，但一方面嫌他的範圍太窄，一方面又嫌太寬了。怎麼說他太窄呢？因為論語以記言為主，很少記事，就是鄉黨篇多記了點事，也只是日常行事，不是一生經過，像崔述那樣，專靠論語，不採他書，實在太缺乏資料了。這種地方，本來也很困難，放寬點範圍，便會鬧亂子，所以崔述寧可縮小範圍。譬如論語以外，兩部禮記也記了孔子許多事，到底那一種可採，那一種不可採，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崔述既然以論語做標準，看見和論語相同或不背謬的便採用，否則完全不要，這樣，不免有些真事沒有採用。又如孟子那部書，關於孔子的話，是否可以和論語一樣看待，還是問題。孔子死後百餘年而孟子生，又數十年而荀子生，論理孟子荀子同是儒家大師，同是孔子後學，二人相隔年代並不遠，所說的話，應該同樣的看待，崔述看重孟子，看輕荀子，洙泗考信錄取孟而棄荀，未免主觀太重罷。即使以論語為標準，也應該同等的看待論語以外的書，如孟子荀子禮記等，纔不致有範圍太狹窄的毛病。

為甚麼說崔述採取資料的範圍太寬呢？譬如他以論語為主，而論語本身便已有許多地方不可輕信，他自己亦說過論語後五篇很靠不住，但是他對於五篇以外諸篇和左傳孟子等書，常常用自己的意見採取，凡說孔子好的都不放棄，也未免有危險。固然有許多故意誣衊孔子的話應該排斥，但也有許多故意恭維孔子，誇張孔子的話，常常因為投合大家的心理，而被相信是千真萬確，這種我們應該很鄭重的別擇。若有了一種成見，以為孔子一定是如此的人，決不致那樣，某書說他那樣，所以某書不足信，這就範圍太寬的毛病。

現在舉三個例，證明有許多資料不可靠。譬如論語說「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說……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從前都很相信孔子真有這回事，其實公山弗擾不過一個縣

令。他所以反叛。正因孔子要打倒軍閥。孔子那時正做司寇。立刻派兵平賊。那裏會丟了現任司法總長不做。去跟縣令造反還說甚麼「吾其爲東周。」又如論語陽貨篇說「佛肸召子欲往。……」佛肸以中牟叛趙襄子是孔子死後五年的事。孔子如何能夠欲往。又如論語季氏篇說「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子路間於孔子。……」子路做季氏宰是孔子做司寇時事。冉有做季氏宰是孔子晚年自衞返魯時事。如何會同時仕於季氏。這三例都是崔述考出來的。可見我們別擇資料應該極端慎重。與其豐富。不如簡潔。

但是別擇以後。眞的要了。僞的如何處置呢。難道只圖傳文的乾淨。不要的便丟開不管嗎。如果丟開不管。最少有二種惡果。一可以使貪多務博的人又檢起我們不要的資料當做寶貝。二可以使相傳的神話漸漸湮沒。因而缺少一種可以考見當時社會心理或狀態的資料。所以我以爲做完孔子傳以後。應當另做附錄。附錄也不是全收被屏的資料。只把神話分成若干類。每類各舉若干例。列個目錄。推究他的來歷。這樣一面可以使一般人知道那些材料不可靠。一面又可以推測造神話者的心理。追尋當時社會的心理。

許多神話的一種。是戰國政客造的。那些縱橫遊說之士全爲自己個人權利地位着想。朝秦暮楚。無所不至。孟子時代已有那種風氣。後來更甚。他們因爲自己的行爲不足以見信於世。想借一個古人做擋箭牌。所以造出些和他們行爲相同的故事來。如漢書儒林傳說「孔子奸七十餘君。」論語說「公山弗擾召。」「佛肸召。」都是這類。這對於孔子的人格和幾千年的人心都很有關係。從來替孔子辯護的人。枉費了不少的心思。勉強去解釋。攻擊孔子的人。集矢到這點。說孔子很卑鄙。其實那裏有這會事呢。完全是縱橫家弄的把戲。

孔子神話的另一種。是法家造出來的。法家刻薄寡恩。閉塞民智。因恐有人反對。所以造出孔子殺少正卯一類

的故事來孔子世家說「孔子攝，行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孔子家語說少正卯的罪名是「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其實孔子攝相是夾谷會齊時做定公的賓相，並不是後人所謂宰相，並沒有殺大夫的權限，況且孔子殺少正卯的罪名和太公殺華士子產殺史何完全一樣，這種故事不是法家拿來做擋箭牌，預備別人攻擊他們刻薄時，說一聲「太公子產孔子都已如此」還是什麼呢。

從戰國末年到漢代，許多學者不做身心修養的工夫，專做些很瑣屑的訓詁考證，要想一般人看重他們這派學問，不能不借重孔子，於是又有一種神話出現，這已是第三種了，他們因爲論語有「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的話，就造出許多孔子博學的故事，後來有一種荒謬的觀念，說「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全因誤信孔子神話的緣故，譬如國語說「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本不足怪，也許那時發現了古代獸骨，但孔子決不會知道是甚麼骨，因爲他不是考古家，那上面卻說孔子知道是防風氏的骨，當大禹大會諸侯於會稽時，防風氏後至，大禹把他殺了，另外還有一部書說，孔子和顏回登泰山，遠望閶門，比賽眼力，顏回看了半天纔認清那裏有一個人，孔子卻一看就知道那人還騎了馬，二人下山，顏回精神委靡，頭髮頓白，不久便死了，孔子卻沒有什麼，這一大段絕對非科學的話，也絕對非孔子的學風，自然是後來一般以博爲貴的人所造的謠言，故意附在孔子身上，諸如此類，尚不止只有這三例，我們非辨清不可。

因此，我主張，做孔子傳，在正文以外，應作附錄或考異，考異還不很對，以附錄爲最合宜，我們把上面這類神話搜集起來，分部研究，辨別他從何產生，說明他不是孔子眞相，剩下那眞的部分，放進傳裏，那就可貴了。

神話撇開了，還有孔子學說的眞相，要想求得全眞，好好的敘述出來，也實在困難，工作的時候，應分二種步驟。

(一)揀取可入傳文的資料。

(二)整齊那些資料分出條理來。

關於第一項。頭一步就是六經(即六藝)和孔子有無關係。要不要入傳。自漢以來。都稱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作春秋。內中贊易及作春秋尤爲要緊。因爲這二種帶的哲學尤重。詩和書。我不相信孔子刪過。縱有關係也不大。儀禮決不是周公制定的。許有一部分是通行的經孔子的審定。另一部分是孔子著作。樂沒有書了。也許當時是譜。和孔子卻有密切的關係。論語「子曰吾自衞返魯然後樂正」樂是孔子正定的可知。史記「詩三百篇。孔子皆絃而歌之。」從前的詩。一部分能歌。一部分不能。到孔子「皆絃而歌之」就是造了樂譜。援詩入樂。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那麼孔子不哭這天一定要歌了。「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別人唱的好。他老先生還要他再來一次。還要和唱。可見興趣之濃了。從這類地方看來。大概孔子和樂確有關係。易關係尤深。其中講哲理的地方很多。卦辭爻辭發生在孔子以前。不必講。說卦雜卦序卦後人考定不是孔子作的。彖象大家都說是孔子作的。無人否認。剩下的繫辭文言。或全是孔子。或一部分是孔子作。假使易內這二種全是孔子所作。那麼大的範圍。應佔孔子傳料的第一部。論語倒要退居第二部。但是我個人看來。這樣很不妥當。繫辭文言說話太不直率。輾轉敷陳。連篇累牘。不如論語的質樸。最早當在孔子孟子之間。大概是孔門後學所述。我們要作孔子傳。不能不下斷語。繫辭文言裏面很多「子曰」。假如有「子曰」的是孔子說的。沒有「子曰」的又是誰作的呢。假如有「子曰」的也不是孔子說的。那又是何人作的呢。我個人主張。那都是孔門後所述。剩下的春秋。司馬遷董仲舒都很注意。以爲孔子有微言大義在裏面。孔子講內聖外王之道。易講

內聖，春秋講外王，他自己也說「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的義到底是甚麼東西後來解義的公羊傳穀梁傳左氏傳春秋繁露到底那書可信，或都可信，可信的程度有多少很是問題，宋王安石卻一味抹殺說春秋是斷爛朝報和今日的政府公報一樣沒甚麼意義，這且不管左氏傳晚出最少解春秋這部分是後來添上去的，公羊傳穀梁傳大同小異經師說是全由孔子口授下來的爲甚麼又有大同小異呢所以這些微言大義是否眞是孔子傳出還是董仲舒何休等造謠都是問題縱使不是他們造謠而他們自己也說是口頭相傳到西漢中葉纔寫出文字的那麼有沒有錯誤呢有沒有加添呢我們相信他到什麼程度呢——關於這些問題，（作孔子傳選取六經的問題）各人觀察不同所取的問題必各不同一種人相信繫辭文言左傳公羊傳穀梁傳都和孔子沒有關係，只有論語的大部分可信，其餘一概抹殺這是崔東壁的態度，未免太窄了些還有一種人不管「牛溲馬渤敗鼓之皮」凡是相傳是和孔子有關的書都相信這自然太濫了不應該若是我作孔子傳，認易的彖象是孔子作的，繫辭文言是孔門後學作的，認春秋的公羊傳有一部分是孔家所有，一部分是後儒所加，如何辨別，也無標準只好憑忠實的主觀武斷認詩書是孔子教人的課本認禮樂同孔子有密切的關係，孔子和六經的關係既已確定，就可分別擇取入傳了。

六經以外，有許多傳記，我們拿什麼做標準去揀取傳料呢，我以爲論語的前十篇乃至前十五篇是揀料的標準其餘各書關於孔子的紀載沒有衝突的可取有的不取，這最可靠論語以外，孟子荀子繫辭文言有許多「子曰」「子曰」以下的話完全可認爲孔子說的但若依孫星衍的話，那些「子曰」以下的文章互相矛盾的地方也很多，到底是孔子所講，還是孔門所講，很難確定，只好拿論語前十五篇做標準去測量所以凡是各

種傳記關於孔子的記載都要分等第崔東壁把論語也分成三等前十篇第一中五篇第二後五篇第三第四等纔是繫辭文言這是很對的

禮記也有很充分的資料可入孔子傳我們可錄下來細心審查那章那句同論語相同相近那章那句和論語不同相遠這樣可以互相發明可以得眞確傳料據我看禮記裏「子曰」以下的話可以和無「子曰」的話同樣看待繫辭文言裏「子曰」以下的話亦是一樣都是孔門後學所追述儒家哲學所衍出也許孔子的確說過這種話後儒由簡衍繁或以己意解釋若說的和孔子本意不甚相遠雖然不是孔子親口說的最少也可認爲孔子學派的主張同樣的例證佛家對於佛說也常常和禮記繫辭的子曰一樣大藏六千卷中有五千卷都說「如是我聞佛說」那不必一定都是佛說的佛家有一句話「依法不依人」眞是釋迦牟尼說的話固須相信就是佛門弟子或後人說的而又不會違背佛說也可相信我們對於儒家的態度亦應如此繫辭文言孟子荀子禮記乃至莊子等書引孔子解孔子都是孔子學說的資料我們可以拿來分別等第什麼是基本的什麼是補充的補充的以不違背基本的爲主

關於孔子傳的第一問題——揀取可入傳文的資料的問題——上文已經解決了怎樣整齊那些資料分出條理來呢換句話說就是怎樣組織這篇文章呢這就歸到第二問題了我們既以論語爲擇料的標準那麼應該把孔子的學說找出幾個特色來這個不單靠史才還要很精明的學識最少要能夠全部了解孔子到底要如何纔能把孔子全部學說的綱領揭出來我另在儒家哲學上面講過了這裏從略今天只講別擇資料的方法其實作孔子傳的最困難處也在別擇資料至於組織成文如何敍時代背景如何敍孔子來源如何敍孔門

宗派這無論敍甚麼大學者都是一樣大概諸君都能知道現在也不講了

乙　玄奘傳的做法

凡作一專傳無論如何必先擬定著述的目的製好全篇的綱領然後跟着做去一個綱領中又可分爲若干部先有綱領全篇的精神纔可集中到一點一切資料纔有歸宿的地方拿幾個綱領去駕馭許多資料自然感覺繁難尤其是著偉大人物的傳事蹟異常的多和各方面都有關係作者常常有顧此失彼的苦楚但是事蹟越多著作越難綱領也跟著越需要

玄奘是一個偉大的人他的事蹟和關係也異常的複雜所以作他的傳尤其需要綱領主要的綱領可定爲二個

(一)他在中國學術上偉大的貢獻

(二)他個人留下偉大的嚆範

如何纔能够把這兩綱領都寫出這又不能不分細目關於第一個綱領的細目是

(1)他所做的學問在全國的地位如何

(2)他以前和同時的學術狀況如何

(3)他努力工作的經過如何

(4)他的影響在當時和後世如何

關於第二個綱領的細目是

(1)他少年時代的修養和預備如何。

(2)他壯年後實際的活動如何——某時期如何。某一部份如何。

(3)他平常起居狀況瑣屑言行如何。

像這樣在二個綱領內又分七個細目。把各種資料分別處置。或詳。或略。或增。或減。或細目中又分細目。一定很容易駕馭資料。而且使讀者一目了然。無論作何人的傳。都應該如此。

玄奘是中國第一流學者。決不居第二流以下。但是幾千年來沒有幾個人知道他的偉大。最知道的只有做聖教序的唐太宗。其次卻輪到做西遊記的人。說來可氣又可笑。士大夫不知玄奘。孺子婦人倒知道有唐三藏。新唐書舊唐書都有方技傳。方技傳都有玄奘傳。但都不過百餘字。方技傳本來就沒有幾個人看。百餘字平平淡淡的玄奘傳更沒有人注意了。

佛教輸入中原以後。禪宗佔領了全部領土十之七。天台宗佔了十之二。剩下的十之一就是各宗合併的總量。不用說。玄奘的法相宗不過這十分之一的幾分之幾了。所以從一般人的眼光看來。玄奘的地位遠在慧能智顗之下。其實我們若用科學精神。誠實的研究佛教。法相宗的創造者是玄奘。翻譯佛教經典最好最多的是玄奘。提倡佛教最用力的是玄奘。中國的佛教。若祇舉一人作代表。我怕除了玄奘。再難找第二個。我們想做一個人的傳。把全部佛教說明。若問那個最方便。我敢說沒有誰在玄奘上面的。如何借玄奘傳說明中國佛教的發達史。就是做玄奘傳的主要目的。

玄奘是中國人。跑到印度去留學。留學印度的。在他以前。不止一個。但是留學生能有最大成功的。一直到今日。

不惟空前而且絕後他臨回國的前幾年在印度佛教裏是第一個大師他的先生戒賢是世親的大弟子他又是戒賢的大弟子繼承衣鉢旁的弟子都趕不上他——他是中國留學印度的學生中空前絕後的成功者繙譯佛教經典他以前也並不是沒有人但一到他手裏一個人竟譯了一千六百餘卷而且又還改正了許多前人譯本的錯誤規定了許多繙譯佛經的條例在譯學上開了一個新的局面和永久的規模教理上他承受印度佛教的正脈開中國法相宗的宗派在世界佛教史中國佛教史都佔極重要的位置——合起上面三種事業來看他在學術上的貢獻何等偉大他在學術上的地位何等重要

關於這幾樣說明了以後頭一樣佛教教理的變遷和發展從釋迦牟尼到玄奘的經過如何應該跟著敍述我們知道中唐晚唐之間回回入印度開學術會一把無情火把佛教第一二流大師都燒成灰燼佛教從此衰落這時上距玄奘回國不過百餘年可見玄奘留學印度的時候佛教剛好極盛所以不但說明中國佛教全體可在他的傳裏就是印度佛教全體也在他的傳裏說明也沒有甚麼不可就退一步說玄奘傳最少也要簡單敍述佛滅後千餘年佛教發展和衰落移轉的情形關於這點可看玄奘所著異部宗輪論那書講佛教自佛滅後到大乘之興分二十宗派全書組織分二部一上座部二大衆部說明佛滅後百餘年佛門分了這二派上座部是老輩大衆部是青年後來又先後由此二派分出二十小宗派後來又由此二十小派分出大乘各派大乘崛起把原來二十派都認做小乘精神性質漸漸日見殊異我們所以能了解當日那種情形全靠玄奘那部異部宗輪論自宋元明到清末一般研究佛教的人都能注意到這點我們要認眞知道佛教全部變遷的眞相非從小乘研究大乘的來源不可所以作玄奘傳起首應將佛滅以後的各宗派簡單說明

其次。須說明大乘初起。在印度最有力的有二派。一龍樹。這派稱法性宗。二世親。這派稱法相宗。更須說二派的異同。和小乘又有甚麼分別。像這樣。在簡單敍述小乘二十派之後。略詳細的敍述大乘。然後觀察玄奘在各派中所佔的地位。他是大乘法相宗的大師。須要鄭重的說明。若不說明。不知他的價值。

在這裏頭。可以附帶講玄奘以前各派輸入中國的情形。以前的人。雖然不如玄奘的偉大。但若沒有他們。也許沒有玄奘。譬如鳩摩羅什。自然是玄奘以前第一偉大的人。他是法性宗。生在玄奘前二百多年。那時法相宗纔萌芽。所以他譯了許多主要經典。卻沒有譯法相宗的一部。但從他起。中國纔有系統的翻譯。許多主要經典。到此時已輸入中國。所以我們把印度佛敎流派說明以後。應該另做一章。說明佛敎輸入中國的情形。就借此把玄奘以前的譯經事業。籠統包括在裏。

說起玄奘以前的譯經事業。最早起於何時。很多異說。據我的考定。實始於東漢桓帝靈帝間。略和馬融鄭玄時代相當。前人相傳東漢明帝時已有譯經。其實不可信。那時佛敎雖早已輸入——西漢哀帝時秦景憲已從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受浮屠經。東漢明帝時楚王英已齋戒祀佛——但不過有個人的信仰。而沒有經典的翻譯。桓靈間安淸支讖纔從安息月支來。中國人嚴佛調纔幫助他們翻譯佛經。自此以後。續譯不絕。而所譯多是短篇。雜亂無章。見一種就譯一種。不必一定是名著。不必一定有頭尾。而且譯意的是外國人——或印度或西域。——並不深懂中國文字。筆述的雖是中國人。而未必是學者。最多能通文理而已。對於佛敎敎理又不很懂。所以有許多譯本。都免不了資料的無選擇和意義的有誤解二種毛病。這是漢末三國西晉譯界的普遍現象。雖已譯了許多經典。而沒有得到系統的知識。可以叫他「譯經事業第一期」。

一到第二期便有個鳩摩羅什。鳩摩羅什的父親是印度人。母親是龜茲人。以當時論固屬外國。以現在論也可說他一半是中國人。在他那時候。譯經事業已有進步。他雖生長外國。卻能說中國話。讀中國書。詩也做得很好。外國人做中國詩。他是最先第一個。他的文章富有詞藻。選擇資料。又有系統。論起譯經的卷帙。鳩摩羅什雖不及玄奘。論起譯經的範圍。玄奘卻不及鳩摩羅什。從前沒有譯論的。到鳩摩羅什纔譯幾種很有價值的論。從前大乘在中國不很有人了解。到鳩摩羅什纔確實成立大乘。中國譯經事業。除了玄奘。就輪到了他。

玄奘叫做三藏法師。從前譯書的大師都叫三藏。爲甚麼這樣叫。沒有法子考證。大概三藏的意思和四庫相等。稱某人爲三藏。許是因某人很博學。中國的三藏在玄奘以前都是外國人。中國人稱三藏從玄奘起。以後雖有幾個。實在不大配稱。從鳩摩羅什到玄奘的幾位三藏。卻可大略的敍述幾句。然後落筆到玄奘身上——說明譯經事業。就此停止。

但玄奘以前和同時的中國學術狀況。卻還要敍述一段。教理的研究。在鳩摩羅什幾乎沒有一點條理。比較的有專門研究的。是小乘毗曇宗。乃上座部的主要宗派。在鳩摩羅什以後法性宗——即三論宗——大盛。三論宗之名。因鳩氏譯三論而起。三論爲何。中論百論十二門論。是後來又譯了一部大智度論。合稱四論。經的方論。鳩氏又譯了維摩詰小品放光般若妙法蓮華大集。從此。他的門徒大弘龍樹派的大乘教義。一直到現在三論宗還是很盛。這派專講智慧。和法相宗不同。法相宗從六朝末到隋唐之間。在印度已很興盛。漸漸傳入中國。最主要的攝大乘論。已由眞諦譯出。中國法相宗遂起。（法相宗又曰攝論宗。即由攝大乘論省稱）只因爲譯本太少。又名詞複雜。意義含糊。讀者多不明白。玄奘生當此時。篤好此派。在國內歷訪攝論宗各大師請教。都不能

滿意．所以發願心到印度去問學．而一生事業．遂由此決定．

我們作傳時．應有一節說明玄奘以前的攝論宗大勢如何．有多少大師．有沒有小派．有甚麼意味．有多大價值．纔能夠把玄奘出國留學的動機襯出．他出國前曾經受業的先生和曾經旁聽的先輩．固然全部很難考出．但重要的幾個卻很可以考出來．初傳攝論宗到中國來的眞諦．玄奘已不及見了．眞諦的弟子．玄奘見過不少．不可不費些考證工夫．搜出資料來．

現存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十卷．凡八萬餘字．是玄奘弟子慧立所做．在古今所有名人譜傳中．價值應推第一．然而我們所以主張要改做別的緣故．固然多．就是他只敍玄奘個人切身的事蹟．而不敍玄奘以前的佛教狀況．多收玄奘的奏疏．唐太宗高宗的詔旨．而不收玄奘和當時國內大師討論的言辭．也已很令我們不滿意．我們作傳．在第一章說明玄奘在學術界的貢獻和地位以後．第二章就應當如前數段所論．說明玄奘以前．佛教教理的變遷和發展．小乘大乘法性法相的異同．各派輸入中國的先後和盛衰．譯經事業的萌芽和發達．法相宗初入中國的幼稚．玄奘的不安於現狀．像這樣．把玄奘留學的動機．成學的背景．說了一個清楚．然後纔可敍到玄奘傳的本文．到此纔可敍他少時怎樣出國以前．到了什麼地方．訪了什麼人．說了什麼話．做了什麼事．一切用普通傳記的做法．

自此以下．就進了第三章．要說明玄奘努力工作的經過．在印度如何求學．回中國如何譯經．

三藏法師傳很可惜未用日記體．年代很不清楚．要想把玄奘在印度十七年歷年行事．嚴格規定．實在很難．然而根據裏面說的．在某處住了若干天．在某路走了若干月．在某寺學了若干年．約略推定．也不是不可能．這節

最須特別描寫的就是玄奘亡命出國萬里孤苦的困難危險能够寫得越生動越好。大唐西域記是玄奘親手做的地理書體例很嚴若是他曾經到過的地方就用「至」字或「到」字若沒到過就用「有」字。

最可恨的印度人講學問對於時間空間的觀念太麻木所以我們要想從印度書裏窺探玄奘所到的地方和所經的年代實在沒有法子好在西洋人近來研究印度史和佛教史發明了許多地圖史蹟我們很可拿來利用。

三藏法師傳大唐西域記二書一面敍玄奘遊學的勤勞堅苦一面述西域印度的地理歷史在世界文化上的貢獻極大一直到現在不但研究佛教史的人都要借重他就是研究世界史的人也認爲寶庫所以我們可以根據這二書參考西洋人的著作先把玄奘遊學的路線詳細記載把佛教在西域印度地理的分佈情形整理出一個系統來然後下文敍事纔越加明白。

以後一節須述當時印度佛教形勢上文第二章已經敍述佛教的變遷和發展是注重歷史方面的而對於當時的情形較簡單些這裏說明佛教形勢是注重地理方面對於當時應該特別詳細第一須說明玄奘本師在當時佛教的地位。

玄奘見戒賢時戒賢已八十九歲了他說「我早已知道你來了忍死等你」這個故事許是迷信然亦未嘗不可能後來戒賢教了玄奘三年又看他講法二年到九十五歲纔死無論是否神話戒賢在當日印度佛教的地位實在最高。

戒賢住持的寺叫那爛陀。那爛陀的歷史和地位也得講清。（後來回教徒坑殺佛教徒也就在這個寺。）義淨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這寺的內容很詳細。西洋人和日本人考出他的地址。發掘出來再參考他書還可證明他的規模很大。分科很細。是印度全國最高的研究院。戒賢當日在裏面是首席教授。最後二年。玄奘也是首席教授。這種史料和中間那幾位大師的史料。西洋文字日本文字比較中國文字多得多。我們須得說明了這段。纔可講玄奘留學時所做的工作。

玄奘自己站在法相宗的範圍內。一生爲法相宗盡力。但毫無黨派觀念。只認法相宗爲最進步的宗派。而不入主出奴。排斥異宗。那時那爛陀是法相宗的大本營。法相宗正在全盛時代。戒賢多年不講法了。這回卻特別爲玄奘開講三年。玄奘精神上感受的深刻。可想而知。但玄奘並不拘泥在一派之內。無論在何異宗任何異教。只要有名師。開講座。他都跑去旁聽。大乘各派。小乘各派。乃至外道。他都虛心研究。

那時印度風行一種學術辯論會。很像中國打擂擡。許多闊人國王大地主。常常募款做這類事。若是請的大師打勝了。就引爲極榮譽的事。時間長到幾個月。當玄奘在印度最後的幾年。六派外道最佔勢力。勝論大師順世最有名。最厲害。跑到那爛陀來論難。說輸了便砍頭。那時他寺的佛徒給他打敗的已有好許多。所以他特來惹戒賢。戒賢不理他。叫玄奘去跟他論辯。幾個月工夫。駁得順世外道無言可說。只好自己認輸。便要砍頭。玄奘不讓他砍。他便請玄奘收他做奴僕。玄奘不肯。只收他做學生。卻又跟他請教。他又不肯。結果就在晚上談論幾個月工夫。又給玄奘學清楚了勝論。

像這種精神。玄奘是很豐富的。他是佛教大乘法相宗。不錯。但做學問卻大公無我。什麼都學。所以纔能夠成就

他的偉大．他遊印度共費了十九年．他足跡所經有六千萬里．所爲的是甚麼．只爲的求學問．像這幾種地方．我們作傳應該用重筆寫．

玄奘最後兩三年在印度佛教的地位高極了．闊極了．竟代替了戒賢．當那爛陀寺的首席敎授．有一回．兩國同時請他去講演．甲國要他先去．乙國也要他先去．幾乎要動刀兵了．結果鳩摩羅王戒日王來調停．都加入．就在那兩國邊界上開大會．到會的有十八國王．各國大小乘僧三千餘人．那爛陀寺僧千餘人．婆羅門和尼乾外道二千餘人．設寶牀請玄奘坐．做論主．玄奘講他自己做的眞唯識量頌．稱揚大乘．叫弟子再讀給大衆聽．另外寫一本懸會場外．說若裏邊有一字沒有道理．有人能破的．請斬我的首以謝．這樣經過十八日．沒有一個人能難．那些地主和聽衆都異常高興．戒日王甚至請玄奘騎象周遊各國．說中國大師沒有人敢打．

除上列各大事外．玄奘在印度還做了許多有價值的事．我們應該多搜材料．好好的安置傳裏．——這是講在印度工作的話．

他回國以後．全部的生活完全花在宣傳佛敎．主要的事業．十九都是翻譯佛經．他是貞觀元年出國的．到貞觀十七年纔起程回國．次年到了于闐．途中失了些經典．又費了八月工夫補鈔．到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纔到長安．他出國是偷關越境的．很辛苦．回來可十分闊綽．他一到于闐．就上書唐太宗．告訴他將回國．剛好唐太宗征高麗去了．西京留守房玄齡派人沿途招待．並且出郊相迎接．太宗聽見玄奘到了京．特地回來和他在洛陽見面．他從二月六日起．就從事翻譯佛經．一直到龍朔三年十月止．沒有一天休息．開首四年．住長安弘福寺．以後八年住長安慈恩寺．以後一年陪唐高宗在洛陽．住積翠宮．以後二年住長安西明寺．最後五年住長安玉華宮．

二十年之久．譯了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佛經．一直到臨死前二十七天纔擱筆．前四五年因爲太宗常常要和他見面．還不免有躭擱的時間．自太宗死後．專務翻譯．沒有寸陰拋棄．每日自立功課．若白天有事做不完．必做到夜深纔停筆．譯經完了．復禮佛行道．至三更就寢．五更復起．早晨讀梵本．用朱筆點次第．想定要譯的．十幾個學生坐在他面前筆記．他用口授．學生照樣寫．略修改．卽成文章．食齋以後．黃昏時候．都講新經論．並解答諸州縣學僧來問的疑義．因爲主持寺事．許多僧務．又常要吩咐寺僧做．皇宮內使又常來請派僧營功德．所以白天很麻煩．一到晚上．寺內弟子百餘人咸請受誡．盈廡滿廊．一一應答處分．沒有遺漏一個．雖然萬事輻輳．而玄奘的神氣常綽綽然無所壅滯．——像這樣一天一天的下去．二十年如一日．一直到他死前二十七日纔停止．這種孜孜不倦．死而後已的工作情形．傳裏應該詳細敍述．

玄奘一生的成功．就因最後二十年的努力．若是別人旣已辛苦了十九年．留學歸國．學成名立．何必再辛苦．他卻不然．回國的第二十七天就開始譯經．到臨死前二十七天纔停筆．一面自己手譯．一面培植人才．不到幾年．就有若干弟子聽他的口授．筆記成文．卒至有這偉大的成績．自古至今．不但中國人譯外國書沒有誰比他多．比他好．就是拿全世界人來比較．譯書最多的恐怕也沒有人在他之上．所以我們對於這點．尤其要注意．最好是做一個表．將各經的翻譯年月．初譯或再譯．所屬宗派．著者姓氏年代．卷數．品數等等．一一詳明標列．這樣纔可以見玄奘所貢獻給學術界的總成績．

這個表要有二種分類排列法．一種是依書的外表分列．一種是依書的內容分列．前者可分創譯補譯重譯三類．創譯是從前未譯過的．補譯是從前未譯完的．重譯是從前譯得不好的．後者可分七類．一．法相宗的書．創譯

的很多重譯的也不少。二。法性宗的書。如大般若波羅密多經。鳩摩羅什也曾譯過。但不完全。所以玄奘重譯全部。共有六百卷之多。三。其他大乘各宗的書。如攝大乘論。從前也有人譯過。但沒有他的詳。沒有他的精確。四。小乘各宗的書。又可分二目。甲。上座部的。如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二百卷。乙。大衆部的。如阿毗達磨俱舍論阿毗達磨正理論。五。講宗派源流的書。如異部宗輪論。六。講學問工具的書。如因明入正理論因明正理門論本是最初介紹論理學的傑作。七。外道的書。如勝宗十句義論是印度外道哲學書最要的一部。像這樣分類列表。既令人知道玄奘貢獻之偉大。又可令人知道他信仰法相宗是一事。翻譯佛經又是一事。他做學問很公平忠實。不僅譯本宗書。這點無私的精神也要用心寫出。

譯書若單靠他一手之力。自然沒有這麼大的成績。他在數年之內養成好許多人才。又定好重要規則。譯好專門名詞。說明方法利弊。使得弟子們有所準繩。這點不能不詳細研究。他周敦義翻譯名義序引了玄奘的五不翻論。可知玄奘像這類的言論一定不少。他的弟子受了他的訓練。所以能在他的指揮下共同譯出這麼多書來。這點也須在本章最末一節說個清楚——這以上是講玄奘努力工作的經過。是第三章。

到第四章。應該說明玄奘在當時及後世的影響。他是不大著書的。成唯識論是法相宗的寶典。雖經玄奘加上許多主張。等於自著。但名義上還是翻譯的。他在印度時用梵文著了會宗論三千頌和眞唯識量頌。確是自己創造的。而爲量已少。而且會宗論還沒有譯成國文。他另外著了大唐西域記十二卷。但沒有佛教教理主張。爲甚麼他不大著書。我們想大概因爲佛經的輸入比較自己發表意見還要重要。所以他不願著書。

那麼。他的學問的成就怎樣呢。我們知道他不僅是一個翻譯家而已。他在印度最後幾年的地位已經佔最高

座。學問的造詣當然也到了最高處。但是他沒有充分的遺著供我們的探討。如何能見他學問的眞相呢。沒有法子。只好在學生身上想法子。

他最後十五年是沒有一天離講座的。受他訓練的學生不下數千人。得意門生也有好些。像淸儒王伯申的經義述聞引述他父親的學說。我們儘可以從王伯申去看王懷祖的學問。玄奘的得意門生如窺基圓測等的著作自然很不少。玄奘的主張在內。我們儘可以從這裏而探討玄奘的學問。窺基圓測的書經唐武宗毀佛法焚佛書以後。在中國已沒有。幸虧流傳到日本去了。最近二三十年纔由日本輸入窺基做的成唯識論述記。

窺基是尉遲敬德的兒子。十二歲的時候。玄奘一見就賞識他。要收他做門徒。那時唐帝尊尚佛教。玄奘又享大名。窺基家人當然很願意。窺基自己可不肯。玄奘又非要不可。經過多次的交涉。允許他的要求。將來可以娶婦吃肉喝酒。後來窺基跟了玄奘多少年。雖未娶婦。卻天天吃肉喝酒。但是玄奘許多弟子。他卻是第一名。唯識宗就是他創造的。爲法相宗二大派之一。後來這派極盛。

道宣續高僧傳。說圓測並非玄奘的學生。不過在末席偷聽而已。並沒有甚麼了不得。在圓測的書未發現以前。看去似果眞和玄奘不相干。近來日本人修續藏。找他的書找出來了。傳到中國纔知道在法相宗是佔有很重要的位置。並不和唯識宗所說的話一樣。

所以玄奘傳下的二大派。我們應該徹底研究。其同點何在。其異點何在。都要弄清。弄清了。玄奘的學說也可跟著明白。而且因此不惟說明玄奘的學說。就是玄奘的影響也很清楚。玄奘的影響清楚。也就是法相宗的大勢連帶清楚。此後順便可以講些法相宗流入日本的歷史。一直敍到現在。筆法也很清順。

最後凡是玄奘的門生和門生的門生，尤其是當時襄助玄奘譯書的人，須用心考出，做成一個詳細的表，其中有事業可稱的，可以給他做篇小傳。

——從此以上，是講玄奘傳第一個綱領下的第四細目，也就是第四章，我上文不是講過有二個綱領嗎？那第二個綱領還有三個細目應該敍在甚麼地方呢？這早插在前面四章裏了。當做傳時，心中常常要記著這二個綱領，一面要敍述玄奘在中國學術上偉大的貢獻，一面同時要敍述玄奘個人留下偉大的模範，不可只注意前者，忽略了後者，我這種做法，是以前項綱領爲經，以後項綱領爲緯，後者插入前者裏面，隨時點綴，不必使人看出針迹縫痕，纔稱妙手，多年欲做玄奘專傳，現在大概的講些我的做法來，將來或者能有成功的一天，給學者做個參考。

分論三　文物的專史

第一章　文物專史總說

文物專史是專史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政教典章。社會生活。學術文化。種種情況。做起來實在不容易。據我個人的見解。這不是能拿斷代體來做的。要想滿足讀者的要求。最好是把人生的活動事項縱剖。依其性質。分類敍述。本來根據以前的活動狀況。以定今後活動的趨向。是人生最切要的要求。也是史家最重大的責任。所以對於各種活動的過去眞相和相互的關係。非徹底的求得不可。否則影響到今後活動。常生惡果。我們知道。人類活動是沒有休止的。從有人類到今日。所有的一切活動。都有前後因緣的關係。倘使作史的時候。把他一段一段的橫截。或更依政治上的朝代分期。略說幾句於實際政治史之後。那麼做出來的史。一定很糟。這種史也許名爲文化史。文物史。其實完全是冒牌的。從前的正史裏。書志一門。也是記載文物的。但多呆板而不活躍。有定制而無動情。而且一朝一史。毫無聯絡。使讀者不能明瞭前後因緣的關係。所以這種斷代體和近似斷代體的文物史都不能貫徹「供現代人活動資鑑」的目的。我們做文物專史。非縱剖的分爲多數的專史不可。

我以爲人生活動的基本事項。可分三大類。就是政治經濟文化三者。現在做文物的專史。也就拿這三者分類。這是很近乎科學的分法。因爲人類社會的成立。這三者是最主要的要素。拿人的生理來譬喻。能有骨幹。纔能支持生存。有血液纔能滋養發育。有腦髓神經纔能活動思想。三者若缺少其一。任何人都不能生活。一個人的

身體如此。許多人的社會又何嘗不然。拿來比較。個人的骨幹等於社會的政治。個人的血液等於社會的經濟。個人的腦髓神經等於社會的文化學術。一點兒也不差異。現在就先把這三種文物專史所應分別包括的事項略微講講。

第一是社會骨幹之部。就是政治之部。這所謂政治。是廣義的。從原始社會如何組織起到如何形成國家。乃至國家統治權如何運用。如何分化。都是。若以性質分。則軍政、民政、財政、法政、外交、都可溯古至今的敍述。若以部位分。則地方、中央。又可詳細的劃開。譬如一個人的骨幹。以性質分有做支持身體用的。有做行走用的。有做取攜用的。有做保護用的。以部位分曰頭骨曰脊骨曰腿骨曰臂骨。分開來雖有千百。合起來仍是一套。政治的組織也是如此。所以國家社會纔能成立。

第二是社會血脈之部。就是經濟之部。一個人非有物質生活不可——衣食住缺一不可生存。社會亦然。若受經濟的壓迫。必衰退下去。或變成病態。或竟驟然銷滅。一部分的經濟不充裕。一部分社會危險。全世界的經濟不充裕。全世界社會危險。就譬如一個人患了貧血症。一定精神痿弱。不久人世。若一滴血都沒有了。那還成個人嗎。經濟是社會的營養料。也是社會的一要素。

第三是社會神經之部。就是文化之部。人所以能組織社會。所以能自別於禽獸。就是因爲有精神的生活。或叫狹義的文化。文化這個名詞有廣義狹義二種。廣義的包括政治經濟。狹義的僅指語言、文字、宗教、文學、美術、科學、史學、哲學而言。狹義的文化尤其是人生活動的要項。

人生活動不外這三種。說句題外的話。據我看。理想的國家政治組織。許要拿這個標準分類。將來一個國家許

有三個國會。一是政治會。一是經濟會。一是文化會歐戰後法國設過經濟會議教育會議和政治上的國會幾乎鼎立國會原來只代表骨幹的一部分非加上代表血液神經的不行今後學問日見專門有許多問題不是政治家所能解決的所以國會須有經濟會文化會輔助纔可使國家組織完善。

文物史也是一樣非劃分政治經濟文化三部而互相聯絡不可所以文物的專史包括。

(一)政治專史

(二)經濟專史

(三)文化專史

三大類各大類中又可分許多小類其分法在下文講。

第二章　政治專史及其做法

政治專史最初應該從何處研究起。最初應該研究民族。中國人到底有多少民族。中國人的成分爲何。各民族中那一族做台柱。最初各民族的狀況如何。從最初到黃帝時。各民族的變化如何。商周兩民族的來歷如何。周代的蠻夷戎狄有多少種。後來如何漸漸形成骨幹民族。如何漸漸吸收環境民族。當沒有混合時其各自發展的情形如何。何時接觸。何時同化。自從本民族的最初發源起。慢慢的匈奴鮮卑契丹女眞蒙古圖爾特逐漸發生交涉。以至於今日這都應該詳細劃分各作專篇組織成一部民族史。那麼中國人對於中國民族的觀念格外淸楚了。

第二步就應該研究國土。展開中華民國的地圖一看。知道我們這一羣人生活在這裏面。但我們的各祖宗最初根據什麼地方呢。何時如何擴充。何時又如何退縮。何時如何分裂爲幾國。何時又被外來民族統治。何地最先開發。何地至今猶帶半獨立性。這都要先了解。做成專史。纔可確定政治史的範圍。

第三步就要研究時代。關於時代的劃分。須用特別的眼光。我們要特別注意政治的轉變。從而劃分時代。不可以一姓興亡而劃分時代。從前的歷史借上古。中古。近古。或漢朝。唐朝。宋朝。來橫截時間。那是不得已的辦法。我們須確見全民族政治有強烈轉變。如封建變爲郡縣。閉關變爲開放之類。纔可區別爲二。深入的個別的研究各個時代的歷史。

第四步還要研究家族和階級。以普通理論講。個個人都是社會的分子。社會是總體。個人是單位。這許是好理想。但事實上不能如此。以一個人做單位。想在社會總體裏做出事業來。古今中外都不可能。總體之中一定還有許多小的分體。那些分體纔是總體的骨幹。一個人不過是一個細胞。對國家爲國民。對家族爲家人。對市村爲市民。爲村民。對學校爲學生。爲敎員。對階級爲士。爲商。必加入各小團體。以爲基礎。纔能在大團體中活動。家族。無論何種社會都看得很重。是間接組織國家的重要成分。在中國一直到現在。還有許多人與其叫他國家的國民。不如叫他家族的家人。因爲他是對家族負責的。所以家族如何形成。如何變遷。如何發展。都得研究。階級。亦無論那個社會都免不了。許多個人都由階級間接參加國家。中國人消滅階級比較的早。而對於家族。非常的擁護。西洋人不然。家族的關係很薄。階級的競爭漸濃。中國的階級在國家雖不重要。但不能說無關係。所以爲了解社會的基礎起見。非特別研究家族史階級史不可。

此外，有些西洋有中國沒有的如西亞細亞教會的組織比家族還重要在中國卻不成問題中國史和西洋史不同之點，即在這種地方。

——以上五步的研究，是做政治史的第一部分，因爲政治就是社會的組織，社會組織的基礎就是上述民族，國土，時代，家族，階級等，把基礎研究清楚，纔可講制度的變遷。

所以政治專史的第二部分，就是講政治上制度的變遷，這種應當從部落時代敍起，遠古有無部落，如何變成宗法社會，如何變成多國分爭，如何變成君主統一，統一以後，如何仍舊保留分立形式，如何從封建到郡縣，郡縣制度之下，如何變成藩鎭專橫，如何又變成各地自治，君主制度又如何變成民主，這種由分而合，由合而分，經過幾次，分合的含質如何，分合的同異何在，這麼大的國家，如何劃分中央與地方的權限，歷史上的趨勢，一時代一時代不同，須得分部去研究。

其次又要研究中央政權如何變遷，某時代是貴族專制的政體，某時代是君主專制的政體，某時代對於中央政府如何組織，各種政權如何分配，中央重要行政有多少類，每類有如何的發展，這種中央的政治組織和中央權力的所在，須分類研究其變遷，詳述其眞相，如司法財政外交民政等——這是政治專史的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是講政權的運用，上文講的是政治組織上的形式，其實無論何時，和實際運用都不能相同，譬如中華民國約法，現在似乎仍舊有效，但具文的約法和實際的政治，表面和骨子，相差不知幾千萬里，若從政府公報，看中央政府似乎很強有力，吳佩孚張作霖亦得稟命中央，如打破了南口，許多威字將軍都是由吳張上呈文，由內閣發表，事實上骨子裏何嘗如此，一切大權都不在內閣，吳張上呈文，亦等於一紙命令，這不但我國此

時如此。無論何時何國實際上的政治和制度上的政治都不能相同。不過不同的距離各有遠近就是。譬如英國國會組織既很完善威力既很偉大又號稱代表全國民意可謂憲政的模範但實際上只由少數資本家把持用以壟斷全國利權何嘗能代表多數民意表面上政府的法令都經國會通過很合憲法資本家卻借國會以取權利這是憲法所不能禁止的意大利的棒喝團俄羅斯的蘇維埃也是如此表面上的組織是一回事運用起來又是一回事所以研究政治史的人一面講政治的組織表面上形式如此如彼一面尤其要注意骨子裏政治的活用和具文的組織發生了多大的距離譬如漢朝中央政治依原定組織天子之下丞相行政御史執法太尉掌兵全國大政都出自三公但自武帝以後大政的權柄漸漸移到尚書省尚書省在法律上是沒有根據的裏面都是皇帝私人後來的三公非錄尙書事不能參與政治事實竟變成無形的法定制度後來漢朝的政權不惟在尙書省外戚宦官都非常的把持也是自然的結果宦官運用政治法律上尤其沒有根據然無人能阻其不握政權還有大學生學會有時也能左右政治但在法律上亦看不見所以某時代政治的運用變到某部分人手上其變遷之狀況何如事實何如都得詳細研究關於這類近來政黨的發生亦可附入——這是政治專史的第三部分

研究政治史根據此分類標準分了又分務求清楚我打算編一個目錄使得做政治史的人有個標準至於詳細的做法現在不能講了

第三章　經濟專史及其做法

經濟事項．譬如人生的血液．我們做經濟專史．可以因人類經濟行爲的發生次第．來做分類的標準．人類爲什麼有經濟行爲．因爲有消費．人類起於消費．因消費而須生產．生產的種別不同．所以又須交易．生產的結果．須分給多少部分的人．所以分配的問題又起．愈到近代．在經濟行爲上．分配愈佔重要地位．古代最初的人類行爲．分配問題．卻不大發生．所以做起歷史來．要講清前三部分．纔可講分配．中國經濟史．最重要的是消費和生產．其次是交易．最末纔是分配．現在依此次序講．

消費方面可分食衣住三項．要做一個民族的經濟史．看他自開化以來的食衣住如何變遷．最爲重要．但做歷史再沒有比這個困難的．因爲資料極其缺乏．

食的方面．到底我們這個民族普通食品是甚麼東西．某種從外來．某種生產於某處．那一種佔重要地位．某時代某種佔重要地位．一個民族幾千年的食飯問題．實在要緊．但研究起來也實在困難．因爲歷史的資料．不外紙片上的記載．和殘留的實物．殘留的實物．多由地下發現．食品卻不能保存．紙片上的資料．固然不可看輕．但無論何國的歷史．都是政治的資料多．社會經濟的資料少．尤其是中國．這個難題．我私度沒有多大把握．因爲紙片上的資料很少．實物根本沒有．又不能靠採掘．但是雖然困難．亦不能不想方法．我想不單是食．凡關於經濟事項．若研究其歷史．不能不和政治史文化史脫離．而另取一方向．做文化史政治史．多由古及今．做經濟史．當由今及古．近代一二百年的經濟變遷．用心訪問．還能整理成一個系統．將現代所見．和近代銜接．再一樣一樣的追尋根源．追到何時．就講到何時．卽如食米麵．大概言之．北方多食麵．南方多食米．倒追上去．還可以看着這種痕跡．還可知北方何時始食麵．南方何時始食米．關於經濟項下．此原則不能不採用．卽「跟現存的追上

去。」食的問題。諸食品中何者原有。何者後入。乃至植物的栽培。動物的豢養。都可以從現在起。倒數上去。此法雖不能用得圓滿結果。但非絕無路走。其中有些可以特別研究的。如米的應用及保存分配的方法。應用方面。古代不單拿來食。而且用作貨幣。讀管子。可知米是金融中很重要的物品。甚麼時候完全是金融的要素。甚麼時候完全把交易媒介的性質除去。研究起來。倒很有趣味。還有禁米出口的政策。現在還有討論的餘地。關於米的支配。幾千年來。不同旁的一樣。旁的可以自由交易。米是民食所寄。政府地方社會。對於米都有特別的制裁。支配管理都有殊異的方法。這也很有趣。所以食品史應有專篇。講幾千年來管理支配的方法如何。這倒不難。可從紙片上得資料。從現在看起。追尋上去。看二千年來何如。又如鹽也是消費要素之一。在中國史上的資料比較的很充足。自漢唐以來。鹽在財政上佔極主要的地位。再溯上去。管子是戰國的書。已說春秋戰國時已有特別管理和支配鹽的方法。所以做中國吃飯史。全部做的如何。很難講。但很應該做。而且最少有若干問題有相當的資料。可以做得好。倘使研究一項。打開了一條活路。別項也得用同樣的方法。追尋上去。

衣的方面。或者做起史來。較容易些。因為保存下來的東西比較的多。如在日本考中國的服飾。可以追到唐朝。有名的博物院中。還有唐朝以下的實物。這因實物保存。所以比較的容易研究。但衣的方面。特別的問題很多。最須分類研究。如絲是中國可以自豪的發明。最早但到甚麼時候纔有。最近李濟之先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發現半個蠶繭。假使地層的部位不錯。那麼中國在石器時代已有絲了。其次如麻。也是中國的特產。須特別研究。又其次如棉花。自唐以後輸入中國。證據很多。但到底是從南洋來。抑從西域來。各說都有根據。我們如何取決。棉布又起自何時。是自己發明的。還是從外國輸入的。假使是輸入的。又從何國輸入。這個專題可得有趣的

發明還有中國未有棉花以前是用甚麼東西近代的𧀼和古代的𧀼同類否有多少種從有絲到織呢絨綢緞是自己發明的不是問題眞多資料也不是沒有只等我們去研究

住的方面宮室建築拿現代所有做基本推上去也很可以不過中國每經喪亂毀滅無餘近如圓明園給英法聯軍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只剩了一個景福門和照壁圍牆最近幾個月也給軍閥拆去了自古至今多少偉大的建築給那般暴徒毀去以致今日研究起來實在困難祇求紙片上的紀載又很難得圓滿的結果但除了力求古蹟以外紙片也不是絕對沒有貢獻其中的特別問題也很多如衣食事項一樣如城郭許是中國特有的文化最少也是亞洲民族特有的而且是中國人所發明史記匈奴傳漢書西域傳以城郭的有無爲開化半開化民族的符號中國所謂城郭和歐洲中世所謂堡壘不同堡壘似碉樓是少數君主貴族專保自己財產用的城郭不專爲一人不專爲統治者的安全而爲保護一般人民的利益而設大概古代人民春秋散在田野冬日把所有的收穫品聚在一處初爲牆後爲城郭以防禦外來的強盜和外族的掠奪這種城郭的發明從何時起殷墟文字裏有多少城郭殷朝西周何如春秋時代見於紀載的很多可見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後來竟變成文明人的標誌假如我們證實了城郭是中國民族的特別發明可以追尋到古代看某時某地有古城痕跡或紀載就可知中國文化此時已到此地最古長城以外沒有城郭西域各國或有或沒有由此可見中國民族勢力的消長研究起來雖很困難但並不是沒有路子雖不能全部研究但抽出若干種比較的資料易得的可以得許多成績此外的特別問題也不止一種不能多講

食衣住三者的史料除了紀載和實物以外還有特別史料是我們所能得外人所不能得的中國文字象形指

事。會意諸種。研究起來。有許多可以發見有史以前的生活狀態。其中乃至心理的狀態也可以看出一部分。如內字表示穴居。以人入洞。和以人入門的閃字不同。如宮字表示兩進的房子。到現在還適用。到歐洲可不適用的。如家字表示以物覆豕。是家的所在。可知古人由漁獵時代變成畜牧時代的時候。以豕爲食物而始有固定的家。又如吉凶的凶字表示設陷阱以捉野獸。野獸落到裏面的樣子。原來只有這種意義。後來纔用爲不利的意義。像這類在古文字上研究以求古代人類衣食住的狀況。當有許多意外的收穫。這種收穫品是紀載上實物上所沒有而文字中有的。假如小學家有社會學的根柢。很可以得奇異的發明。所以衣食住的專史誠然難做。但不是絕對不可做。機會正多的很。

進一步到生產方面。生產的種類分別爲漁獵、畜牧、農耕、礦業、家庭手工業和現代工業。每一種須一專史。中間看那一種最發達。歷史也跟著詳細一點。

中國農業最發達而最長久。資料也很多。非給他做一部好歷史不可。農業、農器、農產物的歷史。都應該做。最主要的。尤其是田制。一直到現在。仍是最主要的問題。幾千年來的政治家很用心去規定這種制度。許多學者也有很周密精詳的主張。或已實行。或未試辦。我們研究田制的變遷。有許多資料可供使用。只要肯去找。詳審的選擇敍述。可以得很有價值的歷史。這不單是考古而已。或者有些學者或政治家所建議而未實行的制度。我們把它全錄或摘抄下來。可以供現代的資鑑。而愈可以成爲有價值的著作。

漁獵畜牧。最初的社會已經有了。一直到現在。還是很重要的生產事業。礦業到周代也已發明。已利用。到今日。變成多種生產事業的發動力。假使沒有礦業。多種生產事業都得停頓。所以我們做史。應該分別一部一部的。

各自著成一書

家庭手工業在機械工業未輸入以前的狀況如何原來的機械工業在新式的機械工業未輸入以前的狀況如何自機械工業輸入中國以後到現在有如何的發展有無新的發明這種資料東鱗西爪的研究時要很費精神去尋找

此外和生產事業極有關係的有三種就是水利交通商業不能不做專史

歷代以來中國人對於消極的防水患積極的興水利都極注意如資治通鑑每朝末葉水患特別的多前人以爲天災流行其實則毫不足怪新興之朝所以沒有水患只因當時上下對於修堤濬河的工作很用財力人工可以征服自然如清代河道總督號稱肥缺有很充足的公款可供中飽但一發現有舞弊情形或一遇河堤決口馬上就要拏去砍頭所以無論怎樣貪婪的河道總督總得用心修理河道所以清代水患比較的少到了民國一切的收入都跑進兵隊和兵工廠和軍閥的姨太太身上了誰來理這閑事所以不講別的就是永定河就每年總有好幾次發生危險關於這類水利問題歷代工作的情形怎樣都得做成專史

交通在現在以鐵路河海航線電線最重要汽車道也有人注意這些事業幾時才輸入中國近來發達的情形如何都是應該入史的還有古代沒有這些東西卻有驛道驛使做中央統制地方的利器所以對於驛的制度很完善驛道的路線歷代不同逐代加增研究的結果還可勉强畫出地圖來驛道的管理法驛使的多少也得研究清楚這類資料倒也不少我們可以從上古初闢草萊起漸有舟車漸有驛道運河海運鐵道航線電線汽車道乃至飛機無線電電話都一一做成歷史分之各爲專篇合之聯成交通專史

商業自春秋戰國以後日見發達。以前也並非沒有。我們須研究人類最初交易的情形如何。何以由物與物互易而變成物與幣互易。春秋戰國對外的貿易何如。歷代對於商人的待遇何如。漢唐對於邊界互市的狀況何如。一直到現在與全球通商的經濟戰爭情況如何。其中如貨幣的變遷。尤其要特別的研究。關於貨幣的理論。如每值幣制紊亂。講求修正改革的奏疏之類。價值很高。是要收入貨幣史的。或者包括各種事實成一部商業史。或者分別作各種專史。都無不可。

上面交通和商業二種都屬於交易方面。就是經濟事項的第三種。再進一步。就要說到分配了。（名達按當日因時間來不及。未講分配。）

——關於經濟專史的分類。似乎不大科學的。不過稍微舉個例。大概的講一講。近人關於貨幣、田制的著述。倒有一點。但都還得補正。此外各史許多人未曾做。或認為不好做的。也未嘗不可設法研究。這全在我們的努力。

第四章　文化專史及其做法

狹義的文化。譬如人體的精神。可依精神系發展的次第。以求分類的方法。文化是人類思想的結晶。思想的發表。最初靠語言。次靠神話。又次纔靠文字。思想的表現。有宗教、哲學、史學、科學、文學、美術等。我們可一件一件的講下去。

甲　語言史。

在西洋言文一致。在中國文字固定。語言變化。兩不相同。所以研究中國文化。要把文字同語言分開。

離開文字的語言已成過去，在固定的文字下研究變化的語言，異常困難，但並不是絕無資料，西漢末揚雄已經很注意這部分，新近學者研究語言的發展很快，我們的同學中有研究中國語言史者，起初我們以爲很困難，現在已證明有路可走，看韻文的變化常可得着具體的原則，即如廣東話在中國自成一系，鄉先生陳蘭甫著廣東音學，發明了廣東話和旁的話不同的原則，近來趙元任先生研究現代語言，在聲音方面也很有心得，文法方面，自漢以後，宋人平話未發生以前，因士人作文喜用古時筆調，成爲固定的，不肯參用俗調，通俗的白話又不會在紙片上保存，所以現在很難考出，但我們從很缺乏的資料中跟著上去，也非絕對不能做史，宋元以後，平話小說戲曲先後繼起，語言的變化就漸漸可考了。

乙　文字史

清代以來，小學家根據說文，把文字劃出一個時代來研究，成績很高，後來甲骨文發現，文字學上起了很大的變化，國內唯一的大師王靜安先生，研究得很好，我們希望努力下去，可以得文字的最初狀況，再由古及今，把歷代的文字變遷都研究清楚，可以做成中國文字史。

丙　神話史

語言文字之後，發表思想的工具，最重要的是神話，由民間無意識中漸漸發生某神話，到某時代斷絕了，到某時代，新的神話又發生，和神話相連的是禮俗，神話和禮俗合起來講，系統的思想可以看得出來，歐洲方面，研究神話的很多，中國人對於神話有二種態度，一種把神話與歷史合在一起，以致歷史很不正確，一種因爲神話擾亂歷史真相，便加以排斥，前者不足責，後者若從歷史著眼是對的，但不能完全排斥，應另換一方面專門

研究。最近北京大學研究所研究孟姜女的故事成績很好。但範圍很窄。應該大規模的去研究一切神話。其在古代可以年代分。在近代可以地方分。或以性質分。有種神話竟變成一種地方風俗。我們可以看出此時此地的社會心理。

有許多神話夾在紀眞事的書裏。如山海經。若拿來作地理研究。固然很危險。若拿來作神話研究。追求出所以發生的原因來。亦可以得心理表現的資料。如緯書。從盤古伏羲神農軒轅以來的事情很多。又包含許多古代對於宇宙的起源和人類社會的發生的解釋。我們研究古人的宇宙觀人生觀和古代社會心理。與其靠易經。還不如靠緯書和古代說部如山海經之類。或者可以得到眞相。又如金縢夾在二十八篇眞尚書中。所述的事非常離奇。那些反風起禾的故事。當時人當然相信。如不相信。必不記下來。我們雖不必相信歷史上眞有這類事。但當時社會心理確是如此。又如左傳裏有許多災怪離奇的話。當然不能相信。但春秋時代的社會心理大概如此。

又如佚周書在歷史上的價值如何。各人看法不同。其中紀載殺多少人。虜多少人。捕獸多少。我們不能相信。孟子說。「仁者之師無敵於天下。……如之何其血流漂杵也。……吾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事實固然未必全屬眞相。但戰爭的結果。當然很殘忍。這點可認爲事實。又看當時所得猛獸之多。參以孟子別篇所謂「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天下寧」。可知當時猛獸充斥於天下。這種近於神話的誇大語。也自有他的歷史背景。我們因他誇大某事。可相信當時實有某事。但不必相信他的數目和情形。

神話不止一個民族有。各族各有其相傳的神話。那些神話互相征服同化。有些很難分別誰是誰族的。我們應

當推定那一種神話屬於那一種民族或那一個地方，如苗族古代和中原民族競爭很烈，苗族神話古代也特別多，我們若求出幾個原則，把苗族神話歸納出來，倒很可知道苗族曾經有過的事項風俗和社會心理，苗族史雖不好研究，而苗族神話史卻很可以研究出來。

後代一地方有一地方的神話，荊楚歲時記和這類文集筆記方志所講的各地風俗和過節時所有的娛樂，若全部搜出來做一種研究，資料實在多，如蘇東坡記四川的過節，范石湖記吳郡的過節，若分別研究，可以了解各地方心理和當時風俗，實在有趣。

中國的過節實在別有風味，若考究他的來源，尤其有趣味，常常有一種本來不過一地方的風俗，後來竟風行全國，如寒食是春秋晉人追悼介之推的紀念日，最初祇在山西，後來全國都通行了，乃至南洋美洲華人所至之地都通行，可是現在十幾年來，我們又不大實行，又如端午，初起只在湖南競渡，最多也不過湖北，後來竟推行到全國，又如七夕，詩經有「宛彼牽牛」之句，牽牛與織女無涉，古詩十九首有「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成爲男女相悅了，後來竟因此生出七夕乞巧的節來，最初不過一地的風俗，現在全國都普遍了，這類的節，雖然不是科學的，卻自然而然表示他十分的美，本來清明踏靑，重陽登高，已恰合自然界的美，再加上些神話，尤其格外美，又如唐宋兩代正月十五晚，皇帝親身出來湊熱鬧，與民同樂，又如端午競渡，萬人空巷，所以最少中國的節，都含有充分的美術性，中國人過節，帶有娛樂性，如燈節，三月三，端午，七夕，中秋，重陽，過年，都是公共娛樂的時候，我們都拿來硏究，既看他的來源如何，又看他如何傳播各地，某地對於某節特別有趣，某時代對於某節尤其熱鬧，何地通行最久，各地人民對於各節的意想如何，爲甚麼能通行，能

永久。這樣極端的求得其眞相。又推得其所以然。整理很易得的資料。參用很科學的分類。做出一部神話同風俗史來。可以有很大的價值。

丁　宗教史

在中國著宗教史——純粹的宗教史——有無可能。尙是問題。宗教史裏邊。教義是一部分。教會的變遷是一部分。教義是要超現實世界的。或講天堂。或講死後的靈魂。無論那一宗教。都不離此二條件。其次宗教必有教會。沒有教會的組織。就沒有宗教的性質存在。根據這兩點來看中國是否有宗教的國家。大可研究。近來推尊孔子的人想把孔子做宗教。康南海先生就有這種意思。認孔子和外國人的宗教一樣去研究。一般攻擊孔子的人又以爲孔子這種宗教是不好的。如吳稚暉先生和胡適之先生。其實兩種看法都失了孔子的眞相。第一點。可以說宗教利用人類曖昧不淸楚的情感。纔能成功。和理性是不相容的。所以超現實超現在。孔子全不如此。全在理性方面。專從現在現實著想。和宗教原質全不相容。第二點。教會孔子以後的儒家是沒有的。現在有的是冒牌。

再看孔子以外的各家。關於第一點。道家。老子莊子雖有許多高妙的話。像是超現實超現在。而實質上是現實的現在的應用。道家實在不含宗教性。比較的古代思想。只有墨家略帶宗教性。講天志。講明鬼。稍有超現實的傾向。但仍是現實的應用。墨家並未講死後可以到天堂。亦未講死後可以做許多事業。不過講在現實的幾十年中。好好的敬天。做好事。天自然會賜以幸福。所以墨家仍不能認爲宗教。關於第二點。道家也沒有教會。墨家有鉅子。頗像羅馬的教皇。未能明瞭他如何產生。雖然當戰國時代。許有百餘年曾有過教會的組織。但後來消

減了。現在留存的材料極少。除了講鉅子的幾條以外。別無可找。

中國土產裏既沒有宗教。那麼著中國宗教史。主要的部分。只是外來的宗教了。外來宗教是佛教。摩尼教。基督教。最初的景教。後來的耶穌教。天主教等。主要的材料。純粹是外來的宗教著作。都是死的。無大精彩。只有佛教有許多很有精彩的書。但應該擺在哲學史裏。抑宗教史裏。還是問題。為著述方便起見。擺在哲學史更好。因為佛教的理性很強。而且中國所感受。哲學方面為多。佛教到中國以後。多少派別。當然應該擺在哲學史。因為六朝隋唐一段的哲學史。全靠佛教思想做中堅。其中純粹帶宗教性而且很強的。只有淨土宗。但也很難講。又佛教的禪宗。勉強可以說是中國自創的一派。然很近哲學。到底應認為教派。抑應認為學派。又是問題。據我看。做學派研究。解釋要容易些。到底那一部分應歸宗教。那一部分應歸哲學。分起類來很不方便。若把全部佛教。移到哲學。那麼宗教史的材料更少了。

為甚麼宗教在中國不發達。大抵因為各種宗教到了中國。不容易有好教會的組織發生。最近基督教宗中如燕京大學一派。有組織中國基督教會的運動。我很贊成。因為人類應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我們不能因為他是外來的就排斥他。基督教所以可恨。只因他全為外國人包辦。假使由中國人來辦。就可免掉外國借手侵略的野心。所以若做宗教史。最後一頁。所以講有少數人有這種運動。他們既然信仰基督教。當然應該努力。但事實上未必成功。如有可能。恐怕早已有人做成功了。

就外來的宗教。講其教理要略及其起原。用不着在中國宗教史講。在中國內部。所謂教會的形式。又沒有具體的。中國宗教史祇能將某時代某宗派輸入。信仰的人數。於某時代有若干影響。很平常的講講而已。雖或有做

的必要.卻難做得有精彩.

就中國原有的宗教講.先秦沒有宗教.後來只有道教.又很無聊.道教是一面抄襲老子莊子的教理.一面採佛教的形式.及其皮毛.湊合起來的.做中國史.把道教敍述上去.可以說是大羞恥.他們所做的事.對於民族毫無利益.而且以左道惑衆.擾亂治安.歷代不絕.講中國宗教.若拿道教做代表.我實在很不願意.但道教醜雖很醜.做中國宗教史又不能不敍他.於中國社會既無多大關係.於中國國民心理又無多大影響.我們不過據事直書.略微論講就夠了.

做中國宗教史.倒有一部分可寫得有精彩.外國人稱中國人奉多神教.名詞頗不適當.多神教是對一神教而言.基督教.猶太教是一神教.其他都是無神教.佛教尤其是無神教.西洋人不曾分別這點.說印度人奉佛教即奉多神教.中國孔子不講神.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然而孔子對於祭祀卻很看重.論語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孔子一面根本不相信有神.一面又藉祭祀的機會.彷彿有神.以集中精神.儒家所講的祭祀及齋戒.都只是修養的手段.論語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其鬼」和「非其鬼」的分別.和西洋人的看法不同.意思只是鬼神不能左右我們的禍福.我們祭他.乃是崇德報功.祭父母.因父母生我養我.祭天地.因天地給我們許多便利.父母要祭.天地山川日月也要祭.推之於人.則凡為國家地方捍患難建事業的人也要祭.推之於物.則貓犬牛馬的神也要祭.如此「報」的觀念.係貫徹了祭的全部分.這種祭法.和希臘埃及的祭天拜物不同.他們是以為那裏面有甚麼神祕.乃是某神的象徵.並不因其有恩惠於人而去祭他.老實講.中國所有的祭祀.都從這點意思發源.除了道教妖言惑衆的拜道以外.我們將歷代所拜的神羅列起.那

些名詞來、分類研究其性質及變遷、實在很有趣味。

我們看、古時的人常常因感恩而尊所感的人爲神。如醫家祭華陀扁鵲。戲子祭唐明皇。若把普通人祭甚麼。某階級祭甚麼。分類求其祭的原因及起原的情形。可以得知十有八九是因爲報恩的。若看歷代所崇拜的神的變遷。尤其有意思。——例如近代最行運的神是關羽。關羽以前是蔣子文。南京鍾山也叫蔣山。卽因蔣子文得名。蔣子文是一個知縣。六朝人。守南京。城陷殉節。他官階既比關羽低。時代又比關羽後。但同是殉節的人。都合於祀典「以死勤事則祭之」的向例。這類殉節的人。古來很不少。不過蔣子文當時死得激烈一點。本地人崇拜他。祭祀他。起初稱他知縣。其後稱他蔣侯。其後又稱他蔣王。最後竟稱他蔣帝。祭他的地方不很多。祇在南朝各地。但南朝各代。上自皇宮。下至偏僻市鎭。都很虔誠的祭他。比較關羽的享遇。當然差得遠。但人雖生於關羽之後。神卻成於關羽之前。關羽的運氣。行得很遲。到明末纔有許多地方祭他爲神。到滿人入關。纔極通行。滿洲人翻譯漢文成滿文的最初一部是三國演義。一般人看了。認關羽是惟一的人物。後來迭次打勝仗。都以爲是關羽的神幫助。所以八旗兵民所到的地方。沒有不立關帝廟。祭關羽的。皇帝在文廟祭孔子。在武廟就祭關羽岳飛。無形中。社會受了莫大的影響。乃至沒有甚麼地方不祭關羽。沒有甚麼地方沒有關帝廟。諸位的故鄉。自然有這種風俗。就是現在從清華園大門出去。那正藍旗和正白旗二個村莊。不見他有甚麼宗祠家廟。倒都有關帝廟。佔正中的位置。做全村公共會集的地方。諸君再到北京前門外那個有名的關帝廟。一問那看廟的人。一定可以得到一件有趣的故事。「明萬曆間。宮中塑了兩個關帝偶像。叫人給他倆算命。神宗皇帝喜歡的那個。偏偏命不好。皇帝討厭的那個。偏偏有幾百年的煙火。皇帝發脾氣了。吩咐把自己喜歡的供在宮中。把那個

討厭的送往前門外的廟裏去.那知道後來李闖一進宮門.便把那關帝像燬了.前門外那個關帝像到現在還有人供祀.」關羽是特殊有運氣的神.時間已有四五百年.地方遍及全國.還有運氣不好的.如介之推.除了山西以外.沒有廟.如屈原.除了湖南以外.也沒有廟.然而寒食端午兩節.專是紀念他倆的.也帶了十足的崇拜先哲的意思.和廟祀差不多.——我們若是把中國人所供祀的神.一一根究他的來歷.大抵沒有不是由人變來的.我們看他受祀範圍的廣狹.年代的久暫.和一般民衆祀他的心理.做成專篇.倒是宗教史裏很有精彩的一部分.所以可以說中國人實在沒有宗教.祇有崇德報功的觀念.

還有一點.在宗教史上要說明的.中國人信佛宗釋伽牟尼.信道宗太上老君.信基督教宗基督.同時可以並容.決不像歐洲人的絕對排斥外教.佛教輸入以後.經過幾次的排斥.但都不是民衆的意思.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三次摧殘佛教.其動機都因與道教爭風.當時那兩教的無聊教徒在皇帝面前爭寵.失敗了的連累全教都失敗.這和全國民衆有何相關.中國所以不排斥外教.就因爲本來沒有固定的宗教.信教也是崇德報功的意思.基督教輸入以後.所以受過幾次的激烈排斥.也只因基督教徒本身有排外的思想.不容外教的存在.回教謨罕默德出於摩西.也是排外的.教摩西之所以起.卽因爭奪南方膏腴之地而起.基督教到羅馬.以教會干涉政治.回教所到之處.亦以教會干涉政治.那自然和本方人的權利思想不相容.自然會引起相當的反感.當他們初入中國.未現出侵略的野心以前.中國人是無不歡迎的.自唐朝景教流行到明末基督教再來.都不曾有甚麼反動.後來因爲舊教天主教有壟斷政權的嫌疑.新教耶穌教又有侵略主義的野心.所以我們纔排斥他.回教輸入中國以後的情況.也是一樣.

關於這點——中國人對於外來宗教的一般態度很值得一敘我們常常看見有許多廟裏孔子關羽觀音太上老君同在一個神龕上這是極平常的現象若不了解中國人崇德報功的思想一定覺得很奇怪其實崇德報功只一用意無論他的履歷怎樣何妨同在一廟呢譬如后稷和貓都有益於農耕農人也常常同等供祀又有何不可呢。

做中國宗教史依我看來應該這樣做某地方供祀某種神最多可以研究各地方的心理某時代供祀某種神最多可以研究各時代的心理這部分的敍述纔是宗教史最主要的至於外來宗教的輸入及其流傳只可作爲附屬品此種宗教史做好以後把國民心理的眞相可以多看出一點比較很泛膚的敍述各教源流一定好得多哩。

戊　學術思想史

中國學術不能靠一部書包辦最少要分四部。

子　道術史——即哲學史

丑　史學史

寅　自然科學史

卯　社會科學史

四部合起來未嘗不可然性質既各不同發展途逕又異盛衰時代又相參差所以與其合併不如分開現在先講道術史的做法。

子　道術史的做法

中國道術史。看起來很難做。幾千年來的道術。合在一起。要想系統分明。很不容易。不過。若把各種道術分爲主系。閏系。旁系三類。好好的去做。也不是很難。主系是中國民族自己發明組織出來。有價值有權威的學派。對於世界文化有貢獻的。閏系是一個曾做主系的學派出來以後。繼承他的。不過有些整理解釋的工作。也有相當的成績的。旁系是外國思想輸入以後。消納他或者經過民族腦筋裏一趟。變成自己的所有物。乃至演成第二回主系的思想的。幾千年來的思想。認定某種屬某系。有了綱領。比較的容易做。

主系思想有價值的不過兩個時代。一。先秦。二。宋明（包括元代）。要做中國道術史。可以分做上下兩篇。分講先秦宋明兩個主系。但非有眞實的學問加精細的功夫不可。

所謂閏系。如漢朝到唐初對於先秦的學術。淸朝對於宋明。是閏系。因爲漢唐人的思想不能出先秦人的範圍。淸人的思想不能出宋明人的範圍。雖然東漢以後已有一部分旁系發生。淸朝也有一部分旁系發生。但閏系的工作仍佔一部分。不妨分別敍述。

所謂旁系。最主要的是六朝隋唐間的佛學。那時代把佛學輸入以後。慢慢的消化。經過一番解釋。準備做第二回的主系。這個旁系和第一回主系先秦沒有關係。但是宋明主系的準備。還有一種旁系。就是現代。再追遠一點到明中葉基督教的輸入。但那時的關係很微。到最近三四十年纔發達。此刻的旁系。比隋唐的佛學還弱的很。將來在學術上的位置很難講。倒有點像東晉南北朝的樣子。離隋唐尙遠。東晉時佛教各派思想都已輸入。但研究者僅得皮毛。還沒有認眞深造的工作。中間經幾百年。到隋唐而後纔有很體面的旁系出現。因旁系的

體面而有融會貫通，自創一派的必要，現在的中國，我們希望，更有一個主系出現，和第一主系第二主系都要不同纔好。宋明思想和先秦思想，好壞另是一件事，性質可絕不相同。旁系發達到最高潮，和過去的主系結婚，產生一新主系。這是宋明道術的現象。現在的中國也有這種產生第三主系的要求，但主系產生的遲早，要看我們努力的程度如何。此刻努力，主系可以早出現。此刻不努力或努力不得其方，恐須遲延到若干年後，但第三主系的產生，始終必可實現。因為現在正是第二旁系輸入中國的時期。

若是拿上述那種眼光來做道術史，並不難做。做的時候，全部精神集中到主系。第一主系，範圍既廣，方面又多，要說明他，是很困難。但是細細辨別起來，也還容易。春秋戰國以前，都是醞釀時代，可由詩經書經左傳所載，說明白古代思想的淵源。春秋戰國——即先秦——是主系的所在。那時各家的著作，打開漢書藝文志或二十二子百子全書一看，似乎浩如煙海，其實若仔細分別一下，眞的先秦書實在不多，屈指可數。做道術史，做到先秦，最要緊的是分派。分派的主張，各人不同。司馬談分為六家，劉歆班固分為九流十家，其實都不很對。老實講，只分儒道墨三家就夠了。再細一點，可加上陰陽家及法家。而最重要的仍是前三家。能把這三家認識得清楚，分別得準確，敍述得詳明，就很好了。陰陽家如鄒衍一派，沒有幾本書。漢初以後的陰陽家是否先秦鄒衍這派，很值得研究。

第一閏系，就是第一主系的餘波。從全部思想看來，不能佔重要的位置。他的敍述，不能和第一主系平等看待。這時第一要緊的事，就要把各家的脈絡提清，看他如何各自承受以前的學風，如何各自解釋本派的學說，如何本派又分裂為幾派，如何此派又和彼派混合。儒家戰國末已分為八派，須要分別說明。漢朝那般經學家，墨

守相傳的家法。有許多迂腐離奇的思想。須要看他如何受陰陽家的影響。道家如淮南子。在閏系中很有價值，那些派別須要分清。墨家思想到漢朝已中絕。但也有見於他書的。如春秋繁露。一部分是陰陽家的思想。另一部分是墨家的思想。

無論那派。當一大師創造提倡之時。氣象發皇。有似草木在夏天。其先慢慢的萌芽長葉含苞吐蕊。有似草木在春天。其後落華取實。漸至凋落。有似草木在秋天。又後風采外謝。精華內蘊。有似草木在冬天。譬如第一主系的先秦。各家都忙於創作。未暇做整理的工夫。其先當然是醞釀時期。沒有急遽的進步。其後到西漢。各家都不去創作。專事整理。在前未入完成的部分。經這期的人加添潤飾。果熟蒂落。在前未應用到社會的部分。經這期的人一一實現到社會應用上去。社會都受其賜了。關於後者。漢朝在政治史上。所以佔重要位置。在道術史上所以是閏系。都因享受先秦的結果。如儒家。經過西漢二百年儒者的傳習理解。已竟深入人心。到東漢便實現到社會上去。像收穫果實一樣。所以東漢的政治組織。民衆風俗。在中國是小小的黃金時代。關於前者。漢朝在秦皇焚書之後。書籍殘缺。耆宿彫落。後輩欲治先秦的學問。眞不容易。所以一般學者。專事解釋先秦著作。不知創作。但因古文字可以有多方面的解釋。各家墨守祖說。互爭小節。思想變爲萎靡不振的現象。而且一種學術無論如何好。總有流弊。況經輾轉傳說。也不免有失眞象。所以一種學術。應用到社會上。算是成功。也就因此腐壞。有如果實爛熟。而發生毛病一樣。所以研究閏系思想。一方面看他們如何整理解釋。不忘他們工作的功勞。一方面也要注意他們彼此做無聊的競爭。生出支離破碎的現象。所以敍述閏系和敍述主系不同。對於第一主系的幾派。要詳細研究其內容的眞相。對於第一閏系。卻可不必。漢朝十四博士的設立。乃至各博士派別的差

異。我們可以不必管他主系須看內容。門系只看大概。只看他們一致向那裏走。我們做第二主系。用此做法。並不很難。

第一旁系的發生。很重要。佛教到底應擺在宗教史還應擺在道術史。很費斟酌。單做佛教史。當然可以詳說。但做道術史。則仍以擺在道術中為是。在中國的佛教。惟淨土宗及西藏蒙古的喇嘛教應擺在宗教方面。因為縱使他們有相當的哲理。而在中國本部文化上的影響很少。即西藏蒙古人之信仰喇嘛。也並不因他有哲理。所以應該收入宗教裏。此外。自隋唐以來。最初的毗曇宗到三論宗攝論宗。小乘的毗曇宗大乘的教下三家——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宗。乃至禪宗。都關於哲理方面。大多數的佛教徒信宗教的成分。不如研究哲理的成分多。簡單講。除密宗在蒙藏應列入宗教史以外。其他都應收入道術史。這部分工作。頗不容易。第一要說明原始佛教何如。印度佛教的分化發展何如。因為要想了解新婦的性情。非先了解她的娘家不可。所以先應忠實的看佛教起原及其分化發展。然後可敍中國的佛教。第二東漢三國西晉南北朝是翻譯時期。但能吞納。不能消化。所以應該敍述那時輸入的情況何如。輸入了些甚麼東西。那些譯本是否能得原本眞相。沒有錯誤。第三最主要的唐朝教下三家。要集中精神去說明。法相宗從印度由玄奘帶來。玄奘以前。只是印度人講到玄奘譯著成唯識論。纔開這個宗派。但成唯識論是玄奘及其弟子窺基把釋伽牟尼以後十家的道術匯合翻譯。參以己意。纔做成的。此種譯著。為功為罪。尚不分明。十家的內容很難分別。其中以護法為主。而其餘九家。不易看出。十家的道術經過玄奘窺基的整理。去取之間。很有選擇。雖說原是印度人的思想。但其中實參加了中國幾個大師的成分。天台宗是智者大師所創。後來印度來的許多大師都很佩服他。認眞看起來。天台宗的確和印度各宗

不同許多人攻擊他以為不是真佛教其實這種不純粹的洋貨我們治學術史的人尤其要注意華嚴宗不是純粹出自中國也不是純粹出自印度乃出自現在新疆省的于闐佛教到于闐才發生華嚴宗華嚴宗到中國本部纔成熟至少不是印度的——所以所謂教下三家可說完全都是中國的此外教外別傳如禪宗神話說是達摩自印度傳來的我們研究的結果不肯相信他所謂西方二十八祖全是撐門面的實在只有五祖和慧能純是中國的學派所以禪宗的學風也純是中國的創作應該和教下三家同樣的用力敘述

佛教雖是旁系但做起來的時候應該用做主系的方法去研究因為起初雖自外來但經過中國人消化一次也含有半創作性所以除了簡單講印度佛教的起原和變遷以後主要各宗派在中國的應該用研究先秦各家的方法去研究看他不同之點何在主要之點何在這是做中國道術史比較的困難所在其實也並不困難因為書籍儘管多要點只是這幾個不過我們沒有研究心驚便是了只要經過一番研究得着綱領做起史來實在容易

旁系之中附帶有他的關系講亦可不講亦可若是順便講的話佛教的創作至唐開元而止中唐以後及五代便是佛教的關系後來法相宗的消滅華嚴宗的衰微天台宗的分裂為山內山外禪宗的分為五派自來講中國佛教掌故的最喜歡講這些東西實在這都是關系的話旁系的主要點全在內容的說明

現在有許多人感覺做中國道術史的困難以為三國到隋唐實在沒有資料其實那有一個這麼長的時代而沒有道術之理他們把這時代省去中間缺了一部分還那裏成為道術史再則這部分工作如果落空宋明哲學——第二主系思想——的淵源如何看得出來所以認真做中國道術史的人應當對於第一旁系——佛

教——加以特別的研究，

再往下就是第二主系——宋明道術。宋儒自稱直接孔孟心傳，不承認與佛教有關係，而且還排斥佛教。另一方面對他們反動的人攻擊他們，以爲完全偷竊佛教唾餘，自己沒有東西。清代的顏元戴震和近代的人連我自己少時也曾有這種見解。其實正反兩方都不對。說宋明道術完全沒有受佛教的影響，固然非是；說宋明道術自己沒有立脚點，也是誤解。簡單講，儒家道家先秦兩漢本有的思想和印度佛教思想結婚，所產生的兒子，就是宋明道術。他含有兩方的血統，說他偏向何方都不對。思想的高下雖可批評，然實在是創作的。先秦主系都是鞭辟近裏，把學術應用到社會上去。兩漢閏系專門整理解釋，離實際生活太遠了。宋明學者以漢唐的破碎支離的學問，繁瑣無謂的禮節，與人生無關，乃大聲疾呼的說要找到一種人生發動力，纔算眞學問。所以超越閏系，追求主系本來面目，如何其與社會有如何的關係。宋明道術所以有價值，就在這一點。但他們所謂回到本來面目，是否達到，卻不敢說。不過以古人的話啓發他自己的思想，實在得力於旁系的影響。當宋朝的時候，佛教旁系已成了閏系，派別很多。法相宗華嚴宗雖已消滅，天台宗禪宗卻分爲好幾派，和兩漢今古文之爭一樣，互相攻擊。對於社會人心，倒沒有多大關係。但一般學者因苦於漢唐經學之茫無頭緒，總想在佛經上求點心得。如二程朱子之流，少年皆浮沉於佛教者若干年，想在那方解決人生的究竟，但始終無從滿足這種欲望。所以又返而求之於先秦。研究佛經時，雖未能解決人生問題，但已受有很深的影響。以後看先秦書籍時，就如戴了望遠鏡或顯微鏡，沒有東西的地方也變成有東西了。一方面，整個社會經過佛教數百年的熏炙，人人心裏都受了感染。所以一二學者新創所謂道學，社會上雲起風湧的，就有許多人共同研究，而成爲燦爛發皇。

的學派．

我們研究這個主系．家數雖多．但方面不如第一主系的複雜．第一主系．儒道墨三家．分野很清楚．第二主系．許多家數所討論的不過小問題．不可多分派別．依普通的講法．可分程朱陸王二派．其餘各小派．可以附帶擇要敍述．如北宋的邵雍歐陽修王安石．南宋的張栻呂祖謙陳亮葉適等．這樣比較的可以容易說明．免去許多麻煩．

再下去是第二閏系．就是清朝道術．但清朝一方面雖是宋明的閏系．一方面又是作未來主系的旁系．所謂第二閏系．即清朝的宋學家．他們一方面作宋明的解釋．一方面即作先秦的解釋．清朝主要的思想家有影響的實不多．其中有許多大學者．如高郵王氏父子．不能說是思想家．不過工作得還好而已．對於道術史全部分無大影響．

統觀清代諸家．考證家可以補第一閏系的不足．理學家可以做宋明的閏系．中間又有旁系的發生．無形中受了外來的影響．就是顏元戴震一派．顏戴並不奉信基督教．也許未讀西文譯本書．但康熙朝基督教很盛．往後教雖少衰．而思想不泯．學者處這種空氣中．自然感受影響．也想往自然科學方面走．不過沒有成功就是．現在往後．要把歐美思想．儘量的全部輸入．要了解．要消化．然後一面感覺從前學術不足以解決我們的問題．一面又感覺他們的學術．也不足以解決他們的問題．然後交感而生變化作用．纔可以構成一種新東西．做道術史到最後一章．要敍述現在這個時代．是如何的時代．閏系的工作過去了．旁系的工作還沒有組織的進行．發生主系的時間還早——給後人以一種努力的方向．

理想的中國道術史大概分這幾個時代。抓著幾個綱領做去。並不困難。或全部做。或分部做。都可以。

丑　史學史的做法

史學。若嚴格的分類。應是社會科學的一種。但在中國。史學的發達。比其他學問更利害。有如附庸蔚為大國。很有獨立做史的資格。中國史學史最簡單也要有一二十萬字纔能說明個大概。所以很可以獨立著作了。

史學的書。在七略和漢書藝文志並未獨立成一門類。不過六藝略中春秋家附屬之一。隋書經籍志依魏荀勗新簿之例。分書籍為經史子集四部。史佔四分之一。著作的書有八百六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卷。比較漢志大大的不同。可見從東漢到唐初。這門學問已很發達了。

這還不過依目錄家言。實則中國書籍。十之七八可以歸在史部。分部的標準。各目錄不概同。隋志的四部和四庫全書的四部。名同而實異。範圍很不一致。單就史部本身的範圍而論。可大可小。若通盤考察。嚴格而論。經子集三部。最少有一半可編入史部。或和史部有密切的關係。

如經部諸書。王陽明章實齋都主張六經皆史之說。經部簡直消滅了。寬一點。易經詩經。可以不算史。尚書春秋。當然屬史部。禮講典章制度風俗。依隋志的分法。應歸入史部。尚書春秋禮既已入史部。三傳二記也跟了去。經部剩的還有多少。

子部本來就分得很勉強。七略漢志以思想家自成一家之言的歸子部。分九流十家。比較還算分得好。但那些子書和史部可很有關係。如管子和晏子春秋韓非子講的史事極多。幾乎成為史部著作。漢後思想家很少綜

核名實。配不上稱子而入子部的最少有一半。那些子書所以存在。全因他紀載了史事。即如史記紀載史事。司馬遷當初稱他太史公書。自以為成一家之言。若依規例自然應歸子部。可見子部史部本來難分。前人強分只是隨意所欲。並沒有嚴格的分野。

集部。漢志詩賦略所載諸書純是文學的。後來的集。章實齋以為即是子。因其同是表示一人的思想。如朱子全集王陽明全集雖沒有子的名稱。但已包舉本人全部思想。又並不含文學的性質。為什麼又入集部不入子部呢。如杜甫集李白集純是文學的。猶可說。若朱子集陽明集以及陸象山集戴東原集絕對不含文學的性質的。拿來比附漢志的詩賦略。簡直一點理由也沒有。我們是絕對不認可的。集部之所以寶貴。只是因為他包含史料。如紀載某事某人某地某學派。集部裏實在有三分之二帶史部性質。就是純文學的作品包含史料也不必少。如杜甫集向來稱做詩史。凡研究唐玄宗代宗肅宗諸朝的情形的。無不以杜甫集做參考。這還可說特別一點。其餘無論那一部集。或看字句。或看題目。可以說寶貴的史料仍舊到處都是。不必遠徵。前年我講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在各家文集詩句裏得了多少史料。諸君當能知道。以此言之。純文學的作品也和史部有關。

所以中國傳下來的書籍。若問那部分多。還是史部。中國和外國不同。外國史書固不少。但與全部書籍比較。不如中國。中國至少佔什之七八。外國不過三分之一。自然科學書。外國多。中國少。純文學書。外國也多。中國也少。哲學宗教的書。外國更多。中國更少。

此何以故。中國全個國民性對於過去的事情看得很重。這是好是壞。另一問題。但中國人「回頭看」的性質很強。常以過去經驗做個人行為的標準。這是無疑的。所以史部的書特別多。

怪的一種現象。(名達案民國十四年九月名達初到清華研究院受業於先生卽有著中國史學史之志曾向先生陳述至今二年積稿頗富惟一時尚不欲草率成書耳。)

中國史學史最少應對於下列各部分特別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學的成立及發展。四最近史學的趨勢。

最先要敘史官。史官在外國並不是沒有但不很看重中國則設置得很早看待得很尊依神話說黃帝時造文字的倉頡就是史官。這且不管。至遲到周初便已看重史官的地位。據金文——鐘鼎文——的紀載天子賜鐘鼎給公卿諸侯往往派史官做代表去行給獎禮。周公時代的史佚見於鐘鼎文就不下數十次可見他的地位很高。他一人如此可見他那時和他以前史官已不是輕微的官了。殷墟甲骨文時代在史佚之前。已有許多史官名字。可知殷代初有文字已有史官。尚書的王命顧命兩篇。有史官的事實。這是見於書籍的紀元。左傳紀載晉董狐齊北史氏的直筆稱道史官的遺烈。可見在孔子以前列國都有史官。不獨天子。孟子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墨子說曾見百國春秋。左傳記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得魯易象與春秋可見春秋戰國時代列國都有春秋一體的史書。而且都是史官記的。所以後來司馬遷叫他「諸侯史記」。晉太康三年。汲郡發掘晉襄王冢。得到的許多書中有一部似春秋紀載黃帝以來的事實自晉未列為諸侯以前以周紀年。自魏未為諸侯以前以晉紀年。自魏為諸侯以迄襄王以魏紀年。而且稱襄王為今王。這部書當時人叫他竹書紀年。後來佚了。現在通行的是假書。王靜安先生所輯的略為可靠。據晉書所載竹書紀年的體裁。竹書紀年當然是魏史官所記和魯史記的春秋一例。其餘各國史官所記給秦火焚燬了。想來大概都是竹書紀年一體。而且各國都有史官職掌這一事的。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竹書紀年的紀載從黃帝堯舜一直到戰國雖未必

全眞。由後人追述的也有。但亦必有所本。不能憑空杜撰。其中所載和儒家傳說矛盾的。如啓殺伯益。伊尹殺太甲。夏年多於殷。亦必別有所本。他又並不瞎造謠言。有許多記載已給甲骨文鐘鼎文證明是事實。這可見魏史官以前有晉史官。晉史官以前有周史官。周史官以前有殷史官……一代根據一代。所以纔能把遠古史事留傳下來。雖然所記不必全眞全精。卽此粗忽的記載。在未能證明其爲全僞以前。可以斷定中國史官的設置是很早很早的。最低限度。周初是確無可疑的已有史官了。稍爲放鬆一點。夏商就有。亦可以說。中國史學之所以發達。史官設置之早是一個主要原因。

其次。史官地位的尊嚴。也是一個主要原因。現在人喜歡講司法獨立。從前人喜歡講史官獨立。左傳裏有好幾處紀載史官獨立的實蹟。如晉董狐在晉靈公被殺以後。書「趙盾弑君」。趙盾不服。跟他辯。他說你逃不出境。入不討賊。君不是你弑的是誰。趙盾心虛。只好讓他記在史册。又如崔杼殺齊莊公。北史氏要書「崔杼弑君」。崔杼把他殺了。他的二弟又要書。崔杼把他的二弟殺了。他的三弟不怕死。又跑去要書。崔杼短氣。不敢再殺。只好讓他。同時南史氏聽見崔杼殺了幾個史官。趕緊跑去要書。看見北史氏的三弟已經成功了。纔回去。這種史官是何等精神。不怕你奸臣炙手可熱。他還要捋虎鬚。這自然是國家法律尊重史官獨立。或社會意識維持史官尊嚴。所以好的政治家不願侵犯。壞的政治家不敢侵犯。侵犯也侵犯不了。這種好制度不知從何時起。但從春秋以後。一般人暗中都很尊重這無形的紀律。歷代史官都主張直筆。史書做成也不讓皇帝看。固然。甚麼制度。行與不行。都在乎其人。況且史官獨立。半是無形的法典。譬如從前的御史。本來也是獨立。但是每到末世。就變皇帝大臣的走狗。又如民國國會的豬仔。祇曉得要錢。那懂得維持立法獨立。就是司法獨立。也不過名義上

的實際上還不是給軍閥闊人支配但是只要有這種史官獨立的精神遇有好史官便可以行其志別人把他沒有法子差不多的史官也不敢恣意曲筆。

除了這點獨立精神以外史官地位的高貴也很有關係。一直到清代國史館的纂修官一定由翰林院的編修兼任。翰林院是極清貴的地方人才也極精華之選平常人稱翰林爲太史。一面尊敬。一面也就表示這種關係。一個國家。以如此地位妙選人才以充其選。其尊貴爲外國所無科舉爲人才唯一出身之途科舉中最清貴的是太史。可以說以全國第一等人才做史官了。

史官在法律上有獨立的資格。地位又極尊嚴。而且有很好的人才充任。這是中國史學所以發達的第二原因。但是到民國以後就糟了。自史佚以來未曾中斷的機關。到現在卻沒有了。袁世凱做總統的時候。以國史館總裁位置王壬秋。其實並不曾開館。後來就讓北京大學吞併了一次。最近又附屬於國務院。改名國史編纂處。獨立精神到現在消滅。是不應當的。幾千年的機關。總算保存了幾千年的史蹟。雖人才有好壞而紀載無間缺。民國以來怎麼樣單是十六年的史蹟。就沒有法子詳明的知道。其故。只因爲沒有專司其責的國史館。

私人作野史固可以補史官的不及。但如明末野史很發達。而萬季野主張仍以實錄爲主。史官所記固或有曲筆。私人所記又何嘗沒有曲筆。報紙在今日是史料的淵藪了。但昨天的新聞和今日矛盾。在甲軍閥勢力下的報紙和在乙軍閥勢力下的參差。你究竟相信誰來。——所以做史學史。到敘述史官最末一段。可以講講國史館的設立。和史官獨立的精神。與史官地位的尊嚴之必要。

史學史的第二部分要敘述史家。最初史官就是史家。不能分開。到後來。仍舊多以史官兼史家。但做史學史。在

史官以外．應從史家兼史官的或史家不是史官的看他史學的發展．這部分資料．歷代都很少．以一種專門學問自成一家．比較的要在文化程度很高以後．所以春秋以前不會有史家．歷史學者假如要開會館找祖師．或者可用孔子．因春秋和孔子有密切的關係．孔子雖根據魯史記作春秋．但參雜了很多個人意見．春秋若即以史爲目的．固然可叫做史．即使在史以外另有目的．亦可以叫做史．本來紀載甚麼東西．總有目的．凡作史總有目的．沒有無目的的歷史．孔子無論爲哲學上．政治上．有其他目的．我們亦不能不承認他是史家．即使他以紀載體裁發表政見．春秋仍不失爲史學著作的一種．其後最昭明較著的史家．當然是國語左傳的作者．無論他姓甚名誰．大概推定其年代不出孔子死後百年之內．這個史家是否晉史官．我們也不敢斷定．據我看做左氏春秋的人不見得是史官．因史官是國家所設．比較的保守性多．創作性少．但也不敢確定．若是一個史官．則實是一個最革命的史官了．魯春秋和竹書紀年大概是同一體裁．都是史官所記．和左氏春秋不同．左氏春秋的範圍很廣．文章自出心裁．描寫史蹟．帶有很濃厚的文學性質．眞的史家開山祖．當然要推崇這個作者了．這作者的姓名事蹟雖待考訂．而這部書的價值應該抬高．因爲自這部書出現以後．史學的門徑纔漸漸打開了．史記稱孔子春秋以後．有左氏春秋．虞氏春秋．呂氏春秋．鐸氏微．都是承風後起的．現在只有呂氏左氏二種．餘皆不存．那些若和呂氏一樣．不能說．若和左氏一樣．應屬史家之類．漢初有一位史家．名叫陸賈．著了一部楚漢春秋．可惜那書不傳．不知內容怎樣．——以上諸家．都脫不了春秋的窠臼．

以下就是司馬遷作史記．史學因之轉變方向．史記這書的記載並不十分眞確．南宋以後．有許多人加以攻擊．但是無論如何不能不承認是一種創作．他的價值全在體裁的更新．舍編年而作紀傳書表．至於事蹟的擇別．

年代的安排，他是沒有工夫顧到的，自司馬遷以後一直到現在快出版的清史都用史記這種體裁，通稱正史。自隋志一直到最近的各種藝文志和藏書目，史部頭一種就是正史。正史頭一部就是史記。雖說編年體發達在先，但紀傳體包括較廣，所以唐人稱爲正史。普通人以爲紀傳體專以人爲主，其實不然，史記除紀傳以外還有書表。表是旁行斜上，仿自周譜，但周譜只有譜，史記則合本紀列傳書表在一起而以表爲全書綱領，年代遠則用世表，年代近則用年表月表，或年經國緯，或國經年緯，體例很複雜。本紀是編年體，保存史官紀載那部分。書八篇是否司馬遷原文，做得好不好，另一問題，但書的內容乃是文化史，不是單講個人。史記八書所範圍的東西已很複雜，後來各史的書志發展得很厲害，如漢書的藝文志，隋書的經籍志，魏書的釋道志，多麼寶貴。所以紀傳體的體裁，合各部在一起，記載平均，包羅萬象，表以收複雜事項，志以述制度風俗，本紀以記大事，列傳以傳人事，伸縮自如，實在可供我們的研究。我們不能因近人不看志表，也罵紀傳體專替古人做墓志銘，專替帝王做家譜，我們儘可依各人性之所近去研究正史，如晉書好敍瑣碎事滑稽語，元史多白話公文，這都保存了當時原形，這都因體裁的可伸可縮，沒有拘束。所以司馬遷創作這種體裁，實在是史學的功臣。就是現在做清史，若依他的體裁，也未嘗不可做好，不過須有史學專家，不能單靠文人。自從他這個大師打開一條大路以後，風起雲湧，續史記者有十八人，其書雖不傳，但可見這派學風在西漢已很發達了。

司馬遷以後，帶了創作性的史家是班固，他做的漢書，內容比較史記還好，體裁半是創作，就在斷代成書這點。後來鄭樵罵他毀滅司馬遷的成法，到底歷史應否斷代，還有辯論的餘地，但斷代體創自班固則不可誣。從此以後，斷代的紀傳體歷代不絕，竟留下了二十餘部，稱中國歷史必曰二十四史。二十四史除史記外，都是斷代

的紀傳體。談起這體的開山祖。必曰班固。所以班固須佔史家史的一段。

再次是荀悅。即漢紀的作者。史的發達。編年在先。紀傳在後。司馬遷以前。全是編年。以後紀傳較盛。但仍感有編年的必要。漢紀即編年體。荀悅的地位同於班固。班固變通代的紀傳體爲斷代的。荀悅也變通代的編年爲斷代的。所以荀悅也須一敍。以表示這種趨勢。

第一期的史家有這麼多。也有一等二等之分。經過這一期以後。「千巖競秀、萬壑爭流」的史家多極了。據劉知幾的計算。自東漢到唐初不下百餘家。這是史學極盛時期。單是晉書就有十八家做過。自唐代官修晉書出而十八家全廢。此外宋齊梁陳北魏北周北齊以及稍前的五胡十六國。或編年。或紀傳。無不有史。即無不有史家。但那時著作多半因襲。沒有創作。自唐初以前。作者或兼史官。或以私人作史。而後來得國家的幫助。國家把他當史官看待。或竟用私人力量著成一書。這都受司馬遷班固的影響。這些人和唐以後不同。都是一個人獨立做史。或父子相傳。或兄弟姊妹同作。他們的成功與否。成功的大小。另是一問題。但都想自成一家之言。不願參雜別人的見解。和唐後官修史書完全異致。

唐以後。史學衰歇。私人發宏願做史家的很少。國家始設立館局。招致人才。共同修史。這種制度。前代也許有。但都是暫時的。到唐代纔立爲法制。但有很多毛病。當時劉知幾已太息痛恨。而終不能改。劉知幾是史官中出類拔羣的。孤掌難鳴。想恢復班固的地位而不可能。只好悶煩鬱結。著成一部講求史法的史通。他雖沒有作史的成績。而史學之有人研究。從他始。這好像在陰霾的天氣中打了一個大雷。驚醒了多少迷夢。開了後來許多法

宋朝有好幾部創作（1）歐陽修的新五代史記好不好另一問題但在史家的發達變遷上不能不推爲一個復古的創作者。他在隋唐五代空氣沉悶以後，能彀有自覺心，能彀自成一家之言。不惟想做司馬遷，而且要做孔子。這種精神是很可嘉尙的。他在新五代史記以外，還和宋祁同修了唐書。唐書的志這部分是他做的，很好。只有明史的志可和他相比。表這部分，如宰相世系表，也算創作。所以歐陽修所著的書不管他好不好，而他本人總不失爲「發憤爲雄」的史家。（2）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價值不在史記之下。他的貢獻全在體裁的創作。自荀悅作漢紀以後，袁宏作後漢紀，干寶作晉紀，都是斷代的編年體。到資治通鑑纔通各代成一史。由許多史家分擔一部，由司馬光綜合起來。簡繁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術不在司馬遷之下。先頭作了長編，比定本多好幾倍。後來又另作考異，說明去取的來由。作目錄，提挈全書的綱領。體例極完備。考異的體例尤其可貴。我們學古人著書，應學他的方法，不應學他的結果。固然考異的方法司馬光也運用得不曾圓滿，我們還可糾正，但不相干。只要他能彀創作這種方法，就已有莫大的功勞。自有此法以後，一部史書著成，讀者能知道他去取的原因，根據的所在。所以司馬光在史學的地位和司馬遷差不多相等。（3）司馬光附屬的第二流史家是朱子。朱子就資治通鑑編成通鑑綱目。雖沒有做好，自不失爲小小的創作。他改直敍的編年體爲和春秋左氏傳一樣的綱目體。高一格爲綱，低一格爲目。其注意點在綱。借綱的書法來發揮他的政治理想，寓褒貶之意。他最得意的地方，如三國的正統改魏爲蜀等，其實沒有多大關係。其好處在創造綱目體，使讀者一看綱就明白一個史事的大概。這種體裁還可運用到編年以外的體裁。紀傳可用，書志也可用。如後來錢子文補漢兵志，錢德洪作王陽明年譜，就用這體。這體的好處，文章乾淨，敍述自由，看讀方便。但創造這體的人是誰，還有問題。元經若是

王通或阮逸所作.則這體是他們所創.但不可靠.無論如何.用綱目體來做史.自朱子起.則可無疑.所以朱子可稱史家.(4)朱子前一點.最偉大的是鄭樵.他以爲歷史如一個河流.我們若想抽刀斷水.是不可能的.所以以一姓興亡爲史的起迄.是最不好的.因此.創作一部通志.上自極古.下至唐初.這種工作.梁武帝和他的臣子也曾做過.隋志載他們做的通史.有四百八十卷.可惜不傳.不知其內容怎樣.鄭樵在史學界理論上很有成績.實際上的工作.如做通志.可謂大失敗.通志的運氣好.至今仍保存.後來史學家批評他.紀傳一大堆儘可焚燬.因爲全抄各史.毫無新例.只有二十略可看.他所以不致失傳.也許因爲有二十略的成功.二十略貫通各史書志.擴充文物範圍.發明新穎方法.在史學界很佔着地位.足令鄭樵不朽.(5)此外爲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這書就資治通鑑的史事.摘要歸類.各標一題.自爲起迄.論他紀事.大小輕重.頗覺不倫.論他體例.在紀傳編年之外.以事的集團爲本位.開了新史的路徑.總不愧爲新史的開山.(6)還有蘇轍呂祖謙一派的史論家.對於史事下批評.此種史論.隋志已載有三國志評論等書.惜已失傳.不知其是評史事.是評史書.從前紀傳體每篇末尾必有幾句短評.但沒有專門評論的.宋朝有許多專門作史評家的.在史學界有相當的地位.(7)還有羅泌做路史.敍先秦以前.選擇資料.最不精嚴.但用的方法很多.有許多前人所不注意的史蹟.他也注意到.在史學界也有點價值.(8)吳縝作新唐書糾繆.新五代史記糾繆.雖專用以攻擊歐陽修.但間接促起史家對於史事要審查眞僞的注意.開後來考證史事一派.關係比前二種重要得多.——人們只說宋朝理學發達.不知史學也很發達.

一到元明.簡直沒有史家.史官修的宋史元史都很糟.中間只有金遺民元好問.專門收羅文獻.以史爲業.可謂

有志之士。明朝有許多野史。卻沒有一個眞的著作家。清朝的史學。各種都勃興。但大體的趨向和從前不同。留在第四部分講近代史學界趨勢時。講史家的敍述就此停止。

第三部分講史學之成立及其發展。凡一種學問。要成爲科學的。總要先有相當的發展。然後歸納所研究的成績。纔成專門。先頭是很自由的發展。茫無條理。後來把過去的成績整理。建設科學。沒有一種科學不是如此成立的。所以一個民族研究某種學問的人多。那種學問成立也更早。若研究的人少。發達也更遲。自成爲科學以後。又發現許多原則。則該科學更格外發展。先有經驗。纔可發現原則。有了原則。學問越加進步。無論那門學問。其發達程序皆如此。史學在中國發達得最厲害。所以成立得也最早。這也是和各科學發達程序相同。

又從旁一方面看。凡一種學問。當其未成立爲科學以前。範圍一定很廣。和旁的學問分不清。初成科學時。一定想兼併旁的學問。因爲學問總是有相互的關係。無論何學。皆不能單獨成立。所以四方八面都收納起來。後來旁的學問也漸漸成爲科學。各有領土。分野愈分愈細。結果要想做好一種學問。與其採帝國主義。不如用門羅主義。把旁的部分委給旁的學問。縮小領土。在小範圍內。盡力量越窄越深。——全世界學問進化分化的原則如此。中國人喜歡籠統的整個的研究。科學的分類很少。這也不能說不好。不見得要分纔是好。現在德國人做學問。分得很細。英國人則帶海洋性。甚麼都含混點兩方面各有好壞。但爲研究學問的便利起見。分得精細也有好處。因爲要想科學格外發展。還是範圍縮小。格外經濟。中國史學成立以後的最大趨勢。就如此。最初很寬。以後愈趨愈細。從前廣大的分野。祇能認爲有關係的部分。把範圍縮小。到自己所研究那一點。

中國史學的成立與發展。最有關係的有三個人。一劉知幾。二鄭樵。三章學誠。此外很多史家。如上文所講在史

學方面零零碎碎。都講了些原理原則。把史學的範圍意義及方法。都各各論定了。但在許多人裏邊。要找出幾個代表時代特色而且催促史學變化與發展的人。就只有這三個。他們都各有專著討論史學。劉知幾有史通。鄭樵有通志總序及二十略序。章學誠有文史通義及湖北通志永淸志亳州志和州志各序例。此三人要把史學成爲科學。那些著作有很多重要見解。我們要研究中國史學的發展和成立。不能不研究此三人。此三人的見解。無論誰都值得我們專門研究。現在只能簡單的講些他們的特點何在。

先講劉知幾。劉知幾的特點。把歷史各種體裁分析得很精細。那種最好。某種如何做法。都講得很詳明。他的見解雖不見得全對。但他所批評的有很大的價值。(1)史學體裁。那時雖未備。而他考釋得很完全。每種如何做法。都引出個端緒。這是他的功勞。(2)他當代和以前史的著作。偏於官修。由許多人合作。他感覺這很不行。應該由一個專家拿自己的眼光成一家之言。他自己做了幾十年的史官。身受官修合作不能成功的痛苦。所以對於這點發揮得很透徹。(3)史料的審查。他最注重。他覺得作史的人。不單靠搜集史料而已。史料靠得住靠不住。要經過很精嚴的審查纔可用。他膽子很大。前人所不敢懷疑的。他敢懷疑。自論語孟子及諸子。他都指出不可信的證據來。但他不過舉例而已。未及作專書辨僞。而且他的懷疑也許有錯誤處。不過他明白告訴我們。史事不可輕信。史料不可輕用。這是劉知幾所開最正當的路。其他工作還很多。舉其著者。有此三條。

鄭樵成績最大的。(1)告訴我們歷史是整個的。分不開。因此反對斷代的史。主張做通史。打破歷史跟著皇帝的觀念。歷史跟著皇帝。是不妥當的。歷史如長江大河。截不斷。要看全部。鄭樵主要工作在做通志。雖未成功。或者也可以說是已失敗。但爲後學開一門徑。也是好的。(2)他把歷史的範圍放大了許多。我們打開二十略一

看，如六書，七音，氏族，校讎，圖譜，從來未收入史部的，他都包攬在史學範圍以內。(3)他很注重圖譜，說治史非多創圖表不可。他自己做的書表很多，表式也很有新創，圖雖沒有做多少，但提倡得很用力。——這三點是鄭樵的貢獻。

章學誠，可以說截至現在，只有他配說是集史學之大成的人。以後也許有比他更大的發展，但有系統的著作，仍以文史通義爲最後的一部。他的特色(1)他主張史學要分科，以爲要做一國史，尤其如中國之大，決不能單講中央政治，要以地方史作基礎，所以他對於古代歷史的發展，不單看重中央的左史右史，還看重地方的小史。史的基本資料，要從各種方志打底子。從前做史專注意中央政治的變遷，中央政府的人物，中央制度的沿革。章學誠把歷史中心分散，注重一個一個地方的歷史，須合起各地方志，纔可成爲眞有價值的歷史。史官做史須往各地搜羅文獻，卽自己非史官，也應各把地方文獻搜羅，方志與歷史，價值是相當的。(2)他不注意史料的審查和別擇，因爲前人已講得很淸楚，他專提倡保存史料的方法。他以爲史部的範圍很廣——如六經皆史——什麼地方都是史料，可惜極易散失，所以主張中央和地方都應有保存史料的機關。中央攬總，府、州、縣、各設專員，關於這種制度和方法，他講得很精密。關於史料的總類，也有條理的駕馭，他所作的方志，常分志，掌故，文徵三部，志是正式的史書，掌故及文徵，保存原始史料。倘使各家方志都依他的方法，歷代史料必不致缺乏。他以爲保存史料的機關，須用有史學常識的人，隨時搜集史料，隨時加以審查而保存之，以供史家的探討。至於如何別擇，如何敍述，各家有各家的做法，和保存史料的機關不相干。關於這一點，可以說是章學誠的重要主張。在中國一直到現在，還沒有這種機關。從前有所謂皇史宬，實錄館，雖也可說是保存史料用的，章

學誠以爲不行因爲那只能保存中央這一部分的史料至於正史以外各行政官都有機關範圍又很大不單保存政治史料各種都保存實在是章學誠的重要發明這種辦法在中國不過一種理想未能實行在外國也做不到祇由博物院及圖書館負了一部分責任而已章學誠把他看做地方行政的一種一層一層的上去最高有總機關管理各地方分科中央分部繁重的很要把這種畫一的章程通行起來過去的事蹟一定可以保存很多但他的辦法也未完備所保存的只是紙片沒有一點實物方法也不精密我們儘可補充改正(3)他主張史家的著作應令自成一家之言什麼學問都要納到歷史方面去做史家的人要在歷史上有特別見解有他自己的道術拿來表現到歷史上必如此纔可稱爲史家所作的史纔有永久的價值所以關於史學意義及範圍的見解都和前人沒有相同的地方他做史也不單敘事而須表現他的道術我們看文史通義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是講哲學的此則所謂歷史哲學爲劉知幾鄭樵所無章學誠所獨有即以世界眼光去看也有價值最近德國纔有幾個人講歷史哲學若問世界上誰最先講歷史哲學恐怕要算章學誠了

以上把三個人重要之點略講了講還有中國普通相傳下來的歷史觀念三個人都有相當的貢獻第一點史與道的關係第二點史與文的關係

中國史家向來都以史爲一種表現道的工具孔子以前不知如何春秋即已講微言大義董仲舒說『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司馬遷史記自序和報任安書都說『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此種明道的觀念幾千年來無論或大或小或清楚或糢糊沒有一家沒有所以很值得我們注意明道的觀念可分兩種一明治道二明人道明治道是借歷史事實說明政治應該如何講出歷代的興衰成敗治亂的原因令

後人去學樣。明人道，若從窄的解釋，是對於一個人的批評，褒貶，表彰，好的令人學，指摘壞的令人戒。若從廣的解釋，是把史實羅列起來，看古人如何應付事物，如何成功，如何失敗，指出如何纔合理，如何便不合理。這種若給他一個新名詞，可以叫做『事理學』。西洋人注重人同物的關係，所以物理學很發達。中國人注重人同人的關係，所以事理學很發達。資治通鑑便是事理學的代表，善言人情事理，所以向來稱贊他『讀之可以益人神智』。續資治通鑑就够不上。關於這一點，現在比從前一天一天的少有適用，但仍有效力。從前自秦始皇到清宣統，政治環境及行爲，沒有多大變遷，所以把歷史事實作爲標準，相差不遠。司馬光做資治通鑑，所求得的事理標準，所以可供後人資鑑。就因這個緣故，現在雖不能說此種標準已無效，也不能說與從前一樣有效，祇可以說效力減了許多。各門的條文許多還可應用，如何纔可富國，如何纔可利民，水利如何興，田賦如何定，至今仍不失其爲標準。至於應用政治的方法，對付外交的手段，從前雖很有標準，現在因環境變遷，政體改易，就無效力，縱使有也很少了。治道方面如此，人道方面到現在，到將來，從前的事理標準仍很有效。這點注重明道的精神是中國人的素質，我們不能放鬆的。至於窄義的人道方面，褒貶善惡，從前的史家看得很重，而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看得很輕。前述的紀載史事以爲後人處事接物的方法，則各派史家皆如此。

簡單說，這種態度就是把歷史當做『學做人』的教科書。劉鄭章三人對此點很注重，其餘各人對此也很注重。即非史家亦很注重，譬如曾國藩胡林翼的功業偉大，若依外國史家的眼光，只注重洪楊之亂如何起，曾胡如何去平定他。其實我們讀歷史，要看他們人格如何，每事如何對付，遇困難如何打破，未做之前如何準備，這一點比知道當時呆板的事實還要重要。洪楊之起滅及曾胡之成功，已成過去，知道又有何用處。我們讀史，看

曾胡如何以天下爲己任。如何磨鍊人才。改革風氣。經萬難而不退轉。領一羣書獃子。自己組織了無形的團體。抗起大事來做。各省不幫他而反加以掣肘他們以一羣。師友感激義憤竟然成功此種局面在中國史上是創見。我們要問爲什麼能如此此卽人道學事理學的研究。看歷史的目的各有不同若爲了解洪楊之亂當然注重戰爭的眞相和結果若爲應付世事修養人格結交朋友的關係。則不可不注重人與人相與的方面。

中國史注重人的關係尤其是紀傳體。近來的人以爲這種專爲死人做傳記毫無益處其實中國史確不如此。做傳乃是教人以應世接物之法。誠然有許多事實含了時代性。可以省略。但大部分不含時代性。所以中國史家對於列傳的好不好。與將來有沒有利益。很有斟酌。不肯輕懈。一個人所做的事若含時代性。則可以省略。若不含時代性。在社會上常有。則不能不注重這要看史家眼光和手腕如何。史書的價值也隨之而定。——總說一句。這種以史明道的學術之發達及變遷。爲研究中國史學史所不可不注重之點。在外國是沒有的。

其次。史與文的關係。中國文看得很重。孔子已說『文勝質則史』史體與文有重要的關係。全書如何組織。纔算適當。劉鄭章三家講得很多。旁人亦講得不少。一篇文章如何組織。劉鄭章三家講得很多。韓愈柳宗元一般文人也講得不少。章學誠做文史通義。文和史在一塊兒講。關於史的文如何做法。章氏有許多特別見地。雖其所講方法所作體例。我們看去似係他自創。他卻說都有所本。實則一部分自前人。一部分還是他自創。如講敍事方法。從前做傳專敍個人。他可常常以一事做傳名。如湖北通志檢存稿。非人的傳。有許多把人的事含在一起。又或傳中有表。也是前人文裏所不敢參雜的。諸如此類。對於文的史。史的文。發揮得很透徹。這種講史與文的關係。往後很發展。但可以以章學誠爲一結束。——以上講第三部分——中國史學之成立及其發展——

完。

第四部分應該講最近中國史學的趨勢。有許多好的地方。有許多不好的地方。最近幾年來時髦的史學。一般所注重的是別擇資料。這是自劉知幾以來的普通現象。入清而甚盛。至今仍不衰。發現前人的錯誤而去校正他。自然是很好的工作。但其流弊乃專在瑣碎的地方努力。專向可疑的史料注意。忘了還有許多許多的眞史料不去整理。如清代乾嘉學者。對於有錯字的書有許多人研究。對於無錯字的書無人研究。荀子有錯字。研究的有好幾家。成績也很好。孟子無錯字。研究的便很少。此可以說是走捷徑。並非大道。其實讀孟子荀子的目的在了解孟子荀子的學術。以備後來拿來應用。若專專校勘考證。放着現成的書不讀。那就不是本來的目的了。還有一種史料鈎沉的風氣。自清中葉到現在。治蒙古史很時髦。因元史太簡陋。大家都想方法。搜出一條史料也很寶貴。近來造隴海鐵路。發現了北魏元氏百餘種墓誌銘。好寫字的人很高興。治史的人也高興。因爲魏書宗室傳缺了一卷。治史的人便根據那些墓誌銘來補起來。其實魏書縱不缺略。大家也沒有這們好的精神去看宗室傳。近來史學家反都喜歡往這條補殘鈎沉的路走。倒忘了還有更大的工作。

還有一種研究上古史。打筆墨官司。自從唐人劉知幾疑古惑經以後。很少人敢附和。現在可附和他了。不得這種並不是不好。其實和校勘、輯佚、無異。譬如鄭玄箋注的毛詩三禮已夠研究了。反從太平御覽冊府元龜去輯鄭注尙書和易經。以爲了不得。乾嘉以來的經學家便是這樣風氣。其實經學不止輯佚。史學不止考古。

推求以上諸風氣。或者因受科學的影響。科學家對於某種科學特別喜歡。弄得窄。有似顯微鏡看原始動物。歐洲方面應該如此。因爲大題目讓前人做完了。後學只好找小題目以求新發明。原不問其重要與否。這種風氣

輸入中國很利害。一般學者爲成小小的名譽的方便起見。大家都往這方面發展。這固然比沒有人研究好。但老是往這條捷徑走。史學永無發展。我們不能夠從千眞萬確的方面發展去整理史事。自成一家之言。給我們自己和社會爲人處事作資治的通鑑。反從小方面發展去做第二步的事。眞是可惜。不過這種大規模做史的工作很難。因爲儘管史料現存而且正確。要拉攏組織。並不容易。一般作小的考證和鈎沉、輯佚、考古。就是避難趨易。想徼倖成名。我認爲病的形態。眞想治中國史。應該大刀闊斧。跟着從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個的歷史來。纔可使中國史學有光明發展的希望。我從前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不免看重了史料的搜輯和別擇。以致有許多人跟着往捷徑去。我很懺悔。現在講廣中國歷史研究法。特別注重大規模的做史。就是想挽救已弊的風氣之意。這點我希望大家明白。

寅　社會科學史的做法（略）

卯　自然科學史的做法（略）

己　文學史（略）

庚　美術史（略）

第五章　文物專史做法總說

本來想在這一學年內講完廣歷史研究法。現在只講了一半。時間不許再講下去了。本來想把文物專史的做法都詳細講。因爲有些方法還不自滿。所以上文有的講了做法。有的沒有講做法。有的連大略都不曾講。只好

待將來續補現在總講一章文物專史的做法做個結束

文物專史的工作在專史中最爲重要亦最爲困難和其他四種專史——人事地方時代——的做法都不相同其他專史應該由史學家擔任文物專史與其說是史學家的責任毋甯說是研究某種專門科學的人對於該種學問的責任所以文物專史一方面又是各種專門學問的副產物無論何種學問要想對於該種學問有所貢獻都應該做歷史的研究寫成歷史以後一方面可以使研究那種學問的人了解過去成績如何一方面可以使研究全部歷史的人知道這種學問發達到何種程度所以說文物專史不單是史學家的責任若由各種專門學者自家做去還好些譬如經濟史中的貨幣史要做得好單有歷史常識還不行最少要懂得貨幣學近代經濟學以及近代關於貨幣的各種事項然後回頭看中國從前貨幣的變遷乃至歷代貨幣改革的議論以新知識新方法整理出來凡前人認爲不重要的史料或學說都敍述上去——這種貨幣史纔有精采貨幣學比較的範圍不很窄尙且應有常識做基礎非有專門研究的人不能做專史若做中國音樂史尤其非用專門家不行我們外行的人若去做用功雖苦還是不了解許多重要的資料無法取去又如做文學史要對於文學很有趣味很能鑑別的人纔可以做他們對於歷代文學流派一望過去卽知屬某時代並知屬某派譬如講宋代詩那首是西崑派那首是江西派文學不深的人祇能勦襲舊說有文學素養的人一看可以知道再如書法史寫字有趣味的人書碑很多臨帖很多一看古碑帖就知其眞僞及年代就是我自己隨便拿個碑版來不必告訴時代給我不必有人名朝號可旁證我都可以指出個大概的年代所以假使要做書法史也非有素養不可否則決難做好關於文物專史大概無論那一部門都是如此所以做文物專史不可貪多想一人包辦是

絕對不成的。祇能一人專做一門。乃至二門三門爲止。而且都要有關係因緣纔可以兼做。如做美術史。順帶做書法史雕刻史或合爲一部。或分爲三部。還勉強可以做得好。因爲那三部都有相互的關係。但必須對於三部都有素養的人。纔可以做得好。想做文物專史的人。要對於自己很喜歡的那部分。一面做史。一面做本門學問。歷史是他的主產物。學問是他的副產物。研究科學的人固然也有不作歷史研究而能做好學問的。如果對於歷史方面也有興味。學問既可做好。該科學史也可做好。所以研究歷史的人。一方面要有歷史常識。一方面要於歷史以外有一二專門科學。用歷史眼光把中國過去情形研究清楚。則這部文物專史可以有光彩。因此所以不能貪多。若能以終身力量做出一種文物專史來。於史學界便有不朽的價值。不貪多。一面治史一面治學。做好此種專史時。可以躊躇滿志。至於其他如人的專史事的專史。則一個人儘可以做許多。——這是講做文物專史的先決問題。一須專門。二須不貪多。實在也只是一義。

其次。關於搜集資料。比其他專史困難得多。其他專史雖然也不單靠現存的資料。但其基本資料聚在一起。比較的易得。如做一人的專傳或年譜。其人的文集是基本資料。再搜集其他著作。大段資料可以得着。和他有關係的人的著作。範圍相當的確定。無論其人方面如何多。如何複雜。做專史或年譜都可以開出資料單子。很少遺漏。至於事的專史。在公文上。專記上。文集上。資料的範圍也比較的有一定。文物專史則不然。搜集資料再困難沒有了。若是歷代書志有專篇。或九通中有此一門。前人做過許多工夫的。比較的還有相當的資料。但仍舊不够。即如經濟之部。各史食貨志及九通關於食貨一門。固然可以得若干基本資料。但總不滿足。非另求不可。書志及九通有了。尚感困難。若沒有。又如何。如書法繪畫在史書中毫無現存的資料。現在講畫史的。雖有幾本

書。而遺漏太多。做這類專史資料散漫極了有許多書看去似沒有關係但仔細搜求可以得許多資料如講經濟狀況。與詩歌自然相隔很遠。其實則不然。一部詩集單看題目。就可以得許多史料。詩是高尙的。經濟是齷齪的齷齪狀況可在高尙中求之有許多狀況正史中沒有而詩集中往往很多。做經濟史不一定要好詩集詩雖做得不好。而題目詩句夾注常有好史料。詩與經濟相隔這麼遠尙有這麼多史料所以做文物專史無論甚麼地方都有好資料。不過也不是凡有資料都可以用須要披沙揀金。所以不能心急眞要成功要費一世工夫。出版的早晚。沒有關係。預備盡生平的心力。見到資料便抄下來。勤筆勉思。總有成功的一日。我很精在床上看書。看見了可用的資料。摺上書角。不能寫下來。另日著書要用這種曾經看到的資料。大索天下終不可得所以此類工作。須要非常勤勉。不嫌麻煩。記下一點資料。固然沒有用處。記得多了以後。從裏邊可以研究出多少道理來顧亭林做日知錄。旁人問他近來做了幾卷。他說別來數年不過得了十餘條。抄別人的書如收羅破銅爛鐵。自然容易。我是精思謹取。如上山開鑛。所以很難。顧氏做日知錄的方法。起初看見一條。箚記了若干年後陸續箚記了許多相類的資料。加以思想組織。爲一條。我們做文物專史非如此耐煩不可。鄉先輩陳蘭甫先生死了以後。遺稿流傳出來。一張一張的紙片異常之多。都是在甚麼書看見了兩句記出來以後又加上簡短的按語。新近廣東有人搜得了六千多片。都一般大小。實則他一生的紙片。不知有好幾百萬張。我正打算設法找來整理一下。可以看出他治學的方法。我們認眞想做好的著述。尤其是關於文物專史方面的。非做此種工夫不可。有如蜜蜂採花。慢慢的製成極精的蜜糖。纔是有價值的著作。文物專史之所以難做。這是一點。

中間還有鑑別史料的工作。前回講過。近來史學界都趨重這一點。帶了點取巧的性質。我們所希望的。不在考

訂眞僞考不出來也沒有關係。如明建文帝到底是燒死的還是逃去做和尙的。又如清世祖是病死的還是跑到五台山做和尙的。他的董妃是否董小宛。我們固然歡迎有人做這種工作。但不希望有天才的人都到這面用工夫。把旁的方面放鬆了。以後的史家。關於搜集方面。要比鑑別方面多下工夫纔好。我從前做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對於鑑別史料。說的很多。許於近來學風有影響。此是近代學風可喜之中稍微一點不滿意的所在。其餘如鈎沉、輯佚一類的工作也要做。但不要把沒有眞僞問題的現存的史料丟開不管。文物專史也是一樣。而且特別的易犯這種毛病。其所以難做。這是二點。

關於文物專史的做法。各門不同。其公共原則有多少。很難說。然也有幾點很主要的可以說。

(一)文物專史的時代不能隨政治史的時代以畫分時代。固然。政治影響全部社會最大。無論何種文物受政治的影響都很大。不過中國從前的政治史以朝代分。已很不合論理。尤其是文物專史更不能以朝代爲分野。即如繪畫史。若以兩漢畫。三國畫。六朝畫。唐畫。宋畫。分別時代。眞是笑話。中國繪畫大體上。中唐以前是一個時代。開元天寶以後另是一個新時代。分野在開元初年。底下宋元混合爲一時代。至明中葉以後另爲一時代。又如近代外交史。不能以明清分。要看外來勢力做標準。葡萄牙人荷蘭人到中國。在明嘉靖以前。爲一時代。嘉靖以後到清道光南京條約。另爲一時代。道光到中日戰爭另爲一時代。往後到今日再一時代。外交雖與政治密切。尙且不能以明史清史畫分。何況其他。所以各種文物專史絕對不能依政治史爲分野。而且各種之間亦相依爲分野。譬如繪畫以開元天寶爲界。書法則以隋代分。繪畫在北魏不能獨立。書法在北魏可以獨立。而且可以分初盛中晚。又如詩以唐爲主系。宋以後爲閏系。書法以北魏爲主系。唐爲閏系。詞以

宋爲主系．元以後爲閏系．各種文物應畫分的時代都各不同．要做通史．簡直沒有法子說明．因爲要跟着政治走．而有時這個時代文物盛而政治衰．那個時代文物衰而政治盛．絕對不能畫一．一定做不好．譬如宋徽宗的政治很糟．學術更糟．可謂黑暗時代．但從美術方面看．卻光芒萬丈．所以各種專史有一篇一篇單行的必要．尤其是文物專史的時代應以實際情形去畫分．

（二）文物專史的時代不必具備．普通史上下千古．文物專史則專看這種文物某時代最發達．某時代有變遷．其他時代或沒有或無足重輕．可以不敍．例如做外交史．應從很晚的時代起．從前的外交與近代的外交不同．如欲做上下千古的外交史．把春秋的朝聘．漢以後的蠻夷朝服．都敍上去．則失去了外交的本質了．要想做得好．不必貪多．不可把性質不同的事實都敍在裏邊．外交史最早只可從明代起．又如做詩史．也許可以做到宋朝而止．後面可以做一個簡單的結論．這並不是因爲元明清沒有詩．乃是三朝的詩沒有甚麼變化．元遺山所謂詩至蘇黃而盡．話是真的．詩以唐爲主系．以宋爲閏系．元以後沒有價值了．這不過舉一二例．其實文物專史無論那種都如此．最不可貪多．做上下千古的史．即如還未講到的四川的地方專史．最古的是華陽國志．常璩做志時．的確有做專史的必要．以後歸併到本部．雖有小變動．而對全部沒有多大的影響．所以漢以後的四川可以歸併到本部史講．不必專講．又如雲南．恰好是四川的反面．直到現在還有做專史的價值．自明初沐英平滇．世王其地．清初吳三桂．民國蔡鍔唐繼堯．都與本部尚未打成一片．中間雖有些時候打成一片．而神氣不屬．不久又分了．又如東三省．自滿人入關以後．做專史的資格已消滅了．最近因日本的勢力侵入．變成特殊的地帶．似乎又有做專史的資格．河南山東．有史以前可做專史．有史以後是全國

的基本專史資格早已消滅。其他的活動早已不能爲所專有。即以河南而論在商以前。可以說是河南人的活動。周以後成爲全國人的活動了。此外各地的專史應從何時代起至何時代止要看他的情形來定奪也不可一時貪多。

(三)凡做一種專史。要看得出那一部分是他的主系。而特別注重詳細敍述。不惟前面所講道術史有主系。無論甚麼事情的活動。何種文物都有一二最緊要的時代。波瀾壯闊以後或整理或彌縫大都不能不有個主系。閏系的分別。所以做文物專史不要平面的敍述。分不出高低陰陽來。某時代發達到最高潮。某時代變化得最利害。便用全副精神去敍述。閏系的篇幅少些也沒有關係。說得簡單也沒有關係。主系的內容及派別。卻非弄清楚不可。做道術史若是漢魏三國六朝的篇幅和先秦一樣多是不行的。先秦要多。以後要少。主系要精要詳。其他可略。做詩史到唐朝要分得很清楚多少派。多少代表。一點也含混不得。明朝的詩並不是沒有派別。前七子後七子。分門別戶競爭得很利害。但從大處着眼。值不得費多大的力量去看他們的異同。所以做文物專史須用高大的眼光看那時代最主要。搜集、鑑別、敍述、抑揚。用全力做去。無論那種文物。主系並不算多。祇有一二處。如做詩以唐爲主。則以前以後都可說明。而讀者可以把精華所在看得清楚。這一點要有鳥瞰的眼光看出主系。全力赴之。此外稍略也無妨。日本所做的中國文學史平講直敍。六朝分元嘉大同唐分初盛中晚。一朝一朝的分去。一家一家的敍述。

我們看了那種著作。似乎江淹沈約與陶潛曹植一樣。優劣其實則相去何啻天淵。若依我的主張。陶曹自然要用重筆。江沈這些二等的資料可以略去。眞會做史的人。要找出幾點。分濃淡高低幾行。若平講直敍便不好了。

無論那種文物專史都應如此．

（四）文物專史又須注重人的關係．我所講的文物專史有一部分與社會狀況制度風俗有關．與個人的關係少．除此部分以外．差不多全與個人有關係．歷史是人造出來的．近代談史諸家因中國做紀傳的人喜歡表彰死者．惹起反動．以爲社會不是英雄造出來的．歷史應該看輕個人．其實固然有些人是時勢造成的．但也有造時勢的英雄．因爲一個出來．而社會起大變化的也常有．而且這種人關係歷史很重要．社會所以活動．人生所以有意義．都因此故．人生若全在社會做呆板的機械．還有甚麼意義．政治上軍事上．人的關係尤爲顯著了．其他各種文物也非無人的關係．如做道術史．羅列各人的學說．固然是必要．然欲描寫中國的道術．必先描寫個人的人格．如朱陸關於太極圖的論辯．固然要敍．但道術史最應敍的還是此二大師的人格．可由日常生活表示出來．向來講王陽明的人．因其事業多．所以在學術以外還講事業．若講到陸象山便把人事方面簡略了．其實陸象山所以能開一派學風．並不單靠幾篇文章幾封信札．他整個的人格所做的事業．都很有關係．我們描寫他的人格和羅列他的學說．至少要一樣．對於學術大師如此．對於文學家美術家也要如此．假使主系幾個大文學家．我們不單看他的作品．並注重他的性格．由性格看胸襟及理想．做的史纔有價值．這不特大學者如此．經濟方面如唐代的劉炎也如此．唐的經濟和財政在中葉以後由劉炎一人手定規模．得有很好的結果．他死後幾十年．制度仍然保存．所以做經濟史做到唐中葉．對於劉炎做人如何．才能如何．性格如何．都得詳細敍述．因爲這影響到當時財政很大．——無論那一方面關於文物專史．除因社會自然狀態發達以外．有三分之二都因特別人才產生而社會隨他變化．所以做文物專史．不可把人的

關係忽略了。對於有重要關係的人。須用列傳體。敘述其人的生平於史中。但也不似廿四史的列傳以多爲貴。要極有關係的人。纔替他做傳。而且目的不在表彰其人。乃因這種文物因他可以表現得眞相出來。

(五)文物專史要非常的多用圖表。圖表無論何種專史都須要。尤其是做文物專史要用最大精力。圖或古有。或新製。或照片。搜羅愈富愈好。表在主系想分拆實際情形時。最須應用。閏系方面有許多可以簡單敘述的東西而又不可省略。可以做成表格。看去既不討厭。查考時又很清楚。做表的好處。可以把許多不容易擺在正文內的資料保存下來。不過要費番思想纔可以組織成功。很不容易。做一表比做一文還要困難而費工夫。應該忍此勞苦。給讀者以方便。正文有的。以表說明。正文無的。以表補充。

以上所講。不過擇比較重要的簡單說明一下。實則不應如此陋略。我因時間關係。沒得充分預備。也未講完。不算是正式的講演。不過是零碎的感想而已。我希望對於同學有若干啓發。可以引起研究的興趣和方向。那麼。我預備雖不充分。對同學也不致完全沒有益處。未講完的。下學年或許有機會還可續講。本學年就此結束。

跋

右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一部。新會梁任公先生講述。其門人周傳儒姚名達筆記為文。都十一萬餘言。所以補舊作中國歷史研究法之不逮。闡其新解。以啓發後學專精史學者也。憶民國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名達初受業於先生。問先生近自患學問慾太多。而欲集中精力於一點。此一點為何。先生曰。史也。史也。是年秋冬。即講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口敷筆著。晝夜弗輟。入春而病。遂未完成。十五年十月六日講座復開。每週二小時。綿延以至於十六年五月底。扶病登壇。無力撰稿。乃令周君速記。編為講義。載於清華周刊。即斯編也。周君旋以事忙不能卒業。編至合傳及其做法而止。名達遂繼其後。自三月十八日至五月底。編成年譜及其做法。專傳的做法二章。自八月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編成孔子傳的做法以後諸篇。全講始告成文。經先生校閱。卒為定本。是秋以後。先生弱不能耐勞。後學不復得聞高論。而斯講遂成絕響。中國文化史既未成書於前。史法補編又未卒述於後。是誠國人之不幸。亦先生所賚恨以終者已。名達無似。有心治史。而無力以副之。深愧有負師教。斯編之行世。幸又得與於校對之列。謹誌數言。以示所自。惟讀者正焉。

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八日姚名達

飲冰室專集之一百

荀子正名篇

梁任公講　吳其昌記

正名篇在荀子中．比較難讀而重要．故于文義句讀之間．有講解之必要．

『後王』——孟子動言法『先王．』荀子動言『後王．』蓋荀子反對復古者也．故其所謂後王．指當時及將來之人君而言．

『成名』——成．定也．國語．『民無成君．』韋昭注．『成．定也．』

『曲期』——荀子之曲字．皆含有圓滿周徧之意．勸學篇云．『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周禮考工記輪人作車『其圜中規．』是荀子言曲含有圓滿之意之證也．曲期之意．蓋有如乎已成風俗不約而同之義．

『因之而爲通』——荀子之意．蓋欲以『諸夏之成俗曲期』立爲一種標準名詞．而遠方異俗．取則于一．則可以互通．所謂因之而爲通也．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與告子『生之謂性．』孟子之『食色性也』之義同．

『心慮而能爲之動』——『能』即『態』字．並非誤字．荀子往往以能字代態字．天論篇．『耳目口鼻行能各有所．』行能即行態也．

『謂之僞』——禮論篇云『僞者文理隆盛也』荀子視性亦非以謂絕對爲『惡』禮論云『性本始質朴』蓋荀子性與僞之觀念『性』有如乎『原料』『僞』有如乎『精製品』

『正義而爲謂之行』——此行字蓋指德行

『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上知字知識也下知字知慧也

『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上能字官能也下能字才能也

『節遇謂之命』——節遇猶言偶遇荀子視『命』爲非常的偶然的有如佛家所云之『因緣和合』之意與世人視命爲天定者根本不同

『易使作公』——顧千里以公疑當作功近之而未是公本可作功解詩『以奏膚公』毛傳云『公功也』可以爲證

『離心』——猶言『麗心』離麗也即附麗義

『異物』——此『物』字猶禮記『黃帝正名百物』之物

『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此『意』字猶論語『億則屢中』『不億不信』之億猶言忖度推測

『鈹』——楊注云『與披同皆懷亂之名』未是凡從皮者皆有不平之意易云『無平不陂』水之不平者名爲波土之不平者爲坡足之高下者爲跛

『心有徵知』——徵知猶大學所云『致知』有當讀爲又

『當簿』——楊注云『主當其簿書』古書當與嘗多通行荀子口口篇云『先祖當賢子孫必口』當賢猶

嘗賢也簿疑即薄字古時從竹從艸多通用者如『答』『荅』可互用是也嘗薄之義猶言『曾親接觸之』薄與戰時肉薄之意相近肉薄曾親接觸之也蓋荀子重經驗哲學凡事皆求親歷故其語如此

『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楊注云『未聞其說似莊子之言』甚荒謬此二語皆見墨子小取篇

『楹有牛』——墨子經說篇『若牛非馬若矢過楹』此牛字當是矢字之誤

『馬非馬』——疑脫一白字當作『白馬非馬』

『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此卽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意

『以喻動靜之道也』——楊注以動靜爲是非全無根據從未聞有以是非訓動靜者

『心之象道也』——楊注云『心想象之道』亦未是象猶表象道猶引道

『不利傳辟之辭』——傳當是便字之誤

『窮藉』——楊訓藉爲踐履有解不通處藉恐是假藉之意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去欲當是無欲之譌上下文攷之殆無可疑

『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此二句當于欲字惡字下加讀點先儒於生字死字下加讀點者義短

『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此四句損益二字恐當互易蓋上文累言多欲而亂寡欲而治此四句亦當互易然後誼乃可通也

『色不及傭則可以養目』——楊注『傭傭作之人』太迂曲古時傭與庸無別庸猶言平庸之人卽常人之

意。

正名篇爲荀子學說中堅之所在。無論讀荀子。必須特別重視。卽常人不治荀子者。亦有一讀之必要。然其文在荀子中實爲最難讀者。故讀之必須有法。讀此篇時可參看下列二書。其一。春秋繁露名號篇。其二。則尹文子大道篇上下。此二文不啻可爲正名篇之注解。可以互通發明之處極多。此外近人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講名學一部份。亦可參看。

其昌附案。梁先生讀書舉例。講荀子至是篇而止。此後轉講莊子天下篇。梁先生已先編講義。講後卽付周刊發表。莊子講後。梁先生卽臥病輟講。

飲冰室專集之一百一

中國考古學之過去及將來

梁任公講　周傳儒記

民國十五年秋。先師講學清華。會萬國考古學會會長瑞典皇太子東來。萬國考古學會開會歡迎之。先師在歡迎席上講演此題。當時用英文發表。此篇則其中文底稿也。事前先師口述。傳儒筆記。又經先師親手校改。今手澤猶新。而先師之墓木拱矣。悲夫。民國二十年三月廿日。周傳儒補誌。

我不是考古學的專門學者。實在不配講這個題目。但是因為萬國考古學會會長瑞典皇太子殿下光臨敝國。同人為表敬意起見。囑我把中國考古學之過去及將來。稍為講講。表示歡迎之意。我勉強把我所知道的略說幾句。恐怕有許多錯誤的地方。還望各位原諒。並請各位指教。

考古學在中國成為一種專門學問。起自北宋時代。約當西曆十、十一兩世紀。那個時候。中國的印刷術已經發明了。而且很進步。中國還有一種專門技術——搨本。把紙蒙在古器物上頭。能夠把上面的文字花紋及其他的模形。都摹印出來。這是宋朝已前早經發明的。一般學者對于古器物的研究。便利了許多。而且這種知識。可以普及。所以在那個時代。有幾部很有名的著述。到現今還存在。

一　當時大政治家兼大文學家歐陽修的集古錄（四庫總目稱嘉祐六年成書。即一〇六一年）。是書搜羅

許多銅器刻文石器刻文有些是他自己所收藏的有些是他自己所親見的通通摹寫上去還加了許多考證

二　趙明誠及其夫人李淸照（中國女子會塡詞的第一個女文學家）合著的金石錄（四庫總目稱紹興中一一三一——一一六一表上於朝）是書體例與歐書大致相同不過搜羅更較完備得多

三　薛尙功的鐘鼎彝器款識（據曾宏父石刻鋪敍以紹興十四年即西歷一一四四年鐫置公庫）是書專限於鐘鼎文與歐趙兩書不一樣歐趙兩書石刻多鐘鼎少是書石刻少鐘鼎多而且鐘鼎原器的款識照原樣摹寫出來是這書特色

四　王象之的輿地記勝（自序作於嘉定辛巳即西曆一〇四一年）這是一部地理書一地方之後附錄輿地碑目對於石刻所在的地方載得很詳細爲後來分地研究古物的先導

五　聶崇義的三禮圖（四庫總目稱太祖時詔頒行九六〇——九七五）是書專畫古代器物的圖形自祭祀的器物常用的器物以至衣服宮室應有盡有雖然不能說全都依照原物摹畫但每樣都是用過一番很細密的工夫去考證然後才描出來的

六　李誡的營造法式（自序稱哲宗元符三年作竣即西曆一一〇〇年）是當時一種建築術不過對於古代的宮室考據得很詳

七　呂大臨的考古圖（四庫總目稱書成於元祐壬申即西曆一〇九二年）是書係將古代鐘鼎彝器按其狀況令良工繪畫不失毫髮縱有文字脫落的器物仍將式樣繪出保存收藏人的姓名皆載在圖說的頭上或標目的下方銘識古字凡有異同的都加以訓釋考證有不識得的都附在卷末以示存疑

八　王黼的宣和博古圖（四庫總目稱書作於大觀初卽西曆一一〇七年）是書搜集歷代自鐘鼎至尊彝等共七百十七件。鑑一百一十三件。共八百三十件。所收皆天府藏器。由皇帝及精通籀學之士共同討論訓釋。考證雖非盡善。形模一點不差。音釋間或有錯誤的地方。字畫完全仍舊。後代的人可以根據他的圖畫考知古代鼎彝的狀況及文字。所以是書在考古學上很有價值。是書從前極難得現在才印出來我打算送瑞典王太子殿下一部。

從上面八種書看來。可知在北宋時代。這們學問極其發達。假使能夠繼續發達下去。到現在不知道進步到什麼程度了。可惜南宋中葉約當十二、十三兩世紀（一一一七—一二七五）以後降至元明兩代學風丕變。學者趨重玄談方面講哲學的人很多。對於這種事業。不大注意。所以衰微下去。到清初又重新恢復起來。乾隆中葉。西曆一七六五年前後。漸漸有人注意了。還不很盛。我們看四庫全書總目關於金石書籍不過五十八種。金石目三十六種。存目二十二種。

由乾隆中葉以後。直至現在。一百五十年間。這種學問有很猛烈的進步。而且分科研究。一天比一天精密下去。著名的學者已故的如阮元、翁方綱、王昶、孫星衍、錢大昕、翟中溶、李宗瀚、吳榮光、鮑康、陸耀遹、黃易、陳介祺、吳式芬、劉心源、吳大澂、王懿榮、端方、吳雲、潘祖蔭、武億、嚴可均、張廷濟、李遇孫、劉喜海、徐渭仁、楊守敬、畢沅。現在的如羅振玉、王國維、馬衡。這些都是很著名的考古學家。此外還很多。不必細舉了。

這一百五十年來。關於考古學的著作數目的增加。實在可驚。據我所看見過。認爲很有價值。已經成書的。不下四百種。此外散在文集裏的單篇。關於一部分的考據那種文章。更不計其數。這類著作。大都依着歐趙薛諸人

的規模。不過編製較爲精審。分科亦很細密。或將器物的文字全數錄出。或將器物的原形。照樣摹寫。或劃分種類。專編目錄。在目錄中記年代。記地方。記何時出土。何地發現。或已失去。或尙保存。諸如此類。記載得很爲詳細。有許多著述專記一個時代。如像兩漢金石記之類。不止兩漢。歷代都有。有許多著述專記一個地方。如兩浙金石錄之類。地方的分類。有分到極細。專記一縣的。還有許多著述專記一種金石。或專記所刻書籍。或專記鐘鼎。或專記古錢。或專記古印章。分門別類。樣樣都有。所以近百五十年來。這種進步。實在猛烈。回看北宋時代的著述。反覺得很幼稺了。

我把他們所研究的對象。用來作分類的標準。大概可分四大類。

甲。石類。

乙。金類。

丙。陶類。

丁。骨甲及其他。

以下分四類物略加說明。

甲 石類 在中國考古學中。以這類爲最大部分。資料極其豐富。現今所存的石刻最古的要算周宣王(西元前八二七至七八八年)的石鼓了。鼓共十個。有一個毀去半邊。現陳列在北京孔廟的大門內。其次要算秦始皇時候(西元前二四六至二一〇年)的六個紀功碑。分擺在直隸山東浙江等處地方。可惜現在六個碑都已佚了。祇有山東泰山那塊碑。還剩下十個大字。存放在泰山一個古廟中。西漢前一世紀的石刻。留傳得很

少現存的不滿十種．東漢（後一二世紀）以後．漸漸多起來．降至六朝隋唐（三、四、五、六世紀）那就多極了．近代的石刻現今研究這派學問的人以爲價值甚小．沒有多大注意研究的集中點．還是在唐朝以前那個時代．這種石刻．主要的部分可以分爲下列數種．

一　石經　漢熹平．魏正始．唐開成．五代時的蜀國．宋嘉祐．南宋高宗．清乾隆．都有石經．漢魏蜀石經都已亡佚了．不過留下些斷片．現存的石經．在陝西西安府學有唐朝開成時代（西曆八三六—八四〇年）所刻十二經．在北京國子監內有清朝乾隆（一七五〇年後）所刻十三經．這都是儒家經典．此外佛家石經．在山東河南等處．磨石而刻的很不少．現存最大部的是離北京西北七十里．有個大房山．裏邊有七個洞．把五千卷的佛經．用二千三百餘塊大石頭刻起來．始於北齊．迄於遼．前後費了四百年的工作．然後刻成．

二　紀功紀事碑　或記載某時代某種功德．或記載某種大建築．或記載某人的事業．有的是起一個亭蓋上他．有的是放在大建築的院子裏．或其他地方．

三　墓誌銘　這種東西都是行葬禮的時候用的．埋在地下．墓誌銘上面記載墓中人一生的事業一生的經營．

四　造象　此類作品．以六朝隋唐間（三、四、五、六世紀）最多．因爲那時佛教很盛．所以刻佛像的風氣很盛行．到現在留傳下來不少．

五　石畫　或者畫在大建築內．或者畫在墳墓中．或者畫在橋梁下．大概一種故事．有的刻旁的花紋．表一種象徵的意思．

上述五種。不過略舉梗概。其他刻石的東西尚不少。或在井上。或在橋上。常常有許多刻石留傳下來。不過講石刻的大宗。仍要算前面那五種。尤以墓誌銘及造象爲最多。因爲墓誌銘埋在地下。所以陸續出土。每年出土多少。現在雖無統計。但遲一年。就多一年。又因造像刻在懸崖上很高的地方。比較不容易損壞。藉此保全下來的很多。這些石刻。我們都用特別的搨本技術摹搨下來。一個學者。儘管坐在屋內。仍可搜羅完備。所以研究這門學問。很爲方便。

他們研究的成績。有下列幾項。

一　因爲這種石刻歷代都有。所以要研究歷代文字的變化。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且中國人。以寫字當成一種美術看待。許多有名的字。都可保全下來。所以要研究一時代一時代的書風。亦可以看得很清楚。

二　許多古書傳下來的文字。有錯誤或異同的地方。在各時代的所刻的石經。或石碑及墓誌銘所引經典。都可以用來作爲校勘的材料。

三　許多過去的歷史事蹟。有遺漏的加以補充。有錯誤的加以改正。關於歷史上事蹟的考證。這種工作。爲這派學者最用力的地方。材料亦很豐富。成績亦很優良。

四　很古代的畫。沒有法子找尋。但漢代以後的石畫。還可以略窺端倪。因爲有這種石畫。可以看出漢朝以後的畫風。而且在他們所畫的東西上。可以看出當時的器物及衣服。又在他們所畫的故事上。可以看出神話的心理。

五　還有一種造象。可以看出一時代一時代雕刻的變遷。他們所造的象。又因時代而不同。歷代信仰的變遷。

亦可以由此看出來

六　還有許多特別的石刻．可以因之看出外來宗教之派別．就是已經衰微的宗教．亦可追尋出來．如景教流行中國碑具載基督教的一支流行中國的原委．下段附有敍里亞文．尤為全世界所罕見．又如開封挑筋教所立寺．有明正德六年（西一五一一年）佚碑．可證猶太教入中國之久．

七　還有許多邊界刻石．如東部的丸都紀功刻石（魏正始間）新羅眞興王定界碑（陳光大二年）平百濟碑．（唐顯慶三年）西部的裴岑紀功刻石．（漢永和二年）姜行本紀功碑（唐貞觀十四年）．北部的苾伽可汗碑（唐開元二十三年）．南部的爨寶子碑（晉大亨四年）等等．可以看出外族與中國交涉之事蹟．有助於考史最大．

八　前述的景教流行中國碑．載基督教傳入中國的事蹟．而九姓迴鶻紀功碑（中、突厥、粟特、三體）又載摩尼教所以由中國輸入回紇的原故．可以說明東西文化的關係．其餘唐蕃會盟碑（中回兩體）闕特勤碑．（中突兩體）．可以看出西域為東西媒介在中國文化之重要．

九　許多已經死去的文字．靠這種石刻．我們可以再讀．如居庸關城門洞內．刻了許多畫．還帶着六種文字．近人考訂．一為漢文二為西夏文三為蒙古國書拔合思巴體四為畏兀吾文五為梵文六為藏文．他如莫高窟造象記．其字跡及年代．亦與居庸關刻石大致相同．西夏文字蒙古國書等文字．因為與梵文漢字並列．可以復活認明出來．

十　有許多很奇怪的刻石．記載契約條文．在內地各省．這種買賣田地的契約．現在發現者很多．可以看出古

代民法實在情形，如長慶會盟碑用中藏兩國文字，刻出雙方所訂條約的原文，可以看出當時國際交涉的法律，又此種碑刻有當時官名人名的音譯，可以看出唐時的古音。

上面所舉十宗，不過簡略的表明，做這種工作，對於歷史上及文化上裨益很大，同石刻相類的東西，還有一宗，現在已經成爲專門的研究，就是玉，因爲中國用玉用得很古，而且所刻花紋很多，可以用玉的式樣及花紋來定他的時代，亦於考古上有關係，這是要附帶說明的。

乙　金類　金類的東西，包括銅鐵兩項，而以銅爲主體，因爲鐵器容易壞，所以存者不多，銅器比較堅牢，能夠耐久，所以留傳者極多，最古的銅器，有三代時候的東西，下至秦漢魏晉隋唐，無代沒有，以前的人不肯十分注意，所以出土的東西，散佚者甚多，近來對於古物的興趣增加，鑑別的能力搨印的本事，亦遠非前人所能及，散佚的就比較少了，這類器物主要的部分，又可以分爲下列數項

一　鐘鼎文　在夏殷的時候，鑄造鐘鼎之風盛行，所以這類器物很多，最主要的就是祭品，有作祭禮用的，亦有作陪嫁用的，古代很看重這種東西，所以說「君子雖貧不鬻祭器」，我們看春秋時代，許多戰爭同媾和，都以這種東西作條件，所謂「遷其重器」，這類事實異常之多，古代的鐘鼎，陸續出土，陸續喪失去了，我們把宋代歐趙薛三書所載合算起來，有六百四十三件，（根據羅振玉雪堂叢刻所列）其中存留者極少，但後代陸續出土的爲數很多，清代著錄所存共有二千六百三十五件（根據雪堂叢刻）這些都在民間，宮庭中所藏，尚不在此數，想來還要多些，武英殿文華殿及故宮博物院各有一部分目錄，還未編好，此刻尚不能詳舉其數，這種東西，十之八九在孔子以前，文字很難讀，現因學者努力的結果，幾乎全部可通了，關於研究古代文字的

變遷、研究中國文字的源流、這是極重要的資料、其中文字、比較簡單者多、約佔十之八九、長篇者少、約佔十之一二、我們因爲能讀這種文字、對於孔子以前的歷史可以校正許多、對於歷史上的大事可以補充許多、還有一般社會上的經濟狀況、或民法方面的契約、很可以在裏邊看出一部分來、所以近六七十年研究金文的功作、比研究石刻更努力、而且研究金文的效果、比研究石刻更多、

二　古錢　古錢的研究、在考古學中由附帶的研究、變爲獨立的專科了、現在搜羅古錢最豐富的人、不同樣的錢、在七千種以外、據說最古的有五千年以前的東西、這話我雖不相信、但減少一點說、三千年或者二千五百年的錢、當然是有的、我們看那種古貨幣、即中國古代交易的媒介物、可以推想到那時的經濟狀況、中世近世以後、一時代有一時代的錢、每一皇帝即位、另鑄新錢、所以看這種錢質之美惡、量之大小、工作之精粗、各時代的經濟狀況、都可由此看出、還有他們收羅古錢的人、對於外國輸入的貨幣、亦很注意、不特可以看出本國的經濟狀況、並且可以看出四圍外族、同我國的貿易狀況、

三　度量衡　現今所存的古度量衡、有秦權、秦量、漢建初尺、新莽始建國尺、晉前尺、漢量、漢鐘、漢鈁、漢斛、中間除權是金石並用外、其餘都是金屬、我們可以看出歷代度量衡的變遷、最重要的是尺、因爲漢尺晉尺、可以推算周尺是怎樣、所以研究古器物古模型、可以得精確的標準、譬如研究古樂器、一面得着晉前尺、一面又得晉的笛譜、我們可以根據尺、依着譜、做晉朝的笛子、與晉人所作一樣、

四　古印　古印有官印私印兩種、現今收藏古印、亦成爲專門學問了、收藏最多的人、種類在一萬以上、對於這種可以看出古代官名、史書上不載者、印裏邊得着很多地方名字、有更改者、亦可由古印中考出、這些都是

主要的用處。還有一種附帶的用處。就是中國人把刻印看爲美術的一種。刻圖章的人因爲古印的發現。有所觀摩。藝術因而有大大的進步了。

五　鏡　中國古代無玻璃。都用銅鏡。直至唐宋銅鏡還是很盛行。元明以後。漸漸消滅了。現在搜羅銅鏡的人。種類不同者很多。因爲沒有統計。一時舉不出數目來。我們研究銅鏡。看它的花紋。一時代與一時代不同。鏡上所刻動植物。亦不一樣。可以看出雕刻風的轉移。亦可看出中國同外族往來的狀況。因爲受外族的影響。技術上有很大的變遷。

這五樣爲銅器的大宗。此外零碎的東西很不少。如兵符。秦有虎符。唐宋有魚符。從前調兵兩地分符。一半放在地方上或將軍身邊。一半放在皇帝那裏。要調兵時。把這一半拿去合那一半去。符的制度和形狀。一時代與一時代不同。拿來研究很有趣味。又如殷周的琱戈及矢鏃。或有文字或無文字。將各種兵器作時代的比較。很可以看出一部分戰爭的情形。後代兵器用鐵。鐵難保存。所以毀壞了的很多。然銅的戈矛箭鏃。尙有一部保存。再如魏漢晉間的弩機。其構造又與前代迥異。亦爲考究古代戰爭情形的好資料。

丙　陶類　陶器可以分爲兩大時代。就是近代的磁器與古代的陶器。近代磁器。另外是一種專門學問。屬於美術方面的研究。此處可以不講。古代陶器。又可分爲古陶、磚瓦、模範、明器數種。在考古學上。以前兩種關係最大。後兩種關係較輕。

一　古陶　磁器以前的古陶。近來陸續出土的很多。山東方面從前齊魯的地方。及直隸易州。新出土一種陶器。多屬鐘類樂器鐙類(祭器)及壺類(酒器)。大都破碎。完整者甚少。上面刻有文字。不與普通鐘鼎文字

相同。近人考訂爲戰國時文字有地名如某某里及工人名。如某某人惟不能認識的字還很多這類陶片。正在研究中。將來能够完全認出來。一定於考古上幫助很大此外秦時的度量衡亦有用陶器做成的上面有文字者尚可識別。

二　磚瓦　最古的瓦。可以上溯到秦朝。戰國時候的秦人所用的瓦。現今尚可覓得。西漢時代。瓦最多。其上間或印有年代。所以一望而知至於磚。那更普通了。歷代大建築所用的磚都有文字並標明年代現代搜羅這種古磚。已漸漸成爲小小的專門學問了。

三　模範。古代鑄器物所用的模範。現今尚有一部保存。最主要的。就是貨幣的範。漢代的範。間或可以尋得到。後代的範。則很普通還有最初製造活字版的範。留傳的亦很多最古的可以上溯至五代範的搜集與磚瓦一樣。亦成爲專門研究了。

四　明器　明器是死者殉葬所用。如俑之類。近來出土的很多。我們看俑的樣子。及所穿衣服。裏邊很有研究的餘地。近代出土的明器。以六朝及唐爲最多服妝有點與西洋人相彷彿。面貌亦深目高鼻。不似漢人模樣。可以看出古代中西交通的痕跡可以看服妝上所受影響。其他的器物奇怪者頗多爲研究古代社會風俗的絕好資料。

丁　骨甲及其他　自漢以來。一般學者對於三代知識。率皆模糊。不甚了解。各種緯書又多怪誕不經的學說。難以遽信。自有骨甲出土。然後殷朝事蹟漸有一部明瞭。又西域方面向來認爲無甚文化可言。自有竹簡發現。然後西域對於中國的關係。逐漸認爲重要。以下分爲兩段。略加解釋。

一　骨甲　考古學界最近有一種很大的興奮。就是光緒二四、二五兩年(西曆一九八—九九)。在河南安陽縣治西五里。卽殷墟出土一大批的骨甲。現在流到歐洲去的很多中國方面則羅振玉劉鐵雲搜羅亦不少這種東西。初出土的時候大家不知道作什麼用文字亦難識別。後來經幾個大學者努力研究的結果。總算認得大半。於是中國小學界—卽文字學起一大革命。從前臆斷許多造字的原意臆斷錯了的都可以得相當的改正。還有許多歷史上重大事實。古書上記載大略令我們看不懂的。或者認爲很荒唐的。都可以得相當的補充及證明。這種東西孔子所不曾見的。我們居然看見了。孔子所不知。我們知之。孔子說錯了。我們校正。此外則古代的社會風俗、制度、心理。亦可推想許多出來。關於這種文字的研究現尙在進行中。我們希望再加努力。果能全部認出。所得當不只此。

二　竹簡　自從英人斯坦因(Stein)往西域考查古物。於新疆及中亞細亞一帶發現許多竹簡。就是所謂『流沙墜簡』。這種竹簡大概都運往歐洲。歐洲人到是很有研究。我們看竹簡上的記載。與中國有關係的地方很多。最古起兩漢。最近到六朝。綜合研究。一面可以多了解西域情形。一面可以多了解當時的制度風俗。

石類、金類、陶類、骨甲及其他這四大類。不過舉其重要的部分。據我感想所到。略說幾端。其他還很多很多。我不是專門家。用不着多講。總計近百五十年來。因爲努力研究的結果。進步很快。雖然所用方法。不過是中國舊有的老法子。在學問上的貢獻。已經不少了。中國考古學界過去的情形。大致如此。

不過據我看來。考古學還是很幼稚。前途可以發展之處正多。應當努力之處亦不少。從今後。應當本着兩個方向。往前工作去。

第一個方向是發掘。從前這種古器物的出土都是碰機會。偶然發現出來寶貝已經很多了。往後要進一步。作有意識的發掘。這類工作中國完全沒有。近來歐美學者到中國來作有意識的採掘。成績很佳。於是中國學者。亦感覺有自動採掘的必要。假使中國眞有採掘學者眞心要想採掘。下列幾個地方很可以值得注意。

一　新疆　近來歐美學者在新疆方面很用功。已經有很好的成績了。不過據我看來。蘊藏尙富。可以採掘的地方還很多。因爲那邊是沙漠。變遷劇烈。一個古城。極容易被風沙湮沒下去。漢書西域傳。與唐書西域傳不同。唐書西域傳又與今日的西域不同。其中的原故。可想而知。假使有具體的計畫大規模的用功將來所得的古物一定比今日還多幾十百倍。

二　黃河上游　黃河上游一帶。古代人多穴居。直到現在。此類穴居的人。還是不少。那邊土質又疏鬆。容易奔裂。我們想像這帶地方湮沒下去的城市。廬舍人畜定不少。所以可發掘的地方。一定異常之多。

三　黃河下游　因爲歷代的黃河常有潰決的禍患。所以沿河兩岸。湮沒的地方不少。最大的證據。卽如民國八年（西一九一九）在鉅鹿地方發現一所古城。位於今城下面約數丈。裏邊有宋朝徽宗大觀二年（西一一一一年）的石刻。可知是大觀以後湮沒的。我們得了這所古城。好像意大利得着潘沛依（pompii）一樣。古代的風俗制度的狀況。以及其器物技藝的變遷。都可以看出來。黃河下流。被湮沒的城。決不止這一個。將來作有意識的發掘。一定還可以發現很多。

四　古代墳墓　極古的墳墓。還有許多的的確確知道在什麼地方。不過中國以發墳爲不道德。養成風氣。難以驟改。將來慢慢改變過來。則有名的墳墓。都可以次第發掘了。民國五年（西一九一六年）在廣東發現南

越王趙胡的墳．其中有各種古物．可惜都四處散失了．最有發掘價值的．莫如曲阜孔陵．因爲中國人尊孔．保全得極好．不惟孔子．連孔子的子孫．歷代都葬在這個地方．一點沒有搬動．如把孔子及孔子子孫的墳．通通打開．歷代情形．可以瞭如指掌．那簡直是一個極好的博物院．數千年的歷史全在裏邊了．

此外古代的大城名都．或經兵燹．廢爲故墟．若用人力稍爲採掘．深一點可以得出很多古物來．不過這種事業．很不容易舉辦．因爲經過的地方很廣．鄉下農民又多迷信．阻力一定異常之大．一面要等到教育普及．一面要等到政治修明．才能往下做去．現在祇能培養人才．預備工具．以後碰着機會．立刻可以舉行．

第二個方向．是方法進步．以前考古學所用的方法．全是中國式．自從歐趙以後．遺傳下來．不過時時有所改良而已．此種方法．好處甚多．然亦不算完全．我們希望將來全國高等教育機關．要設考古專科．把歐人所用方法．儘量採納．

一　舊方法的改良　例如從前利用器物上的花紋文字．以斷定他的年代．這種方法．當然十分精確．不過遇着器物上沒有花紋文字．那就沒有辦法了．今後應當在他的質料形狀色澤上．尋出標準．縱然沒有文字花紋、亦可以推定他的年代．

二　新方法的引用　例如有地質學的知識．可以用崖層狀況．以判定時代的早晚．有人類學的知識．可以考出頭顱骨骼的派別．這類科學．於考古方面．直接間接．裨益甚大．我們一面要得前人所未得的資料．一面要用前人所未用的方法．從荒榛斷梗中．闢出一塊田園來．

以中國地方這樣大．歷史這樣久．蘊藏的古物這樣豐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於全世界的考古學上．佔極高

的位置。現今青年學者很有許多人在這方面做工作。正好全世界考古學泰斗瑞典皇太子殿下，到中國來。我們希望給我們以很好的指導。給我們以充分的幫助。必能為考古學界。開一新紀元。這就是同人這一點歡迎的意思。

飲冰室專集之一百二

書法指導（在教職員書法研究會講演）

梁任公先生講演　周傳儒筆記

今天很高興。能夠在許多同事所發起的書法研究會上。討論這個題目。我自己寫得不好。但是對於書法。很有趣味。多年以來。每天不斷的。多少總要寫點。尤其是病後。醫生教我不要用心。所以寫字的時候。比從前格外多。今天這個題目。正好投我的脾味。自己樂得來講講。我所要講的。大概可以分為五段。

（甲）　書法是最優美最便利的娛樂工具

凡人必定要有娛樂。在正當的工作。及研究學問以外。換一換空氣。找點娛樂品。精神才提得起來。假使全是義務工作。生活一定乾燥厭煩無味。有一兩樣。或者兩三樣娛樂品。調劑一下。生活就有趣味多了。娛樂的工具很多。譬如喝酒、打牌、下棋、唱歌、聽戲、彈琴、繪畫、吟詩。都是娛樂。各有各的好處。但是要在各種娛樂之中。選擇一種最優美最便利的娛樂工具。我的意見——亦許是偏見。以為要算寫字。寫字有好幾種優美便利處。

一　可以獨樂。　一人不飲酒。二人不打牌。唱歌聽戲。要聚合多人。才有意思。就是下棋。最少也要兩個人。單有一個人。那是樂不成的。惟有寫字。不管人多人少。同樂亦可。獨樂亦可。最為便利。不必一定要有同伴。

二 不擇時不擇地。打球必定要球場。聽戲必定要戲園。而且要天氣好。又要有一定的時候。其他各種娛樂皆然。多少總有點限制。惟有寫字不擇時候不擇地方。早上可以。晚上亦可以。戶內可以。戶外亦可以。祇需棹子筆墨。隨時隨地。可以娛樂。非常的自由。

三 費錢不多。奏音樂要買鋼琴。要買瓌珴玲。價錢都很貴。差不多的人不願買。惟有寫字不須設備。有相當的紙墨筆就可以。墨筆最貴不過一兩元錢。寫得好可以寫幾個月。紙更便易。幾角錢可以買許多。無論多窮。亦玩得起。

四 費時間不多。打牌繪畫都很費時間。牌除非不打。一打起碼四圈。有時打到整天整夜。作畫畫得好。要五日一山。十日一水。惟有寫字。一兩點鐘可以。一二十分鐘亦可以。有機會。有功夫。提筆就寫。不費多少時間。

五 費精神不多。作詩固然快樂。但是很費腦力。如古人所謂『吟成五個字。撚斷數根鬚。』非嘔心鏤血不易作好。下棋亦然。古人常說『長日惟消一局棋』。你想那是何等的費事。惟有寫字在用心不用心之間。腦經並不勞碌。

六 成功容易而有比較。學畫很難。學會成功一個畫家。尤爲難上加難。唱歌比較容易一點。但是進步與否。無法比較。昨日的聲音。今日追不回來。惟有寫字。每天幾頁。有成績可見。上月可以同下月比較。十年之前可以同十年之後比較。隨時進步。自然隨時快樂。

七 收攝身心 每天有許多工作。或勞心。或勞力。作完以後。心力交瘁。精神遊移。身體亦異常疲倦。惟有寫字。在注意不注意之間。略爲寫幾頁。收攝精神。到一個靜穆的境界。身心自然覺得安泰舒暢。所以要想收攝身心。

寫字是一個最好的法子。

依我看來。寫字雖不是第一項的娛樂。然不失爲第一等的娛樂。寫字的性質。是靜的。不是動的。與打球唱歌不同。喜歡靜的人覺得興味濃深。喜歡動的人亦應當拿來調劑一下。起初雖快樂略小。往後一天天的快樂就大起來了。

以寫字作爲娛樂的工具。有這麼許多好處。所以中國先輩。凡有高尚人格的人。大半都喜歡寫字。如像曾文正李文忠。差不多每天都寫。雖當軍書旁午。亦不間斷。曾文正無論公務如何忙碌。每一興到。非寫不可。李文忠事事學曾。旁的趕他不上。而規定時刻。日常寫字。同曾一樣。這種娛樂。又優美。又便利。要我來講。不由我不高興。

（乙）　書法在美術上的價值

愛美是人類的天性。美術是人類文化的結晶。所以凡看一國文化的高低。可以由他的美術。表現出來。美術。世界所公認的。爲圖畫、雕刻、建築三種。中國於這三種之外。還有一種。就是寫字。外國人寫字。亦有好壞的區別。但是以寫字作爲美術看待。可以說絕對沒有。因爲所用工具不同。用毛筆可以講美術。用鋼筆鉛筆。祇能講便利。中國寫字有特別的工具。就成爲特別的美術。

寫字比旁的美術不同。而仍可以稱爲美術的原因。約有四點。

一　綫的美。　這種美的要素。歐美藝術家。講究得極爲精細。作張椅子。也要有長短、疎密、粗細、灣直。作得好就美。作得不好就不美。綫的美。在美術中。爲最高等。不靠旁物的陪襯。專靠本身的排列。譬如一個美人。專講塗脂傅粉。祇能算第二三等脚色。要五官端正。身材勻稱。才算頭等脚色。假如鼻大眼小。那就是醜。五官湊在一塊。亦

是醜。眞正的美在骨格的擺布。四平八穩。到處相稱。在眞美中。綫最重要。西洋美術。最講究綫。黑白相稱。如電燈照出來一樣。這種美術。以前不發達。近來才發達。這種美術。最能表示綫的美。而且以綫爲主。寫字就是要黑白相稱。同是天地玄黃幾個字。王羲之這樣寫。我們亦這樣寫。他寫得好。我們寫得醜。就是他的字。黑白相稱。我們的字黑白不相稱。向來寫字的人。最主要的有一句話「計白當黑」。寫字的時候。先計算白的地方。然後把黑的筆畫嵌上去。一方面從白的地方看美。一方面從黑的地方看美。

一個字的解剖。要計白當黑。一行字。一幅字。全部分的組織。亦要計白當黑。譬如方才講的天地玄黃幾個字。王羲之擺得好。我們擺得不好。但是讓王羲之寫天字。歐陽詢寫地字。顏魯公寫玄字。蘇東坡寫黃字。合在一起。一定不好。因爲大家下筆不同。計算黑白不同。所以混合起來。就不美了。綫的美。固然要字字計算。同時又要全部計算。

做椅子如此。寫字如此。全屋子的擺設。亦是如此。譬如這間屋子。本來是宴會廳。現在暫時作爲講演室。棹子椅子。橫七豎八的湊在一起。就不美了。因爲綫的排列不好。眞的美。一部分的綫要妥貼。全部分的綫亦要妥貼。如果繪畫。要用很多的綫。表示最高的美。字不比畫。祇需幾筆。也就可以表示最高的美了。

二　光的美。　繪畫要調顏色。紅綠相間。才能算美。就是墨筆畫。不用顏色。但是亦有濃淡。才能算美。寫字這件事。說來奇怪。不必顏色。不必濃淡。就是墨。而且很勻稱的墨。就可以表現美出來。寫得好的字。墨光浮在紙上。看去很有精神。好的手筆。好的墨汁。幾百年幾千年。墨光還是浮起來的。這種美。就叫着光的美。

西洋的畫。亦講究光。很帶一點神祕性。對於看畫。我自己是外行。實在不容易分出好壞。但是也曾被人指點過。

說某幅有光、某幅無光、我自己雖不大懂。總覺得號稱有光那幾幅。眞是光彩動人。不過西洋畫所謂有光、或者因爲顏色。或者因爲濃淡。那是自然的結果。中國的字。墨白兩色相間。光綫卽能浮出。在美術界類似這樣的東西恐怕很少。

三　力的美。　寫字完全仗筆力。筆力的有無。斷定字的好壞。而筆力的有無。一寫下去。立刻可以看出來。旁的美術。可以塡可以改。如像圖畫。先打底稿。再畫畫得不對再改。油畫尤其可以改。先畫一幅人物在上面可以改一幅山水。如像雕刻。雖亦看腕力。然亦可改。並不是一下去就不動。建築更可以改。建得不美。撤了再建。無論何美術。或描或塡或改。總可以設法補救。

寫字。一筆下去。好就好。糟就糟。不能塡。不能改。愈塡愈笨。愈改愈醜。順勢而下。一氣呵成。最能表現眞力。有力量的飛動、遒勁、活躍。沒有力量的呆板、委靡、遲鈍。我們看一幅畫。不易看出作者的筆力。我們看一幅字有力無力。很容易鑑別。縱然你能模仿。亦祇能模仿形式。不能模仿筆力。祇能說學得像。不容易說學得一樣的有力。

四　個性的表現。美術有一種要素。就是表現個性。個性的表現。各種美術都可以。卽如圖畫、雕刻、建築。無不有個性存乎其中。但是表現得最親切。最眞實。莫如寫字。前人曾說「言爲心聲。字爲心畫。」這兩句話的確不錯。放蕩的人說話放蕩。寫字亦放蕩。拘謹的人說話拘謹。寫字亦拘謹。一點不能做作。不能勉强。

旁的可假。字不可假。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筆跡。旁人無論如何模仿不來。不必要毛筆才可以認筆跡。就是鋼筆鉛筆。亦可以認筆跡。是誰寫的。一看就知道。因爲各人個性不同。所以寫出來的字也就不同了。美術一種要素。是在發揮個性。而發揮個性最眞確的。莫如寫字。如果說能够表現個性。就是最高美術。那末各種美術。以寫字

爲最高。

寫字有綫的美。光的美。力的美。表現個性的美。在美術上。價值很大。或者因爲我喜歡寫字。有這種偏好。所以說各種美術之中。以寫字爲最高。旁的所沒有的優點。寫字有之。旁的所不能表現的。寫字能表現出來。

（丙）模仿與創造

模仿與創造。這個問題。不單在寫字方面。要費討論。就是一切美術。及其他藝術的大部分。都成爲一種問題。創造固然切要。但是模倣是否切要。模仿與創造。有無衝突。這都是值得研究的地方。許多人排斥模倣。以爲束縛天才。我反對這種說法。學爲人的道理。學做學問。學所有一切藝術。模倣都是好的。不是壞的。都是有益的。不是無益的。

簡單說吧。從前人所得的成績。從模仿下手。用很短的時間。很小的精力。就可以得到。得到後。才挪出精力。做創作的工夫。這是一件很經濟的事情。考古學者。在地洞中。發現許多古畫。畫得很好。這種畫。在古代爲創作。假使人人如此。不憑藉前人的成績。設法改良。專靠一點天才。鑿空創作。並不是不可以。不過幾萬年後。所作的畫。恐怕還是同古代的山洞裏的畫。差不多。那還有什麼進步可言呢。

小孩子。在初小的時候。喜歡畫。牆上壁上。畫出些頭大手短的像來。很膚淺。大畫家。現在流行的後期印象派的畫。很眞切。有天才的小孩子。祇要好好模倣。亦可由膚淺進於眞切。已成功的大畫家。若當初不模倣。恐怕亦不會有什麼進步。模倣這種性質。就是從前的文化。代代繼承下來。好像祖上的遺產。代代增加上去一樣。白手興家。豪傑之士。但是白手可以發一百萬。若得父兄一百萬。就可以發一千萬。一萬萬。白手興家。固然很好。那能希

望人人如此呢。

人類文化很長，慢慢地繼承，增加下去，小的時候，得了許多知識，有所憑藉，再往前努力活動，又可以添了許多的經驗，如此一代一代的繼承，一代一代的增加，全部文化的產業，可以發展進步到很大很高，所以我認爲模倣是好的不是壞的，是有益的不是無益的，無論何種事業，都是如此，作人亦然，歷史上偉大的人物，又何嘗沒有模倣，我們所知揩撒極力學亞歷山大，拿破侖又極力學揩撒，不管他學得對不對，有所模倣，成功容易。

一切事情，不可看輕，模倣寫字這種藝術，更應當從模倣入手，並不是說從前人的聰明才力比我們强，我們萬趕不上，乃是各人有各人的特別嗜好，因爲嗜好，所以成功，譬如說王羲之天天寫字，池水皆黑，後來叫作墨池，這個話眞不眞，暫時不講，至少我們可以知道王羲之，因爲天才相近，又肯用功，所以寫出來的字，成績很好，我們的天才，用功，當然不如他，離開他去創作，未嘗不可，不過他經幾十年甘苦所成的字，天才又高，功夫又絕熟，總可以作模範，因爲模倣他，他黑一池，我黑半池，亦定寫得好，模倣可以省事，前人的產業，我們來承受，我們的產業，後人來承受，自然一天一天的進步、增加，模倣在任何藝術都有必要，字亦不能獨外。

模倣有兩條路，

一　專學一家，要學得像，卽以寫字而論，或學顏眞卿，或學歐陽詢，學那一家，終身學他，剛才講拿破侖學揩撒，是這樣，孟子學孔子（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亦是這樣，此種模倣法用力容易，定有範圍，學之易像。

二　學許多家，兼包並蓄，先輩教人立身，要多讀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不管是誰說的，誰作的，祗要是好，都拿來受用，揚雄說過，『讀一千篇賦，自然會作賦，』我們可以換句話說，『學一千種碑，自然會寫碑，』一千種未免

太多。少點五百種。再少點五十種。學過後。自然寫得好了。

兩條路之中頭一條路。其優點是簡切容易下手。其弱點是妨害創作。許多人專學一家。爲所束縛。把天才壓下去了。第二條路。其弱點是空洞氾濫無歸。其優點是不妨害天才。可以自由創作。我個人的主張。寧肯學許多家不肯專學一家。走第二條路。以模倣爲過渡。再到創作。此爲上法。

於此有一件應當注意的事情。就是分期學習。模倣若干種。分爲若干時間。學這種時。不知那種。學那種時。不知這種。專心專意。不可參雜。參雜則不成功。從前人教人讀書有兩句話。『讀易時覺得無尙書。讀詩時不知有春秋』。這是表示專一的意思。不專不讀。讀則專一。寫字亦然。模倣一種。把結構用筆。全學會後。才換第二種。依我的經驗。一種碑。臨十遍。可知他的結構及用筆。譬如一千字的碑。寫到一萬字。就把結構用筆。都得着了。得着後。換第二種。

換的時候。有一種很巧妙的方法。即擇若干種相反的碑帖。交換着模倣。譬如先學用圓筆的碑一萬字。回頭再學用方筆的碑一萬字。方筆圓筆兩種相反。一種寫了一萬字之後。兩下合起來。那就不方不圓。成了自己的創作。無論何種藝術。此法都可應用。譬如學詩學李杜二人。學李時。如無杜。不去讀杜詩。學杜時。如無李。不去讀李詩。方學時候。不知像否。離開以後。不李不杜。自成一派。

第二條路。固然很好。指定若干碑帖。排列次序。一種一種的學去。想出方法來調和。學過五十種。或百種以後。脫手時。自成一派。由模倣到創作。這是最妙的方法。第一條路。亦未嘗不好。前人喜歡臨僻碑。如像何子貞得張黑女碑。絕對不告人。不知道的。還說他是創作。其實亦有所本。這種方法。可以用。學過許多種類之後。再學一個特

別的亦未嘗不可單走第二條路恐怕泛濫無歸單走第一條路恐怕減少創造能力混合兩法先學許多家最後以一家爲主這算最妥當的法子了。

模倣任何事物初入手時最要謹愼起初把路子走錯了以後很難挽救今人不如古人不是天才差祇是習染壞如像性本相近習則相遠唐朝有一個彈琵琶的教師沒有學過的去學他說三年就會彈得好的去學他說五年才會彈得有名的去學他說非十年不可人問何故他說沒有學過而質地好的人教得得法成功容易彈得好彈得有名的最初幾年的功夫須把壞習氣改過才能學好所以格外費時間了無論何種藝術皆然習字也是一樣清朝的字比較不好因爲人人都要學大卷子白摺子很呆板沒有性靈我年輕時候想得翰林也學過些時候的翰林字到現在總不脫大卷子的氣味諸君出過洋的多常用鋼筆和鉛筆至少沒有大卷子習氣學時容易得多。

入手很難所以最初就要謹愼不可走錯了路最不應該模倣的依我看來約有四派。

一　趙子昂董其昌這一派清初很爲流行並不是不好祇是不容易學若從這派入手筆力軟弱其病在嫵媚圓滑無丈夫氣中了這派的毒很不容易改正

二　蘇東坡　這一派喜歡用側鋒東坡固然好學他就不行若從這派入手筆鋒偏倚其病在於庸俗至多學出一個水竹邨人——徐世昌翰林字總統字但是不行。

三　柳公權　這一派乾燥枯窘本身雖好學之不宜我常說柳字好像四月的臘腸好是好吃祇是咬不動學他的人一點不感樂趣學字本爲娛樂乾燥無味還有什麼意思呢。

四　李北海。這一派向來人很讚美稱爲『王龍躍。李虎臥』。唐時尤爲有名。但是亦不可學。若從這派入手。其病在偏。與蘇派同一流弊。東坡本學北海。但北海稍爲平正厚重些。

總括起來說。模倣是必要的。由模倣可以到創造。無論單學一家。或多學幾家。都可以。但是最初的時候。不要走錯了路。趙、董、柳、蘇、李幾家。最不可學。用爲幾十種模範中的一種。尚還可以。起初從他們入手。以後校正困難。頂好是把他們放在一邊。不學才對。

（丁）　碑帖之選擇

寫字須要模倣。上面已經說了。但是模倣應當以何種爲資料呢。現在人多講臨帖。其實帖同碑不一樣。帖從何來。最初的帖。爲五代時南唐的澄清堂。以前無帖。北宋時帖頗盛。有淳化閣。淳熙閣。大觀帖。皆皇帝所刻。有名的絳帖。潭帖。亦從皇帝的帖翻刻出來。最初祇有墨跡。前代寫家所留極寶貴的墨蹟。藏在天府。祇有一本。如何才可以流通。就是用雙鉤鉤下來。刻在木板或石塊上。然後翻印成帖。好帖很少。雙鉤鉤出墨跡。保存此尚不失原樣。如淳化閣澄清堂皆然。鋒澤異常圓潤。再鉤再翻。經過兩手。鋒澤已走。漸失本眞。眞的好帖。海內能有幾本。一張帖。說是某人寫的。眞否尚是問題。縱是眞的。經過幾回翻刻。已經與本來面目差得很多。從前講臨帖。實在不合算。就能得眞帖。已經隔幾層。何況眞帖難得。卽如淳化閣有十本。果屬眞跡。價值幾萬金。我們亦買不起啊。碑同帖不一樣。從前講書丹刻石。就是請寫得好的書法家。用銀朱寫在石頭上。再請良工刻出來。所隔祇有一層。走樣尚小。帖縱是眞。幾經翻刻。失脫本來面目。碑若是眞。不經翻刻。眞面目尚可見。所以說臨帖不如臨碑。乾隆以前。帖學很盛。中葉以後。碑學代興。直到現在。珂羅版發明。帖學有恢復的希望。譬如商務書館的大觀帖。

一本幾塊錢那就很用得了。有珂羅版以後不會走樣。臨帖還可以。未有之前要得比較近眞的帖絕非寒士所能。假如不得眞帖祇有經過四五回的翻板從此入手比學趙蘇柳李四家還糟。一點骨氣都沒有。好帖難找。不如臨碑。碑有六朝碑同唐碑兩種。在從前帖學盛行的時候。碑學亦很講究。唐碑中。歐褚顏虞幾家都很好。學的人很多。而歐陽詢的九成宮及皇甫君碑。顏眞卿的麻姑壇東方畫像贊尤爲普遍。不過學這種碑很危險。因爲翻刻本多。買原搨本寫其價不讓買帖。所以有名唐碑亦不易找。

有名書家。固然唐多。然唐代的字很呆板。雖然他們不是以大卷子白摺子寫字。但是因爲要迎合唐太宗的意思。所以風格漸卑。與其學唐碑。不如學六朝碑。唐碑卽由六朝碑出。唐代幾個有名的書家。求他們的來歷。六朝中都有。學六朝碑的好處。有兩種。

一　跡眞字好。　碑後題名。註明某人所書。這是唐以後的風氣。六朝以前沒有。唐後的書家。爲貴族的。如歐褚等皆是。六朝的書家爲平民的。不出主名。因此贋品很少。風格很高。好像漢古樂府。許多人不著名。然其作品比曹子建陶淵明的作品還好。學詩要學漢樂府。學曹陶等的老師。唐代書家都從六朝出。與其貪名聲大。反而不得眞跡。何如從六朝無名作品入手。還可以看出他們的變遷。

二　物美價廉。　唐朝名碑。或者搨得壞。或者是翻板。鋒芒看不出來。六朝碑。新出土的不少。最近二三十年。開隴海鐵路。翻動地皮。發現的碑更多。這種新出土的碑。無美不備。價又低廉。最貴重的墓誌銘及造象。少的三五毛。多的四五元。過十元以上的可謂絕無僅有。拿一千塊錢買九成宮。比一塊錢的新出土的墓誌銘。孰好孰壞。尙是問題。就是一樣。而價値已差多了。

學碑應從六朝碑入手。拿一百塊錢。到琉璃廠可以買一二百種六朝碑。有的亦許比歐陽詢顏眞卿還好。新出土的碑。不著名不花錢。眞跡多鋒芒。在淳化閣九成宮一類東西。又著名又花錢翻板多鋒芒失。所以我主張臨六朝新出土的碑。近來有珂羅板。很方便。臨帖亦還可以。沒有珂羅板以前。眞不要打此種主意。

六朝碑很多。連造像帶墓誌及碑。總在二千種以上。單是龍門造像。就有一千多種。在這許多之中。可以挑出幾種。看何者爲最好。各人主觀不同。標準自不一樣。依我看來。龍門二十種。很好很便易不過二三元錢。其中如魏靈藏。孫秋生。始平公。楊大眼。廣川王太妃。北海王祥。法生。都可以學。各墓誌中如元顯魏。元欽。元固。元倪。石夫人。元詮。元演。元颺。常受。繁寇。臻寇。遐。李超。孫遼。韓顯宗。刁遵。崔敬邕。鄭道忠。賈瑾。都可以學。都很好。古碑中。如張猛龍。鄭文公。賈思伯。根法師。蕭瑒。龍藏寺。蘇孝慈。亦都很好。都可以學。我所認爲最好的。造象墓誌及碑。大概如此。

但是應從那一種下手呢。前面所講趙柳蘇李四派不可學。乃是消極方面的。至於積極方面。各人主觀不同。我的意思。仍從方正嚴整入手爲是。無論做人作事。都要砥礪廉隅。很規律。很穩當。豎起脊梁。顯出骨鯁。才好。假如像球一樣。圓圓滑滑。四面亂滾。那就可怕。而且站不住。所以作詩。我反對學白香山陸放翁。並不是白陸不好。是不可學。學他們成爲打油詩。太容易。無價値。應先從難處下手。才是。再如做人。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不逾矩。算很好了。但要經三十。四十。以至七十。費了許多年「立」和「不惑」的工夫。才能辦到這個樣子。這種圓法。很有價値。若先從容易的下手。作事如圓球。做人爲滑頭。學詩爲打油。那眞不可救藥了。

學字。最好造像中。從魏靈藏。始平公。楊大眼入手。笨極。呆極。但是很稠密。全身的力。都在上面。打得緊。不漂滑。非

從這類入手容易流於浮靡。碑中從根法師張猛龍入手用筆很重鋒芒很顯容易學得像學得好墓誌銘中各種都有要隨時參用我認爲最適當這是幾種都很穩重規律。

唐碑同六朝碑的比較就是前者規矩整齊後者無一定的規則。要想筆力遒勁學六朝碑亦可。要想規矩整齊。學唐碑亦可。唐碑中以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李北海。顏魯公。柳公權。這幾家最爲著名。李柳兩家不可學。褚輕鬆。虞圓潤。但佳拓難得。諸名家中還是歐顏兩家有谿徑可尋容易模倣。歐顏皆極方嚴學去無流弊。歐的九成宮。皇甫君。顏的麻姑壇。畫像贊。因有珂羅板。尚不甚貴。其餘各家。珂羅板影印的亦很多。

學唐代的大寫家。又不如學第二流。譬如小歐完全學他的父親。因爲才力不如。格加謹嚴挺拔。比大歐還容易。沒有什麼毛病。小歐的道周法師碑。泉男生碑很好。由他入手。再學大歐。就不難了。

總括起來說。臨帖。不如臨碑。臨唐碑又不如臨六朝碑。如學唐碑。柳太乾。李太偏。虞褚少谿徑。惟顏歐兩家易學。顏於厚重方嚴之中帶有風華。而小歐比大歐更挺拔。至於帖。沒有珂羅版前。切不可學。影印術發明後。亦還可以選擇。碑帖大概如此。將來那位有興致。可以指定若干種來。我們大家批評。

（戊）用筆要訣

一面要有好碑帖。作模範。一面要有簡單的用筆規則。好去遵循。寫字才容易好。從前的筆法歌訣。藝舟雙楫一類的東西。很麻煩。有許多不容易作到。我現在用很簡單的話。將幾種很普通的原理。歸納起來。說明如下。

A. 執筆

一　指密　指頭逼緊。大指中指執筆。其餘的幫忙。指頭的間隔。不可太疏。疏則無力。

二　拳空　拳非空不可.從前的人講究要可以握一個蛋.假使一把捉死.一定轉運不靈.

三　腕活　眞講寫字.腕要懸空.寫小字如此.未免太苦.然亦不可貼死在桌子上.離開一點.運用才可敏活.

四　筆正　腕一活.筆正就容易.執筆是手指.用筆還是手腕.筆頭要端正.假使兩面擺.一定無氣力.用指力小.用腕力大.

五　鋒齊　會寫字的人.講究『萬毫齊着』.把筆毛打開一半.讓筆鋒的力量.都到紙上.不讓一毫落空.自然中正飽滿了.

B.　運筆

一　畫平　一筆寫去.兩端一般平.看時容易.做時困難.許多寫家.用一生的功夫.都沒做到.綫的美.所以表示不圓滿.就是這個原故.

二　竪直　這條同前條一樣.不易做到.誠然.蘇東坡.李北海.張猛龍.都是偏的.沒有一筆平直.但他們有方法補救.上面不平.下面稍低.中間不竪.兩側稍斜.全部看來還是平直的.他們會補救.保持綫的美.我們不會就學糟了.

三　中滿　一筆過去.中間不要蜂腰.氣力始能到底.這是一個原則.褚字是例外.中間小.頭尾粗.雖量分寸.似乎不滿.但筆力還是滿的.此類字.不可學.要學平正通達的字.橫直一般粗細.尖的地方.亦得慢慢尖去.

四　轉遒　轉灣的時候.要遒勁有力.圓則如半環.方則如刀切.最忌諱有脰肘.有便難看.轉遒與中滿同一原則.萬一力不到.斷幾斷.那就異常之糟.這個病最易犯.

五.鋒回　出鋒的地方一點一撇最要注意力量須灌到一躲懶帶過去那便糟了初學時一筆到頭回鋒勒住.左行的鋒往右勒下行的鋒往上勒寫熟後.不必回鋒.亦有含蓄.

執筆運筆的方法前人講得很多.此處不能多講.單講這十條.祇要一一做到.那亦就很够了.還要說幾句.關於用好筆.用硯的話.這也是講書法不可不注意的事情.

我用筆很講究.每支一元或二元三元不等看來費錢.其實省錢.比諸同事還省.我用一管好羊毫.寫一萬字.正是照樣.筆在我手裏.幾乎不會爛.一定要寫到「秃中書不中書」.這才束之高閣.我用筆不讓一根毛脫.寫時祇開一半.乾後溫水潤之.自然不易壞了.

用筆最忌按頂.好不用墨盒.拿筆到墨盒中打滾.墨乾了.擠出來.筆安得不壞.我常用硯慢慢的磨.磨得很勻很細.寫在紙上.自然好看.而且醮墨時不虧筆.新墨有光.舊墨無光.我從來不用隔天的墨.寫完後.用水將硯洗淨.再寫時再磨.

用筆用狼毫易碎.不如羊毫經久.我的經驗.一支羊毫.可以抵三支狼毫.無論什麼筆.壞在脫毛.一根斷.全體跟着斷.會寫字的人.祇有寫秃筆.沒有寫壞筆.假使用一塊錢以上的羊毫.又用硯.可以寫得舒服而且省錢.

初學臨帖最好用九宮格.可以規定綫的美粗細、疏密、高低、長短.祇須差一點.結果就不同了.臨塊碑十次.三次用九宮格.七次放開手寫.一定能寫得規律嚴正.

還有一種叫摹帖.摹與臨不同.臨是看着寫.摹是蓋在上面寫.摹得用筆.臨得結構.兩者都可並用.現在帖便易.不怕摹浸.主要的碑帖.臨十回.摹一回.就可以了.

今天講得簡漏得很，但是因爲用功寫字，其中頗多甘苦之言，特別向諸君貢獻。至於我所藏的碑帖，多在天津家裏，沒帶來，以後有機會，還可以同諸君切實的觀摹研究。

飲冰室專集之一百三

儒家哲學

梁任公教授講演　周傳儒筆記

第一章　儒家哲學是什麼

「哲學」二字，是日本人從歐文繙譯出來的名詞，我國人沿用之，沒有更改。原文為Philosophy由希臘語變出，即愛智之意。因為語原為愛智，所以西方人解釋哲學，為求知識的學問，求的是最高的知識，統一的知識。

西方哲學之出發點，完全由於愛智。所以西方學者，主張哲學的來歷，起於人類的好奇心。古代人類，看見自然界形形色色，有種種不同的狀態，遂生驚訝的感想，始而懷疑，既而研究，於是成為哲學。

西方哲學最初發達的，為宇宙論本體論，後來才講到論理學認識論，宇宙萬有，由何而來，多元或一元，唯物或唯心，造物及神，是有是無，有神如何解釋，無神如何解釋，……等等，是為宇宙論所研究的主要問題。此類問題，彼此兩方，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辨論終久不決，後來以為先決問題，要定出個辨論及思想的方法和軌範，知識從何得來，如何才算精確，還是要用主觀的演繹法，先立原理，後及事實才好，還是採客觀的歸納法，

根據事實再立原理才好。這樣一來就發生論理學。

再進一步我們憑什麼去研究宇宙萬有。人人都回答道憑我的知識。但「知識本身」到底是什麼東西呢。若不窮究本源。恐怕所研究的都成砂上樓閣了。於是發生一種新趨向。從前以知識為「能研究」的主體。如今卻以知識為「所研究」的對象。這叫做認識論。認識論發生最晚。至康德以後才算完全成立。認識論研究萬事萬物是由知覺來的眞。還是由感覺來的眞。認識的起原如何。認識的條件如何。認識論在哲學中最晚。最有勢力。有人說除認識論外。就無所謂哲學。可以想見其位置的重要了。

這樣說來。西洋哲學由宇宙論或本體論。趨重到論理學。更趨重到認識論。徹頭徹尾都是為「求知」起見。所以他們這派學問稱為「愛智學」。誠屬恰當。

中國學問不然。與其說是知識的學問。毋寧說是行為的學問。中國先哲雖不看輕知識。但不以求知識為出發點。亦不以求知識為歸宿點。直譯的 Philosopy。其函義實不適於中國。若勉強借用。祇能在上頭加上個形容詞。稱為人生哲學。中國哲學以研究人類為出發點。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為人之道。怎樣才算一個人。人與人相互有什麼關係。

世界哲學大致可分三派。印度猶太埃及等東方國家。專注重人與神的關係。希臘及現代歐洲。專注重人與物的關係。中國專注重人與人的關係。中國一切學問。無論那一時代。那一宗派。其趨向皆在此一點。尤以儒家為最博深切明。

儒家哲學範圍廣博。概括說起來。其用功所在。可以論語『修己安人』一語括之。其學問最高目的。可以莊子

『內聖外王』一語括之.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極處.就是內聖.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極處.就是外王.至於條理次第.以大學上說得最簡明.大學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就是修己及內聖的功夫.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

然則學問分做兩橛嗎.是又不然.大學結束一句『一是皆以修身為本』格致誠正.只是各人完成修身工夫的幾個階級.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各人以已修之身去齊他治他平他.所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都適用這種工作.論語說『修己以安人』加上一個『以』字.正是將外王學問納入內聖之中.一切以各人的自己為出發點.以現在語解釋之.即專注重如何養成健全人格.人格鍛鍊到精純.便是內聖.人格擴大到普徧.便是外王.儒家千言萬語.各種法門.都不外歸結到這一點.

以上講儒家哲學的中心思想.以下再講儒家哲學的範圍.孔子嘗說.『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自儒家言之.必三德具備.人格才算完成.這樣看來.西方所謂愛智.不過儒家三德之一.即智的部分.所以儒家哲學的範圍.比西方哲學的範圍.闊大得多.

儒家既然專講人之所以為人及人與人之關係.所以他的問題.與歐西問題.迥然不同.西方學者.唯物唯心多元一元的討論.儒家很少提及.西方學者所謂有神無神.儒家亦看得很輕.論語說『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子亦說.『未知生.焉知死.』把生死神怪.看得很輕.這是儒家一大特色.亦可以說與近代精神相近.與西方古代之空洞談玄者不同.

儒家哲學的缺點.當然是沒有從論理學認識論入手.有人說他空疏而不精密.其實論理學認識論.儒家並不

是不講。不過因爲方面太多用力未專所以一部分的問題。不如近代人說得精細這一則是時代的關係。再則是範圍的關係。不足爲儒家病

東方哲學辨論得熱鬧的問題。是些什麼。如

一．性之善惡。孟荀所討論。

二．仁義之內外告孟所討論。

三．理欲關係。宋儒所討論。

四．知行分合明儒所討論。

此類問題。其詳細情形。到第五章再講。此地所要說明的。就是中國人爲什麼注重這些問題。他們是要討論出一個究竟以爲各人自己修養人格或施行人格教育的應用目的並不是離開了人生。翻騰這些理論當玩意兒。其出發點既與西方之以愛智爲動機者不同。凡中國哲學中最主要的問題。歐西古今學者。皆未研究。或研究的路徑不一樣。而西方哲學中最主要的問題有許多項中國學者認爲不必研究。有許多項中國學者認爲值得研究。但是沒有研究透徹。

另外有許多問題。是近代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儒家亦看得很重。在外王方面。關於齊家的。如家族制度問題。關於治國的。如政府體制問題。關於平天下的。如社會風俗問題。所以要全部了解儒家哲學的意思。不能單以現代哲學解釋之。儒家所謂外王。把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等都包括在內。儒家所謂內聖。把教育學心理學人類學……等等都包括在內。

因爲這個原故.所以標題『儒家哲學』四字.很容易發生誤會.單用西方治哲學的方法.研究儒家.研究不到儒家的博大精深處.最好的名義.仍以『道學』二字爲宜.先哲說『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謂道也.』又說『道不遠人.遠人不可以爲道.』道學只是做人的學問.與儒家內容最脗合.但是宋史有一個道學傳.把道學的範圍弄得很窄.限於程朱一派.現在用這個字.也易生誤會.只好亦不用他.

要想較爲明顯一點.不妨加上一個『術』字.即莊子天下篇所說『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的『道術』二字.道字本來可以包括術.但再分細一點.也不妨事.道是講道之本身.術是講如何做去.才能圓滿.儒家哲學.一面講道.一面講術.一面教人應該做什麼事.一面教人如何做去.

就前文所舉的幾個問題而論.如性善惡問題.討論人性本質.是偏於道的.如知行分合問題.討論修養下手功夫.是偏於術的.但討論性善惡.目的在教人如何止於至善.以去其惡.是道不離術.討論知行.目的在教人從知入手.或從行入手.以達到理想的人格境界.是術不離道.

外王方面亦然.『民德歸厚』是道.用『慎終追遠』的方法造成他.便是術.『政者正也』是道.用『子帥以正』的方法造成他.便是術.『平天下』『天下國家可均』是道.用『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的『絜矩』方法造成他.便是術.道術交修.所謂『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儒家全部的體用.實在是如此.

由此言之.本學程的名稱.實在以『儒家道術』四字爲最好.此刻我們仍然用『儒家哲學』四字.因爲大家都用慣了.『吾從衆』的意思.如果要勉強解釋.亦未嘗說不通.我們所謂哲.即聖哲之哲.表示人格極其高尚.

不是歐洲所謂 Philosophy 範圍那樣窄，這樣一來，名實就符合了。

第二章　爲什麼要研究儒家哲學

爲什麼要研究儒家道術，這個問題，本來可以不問，因爲一派很有名學說，當然值得研究，我們從而研究之，那本不成問題，不過近來有許多新奇偏激的議論，在社會上漸漸有了勢力，所以一般人對于儒家哲學異常懷疑，青年腦筋中，充滿了一種反常的思想，如所謂「專打孔家店」「綫裝書應當拋在茅坑裏三千年」等等，此種議論原來可比得一種劇烈性的藥品，無論怎樣好的學說，經過若干時代以後，總會變質，攙雜許多凝滯腐敗的成分在裏頭，譬諸人身血管變成硬化，漸漸與健康有妨礙，因此須有些大黃芒硝一類瞑眩之藥瀉他一瀉，所以那些奇論，我也承認他們有相當的功用，但要知道藥到底是藥，不能拿來當飯吃，若因爲這種議論新奇可喜，便根本把儒家道術的價值抹煞，那便不是求真求善的態度了，現在社會上既然有了這種議論，而且很占些勢力，所以應當格外仔細考察一回，我們要研究儒家道術的原因，除了認定爲一派很有名的學說而研究之以外，簡括說起來，還有下列五點，

一，中國偌大國家，有幾千年的歷史，到底我們這個民族，有無文化，如有文化，我們此種文化的表現何在，以吾言之，就在儒家，

我們這個社會，無論識字的人與不識字的人，都生長在儒家哲學空氣之中，中國思想，儒家以外，未嘗沒有旁的學派，如戰國的老墨，六朝唐的道佛，近代的耶回，以及最近代的科學與其他學術，凡此種種，都不能拿儒家

範圍包舉他們，凡此種種，俱爲形成吾人思想的一部分，不錯，但是我們批評一個學派，一面要看他的繼續性，一面要看他的普遍性，自孔子以來直至於今，繼續不斷的，還是儒家勢力最大，自士大夫以至台輿皂隸普遍崇敬的，還是儒家信仰最深，所以我們可以說研究儒家哲學就是研究中國文化，

誠然儒家以外，還有其他各家，儒家哲學，不算中國文化全體，但是若把儒家抽去，中國文化，恐怕沒有多少東西了，中國民族之所以存在，因爲中國文化存在，而中國文化，離不了儒家，如果要專打孔家店，要把綫裝書拋在茅坑裏三千年，除非認過去現在的中國人完全沒有受過文化的洗禮，這話我們肯甘心嗎，

中國文化，以儒家道術爲中心，所以能流傳到現在，如此的久遠與普遍，其故何在，中國學術，不滿人意之處尙多，爲什麼有那些缺點，其原因又何在，吾人至少應當把儒家道術細細研究，從新估價，當然該有許多好處，不然，不會如此悠久綿遠，我們很公平的先看他好處是什麼，缺點是什麼，有好處把他發揚，有缺點把他修正，

二，鄙薄儒家哲學的人，認爲是一種過去的學問，舊的學問，這個話，究竟對不對，一件事物，到底是否以古今新舊爲定善惡的標準，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不能說新的完全是好的，舊的完全是壞的，亦不能說古的完全都是，今的完全都不是，古今新舊，不足以爲定善惡是非的標準，因爲一切學說，都可以分爲兩類，一種含有時代性，一種不含時代性，卽禮記所謂『有可與民變革者，有不可與民變革者，』

有許多學說，常因時代之變遷而減少其價值，譬如共產與非共產，就含有時代性，究竟是共產相利，還是集產相利，抑或勞資調和相利，不是含時代性，就是含地方性，有的在現在適用，在古代不適用，有的在歐洲適用，在

中國不適用。

有許多學說不因時代之變遷而減少其價值。譬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利用厚生。量入為出。養人之欲。給人之求。都不含時代性。亦不含地方性。古代講井田固然適用。近代講共產亦適用。中國重力田固然適用。外國重工商。亦能適用。

儒家道術。外王的大部分含有時代性的居多。到現在抽出一部分不去研究他也可以。還有內聖的全部。外王的一小部分。絕對不含時代性。如智仁勇三者。為天下之達德。不論在何時何國何派。都是適用的。

關于道的方面。可以說含時代性的甚少。關于術的方面。雖有一部分含時代性。還有一部分不含時代性。譬如知行分合問題。朱晦菴講先知後行。王陽明講知行合一。此兩種方法。都可用。研究他們的方法。都有益處。儒家道術。大部分不含時代性。不可以為時代古思想舊而拋棄之。

三。儒家哲學有人謂為貴族的非平民的。個人的非社會的。不錯。儒家道術。誠然偏重私人道德。有點近於非社會的。而且二千年來誦習儒學的人。都屬於「士大夫」階級。有點近於非平民的。但是這種現象。是否儒學所專有。是否足為儒學之病。我們還要子細考察一回。

文化的平等普及。當然是最高理想。但真正的平等普及之實現。恐怕前途還遠著哩。美國是最平民的國家。何嘗離得了領袖制度。俄國是勞農的國家。還不是一切事由少數委員會人物把持指導嗎。因為少數人誦習受持。便說是帶有貴族色彩。那麼。恐怕無論何國家。無論何派學說。都不能免。何獨責諸中國。責諸儒家呢。況且文化這件東西。原不能以普及程度之難易。定其價值之高低。李白杜甫詩的趣味。不能如白居易詩之易於普及

享受白居易詩之趣味，又不能如盲女彈詞之易於普及享受，難道我們可以說天雨花比白氏長慶集好，長慶集又比李杜集好嗎。現代最時髦的平民文學平民美術，益處雖多，然把文學美術的品格降低的毛病也不小，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何況哲學這樣東西本來是供少數人研究的，主張「平民哲學」這名詞是否能成立，我不能不懷疑。

儒家道術，偏重士大夫個人修養，表面看去，範圍似窄，其實不然，天下事都是士大夫或領袖人才造出來的，士大夫的行爲關係全國的安危治亂及人民的幸福疾苦最大，孟子說得好『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今日中國國事之敗壞，那一件不是由在高位的少數個人造出來，假如把許多掌握權力的馬弁强盜都換成多讀幾卷書的士大夫，至少不至鬧到這樣糟，假使穿長衫的穿洋服的先生們眞能如儒家理想所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天下事有什麼辦不好的呢。我們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將來都是社會領袖，造福造禍，就看我們現在的個人修養何如，儒家道術專注重此點，能說他錯嗎。

四，有人說自漢武帝以來，歷代君主，皆以儒家作幌子，暗地裏實行高壓政策，所以儒家學問，成爲擁護專制的學問，成爲奴辱人民的學問。

誠然歷代帝王，假冒儒家招牌，實行專制，此種情形，在所不免，但是我們要知道，幾千年來，最有力的學派，不惟不受帝王的指使，而且常帶反抗的精神，儒家開創大師，如孔孟荀都帶有很激烈的反抗精神，人人知道的，可以不必細講，東漢爲儒學最盛時代，但是後漢書黨錮傳，皆屬儒家大師，最令當時帝王頭痛，北宋二程，列在元祐黨籍，南宋朱熹列在慶元黨籍，當時有力的人，摧殘得很利害，又如明朝王陽明，在事業上雖曾立下大功，在

學問上到處都受摧殘。由此看來。儒家哲學也可以說是伸張民權的學問。不是擁護專制的學問。是反抗壓迫的學問。不是奴辱人民的學問。所以歷代儒學大師非惟不受君主的指使。而且常受君主的摧殘。要把賊民之罪加在儒家身上。那眞是寃透了。

五。近人提倡科學反對玄學。所以有科學玄學之爭。儒家本來不是玄學。誤被人認是玄學。一同排斥。這個亦攻擊。那個亦攻擊。幾于體無完膚。

玄學之應排斥與否。那是另一問題。但是因爲排斥玄學。於是排斥儒家。這就未免太寃。儒家的朱陸。有無極太極之辯。誠然帶點玄學色彩。然這種學說在儒家道術中地位極其輕微。不能算是儒家的中心論點。自孔孟以至陸王。都把憑空虛構的本體論擱置一邊。那能說是玄學呢。

再說無極太極之辯。實際發生於受了佛道的影響以後。不是儒家本來面目。並且此種討論。仍由擴大人格出發。乃是方法。不是目的。與西洋之玩弄光景者不同。所以說玄學色彩最淺最淡。在世界要算中國。在中國要算儒家了。

儒家與科學。不特兩不相背。而且異常接近。因爲儒家以人作本位。以自己環境作出發點。比較近於科學精神。至少可以說不違反科學精神。所以我們儘管在儒家哲學上力下工夫。仍然不算逆潮流背時代。

據以上五種理由。所以我認爲研究儒家道術。在今日實爲有益。而且必要。

第三章　儒家哲學的研究法

哲學的研究法大概可分三種

一．問題的研究法．

二．時代的研究法．

三．宗派的研究法．

無論研究東方哲學或研究西方哲學．這三種方法．皆可適用．各有長處．亦各有短處．儒家哲學的研究．當然亦離不了這三種方法．現在先把每一種方法的長處及其短處．先說明一下．

一．問題的研究法．所謂問題的研究法．就是把哲學中的主要問題．全提出來．每一個問題．其內容是怎樣．從古到今．各家的主張是怎樣．譬如儒家哲學的問題．就是性善性惡論知行分合論……等等．有許多問題．前代沒有．後代才發生的．有許多問題．前代很重視．後代看得很輕了．又有許多問題．自發生後．幾千年始終繼續不斷．無論那家．無論東西．都有這種問題．把所有這種問題．分爲若干章．將先後學的主張．總括起來．加以研究．

譬如性善性惡問題．秦以前．孔子孟子荀卿．如何主張．到了漢朝．董仲舒王充又如何主張．唐以後．韓愈李翺如何主張．宋明程朱陸王如何主張．直到滿清顏習齋戴東原．又如何主張．把所有關於這個問題的議論．全都搜集在一塊．然後細細研究．考察各家的異同得失．

這種方法的長處．是對於一個問題．自始至終．有系統的觀念．得徹底的了解．從前各家主張的內容若何．現在研究到什麼程度．都很明瞭．不至茫無頭緒．亦不至漫無歸宿．這是他的優點．

這種方法的短處是對於各個學者全部學說不能普遍周衍凡在哲學上大問題作有力的解答的人都是有名學者但這些學者不單解答一個問題旁的方面尙多而且要了解一個問題不能不注意其他方面因爲彼此兩方往往有連帶關係

譬如性善論是孟子主張的性惡論是荀子主張的他們學問的全部系統與性善性惡都有關係孟子爲什麼要主張性善荀子爲什麼要主張性惡牽連很多因爲性善惡的問題牽到許多問題不單是牽到許多問題而且引動全部學說

要是問題簡單比較尙還容易問題稍爲複雜那就異常紛亂單講本問題則容易把旁的部分拋棄不能得一家學說的眞相旁的部分都講則頭緒未免紛繁很難捉住要點

二時代的研究法所謂時代的研究法專看各代學說的形成發展變遷及其流別把幾千年的歷史劃分爲若干時代在每時代中求其特色求其代表求其與旁的所發生的交涉

譬如講儒家哲學大概分爲孔子一個時代自春秋到秦七十子及七十子後學者一併包括在內兩漢爲一個時代自西漢初至東漢末把董仲舒劉向馬融鄭玄等一併包括在內魏晉到唐爲一個時代何晏王弼到韓愈李翺都包括在內宋元明爲一個時代自宋初至明末把周程朱張及陸九淵王陽明等一併包括在內清代爲一個時代自晚明至民國把顧炎武黃梨洲顏習齋戴東原等一併包括在內

這種方法其長處在於把全部學術幾千年的狀況看得很淸楚一時代的特色說得很明白各家的學說懂得很完全同源異流同流交感我們都把他研究得異常仔細譬如春秋時代不單講儒家還要講道家墨家又如

孟子荀子不單看他們的性善惡論還要看他們旁的方面其主張若何所以學問的變遷或者進化或者腐敗都可以看得清楚。

這種方法其短處在全以時代區分所有各家關於幾個重要問題的答案截為數段譬如討論性善惡的問題最早是孟子荀卿一個主張性善一個主張性惡過了百多年到董仲舒王充主張性有善有惡又過千多年才到程朱又分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二種又許多年才到顏習齋戴東原又主張祇有氣質之性性卽是欲不可強分為二。

關於這些問題的主張和答案看得斷斷續續不很痛快哲學不外幾個重要問題一個問題都弄不清楚也就失却哲學的要義了而且一個問題要說幾次譬如論性講究孟荀又講程朱講完程朱又講顏戴說後來的主張時不能不把前人的主張重述一次也覺令人討厭。

三宗派的研究法 所謂宗派的研究法就是在時代之中稍為劃分清楚一點與前面兩法又自不同如講儒家宗派西漢經學有所謂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學派內容怎樣西漢如何興盛東漢如何衰歇清代又如何復興古文學派內容怎樣南北朝如何分別後來如何爭辯清代以後如何消滅要把兩派的淵源流別追尋出來又如程朱陸王本來同出二程然自南宋時已分兩派彼此相持不下朱子以後元朝吳草廬明朝顧涇陽高景逸都屬此派清代許多假道學家亦屬此派就是戴東原雖講漢學然仍出自程朱陸子以後明朝陳白沙王陽明都屬此派清初黃梨洲李穆堂亦屬此派。

一個學派往往歷時很久一綫相承連綿不絕有許多古代學派追尋究竟直影響到後來有許多後代學派詳

徹本原。早伏根於往古。即如程朱陸王。是後代的學派。但往上推去。乃導源於孟荀。程朱學派。出於荀子。清代考據學派。又出自程朱陸王學派。出於孟子。近人以佛學融通儒學。則又出自陸王。

這種方法。其長處在於把各派的起原變遷流別。上下千古。一綫相承。說得極其清楚。這派與那派。有何不同之處。兩派交互間又有什麼影響。也說得很明白。我們研究一種學說。要整個的完全的了解。當然走這條路最好。

這種方法。其短處在於不能得時代的背景。和問題的眞相。第一第二兩種研究法的優點。完全喪失無遺。一個時代的這一派。我們雖然知道。但這派以外的學說。我們就很茫然。一個問題的這種主張。我們雖然清楚。但這種主張以外的議論。我們也許就模糊了。

上面所說三種研究方法。各有長處。亦各有短處。我們從事研究哲學的人。三法都可適用。諸君要研究儒家哲學。可以分開來作。有幾個作時代的研究。有幾個作完派的研究。有幾個作問題的研究。各走各的路。不特不是相反。而且是以相成。

此部講義。不能三種並用。三種之中。比較起來。用時代的研究法。稍爲便捷一點。因爲時代的研究法。最能令人得到概念。所以本講義以時代的研究法爲主。至於問題的研究法。宗派的研究法。在一時代之中。努力加以說明。例如一個問題。在這個時代討論得最熱鬧。本時代中特別講得詳些。以前以後稍略。一個宗派。發生於這個時代。本時代中特別講得細些。價值流別。連類附及。

此次講演。大概情形如此。我的講演。因爲時間的關係。說得很簡單。不過略示模範而已。諸君能夠依照所說。分工作去。一定比我的還要詳細。還要精密得多。

附帶要說的，有兩件事情，應當特別注意，就是大學者以外，一時代之政治社會狀況，與儒家以外所有各家的重要思想。

一，大學者外，一時代之政治社會狀況。　儒家道術（哲學二字我實在不愛用），在中國歷史上，因緣太久，關係太深，國民心理的大部分，都受此派影響，因此我們將來研究，與研究一般西洋哲學不同。所謂西洋哲學，那才眞是貴族的，少數人愛智娛樂的工具，研究宇宙來源，上帝存否，惟有少數貴族，才能領悟得到，晚近雖力求普遍，漸變平常，但是終未做到，儒家道術，因爲籠罩力大，一般民衆的心理風俗習慣，無不受其影響，所以研究儒家道術，不單看大學者的著述，及其理論，並且要看政治上社會上所受他的影響。

儒家道術，不獨講正心修身，還要講治國平天下，所以二千年來政治，好的壞的方面，儒家道術，至少要佔一半，我們研究儒家道術時，一面看他所與政治社會的影響，一面看政治社會所與他的反響，這種地方，一點不能放過，應當常常注意。

還有一層，就是一般風俗習慣，亦與儒家道術，關係很深，儒家雖非宗教，但是講道德，講實踐的時候很多，並且所講道德實踐，與宗教家不同，偏於倫常方面，說明人與人相處之道，一般人的行動，受其影響極大，所以研究儒家道術，可以看出風俗的汚隆高下，如顧亭林日知錄所講歷代風俗那幾條，說得很透徹，東漢風俗最好，因爲完全受儒家道術的支配，兩晉風俗最壞，因爲受儒家以外其他學說的影響，一面研究儒家道術，一面看國民心理的趨向，社會風俗的變遷，這一點也應常常注意。

二，儒家以外所有各家重要思想，　大凡一種學說，不能不受旁種學說的影響，影響的結果，當然發生變化，無

論或變好。或變壞。總而言之。因爲有旁的學說發生。或衝突。或調和。把本來面目改了。世界上無論那家學說。都不能逃此公例。

儒家道術。在中國實佔在主人翁的地位。勢力最強。無論那家。都比不上。自孔子起到現在。一綫相承。始終沒有斷絕過。研究中國思想可以儒家道術作爲主人翁。但是因爲客來得很多。常常影響到主人。所以主人翁的態度。亦隨時變遷。

最重要的客人。有下列幾個。

在先秦時代有司馬談所謂六家。劉歆班固所謂九流。六家九流。大概皆出自孔子以後。而勢力最大。幾與儒家對抗的要算道家墨家。以後才發生法家陰陽家農家……等。這幾家都是對於儒家不滿。從新另立門戶。最盛的。與儒家立於對等地位。甚至於比儒家的勢力。還要大些。不過爲時很暫。能够繼續不斷。永遠作社會思想中心的還是儒家。因爲有這幾家的關係。無論他們持贊成的論調。或反對的論調。儒家本身不能不起一種變化。孟荀是儒家大師。但兩人都受道墨兩家的影響。

漢初道家極盛。魏晉後更由九流之一。一變而爲道教。道教的發生。亦受儒家很大的影響。由東漢末至隋唐。佛教從西方輸入。因爲佛教是一個有組織有信條有團體的學派。勢力很大。根基亦很鞏固。自從他輸入以後。儒家自家。就起很大的變化了。

近世晚明時代。基督教從歐洲傳到中國。攜帶所謂西方哲學。及幼穉的科學。在當時雖未大昌。然實與儒家哲學以極大的刺激。降至最近百餘年間。西方的自然科學。大大發達。在中國方面。科學雖屬幼稚。而輸入的亦很

多儒家哲學幾有被其排斥之勢

西洋的政治理論亦與儒家哲學有很深的關係因為儒家講內聖外王政治社會在本宗認為重要凡歐洲新的政治學說社會主義皆與儒家以極大的影響因受外界的刺激內部發生變化這幾個重要關頭不可輕易放過我們研究主人翁的態度至少要看他發展的次第某時代有什麼客來主人翁如何對付離開這種方法不能了解主人翁態度的變遷

所以研究儒家道術須得對於諸家有普通的常識即如先秦時代有多少學派大概情形如何對儒家有何影響漢魏時代道教如何成立大概情形如何對儒家有何影響隋唐之交佛教如何興盛大概情形如何對儒家有何影響晚明基督教及西洋哲學如何輸入大概情形如何於儒家有何影響最近自然科學及社會主義如何傳播其大概情形如何於儒家有何影響雖然不能有精密的研究然不能不得普通的常識

上面所述二事第一大學者外各時代的政治狀況社會情形受儒家什麼影響與儒家以什麼影響第二儒家以外所有各家的重要思想因儒家而如何變遷儒家又因各家思想而如何變遷此在欲了解儒家道術欲尋得儒家知識的研究方法除此以外全不是正確的路徑全是白費氣力

還有一層更為重要就是儒家的特色不專在知識最要在力行在實踐重知不如重行行的用功此處用不着說正所謂『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真要學儒者學孔子之道不單在知識方面看要在實行方面看從孔子起歷代大師其人格若何其用功若何因性之所近隨便學那一個祇要得幾句話就可以終身受用不盡真要學儒家道術是活的不是死的祇須在此點用功並不在多而且用不着多

第四章　二千五百年儒學變遷概略（上）

上次講研究哲學有問題的時代的宗派的三種方法．各有長處．各有短處．問題的研究法固然好．但本講演用來不方便．所以先在前論最末一章．專講儒家哲學之重要問題．以爲補充．時代的研究法．固然亦有短處．但用之講演．最爲相宜．所以本論各章．全用這個方法．惟如不先提綱挈領．不能得一個大意．現在要講二千五百年儒學變遷概略．就是想使諸君先得一個大意．這個題目講來很長．打算分作兩章．上章從孔子起．到唐代止．下章從北宋起．到現在止．

儒家道術．從何時起．孔子以前．有無儒學．此類問題．留到本論再講．現在要簡單說明的．就是凡一學派．都不是偶然發生．雖以孔子之聖．亦不能前無所承．不過儒家道術．至孔子集其大成．所以講儒學從孔子講起．未嘗不可．孔子學說全部如何．亦留到本論再講．我們所應當知道的．就是儒家道術．孔子集其大成．以後二千多年．都由孔子分出．在一方面因爲孔子的話辭句簡單而含義豐富．所以後來研究孔子學說的人．可以生出種種解釋．同爲儒家．下面又分出許多學派．在他一方面．因爲孔子的主張平庸中正．有許多認爲不滿意的人．創爲反動學派．既有反動學派發生．孔子弟子及後學受其影響．對於本派學說．或加修正．或全變相．所以從孔子起分兩大支．有因辭句簡單而解釋不同的．有因受旁的影響而改換面目的．不可不加注意．

先講儒家以外的學派．孔子之後．新出的重要學派．可分爲二．一．墨家．二．道家．皆起於孔子死後數十年乃至百年．墨家出於孔後．自是不成問題．道家向來認爲出在孔前．或與孔子同時．依我看來．都不大對．老子五千言．歷

來認爲孔子以前的作品.我一向很懷疑.時間愈長.愈認確實.不是本問題所關.暫不細講.但因要說明重要學派的順序.不妨略講幾句.

孔子學說最主要者爲「仁」仁之一字.孔子以前.無人道及.詩及尚書二十八篇.皆不曾提到.以仁爲人生觀的中心.這是孔子最大發明.孔子所以偉大.亦全在此.老子書中講仁的地方就很多.『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這全爲孔子而發.假使孔子不先講仁.老子亦用不着破他了.此外壓倒仁字的地方正很多.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上仁爲之而無以爲.』『大道廢有仁義.』『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等語.可知老子之作實在孔子的「仁」字盛行以後.不惟如此.義之一字.孔子所不講.孔子祇講智仁勇.仁義對舉.是孟子的發明.而老子書中講仁義的地方亦很多.可知不惟不在孔子之前.還許在孟子以後.孟子闢異端.他書皆引.未引老子一句.其故可想而知.這種地方.離開事蹟的考據.專從文字下手.雖覺甚空然.仍不失爲有力的佐證.此外尚賢是墨子所主張的.墨子有尚賢篇.而老子有『不尚賢使民不爭』一語.天道鬼神.是墨子所信仰的.墨子有天志篇.明鬼篇.而老子有『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一語.旁的不問.專從思想系統入手.老子一書.似在孔子以後.墨子以後.甚至於孟子以後啊.從前說九流.各家道家最古.儒家次之.其說非是.應當以儒家爲最古.道家亦儒家盛行後一種反動.爲儒家之對敵的學派.

墨家方面.出在孔後.更不必辯.淮南要略稱『墨子受孔子之道.學儒家之術.』這是說從前研究孔子的道理.後來深感繁重.才從新創立一個學派.墨子是孔子後輩.生於鄒魯之間.其地儒學最盛.年輕時不能不有所習染.淮南之說甚是.墨家繼儒家而發生.有不以爲然的地方.然後獨樹一幟.因在後輩.影響甚深.墨門弟子.亦與

儒家有密切關係。如禽滑釐曾學於子夏。一面爲墨家大師。一面爲孔門再傳弟子。

道家方面既然老子一書不在孔子之前。則莊子與老子的先後亦成爲問題了。向稱老莊。若使莊子在前。當改稱莊老才是。莊子地位。在道家極爲重要。比禽滑釐之在墨家還要重些。莊子學於田子方。田子方學於子夏。所以莊子一面是道家大師。一面是孔門三傳弟子。

由此看來。道墨兩家。亦可以說是儒家的支派。先是承襲。後才獨立。先是附庸。後爲大國。惟旁的儒家。無論如何變化。仍稱孔子之後。道墨兩家既盛。與儒家立於三分的地位。就不承認是孔子之後了。恰如齊桓晉文雖握霸權。仍尊周室。楚莊王吳夫差一握霸權。便不承認周室的地位。情形正復相同。我們再看最初的儒家。因爲道墨二家獨立後。倡爲反對的論調。與儒家以極大的影響。儒學自身。亦有許多變遷。

現在再講孔門直接的學派。韓非子顯學篇說『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氏之儒。有子思氏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儒分爲八。』韓非生當始皇的時候。離戰國最近。其說當甚可靠。此種八家。現在可考者。惟孟孫二家。自餘六家無考。其著作見於漢書藝文志的。有子思二十三篇。漆雕子十三篇。然後代亦皆喪失。殊可惋惜。此外四家。在漢朝時已經看不着了。

果如韓非所言。戰國之末。儒分爲八。我們誠然相信。但最初儒家的分裂。恐沒有如此複雜。現在姑且假定。孔子死後。最初分爲二派。有子是一派。曾子是一派。所以論語學而第一章。先說『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繼說『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又說『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子是孔子。總觀論語全書。除孔子外稱子者。惟有若曾參二人。顏淵稱淵而不稱子。因顏淵早死。其學不傳。子夏子貢亦不稱子。此中消息。殊

耐尋味嗎？孟子滕文公上說『昔者孔子沒……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不可……』這並不是曾子有意與有子爲難，徒爭意氣，實際是因爲兩人學派大不相同，所以就各人走各人的路了。

大概子夏子游子張三人，因爲孔子死後，門下散落，不能不要一個統率的人，而有若年最高，德最重，故推舉他作孔門領袖。可知子夏子游子張同是一派。這一派大概對於孔子所說的話所刪定的經典爲形式的保守，異常忠實，以有若爲其代表。後來荀子說，『其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可以說是從這一派演出。

曾子另爲一派，不注重形式，注重身心修養，對於有若一派，很有些不同的地方。據說曾子的弟子是子思，曾子著作大戴禮有十篇，雖未必能包舉他學說的全部，也可據以窺見一斑。子思著作現存者爲中庸，漢書藝文志有子思十八篇，今原書雖佚，或者禮記中還有若干篇是他的作品。後來孟子專講存心養氣，可以說是從這一派演出。照這樣的分法，孔子死後，門弟子析爲二派，一派注重外觀的典章文物，以有若子夏子游子張爲代表，一派注重內省的身心修養，以曾參子思孟子爲代表。春秋戰國時代的儒學情形，大概可以瞭然了。

孔子道術方面很多，如前所述，一方面講內聖，一方面講外王，可見他不單注重身心修養，並且注重政治社會情形。孔門分四科，一德行，注重修養，後人稱爲義理之學，二言語，注重發表，後人稱爲詞章之學，三政事，注重政治，後人稱爲經濟之學，四文學，注重文物，後人稱爲考證之學。這樣四科，亦還不能算孔子全部學問，至多不過聖人之一體而已。四科之外，還有許多派別，不可考的，如韓非子所說，儒分爲八，其中孟孫二派有書傳世，可以明白，前面已經說過。子思一派，由中庸及禮記，可以窺見一斑，也用不着再講。惟漆雕氏一派，即論語上的漆雕

開，漢書藝文志有漆雕子十三篇，可見得他在孔門中，位置甚高，並有著書，流傳極盛，在戰國時，儼然一大宗派，至其精神，可於韓非子顯學篇所說，『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幾句話中，窺見大概，純屬游俠的性質，孔門智仁勇三德中，專講勇德的一派，孟子書中所稱北宮黝養勇，孟施舍養勇，以不動心爲最後目的，全是受漆雕開的影響，其餘顏氏子張氏仲良氏樂正氏四派，本人的著作既不傳世，旁人的著作又沒有提到他們，所以無從考見了，這是我們認爲很不幸的一件事情。

孔子死後有七十子，七十子後學者，一傳再傳，門弟子極多，學派亦很複雜，要研究這些人的學說，祇有大小戴的禮記，還有一部分材料可考，其中十之二三，是七十子所記，十之七八，是七十子後後學所記，自孔子至秦，約三百年，自秦至二戴，又百餘年，時間如此的長，派別如此的複雜，而材料如此的短少，研究起來，很覺費事，我們根據漢書藝文志，看孔門弟子的著作，有下列幾種，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景子三篇，世子二十一篇，李克七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芊子十八篇，可見西漢末年，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著作行世者，凡有九家，至此九家的內容如何，可惜得不着正確資料，很難一一考證，大概這幾百年間，時代沒有多大變化，外來影響，亦很少，不能有好大異同，可以附在孔子之後，一同研究，自春秋經戰國迄秦，儒學變遷，其大略如此，兩漢儒學，下次再講。

凡一種大學派成立後，必有幾種現象。

一，註解　因爲內容豐富，門下加以解釋，這種工作的結果，使活動的性質，變爲固定，好像人的血管硬化一樣，由活的變成死的，這是應有現象之一，

二、分裂　一大學派內容既然豐富，解釋各各不同，有幾種解釋，就可以發生幾種派別，往往一大師的門下，分裂為無數幾家，這也是應有現象之一。

三、修正　有一種主張，就有一種反抗，既然有反抗學說發生，本派的人，想維持發展固有學說，就發生新努力，因受他派的影響，反而對於本派，加以補充或修正，這是應有現象之一。

地不論中外，時不論古今，所有各種學派，都由這幾種現象發動出來，儒家哲學，當然不離此例，所以儒家各派亦有註解，有分裂，有修正。

自孔子死後，儒家派別不明，韓非所說儒分為八，亦不過專指戰國初年而言，經戰國及秦到漢，數百年間，派別一定很多，七十子後學者的著作，留傳到現在的，以大小戴記為主，共八十餘篇，其中講禮儀制度的，約占三分之二，大概自孔子死後，子夏子游子張留傳最廣，因孔子以禮為教，一般人皆重禮，對於禮的內容分析及爭辯很多，小戴記的檀弓曾子問，都不過小節的辯論，這種解釋制度，爭論禮儀，就是上面所說的第一第二兩種現象，所以子夏子游子張以後的儒家，一方面是硬化，一方面是分裂。

同時道家之說，孔子死後不久，發生，老莊的主張，在論語中可以看出一點痕跡，論語說『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又說『或曰，以德報怨，何如，』這類話，很與道家相近，道家在孔子後，然為時甚早，孔子死後不久即發生，與儒家對抗，對於儒家的繁文縟節，與以很大的打擊，因為受敵派的攻擊，自己發生變化，就是上面所說的第三種現象，補充或修正前說。

儒家自己發生變化，究竟如何變法呢，我們看易經的繫詞與文言，其中有好多話，酷似道家口胳，本來十翼這

幾篇東西。從前人都說是孔子所作。我看亦不見得全對。繫詞與文言中有許多「子曰」。不應爲孔子語。孔子所作。當然不會自稱子曰。就是沒有子曰的。是否孔子所作。還是疑問。因爲有子曰的。皆樸質與論語同。無子曰的。皆帶有西洋哲學氣味。大概繫詞與文言。非孔子作。乃孔子學派分出去以後的人所作。其中的問題。從前的儒家不講。後來的儒家。不能不講了。

頭一步所受影響。令我們容易看出者爲繫詞與文言。其次則爲禮記中的大學中庸樂記等著作。大抵皆受道家影響以後。才始發生。所以曾子子思一派。講這類的話就很多。中庸一篇。鄭玄謂爲子思作。我們雖不必遽信。但至少是子思一派所作。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所受影響。更爲明顯。孟子之生。在孔子後百餘年。那個時候。不特道家發生了很久。而且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既然羣言淆亂。互相攻擊。儒家自身。不能不有所補充修正。

孟子這一派的發生。與當時社會狀況有極大的關係。因爲春秋時代。爲封建制度一大結束。那時社會很紊亂。一般人的活動。往往跑出範圍以外。想達一種目的。於是不擇手段。孟子的門弟子。就很羨慕那種活動。所以景春有『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的話。可見得當時一般社會。都看不起儒家的恬適精神。人羣的基礎。異常搖動。孟子才不惜大聲急呼的。要把當時頹敗的風俗人心喚轉過來。

孟子與孔子。有許多不同之點。孔子言「仁」。孟子兼言「仁義」。什麼叫義。義者應事接物之宜也。孟子認爲最大的問題。就是義利之辨。其目的在給人一個立腳點。對於出入進退辭受取與。一毫不苟。所以孟子說。『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又說『一芥不以與人。一芥不以取諸人。』都是教人高尚明哲。無論如何失敗。有界限。有範圍。出了界限範圍以外。就不作去。可以說對於當時的壞習氣。極力較正。

孔子智仁勇並講，所以說『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孟子專講勇，所以說『我四十不動心』『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仁弘義，以義輔仁，仁以愛人，義以持我，這種方法，孟子極力提倡，極力講究。

孔子對於性命不很多講，或引而不發，孔子門人常說，『子罕言命』『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孟子的時候，道家對於這部分研究得很深，儒家如果不舉出自己的主張，一定站不住脚，所以孟子堂堂正正的講性與天道，以爲是教育的根本，孟子七篇中，如告子上告子下大部分講性的問題，自有不必說，其餘散見各篇的很多，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這類話，對於當時章句之儒咬文嚼字的那種辦法，根本認爲不對。

孟子以爲人類本來是好的，本着良知良能往前作去，不必用人家幫忙，不必尋章摘句，繁文縟節的討厭煩，自己認淸便是對的，這種學說可謂對於孔子學說的一種補充，掃除章句小儒的陋習，高視闊步的來講微言大義，我們可以說儒家至孟子，起一大變。

孟子以後，至戰國末年，一方面社會的變遷更爲劇烈，一方面道墨兩家更爲盛行，尤以墨家爲最盛，韓非子顯學篇說『今之顯學，儒墨也』戰國末年，儒墨並舉，兩家中分天下，墨家對於知的方面極爲注重，以知識作立脚點，爲各家所不及，卽如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諸篇，對於客觀事物俱有很精確的見解，所以當時墨學幾遍天下，同時因爲社會變遷更大的結果，豪强兼併，詐僞發生，而儒家嚴肅的道德觀念，被社會上看作迂腐，除了道墨盛行，社會輕視以外，儒家自身亦有江河日下的趨勢，孟子道性善，說仁義，有點矜才使氣，孟門弟子，

愈演愈厲．一味唱高調．講鉅子．末流入於放縱誇大．從這一點看去．後來王學一派．有點近似陽明本身．尚爲嚴肅門弟子則光怪陸離．無奇不有因爲孟派末流有許多荒唐的地方．所以那時儒家很感覺有補充修正的必要．於是乎荀卿應運而出．

史記孟荀列傳稱『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太史公這幾句話很能說出荀派發生的動機．當時儒家末流有許多人專靠孔子吃飯．非十二子篇說『……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記得某書亦說人家辦喪事．儒者跑去混飯吃．這正是太史所謂鄙儒小拘．而莊周末流則又滑稽亂俗．很能淆惑視聽．莊周是否儒家．尚是問題．莊周出於田子方．田子方是子夏的門生．孟子出於子思．子思是曾子的門生．莊孟二人很可以啣接得起來．在這儒道末流俱有流弊的時候．荀卿這派．不得不出頭提倡改革了．

前面說墨家長處．在以知識爲立脚點．荀子很受他們的影響．對於知識．以有條理有系統爲必要．他的解蔽正名諸篇．所討論都是知識的問題．譬如論理的憑藉是什麼．知識的來源是什麼．這類問題．孔孟時所不注重．到了荀子．就不能不注重了．這是荀子受墨家的影響而創爲儒家的知識論．此外受墨家影響的地方還多．墨子有天志明鬼論．最信鬼神．荀子的天論等篇．正是對墨而發．與墨子持反對的論調．

當時一般人．對於嚴肅修養的功夫．都認爲迂腐．不肯十分注意．孟子一派．雖提出自己的主張．不特不能救鄙儒小拘的學風．甚或爲作僞者大言欺人的工具．到了荀子．極力注重修養．對於禮字．從新另下定義．孔子言仁．

孟子言義荀子言禮．以禮爲修養的主要工具．孟子主張內發．荀子主張外範．孟子說性是善的隨着良知良能做去．荀子說性是惡的應以嚴肅規範爲修束身心的準繩．所以荀子的學說可以說是戰國末年．對於儒家的一大修正．

今天所講孟荀學說．講得很簡單．以下另有專篇．專門講他二人．自孔子死後．儒家的變遷．其大概情形如此．還有一種現象．西漢以前儒家學派．可以地域區分．所謂齊學魯學．風氣各自不同．魯是孔子所居的地方．從地理方面看．在泰山以內．壤地褊小．風俗謹嚴．從歷史方面看．自周公以來．素稱守禮之國．又有孔子誕生．門弟子極多．魯派家法．嚴正呆板．狹小．有他的長處．同時亦有他的短處．齊與魯接壤．蔚爲大國．臨海富庶．氣象發皇．海國人民．思想異常活潑．直接隸屬孔門的時候．齊魯學風．尙無大別．以後愈離愈遠．兩派迴不相同了．若以歐洲學風比之．魯像羅馬．齊像希臘．

齊派學風的特色．可以三鄒子作爲代表．史記孟荀列傳稱．「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其次鄒衍……鄒奭」．三騶是否儒家．尙待研究．雖非直接由儒家出．但亦受儒家的影響．鄒衍主九洲之外．尙有九洲．可見其理想力之强．但彼好推言「終始五德之運」．這種學說．衍爲方士的思想（不是道家）司馬談六家要旨．名之爲陰陽家．後代相仍未改．這種人以儒者自居．社會上亦把他們當作儒者看待．秦始皇坑儒生．人皆以爲大罪．其實所坑的儒生七十餘人．都是方士陰陽家一派．如盧生韓生．最初替始皇求不死之藥．歷年不得．又造爲種種謊話．始皇才把他們坑殺了．這一派在戰國末年頗盛．如果說是由儒家變出．可以說是由齊派演化出來．

自秦以前．同爲儒家．有齊魯兩派．其不同之點．既如上述．到漢．兩派旗幟更爲顯明．甚至於互相攻擊．漢人對於

儒家的貢獻。祇是他的整理工作。旁的很少值得注意的地方。凡是一個社會。經過變化之後。秩序漸趨安定。就做整理的工夫。所以漢人發明者少。一部分的精神用在整理方面。一部分精神用在實行方面。漢代四百年間。其事業大致如此。

至於思想學術。漢代亦較簡單。漢時墨家業已消滅。祇剩道儒兩家。道家整理工作的表現。在於淮南子。淮南子一書。可謂戰國以來總括許多學說。為一極有系統之著述。儒家整理工作的表現。在於治經。漢儒治經。分今文古文兩派。西漢為今文獨盛時代。東漢為今古文互爭時代。東漢前半。今文很盛。到了末年。大學者都屬古文家。今文純全消滅。西漢全期。今文家都很盛。古文家不過聊備一格而已。

西漢經學。共立十四博士。計易有施孟梁丘三家。均出田何。為齊派。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均出伏生。為齊派。詩有魯齊韓三家。齊詩出於齊派。禮有大小戴及慶氏三家。無齊無關。為魯派。春秋有嚴顏兩家。均出公羊。為齊派。總觀十四博士之中。九家出齊。此外論語有齊論語及魯論語。以此言之。西漢儒學大部屬齊。魯學很衰。春秋之穀梁。學屬魯派。然西漢時無博士。其學不昌。惟魯詩極發達。齊詩韓詩。俱不能及。

齊派學風的特色。在與陰陽家——鄒衍一派結合。上文業已提到過了。即如易的施孟梁丘三家。今無傳。當時所講。占驗象數為多。伏生尚書講中候五行。大傳亦多與陰陽結合。齊詩講五際六情。公羊春秋多講災異。西漢學風。齊派最盛。其中頗多方士及陰陽家語。

西漢末年。古文始出。古文家自以為孔派真傳。斥今文為狂妄。今文家自以為儒學正宗。斥古文為偽作。漢時所謂今文古文之辯。各部經都有。而周禮左傳。辯論最烈。其後馬融賈逵服虔許慎劉歆皆從古文。是以古文大盛。

今文家專講微言大義。對於古書的一字褒貶，皆求說明，古文家專講訓詁名物，對於古書的章句制度。皆求了解。古文家法謹嚴。與魯派相近。今文家法博大。與齊派相近。所以兩漢經學。一方面爲今古文之爭。一方面即齊魯派之爭。自鄭玄雜用今古文。今古學乃復混。

上面說兩漢經學。立十四博士。有今文古文的爭執。有齊派魯派的不同。又說兩漢工作。最主要的是解經方法。魯派即古文家。注重考釋。專講名物訓詁。齊派即今文家。頗帶哲學氣味。講究陰陽五行。這些都是經生。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可以不講。經生以外。還有許多大儒。他們的思想學術。自成一家。應當格外注意。以下一個一個的分開來講。

一董仲舒　他是西漢第一個學者。受陰陽家的影響。對於儒學。發生一種變化。荀子反對禨祥。對於迷信。在所排斥。董子迷信的話就很多。書中有求雨止雨之事。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惡。董子調和兩家。主張兼含善惡。公孫弘治公羊春秋。董子亦治公羊春秋。而弘不逮仲舒遠甚。董子學說。具見於春秋繁露。全書分三部。一部分解釋春秋的微言大義。應用到社會上去。一部分調和孟荀的性說。主張成善抑惡。一部分承陰陽家的餘緒。有天人合一的學說。

二司馬遷　他是一個史家。同時又是一個儒家。史記這部著作。初非匠無意義。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自述懷抱說。『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何等的偉大。同時在自序中又說。『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這簡直以繼承孔子自命了。史記這部書。全部目錄。許多地方。很有深意。在史部中極有價值。其編

製論斷。關於儒家道術的地方很多。

三。揚雄。他是一個完全模仿不能創作的大文學家。仿離騷作解嘲。仿上林作長楊。仿易作太玄。仿論語作法言。不過是一個專會模仿的人。在學術界沒有多大價值。但是以時代論。他亦有他的地位。當西漢末年。魯派經生。專講章句訓詁。解「粵若稽古帝堯」幾個字。長到十餘萬言。瑣碎得討厭。同時齊派末流。專講五行生尅。亦荒誕得不近情理。揚雄能離開經生習氣。不講訓詁五行。直追周易論語。雖然所說的話。大致不過爾爾。犯不着費力研究。但是別開生面。往新路徑上走。這又是他過人的地方。

四。桓譚。他是一個很有新思想的學者。曾作一部新論。可惜喪失了。現存的不過一小部分。看不出全部學說的眞相。我們所知道的。就是他很受揚雄的影響。儒家自董仲舒以後。帶哲學的氣味很濃。桓譚生當東漢初年。自然免不了時下風氣。新論存留十停。祇有一二。講養生無益及形神分合問題。上承西漢時淮南子的遺緒。下開魏晉間何晏王弼的先聲。

五。張衡。他是一個科學家。對於自然界有很精密的觀察。曾造地震計。造得很靈巧。在天文學上。發明頗多。他又是一個大文學家。很佩服揚雄的爲人。現在所存的作品。有兩京賦思玄賦等。前者純爲文藝性質。後者可以發表思想。揚雄的功勞在開拓。桓譚的功勞在繼續。桓張二人爲漢學魏學的樞紐。

六。王充。他是一個批評哲學家。不用主觀的見解。純採客觀的判斷。關於積極方面。沒有什麼主張。而對過去及當時各種學派。下至風俗習慣。無不加以批評。他是儒家。對儒家不好的批評亦很多。雖然所批評的問題。或太瑣碎。但往往很中肯。掃盡齊派末流的荒誕思想。在儒家算是一種清涼劑。當時儒家。或者尋章摘句。或者滑稽

亂俗。他老實不客氣的攻擊他們的短處。可以說是東漢儒家最重要的一個人。

漢代儒學。除經生外。最重要的有此六家。即董仲舒司馬遷揚雄桓譚張衡王充。其餘劉向劉歆仲長統王符徐幹等。或者關係較小。或者缺乏特異的主張。所以我們不及一一細述了。

漢以後。是魏晉。魏晉之間。儒家發生一種很大的變動。這個時候。在學術方面。漢儒的整理事業。太細密。太呆板。起了硬化作用。在社會方面。經過戰國大亂以後。有長時間的太平——戰國如像三峽。漢代好比大湖——安定久了。自然腐敗。一方面儒家的呆板工作。有點令人討厭。一方面社會既然紊亂。思想亦因而複雜。所以魏晉之間。學術界急轉直下。另換一個新方面。

這個時候。道家極爲發達。士大夫競尚清談。研究儒學的人。亦以道家眼光看儒家書籍。擺脫從前章句訓詁的習慣。從新另下解釋。這種新解釋。雖然根據道家。但亦非完全不是儒家。儒家自身本來有類似道家的話。兩漢時代。未能發揮。到了魏晉。因爲發生變動。才把從前的話。另外估定一翻。最主要的經學家。有下列幾位。

一。王弼。他是一個青年著作家。曾注周易及老子。兩部俱傳於世。學者成就之早。中外古今。恐怕沒有趕得上他的。他死的時候。不過二十四歲。能夠有這樣大的成績。眞不可及。我們可以說中國文字不消滅一天。王弼的名字保存一天。今十三經注疏所用周易。即魏王弼晉韓康伯二人所注。易本卜筮之書。末流入於讖緯。王弼乘其敝而攻之。遂能排擊漢儒。自標新學。像王弼的解釋。是否周易本意。我們不得而知。但不失爲獨創的哲理。在學術史上。有相當的地位。

二。何晏。他同王弼一樣。也是一個引道入儒的哲學家。曾注論語。在當時很通行。後來朱注出現。何注漸衰。然在

經學界。仍有很大的權威。何晏以前的論語注。盡皆散失。惟何注獨受尊崇。其思想支配到程朱一派。朱雖亦注論語。但不出何晏範圍。王何二人都是對漢儒起革命。所作論文極多。可惜皆不傳了。何著聖人無喜怒哀樂論。王著駁論。全篇今失。祇剩百餘字。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有許多問題。古人所不講的。喜怒哀樂。也就是其中之一。魏晉間人很喜歡提出這類問題。

三。鍾會。他是一個軍事家。同時又是一個學者。曾作四本論。講才性的關係。持論極爲精覈。原文喪失。世說新語文學篇說。『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注。『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在當時很流行的。可惜我們看不見了。此類問題。孟子荀卿以後。久未提及。他們才作翻案。四家各執一說。在學術界上很有光彩。自王何起。直至南朝的宋齊梁陳。都承繼這種學風。喜歡研究才性形神一類的問題。

四。嵇康。阮籍。他們同王弼何晏一樣。都是講虛無。喜清談。至其著作。見於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的很不少。嵇康好老莊之學。研究養性服食一類的事情。嘗著養生論。聲無哀樂論。以道家的話。調和儒家。阮籍詩作得很多。從詩裏面。可以看出他的見解的一部分。散文有達莊論。闡明無爲之貴。嵇阮同當時的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號稱竹林七賢。都是調和儒老。蔑棄禮法一流的人物。彼此互相標榜。衍爲一時風氣。

五。陶淵明。他是一個大詩人。思想極其恬靜。人格極其高尚。同時他又是一個儒家。崇法孔子的話很多。他的論文有歸去來辭。桃花源記等。可以看出他厭惡當時的污濁社會。游心於世外的理想生活。他的詩很多。做得都

很好。關於討論哲學問題的有形神問答詩可見其個人思想所在又可以見社會風尚所在。

六。潘尼顧榮他們二人是宋學很遠的源泉。潘尼作安身論根據老子的哲理大講無欲並以無欲解釋儒家經典。顧榮作太極論亦根據道家哲理大講陰陽消長並以太極解釋宇宙萬有後來周濂溪一派即從潘顧二人而出。無極太極之辯亦成爲宋代一大問題可見得宋學淵源之遠了。

魏晉儒學最主要的大致有此八家即王弼何晏鍾會阮籍嵇康陶淵明潘尼顧榮。此外如葛洪的神仙論鮑敬言的無君說紀瞻的太極說亦皆各有各的見解蔚爲魏晉哲學的大觀現在因爲時間的關係祇得從略。

大概說起來魏晉南北朝學風都以老易並舉或以黃老並舉將儒道兩家混合爲一所以魏晉學者在在帶點調和色彩而道家哲理成爲儒家哲理的一部分。同時自東漢末葉以來佛教已漸輸入三國因爲書少未能全盛東晉則大發達梁武帝時勢力尤鉅一般學者往往認儒佛爲同源不加排斥如沈約作均聖論即謂孔佛一樣。孫綽作喻道篇謂『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張融作門論周顒作難張長史門論都主張三教一致顧歡作夷夏論亦稱道佛二教同體異用當時大部分儒者不以老莊釋儒即以佛教釋儒三教同源成爲一時的通論了。

對於這種三教調和論作有力反抗的據我們所知有兩個人一個是裴頠東晉時人作崇有論反對虛無主義。王衍他們極力攻詰他但是沒有把他攻倒。一定是范縝梁武帝時人作神滅論反對明鬼主義梁武帝敕曹思文等六十三人攻詰他亦沒有把他攻倒。像這種有無的爭辯神滅神不滅的爭辯在六朝學術界很有光彩與前幾年科學與玄學之戰差不多我們看王衍梁武帝雖然反駁然不壓迫言論自由這種態度是很對的又看裴頠范縝在清談玄妙的六朝居然敢作這種反時代的主張亦可謂豪傑之士了。

南北朝的儒家．對於經學．亦很重視．而南北色彩不同．南朝另闢門徑．王弼何晏這派．很有勢力．北朝則仍受漢儒家法．馬融鄭康成這派．很有勢力．北史儒林傳總論裏面有這兩句話『南學簡潔．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這個話雖然偏袒南學．然可見南北學風．迥不相同了．

南朝的學風．專從幾部經中求其哲理．對於漢儒家法．極端反對．如南史儒林傳所稱何承天周弘正雷次宗劉瓛沈驎士明山賓皇侃虞喜周撫伏曼容一流．十分之九皆信仰老莊．或崇拜佛法．南史常用『緇素並聽若干人』等字．可見得每次講演．和尚道士．前往聽講的很多．所以南朝經學家．大多數以道佛的哲理．解釋儒家的學說．

北朝的學風．帶點保守性．專從名物訓詁上着手．一依馬鄭以來舊法．如北史儒林傳所稱盧玄刁冲劉蘭張吾貴李同軌徐遵明熊安生劉焯劉炫一流．大體皆墨守漢儒家法．釋經極其謹嚴．後來唐代陸德明作經典釋文．孔穎達作五經正義．賈公彥作周禮儀禮疏．以及徐彥的春秋公羊傳疏．楊士勛春秋穀梁傳疏．皆有底本．出自本人者極少．徐遵明熊安生劉焯他們的底本．由孔穎達賈公彥等整理一番．成為現在的十三經注疏．

總之南朝富流動性．受佛道的影響．北朝富保守性．守漢儒的支配．這是南北學派的大概情形．惟北朝末年．稍起變動．徐遵明為北朝第一學者．後人注疏．多本其說．他最初從許多人為師．皆不以為然．有人告訴他說．這樣下去．絕對不會成功．後來他才改換方針．專以本心為師．上承孟子．下開象山．北朝前期雖極保守．到了末年．徐遵明以後．已經有很大的變遷了．

隋朝統一天下．南北混同．車馬往還．絡繹不絕．因政治上交通上的統一．全部文化．亦帶調和色彩．即文藝美術．

亦在在有調和之傾向，最足以代表時代學風的有兩個人，一個是顏之推，一個是王通。

一、顏之推，他是南方人，後來遷往北方，受南方的影響不小，受北方的影響亦很大。他作顏氏家訓，對於北方嚴正的章句訓詁非常注意，對於北方保守的風俗習慣亦很贊成。他的歸心篇主張內外一體，儒佛一體，是想把兩教調和起來的。

二、王通，他是北方人，亦受南方的影響。這個人事事模倣，很像揚雄一樣，生平以孔子自命，曾作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五十篇，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為王氏六經。後來門弟子尊稱他叫文中子。他的著作，有人說是博洽，有人說是荒唐，現在暫且擱下不講。但他不同徐劉一派，專做名物訓詁的工夫，而能另闢蹊徑，直接孔子，這是他獨到的地方。他對於佛教，一點不排斥，並且主張調和，亦持儒佛一體的論調。

隋代儒家，不論南北，都主調和儒佛，即如徐遵明劉焯諸大經師，對佛教不大理會，要是理會，必定站在調和的地位。顏之推王通，就是很好的代表。自兩漢至六朝，儒學變遷，其大概情形如此。

唐朝一代，頭等人物，都站在佛教及文學方面，純粹講儒家哲學的人，不過是二三等脚色。專就儒學而論，唐代最無光彩。初唐時有名經師，如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等，仍遵漢學家法。十三經注疏中，重要之疏，皆為所作，在經學界很有名，但是實際上都不能算是他們作的，不過根據前人成績，加以整理而已。唐人所講各經正義及義疏，大半采自熊安生，劉炫，劉焯等著作。這一派北朝學者，對於各經的疏，考據得很有成績，唐人把牠聚集起來，加以整理，不能說是獨創。其中稍值得注意的，就是因政治的南北統一，而學術上（經學）的南北混合，亦隨而成立。北派所宗之馬融，鄭玄，賈逵，服虔，與南派所宗之王弼，王肅，杜預，從前取對立的形勢，至此便趨到

調和的形勢．

中唐以後所謂經學家．如啖助趙匡一流．尚能開點新局面．對於漢魏六朝以來那種煩碎支離的解經方法．認為不滿．要脫去陳舊束縛．專憑自己聰明．另求新意．韓愈送盧仝的詩說道『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這兩句話．很可以代表當時的一般精神．

他們雖有另求新意的傾向．可惜沒有把門路創出來．不如近人研究經學．這樣的切實精密．清朝像王念孫．是很革命的．在小學上文法上．另外找根據．近人如王國維．亦是很革命的．在鍾鼎上．龜甲上．另外找根據．這種精神．很合科學．啖助趙匡等．沒有好的工具．但憑主觀見解．意思不合．隨意刪改．這樣方法．容易武斷．在經學上．佔不到很高的位置．

漢人解經．注重訓詁名物．宋人解經．專講義理．這兩派學風．截然不同．啖趙等在中間．正好作一樞紐．一方面把從前那種沿襲的解經方法．推翻了去．一方面把後來那種獨斷的解經方法．開發出來．啖趙等傳授上與宋人無大關係．但見解上很有關係．承先啓後．他們的功勞．亦自不可埋沒啊．

唐代頭等人才．都站在佛教方面．佛教在唐代．亦起很大的變遷．其變遷直接間接影響於儒學者不少．所以我們欲明白儒學嬗蛻的來歷．不能不把當時的佛教略加說明．佛教的發達．在南朝從東晉末年到梁武帝時代．在北朝從苻秦姚秦到魏齊．都占思想界極重要地位．到隋及初唐．遂達全盛．前此的佛教．概自印度傳入．用印度方法．解釋佛經．很忠實．很細密．這是他們的長處．但是逐字逐句的疏釋．落了熊劉孔賈一派的窠臼．很拘牽．很繁瑣．這又是他們的短處．

唐以前，全爲印度佛敎，不失本來面目，唐中葉——約在武后時代，佛敎起很大的變化，漸漸離開印度佛敎，創立中國佛敎，主要的有三派，慧能的禪宗是一派，六朝時已具端倪，至唐始盛；澄觀的華嚴宗是一派，華嚴大師並在唐代；智顗的天台宗是一派，自隋以來，業已大大發達。

一、禪宗。 從前學佛，要誦經典，現在的大藏經，有七千卷，在唐時，約六千卷，經典既浩繁，解釋又瑣碎，後來許多人厭惡讀經典，禪宗六祖慧能出，主張頓悟，不落言詮，很投合一般人的心理。據說慧能不識字，在五祖弘忍門下，充當打雜。五祖門下，有許多弟子，天天講經守律，五祖沒有看重他們，獨於把他的衣鉢，傳給這個打雜的。到底慧能識字與否，此層尙屬問題，但是他主張擺脫一切語言文字，亦可成佛，這是禪宗的特色。自六朝隋唐以來，佛家經典，浩如煙海，本來難讀，慧能的『卽心是佛』這種主張，算是一種大革命。從前學佛，守律讀經，毫無生氣，禪宗學佛，不必識字，乃至不必嚴守戒律，佛敎的門庭，大大的打開了，不過眞的固然多，假的亦不少。從前還要讀書，還講說經，須得有眞學問，下苦功夫，現在不必讀，不必說，當頭棒喝，立地覺悟，自然可容假託的餘地。

因爲佛敎這樣，儒家亦受影響，儒佛之界，破了許多。在佛敎方面，從事研究的人，不必讀經，不必守戒，所以佛敎因爲禪宗之起，勢力大增，在儒家方面，亦沾染禪宗氣息，治經方法，研究內容，完全改變。儒家在北朝時，專講註疏，中唐以後，要把春秋三傳，束之高閣，這是方法的改變。儒家在北朝時，專講訓詁名物，中唐以後，主張明心見性，這是內容的改變，所謂去傳窮經，明心見性，與佛敎禪宗，大致相同。

二、華嚴宗。 華嚴這派，同禪宗那派，普通都說是自印度來，其實不對。禪宗絕對不出自印度，華嚴亦許來自于

闊。不是中國所創華嚴最主要的教義。就是『事理無礙。』這句話有三面『事理無礙。事事無礙。理理無礙，』佛教講出世法。離開這個社會另尋一種樂土。華嚴講世法與出世法不相衝突。現象界與眞如界一致。華嚴要想綏和儒佛之爭。儒家講世法。過現實的生活。佛教講出世。求極樂的世界。二種主張相反。要想調和。祇好講事理無礙了。

這一派的創始者。爲澄觀。即清涼國師。其自著及釋佛。俱引儒家的話。所謂儒佛融通。後來宗密即圭峯就是承繼這派學說。而融通儒佛的色彩。更爲顯著。宗密著原人論。綜合古來論性諸家。而自下心性本原的定義。可以謂之宋學根本。宋儒講心性。皆由原人論及理事無礙觀推演出來。

三天台宗。　這一派。在隋末。智顗。即智者大師初創時。尙與儒家無大關係。唐中葉以後這派的諶然。即荊溪。與華嚴宗的澄觀。所持態度相同。大抵以儒釋佛。兩教才始溝通。但是天台與華嚴。又不一樣。天台講修養身心的方法。華嚴講世法與出世無礙。一個偏於方法。一個偏於理論。這是不同的地方。

中唐有一個梁肅。他是唐代的大文學家。沒有作和尙。但實際上却是天台宗的健將。數天台宗的人物。當然離不了他。可是他確未落髮。表面是一個儒者。骨子裏是一個佛徒。湛然以儒釋佛。梁肅以佛釋儒。有唐一代。這類人很多。儒佛兩家天天接近。其痕跡如此。所以我們講儒家哲學不能不把佛教這三宗。簡單的說一下。

話說回頭。再講儒家方面。前所謂啖助趙匡一派。算是經學家。然唐代（除初唐外）純粹經學家實甚少。以文學家帶點學者色彩。這類人多。最主要的有三位。一個是韓愈。一個是柳宗元。一個是李翺。

一，韓愈。　他是一個文學家。同時又是一個儒家。所著原道原性諸文。都是佔在儒家方面。攻擊佛教。竟因諫迎

佛骨，謫貶潮州，但他是純文學家，對於佛教知識固然很少，對於儒家道術造詣亦不甚深，漢魏六朝的註解工夫，宋以後的修養工夫，他都沒有做多少，所以對於儒家，在建設方面說不上什麼貢獻，但是他離開舊時的訓詁方法，想於諸經之中另得義理，所謂獨抱遺經究終始，這是他見解高超處。

二柳宗元　他亦是一個文學家，但是他在學問方面的地位比韓愈高，除研究儒家道術以外，對於周秦諸子（自漢以後無人注意）都看都讀，有批評，有鑑別力，他所著關於討論諸子的文章，篇篇都有價值，他對於傳統的舊觀念，很能努力破除，譬如封建制度，儒家向極推崇，他作封建論，斥以為非先王之意。

韓柳二人對於宋學，都有很大的影響，韓愈主張因文見道，要把先王的法言法行，放在文字裏面，後來宋朝的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一派，都從韓愈出，同往一條路上走，柳宗元的直接影響不大，但是有膽有識，對於以前的傳統觀念，求解放，治經方法，求解放，韓是一個反對佛教論者，柳是一個調和儒佛教論者，子厚於佛教，較有心得，不特不毀，且極推崇，頗主張三教同源，直到現在，這類文字還很多。

三李翺　唐末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為宋學開山祖師，就是李翺，字習之，他在文章方面，是韓愈的門生，在學問方面，確比韓愈高明多了，他的言論很徹底，很少模糊籠統的話，他於佛教很有心得，引用佛教思想，創設自己哲學，這種事業，至宋代才成功，但是最初發動，往創作的路子上走，還是靠他，他最主要的文章，是復性書，分上中下三篇，很有許多獨到的見解。

欲知宋學淵源，可以看這兩篇文章，一篇是原人論，佛徒宗密所作，一篇是復性書，儒家李翺所作，前者有單行本，金陵刻經處可買，後者很普通，見於唐文粹及其他唐人文鈔，在唐時，為宋學之先驅者，這兩篇最重要，宋學

思想大半由此出這兩篇的思想相同之處頗多最主要的為性二元論性善性惡歷來討論很盛至宋朱熹調和孟荀學說分為理氣二元但是這種思想原人論及復性書早已有之於後來影響極大

自唐末起歷宋金元明在全國思想界最佔勢力為這一派調和儒佛論佛教方面的澄觀諶然莫不皆然而宗密最得菁萃儒家方面的梁肅柳宗元莫不皆然而李翱最集大成誠然以宋代學術同他們比較覺得幼稚膚淺但是宋學根源完全在此不懂他們的論調就不知宋學的來原

五代自梁太祖開平元年至周世宗顯德六年不過五十二年的時間天下大亂文化銷沉無甚可述我們可以不講以下講宋代儒家道術很有光彩可謂之三教融通時代亦可謂儒學成熟時代我們可以另作一章來討論

第五章　二千五百年儒學變遷概略（下）

晚唐及五代經過長時間的內亂軍閥專橫人民不得休息宋初承這種喪亂凋弊之後極力設法補救右文輕武引用賢才所以各種學術均極發達儒家道術尤能獨放異彩後世言學問者總以漢學宋學並稱不入於彼則入於此可以見得宋學的發達及其重要了

宋元學案把孫復及胡瑗作為宋學祖師其實他們二人在宋朝初葉不過開始講學與宋代學風相去甚遠真正與宋學有密切關係的人乃是幾個道士或文人如陳摶种放穆修李之才劉牧等後來的儒家都受他們的影響孫胡二人比較平正通達提倡躬行實踐私人講學之風自他們以後而大盛陳种等純以道教黃庭經及

鍊氣鍊丹之說附會易經太極圖說卽由他們而出但是陳种與王何不同王弼何晏以先秦的道家哲學附會儒家陳摶种放以晚出的道教修鍊法附會儒家

由此看來宋初思想界可以說有兩條路孫復胡瑗是一派陳摶种放又是一派北宋五子周濂溪邵康節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就是混合這兩派的主張另創一種新說宋人所謂儒學正宗專指五子一派宋人喜歡爭正統最是討厭政治上有正統偏安的爭執學問上有正統與異端的爭執儒學如此佛教亦然天台宗分爲山內山外兩派互爭正統禪宗分爲臨濟雲門曹洞潙仰法眼五宗互爭正統

這種正統的爭執是宋人一種習氣暫且擱下不講單講所謂五子自濂溪到二程傳到後來爲南宋朱學一派濂溪爲二程的先輩朱派謂二程出於濂溪橫渠爲二程表叔年齡相若互相師友朱派謂橫渠爲二程弟子平心而論五家獨立名各不同泛泛的指爲一派替他們造出個道統來其實不對

「五子」這個名詞不過程朱派所標榜而已（後來亦除出邵子加上朱子謂之五子）北宋學術不能以五子盡之當時爲學問復興時代儒佛融通以後社會思想起很大的變遷有新創作的要求各自努力不謀而合遂發生周邵張程這些派別此外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那般人雖然是政治文章之士但是他們都在儒學思想界占有相當位置不可忽視

一歐陽修　他是宋代文學的開創者詩文皆開一代風氣但他在思想界有很大的貢獻在勇於疑古他不信繫辭對於詩書及其他諸經亦多所疑難所疑難對不對另一問題但這種讀經法確能給後學以一種解放他著有本論一篇繼承韓愈原道那一派闢佛論調亦宋儒學術淵源所自

二、王安石。　他是一個大政治家。同時又是一個大學者。所著各經新義。頗能破除從前漢唐人的講經方法。自出心裁。他的文章精神酣暢。元氣蓬勃。文集中關於心性的文章很多。其見地直影響到二程。（例如『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朱子引作程子說。其實此二語出於荊公）

三、司馬光。　溫公全部精力都用在史學方面。所著資治通鑑。貫串諸史。爲編年體中一大創作。文集中關於討論哲學問題的文章很多。可見得他在儒學方面亦是異常的努力。他著有疑孟一書。對孟子學說頗多不滿。這也難怪。其實溫公學術有點近於荀子。

四、蘇軾　蘇氏父子都是大文學家。有戰國策縱橫馳驟之風。在學問上亦能創立門戶。後來蜀學與洛學立於對抗的地位。東坡對於佛敎不客氣的承認。禪宗尤其接近。所作詩文往往有禪宗思想。他對於道敎亦不排斥。晚年生活完全變爲道家的氣味。

大抵這四家。歐陽最活潑。王最深刻。蘇最博雜。司馬最切實。南宋浙東一派。即由司馬而出。對於哲理講者不多。門下生徒注重躬行實踐。所受他方影響。尙不算深。程朱以外的學派。其約略情形如此。

再回頭說到北宋五子。

一、周濂溪。　周子通書。與程朱一派有相當的關係。但極簡單。可以有種種解釋。太極圖說。與程朱關係很深。在南宋時。曾因此起激烈的辯論。朱子贊成太極圖說。且認爲濂溪所作。陸子反對太極圖說。且認爲非濂溪所作。依我看來。許是周子所作。但是對於內容。我持反對論調。與象山同。象山以爲太極圖說無什道理。定非周子所作。想把這篇劃開。周仍不失其爲偉大。晦翁以爲太極圖說。極其精微。周之所以令人崇拜。完全在此。

然則太極圖說是怎樣一個來歷呢向來研究宋學的人不知所本以爲周子所獨創淸初學者才完全考訂牠由陳摶种放而出這原是道教的主張周子從道教學太極圖說究竟對不對那另是一個問題但是牠的影響很大爲構成宋學的主要成分要是周子除了太極圖說專講通書倒看不出在學術史上有多大關係了朱派以爲二程出於濂溪其實不然二程但稱周子不稱先生先後同時差十餘歲關係異常淺薄

二邵康節　康節從道教的李之才得圖書先天象數之學探賾索隱妙悟神契環堵蕭然不改其樂其治學直欲上追漢的五行戰國的陰陽家騶衍一派但他所講陰陽五行又與漢人不同專憑空想構造一種獨創的宇宙觀他以爲宇宙萬有皆生於心所以說『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又說『先天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我們看邵子這種主張實際上不是儒家亦不是道家自成一派邵子言性亦主性善以爲仁義禮智性中固有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但是他的主張又與孟子不同凡孔孟所講治學方法他都沒有遵行他不是和尙亦不是道士專事憑空創作後來的人沒有他聰明的抄襲他的語言不能傳他的學問所以影響不大邵子在學術界是一個彗星雖沒有頂大的價值但不失爲豪傑之士而已

三張橫渠　橫渠爲宋代大師在學術界開闢力極强大哲學方面他與二程同時互相師友互相發明不能說誰出於誰朱派把他認爲二程門下是不對的橫渠不靠二程二程不靠橫渠關洛各自發達可以算得一時豪傑之士他對於自然界用力觀察想從此等處建設他的哲學的基礎但立論比二程高二程爲主觀的冥想很帶玄學色彩他是客觀的觀察很富於科學精神他主張氣一元論由虛空卽氣的作用解釋宇宙的本體及現

象，與周子的太極圖說，邵子的先天論，皆不相同。

修養方面，他直追荀卿，專講禮，並以禮為修養身心的惟一工具，理窟氣質篇說，『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為，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宋代學者，於開發後來學派最有力的人，當推橫渠及二程，其重要約略相等，橫渠死得早，門弟子不多，流傳未廣，南宋的朱子，受其影響極大，朱自命繼承二程，其實兼承橫渠，朱子的居敬格物，皆從橫渠的方法，模倣得來。

四，二程子，　向來的人，都把二程混作一塊說，其實兩人學風，全不一樣，明道是高明的人，秉賦純美，不用苦工，所得甚深，伊川是沉潛的人，困知勉行，死用苦工，所得亦深，以古代的人比之，大程近孟，小程近荀，所走的路完全不同，大程可以解釋孟子，小程可以解釋荀子，明道的學問，每以綜合為體，伊川的學問，每以分析立說，伊川的宇宙觀是理氣二元論，明道的宇宙觀是氣一元論，這是他們弟兄不同的地方。

程朱自來認為一派，其實朱子學說，得之小程者深，得之大程者淺，明道言仁，嘗說『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言致良知，又說『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開後來象山一派，伊川言涵養須用敬，嘗說『入敬之道，始於威儀，而進於主一』，言進學在致知，又說『窮理即是格物，格物即是致知』，開後來晦翁一派，其詳情，下面另有專章再講，此處可以不說。

大概北宋學派，可以分此九家，純粹的「苦學派」，有五家，即周濂溪，邵康節，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此外，尚有四家，即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最重要的為橫渠及二程，橫渠不壽，弟子無多，所以關係不大，二程一派，由謝上蔡，楊龜山，游廌山，呂藍田，程門四先生，傳衍下來，成為朱子一派，朱子學問，出於李延平，李延平學於羅豫

章。羅豫章出於楊龜山。陸子學問。雖非直接出於明道。然其蹊徑。很像上蔡。上蔡又是明道的得意門生。我們可以說大程傳謝。謝傳陸。小程傳楊。楊傳朱。北宋學派。及其傳授。大概情形。約略如此。

上面說北宋最著名的學者有五家。號稱北宋「五子。」南宋最著名的學者亦有四家。號稱南宋「四子。」

一。朱熹字晦翁。
二。張栻字南軒。
三。陸九淵字象山。
四。呂祖謙字東萊。

這四家中。朱陸最關重要。宋代的新的儒家哲學。他們二人。集其大成。張呂皆非高壽。五十歲前後死。所以他們的門生弟子。不如朱陸之盛。南軒的學風。同朱子最相近。沒有多大出入。東萊的學風。想要調和各家的異同。最有名的鵝湖之會。卽由東萊發起。約好朱陸同旁的幾家在鵝湖開講學大會。前後七天。這件事。在中國學術史上極有光彩。極有意義。呂是主人。朱陸是客。原想彼此交換意見。化異求同。後來朱陸互駁。不肯相讓。所以毫無結果。雖說沒有調和成功。但兩家經此一度的切磋。彼此學風。都有一點改變。這次會。總算不白開了。由鵝湖之會可以看出朱陸兩家根本反對之點。更可以看出東萊的態度及地位如何。

至於朱陸學說的詳細情形。留到本論再講。此刻不過提出兩家要點。稍爲解釋幾句。朱子學派。祖述程子——二程子中之小程。卽伊川。伊川有兩句很要緊的話。『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他教人做學問的方法如此。用敬。關於人格方面。下功夫收攝精神。收攝身體。一切言語動作。都持謹嚴態度。堅苦卓絕。可以把德性涵養起

來。什麼叫用敬。就是主一無適之謂。以今語釋之。即精神集中。凡作一件事。專心致志。沒有作完時。不往旁的想。致知。關於知識方面。不單要人格健全。還要知識豐富。什麼叫致知。朱子釋爲窮理。補大學格致傳說『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致乎其極。』朱子學問具見於文集語錄及性理大全。不過簡單的說。可以把上面這兩句話概括之。

陸子學派。有點像大程。即明道。最主要的就是立大。義利之辯。和發明本心。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陸子將此二語。極力發揮。何謂立大。就是眼光大的人。把小事看不起。譬如兩個小孩爭奪半邊蘋果。大打一架。大哭一場。在我們絕對不會如此。因爲我們至少還看見比蘋果大的東西。就不爲小物而爭奪了。明人嘗說。『堯舜事業。不過空中半點浮雲。』就是因爲他能立大。所以漢高祖唐太宗的事業。從孔子釋迦基督看來。亦不過半邊蘋果而已。立大是陸學根本。至於他用功的方法。第一是義利之辯。何謂義利之辯。就是董仲舒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個話從前人目爲迂闊。其實不然。做學問就是爲學問。爲自己人格的擴大崇高。不是爲稿費。不是爲名譽。更不爲旁人的恭維。譬如說捐軀愛國。要是爲高爵。爲厚祿。爲名譽。那全不對。一定要專爲國家才行。朱子知南康軍事時。修復白鹿書院。請陸子講演。陸子爲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那天天氣微暖。聽衆異常感動。遂不覺汗流浹背。於此可見陸學的門徑了。第二是發明本心。何謂發明本心。就是孟子所說。『不失其赤子之心。』陸子亦相信人性皆善。祇要恢復本心。自然是義不是利。自然能够立大。做學問的方法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本心放失。精神便衰頹。本心提起。志氣立刻振作。

好像一座大火爐，縱然飛下幾塊雪片，絕不能滅其熱烈，陸子這個話從大程子出，大程子的識得仁體，就是陸子的發明本心，以現在的話來說，又叫着認識自我，人的本心極其純潔，祇要認識他，恢復他，一切零碎壞事，俱不能搖動，人看事理不明，因本心爲利害所蒙蔽了，

知識方面，朱子以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陸子以爲學問在書本上找，沒有多大用處，如果神氣清明，觀察外界事物，自然能夠清楚，修養方面，朱子敎人用敬，謹嚴拘束，隨時隨事檢點，陸子敎人立大，不須仔細考察，只要人格提高，事物卽難搖動，所以朱謂陸爲空疏，陸謂朱爲支離，二家異同，其要點如此，陸不重書本，本身學問雖博，而門弟子多束書不觀，袖手清談，空疏之弊，在所難免，朱子重書本，並且要『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但天下事物如此之多，幾十年精力，一件都不能窮，又安能卽凡物而窮之呢，

兩家主張不同，彼此辯論，互不相服，後來有許多人專講調和，或引朱入陸，或引陸入朱，而兩家門下，則彼此對抗，引陸入朱的人，以爲自經鵝湖之會以後，象山領悟朱子，子壽尤爲敬服，引朱入陸的人，如王陽明，作朱子晚年定論，李穆堂又作朱子晚年全論，證明朱子晚年，與陸子同走一條路，然站在朱子方面的人，則目王李爲荒唐，平心而論，兩派各走各路，各有好處，都不失爲治學的一種好方法，互相攻擊，異常的無聊，最好各隨性之所近，擇一條路走去，不必合而爲一，更不必援引那個，依附這個，

南宋學派，主要的是朱陸兩家，歷元明清三代，兩派互爲消長，直至現在，仍然分立，兩派之外，還有兩個人，應當注意，一個是張南軒，可以說他是朱學的附庸，死得很早，沒有多大成就，與朱子併爲一派，無妨，南軒生在湖南，

湖湘學派。與朱子學派。實在沒有什麼區別。一個是呂東萊。呂家世代都是有學問的人。所以呂家所傳中原文獻之學。一面講身心修養。一面講經世致用。就是我們前次所說內聖外王的學問。朱陸偏於內聖。東萊偏於外王。東萊自己家學淵源。很好很有名。雖然早死。而門弟子甚多。後來變爲永嘉學派。永嘉學派。最主要的有這幾個。—薛季宣號艮齋。二陳傳良號止齋。三陳亮號同甫。四葉適號水心。他們都是溫州一帶的人。艮齋止齋。專講學以致用。對於北宋周程一派。很多不滿的批評。以爲祇是內心修養。拘謹呆板。變爲迂腐。應當極力提倡學以致用。才不會偏。同甫氣魄更大。頗有遊俠之風。他的旗號是『王霸雜用。義利雙行。』對於朱子的窮理格物。固然反對。對於陸子的利義之辯。亦很反對。論年代。薛稍早。與朱陸差不多。二陳稍晚。論主張。艮齋和止齋相同。同甫走到極端。東萊本來是浙人。浙江學者。大半屬東萊門下。東萊死。兄弟子姪門生。全走一條路。就是薛陳所走這條路。以後成爲浙派。

朱子自信甚堅。對於旁的學派。辯得很起勁。朱子在學問上的兩大敵。一派是金谿（卽象山）一派是永嘉（卽薛葉二陳）朱子很痛心。本來東萊門下。全都和他要好。後來都跑到永嘉一派去了。文集中。與象山和止齋辯論的信很多。語錄中。批評陸派和永嘉的話亦很多。朱陸在當時都很盛。朱子門下最得意的是黃勉齋。蔡元定。沒有多大氣魄。不能夠把他的學問開拓出來。其後一變再變。成爲考證之學。朱子涵養用敬的工作。以後沒有多大發展。進學致知的工作。開後來考證一派。朱派最有光彩的是黃震（東發）王應麟（伯厚）二人。黃的黃氏日抄。王的困學紀聞。爲朱派最有價值之書。清代考證學者。就走他們這一條路。

象山門下。氣象比朱派大。朱子對於象山雖不滿。而謂其門下光明俊偉。爲自己門下所不及。象山是江西人。在

本地講學最久．但是幾個大弟子．都是浙東人．所謂甬上（寧波）四先生．即楊簡袁燮舒璘沈煥．得象山的正統．江浙二省在學術上有密切關係．象山是江西人．其學不傳於江西而傳於浙東．陽明是浙東人．其學不傳於浙東．而傳於江西．楊袁舒沈是浙東．呂薛陳葉亦是浙東．後來陸派同永嘉結合．清代的黃梨洲萬季野邵念魯章實齋．他們就是兩派結合的表現．

南宋四子．實際上祇有三派．即朱派陸派及永嘉派．這三派在當時尙未合一．南宋末年．幾乎握手．可惜沒有成功．元明以後．朱學自爲一派．陸朱合爲一派．其勢力直籠照到現在．

南宋時代．南方的情形如此．北方的情形．又怎樣模樣呢．北方自金人入主後．中原殘破．衣冠之屬．相繼南遷．所以在宋金對峙時．南方的文化．比北方高．但金至世宗一朝——約與孝宗同時．四五十年間．太平安樂．極力模倣漢化．文運大昌．金方所流行者．爲三蘇一派．因爲模倣東坡父子的文章．連帶模倣他們的學術．所以那政治上宋金對峙．學術上洛蜀對峙．北方的人事事幼穉．文學不振．哲學更差．惟有一人．應當注意．即李純甫．號屏山．宋儒無論那一家．與佛都有因緣．但是表面排斥．宋儒道學．非純儒學．亦非純佛學．乃儒佛混合後．另創的新學派．屏山是宋人．自然要帶點佛學氣味．不過他很爽快．所著的鳴道集．直接承認是由佛學出來．對洛派二程．異常反對．指爲陽儒陰佛．表裏不一．他所講的內容．好像李翶的復性書．發揮得更透徹明白．

朱子到晚年．一方面學派日昌．弟子遍於天下．一方面牴觸當道．頗干朝廷厲禁．其中如宋寧宗的宰相韓侂胄執政時．在朝的朱子．及在野的同黨．俱持反對態度．侂胄亦指朱子爲僞學．排斥不遺餘力．北宋的元祐黨人．南宋的慶元黨人．俱以正士．爲朝廷所不容．朱子死後．弟子不敢會葬．可見當時朱學所受壓迫的程度了．又經幾

十年到理宗中葉及度宗初葉僞學之禁既開而當時講學大師朱陸兩家門下（陸派亦在僞學禁中）俱在社會上很有聲譽朝野兩方對宋學異常尊崇其勢復振不久宋室滅亡蒙古代興元朝以外族入主中國文化不高時間又短在學術史上佔不了重要位置內中祇有戲曲的文學差可撐持天文數學亦放異彩至於哲學方面則衰微已極元朝學者惟許衡（魯齋）劉因（靜修）吳澄（草廬）三人稍露頭角這幾位在元朝爲大師在全部學術史上比前比後俱算不了什麼固然朱學在元朝很發達但朱學在宋末已爲社會上所公認元人不過保守權威敷衍門面無功可述現在祇好略去不講

明太祖初年規模全屬草創對於文化未能十分提倡到永樂時始漸注意性理大全即於是時修成以五子（周程張朱）學術爲主此書編得很壞純屬官書專供科舉取士之用使學者考八股時辨黑白而定一尊除五子外旁的俱所排斥明人編修性理大全用以取士號尊宋學尤其是程朱一派實則把宋學精神完全喪失宋學注重修養何嘗計及功名呢

中間有幾個著名大師爲明學啓蒙期的代表如方孝孺（正學）吳與弼（康齋）薛瑄（敬軒）曹端（月川）胡居仁（敬齋）俱在科舉盛行時代一心研究學問不圖獵取功名這種精神極可佩服而方孝孺風烈尤著仗義不屈爲成祖誅其十族他們幾個人的學問都出於程朱薛胡諸人比較平正通達吳康齋的學問由朱到陸明代陸學之盛自康齋起

明代中葉新學派起氣象異常光大有兩個大師可以代表一個是陳獻章（白沙）一個是王守仁（陽明）陳白沙是廣東新會的學者離吾家不過十餘里他是吳康齋的弟子他的學問在宋代幾位大師中有點像大

程子。又有點像邵康節，那種蕭然自得的景象，與其謂之爲學者，毋寧謂之爲文學家，古代的陶淵明，與之類似，文章相彷彿，學問亦相彷彿，再遠一點，道家與之類似——老莊之道，非陳种之道，他的學風很像莊子，孔門弟子中曾點與之類似，『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種恬淡精神，兩人一樣。

白沙叫人用功的方法，就在『靜中養出端倪』一句話，端倪二字，太玄妙，我們知道他的下手功夫在用靜，就得了。白沙方法，與程朱不同，與象山亦不同，程朱努力收斂身心，象山努力發揚志氣，俱要努力，白沙心境與自然契合，一點不費勁，端倪二字實在不易解，或者可以說是老莊的明自然，常常脫離塵俗，與大自然一致，其自處永遠是一種鳶飛魚躍光風霽月的景象，人格是高尚極了，感化力偉大極了，可惜不易效法，不易捉摸，所以一時雖很光明，後來終不如陽明學派的發達。

白沙在家時多，出外時少，總計生平，祇到過北京兩次，旁的地方都未曾去，交遊總算簡單，他有一個弟子，湛若水號甘泉，亦是廣東人，與他齊名，當時稱陳湛之學，或稱湛王之學，甘泉做的官很大，（禮部尚書）去的地方亦很多，所到之處，就修白沙書院，陳學的光大，算是靠他，甘泉比陽明稍長，甘泉三十餘歲，陽明二十餘歲，同在北京作小京官，一塊研究學問，陽明很受甘泉的影響，亦可以說很受白沙的影響。

王陽明浙江餘姚人，他在近代學術界中，極其偉大，軍事上，政治上，亦有很大的勳業，以他的事功而論，若換給別個人，只這一點，已經可以在歷史占很重要地位了，陽明那麼大的事功，完全爲他的學術所掩，變成附屬品，其偉大可想而知，陽明的學問，得力於龍場一悟，劉瑾當國，陽明彈劾他，位卑言高，謫貶龍場驛丞，在驛三年，備

受艱難困苦．回想到從前所讀的書．所做的事．切實體驗一番．於是恍然大悟．這種悟法．是否與禪宗參禪有點相類．我們也不必強爲辯護．但是他的方法．確能應時代的需要．其時性理大全一派．變爲迂腐凋敝．把人心弄得萎氣沉沉的．大多數士大夫．儘管讀宋代五子的著作．然不過以爲獵取聲名利祿的工具．其實心口是不一致的．陽明起來．大刀闊斧的矯正他們．所以能起衰救敝．風靡全國．

陽明的主要學說．即「致良知」與「知行合一」二事．前者爲對於大學格物致知的問題．朱子講格物．教人『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這種辦法．朱子認爲大學所謂「明明德」的張本．從「大學之道」起至「未之有也」止．是經．以下是傳．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有傳．惟有格物致知無傳．文有顚倒斷節．朱子替他補上．其學說的要點．即由此出．陽明以爲讀古人書．有些地方加添．有些地方補正．這種方法．固有價值．但是大學這篇．絕對不應如此解釋．所以他發表古本．不從朱子改訂本．主張格物致知．即是誠意．因爲原文說『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下面又說『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愼獨．即是致知．致知的解釋．不是客觀的知識．乃孟子所謂『人之所不學而知者．其良知也』．的良知．致的意思是擴充牠．誠意功夫如此．拿現在的話解釋．就是服從良心的第一命令．很有點像康德的學說．事到臨頭．良知自能判斷．如像殺人．頭一念叫你不要作．又像職分上的犧牲．頭一念叫你儘管作去．這就是良知．第二念第三念．便又壞了．或者打算作好事．頭一念叫你作去．第二念覺得辛苦．第三念又怕危險．於是歇手不作．這種就是致良知沒有透徹．爲人做學問．入手第一關鍵在此．

陽明既然主張致良知．更不能不主張知行合一．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見惡惡臭是知．惡惡臭是行．見好色是知．好

好色是行．知行二個字．原是一件東西．事到臨頭．良知自有主宰．善使知善．惡使知惡．絲毫瞞他不得．世未有知而不行的．知而不行．不是眞知．如小孩看見火．伸手去摸．成人決不會摸．因爲成人知道燙人．小孩不知道燙人．又如棹上放好臭鴨蛋臭豆腐．不惡惡臭的人吃．惡惡臭的人就不吃．祇需你一知道．要吃或不吃．立刻可以決定．這便是知行合一．朱子以爲先要致知．然後實行．把做學問的功夫．分成兩橛．陽明主張．方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方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祇是一件．決不可分．陽明教人下手方法．與朱子教人下手方法不同．

陽明壽雖不長．但是一面作事．一面講學．雖當軍事倥傯．絃誦仍不絕聲．所以門生弟子遍於天下．明中葉後．全國學術界．讓陽明一人支配了．王學的昌大．可分兩處．一是浙江．是他生長的地方．一是江西．是他宦遊的地方．所以陽明門下．可分爲浙江及江西兩派．前次講象山生在江西．而其學盛於浙江．陽明生在浙江．而其學卻盛於江西．贛浙文化．有密切的關係．傳陽明的正統．爲江西幾位大師．如鄒守益號東廓．羅洪先號念庵．歐陽德號南野．頗能代表江西王學．陽明死後．就是這幾個人．最得陽明眞諦．但是王學的擴充光大．仍靠家鄉浙派幾位大師．有早年的．有晚年的．最初是徐愛．號曰仁．錢德洪．號緒山．他們二人．得陽明正宗．徐早死．傳習錄有一部份是他作的．錢壽較長．其傳頗盛．稍後是王畿．號龍谿．他是陽明的老門生．年壽最長．陽明的學派的光大．自他起．陽明學派的變態．亦自他起．當初陽明教人．有四句話．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錢緒山以爲這四句是陽明教人定本．王龍谿以爲這四句是陽明教人權法．歸根結底．性無善無惡．意無善無惡．知無善無惡．物無善無惡．陽明的話．沒有多大玄學氣味．龍谿的話．玄味很深．無下手處．所以王學末流．與禪宗末流．混在一起．讀他們的書．可以看出來．並不是陽明眞面目．

陽明學派另有幾個重要人物一個是羅汝芳號近谿一個是王艮號心齋都於王學有莫大的功勞世或以王艮與王畿並稱二王或以近谿與龍谿並稱二谿心齋是一個倜儻不羈之士本傳稱陽明作巡撫時會徒講學心齋那時三十八歲跑去見他分庭抗禮辯難幾點鐘後始大折服執弟子禮回去想想似乎尙有不妥處跑去收回門生帖子彼此又辯又折服了才作陽明的門人陽明說『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乃爲斯人所動是眞學聖人者』心齋言動奇矯時戴古冠穿異服傳達先生之道陽明很罵他幾回但是他始終不改心齋才氣極高門下尤多奇怪特出之士何心隱就是一個本姓梁改姓何以一個布衣用種種的方法把嚴嵩弄倒了我們不能不佩服他有眞本事陽明死後最接近的是二王或二谿但是他們所走的路與陽明很不一樣結果江西學派雖得正統但是一傳再傳漸漸衰微下去了

最有力推行王學的還是浙派（龍溪）和泰州派（心齋）在晚明時候有這樣幾個人周汝登號海門陶望齡號石簣李贄號卓吾周陶變爲禪宗李更狂肆他們主張的「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陽明學派愈變愈狂妄到晚明時本身起很大的變化又可分爲二派第一派參酌程朱學說糾正末流的偏激東林二大師顧憲成（涇陽）高攀龍（景逸）就是代表他們覺得周李陶一派太放肆了須以朱學補充之他們的學問仍從王出帶點調和色彩第二派根據王學的本身恢復陽明的眞相劉宗周（蕺山）就是代表他排斥二王二谿甚力專提愼獨代替良知以爲做愼獨的功夫可以去不善而繼於至善顧高以程朱修正王學蕺山以王學本身恢復王學主張雖有出入都不失爲陽明的忠臣

此外因王學末流的離奇社會上起一種很大的反動亦可分爲二派第一派以程朱攻擊陽明與顧高等不同

陳建（清瀾）就是代表，他著一部學蔀通辯，一味謾罵，甚覺無聊，自稱程朱，實於程朱沒有什麼研究，有時揑造事實攻擊人身，看去令人討厭。然在學術史上不能不講，因為明目張膽攻擊王學，總算他有魄力。清初假程朱一派，侈言道學，隨聲附和，用陳建的口脗攻擊王學者頗多。第二派，主張讀書，帶點考證氣味，焦竑王世貞楊慎就是代表。他們不惟攻擊王學，連宋學根本推翻，周程張朱，皆所反對，攻擊程朱的話，恐怕比陽明還多。幾個人學問都很淵博，惟楊升庵較不忠實，造假書造假話騙人。這一派因為對於宋元明以來的道學下總攻擊，在晚明時雖看不出有多大力量，但有清初至乾隆中葉，極其盛行，舊學風的推翻，新學風的建設，都由他們導引出來。

清代學術，是宋元明以後一大轉關，性質和前幾代俱不相同。漢唐學者，偏於聲音訓詁的追求，馬鄭服杜陸孔賈以後，沒有多大發展的餘地，宋儒嫌他們太瑣碎了，另往新方面進行。宋明學者，偏於理氣心性的討論，程朱陸王以後，也沒有多大發展的餘地，清儒嫌他們太空虛了，另往新方面開拓。清代學者，承性理學爛熟的反動，以「漢學」相標榜，至乾嘉中葉而漢學號稱全盛。清代學風，固然偏在考證，對於儒家哲學，亦有很大影響，可分建設及破壞兩面觀察，前者對於整理國故，用力最勤，與儒學祇有間接關係，後者對於推翻宋學，成效頗大，與儒學有直接關係。

甲 破壞方面。

先從破壞方面觀察，清代學者，對於宋元明以來，七百年間，所成就的學派，認為已到過度成熟，發生流弊的時

期。非用革命手段摧陷廓清。不能有新的建設。這種破壞的工作。不自淸始。晚明已然。焦竑王世貞楊愼都是反動派的健將。不過革命的氣焰。至淸代而極盛罷了。分開來講又分兩種。一種是破壞王學。陽明這派。時代最晚。發達最盛。有些人專門與他爲難。一種是破壞朱學。不單反對陽明。連周程張朱。一律在所排斥。這兩種中破壞的工作及程度。亦有種種的不同。大概可以舉出五派人作爲代表。

一、用程朱作後盾。破壞陸王。可以陸隴其（稼書）作爲代表。他同上次所講做學蔀通辯的陳建。一樣的主張。認程朱爲正統。陸王爲異端。所以破壞王學。完全爲擁護朱學。這一派範圍最狹窄。理由最淺薄。然在社會上。最有力量。不是因爲系統學者多。乃是倚仗八股文人多。拿朱註作考試的工具。自然擁護朱學。有學問的人。儘管瞧不起他們。但是一般流俗。非常羨慕他們。不知不覺的。勢力便大起來了。

二、有一種博雜而無系統的學問。利用好奇心。打倒前人。獵取名譽。可以毛奇齡（西河）作爲代表。這派的話。尖酸刻薄。挑剔附會。舞文弄墨的地方很多。其所攻擊。不單是王學。乃在宋學全部。（西河比較的尙擁護王學。但也不是王學眞相）西河學問淵博。方面多。壽命長。後來許多人跟他學。在學術界很佔勢力。大致都帶一點輕薄口脗。學問博雜。頗爲後來考證學派。闢出一種新路徑。考證家不直接出自西河。但是他們所受西河的影響很是不小。

上面兩種破壞法。都不算十分正當。前者範圍過於狹隘。門戶之見太重。後者手段不對。專門駡人。自己亦無所得。不過他們這兩派。在社會上勢力確是不小。一般俗儒。隨聲附和。非常崇拜他們。

三、沒有成見。並不是以程朱作後盾。比較對於朱學稍爲接近。對於王學末流。加以攻擊。可以顧炎武（亭林）

朱之瑜（舜水）二人作爲代表。朱舜水當明亡以後，不願受滿清的轄治，亡走日本，在中國影響不大，而在日本影響極大。明治維新以前，德川氏二百年，眞以儒學致太平，這完全受舜水之賜。所以他在本國無地位，而在全局中地位極高，可與顧亭林並列。顧氏爲清代學術的開創者，其學問的大部分俱在建設方面，下節再講。至於破壞方面，見地極其高明。他不惟不滿意王學末流，且不滿意陽明本身，贊成陽明人格，反對他的學風。陸稼書一派，所講朱學，其實是「八股家言」，算不得什麼學問。顧朱不是墨守朱學，另外自有心得。比較起來，對王破壞，對朱敬禮，不能說是以朱攻王，然於破壞王學，很有力量。

四、對於朱學全部，不管程朱陸王，根本認爲不對，施行猛烈的總攻擊。可以費密（燕峯）顏元（習齋）二人作代表。這兩人在從前，大家都不十分注意，一向講清代學術的人，都沒有提到他們。顏氏近二三十年來，漸漸復活。費氏著作，從前沒有刻出，人不知道，近幾年作品出版，了解的人比較多了。費燕峯，四川人，晚年僑寓揚州。從前人祇知他會作詩，池北偶談稱他極爲王漁洋所推服。他的哲學思想，具載他的遺著中，新近才刻出來，但是在建設方面，沒有什麼貢獻。顏習齋，直隸楊村人，以前沒有鐵路，很少人知道這個地方。他終身亦不同士大夫接觸過，但是他比費燕峯强。費氏幾個兒子，雖亦能作詩，活動力很小。顏氏的門生李塨（剛主）活動力異常之大，到處宣傳他老師的學說，所以早幾十年復活了。

費顏二人，對於宋元明七百年來的學說，根本上不承認，下總攻擊，斥爲與孔孟門庭不同。攻擊之點有三。頭一件是不贊成宋儒主靜。他們以爲做學問要動，主靜不是做學問的方法，根本與儒家道術相反。第二件不贊成宋儒以道統自居。程朱本人還沒有說什麼，他們的門下，常說得不傳之學。原道所謂堯傳舜，舜傳禹，禹傳湯，湯

傳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孔子。孔子傳孟軻。軻之死。未得其傳。何以隔一千多年。傳到河南程夫子。這豈不是造謠。第三件。偏於內聖。不講外王。把政治社會都抛棄了。程朱陽明。雖非抛去外王不問。但是偏重內聖。一些末流。愈走極端。知其一不知其二。頗足授人口實。這種話。搔得着癢處。對於宋學末流。攻擊得很對。不過在社會上沒有多大勢力。遠人如前述三派的受人注意。直到近二三十年。才漸漸發揚光大起來。前三派帶這一派。都在道術本身上着眼。或專破王學。或兼破宋明。辯爭之點。不離道術。可謂主流。爲造成破壞勢力的中堅。

五。還有一派。不在道術本身下手。而在著作及解經方面挑剔。可以惠棟（定宇）作爲代表。惠氏年代較遲。而力量很大。他攻擊不到陸王。陸王對於各經都不會作註。他攻擊的主要對相。就是程朱。前回講朱學啓蒙時代。專門做註疏的工夫。到全盛時代。所有各經都從新另註一回。他們註經的方法。與漢唐學者迥異。漢唐注重訓詁。他們注重義理。自南宋末年起。至明洪武的性理大全出版止。幾百年間。解經俱以朱註爲主。漢唐註疏。完全東之高閣了。惠棟一派出。朱註漸衰。而漢唐註疏復活。

清初學者。一面反對宋儒道術本身。一面反對宋儒解經方法。結果宋人的總不對。漢人的總對。愈古愈好。愈近愈不行。乾嘉的考證學。以這派爲先導。毛西河如此主張。陳啓源亦如此主張。但是認眞打旗號。擁戴漢學。推翻宋學。還是要算惠定宇。上面所述五種學派。聯合起來。努力破壞。所以清代學術。對於宋元明學術。起很大的變化。最近三百年。在學術史上劃一新紀元。秦漢學術復興。宋明學術幾乎全部銷沉下去了。

乙　建設方面。

次從建設方面觀察清代學者的建設事業。大部分在考證方面。以現在的話來解釋。就叫著整理國故。這種工

作。於儒家道術。祇有間接關係。直接關係很少。可以略去不講。我們且要知道這種工作很勤勞威信也很偉大就是了。考證以外。對於儒家道術。有直接關係的建設事業。可以分好幾派。一方面根據王學朱學。加以修正或發明。他方面更能一空依傍。自樹一幟。他們所處的時間先先後後不同。他們所在的地方南北東西各異。現在我們舉出六個人簡單的說明一下。

一繼承王學加以修正。當推孫奇逢（夏峯）。王學末流。變得很多。處處受社會上的非難。要想維持王學。不能不加以修正。孫夏峯李二曲都是如此主張。而夏峯推衍流派較盛。夏峯生於晚明。人格高尚。豪俠好義。最能濟朋友之難。壽命又很長。直活到九十三歲才死。清師入關。他的家鄉。讓滿人圈去了。跑到河南蘇門。躬耕講學。門弟子從之遊者極多。所以他這一派。在清初算是很盛。他是王派。但並不墨守王學。對程朱都不攻擊。有人把他編入調和派。清初學者。以朱攻王者有之。以王攻朱者覺少。頂多爲陽明作辯護而已。夏峯卽是如此。他在河南。躬行力踐。用工堅苦。其學問雖得力於陽明。然對於王學末流。禪宗頓悟的學風。深所不取。後來湯斌（潛庵）的學問。就得力於夏峯。他們二人的工作。專在恢復王學本來面目。對於二谿以後的王學。與以相當的排斥。以恢復陽明眞相。使得有保存的價值。可謂王學的修正派。

二發明王學使之愈益光大。當推黃宗羲（梨洲）。明末王學後殿。就是劉蕺山。他生於浙東。浙東王學很盛。但是變相。非本來面目。他因爲末流太猖狂了。設法校正他們。清初浙中王學。分爲二派。二谿一派。以姚江書院爲中心。蕺山一派。以證人書院爲中心。明儒學案稱明代大師二人。前有陽明。後有蕺山。梨洲是蕺山的門生。學問上。繼續的修正王學。修養上。亦全本蕺山遺緒。但他另向一方面發展。卽史學及經世之學。陽明本有六經皆史

之說而且本身事功極盛梨洲循着這一點發揮光大頗能改正王學末流空疏實悟之弊梨洲一方面承蕺山遺緒發明王學於淸代學風上其開闢的功勞與顧亭林等一方面建設新學派努力史學後來萬季野邵念魯全謝山章實齋這一般人都完全受他的影響關於史學方面這是後話且不用講專講他在儒家道術方面眞不愧王學大師二百多年來感化力的宏大規模的深遠還沒有超過他的啊

承繼孫夏峯學說的是湯潛庵承繼黃梨洲學說的是李穆堂兩位都是乾隆時人爲陸王學派的結束者湯作巡撫李作侍郞皆光明俊偉規模宏大湯純爲實行家紙面上的學問不多李爲著作家有全集行於世他們都是結束陸王學派的人做的事業算是結束同時不能不算是一種建設令陸王學派經時代變遷仍能立脚得住有價値有光彩這是他們的功勞

在王學方面有這幾個人支持殘壘遺緒尙可不墜在朱學方面人才就很難得大抵有淸一代學者態度陽奉陰違表面是宋學骨子裏是漢學對於朱子直接攻擊者少敷衍面子者多其間擁護程朱的多半是闒老一面罵陸王派爲狂禪一面罵漢學家爲破碎反抗程朱便是大逆不道寧說周孔錯不說程朱非這類人多從八股出身在學者社會中沒有多大勢力在普通社會很能聳動視聽可以略去不講勉强要在程朱派找出一個人來祇好還數陸稼書淸代最初從祀孔廟的是他他於程朱學術的全體無多大發明祇能說他持身甚嚴衛道甚力而已淸代程朱派人數雖多人才很少與其求之於陸稼書一派不如求之於漢學家漢學家訓詁之學實際上是從厚齋東發一派衍生出來章實齋說過戴東原儘管罵朱子實際上走的是朱子那條路這個話兩方都不承認但是事實給我們一種很好的證明

三、尊敬程朱而能建設新學說，當推顧炎武（亭林）。顧氏大家公認為清學開山祖師，然絕不像宋學派之以道統自任。他對程朱表示相當敬意。在山西時，曾修朱子祠堂，可謂之準朱學派。然而亭林對於朱學的修正，比梨洲對於王學的修正還多。黃氏根本上以王學為主，顧氏對朱學，不過敬禮而已。亭林方面很多，經世之學，有天下郡國利病書，考證之學，有日知錄。好幾個清代的學派，都由他開發出來。他治學自立門庭，反對講空話，不輕言義理性命，專從實際的方面下手。他對於儒家道術，不單講內聖，兼講外王。宋明學者，都祇一偏，並非儒家眞相。他想恢復儒學本來面目，專提論語所謂『行己有恥，博學於文』兩句話，用來涵蓋一切修養的方法，很多最扼要是行己有恥，即自律甚嚴之謂。對於晚明放修頹廢的學風，根本上施以校正。一個人要方正，要廉隅，不要像球那樣滾，日夜自己檢束。歸根結底，是知恥二字。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之不被其澤，不恥地位不如人，而恥品格不清。他專在廉隅名節出處進退辭受取予方面注意，以為要如此才可以完成人格。這種有恥之教，比蕺山慎獨之教還要鞭辟近裏些。治學的方法很多，最扼要是博學於文。文有幾種解釋，書本知識是文，自然現象是文，社會現象亦是文，要隨時觀察研究。所以說他的學問，不單是內聖方面，而且兼外王方面。至於要明白他對於恥及文的詳細解釋，可以在他的日知錄及文集裏邊找去。他本人人格崇高，才氣偉大，為明代忠貞不二的遺老，很得力於他母親（非親生母）的教訓。他的父親早死，母親未婚守節，十七歲到顧家，過繼他作養子，慢慢地撫育成人。滿洲入關，義不事二姓，絕食二十七日而死。這樣的節婦，眞是難能可貴了。顧母死時，囑付亭林不得在清朝作官。他平時所受教育很深，臨終又有這樣大的刺激，所以他一身行為，完全受顧母的支配。亭林初非明室官吏，然念念不忘恢復，到處觀察形勢，預為地步。到事功絕望時，乃另創一種學風，直影響

到現在。其成就不在恢復明室之下。他人格高尚。無論那派。不能不佩服他學問淵博開出來的門庭很多。說到清學的建設。自然不能不數他了。

四。非朱非王。獨立自成一派。當推王夫之（船山）。船山是湖南人。他這一派。叫着湖湘學派。在北宋時爲周濂溪。在南宋時爲張南軒。中間很銷沉。至船山而復盛。他獨居講學。並無師承。居在鄉間很少出來。生平祇到過武昌一次。北京一次。可以說是個鄉下人。清師入關。他抵死不肯剃頭。所以怕人看見。藏在山洞裏。窮到沒有紙筆。然仍好學不厭。他的學風。與程朱比較接近。不過謂之程朱。毋寧謂之橫渠。橫渠作正蒙。船山的中心著作。爲正蒙註。橫渠於書本外。注重觀察自然界現象。船山也受他的影響。其精神比較近於科學的。張學自南宋斷後幾百年。至清初又算繼續起來了。船山堅苦卓絕。人格感化極強。學問尤爲淵博。他的讀通鑑論宋論。不愧爲一史評家。對於歷史上事實。另用新的眼光觀察。所以他除自己身體力行外。學問方面。在史學界貢獻甚大。這兩部史論。專作翻案。爲後來讀史的人。思想開放許多。船山對於佛學。很有研究。而且學的是法相宗。作有相宗絡索。近二十年。法相宗復活。研究的人很多。並不算稀奇。但是在那時。佛教方面。完全爲禪宗及淨土宗所佔領。沒有人作學理的研究。他獨在二百年前。祖述玄奘以後中斷了的墜緒。可謂有獨到的見解了。並且當時儒學末流。養成狂禪。分明是學佛教。抵死不肯承認與佛教有關。他獨明目張膽。研究儒學。同時又研究佛教。一點不掩飾。這是何等的爽快。船山在清初湮沒不彰。咸同以後。因爲刊行遺書。其學漸廣。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薰陶。最近的譚嗣同黃興。亦都受他的影響。清末民初之際。智識階級。沒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並且有許多青年。作很熱烈的研究。亦可謂潛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五尊崇程朱傳其學於海外當推朱之瑜（舜水）舜水在本國沒有什麼影響史家多不能舉其名他後半生都在日本過活日本最近二百年的學風完全由他開出明亡後他屢屢欲作光復的事業初到日本後到安南暹羅在海外密謀起義赤手空拳的經過多少艱難困苦到底毫無成就後來鄭成功張蒼水大舉北伐攻下鎮江幾乎剋復南京他在蒼水軍中規畫一切曾經走到蕪湖結果還是失敗了自是之後光復事業完全絕望他便打定主意在滿清統治之下絕對不回中國那時日本人還抱閉關主義外國人祇能在長崎租界停頓些時旁的地方一律不讓住所以他很困難住些時走了走了又來往返許多次長崎的日本人知道他學問淵博人格高尚異常敬禮後來讓大將軍德川氏聽見了請到東京去待以賓師之禮他亦以師道自居德川光國的兒子亦作他的門生他於是住在東京又十幾年才死因為德川氏的敬禮全國靡然從風對於他的起居言動都很恭敬他在日本學術界算是很有勢力日本從前受中國文化最深是唐代派遣學生學僧來唐留學唐時佛教甚盛儒術衰微學去的都是佛教宋明儒學復興但其時中日關係淺薄所以日本對於儒術根本上不明瞭舜水是程朱派的健將自他去後朱學大昌朱子之學在國內靠陸稼書一般人的提倡不過成績很有限在國外靠朱舜水一個人的傳播真是效力大極了自然舜水是程朱一派的人但是本事很大書本上的知識很好實際上的事情一點亦不放鬆他在日本學風上很有貢獻詩（各家的詩）同畫（小李將軍的山水）亦很有影響他帶去東西至今還歸日本帝國博物院保存他又懂建築日本之有孔廟即由他起孔廟中的房屋棟宇衣服器具完全摹倣中國都由他打圖樣起稿子連他自己的棺材亦屬親手造成要能耐久不壞滿清之後好運回中國辛亥革命時還在日本保存我們可以設法交涉運回國來固然他們尊重朱夫子不願運走但本

人的志願.死後非運回來不可.應以尊重本人志願爲是.日本博物院.還有朱舜水手造模型.確是當年遺物.由此可以知道他不單講身心性命.還講各種技術.他又教日本人讀資治通鑑.以爲最能益人神智.他在日本前後十幾年.人格感化力大.方面又多.可以說自遣唐留學以後.與中國文化眞正接觸.就是這一同.德川氏二百多年以文治國.就是繼承他的遺緒.維新以前.一般元老都很受影響.他是朱學中間王學亦輸入到維新時.兩派都有了.維新時一切改革.王派力量很多.朱派力量亦不少.把朱學由中國傳到日本.就是靠他.

六.反朱反王而能獨立自成一派.要算顏元(習齋).習齋的學說.很有點像實驗派的杜威.他完全是一個鄉下老.境遇非常可憐.他的父親在崇禎十二年.滿洲人大掠直隸山東.擄去爲奴去了.後來死在那裏.習齋伶仃孤苦.父亡母嫁.成爲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兒.由旁人把他撫育長大.所以意志堅苦卓絕.雖然無師無友.而能獨立自成一家.他反對宋學.主張根本推翻.以爲孔孟都是動的.宋學獨是靜的.與孔孟相反.他尤其厭惡的是談玄.儒家本不談玄.宋以來.玄味日趨濃厚.大非古意.他想復古.復到孔門所學.祇談禮樂射御書數.不談身心性命.知識由何而來.由於做.譬如我們想到南京.不知怎樣走法.問路徑.買地圖.可以知道大概.但要知道實在情形.還得親身走去.他說宋以後的學問.祇是問路徑.買地圖.不曾親身走路.眞的儒家道術.不應如此.習齋對於周程以下.原想根本推翻.另外建設新的學派.那時雖未成功.其思想行事.很帶科學精神.若使生於今日.必定是一個純粹的科學家.他立志做書本以外的學問.禮樂射御書數.樣樣都去實行.自己打靶.自己趕車.樂要學古樂.禮要依儀禮.但是所作這些事.還是離不開書本.很難說是成功.不過精神可取.就是了.他的話.很有許多合於科學.前兩年科玄戰爭.就有許多人引用.其中一部分.到現在看來還是對的.這些地方.很可以令人佩服.

他因爲太古板。沒有開闢什麼。他的門生李恕谷。活動力很大。文章好。學問又淵博。常到北京。那時北京士大夫喜歡講學。有一次請萬季野主講。大家去聽。季野見恕谷異常佩服。就介紹恕谷講。以季野的聲名學問很能震動一時。達官貴人拜倒門下者不少。但是對於這個無聲無臭而且又年輕的李恕谷居然客氣謙遜起來。不能不說是異樣的舉動。由此北京人才知道有李塨。又才知道有顏元。恕谷極其活動。曾到陝西。又到江南。到處宣傳他老師的學說。所以這派學問在當時很有力量。戴東原的見解與顏李相同之點頗多。雖不敢說直接發生關係。然間接總受影響。恕谷死後。漢學派盛行。對於他的學問大不謂然。而假程朱一派尤爲恨入骨髓。在兩種勢力壓迫之下。顏李這派自然日就銷沉了。道光末。戴望子高。很提倡顏氏學說。近二三十年來。頗有復活的趨勢。大家都承認顏氏爲一個大師。很佩服他的不說空話。專講實行的精神。但是他的學問究竟能復活與否。我尙懷疑。因爲太刻苦了。很難做到。他最反對以孔門的話作爲口頭禪。我們但學他的話。不能實行他的主張。算不得眞顏李派。往後青年。果能用極堅苦的精神去實行。自然可以復活。

清代初葉。在建設方面。可以這六派作爲代表。雖然他們的學說。各有短長。然俱能自樹一幟。而且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有的於當時影響很大。有的於後代影響很大。而且這幾個大師。方面都很多。不像宋儒單講身心性命。所以開闢力格外來得强大。後來各種學說。都由他們啓個端緒。由後人集其大成。清代學術所以能大放異彩。大部分靠他們。

丙　清中葉以後四大潮流

上面所說破壞方面的五派。建設方面的六派。都是清代初葉同中葉的事情。中葉以後。到乾嘉之間。這許多學

說．暫時各歸沉寂．另有四大潮流出現．而考證學不在內．在前面已經說過了．考證學與儒家道術．無大關係．可以不講．有關係的就是這四大潮流．

一．皖南學派．以戴震（東原）爲代表．東原本來受他鄉先輩江永（愼修）的影響．（有人說他是愼修學生．這個話靠不住．恐怕是私淑弟子．）愼修的學問有點像顧亭林．對於經學及音韻學很有研究．對於程朱的學問．亦能實行．他的近思錄續考．可謂朱門正傳．朱派自王厚齋黃東發以後．就是顧亭林．亭林以後．就是江愼修．東原自幼便受愼修的影響．清代考證學．東原集其大成．本人著作很多．段玉裁王念孫皆出其門下．在當時惠戴齊名．但是定宇成就小．東原開闢多．在清代中．他算第一流的學者．與他同時的人．推重他的訓詁考證．其實東原所得．尙不止此．他之所以偉大．還是在儒家道術方面．孟子字義疏證及原善原性．俱有獨到的見解．他死後．門生洪榜．爲作行狀．以他所作與彭進士書．攙入．親友譁然．結果．戴家所發行狀．把那一段删去．而洪榜文集中．則將原文留下．旁的爲他作傳作行狀的人．都沒有提到他的儒學．這是很不對的．孟子字義疏證．將原書一字一字的解釋．把儒家道術．大部分放在裏邊．可算得孟氏功臣．他一方面發揮性善之說．一方面反對宋儒．分性爲天理氣質二種．認定宋儒矯正性欲．全屬過分．與顏習齋費燕峯相呼應．他對於費書．絕對沒有看見．對於顏的學說．或者間接受李恕谷程緜莊的影響．他這一派．對於宋儒談玄一部分．如無極太極之說．根本上攻擊．對於宋儒談性一部分．如存天理去人欲之說．亦很反對．空空洞洞．專憑主觀的理．不能有好結果．必定要根據客觀的事實．東原自命爲孟子功臣．我們看來．與其說他是孟子的功臣．無寧說他是荀子的功臣．他的學說．與孟不同．與荀相近．他雖反對程朱．實際上得力於程朱者很多．與程朱走的是一條路（看文史通義朱陸篇）

幫助孟子，然而不像孟子，反對朱子，然而近似朱子。清代程朱學派，陸稼書不算正統，戴東原才是正統，最少他對於朱學修正補充，使有光彩，有價值，功勞還在稼書之上。因爲他生的北方在皖之南，可以稱爲皖南學派。四庫全書大部分由他編定，他在清代中葉算是一個中堅人物，門生多傳他的考訂訓詁校勘之學，但他關於儒家道術的話，亦有很大的影響。凌廷堪（次仲）焦循（里堂）阮元（芸臺）都是一方面研究考訂，一方面研究儒術。焦循作孟子正義，對於儒學有相當的發明。阮元爲焦循內弟，同在一塊研究學問，著述中關於儒學的話尤多。到阮元時，清代漢學已達全盛，自然有流弊發生，所以他自己就提倡漢宋並重，以圖挽救。阮作官很大，到的地方亦很多，學問不如東原，而推廣力過之。即如廣東，他經手創學海堂，祇取四十個學生，大多積學之士，在學問上貢獻極大。廣東近百年的學風，由他一手開出。廣東近代幾位大師，都主張調和漢宋，可以陳蘭甫朱九江作爲代表。蘭甫比九江，聲名更大，考證學亦很好。他作東塾讀書記，孟子一卷，諸子一卷，程朱一卷，聯合貫通，發明處頗多。又作漢儒通義，以爲宋儒並不是不講考據，漢儒並不是不講義理，這種學風，也可以說是清末「粵學」的特色，即以我自己而論，對於各家都很尊重，程朱的儒學固然喜歡，考據學亦有興趣，就是受陳朱兩先生的教訓，更由陳朱推到阮，由阮推到戴，可見戴派影響之大。

二浙東學派，以章學誠（實齋）爲代表。自宋以來，浙東學術很發達，呂東萊而後，是陳同甫、葉水心，再後是甬上四先生楊袁舒沈，又後是王陽明劉蕺山，都是浙東人。浙東在學術界，佔很高的地位。陳葉的文獻經世之學，與陽明的身心性命之學，混合起來，頭一個承受的人，便是黃梨洲。前面講他對於陽明學派的建設，祇算一部分，還有一部分——最重大的部分，是文獻之學，即史學。梨洲是清初大師，他的門生爲萬充宗及萬季野，季野

較淵博偉大明史稿由其一手作成二萬是直接的門生還有一個私淑弟子即邵廷采（念魯）念魯的祖父爲陽明門生屬姚江書院派與證人書院派相對抗到念魯又受業梨洲之門對於史學異常注重浙東最有名的學者都是史學大師萬邵爲史學界開山鼻祖稍晚一點爲全祖望（謝山）學問方面很多但是主要工作仍在文獻方面由黃梨洲而萬季野邵念魯由萬邵而全謝山漸漸成爲一種特有的學風致用方面遠紹宋代呂東萊一派文獻之學修養方面仍主陽明到乾隆末出一位大師曰章實齋集浙東學派之大成實齋全部工作皆在史學然單以史學看不出整個的章實齋好像單以經學看不出整個的戴東原一樣二人於本行之外在儒家道術上亦有相當地位二人交情不好彼此相輕學風則有一點相同俱不主張空談性命對於帶玄學的心性論異常反對要往實際方面下死工夫實齋講道外無器器外無道此二語出自易經易經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東原主張相同亦有近似這類的話實齋講六經皆史要求儒家道術頂好在歷史上求去道起三人居室在古代爲書本學問在近代爲社會事物所以他自己用力的工作全在史學上實齋這一派雖爲第二大潮流然在當時不很顯著他看不起東原東原門下又看不起他而東原聲氣廣遠他的勢力抵抗不過自然在當時難於風行他的價值最近二三十年才被人認出來

三桐城學派以方東澍（植之）爲代表我講桐城人物不舉方苞不舉姚鼐因爲他們僅能作點文章沒有眞實學問所謂桐城文學不過紙上談兵而已自明末以來桐城很出人才最初是方以智明清之間的第二流學者其次是方苞（望溪）戴名世（南山）康雍之間頗負盛名南山以文章出名所謂因文見道自他起後遭文字獄死大家引以爲戒望溪屬於程朱派其地位遠在稼書之下稼書尚不過爾爾他的學問更不必說桐城

學派．以前實無可講．嘉慶末年出了一個偉大人物．卽方植之．他生當惠戴學派最盛行的時候．而能自出主張．不隨流俗所尚．可謂特出之士了．漢學全盛之後．漸漸支離破碎．輕薄地攻擊程朱．自己毫無卓見．方承這種流弊．起一極大反動．作漢學商兌．書林揚觶．對漢學爲猛烈的攻擊．主張恢復程朱．他對於程朱究竟有多少心得．我不敢說．但在漢學全盛時代．作反抗運動．流弊深了．與他們一付清涼散吃．在思想界應有重要的地位．他很窮．跟隨阮元．充當幕府．阮開學海堂．其中學長．初用外省人．本堂有成就後．才用本省人．他便作了第一任的學長．廣東學風．採調和態度．不攻宋學．是受他的影響．此猶其小焉者．還有更大的影響．就是曾文正一派．曾文正很尊敬他．爲他刻文集．曾一面提倡桐城文學．一面研究朱學．有聖哲畫像贊．自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起．一直傳到姚姬傳止．姚爲力的先生．因爲尊敬方．才尊敬姚．曾派及其朋友門下．皆儒學作根底．居然能作出如許的功業．人格亦極其偉大．在學術界很增光彩．而他們與桐城派關係極深．淵源有自．所以我們不能不認桐城爲很大的學派．

四．常州派．可以莊存與（方耕）劉逢祿（申受）爲代表．常州在有清一代．無論那一門學問．都有與人不同的地方．古文有陽湖派．詞有陽湖派．詩亦有陽湖派．尤其在學問上．另外成爲一潮流．有極大的光彩．這一派在經學方面．主張今文學．今古文的爭執．東漢以後．已漸消滅．直到清代中葉．又將舊案重提．提案的人．就是莊劉．他們反對東漢以後的古文．恢復西漢以前的今文．研究公羊傳．專求微言大義．以爲東漢以後解經的人．都在訓詁名物上作工夫．忘却了主要的部分．這派的主張．牽連到孔子的政治論．都說孔子作春秋的來意．就是內聖外王．自他們專提今文以後．今文在學術界．很有極大的勢力．繼他們而起的．有兩種人．籍貫雖然不是常州．

然不能不說是常州一派。一個是魏源（默深）著有海國圖誌皇朝經世文編。頗努力於經世致用之學。一個是龔自珍（定盦）著有定盦文集。關於政治上的論調極多。反抗專制政體的話創自黃梨洲王夫之至龔魏更爲明顯。他們一面講今文一面講經世。對於新學家刺激力極大。我們年輕時讀他二人的著作。往往發燒。南海康先生的學風。純是從這一派衍出。我們一方面贊成今文家的政治論。一方面反對舊有的傳統思想。就是受常州派的影響。我年輕時認爲他們的主張。便是孔子的眞相。近來才覺得那種話不過一種手段。乃是令思想變化的橋樑。上述四派。爲乾嘉道咸之間學術上四個大潮流。主張都很精采。能集前人所已成。能開前人所未發。所有重要的學者和主張。都讓他們包括盡淨了。還有一派。附帶要講的就是佛學。自宋學興起以後。儒者對於佛學。骨子裏受用。口內不敢說。前淸中葉以後。有一派人。不客氣的講佛。由陽明轉一轉手。最主要的是羅有高（臺山）彭紹升（尺木）汪縉（大紳）他們對於淨土宗很實行。對於禪宗很排斥。雖然留着辮子。實際上是幾個未受戒的和尚。文章很好。儒學亦好。他們的地位很像唐代的李翺和梁肅。自從他們把眞面目揭開以後。大家才覺得講佛不是一件對不起人的事情。用不着藏藏躲躲。魏默深龔定盦都很講佛。不過沒有實行。羅彭汪等有純潔的信仰。言行又能一致。所以在社會上很能站得住腳。龔魏等雖是佛徒。但沒有他們的純粹。不能編入此派。淸末常佛兩派。結合得很堅固。我的朋友中。如戊戌死難的譚嗣同。卽由常州派及佛派的結合。再加上一點王船山的思想。以自成其學問。淸代主要的學派及潮流。大致如此。

第六章　儒家哲學的重要問題

從前講研究法，有三種：時代的研究法，宗派的研究法，問題的研究法。本講義以時代為主，一時代中講可以代表全部學術的人物同潮流。但是問題散在各處，一個一個的講去，幾千年重要學說的變遷，重要問題的討論，先後的時代完全隔開了，很不容易看清楚。添這一章，說明儒家道術究竟有多少問題，各家對於某問題抱定何種主張，某個問題討論到什麼程度，還有討論的餘地沒有。先得一個簡明的概念，往後要容易懂些。以後各家對於某問題討論得詳細的，特別提出來講，討論得略的，可以省掉了去。

真講儒家道術，實在沒有多少問題，因為儒家精神不重知識——問題多屬於知識方面的。儒家精神重在力行，最忌講說空話，提出幾個問題，彼此互相辯論，這是後來的事。孔子時代，原始的儒家根本沒有這種東西。近人批評西洋哲學說：「哲學這門學問，不過播弄名詞而已」。語雖過火，但事實確是如此。哲學書籍雖多，要之僅是解釋名詞的不同，標出幾個名詞來，甲看見這部分，乙看見那部分，甲如此解釋，乙如彼解釋，所以攪作一團，無法分辨。專就這一點看，問題固不必多，多之徒亂人意。許多過去大師，都不願討論問題，即如陸象山、顧亭林，乃至顏習齋，大概少談此類事，以為彼此爭辯，究竟有什麼用處呢？顏習齋有個很好的譬喻，譬如事父母曰孝，應該研究如何去冬溫夏凊，昏定晨省，才算是孝。乃歷代談孝的人，都不如此研究，以為細謹小節，反而追問男女如何媾精，母親如何懷胎，離去孝道不知幾萬里。像這類問題，不但無益，而且妨害實行的功夫。

理論上雖以不談問題為佳，實際上大凡建立一門學說，總有根本所在，為什麼會發生這種學說，如何才有存在的價值，當然有多少原理藏在裏邊。所以不討論學說則已，討論學說便有問題，無論何國，無論何派，都是一樣。中國儒家哲學所討論的問題雖然很少，但比外國的古代或近代，乃至本國的道家或墨家，都不相同。即如

希臘哲學由於愛智。由於好奇心。如何解釋宇宙。如何說明萬象。完全爲是一種高尙娛樂。爲滿足自己的慾望。至於實際上有益無益。在所不管。西洋哲學大抵同實際發生關係很少。古代如此。近代亦復如此。中國的道家和墨家認爲現實的事物都很粗俗。沒有研究的價值。要離開社會。找一個超現實的地方。以爲安身立命之所。雖比專求知識較切近些。但離日常生活還是去得很遠。惟有儒家。或爲自己修養的應用。或爲改良社會的應用。對於處世接物的方法。要在學理上求出一個根據來。研究問題已陷於空。不過比各國及各家終歸要切實點。儒家問題與其他哲學問題不同。就在於此。儒家的問題。別家也許不注重。別家的問題。儒家或不注重。或研究而未精。看明了這一點。才能認識他的價值。

現在把幾個重要問題分別來講。

一　性善惡的問題

「性」字在孔子以前。乃至孔子本身。都講得很少。孔子以前的。在書經上除僞古文講得很多。可以不管外。眞的祇有兩處。西伯戡黎有『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召誥有『節性惟日其邁』不虞天性的「虞」字。鄭康成釋爲「審度」。說紂王不審度天性。卽不節制天性之謂。我們看節性惟日其邁。意思就很淸楚。依鄭氏的說法。虞字當作節字解。那末書經上所說的性。都不是一個好東西。應當節制牠。才不會生出亂子來。

詩經卷阿篇『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語凡三見。朱詩集傳根據鄭箋說。『彌。終也。性。猶命也』然則性卽生命。可以勉强作爲性善解。其實「性」字造字的本意原來如此。性卽「生」加「忄」。表示生命的心理。照這

樣講。詩經所說性字絕對不含好壞的意思。書經所說「性」字亦屬中性比較偏惡一點。孔子以前對於性字的觀念如此。至於孔子本身亦講得很少。子貢嘗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算是可靠了。裏邊有很簡的兩句。『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下面緊跟着是『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分開來講。各皆成理。可以說得通。補上去講。就是說中人之性。可以往上往下。上智下愚生出來便固定的。亦可以說得通。賈誼陳政事疏引孔子語『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這兩句話好像性相近習相遠的註脚。賈誼用漢人語翻譯出來的意味稍為不同一點。

假使周易的繫辭文言是孔子作。裏面講性的地方到很多。乾彖傳說。『乾道變化。各盡性命。』乾卦文言傳說。『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繫辭上傳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說『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說卦傳說。『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諸如此類很多。但是繫辭裏邊互相衝突的地方亦不少。第三句與第四句衝突。第四句與第五句亦不一樣。我們祇能用作參考。假使拿他們當根據。反把性相近習相遠的本義弄不清楚了。

子貢說『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可見得孔子乃至孔子以前。談性的很少。以後為什麼特別重要了呢。因為性的問題。偏於教育方面。為什麼要教育。為的是人性可以受教育。如何實施教育。以人性善惡作標準。無論教人或教自己。非先把人性問題解決。教育問題沒有法子進行。一個人意志自由的有無。以及為善為惡的責任。是否自己擔負。都與性有關係。性的問題解決。旁的就好辦了。孔子教人以身作則。門弟子把他當作模範人格。一言一動。都依他的榜樣。但是孔子死後。沒有人及得他的偉大。教育的規範。不能不在性字方面下手。性的問

題因此發生。我看發生的時候，一定去孔子之死不久。

王充論衡的本性篇說『……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性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世子、王充以為周人，漢書藝文志以為孔子再傳弟子，主張性有善惡，有陰陽，要去養他，所以作養性書，可惜現在沒有了。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俱仲尼弟子，其著作具載於漢書藝文志，王充曾看見過。

宓子賤、漆雕開以後，釋性的著作有中庸。中庸這篇東西，究竟在孟子之前，還是在孟子之後，尚未十分決定。崔東壁認為出在孟子之後，而向來學者都認為子思所作。子思是孔子之孫，曾子弟子，屬於七十子後學者。如中庸真為子思所作，應在宓、漆之後，孟子之前，而性善一說，中庸實開其端。中庸起首幾句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率性，另有旁的解法，若專從字面看，朱子釋為率循也，率與節不同，節講抑制，含有性惡的意味，率講順從，含有性善的意味。又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這段話，可以作「率性之謂道」的解釋，「率性」為孟子性善說的導端，「盡性」成為孟子擴充說的根據，就是依照我們本來的性，放大之，充滿之。中庸思想很有點同孟子相近。荀子非十二子篇，把子思孟子一塊罵，說道『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子思唱之，孟子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這個話，不為無因。孟子學說，造端於中庸，地方總不會少。

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亦是近於性善說的話。如繫辭爲七十子後學者所作。至少當爲子思一派或者子思的學說與孟子確有很大的影響。繫辭文言非孔子所作。因爲裏面稱「子曰」的地方很多。前面已經說過了。彖辭象辭先儒以爲孔子所作。更無異論。其中所謂『乾道變化。各盡性命』與繫辭中所講性。很有點不同。不過生之謂性的意思。此外彖辭象辭不知道還有論性的地方沒有。應該聚起來細細加以研究。

大概孔子死後。弟子及再傳弟子俱討論性的問題。主張有善有惡。在於所養。拿來解釋孔子的性相近。習相遠。兩句話。自孔子以後。至孟子以前。儒家的見解都是如此。到孟子時代。性的問題愈見重要。與孟子同時。比較稍早一點的有告子。告子上下篇。記告孟辯論的話很多。告子生在孟前。孟子書中有『告子先我不動心。』的話。墨子書中亦有告子。不知祇是一人抑是二人。勉強湊合。可以說上見墨子。下見孟子。

這種考據的話。暫且不講。單講告子論性。主張頗與宓子賤及世子相同。告子說。『生之謂性。』造字的本義。性就是人所以生者。既承認生之謂性。那末善惡都說不上。不過人所以生而已。又說。『食色性也。』這個性完全講人事。從血氣身體上看性。更沒有多少玄妙的地方。赤顆顆的。一點不帶色彩。他的結論是。『性無善無不善也。』由告子看來。性完全屬於中性。這是一說。

同時公都子所問。還有兩說。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第一說同告子之說。可以會通。因爲性無善無不善。所以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再切實一點講。因爲性有善有不善。所以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第二說。有性善有性不善。與性有善有不善不同。前者爲人的差異。後者爲同在一人身中部

分的差異．所以說『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祇要有人領着羣衆往善方面走．全社會都跟着往善走．又說『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瞽瞍的性惡不礙於舜的性善．這三說都可以謂之離孔子原意最近．拿去解釋性相近習相遠的話．都可以說得通．

孔子所說的話極概括極含渾．後來偏到兩極端．是孟子與荀子．孟子極力主張性善．公都子說他『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歟．』孟子所主的性善．乃是說『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這句話如何解釋呢．公孫丑上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這幾種心都是隨着有生以後來的．告子上又說『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禮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這類話講得很多．他說仁義禮智．或說性是隨着有生就來的．人的善性．本來就有．好像口之於美味．目之於美色一樣．堯舜與吾同耳．

人性本善．然則惡是如何來的呢．孟子說是習慣．是人爲．不是原來面目．凡儒家總有解釋孔子的話．『心之所同然．』『聖人與我同類．』這是善．是性相近．爲什麼有惡．是習相遠．告子上又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

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這是用樹林譬喻到人樹林所以濯濯因為斬伐過甚，人所以惡，因為失其本性，所以說『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人性，本是善的，失去本性，為習染所誤，才會作惡，好像水本是清的，流入許多泥沙，這才逐漸轉濁，水把泥沙淘淨，便清了，人把壞習慣去掉，便好了，自己修養的功夫，以此為極點，教育旁人的方法，亦以此為極點。

孟子本身對於性字，沒有簡單的定義，從全部看來，絕對主張性善，性善的本原，祇在人身上有仁義禮智四端，而且四端亦就是四本，公孫丑上講『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說明人皆有惻隱之心，以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為例，下面說『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赤顆顆的，祇是惻隱，不雜一點私見，這個例確是引得好，令我們不能不承認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可惜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就沒有舉出例來，我們覺得有些地方，即如辭讓之心，便很難解答，若能起孟子而問之，到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孟子專看見善的方面，沒有看見惡的方面，似乎不大圓滿，荀子主張與之相反，要說爭奪之心，人皆有之，到還對些，那時的人如此，現在的人亦然，後來王充本性篇所引如商紂羊舌食我一般人，髣髴生來就是惡的，不能不承認他們有一部分的理由，孟子主張無論什麼人生來都是善的，要靠這種絕對的性善論作後盾，才樹得起這派普遍廣大的教育原理，不過單作為教育手段，那是對的，離開教育方面，旁的地方，有的說不通，無論何人，亦不能為他作辯護，因為孟子太高調，太極端，引起反動，所以有荀子出來主張性惡，性惡篇起頭一句便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要是不通訓詁，這兩句話很有點駭人聽聞，後人攻擊他，就因為這兩句，荀子比孟子晚百多年，學風變得

很利害。講性不能籠統地發議論。要根據論理學。先把名詞的定義弄清楚。在這個定義的範圍內。再討論其性質若何。「性惡」是荀子的結論。爲什麼得這個結論。必先分析「性」是什麼東西。再分析「僞」是什麼東西。「性」「僞」都弄明白了。自然結論也就明白了。什麼是性。正名篇說。『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與告子『生之謂性。』含義正同。底下一句說。『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便是說自然而然如此。一點不加人力。性之外還講情。緊跟着說「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這是說情是性之發動出來的。不是另外一個東西。卽性中所含的喜怒哀樂。往外發洩出來的一種表現。什麼是僞。下面又說。『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能字荀子用作態字。由思想表現到耳目手足。緊跟着說。『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這幾段話簡單的說。就是天生之謂性。人爲之謂僞。天生本質是惡的。人爲陶冶。逐漸變善。所以他的結論是『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

荀子對於性解釋的方法與孟子相同。惟意義正相反。性惡篇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枸木必將待檃括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這段話是說順着人的本性。祇有爭奪。殘賊。淫亂。應當用師法禮義去矯正他。猶之乎以樹木作器具。要經過一番人力一樣。性惡篇還有兩句說。『不可學。不可事之在天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這兩句話說得好極了。性

僞所以不同之點講得淸淸楚楚的禮論篇還有兩句說『性者本始材朴也僞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這是說專靠原來的樣子一定是惡的要經過人爲才變得好

荀子爲什麼主張性惡亦是拿來作教育的手段孟子講教育之可能荀子講教育之必要對於人性若不施以教育聽其自由一定墮落好像枸木鈍金若不施以蒸矯礱厲一定變壞因爲提倡教育之必要所以主張性惡說一方面如孟子的極端性善論我們不能認爲眞理一方面如荀子的極端性惡論我們亦不完全滿意不過他們二人都從教育方面着眼或主性善或主性惡都是拿來作教育的手段所以都是對的孟子以水爲喩荀子以礦爲喩採得一種礦苗如果不淘不鍊不鑄斷不能成爲美的金器要認性是善的不須教育好像認礦是純粹的不須鍛鍊這個話一定說不通對於礦要加工夫對於人亦要加工夫非但加工夫而且要常常加工夫這種主張在教育上有極大的價值但是離開教育專門講性不見得全是眞理我們開礦的時候本來是金礦才可以得金本來是錫礦絕對不能成金

孟荀以前論性的意義大概包括情性並講把情認爲性的一部分孟子主性善告子上論情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性善所包括的情亦善荀子主性惡正名篇論情說『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性惡所包括的情亦惡籠統地兼言性情把情作爲性的附屬品漢以前學者如此至漢學者主張分析較爲精密一面講性的善惡一面講情的善惡頭一個是董仲舒最先提出情性問題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說『……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性情相與爲一瞑情亦性也謂性已善奈其情何故聖人莫謂性善累其名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董子於性

以外．專提情講．雖未把情撇在性外．然漸定性情對立的趨勢．王充論衡本性篇說．『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性情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人有性同情．與天地的陰陽相配．頗近於玄學的色彩．而謂情是不好的東西．這幾句話．春秋繁露上沒有．想系節其大意．董子雖以陰陽對舉．而陽可包陰．好像易以乾坤對舉．而乾可包坤一樣．春秋繁露的話．情不離性而獨立．論衡加以解釋．便截然離爲二事了．大概董子論性有善有惡．深察名號篇說．『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一身．』這個話．比較近於真相．孟子見仁而不見貪．謂之善．荀子見貪不見仁．謂之惡．董子調和兩說．謂『仁貪之氣．兩在一身．』所以有善有惡．王充批評董子．說他『覽孫孟之書．作性情之說．』這個話有語病．他並不是祖述那一個的學說．不過他的結論．與荀子大致相同．深察名號篇說．『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善．』實性篇又說．『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爲雛．繭待繅以涫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訓之所然也．』孟子主張性無有不善．他不贊成．荀子主張人之性惡．他亦不贊成．但是他的結論．偏於荀子方面居多．董子雖主情包括於性中．說『情亦性也．』但情性二者．幾乎立於對等的地位．後來情性分陰陽．陰陽分善惡．逐漸變爲善惡二元論了．漢朝一代的學者．大概都如此主張．白虎通乃東漢聚集許多學者．討論經典問題．將其結果編撰而成一部書．其中許多話．可以代表當時大部分人的思想．白虎通情性篇說．『情性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天氣以生者也．故鉤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這些話

祖述董仲舒之說，董未劃分，白虎通已分爲二，王充時已全部對立了。許慎說文說『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此書成於東漢中葉，以陰陽分配性情，性是善的，情是惡的。此種見地在當時已成定論。王充羅列各家學說，歸納到情性二元善惡對立，爲論性者樹立一種新見解。

情性分家，東漢如此，到了三國討論得更爲熱烈。前回講儒學變遷說鍾會作四本論，討論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的問題。才大概卽所謂情，孟子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情才有密切關係。情指喜怒哀樂，才指耳目心思，都是人的器官。四本論這部書可惜喪失了，內中所說的才是否卽情，尙是問題。亦許才卽是情，董尙以爲附屬，東漢時已對立，三國時更有同異離合之辯。後來程朱顏戴所講，亦許他們早說過了。大家對於情的觀念，認爲才是好東西。這種思想的發生，與道家有關係，與佛教亦有關係。何晏著聖人無喜怒哀樂論，主張把情去乾淨了，便可以成聖人。這完全受漢儒以陰陽善惡分性情的影響。

到唐朝韓昌黎出，又重新恢復到董仲舒原性說：『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性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性者有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情之於性視其品。』這是性有善中惡的區別，情亦有善中惡的區別。韓愈的意思，亦想調和孟荀，能直接追到董仲舒，祇是發揮未透，在學界上地位不高。他的學生李翺就比他說得透徹多了。李翺這個人，與其謂之爲儒家，毋寧謂之爲佛徒。他用佛教教義，拿來解釋儒書，並且明目張膽的把情劃在性之外，認情是絕對惡

的復性書上說『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性之動靜弗息則不能復其性』這是說要保持本性須得把情去掉了若讓情盡量發揮本性便要喪失復性書中緊跟着說『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照習之的說法完全成為聖人要沒有喜怒哀樂愛惡欲眞是同槁木死灰一樣他所主張的復性是把情欲劃除乾淨恢復性的本原可謂儒家情性論的一種大革命從前講節性率性盡性是把性的本身抑制他順從他或者擴充他沒有人講復性復性含有光復之意如像打倒滿清恢復漢人的天下這就叫復假使沒有李翺這篇一般人論性都讓情字佔領了去反為失却原樣如何恢復就是去情習之這派話不是孔子不是孟子不是荀子不是董子更不是漢代各家學說完全用佛敎的思想和方法拿來解釋儒家的問題自從復性書起後來許多宋儒的主張無形之中受了此篇的暗示所以宋儒的論性起一種很大的變化與從前的性論完全不同

宋儒論性最初的是王荆公他不是周程朱張一派理學家他排斥在外荆公講性見於本集性情論中他說『性情一也七情之未發於外而存於心者性也七情之發於外者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情而當於理則聖賢不當於理則小人』此說在古代中頗有點像告子告子講『生之謂性』『食色性也』『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與當於理則君子不當於理則小人之說相同荆公在宋儒中最為特別極力反對李翺一派的學說

以下就到周濂溪張載程顥程頤朱熹算是一個系統他們幾個人雖然根本的主張出自李翺不過亦有多少

變化，其始甚粗，其後甚精，自孔子至李翺，論性的人，都沒有用玄學作根據，中間祇有董仲舒以天的陰陽，配人的性情，講頗帶玄學氣味，到周程張朱一派，玄學氣味更濃，濂溪的話，簡單而費解，通書誠幾德章說『誠無爲，幾善惡』這是解性的話，他主張人性二元，有善有惡，太極圖說又云『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他以爲有一個超絕的東西，無善無惡，卽誠無爲，動而生陰，卽幾善惡，幾者，動之微也，動了過後，由超絕的一元，變爲陰陽善惡的二元，董子所謂天，卽周子所謂太極，周子這種誠無爲幾善惡的話，很簡單，究竟對不對，另是一個問題，我們應知道的，就是二程張朱，後來都走的這條路，張橫渠的正蒙誠明篇說『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形狀尙未顯著以前，爲天理之性，形狀顯著以後，成爲氣質之性，天理之性，是一個超絕的東西，氣質之性，便有着落，有邊際，李翺以前，情性對擧，是兩個分別的東西，橫渠知道割開來說不通，要把喜怒哀樂去掉，萬難自圓其說，所以在性的本身，分成兩種，一善一惡，並且承認氣質之性是惡的，比李翺又進一步了。

明道亦是個善惡二元論者，二程全書卷二說『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他所謂氣，到底與孟子所謂情和才，是全相合，或小有不同，應當另外研究，他所謂性，大概卽董子所謂情，論情要帶着氣講，又說，『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人生氣禀，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兩相對而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氣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他一面主張孟子的性善說，——宋儒多自命爲孟子之徒——一面又主張告子的性有善有惡說，生之謂性一語，卽出自告子，最少他是承認人之性善惡混，如像董仲舒楊雄一樣，後來覺得不能自圓其說了，所以發爲遁詞，又說『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這

好像禪宗的派頭，才一開口，即便喝住。從前儒家論性，極其平實，到明道時，變成不可捉摸，持論異常玄妙，結果生之謂性是善，不用說，有了形體以後，到底怎麼樣，他又不曾說清楚，弄得莫明其妙了。伊川的論調，又自不同，雖亦主張二元，但比周張大程都具體得多。近思錄道體類說『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氣則有善有不善，才則無善無不善。』這種話與橫渠所謂天理之性，氣質之性，立論的根據很相接近。全書卷十九又說『性無不善，而有善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清者為賢，濁者為愚。』名義上說是宗法孟子，實際上同孟子不一樣。孟子說『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主張性情才全是善的。伊川說『有善有不善者才也。』兩人對於才的見解相差多了。伊川看見絕對一元論講不通，所以主張二元，但他同習之不一樣。習之很極端，完全認定情為惡的，他認定性全善，情有善有不善，才即孟荀所謂性，性才並舉。性即是理，理是形而上物，這是言性的一大革命。人生而近於善，在娘胎的時候，未有形式之前為性，那是善的，一落到形而下為才，便有善有不善。二程對於性的見解，實主性有善有不善，不過在上面加上一頂帽子，叫做性之理。他們所謂性，與漢代以前所謂性不同，另外是一個超絕的東西。

朱熹的學問，完全出於伊川橫渠。他論性，即由伊川橫渠的性論引伸出來。學的上說『論天地之性，則專主理。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這完全是解釋張橫渠的話。語類一又說『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他把性同生分為兩件事，與從前生之謂性的論調不一樣。從大體看，晦翁與二程主張相似，一面講天之理，一面講天之氣。單就氣質看，則又微有不同。二程謂氣質之性有善有不善，屬於董子一派，晦翁以為純粹是惡的，屬於荀子一派。因為天地之性是超絕的，另外是一件事，可以不講，氣質之性是惡的。

所以主張變化氣質。朱子與李翺差不多。朱主變化氣質。李主消滅情欲。朱子與張載差不多。張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朱亦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氣質是不好的。要設法變化他。以復本來之性。大學章句說『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恢復從前的樣子。這完全是李翺的話。亦即荀子的話。周程張朱這派。其主張都從李翺脫胎出來。不過理論更較完善精密而已。

與朱熹同時的陸象山就不大十分講性。象山語錄及文集講性的地方很少。朱子語錄有這樣一段『問子靜不喜人論性。曰怕只是自己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朱子以為陸子不講這個問題。祇是學問空疏。陸子以為朱子常講這個問題。祇是方法支離。不單訓詁考據認為支離。形而上學亦認為支離。朱陸辯太極圖說。朱子抵死說是真的。陸子絕對指為偽的。可見九淵生平不喜談玄。平常人說陸派談玄。近於狂禪。這個話很冤枉。其實朱派才談玄。才近於狂禪。性的問題。陸子以為根本上用不着講。這種主張固然有相當的理由。不過我們認為還有商酌的餘地。如像大程子所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那真不必討論。但是孟荀的性善性惡說。確有討論的必要。在教育方面。其他方面。俱有必要。總之。宋代的人性論。是程朱一派的問題。陸派不大理會。永嘉派亦不大理會。

明人論性。不如宋人熱鬧。陽明雖不像子靜絕對不講。但所講並不甚多。最簡單的是他的四句之教『無善無惡性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據我們看。陽明這個話說得很對。從前講性善性惡。都沒有定範圍。所以說來說去。莫衷一是。認真說所討論的那麼多。祇能以『無善無惡性之體』七字

了之。程朱講性。形而上是善。形而下是惡。陽明講性。祇是中性。無善無惡。其他才。情。氣。都是一樣。本身沒有善惡。用功的方法在末後二句。孟荀論性很平易切實。不帶玄味。程朱論性。說得玄妙超脫。令人糊塗。陸王這派根本上不大十分講性。所以明朝關於這個問題的論調很少。可以從略。

清代學者對於程朱起反動。以爲人性的解釋。要恢復到董仲舒以前。更進一步。要恢復到孟荀以前。最大膽。最爽快的推倒程朱。自立一說。要算顏習齋了。習齋以爲宋儒論性。分義理氣質二種。義理之性。與人無關。氣質之性。又全是惡。這種講法。在道理上說不通。他在顏氏學記中主張『不惟氣質非吾性之累。而且捨氣質無以存養心性。』他不惟反對程朱。而且連孟子杞柳桮棬之喻。亦認爲不對。又說『孔孟以前責之習。使人去其所本無。程朱以後責之氣。使人憎其所本有。』他以爲歷來論性都不對。特別是程朱尤其不對。程子分性氣爲二。朱子主氣惡。都是受佛氏六賊之說的影響。顏氏學記卷二說『……若謂氣惡。則理亦惡。若謂理善。則氣亦善。蓋氣卽理之氣。理卽氣之理。烏得謂理純一善。而氣質偏有惡哉。譬之目矣。眶皰睛。氣質也。其中光明能見物者。性也。將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眶皰睛乃視邪色乎。余謂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皰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祇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視。卽目之性善。其視之也則情之善。其視之詳略遠近則才之强弱。皆不可以惡言。蓋詳且遠者固善。卽略且近亦善。第不精耳。惡於何加。惟因有邪色引動。障蔽其明。然後有淫視。而惡始名焉。然其爲之引動者。性之咎乎。氣質之咎乎。若歸咎於氣質。是必無此目而後可全目之性矣。非佛氏六賊之說而何。』他極力攻擊李習之的話亦很多。不過沒有攻擊程朱的話那樣明顯。以爲依李之說。要不發動。才算是性。依程朱之說。非搗目不可了。這種攻擊法。未免過火。但是程朱末流流弊所及。最

少有這種可能性，他根本反對程朱把性分爲兩概，想恢復到孟子的原樣，這是他中心的主張，所有議論俱不過反覆闡明此理而已。

戴東原受顏氏的影響很深。他的議論與顏氏多相暗合。其攻擊宋儒的理欲二元說。以爲理是條理。即存於欲中。無欲也就無由見理。他說『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理存於欲。宋儒離開人生緲緲茫茫的另找一個超絕的理。把人性變成超絕的東西。這是一大錯誤。東原所謂性。根據樂記幾句話。『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由這幾句話。引伸出來。以成立他的理欲一元。性氣一元說。孟子字義疏證說『人之精爽。能進於神明。豈求諸氣稟之外哉。』又說『理也者。情之不爽失者也。無過情。無不及情。謂之性。』答彭進士書又說。『情欲未動。湛然無失。是爲天性。非天性自天性。情欲自情欲。天理自天理也。』大概東原論性。一部分是心理。一部分是血氣。吾人做學問。要把這兩部分同時發展。所謂存性盡性。不外乎此。習齋東原都替孟子作辯護。打倒程朱。習齋已經很爽快了。而東原更爲完密。

中國幾千年來關於性的討論。其前後變遷。大致如此。以前沒有拿生性學心理學作根據。不免有懸空膚泛的毛病。東原以後。多少受了心理學的影響。主張又自不同。往後再研究這個問題。必定更要精密得多。變遷一定是很大的。這就在後人的努力了。

參考書目。

一　孟子告子盡心兩篇。

二　荀子性惡正名勸學三篇。
三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及實性兩篇。
四　王充論衡。率性不性兩篇。
五　韓愈。原性一篇。
六　白虎通義。情性篇。
七　李翺。復性書。
八　朱子語錄。講性的一章。
九　近思錄。心性兩條。
十　顏習齋。存性篇。
十一　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
十二　孫星衍原性一篇。

二　天命的問題

前次所講。不過把研究的方法。說一個大概。認眞說儒家哲學到底有多少問題。每個問題的始末何如。要詳細講。話就長了。一則講義體不能適用。再則養病中預備很難充分。所以祇得從略。不過這種方法。我認爲很好。大家來着手研究。一定更有心得。要不研究。專門批評亦可以。現在接續着講幾個問題。因時間關係。不能十分詳

細，僅略引端緒而已。

今天講天同命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有密切的關係。為便利起見，略分先後。先講天，後講命。天之一字，見於書經詩經中者頗多。如果一一細加考察，覺得孔子以前的人對於天的觀念與孔子以後的人對於天的觀念不同。古代的天，純為「有意識的人格神，」直接監督一切政治。如商書湯誓『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盤庚『先王有命，恪謹天服』『予迓續乃命於天』高宗肜日『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西伯戡黎『天既訖我殷命……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命，不迪率典』微子『天毒降災荒殷邦』這幾處都講天是超越的，另為主宰，有知覺情感與人同，但是祇有一個，大致愈古這種觀念愈發達，稍近則漸變為抽象的。

夏書幾篇，大致不能信為很古，其中講天的，譬如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欽哉惟時亮天功』皐陶謨『天工人其代之，天敍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益稷『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假使這幾篇是唐虞時代所作，則那時對於天的觀念，與孔子很接近了。我們認為周代作品，在孔子之前不多，可以與孔子銜接。其中的話，雖然比較抽象，但仍認為有主宰，能視聽言動，與基督教所謂上帝相同。

周初見於書經的，有康誥『我西土惟時怙冒，聞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酒誥『惟天降命，肇我民』梓材『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洛誥『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於厥功……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於上帝，惟時受有殷命

哉』見於詩經的有節南山『昊天不傭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小明『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文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文王在上於昭於天』維天之命『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這個時代的天道觀念已經很抽象不像基督教所謂全知全能的上帝了天命是有的不過不具體而已把天敍天秩天命天討那種超自然觀念變爲於穆不已無聲無臭的自然法則在周初已經成熟至孔子而大進步離開了擬人的觀念而爲自然的觀念

孔子少有說天子貢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但是孔子曾經講過這個話『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是把天認爲自然界一種運動流行並不是超人以外另有主宰不惟如此易經象辭象辭也有乾卦象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元是行健自強的體這個東西可以統天天在其下文言是否孔子所作雖說尚有疑問但不失爲孔門重要的著作乾卦的文言說『……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而況於人乎而況於鬼神乎』能自強不息便可以統天可見得孔子時代對於天的觀念已不認爲超絕萬物的人按照易經的解釋不過是自然界的運動流行人可以主宰自然界

這種觀念後來儒家發揮得最透徹的要算荀子荀子天論篇說『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天按照一定的自然法則運行沒有知覺感情我們人對於天的態度應當拿作萬物之一設法制他所以天論篇又說『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荀子認天不是另有主宰不過一種自然現象而且人能左右他這些話從「乾元統天」「先天而天弗違」推衍出來的但是比較更說得透徹些儒家

對於天的正統思想本來如此中間有墨子一派比儒家後起而與儒家相對抗對於天道另外是一種主張墨子的天志篇主張天有意志知覺能觀察人的行爲是萬物的主宰當時儒家的話一部分太玄妙對於一般人的刺激不如墨家之深所以墨家舊觀念大大的發揮在社會上很有勢力此外還有陰陽家爲儒家的別派深感覺自然界力量的偉大人類無如之何他們專講陰陽五行終始五德之運在社會上亦有相當的勢力雖不如墨家之大亦能左右人心此兩種思想後來互相結合在社會上根深蒂固一般學者很受影響漢代大儒董仲舒、他就是受影響極深的一個人春秋繁露中以天名篇的有天容、天辨、循天之道、天地之行、如天之爲天地陰陽天地施共七處爲人者天第四十一說『爲生不能爲人爲人者天也人之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行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春秋冬夏之類也』這種主張說人是本於天而生與舊約創世記所稱上帝於七天之中造就萬物最後一天造人一樣推就其來源確是受墨家的影響董子是西漢時代的學者他的學說影響到全部分全部分的思想亦影響到他可見漢人的天道觀念退化到周秦以上董子講天人之道賢良對說『……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又講五行災異漢書本傳稱『……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則反是』漢儒講災異的人很多朝野上下都異常重視因不僅仲舒爲然劉向是魯派正宗亦講五行災異洪範五行傳差不多全部都是董子天人三策句句像墨家的話春秋繁露所講更多其他漢儒大半如此孔子講天道卽自然界是一個抽象的東西董子講天道有主宰一切都由他命令出來天人三策說『道之大原出

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這種說法．同基督所謂上帝一樣了．

眞正的儒家不是董子這種說法．儒家講『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類主張．就是乾元統天．先天而天弗違的思想．道之大原出於天．那另外是一種思想．漢人很失掉儒家的本意．宋代以後．漸漸恢復到原樣．惟太支離玄妙一些．如濂溪的太極圖說．橫渠的氣一元論．明道的乾元一氣論．伊川的天地化育論．晦翁的理氣二元論．大概以天爲自然法則．與孔子的見解．尚不十分背謬．明代王陽明所講．更爲機械．先講心物一元．天不過物中之一．一切萬物皆由心造．各種自然法則全由心出．可謂純粹的唯心論．陽明對天的觀念．恢復到荀子孔子．他說．『天若是沒有我．誰去仰他的高．地若是沒有我．誰去看他的深．』這無異說是沒有我．就沒有天．天地存在．依我而存在．王學末流．擴充得更利害．王心齋說．『天我亦不做他．地我亦不做他．聖人我亦不做他．』把自我看很淸潔．一切事物．都沒有到我的觀念下面．宋元明對於儒家的觀念．大概是恢復到孔門思想．比較上宋儒稍爲支離．明儒稍爲簡切．幾千年來．對於天的主張和學說．大概如此．

現在再講命的問題．命之一字．最早見於書經的有高宗肜日．『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西伯戡黎．『天既訖我殷命．……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召誥．『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洛誥．『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見於詩經的有文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蕩．『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維天之命．『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思文．『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敬之．『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其他散見於各處的還很多．大致都說天有命．人民國家亦都有命．因古代人信天．自然不能不聯帶的信命了．

孔子很少說命。門弟子嘗說『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過論語中亦有幾處如『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命是儒家主要觀念。不易知。但又不可不知。墨子在在與儒家立於反對的地位。所以非命。依我們看來。儒家不信天應亦不信命。墨家講天志應亦講命定。可是結果適得其反。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孔子既然不多講命。要五十然後能知。那末他心目中所謂的命。是怎樣一種東西。沒有法子了解。不過他曾說『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亦命也』這樣看來。人髣髴要受命的支配。命一定了。無如之何。孔子以後。易彖辭講『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繫辭講『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庸講『君子居易以俟命』孟子尤其講得多『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歷來儒家都主張俟命。即站在合理的地位。等命來。卻不是白白的坐着等。要修身以俟之。最後是立命。即造出新命來。俟命是靜的。立命便是動的了。

孟子有一章書。向來難解。『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段話。各家的解法不同。最後戴東原出。把「不謂」作爲「不藉口」講。他說「君子不藉口於性以逞欲。不藉口於命之限而不盡其材』孟子這章書。頭一段的意思是一個人想吃好的。看好的。聽好的。這是性。不過有分際。沒有力做不到。祇好聽天安命。並不是非吃大菜非坐汽車不可。肉體的慾望。人世的虛榮。誰都願意。但切不要藉口於性。以縱其慾。第二段的意思是說有些人生而有父母。有些人生而無父母。從前有君臣。現在無君臣。顏子聞一知十。子貢聞一知二。我們聞二才知一。或聞十才知一。這都是命。天生來就

如此。不過有性。人應該求知識向上進。不可藉口聰明才力不如人。就不往前做。這兩段話。很可以解釋儒家使命立命之說。

命是儒家的重要觀念。這個觀念不大好。墨家很非難之。假使命由前定。人類就無向上心了。八字生來如此。又何必往前努力。這個話。於人類進步上很有妨害。並且使為惡的人有所假託。吾人生來如此。行為受命運的支配。很可以不負責任。儒家言命的毛病在此。墨家所以非之亦在此。一個人雖儘管不信命。但是遺傳及環境。無論如何擺脫不開。譬如許多同學中。有的身體強。有的身體弱。生來便是如此。身體弱的人。雖不一概放下。仍然講求衛生。但是祇能稍好一點。旁人生來身體好的。沒有法子趕上。

荀子講命。又是一種解釋。他說。『節遇謂之命。』他雖然不多言命。但是講得很好。偶然碰上。就叫節遇。就叫命。遺傳是節遇。環境亦是節遇。生來身體弱。不如旁人。生在中國。不如外國。無論如何。沒有法子改變。莊子講命。很有點像儒家。他說。『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天下無可奈何的事情很多。身體是一種。教育也是一種。許多人同我們一般年齡。因為沒有錢念書。早晚在街上拉洋車。又有什麼法子呢。儒家看遺傳及環境很能支配人。但是沒有辦法。祇好逆來順受。聽天安命。身體不好。天天罵老太爺老太太無用。沒有錢唸書。天天罵社會罵國家。亦沒有用。壞遺傳環境。亦祇好安之。人們受遺傳及環境的支配。無可如何的事情很多。好有好的無可如何。壞有壞的無可如何。貧有貧的無可如何。富有富的無可如何。自己貧。不要羨慕人家富。自己壞。不要羨慕人家好。定命說雖有許多毛病。安命說却有很大的價值。個人的修養。社會的發達。國家的安寧。都有密切關係。若是大家不安命。對於已得限制絕對不安。自己固然不舒服。而社會亦日趨紛亂。

安命這種思想．儒家看很重．不僅如此．儒家還講立命．自己創造出新命來．孟子講．『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這是說要死祇得死．閻王要你三更死．誰肯留人到五更．但不去尋死．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身體有病．就去就醫．自己又講衛生．好一分算一分．不求重病．更不求速死．小之一人一家如此．大之國家社會亦復如此．譬如萬一彗星要與地球相碰．任你有多少英雄豪傑．亦祇得坐而待斃．但是如果可以想法避去．還是要想法子．做一分算一分．做不到沒法子．祇好安之．不把努力工作停了．孔子所謂．『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就是這個意思．孔子知命．所以很快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耳．』一面要安命．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一面要立命．知其不可爲而爲之．這是吾人處世應當取的態度．普通講征服自然．其實並沒有征服多少．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幾十年的經營努力．所造成的光華燦爛的東京．前年地震．幾分鐘的工夫．便給毀掉了．所謂文明．所謂征服．又在那裏．不過人的力量雖小．終不能不工作．地震沒有法子止住．然有法可以預防．防一分算一分．儒家言命的眞諦．就是如此．

宋儒明儒．都很虛無縹緲．說話不落實際．可以略去不講．清代學者．言命的人頗多．祇有兩家最說得好．一個是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卷中解釋．『口工作於味也．……』一段說．『……「謂」猶云藉口耳．君子不藉口於性．以逞其欲．不藉口於命之限．而不盡其材．「不謂性」．非不謂之爲性．「不謂命」．非不謂之爲命．』這幾句話．把安命立命的道理．說得異常透徹．而且異常恰當．一個是李穆堂．穆堂初稿卷十之八說．『是故有定之命．則居易以俟之．所以息怨尤．無定之命．則修身以立之．所以扶人極也．』這是講安命說、立命說的功用．又說．『有定之命有四．曰天下之命．曰一國之命．曰一家之命．曰一身之命．……無定之命亦有四．……』這是講小至

一身一家。大至國家天下。其理都是一樣。數千年來言命。孟荀得其精粹。戴李集其大成。此外無可說。此後亦無可說了。

三　心體問題

這個問題。孔子時代不十分講。孔子教人。根本上就很少離開耳目手足專講心。本來心理作用。很有許多起於外界的刺激。離開耳目手足專講心。事實上不可能。孔子教人。『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還是起於五官的感覺。沒有五官。又從那裏視聽言動起。論語稱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爲儒家後來講心的起點。仁爲儒家舊說。心爲後起新說。心仁合一。顏子實開端緒。

因爲論語有這個話。引起道家的形神論。除開體魄以外。另有所謂靈魂。而附會道家解釋儒家的人。漸漸發生一種離五官專講心的學說。莊子人間世稱顏子講心齋。他說『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孔子說『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顏子問道『敢問心齋』孔子說『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這類話。都是由於『其心三月不違仁』而起。離開耳目口鼻之官。專門講心。

孔子之後。孟子之前。有繫辭及大學。繫辭究竟是否孔子作。大學是否在孟子前。尚是問題。現在姑且作爲中間的過渡學說。繫辭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大學說『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這還單注重動機。沒有講到心的作用。

至孟子便大講其心學了。孟子有一段話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這幾句話。從心理學上看。不甚通。他離開耳目之官。專門講心。謂耳目不好。受外界的引誘。因為耳目不能思。心是好的。能够辨別是非。因心能思。孔子沒有這類的話。雖孔子亦曾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但非把心同耳目離開來講。與孟子大不相同。我們覺得既然肉體的耳目不能思。難道肉體的心臟。又能思嗎。佛家講六識。眼識。耳識。心識。……心所以能識。還是靠有肉體的器官呀。

上面那段話。從科學眼光看是不對的。但孟子在性善說中。立了一個系統。自然會有這種推論。孟子既經主張性善。不能不於四肢五官以外。另求一種超然的東西。所以他說。四肢五官。冥頑不靈。或者是惡。或者是可善可惡。惟中間一點心。虛靈不昧。超然而善。告子章說『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又說『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這都是在肉體的四肢五官以外。另有一種超然的善的心。人與動物不同。就在這種地方。所以他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大概的意思。是說四肢五官。人與動物所同。惟心靈為人所獨有。所以人性是善的。何以有惡。由於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因為物交物的引誘。所以人性一天天的變惡。孟子名之為失其本心。他說『……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並以牛山之木為喻。說道『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結果他教人用功下手的方法。就是求其放心。他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類的心。本來是良的。一經放出去。就不好了。做學問的方法。要把為物交物所引出的心收回來。並且

時時操存他孟子引孔子的話說『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專從心一方面拿來作學問的基礎從孟子起

後來陸象山講『聖賢之學心學而已』這個話指孟子學說是對的謂孟本於孔亦對的不過孔子那個時代原始儒家不是這個樣子孟子除講放心操心以外還講養心他說『養心莫善於寡欲』又講存心他說『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養存的功夫擴大自己人格這是儒家得力處孟子全書講心的地方極多可謂心學鼻祖陸象山解釋孟子以爲祇是「求放心」一句話後來宋儒大談心學都是宗法孟子

荀子雖主性惡反對孟子學說然亦注重心學惟兩家所走的道路不同而已荀子全書講心學的有好幾篇最前修身篇講治氣養心之術他說『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駑散則刼之以師友怠慢僄棄則炤之以禍災愚款端愨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這一套完全是變化氣質校正各人的弱點與孟子所謂將良心存養起來再下擴大功夫不同孟子主性善故要「求其放心」荀子主性惡故要「化性起僞」

上面所說還不是荀子最重要的話重要的話在解蔽及正名兩篇中荀子的主張比孟子毛病少點孟子把心與耳目之官分爲二荀子則把牠們連合起來正名篇說『然則何緣而有同異曰緣天官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異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一個人爲什麼能分別客觀事物由於天與我們的五官下面緊跟着說『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

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疾癢滄熱滑鈹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他把目、耳、口、鼻、形體、加上心為六官。不會把心提在外面。與佛家六根、六塵正同。但是心亦有點特別的地方。『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心與其他五官稍不同。除自外界得來感覺分別之外。自己能動。可以徵求東西。下面一大段講心的作用。比孟子稍為合理。孟子注重內發。對於知識不十分講。荀子注重外範。對於知識十分注重。但是要得健全知識。又須在養心上用功夫。

解蔽篇說得更透徹。他問『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這是講人類就靠這虛一而靜的心。可以知道。可以周察一切事物。底下解釋心的性質。他說『心未嘗不藏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這是講心之為物。極有伸縮餘地。儘管收藏。儘管複雜。儘管活動。仍無害於其虛一而靜的本來面目。又精密。又周到。中國最早講心理學的人。沒有及得上他的了。下面說『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這是講養心的目的。要做到虛一而靜。而用功的方法。在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緊跟着又說『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這是講人類的心。同時發幾種感想。有幾種動作。但養心求一。祇要不以夫一害此一。縱然一面聽講。一心以為鴻鵠將至。亦無不可。又說『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這是講心之為物。變化萬端。不可端倪。但治心求靜。祇要能靜。就是夢亦好。行亦好。謀亦好。都沒有妨礙。荀子的養心治心。其目的大半為求得知識。不虛不一不靜。便不能求得知識。孟子專重內部的修養。求其放心。操之則存。祇須一點便醒。荀子專重外部的陶冶。養心治

心。非下刻苦工夫不可。兩家不同之點在此。然兩家俱注重心體的研究。認為做學問的主要階級。最初儒家。兩大師皆講心。後來一派的宋學。以為聖學即心學。此話確有一部分眞理。我們也相當的承認他。

漢以後的儒者。對於這類問題。不大講。就講亦不十分清楚。董仲舒深察名號篇說『栣衆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故心之為名栣也。』董子全部學說。雖調和孟荀。實則偏於荀。他對於心的解釋。至少與孟子不同。六朝時徐遵明主張。『本心是我師。』上面追到孟荀。下面開出陸王。可以說陸王這派的主要點。六朝時已經有了。不過董仲舒徐遵明的主張。不十分精深光大而已。

隋唐以後。禪宗大盛。禪宗有一句很有名的口號『即心是佛。』可謂對於心學發揮得透徹極了。禪宗論心。與唯識宗論不同。唯識宗主張『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這類話不承認心是好的。所謂八識。一、眼識。二、耳識。三、鼻識。四、舌識。五、身識。六、意識。七、末那識。八、阿賴耶識。末那即意根。阿賴耶即心。這兩樣都不好。佛家要銷滅他。唯識宗認為世界種種罪惡。都由七八兩識而出。所以主張轉識成智。完全不把心當作好東西。禪宗主張。『即心是佛。』這都是承認心是好的。一點醒立刻與旁人不同。與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立論的根據相同。

禪宗的思想。影響到儒家。後來宋儒即根據『即心是佛』的主張。解釋孔孟的話。研究的對象。就是身體狀況。修養的功夫。首在弄明白心的本體。心明白了。什麼都明白了。宋儒喜歡拿佛家的話。解釋繫詞。大學及孟子。程子定性書說。『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近乎內外。……故君子學莫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這類話與禪宗同一鼻孔出氣。禪宗五祖弘忍傳衣鉢時。叫門下把各人見解寫出來。神秀上座提筆在牆上寫道。『身是

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大家都稱贊不絕。不敢再寫。六祖慧能不識字。請旁人唸給他聽。聽罷作偈和之曰。『菩提不無樹。心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晚上五祖把他叫進去。就把衣缽傳給他了。這類神話眞否。可以不管。但實開後來心學的路徑。我們把他內容分拆起來。已非孟荀之舊了。程子講『物來順應。』禪宗講『心如明鏡。』這豈不是一鼻孔出氣嗎。

朱陸兩家。都受禪宗影響。朱子釋明德說『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所謂虛靈不昧。以應萬事。卽明鏡拂拭之說。陸子稱『聖賢之學。心學而已矣。』又卽禪宗『卽心是佛』之說。據我看來。禪宗氣味。陸子免不了。不過朱子更多。陸子嘗說『心卽理』『明本心』『立其大者』大部分還是祖述孟子『求其本心』『放其良心』的話。所以說孟子同孔子相近。象山是孟子嫡傳。象山不談玄。講實行。沒有多少哲學上的根據。

陽明路數同象山一樣。而哲學上的根據比較多些。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在心理學上很有根據。他解釋大學。根本和朱子不同。大學的講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事。朱子以爲古人爲學次第。先格物再致知三誠意四正心五修身循序漸進。陽明以爲這些都是一件事。內容雖有區別。實際確不可分。陽明最主要的解釋見語錄卷二。他說『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着處。謂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懸空的。必着事物。』這是絕對的唯心論。心物相對。物若無心不可以。外心求物。物又在那裏哩。

陽明文集答羅整菴書又說。『……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陽明一生最講心外無理。心外無事。心外無物。物外無心。他的知行合一說卽由心物合一說而出。致良知就是孟子所謂良心。不過要把心應用到事物上去。陽明這種主張確是心學。他下手的功夫同象山差不多。主要之點不外誠意。不外服從良心的第一命令。下手的功夫既然平易切實。不涉玄妙。又有哲學上的心物合一說以爲根據。所以陽明的知行合一說能夠成立。能夠實行。而知行合一說又是陽明學說的中心點。他思想接近原始儒家。比程朱好。他根據十分踏實圓滿。比象山素樸。但祇講方法而已。後面缺少哲學的根據。

心體問題到王陽明眞到發揮透徹成一家言。可謂集大成的學者。以前的議論沒有他精闢。以後的議論沒有他中肯。清代學者不是無聊攻擊。便是委靡敷衍。大師中如顏習齋戴東原。旁的問題雖有極妥洽的地方。這個問題則沒有特殊見解。可以略去不講。幾千年來對於心體問題主張大致如此。

附　讀書示例——荀子——

梁任公先生講　　吳其昌記

吾人讀書。當分所讀之書爲兩種。一「涉獵的。」一「專精的。」讀書示例。其所舉當然爲專精的。然專精的書。亦不限於古書。如近人著作有專精的價值者。亦可取而專精之。而欲舉例以講。則所舉當然必須屬於古書一類。今試述之如下。

(一)欲讀古書。當先明選擇之標準。選擇標準之法。約有下列各端。——

(1)須求眞書　如專精一書。而其書爲僞書。則枉費一番工力。太不值得矣。如孔子家語。若以爲孔子微言大義之所在而專研之。不知其書乃西晉王肅所僞造。如關尹子。若以爲老子之友所著。其書可貴而研究之。不知全是唐以後掇拾佛老之餘緒者爲之。又如史部之晏子春秋。不可據以考春秋時事。今本竹書紀年。不可據以考上古時事。以其皆爲僞書故也。

(2)須求特別有價値者　眞書之中。又必須求其特別有價値者。如揚雄太玄經法言。其書眞爲揚雄所作無疑也。而其書除專除模倣外。更無價値之可言。又如王通文中子。王通是否有其人。文中子是否王通所作。皆是疑問。卽眞有王通其人。文中子眞爲王通所作。亦無價値可言。其他比較的稍有價値。而非有特別價値者。如劉向說苑新序韓詩外傳等。則亦不必費全副精力以致力此一書也。

(3)須求其書較普遍者　書既眞矣。書既有特別價值矣。然因其書太專門。但能俟專門學者研究之。或其書太簡奧但能俟性相近者研究之。如老子。其書眞也。有特別價值也。然因其書太簡古太深奧。非專門學者。必不能引出趣味。又如儀禮。古六藝之一。其書既眞而其重要亦人人所知。然除三禮專門家外。則研究此書者甚少。亦以其書太不普通故也。

(4)須求其書有研究之必要及研究之可能者　所謂有研究之必要者。謂其書必須下一番苦功方能了解。而了解以後。可觸類旁通一切書也。如孟子與荀子二書。其價值相同。其篇幅亦略等。然以文義論之。卽讀孟子易。讀荀子難。必須下一番苦工以研究之。而通荀卽可通孟。此所謂必要也。所謂研究之可能者。蓋古書中眞有不可研究者。如管子輕重篇。簡直無研究之可能。又如墨子之經上經下篇。在畢秋帆時代。亦幾無研究之可能。自孫仲容墨子閒詁出。而始有研究之可能。

(二)研究一書。必須先將此書之宗旨。綱領。完全了解。其關於此書之序文。凡例。目錄。等。必須一一細讀。

(三)研究一書。必須將明白著書之人歷史環境。學問淵源。等。及此書之解題。流傳源委。等。如研究荀子一書。至少必須參考史記荀卿列傳及劉向荀子校錄序及近世胡元儀荀子列傳等。以明荀子歷史。此外如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以上各史志。旁及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等。以考此書之類別部居。及關於此類書籍之淵源流別。

(四)後世名人之批評。如韓昌黎評荀子之語。雖亦未盡中肯綮。而韓昌黎在中國學術界上。當然有相當位置。其後如朱子。其語類中論荀子之語。雖亦不甚詳細。然朱子影響於中國學術界之勢力最大。其批評必須

注意，近世如汪中荀子通論爲近世提倡荀學者之先輩，亦不可不注意及之，又如陳澧議論精當，心氣和平，其批評亦須兼顧。

（五）須求善本古書流傳愈久，訛誤愈多，故必須求善本，不然其文字既訛，尙何學說可求，我人幸生乾嘉之後，關於古書之校勘訓詁音釋句讀皆已爲諸先輩整理粗畢，此層工作，省力不少，諸先輩當時本意，蓋欲此層工作完畢之後，再進而求其義理，然用力數十年之後，人亦老死，而不及爲，我人今日得食其賜，此最幸事，即以荀子而言，若我人生當乾嘉以前，得一明刊世德堂本荀子，已爲大幸，其後浙江書局刊盧抱經校本荀子，則便利學者多矣，直至近時王益吾荀子集解出，而此第一層工作乃粗告完畢，然亦有三四家校本未入，如洪飴孫校本，孫仲容校本，劉師培校本，章太炎校本，及余（先生自稱）歷年來零星著作之關於荀子者，

前言讀書當分三部，最初一部爲「鳥瞰的」，在「鳥瞰的」研究期內，至少須能了解其大綱，第二部爲「解剖的」，在此期工作之時，必須將此書之特別幾要點解剖而提出之，今以荀子言之，其重要之點可解剖成下列四部，

（一）哲學之要理及求知之方法　此點亦可名爲「認識論」，凡書中性惡，天論，正名，解蔽各篇所云皆是也，此爲荀子之本論。

（二）敎育論及修養論　荀子一書全以敎人爲目的，故此點亦極重要，如修身，勸學，不苟等篇所云是也

（三）政治論　儒家皆講政治，孟荀皆然，荀子書中如王制及道王等篇是也，

（四）批評　荀子好批評，雖其批評不能稱爲盡當，然有極尊嚴及極嚴厲的態度，非十二子篇可爲其代表，

此四部分固爲荀子學說之重要部分。然更有極重要之點。當特別注意者。則性惡論是也。蓋荀子施學。全從經驗中來。故以人性爲皆惡。此正與西洋之經驗哲學一派相近也。

然此皆爲客觀的見解。尚有主觀的見解。如荀子文章亦甚瑋麗。其後有賦篇等。則全爲文學上原料。如有文學出而研究「荀子之文學」。則凡所謂認識論教育論政治論等。一概可置之不理。而專從事於賦篇等可也。蓋其主觀之立足點不同也。

此以主觀的見解以研究其文字也。若以主觀的見解以研究荀子之學說。亦何嘗不當如此。亦必須先立定吾之立足點。先認淸吾之觀察點。以研究之。如荀子之認識論。卽根據於教育論。其教育論。卽根據於認識論。究竟以何者爲因。何者爲果。乎則全視乎研究者之立足點觀察點矣。

總而言之。則第一層工夫。貴在能總攬其大體。第二層工夫。貴在應用精密的眼光。堅苦的工夫。以研求之。然此皆屬於智識一方面者。我謂學問正不特智識一方面而已。尚有修養一方面在後。如研究荀子者。於荀子哲理學說固須了解。而其道德精神。我人亦當拳拳服膺而效法者也。

荀子一書。可惜無善注本。惟唐楊倞注。已可推爲第一。竟無有再出其右者。可慨也。如孟子一書。尚有趙岐注。淮南呂覽。尚有高誘注。皆漢末大儒。去古未遠。高於荀注遠矣。且荀子一書。其難解更甚於孟子。故更不易知。雖然。惟其無善注本。而須我人之自行研究。吾人讀荀子時。除能了解其學說外。更可有校讀古書之練習。亦計之得也。今任擇重要者一二篇講之。

解蔽——

解蔽一篇在荀子一書中極爲重要除正名性惡篇外更無重要於是篇者此荀子之心理學也東方哲學無論儒學佛學皆與西方哲學「爲哲學而求哲學」之旨相反吾前講佛學已言之蓋佛學以救世爲主而講佛學非「爲佛學而講佛學」也此種精神儒家較佛家尤甚故解蔽篇雖爲荀子之心理學然與西洋之「爲心理學而求心理學」之宗旨逈不相侔蓋此篇殆可名爲「應用心理學」也推荀子之意欲從心理學中求得下列之二項用處

(一) 心靈之修養

(二) 求學問之眞正方法

其重要主旨在敎學者如何而可至於求學問之路戴東原謂「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其言最足以盡此篇之意蓋人之蔽不外二端由人而蔽由己而蔽由人者解脫尙易由己而蔽者解脫最難荀子此篇之意正示人以釋脫種種矇蔽之方法亦卽示人以求眞正學問之方法也

解蔽篇之句讀

「蔽於一曲」楊注云「一端之曲說」未確蓋荀子之意謂不見全體而但見一偏之謂略如佛家「盲人捫象」之喻

「兩疑則惑矣」——疑字俞蔭甫引管子「疑妻之妾」之「疑」以解之固是然亦未盡此「疑」字當作擬解易文言「陰疑於陽必戰」禮記檀弓「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皆「擬」之意也

「昔賓孟之蔽者」——「賓孟」非人名楊注極無謂俞校近是蓋「賓孟」與「賓萌」「編氓」聲相近

且亦與『平民』聲相近。

『亂家是也』——『家』荀子中有特義。皆可作諸子百家之『家』。亂家猶言亂道之家。『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此語極得墨子之癥結。蓋墨子爲絕對的致用主義。極端反對文飾。其蔽在但知狹義的應用。而不知涵養休息之間接有益於人心之功莫大也。

『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宋子學說今無書籍傳世。不易了解。惟正名篇引之云。宋子云。『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是過也』之語。其文義不易了解。以意度之。宋子之意。但求適可而止。如一衣已可禦寒。則更不必求盈箱溢篋之衣。荀子所謂『欲』非謂宋子有『貪慾』之『欲』。言宋子但求之內心之『欲望』一方面而更不求之外界供給之一方面也。

『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勢猶言『權力』『實力』。『知』字或有誤。但爲何字所誤。不能詳考。或『和』字之誤也。

『由俗謂之道嗛也』——俗字必有誤。但不可考。

『體常而盡變』——楊注非是。『體』非體用之『體』。蓋猶中庸『體物而不可遺』之體。動詞也。猶言『體認』『體諒』。盡亦動字。亦猶中庸『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之盡。

『一家得周道』——此疑有脫文。然不可考。周道非謂『周代之道』。蓋言『周徧之道』

『則不可道而可非道』——猶言『不以道爲可。而以非道爲可。』

『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猶言『以「不以道爲可」之心。與「不以道爲可」之人。論「

以道爲可』之人』

『知而有志』——楊注甚荒唐。此志字卽誌字。卽識字。猶言『記憶』

『人生而有知』——人字疑當作心字。方與下文一一脗口。

『不以夫一害此一』——此段文義。可以譬喻明之。猶吾人讀孟子讀荀子。可同時兼知兩也。然不可讀荀子時。以孟子以見解雜之。讀孟子時。亦不可以荀子之學說雜之。又如講天文星辰之躔度可也。講地理州邑之位置可也。必欲率而一之。創爲『分野』之說。卽所謂『以夫一害此一』也。

『心容』——楊注容爲受。非是。莊子天下篇言「心之容」。與此相類。猶今人言『心靈狀態』

『虛一而靜』——道家最提倡「虛」「靜」「一」等。而荀子此處亦言「虛」「一」「靜」。吾人當研究二家所言之同一名詞。其涵義是否亦同。道家所言。如云『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其所云「虛」爲「虛空」之「虛」。猶宋儒所云『虛靈不昧』。而荀子所謂「虛」則爲「虛心」之「虛」。又如道家所云『一』字之義。其意蓋暗指『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之意。（其昌按先生此處偶未舉例。今按老子所云『載魂魄抱一』。『道生一』。莊子所云『乃復歸於寥天一』。皆可爲例。）而荀子所云之「一」爲不以『夫一害此一』之「一」。與道家之「一」意義亦異。至於「靜」字。亦與道家全異。道家之意。蓋指『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長生』。而荀子則代表儒家思想。當時儒家思想則不然。孔子云。『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惡也』。所謂「靜」者。欲從至賾之中至動之中而不至於亂。不至於惡。（其昌按朱子語云。『惡』之意。猶俗言「不耐煩」）其後如朱子云。『只是一片懶散精神。漫無着落。便是萬惡淵

藪』曾文正云『精神愈用則愈出』荀子一派儒家之見解正是如此不如道家之摒棄一切以求靜正欲從事務紛繁之中力求此心『虛一而靜』也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此段有誤字楊注云『以知人之性推之則可知物理也』是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爲之辭也今詳味文義當作『凡可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其意若謂『凡可知者人之性也此可知之性可以知物之理也』此即佛家所謂『能』『所』之理人之性爲『能知』物之理爲『所知』蓋人有能知之性物有可知之理也荀子之意如此

『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以可以』下『以』字衍文

（未完）

飲冰室專集之一百四

古書眞僞及其年代（卷一）

梁任公教授講

周傳儒
姚名達
吳其昌　筆記

總論

本講演預備半年的時間．題目是古書眞僞及其年代．全部分總論分論二篇．分論是分別辯論古書的眞僞和年代問題．一部書一部書挨次序講下去．總論共有五章．第一章講辨僞及考證年代的必要．第二章講僞書的種類及作僞的來歷．附帶講年代錯亂的原因．第三章講辨僞學的發達．第四章講辨僞及考證年代的方法．第五章講僞書的分別評價．現在就先講總論．

第一章　辨僞及考證年代的必要

書籍有假．各國所同．不祇中國爲然．文化發達愈久．好古的心事愈強．代遠年湮．自然有許多後人僞造古書以應當時的需要．這也許是人類的通性．免不了的．不過中國人造僞的本事特別大．而且發現得特別早．無論那門學問都有許多僞書．經學有經學的僞書．史學有史學的僞書．佛學有佛學的僞書．文學有文學的僞書．到處

都可以遇見。

因爲有許多僞書足令從事研究的人擾亂迷惑，許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爲僞書所誤，研究的基礎，先不穩固，往後的推論結論，更不用說了。即如研究歷史，當然憑藉事實，考求牠的原因結果，假使根本沒有這回事實，考求的工夫，豈非枉用，或者事實是有的，而眞相則不然，考求的工夫，亦屬枉用，幾千年來許多學問，都在模糊影響之中，不能得忠實的科學根據，固然旁的另有關係，而爲僞書所誤，實爲最大原因，所以要先講辨僞及考證年代之必要，約可分三方面觀察。

甲　史蹟方面

研究歷史，最主要的對象，專在史蹟方面，因爲書籍參雜，遂令史蹟發生下列四種不良現象，很難一一改正，把研究的人，弄得頭昏。

一、進化系統紊亂。　我們打開馬驌繹史一看，裏面講遠古的事蹟很多，材料亦搜得異常豐富，假使馬驌所根據那些無窮資料，全是眞的，那末中國在盤古時代，業已有文明的曙光，下至天皇，地皇，人皇，伏羲，神農，軒轅，典章文物，燦然大備，衣服器物，應有盡有，文化眞是發達極了，許比別的古代文明，還高得多。

不說繹史，就打開最可靠的漢書藝文志，裏面載神農黃帝時代的著作，不知道有多少，至於伊尹太公的著作，更是指不勝屈，要是那些書都是眞的，則中國文明，與世界文明的進化原則，剛剛相反，所謂「黃金時代」，他人在近世，我們在遠古，中國文明，萬年前是黃金，千年前是銀，以後是銅，漸漸地變成爲白鐵，若相信神農黃帝許多著作，則殷墟甲骨，全屬假造，不然，就是中國文明，特別的往後退化，否則爲什麼神農黃帝時代已經典章

文物燦然大備，到商朝乃如彼簡陋低下呢

繹史所根據各書與漢志所載神農黃帝著作，皆本無其書，由後人僞造假託。諸君在小學中學所唸中國歷史教科書裏面所載神農黃帝的事很多，（最近出版的教科書許改變了）其時程度極高，世界所有文物，大體俱已齊備，我們覺得眞可以自豪了。不過古代那樣發達，爲什麼老不長進，旁人天天進步，自己天天很退，我們又覺得非常慚愧。其實原本不是這回事，是書籍參雜，把進化系統紊亂了。

姑且放下古書不講，稍近點的如周禮，向來的人，都說是周公所作，不過其中所講地理民情，全爲戰國時，秦漢間的事物，如果相信周禮，則周朝聲教所及與戰國及秦漢差不多，然事實不如此，民族是慢慢地漲起，初佔據一小部分，後來擴充得很寬，造周禮的人，看見當時文化如此，依傍現實的社會構成理想的社會，所以把一千年後的戰國或秦漢，同一千年前的周公時代，弄成一樣。如果周禮是眞，周朝八百年，可謂毫無進步，自春秋經戰國及秦到西漢中間一千多年，一點亦沒有進步，然事實不如此，因書籍年代不分明，歷史進化系統，全給攪亂了，我們讀史的人，得這種不正確的觀念，對於民族的努力上，大有妨害。

二，社會背景混淆。　這一條與前一條所講內容差不多，稍微有點不同，我們讀古書，不單看人看事，還要看時代背景，一般的社會狀況，究竟是怎麼樣，因爲書籍是假的，讀書的人，往往把社會背景弄錯了，即如西京雜記，分明是晉人葛洪所作，後人誤認爲西漢時劉歆所作，葛洪同劉歆，相距三百多年，葛講東晉時事，劉講西漢時事，若以西京雜記作爲東晉時的資料，那就非常正確，若以此書作爲西漢時的資料，說西京即是長安，那便大錯特錯了。

又有一部小品小說名為雜事秘辛此書疑即晚明時楊慎用修所作楊老先生文章很好手脚有點不干淨喜歡造假據他說由一處舊書攤中得來內容講東漢時梁冀家事其時皇帝選妃看中了梁大將軍的小姐由皇太后派一個保姆去檢查梁小姐的身體文章描寫得異常優美但是全非事實係楊老先生自掩筆墨假託為漢人作品。

假如楊用修坦白地承認是自己作的明人小說已曾能夠有此著作在文學界價值不小但是他不肯吐露真相偏要說是漢人作的後來的人不知底細把他當作寶貝以為研究漢代風俗典禮衣服首飾的絕好資料那就錯了我自己許多年前曾上這個當把他當作漢代野史看待其中有講纏脚的地方本是作者自不檢點所留下來的破綻明時纏脚因而想到漢人纏脚若相信這部書是漢人作品因無斷定纏脚起自漢朝不起自五代豈非笑話。

三事實是非倒置。　現存的有兩部書因為其中有假很足以淆亂是非一部是涑水記聞一部是幸存錄都是野史涑水記聞向稱宋時司馬光作原書雖是真的許是未定稿後代的人因為司馬光聲名大易於欺世駭俗於是抽些出來加些進去以為攻擊造謠的工具其中對王安石造謠特別多攻擊得特別利害平常人駡王安石無足重輕若是司馬光駡王安石那就很有力量了實則光書雖有已非原物光之孫司馬伋曾上奏書稱非其祖父所作其故可以想見現存的涑水記聞攻擊陰私之處頗多司馬光與王安石政見雖不相合最少他的人格不會攻人陰私這是我們可以當保的後人利用他的聲名把攻人陰私的話硬派到他身上這就是因為造假使得是非錯亂。

幸存錄，一向都說是明末夏允彝作，夏是東林黨人，人格極其高尚，我們看他不會作幸存錄那種作品，書中一面罵魏忠賢，一面罵東林黨，造偽的人手段很好，使人看去覺得公道，忠賢固非，東林亦未必是，還是自家人出來說公道話，黃宗羲曾講過幸存錄眞是「不幸存錄」，並且說原書非夏允彝作，夏不會說那種話，雖然如此，幸存錄至今尙在，我們要研究明末政治，不能不以此書作爲參考，假使是私藏，並不是夏作，亦許早佚，亦許無人過問，因爲尊重這個人，遂保存了這部書，這是史蹟上最可痛恨的事情，

四，由事實影響於道德及政治。 有許多史蹟本無其事，因爲偽託的人物偉大，遂留下很多不良的影響，譬如孔子誅少正卯，何嘗有這回事，但是孔子家語言之綦詳，家語以前的著作，及周秦諸子，亦有一部分講這件事，稱孔子與少正卯同時招生講學，二人相距不遠，好像燕大和淸華一樣，孔子的學生，都跑到少正卯那兒去了，孔子異常生氣，得政後三天，就把少正卯捉來殺了，後來儒家矜矜樂道，以爲孔子有手段，通權達變，還有許多人想去學他，

我們看誅少正卯的罪名，是『言偽而辯，行僻而堅，潤澤而非，記醜而博』四句話，這分明出於戰國末年，刻薄寡恩的法家，他們想厲行專制政體，就替孔子捏造事實，以爲不祗法家刻薄，儒家的老祖宗，早就如此呢，其實孔子生在春秋時代，完全是貴族政治，殺一貴族，很不容易，孔子是大夫，少正卯亦大夫，又安能以大夫殺大夫，最妙是那個時代前後三事，完全一樣，最早是齊太公殺華士，其次是鄭子產殺鄧析，又後才是魯孔子誅少正卯，都是執政後三天殺人，同一題目，同一罪名，同一手段，天下萬無幾百年間同樣事實，前後三見，一點不改之理，這明是戰國末年的法家，依附孔子，捏造事實，後代佩服孔子的人，以爲有手腕，攻擊孔子的人，以爲太專制，

其實眞相不然．若冒昧相信．豈不誤事．

家語是僞書．且不用說．論語算是最可靠了．但依崔東壁的考證．眞的佔十之八九．最後幾篇．還是有假．陽貨第十七說『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下面一段又說『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公山弗擾．佛肸．兩人先後造反．都請孔子去幫忙．孔子都欣然欲往．卒以門人之諫而止．恭維孔子的人．以爲通權達變．愛國憂民．罵孔子的人．就說他官迷．出處不愼．其實公山弗擾．乃季氏手下家臣．費又是季氏采邑．孔子當時作魯司寇．公山弗擾．好像北京的大興縣知事一樣．孔子好比司法總長．豈有大興縣知事造反．司法總長跑去幫忙的道理．這個話．無論如何說不通．關於公山弗擾以費畔的事蹟．左傳中言之極詳．可以不辯．至於佛肸以中牟畔時．孔子已經死了十餘年．佛肸雖愚．萬不會請死人幫忙．孔子縱想作官．亦不會從墳墓中跳起來．親於其身爲不善．這件事．說苑中考證得很清楚．亦用不着辯．上面兩段話．因爲在論語中．大家不敢懷疑．一般腐儒．故意曲爲辯護．尤爲可笑．事情的眞相紊亂了．使研究歷史的人．頭痛眼花．無從索解．還是小事．乃至大家尊重孔子．就從而模倣他的行爲．或作了壞事．用他作護符．於世道人心關係極大．

這種揑造的事實．不僅影響於道德而已．於政治亦有極大影響．譬如周禮職官．名目繁瑣．邦畿千里之內．平均起來．不到十里．卽有一個官．好像學校之內．不到十個學生．卽有一個教員．豈非一件極可笑的事情．後代冗官之多．全由於此．又如太監制度．在歷史上劣跡甚多．但是因爲周禮都有太監．後世人有所藉口．明知其壞．仍然

一代一代的實行。漢代的王莽。宋代的王安石。都是相信周禮。把政治弄得一塌糊塗。從好的方面說來。祇是過信。從壞的方面說來。便是利用本來沒有那種制度。自欺欺人。結果個人固然上當。全國政治亦糟到不可收拾了。

乙　思想方面

書籍是古代先哲遺留下來的東西。我們靠他以研究思想之發展及進步。如果有僞書參雜在裏邊。一則可以使時代思想紊亂。再則可以把學術源流混淆。三則令個人主張矛盾。四則害學者枉費精神。

一　時代思想紊亂。　管仲是春秋初年的人。管子是戰國時代的作品。管子之中。有批評兼愛非攻息兵的話。這分明是戰國初年墨家興起之後。才會成為問題。若認管子是管仲作的。則春秋初年。即有人講兼愛非攻等問題。時代豈非紊亂。又如老子大家以為是老聃所作。老聃乃孔子先輩。其思想學說。應在孔子之前。但老子中批評仁同仁義的地方很多。仁是孔子的口號。仁義並講。是孟子的口號。以前還無人道及。老子說『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又說『大道廢。有仁義。』這全是為孔孟而發。從思想系統看來。應當在孔孟之後。

黑格爾 Hegel 論哲學的發達。要一正一反一和。思想然後進步。一人作正面的主張。如墨子的非攻兼愛。一人作反面的攻擊。如管子對於非攻兼愛批評得很利害。一人提出幾個問題。如儒家的仁和仁義。一人根本不贊成仁和仁義的價值。然後後代的人。又從而折衷調和之。學術自然一天天的發達了。沒有墨家的主張。管子的意見無所附麗。沒有儒家的見解。老子的批評。也就是無的放矢。如果說管子在墨家之前。老子在儒家之前。是反乎思想進步的常軌。

二、學術源流混淆。前面講管子老子，雖非全僞，但是時代不同，稍爲顛倒，便可以發生毛病。有一種書完全是假的，其毛病更大。學術源流都給弄亂了。譬如列子乃東晉時張湛——即列子注的作者——採集道家之言，湊合而成。眞列子有八篇，漢書藝文志尚存其目，後佚。張湛依八篇之目，假造成書，並載劉向一序。大家以爲劉向曾經見過，當然不會錯了。按理，列禦寇是莊周的前輩，其學說當然不帶後代色彩。但列子中多講兩晉間之佛教思想，並雜以許多佛家神話，顯係後人僞託無疑。可是後人不知底細，以爲佛家思想，何足爲奇，中國兩千多年早有人說過了。誇大狂是人類共同的弱點，我們自己亦然，有可以吹牛的地方，樂得吹一頓。張湛生當兩晉，遍讀佛教經典，所以能融化佛家思想，連神話一並用上。若不知其然，誤以爲眞屬列禦寇所作，而且根據牠來講莊列異同，說列子比莊子更精深，這個笑話可就大了。

列子尚有可說，時代較早，文章亦很優美。比旁的僞書都强。還有關尹子，時代更近，中間所講，全是佛教思想，即名詞亦全取自佛經，如受想行識，眼耳鼻舌心意，都不是中國固有的話。文章則四字一句，同楞嚴經一樣。史記稱關尹子名喜，守函谷，是老子後輩。老子出關，他請老子作書。莊子天下篇亦把老聃關尹並列，說他們是古之博大眞人。這樣看來，關尹這個人生得很早，但是關尹子這部書則出得很晚。看其文章，純似唐人翻譯佛經的筆墨，至少當在唐代以後。

這類的書是怎樣一個來歷呢。大致六朝隋唐以後，道教與佛教爭風，故意造出許多假書，以爲自己裝門面。一面又抬出老子作爲教主，尊稱之曰「太上老君」。又說老聃除作老子以外，還作了許多書，其中有一部叫老子化胡經，尤爲荒誕。現尚存道藏中。因爲史記有老子西出函谷的話，後人附會起來，說他到印度傳教去了。敎

出來的弟子，就是釋迦牟尼，佛教之所以發生還很沾我們中國人的光呢，老子與釋迦本來沒有一點關係，這樣輾轉附會，豈不把思想源流混淆。

三個人主張矛盾。單就一個學者講，因爲有僞書的關係，可以使思想前後錯亂矛盾，譬如易經繫詞，究係何人所著，我們不敢確說，前人稱爲孔子所作，我始終不敢相信，因爲裏邊有許多與論語衝突的話，孰爲眞孔，頗不易知，依論語所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是個現實主義者，不帶宗教色彩，依繫詞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孔子又是一個宗教家，到底那幾句才眞是孔子說的，這就成問題了，如果兩書皆眞，豈不是孔子自相矛盾。

繫詞又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這個話，從哲學的意義看來，雖然很好，可是確因受道家的影響以後才發生的，論語中就沒有這類話，若兩書全信，則是自矛盾，如單信一種，又不知何者爲是，何者爲非，依我看來，論語言辭簡樸，來歷分明，當然最爲可靠，繫詞言辭玄妙，來歷較晦，最多祇能認爲儒家後學或進步或分化的推演而出，說儒家有此思想可以，若認爲全屬孔作則不可。

又如墨子，大部分是眞的，然起首七篇，辭義閃爍可疑，墨子根本反對儒家，處處與儒家立於對抗的地位，然墨經前七篇，有許多儒家的話，當然不是墨家眞相，許多人都懷疑牠，墨子間詁的作者孫仲容以爲是當時儒家勢大，墨家很受壓迫，爲保護此書起見，故意在前幾章，說些迎合儒家的話，好像偷關瞞稅的人，故意在私運貨物上，蓋上許多稻草，同一用意，因爲如此，使得研究墨子的人迷惑，看他起初是一種口胳，後來又換一種態度，錯認墨子首鼠兩端，反爲失了他的眞相。

四學者枉費精神。佛教有一部最通行最有名的書叫着楞嚴經。此書歷宋元明清。直到現在。在佛學中勢力還是很大。其中論佛理精闢之處固不少。但是與佛理矛盾衝突的地方亦是很多。如神仙之說是道家的主張。佛教本主無神論。然楞嚴經中不少談及神仙的話。遂令道佛界線。弄得不清楚了。楞嚴經到現在還沒有人根本否認牠。說牠是後人假造的。我想作一篇辨僞考。材料到搜集得不少了。可惜還沒有作成。認眞研究佛教。應當用辨僞書的方法。考求此書的眞僞。如果屬僞。就可以把牠燒了。全書文章極美。四字一句。可惜思想混淆。把粗淺卑劣的道家言。和片段支離的宋儒學說。參雜下去。便弄糟了。若不辨別淸楚。作爲佛教寶典仔細研究。或混合儒釋道三種思想冶爲一爐。還說佛家眞相如此。豈不枉費氣力。

丙　文學方面

大凡讀一種書籍。除研究義理外。還要誦讀文章。至於文學的書。可以供我們的欣賞。更不用說。若對於書的眞假。或相傳的時代不弄淸楚。亦有前面所述。時代思想紊亂。進化源流混淆。個人價值矛盾。學者枉費精神。幾種毛病。

一。時代思想紊亂。進化源流混淆。　現在所唱的國歌『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相傳爲帝堯或帝舜時所作。好歹另是一個問題。但是唐虞時代。便有此種作品。而詩經三百篇。應該春秋時代的詩歌。亦不過爾爾。則夏商周三代的人皆應當打板子。爲什麼幾百年乃至千年之間。老不長進呢。所以按進化公例看來。卿雲歌。不會是唐虞時代所作。

又如僞古文尚書有一篇五子之歌。說是太康有五弟。太康被滅。其五個兄弟。因思大禹之戒。感而作此。開首幾

句說『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以下全篇文體大略都是如此。我們看這首歌文從字順。此刻雖令小孩子讀之。亦能看懂。可見當時文章明顯極了。但是我們試讀讀周誥殷盤看。便覺得詰屈聱牙。異常難讀。何以夏朝在前容易明白。殷周在後反爲難曉呢。不惟周誥殷盤難懂。就是殷墟所發現的文字。亦復難以索解。如果五子之歌屬眞。則中國文學演進的步驟。眞是奇怪極了。

古詩十九首如『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錄一。餘從略)我們看。何等風華典雅。眞可以說一字千金。據玉台新詠所說。十九首中有八首爲枚乘所作。枚乘是漢景帝武帝間的人。已經作有如此好詩。他死後百餘年間。何以無人能作。直到東漢時才有幾篇五言詩。有一篇爲大文學家班固所作。音韻既不調和。詞旨亦很平淡。直到東漢末。出了一個蔡文姬。三國時出了一個曹子建。他們的詩。倒與十九首差不多。如十九首眞有些是枚乘所作。則西漢至三國中間毫無進步。實在無法解釋。在年代未考清楚以前。文學史無從作起。

再如詞人之祖。相傳爲李太白。太白有兩首詞。據說是後代詞曲的起原。一首菩薩蠻『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　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還有一首憶秦娥。『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　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這兩首詞。神氣高邁。大家以爲非太白不能作此。但是太白詞。最初祗有兩首。後來樽前集增至十餘首。尊前選本。又多至幾十首。唐時的詞。已經如此好了。爲什麼五代的花間集。亦不過爾爾。再說花間集

中雙調的詞很少縱有之字句亦一樣但李白的詞都是雙調而且字句一樣這亦可疑盛唐有詞中唐百餘年間無人作詞直到晚唐才有一個溫庭筠按進化原理看來不當如此若太白之詞爲眞則文學史很難作若由各方面考證其僞則文學史的局面又當大大不同

二個人價值矛盾學者枉費精神　再就個人言有名人的作品贋品很多名氣愈大假得愈厲害即如李太白集嚴格考起來其中有四分之一是假的有一首題目叫做『笑矣乎』內容惡劣文格亦卑下顯非太白所作此外類此者尙多留心研究太白的人不可不加以辨正若不辨正眞令人「笑矣乎」了爲什麼假盛名之下最易盜竊傳抄的人輾轉加入於是愈假愈多愈多愈假了

晚唐時有一個李赤處處模仿李白自稱爲李白之兄並且說他的詩文比李白還作得好唐文粹中還有他的傳天天吃酒賦詩後來發瘋墮在茅廁裏淹死了一個「白化」一個「赤化」一個死在水中一個死在茅坑裏無獨有偶到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這件事情究竟眞否雖不可知但是他想學李白而作了許多如笑矣乎一類的詩許是有的若沒有考淸楚則李白本人自相矛盾詞作得那麼好詩作得這麼醜若拿笑矣乎來考試簡直是不及格而且該打

東坡集其中亦有假據淸代紀昀所考訂假的有好幾十首作假的原因與太白集中假詩正同因爲慕名而混入的造出假詩誣衊作家眞是可很若從作品研究作者人格李白李赤相去何啻天淵以李赤的詩斷定太白人格以後人假詩斷定東坡人格一則誤事而且白費功夫

再要舉例還有許多可講不過已經可以說明大意用不着辭費了總之中國書籍許多全是假的有些一部分

假一部分眞有些年代弄錯研究中國學問尤其是研究歷史先要考訂資料後再辨別時代有了標準功夫才不枉用我所以把古書眞僞及其年代作爲一門功課講其用意在此好在前人考訂出來了的已經很多尚有徯徑可尋不大費事諸君旁的功課忙不能每一部書都作考證但是研究學問又不能不把資料弄清楚最好有這樣一種講演把前人已經定案了的或前人未定案而可疑的一一搜集考核出來隨後研究本國書籍才不會走錯不會上當

第二章 僞書的種類及作僞的來歷

（附論年代錯亂的原因）

僞書的種類很多各家的分類法亦不同按照性質用不十分科學的方法大概講起來可以分爲十種現在依次討論如下

一全部僞　此類書子部很多如鬼谷子關尹子之類皆是經部書亦不少如尚書孔氏傳子貢詩傳孔子家語皆是

二一部僞　這類書古籍中多極了幾乎每部都有可疑的地方如管子莊子之類其中一部分爲後人竄附先輩多已論及了卽極眞之書如論語如左傳如史記尚不免有一部分非其原本他更何論有的同在一書若干篇眞若干篇僞有的同在一篇大部分眞參幾句僞

三本無其書而僞　如亢倉子子華子之類亢倉子一書漢書藝文志及隋書經籍志皆不著錄因史記莊周列

傳稱其為書提及庾元桑子皆空言無事實。故後人據以作假子華子。前世史志及諸家書目。並無此書。因家語有孔子遇程子傾蓋之事。莊子亦載子華子見昭僖侯。後人從此附會出來。

因曾有其書因佚而偽。　如列子。書稱列禦寇撰。劉向所校定。共分八篇。漢志曾有其目。早亡。今本為魏晉間張湛所偽託。全非劉向班固之舊。如竹書紀年。晉時出河南汲冢。當係戰國時人所撰。至唐中葉而沒。今通行本為宋後人所假造。惟王國維所輯則真。可以證通行本之偽。

五內容不盡偽而書名偽。　如左傳。原名左氏春秋。與呂氏春秋晏子春秋相同。本為創作。今名春秋左氏傳。與公羊傳穀梁傳相同。不過春秋經三註解之一而已。原書本真。經劉歆之改竄。大非本來面目。名字改。內容改。體例亦改。其中內容百分之九十可靠。然因書名假。精神亦全變了。

六內容不盡偽。而書名人名皆偽。　管子及商君書。皆先秦作品。非後人偽造者可比。很可以用作研究春秋戰國時事的資料。惟兩書皆非原名。管子為無名氏的叢抄。商君書亦戰國時的法家雜著。其中講管仲商鞅死後之事甚多。當然非管仲商鞅所作。

七內容及書名皆不偽而人名偽。　如孫子十三篇。為戰國時書。非漢人撰。史記稱孫武孫臏皆作書。則此書也許為孫臏作。或另一個姓孫的人所作。今本稱孫武所作。非是。又如西京雜記。分明為晉時葛洪所撰。述東晉時事甚詳。然後人以為劉歆所作。則大謬。

八盜襲割裂舊書而偽。　如郭象莊子注。偷自向秀。王鴻緒明史稿。偷自萬斯同。此種偷書賊。最可惡。莊子注。十之八九。為向秀作。十之一二。為郭象作。然研究時。頗難分別。雖知其有偽而無可如何。明史稿為一代大事蹟。萬

斯同爲二千年大史家。內容極可寶貴。王爲明史館總裁。盜竊萬稿。大加改竄。題曰橫雲山人所著書。這無異殺人滅屍。令後人毫無根據。居心尤爲險毒。

九僞後出僞。　如今文尚書本祇二十八篇。屬眞。武帝時。孔壁古文尚書。多出十六篇。後人已疑其僞。不久旋佚。東晉時重出十六篇。又非孔壁尚書之舊。當然沒有可信的價值。又如孟子。漢志有十一篇。七內篇。四外篇。武帝時趙岐作孟子注。判定外篇爲僞。不久遂佚。本無可惜。明人姚士粦又假造孟子外書四篇。更非武帝時舊物。這眞是畫蛇添足了。再如愼子。漢志有之。後佚。百子全書本。乃宋以後人零湊而成。其中一部僞託。一部由古書中輯出。近四部叢刊有足本愼子。係繆荃孫家藏書。說是明人愼懋賞傳下的。顯係愼懋賞僞造。爲同姓人張目。繆氏是專門目錄學者。居然相信這種僞書。我們看見之後。大大失望。

十僞中益僞。　此類書讖緯最多。如乾鑿度。本戰國陰陽家及西漢方士所作。恐後人不置信。僞託爲孔子於刪定羣經之後爲之。當然全部皆假。然今本乾鑿度。又非漢時舊物。乃後人陸續增加補綴而成。這豈不是僞中益僞嗎。如果研究此書。應以辨別左傳的方法。下一番抓梳剔校的工夫。

由上面看來。中國的僞書眞是多極了。爲什麼有這麼多的僞書。其來歷怎樣。依我看來。約有下列四種。

一好古。　好古本爲人類通性。中國人固爲受儒家的影響。好古性質尤爲發達。孔子嘗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說『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孔子如此。其門下亦復如此。所以好古成爲儒家的特別精神。儒家在中國思想界影響極其偉大。儒家好古。因此後來的人。每看見一部古書。都是非常珍重。書愈古愈寶貴。若是後人所作。反爲沒有價值。有許多書年代不確。想抬高牠的價值。祇得往上推。有許多書分明是後人所

作。又往往假託古人名字以自重。

二.含有祕密性。　從前印刷術尙未發明。讀書專靠抄寫。抄寫是極費事的。中國地方又大。交通不便。流通很感困難。又沒有公共藏書機關。如今日之圖書館。可以公開閱覽。因此每得一種佳本。不肯輕以示人。書籍變成爲含有祕密性的東西了。要是印刷發明。流通容易。收藏方便。書籍人人能見。不易隨便造假。卽造假亦會讓人發見的。凡事愈公開愈是本來面目。愈祕密愈有造假的餘地。書籍亦當然不能獨外。

三.散亂及購求。　中國內亂太多。而藏書的人太少。所有書籍大半聚在京城。或者藏之天府。古書的收藏和傳播靠皇帝之力爲多。既然好書都在天府。每經一次的內亂。焚燬散失。一掃而空。再要收集恢復。異常費事。隋牛弘請開獻書表稱書有五厄。『……秦皇馭宇。……始下焚書之令。……一厄也。……王莽之末。長安起兵。宮室圖書。並從焚燬。……二厄也。……孝獻移都。西京大亂。一時燔蕩。……三厄也。……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四厄也。……蕭繹據有江陵。……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五厄也。……』在隋以前。書已有此五厄。牛弘以後。爲厄更多。隋煬帝在江都。把內府藏書攜去。煬帝死。書亦散失無遺。這可以算是一厄。安史之亂。長安殘破。唐代藏書焚燬一空。這可以算是一厄。及黃巢作亂。到處焚殺。所過之處。幾於寸草不留。天下文獻喪失大半。這亦算是一厄。以下歷宋元明到淸。每代都有內亂。而且每經一次內亂。天府藏書。必遭一次浩劫。費了許多工夫所聚集的抄本孤本。掃蕩得干干淨淨。

在每次內亂書籍散亡之後。就有稽古右文的君主或宰相。設法恢復補充。願出高價收買私家書籍。貢之天府。把歷史打開。大致翻一翻。這類事情不少。如漢武帝。廣開獻之路。置寫書之官。一面找人搜集。一面找人抄寫。漢

成帝時，使謁者陳農，廣求遺書於天下。隋開皇時，因宰相牛弘的條陳，分頭使人訪求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唐貞觀中，魏徵及令狐德棻，請購募亡逸書籍，酬報從厚。肅宗代宗，當安史亂後，皆相繼購求典籍。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大亂之後，書籍亡佚得很多，政府急於補充，因之不能嚴格，從重賞賜，從寬取錄，以廣招徠，遂與人以作僞的機會。有的改頭換面，有的割裂雜湊，有的僞造重抄，許多人出來作這種投機事業，以圖弋取厚利。僞書所以重見疊出，以此一方面因爲散亡太多，眞本失傳，一方面因爲購求太急，贋品充斥。四個原因之中，要算這個最重。

四因秘本偶然發現而附會。　古代書籍中經散佚，時常有偶然的意外發現。如晉太康三年，河南汲郡地方有人偷掘古冢，得着許多竹簡。經後人的考證，知道古冢是魏襄王（從前人以爲安釐王）的葬地。竹簡是戰國時的東西，襄王死時，以書殉葬。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皆從其中得來。古冢中發現書籍，本來是可能的，因此後代有許多人假造附會，所以歷史上紀載某處老房子，某處古冢，發現古書的事情很多。或者發現是眞的，書却是假的，或者發現是假的，書亦是假的。於是僞籍流傳，日甚一日了。又如前清光緒末年，在河南殷墟發現許多甲骨，其上刻有文字，那都是孔子以前的東西，孔子所不曾見過的，本來極可寶貴。不過發現以後，二十年來，至于今，琉璃廠的假甲骨就很多，因爲從前不貴，現在很貴，小者數元，大者數十元，自然有人僞造牟利了。書契典籍亡佚後，有再出的可能，開後人作僞之路，僞書之多，這亦是一個原因，不過沒有第三個原因重要而已。

前面講僞書的種類，以書的性質分，大概有十種，若以作僞的動機分，又可另外別爲二類，這種分類法，比頭一種分類法，還重要些。

甲．有意作僞的．

有意作僞．其動機可歸納成六項．

一．託古．　這項動機比較上最純潔．我們還可以相當的原諒．爲什麼要託古．因爲中國人喜歡古董．以古爲貴．所以有許多人雖然有很好的見解．但恐旁人不相信他．祇得引古人以爲重．要說古人如此主張．才可以博得一般人的信仰．作者的心理．不爲名．不爲利．爲的是擁護自己的見解．依附古人以便推行．手段雖然不對．動機尙爲淸白．這種現象．春秋戰國時最多．如史記五帝本紀贊稱『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可見春秋戰國時人．皆篤信文化甚古．說以爲黃帝時代各種學術思想已經很發達了．

孟子滕文公上說『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許行是無政府黨．與馬克斯派的唯物主義．氣味有點相近．他因爲理想特別．恐大家不相信．所以託爲神農．以自重．神農去得很遠．其時社會如何．不得而知．亦許許行理想中的神農時代．眞是自耕而食．自織而衣．所以他才去模倣．不特諸子百家託古．卽孔孟亦復託古．孔子說．『大哉堯之爲君也……』又說『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孟子更厲害．滕文公上說『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儒家如此．墨家亦然．尙賢中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而尤崇拜大禹．莊子天下篇說『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親自操橐耜……禹大聖也．而形勢天下如此．』

大凡春秋戰國的開宗大師．莫不抬古人以爲重．韓非子顯學篇批評他們道『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這眞痛快極了．堯舜死了．沒有生口對證．誰知你是眞是假呢．孟子可以說．「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許行有可以說「有爲堯舜之言者孟軻．」儒家可以說．「有

爲大禹之言者墨翟」墨家亦可以說「有爲黃帝之言者老聃」每一家引一個古代著名的人物以自重其學說動機本不甚壞不過先生一種主張學生變本加厲的鼓吹之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則流弊就不堪設想了

即如許行並耕之說本來是他自創的唯物主義無政府主義偏要說神農時代如此後來愈說愈像便就弄假成真了漢書藝文志中有神農二十篇神農敎田相土耕種十四卷神農黃帝食禁七卷全部是附會的最著名的神農本草一書相傳爲神農口嘗百草辨別苦辛然後編著成書其實此書與神農絲毫無關乃漢末以後漸漸湊成至梁陶弘景才完全寫定又如莊子著書明白聲明寓言十九因爲要發表自己主張最好用小說體裁容易暢達天地篇說『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這本是莊子理想借名字以點染文章的好像曹雪芹作紅樓夢借寶玉黛玉的口胞以發舒他的牢騷一樣後人却因爲莊周說黃帝平空附會許多關於黃帝的事實及黃帝所著的書籍

我們看漢書藝文志所載那許多僞書大半由於引古人以自重的動機而出書之著成亦多半在戰國時代因爲戰國末年社會變動很大思想極其自由有人借寓言發表有借神話發表開宗大師都引一個古人作護身符才足以使人動聽他們的學生變本加厲於是大造僞書學術所以隆盛在此僞書所以充斥亦在此始皇焚書以前春秋戰國間的僞書大概都祇有這一個動機

二邀賞　方才講每經喪亂以後出重價求書免不了有人造假普通的如漢武唐太稽古右文懸賞徵集當然有許多無聊的人專作投機事業所以每失一回每收一回僞書愈多一回還有幾次特別一點的如漢景帝之

子。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他以親王的力量。親賢下士。訪求典籍得書異常之多。他尤喜歡秦漢以前古文字。搜羅不遺餘力所以古文各經。俱從河間獻王而出。漢朝經師有今文古文的爭辯其來源也在此他所得的遺書眞的固然很多。假的亦頗不少因爲造一部僞書既可賣錢。又可作官。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僞書就層出不窮了。

漢代除僞古文的經書以外。還有所謂緯書。前回所說的乾鑿度。就是緯書之一種。緯書古代有無。殊不可知。戰國末年。陰陽家造作五行神仙之說。這可以說是緯書一大根源。至西漢中葉以後作品極多。流傳亦盛。尤以宣帝一朝爲數特夥。宣帝是武帝曾孫。戾太子之孫。戾太子被讒而死宣帝自獄中。輾轉流落民間。當他年輕的時候。常聽見燒餅歌一類的寓言。偶有幾次巧合。使他深信不信。後來他作皇帝。極力推崇獎勵當然以皇帝的威權臨之。不愁全國人不從風而靡。其時「燒餅歌式」的著作——卽讖緯——極爲流行。西漢東漢這類東西。都是十分的發達。

漢成帝時。有一宗特別的事情。就是成帝特別喜歡尚書。可是尚書百篇。自經秦火後。十喪其七。祇餘二十八篇。成帝因爲酷好這部書。打盡了主意。以求得足本爲快。於是張霸出來作投機的事業。造出了一部百兩尚書。比足本還多兩篇。稱爲春秋以前舊物。書上。成帝大喜。立刻賜他一個博士的官職。等於現今的國立大學教授。後來仔細研究。才知道除原有二十八篇外。盡都是假的有人主張殺他。成帝深愛其才。又憐他造假不易僅革博士職。饒他一命。

到了東漢時代。不特僞書充斥。燒餅歌亦很流行。漢光武一代中興之主。雄才大略。不愧中國史上第一流皇帝。

但是他亦很迷信光武名劉秀王莽時民間有，「劉秀作天子」的謠言，時劉歆作國師，欲符合流傳的歌謠，改稱劉秀，光武正在南陽耕田，有人把這個話傳到他耳朵裏，說『國師欲作天子啦』光武投鋤而起，答道『安知非我，』後來他居然以一匹夫起兵，打倒王莽，自爲皇帝，他覺得燒餅歌很靈驗，十分的相信，一般人民欲投人主之好，於是矯揉造作，故作隱語以欺世，雖然不是直接假造僞書，但於假造僞書，有極大的影響。

降至隋代，又有一宗特別的事情，文帝酷愛古書，尤愛易經，當時有一個大學者劉炫，學問聲望都很好，在北魏北周之末，爲北方大經師，又作了一二十年的大學教授，因爲迎合文帝的嗜好，造了連山歸藏兩部易經，他說連山是夏朝的易經，歸藏是商朝的易經，周易是周朝的易經，我們年輕時，讀三字經，中間有幾句『有連山，有歸藏，有周易，三易詳』，就從這裏生出來的，連山歸藏，周禮中提到過，乃假造周禮的人隨便亂說，本來沒有這兩部書，劉炫因周易而想及連山歸藏，書初上時，文帝大喜，後來知道是假的，以爲大逆不道，就把劉炫殺了，一代大學者，因爲造假書砍頭，太不值得，但須知獎勵過分，無異明白教人作假，這也不能單怪劉炫啊。

三，爭勝。　中國人有好古的習氣，愈古愈好，以爲今人的見解，無論如何，不如古人高明，所以有許多學術上的爭辯，徒恃口舌，不能勝人，便造作僞書，或改竄古書，以爲武器，這種動機，與託古不同，託古是好的，爲發表自己主張，引古人以自重，然絕不誣陷古人，亦未詆毀旁人，爭勝是不好的，祇要可以達到目的，古人今人，一概利用抹殺，未免過於刻薄。

爲爭勝而作假，自西漢末劉歆起，其時經學上，有今文古文之爭，歆父劉向，爲大經師，歆自己學問，亦很淵博，漢書藝文志，卽根據他的底稿，在學問上，我們應當敬禮，在人格上，我們就不敢贊成，他姓劉，但是爲王莽作國師，

又改名劉秀．以應民謠．可謂不忠．他父親是今文家．詩宗魯詩．春秋宗穀梁．他自己推崇古文．詩宗毛詩．春秋宗左氏．可謂不孝．從前祇有左氏春秋．後有春秋左氏傳．劉歆引傳改經．又添上許多話．才有左傳出現．他說公羊穀梁．皆晚出．得諸傳說．譌濔百出．惟左丘明親見孔子．好惡與聖人同．論語曾有『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的話．當然最爲可靠．他專門與今文家作對．春秋既用左氏以打倒公羊穀梁．詩經則用毛詩以打倒齊魯韓三家禮則用周禮以打倒儀禮．又恐怕徒恃口舌．不足以爭勝．就全部或一部的改竄古書．如周禮．全部由劉歆假造的．左傳一部是劉歆編定的．其餘各經．塗改亦多．

漢以後．至魏晉間．有王肅出．師劉歆的故智．以爲要打倒當時大經師鄭康成．非假造僞書不可．所以有許多僞書．都由他一手造成的．僞古文尚書孔安國傳．據說是他改竄的．主名雖未完全確定．十成之中．總有九成可信．孔子家語．及孔叢子．幾乎可以說完全由他一手造成．簡直沒有什麼問題．此外歷代假造古書以求打倒對手方的人．還很多．這裏祇舉劉歆王肅二人．作爲代表．

儒家如此．道教亦然．道教與道家不同．道家是一種哲學思想．如老聃莊周一派．道教是無聊的宗教．最初由黃巾賊張角．以符呪煽惑人心．後來愈演愈厲．成爲江西龍虎山張天師一派．道教自東漢末起．二千年來．在社會上有極大勢力．直至去年．黨軍入江西．才把張天師趕走．道教初起的時候．符呪騙人．其中無甚奧義．其後愚民信之者衆．這才野心勃發．想樹立一大宗派．會佛教自印度輸入．道教與之爭勝．造出許多無聊的書．現在道藏中．黃帝著作．幾達百種．老聃莊周．亦各數十種．諸如此類．僞書甚多．其目的在與佛教爭勝．或與儒家爭勝．年代愈久．書目愈增．到現在不可勝數了．

佛教本身僞書亦復不少佛經從域外輸入辭義艱深晦澀不易理會譯書比自己作書還難大家都有這種經驗的六朝隋唐之間佛教盛行眞的佛典正確翻譯過來一般人看不懂於是投機的人東拚西湊用佛家的話雜以周秦諸子的話看時易解人人都喜歡誦但不是佛經原樣了佛徒爲增進自己勢力起見爲同大師爭名起見一意迎合常人心理不惜假造僞書的往往有之如楞嚴經直到現在大家還以爲佛教入門寶籍就是因爲其中思想與我國思想接近然而楞嚴經便不可靠其他無聊作品不如楞嚴經的還多得很哪

四炫名 這種動機比邀賞好一點不過還是卑劣祇是爲外來的虛榮不是爲自己的主張假造列子的張湛學得當時學者對於老莊的註解甚多若不別開生面不能不出風頭而列禦寇這個人莊子中說及過漢書藝文志又有列子八篇之目於是搜集前說附以己見作爲列子一書自編自註果然因此大出風頭在未曾認爲假書之前他的聲名與王弼向秀何晏並稱這算是走偏鋒以炫名竟能如願以償

又如楊愼生平喜歡吹淵炫博一心要他人所未看之書本來一個人講學祇問見地之有無不問學識之博否但楊老先生則不然專以博學爲貴太平御覽是中國很大的一部類書根據修文御覽而出修文御覽早佚楊老先生偏說他曾看見過後來的人因爲知道他手脚不乾淨所以對於他所說所寫的都不十分相信否則以他的話作根據一口說修文御覽明時尚有此書豈非受愚

再如豐坊爲明代一大藏書家范氏天一閣所藏之書多半從豐氏得來豐氏累代藏書購置極富第三代坊好書尤酷他家裏所藏抄本誠然很多足以自豪但他猶以爲未足偏要添造些假的如子貢易傳子夏詩傳晉史乘楚檮杌之類眞是可笑豐坊又好書又好名他的喜歡假造書許有點神經病作用晚年眞的祕本固不足以

滿他的慾望。假造之書似乎又趕造不及。結果。竟得神經病而死。

五誣善。　造作僞書誣毀旁人。譬如前回所講涑水記聞是後人假司馬光之名。痛詆王安石。幸存錄。是後人假夏允彝之名。毀謗東林黨。其實皆本無此書。或有此書而無毀人的話。係後人假造或參雜進去的。還有想害某人。故意栽贓。如宋魏泰。欲害梅聖俞。故作碧雲騢一書。託名爲梅聖俞撰。碧雲騢者。謂馬有旋毛。品格雖貴。不能掩其旋毛之醜。全書一卷。所載皆歷詆當時朝士的話。欲藉此引起公憤。不幸後來讓人發覺了。

有一種人費了許多心血作成一部書。想出自己的名字。又覺得不方便。想拋棄了。似乎又捨不得。於是造一個假名。拿去付印。如香奩集本爲和凝所作。在文學界價值很高。惟其中講戀愛的話太多。和凝作宰相後。覺得與自己身分不稱。乃嫁名韓偓所作。其實和凝在當時有曲子相公之名。就說香奩集是他自己所作豔體詩。亦無不可。偏要故意規避。其動機雖非純粹出於誣善。然有點相近。終究是不正當。

六掠美。　這類人在學術界很多。如前回所說郭象的莊子注。是盜竊向秀的。王鴻緒的明史稿。是盜竊萬斯同的。莊子注還好。沒有什麼大錯。明史稿就改得很不堪。所謂點金成鐵。令我們讀去。常有不睹原稿之憾。又如谷應泰明史記事本末。編制排比。詳略得中。允推佳製。但據邵念魯思復堂文集遺民傳。稱爲山陰張岱所撰。谷應泰以五百金購得之。果爾。我們對於谷氏。不能不說他有掠美的嫌疑了。

有意作僞之書。除第一種動機可原外。其餘五種動機皆壞。

乙　非有意作僞的

有許多書。作者不僞。後人胡猜瞎派。名稱內容遂亂。既然要辨別古書。這種著作。也不能存而不論。以下分爲子

丑兩部說明之

子　全書誤題或妄題者。

這類作品又可分爲四類。

一因篇中有某人名而誤題。　如素問一書。最早是戰國末年的作品。稍晚則在西漢末葉始出爲中國一部頂古的醫書其中雖然可議的地方很多然亦至可寶貴古代醫學知識可考見的多賴此書原書作者姓名不傳。今稱黃帝素問或稱黃帝內經還有一部靈樞作者姓名亦不傳今稱靈樞鍼經或稱黃帝鍼經做書的人本來不想作僞然因爲素問起首有『黃帝問於歧伯曰……』的話乃屬作者假爲黃帝歧伯問答之詞以發抒其醫學上的見解而後人不察卽以此誤會爲黃帝所作是以今人稱贊名醫說他『術精歧黃』以此又如周髀算經一書當屬漢人作品爲中國一部最古的數學書價值亦極寶貴原書作者姓名不傳後人因爲起首有『周公問於商高曰……』的話遂誤爲周公所作實則『周』是講圓『髀』是講股等於現在的幾何三角其稱周公商高亦不過作者假古人的名字以發抒其數學上的見解初非有意作僞後人不察硬派爲周公所作於是一圓一股的『周』『髀』便成爲周公的一條腿了許多古書皆以有古人問答之詞因而得名。

二因書中多述某人行事或言論而得名。　這類書與前一類相近亦以戰國西漢時代爲最多如孝經一書不惟不是孔門著作而且不是先秦遺書乃漢儒抄襲左傳益以己見雜湊而成後人因爲裏邊講曾子的話及曾子所作的事很多遂以爲曾參所作實大誤此書若認爲漢儒作品有相當的價值若認爲孔門作品則牴牾掛

漏之處特多。

又如管子及商君書本爲戰國末年著作，其中不過多載管仲商鞅的話及其行事而已。關於管仲商鞅死後的事情記載亦復不少。若認爲戰國末年法家作品，其價值極高，有許多很好的參考資料。若認爲管商本人所作，則萬萬說不通。這種書作者沒有標出姓名，大致是一種類書雜記各項言語行事。起初並不是誠心作僞，乃後人看見書中多述某人言行，從而附會之，因此得名。

三 不得主名而臆推妄題　許多很有價值的書籍，因爲尋不着主名，就編派到一個闊人身上。如山海經是一部古代神話集成，最古的部分許是春秋戰國時人手筆，最晚的部分當出於西漢東漢之間。因爲其中多荒誕之語，歷代皆認爲一部異書。史記雖引其名，但未言爲何人所作。惟列子曾說「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後人因爲太史公都看見過，相信確有其書，列子又有這套話，遂編派爲大禹伯益所作。實在書中多載春秋戰國地名，至早以春秋爲止，絕不會出在三代以前。

又如難經是中國醫學界最有名的古書，內中載八十一個醫學上的難題及其答案，當係東漢末三國時人所作。與素問靈樞齊名。素問靈樞要早點就派給黃帝，難經稍晚點就派給秦越人。因爲秦越人（扁鵲）是戰國時代最有名的醫生，非他似乎不能有此傑作。當初作難經的人，何嘗有意造假，都是後人摸不着主名，無端編派到扁鵲名下。

古書如此，近代之書亦然。如坊間通行的黃梨洲集中有鄭成功傳，作品雖然不壞，然絕非黃氏手筆。一則文筆不像，再則恭維滿清，有「聖朝」「大兵」等語，與黃氏身分不稱。黃爲明室遺民，滿洲入關，抵死不肯屈節，安

有恭維滿清之理。大抵當時有人作鄭成功傳然因他種關係不敢自出主名。後人因為梨洲有行朝錄。言魯王唐王之事甚詳。鄭成功為排滿中堅分子為之作傳者。必係梨洲無疑。遂把此傳收入黃氏集中。鑄此大錯。諸如此類作者無心造假。後人瞎亂胡猜。遂致張冠李戴。古書如此字畫詩詞亦然。所以無名漢碑往往誤認為蔡邕所書。無名唐畫往往誤認為吳道子所作。古詩十九首後人多謂出自枚乘。菩薩蠻憶秦娥兩闋後人多謂出自李白。事情雖不一樣。道理完全相同。我們從事研究的人。切忌不要為虛名所誤。

四。本有主名不察而妄題。　如越絕書記江浙間事甚詳。為漢魏時人所作。作者滑稽好戲。不顧明標主名。故意在書後作了四句隱語。『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我們看這四句話。明明白白知道是袁康二字。作者姓袁名康。還有什麼問題。後人不察。偏要編派在一個名人身上。以為書中多記吳越之事。細考孔門弟子中。惟子貢曾到越國。遂指為子貢所作。今四庫全書仍題為子貢撰。這是多麼可笑一件事情。

佛經中有一部牟子理惑論。係中國人最先批評佛教的著作。共三十七章。極有價值。自序云『靈帝時遭世亂離。避地交州。著書不仕。』把時代經歷地方都說得很明白。隋書經籍志因為作者姓牟。而姓牟的人只有牟融最知名。遂題為牟融作。已經大錯了。唐書藝文志更糊塗。又考出牟融官職。給他加上官銜。題漢太尉牟融作。本來是隱士。忽然變作達官。本來在安南。忽然跑到中原。本當桓靈時代。忽然提到光武。前後相差兩百年。書錯還是小事。後人根據作者姓名。用以推斷佛教。說佛教之輸入。確在光武之前。牟融時已經很發達了。這樣一來。那眞是受害不淺。

丑　部分誤編或附入。

這類作品又可分爲五類。

一.類書誤作專書　如管子全書非一人一時所作。乃雜誌體裒集若干篇法家言並未標明何人所作。其中弟子職內業等篇與全書體例不符。範圍文體皆有出入。可見顯係雜抄之書無疑。若認爲一部類書到還可以若認爲一種專書那就錯了。因爲其中講管子的話很多。所以名之管子。實非管仲所作。

二.注解與正文同列混入正文　莊子一書。內篇是莊周所作。外篇乃後人注解莊周之書。抄書的人。抄了內篇又把注解一併抄下。統名之爲莊子。但是內篇外篇內容文體俱不相同。一見可以瞭然。絕不能認爲出自一人之手。如認內篇爲正文。則外篇雜篇。必爲注解。如認外篇雜篇非注解。則外篇雜篇。必爲後人所僞託。總之不是莊周所作的東西。

一部之中有注解附入正文處。一篇之中。亦有注解附入正文處。因爲古代用竹簡。正文是刀刻或漆書。注解亦是刀刻或漆書。沒有法子區別。如禮記王制篇最末一段。『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下面一段。『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這兩段皆與本文無關。當係注解或者後人讀周禮。讀到此處。作了一點考證的功夫。因而隨筆記下。所以與正文連接不起來。

有時讀者在書的空白處。記下幾行旁的事情。本來豪無關係。後人看見。誤認成爲足本。如論語季氏章最末一段『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這幾句話毫無意義。孔子不會這樣講。微子章末一段『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這幾句話。亦復毫無意義。不像孔子口脗。論語前幾篇。不相干的話還少。後幾篇。不相干的話很多。前人

以爲奇文奧義．其實不過後人信筆寫上的備忘錄而已．

三．獻書時求增篇幅． 前面講歷代帝王廣開獻書之路．有許多人立心不良．造假書以邀賞．又因爲賞之重輕．以卷數之多寡爲準．所以有人割裂他書篇幅充數．以求賞賜．增加周秦諸子．同一篇文章往往彼此互見．如韓非子頭一篇．就與戰國策內一篇相同．不是獻韓非子的人盜竊戰國策．就是獻戰國策的人盜竊韓非子．此類作品．秦漢之間甚多．所以管子中的弟子職內業兩篇．與全書體例不同．大致是獻書的人牟利邀賞．隨意竄入的．

四．後人續作． 後人續作前人之書．本來無心造假．然而原作與續作相混．於是生出許多破綻．最顯明的例子是史記．司馬遷作史記．共一百三十篇．現存之本．差不多有一小半不是太史公作的．其中記載司馬遷死後十幾年乃至一百年的事情甚多．但這不是續作的人有心造假．實因感覺着有續作的必要．史通正史篇說．『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而褚少孫．班彪．班固．尚不在內．由此看來．漢代續史記的人．有十八人之多．無怪史記一書破綻百出了．其中惟褚少孫所續．標明『褚先生曰……』數字．尚可識別．其餘十七人的手筆．大都無法辨認．所以有人說司馬遷活到八十．九十．乃至百二十歲．使得後人徬徨迷惑．

五．編輯的人無識貪多． 這種情形．古代有之．而以近代爲尤甚．如前回所講李太白集．蘇東坡集．本人皆未寫定．死後由門生弟子陸續編成．編書的人．抱定以多爲貴主義．好像買菜．苦口求添．而眼光不到．不足以識別眞

假因此有許多他人作品得以乘機攔入這不能怪編書的人有意造假他的本心只覺得片紙隻字皆可寶貴殊不知已造成碔砆亂玉的惡果了

有意作假動機很壞非辨別不可無意作假雖無壞的動機亦當加以考訂爲求眞正知識爲得徹底了解起見對於古書應當取此種態度否則年代錯亂思潮混雜是非顚倒在學術界遺害甚大而且研究的結論如果建築在假的材料上一定站不住很容易爲他人所駁倒以上把僞書的種類作僞的來歷年代錯亂的原因簡單的說明如此

第三章　辨僞學的發達

既然有了許多僞書僞書裏又包含了許多僞事當然免不了學者的懷疑所以僞書發生於戰國而戰國時的學者也跟著發生疑心了孟子是戰國初年的人他已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雖然他因抱着了仁者之師必不多有殘殺的成見所以疑武成說的『血流漂杵』理由並不充足但我們可從這上看出當時的人已不漸漸相信古書了戰國末韓非子也曾懷疑諸子百家的僞造古事他說『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與定儒墨之誠乎』雖不是說某部書是假的却已明明說出諸子百家信口傳說的不可信了

但這不過是對於僞書僞說的一種懷疑而已還沒有做積極的辨僞工夫更沒有一定的辨僞方法和標準所以先秦僞書僞說留傳到漢朝的實在不少司馬遷當漢武帝的時候眼看見異說紛紜古事淪沒發憤著書想

『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當那種眞僞雜出的史料堆積在他面前當然不能盡數收錄．當然不能不用存眞去僞的工夫．他因爲『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而以『不離古文者近是．』因爲『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而『列其行事．次其時序．』因爲『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難以稱述．故『考信於六藝．』因爲『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均之未睹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這種先拿一種可信的書籍做標準而以其他百家言爲僞的方法．雖然免不了危險．但先秦諸子的許多僞說僞書．給他這麼一來．便不能延續生命了．我們可以說作史學的始祖是司馬遷．辨僞學的始祖也是司馬遷．從他以後．漢朝學者對於書的眞僞．已有很明瞭的辨別眼光．如漢成帝時．張霸僞造百兩篇尙書．當時成帝便拿出中祕的百篇尙書來比較．立刻便發覺是假的．這便是一個證據．

西漢末．學術界起了今古文之爭．當時的學者顯分二派．劉歆是古文家．替古文辨護．想建立左氏春秋傳毛詩逸禮和古文尙書等博士．漢成帝叫太常博士討論這個問題．那些博士都是今文家．相信今文．懷疑晚出的古文書是假造的．大家都不肯置對．劉歆寫一封信給那些人．說明古文是孔子的遺經．責讓他們不應該懷疑．太常博士都很怨恨．光祿大夫龔遂大司空師丹王莽的左將軍公孫祿先後攻擊劉歆．說他『顚倒五經．令學士疑惑．』這個案子．一直到現在還未解決．究竟古文的書全是僞呢．還是一部分僞．歷代學者．說法不同．但我們可以說．在西漢末．那些今文家懷疑晚出的古文而極力想方法辨別古文的僞．這種羣體的辨僞工作．總是可貴．

班固的漢書不惟儒林傳已把造僞辨僞的事情告訴我們。藝文志更說得明白。如文子九篇。班固自注云『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力牧二十二篇注云『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孔甲盤盂二十六篇注云。『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大禹三十七篇注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神農二十篇注云『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伊尹說二十七篇注云。『其語淺薄似依託也』天乙三篇注云。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黃帝說四十篇注云『迂誕依託』這類託古的僞書經班固辨別的有四五十種。我們知道班固的藝文志是根據劉歆的七略做的七略又本於劉向的別錄。可見辨僞學在西漢末已很發達了。雖然劉歆竭力辨護晚出的古文。

今古文之爭。到了東漢便漸漸消沈了。但是當馬融鄭玄正在融和今古文注解三禮尙書……的時候。鄭玄的弟子臨孝存却根本不相信周禮說是「末世瀆亂不經之書」專門做了十論七難來辨別周禮不是眞的。這十論七難雖然不存但總算是專書辨僞的最早一部書。另外何休也曾經說「周禮是六國陰謀書」王充的論衡尤其表現懷疑的精神。攻擊無稽的古史。趙歧注孟子以外篇『其文不能閎深』刪去不注可見東漢學者也很注意辨僞。

自三國到隋。一般學者都跑到淸談和辭章方面去了。對於考證的事業。很不注意。尤其沒有懷疑的精神。我們若想在儒家方面找辨僞的遺蹟。幾乎是不可能的。（中間只有郭象對於莊子外篇雜篇懷疑）但若轉移眼光到研究佛敎的人身上去便可以知道他們對於佛經的僞書是非常的注意。東晉的道安編佛經目錄。把可疑的佛經。另外編入一門。叫做疑經錄。因爲他這樣。所以後來編佛經的都很注意僞書了。

隋衆經目錄乃合沙門及學士等撰分別五例第四例是疑僞專收可疑或確僞的佛經也是依道安的成例。又有一部別本衆經目錄是沙門法經做的。把三藏分做六部。每部又分六節。第四五節叫做疑惑僞妄。把疑惑的佛經從僞妄的佛經分出。比較佛經目錄隋衆經目錄更加精細。更加愼重了。從這點看隋唐間的佛經目錄學發達到最高度。只要佛經稍有可疑。決不容他和眞經淆混。却不幸中唐編開元釋敎錄只知貪多。不知辨僞。把法經已認爲僞的書也編入眞書裏。毫無分別。從此佛經辨僞學便漸漸衰微了。

李唐一代。經學家篤守師法。不能自出別裁。文學家專喜創造。不肯留心往蹟。我們若想從中唐以前找一個切實的用科學精神來研究古書的人是不可能的。辨僞的學者。更不必說了。中唐以後。風氣轉變。大家已感覺注疏家的瑣碎拘牽。趙匡啖助對於春秋的研究便已不是墨守師法。已別開生面了。大家苦於注疏的呆板。不能不在經書以外另找別的古書——子書——來滿足自己的學問慾。既須找了。便不能不對於古書加以辨別或批評。這種趨勢。可舉柳宗元做一個代表。柳宗元雖是一個文學家。雖和韓愈齊名。但他對於社會政治。都有特別見解。比韓愈來得強。而且喜歡研究古書。懷疑古書。他斷定鶡冠子亢倉子鬼谷子文子列子是僞書。他斷定晏子春秋是墨子之徒有齊人者做的。都很的確。然柳宗元雖能辨子書之僞。而却不能大胆的懷疑經書。比他更早而能疑古惑經的。武則天的時代已出了一位史學家劉知幾。劉知幾羅列許多證據。指出尚書春秋論語孟子對於古史的妄測虛增或矛盾錯謬。直接的。籠統的。攻擊五經和上古之書眞僞不分。貽惑後世。在那種辨僞學衰微已久的空氣中首先引導學者做自由的研究。開後來的風氣的。劉知幾總是頭一個不能不令我們佩服。

到了宋朝，辨僞學便很發達了。宋人爲學的方法，根本和漢人不同，他們能夠自出心裁去看古書，不肯墨守訓詁，不肯專取守一先生之言的態度，他們的胆子很大，漢唐人所不敢說的話，他們敢說，前人已經論定的名言，他們必求一個可信不可信，在這種風氣之下，產生了不少的新見解，實在是宋人的特別處。我們考究他的淵源，却不能不認他們受了啖助趙匡柳宗元的影響。

宋人最先懷疑古書的是歐陽修，他做了一篇易童子問，易經的繫詞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向來認爲孔子做的，價值在論語之上，他却根本不相信這說而推翻之，此外對於左傳周禮都有懷疑的批評，他總不愧爲北宋辨僞學者的第一個，此外王安石蘇軾司馬光都能表示這種解放的自由研究的精神，都有疑古辨僞的成績，我們也不必詳講了。——如王安石疑春秋，司馬光疑孟子之類——

南宋朱熹，一方面是兩宋道學的集大成者，一方面是注解古書用功最多的人，他不但不給古來的注疏拘牽，而且很大胆的表彰吳棫懷疑古文尙書不是眞書的論調，自從他們提出這問題以後，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到了清初閻若璩才完全證實了。閻若璩的成功，不能不賴吳棫朱熹的發問，這可見朱熹在辨僞學的價值了。此外他對於周禮和先秦諸子也提出了很多疑問，雖然他所注的書也不免有假的，但他開後來懷疑辨僞的路，在南宋總是第一人。

和朱熹同時的有葉適，他著的習學記言序目，對於經部許多書都很懷疑，也不相信易經的十翼是孔子做的，對於諸子如管子晏子孫子司馬法六韜老子都有所論辨，而且很有價值，觀察的方法也很對。

朱葉以後，陳振孫著直齋書錄解題，晁公武著郡齋讀書志，王應麟著漢書藝文志考證，雖然是一種書目，同劉

向的別錄劉歆的七略一樣，却都能夠對於僞書提出許多懷疑的論調和問題，供後人的探討。固然他們所說的多半引用前人之說，但他們自己所發明的也已不少。這三部書至今尚存，他們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此外朱熹的再傳弟子黃震著了一部黃氏日抄，裏頭很有幾條是辨僞古文尚書的，有幾條是辨僞諸子的。另外還有一位趙汝楳著了一部周易輯聞，專辨十翼不是孔子做的，比歐陽修還更徹底。這些都是南宋的人，可見南宋的辨僞學很發達。

元朝在文化史上是閏位，比較的任何學術都很少貢獻。在辨僞方面也是如此，所以現在不講。

明初宋濂著諸子辯一卷，辨別四十部子書的眞僞。從前的人往往在筆記文集或書目中帶說幾句辨僞的話，沒有專著一卷書來辨許多書的僞的。宋濂却和前人不同。我們可以說專著一書以博辨羣書的，宋濂是第一個。

明朝中葉，梅鷟著尚書考異，認僞古文尚書二十五篇是皇甫謐做的。自朱熹以後，數百年無人注意尚書的眞僞，到了他才首先發難，漸漸的用科學方法來辨僞，開了後來辨僞的許多法門。雖然結論錯了，而價值還是不小。此外，焦竑的筆乘，王世貞的四部乙稾也有些辨僞書的話。

晚明出了一位辨僞大師，叫做胡應麟，著了一部四部正譌。宋濂的諸子辨不過是文集裏的長篇文章，仍舊放在雜著之部，而且沒有博辨羣書的眞僞，發明通用的方法，還不算專書。專著一書去辨別一切僞書，有原理有方法的，胡應麟著四部正譌是第一次。他所辨的書固然不多，他所辨別的眞僞固然不能完全靠得住，但經史子集四部的書大都曾經過他的研究，而可供後人的參考。他那部書的開首幾段說明辨僞的需要，僞書的種

類和來歷。和我前次講的略同。我也略採他的意見。那書的末尾幾段講辨偽的方法。應用的工具。經過的歷程。全書發明了許多原理原則首尾完備條理整齊眞是有辨偽學以來的第一部著作。我們也可以說辨偽學到了此時才成爲一種學問。

清朝學術極發達。因爲一般學者大都能用科學方法去整理古書。這種科學精神的發動。很可以說是從辨偽引導出來的。其中辨偽最有名的是閻若璩胡渭。閻若璩的最大功勞是著了一部尚書古文疏證。把僞古文尚書的案件。從朱熹梅鷟胡應麟等所懷疑而未能決定的。用種種鐵證。證明了。正式宣告僞古文的死刑。同時惠棟也著了一部古文尚書考。和閻若璩的結論一樣。從此沒有人相信僞古文尚書了。

胡渭著易圖明辨專辨宋朝所傳的太極圖河圖洛書。用種種方法證明那是宋初時和尚道士。東拉西扯。胡亂湊成的。和周公孔子漢人唐人全無關係。把宋朝以後的所謂易學的烏煙瘴氣都掃清了。這書和尚書古文疏證在現在看來。雖是粗疏的地方很多。而其實事求是的精神。實開後來一般學者用科學方法治學的先聲。是不可磨滅的。但這種專攻一書的書。和四部正譌的性質不同。前者利用已經成立的原則。已經發明的方法。去判決一部書的眞僞問題。後者因辨別種種僞書。從而發明種種方法。成立種種原則。而皆是最有力的辨僞書。同時有二部和四部正譌性質相同的書。一部是萬斯同的羣書疑辨。一部是姚際恆的古今僞書考。萬斯同是史學大家。他那書對於周禮儀禮左傳易傳等書。都有懷疑的論辨。其他諸書經他判別的也很多。而他的長兄斯大專著一部周官辨非。辨周禮是僞書。尤其徹底。姚際恆那部書的體例和四部正譌相差不遠。所辨的僞書却較多。他究竟曾見四部正譌與否。還未能決定。但他的胆子比胡應麟大得多。胡應麟辨經解子史諸集的僞。

却不敢疑經的本文他可不客氣的根本攻擊周禮毛詩等書直疑其僞他又做了九經通論很詳細的辨別九經的眞僞可惜已殘逸大半了古今僞書考辨別九十二部書的眞僞雖然有些不很重要的書他經研究而且沒有發明多少原則似乎比四部正譌的價値較低但同是最重要的辨僞書同是我們所不可不參考的諸君可以拿來看看好在那二書的篇幅很少有二天的時間就可看完看了可以知道僞書的大概和辨別的方法如欲訓練自己的腦筋利用原有的方法去辨別一書的眞僞那麼尙書古文疏證和易圖明辨都很可以幫助我們

上面說的閻若璩胡渭萬斯同姚際恆惠棟五人可以做淸初辨僞學的代表到了乾隆時代這種辨僞風氣仍舊很盛其中孫志祖著了一部家語疏證范家相著了一部家語證譌把孔子家語是王肅僞造的公案宣布了家語疏證的體例和尙書古文疏證一樣都是取漢書儒林傳『疏通證明之』之義這種工作因辨古文尙書之僞而牽連到尙書孔安國注論語孔安國注孝經鄭玄注漸漸的都證明是假的了

同時出了一位名聲很小的辨僞大家就是著考信錄的崔述他把春秋以後諸子百家傳說的古事一件一件的審查辨別那是眞的那是假的使得古史的眞相不致給傳說遮蔽他雖然專辨僞事却也不能不順帶辨僞書他雖然迷信五經論語孟子却也不能不疑其一小部分他辨僞的方法除了『考信於六藝』以外還有許多高妙的法門他解釋作僞的原因能够求得必要的條件尤其是他那種處處懷疑事事求眞的精神發人神智實在不少他的遺書百年來看見的人很少最近才有人表揚刊布使史學界發生很大的影響

嘉慶以後辨僞的方向稍稍變了西漢今古文之爭經過了西漢末諸儒的調和已消沉了千餘年到了此時忽

然又翻案了。翻案最有力的人是劉逢祿魏源。劉逢祿治公羊之學。認春秋公羊傳是可靠。疑左氏傳是僞書。著了一部左氏春秋考證。對於春秋古文家起了一種反動。魏源著了一部詩古微。不相信毛詩而宗齊魯韓三家。又著了一部書古微。不特認僞古文尚書是假的。而且根本疑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十六篇』全是假的。他們所發的問題。都和清初不同。王肅造僞古文尚書。清初已破案。王肅造的許多僞書也跟著辨清了。劉歆造僞。顛倒五經的公案。到了劉逢祿魏源才發生問題。比清初更進一步了。

有清之末。吾師康南海先生專著一部新學僞經考。把西漢迄清今古文之爭算一個總賬。認西漢新出的古文書全是假的。承劉魏之後而集其大成。使古書的大部分如周禮左傳毛詩毛詩傳和劉歆所改竄的書根本搖動。使當時的思想界也跟著發生激烈的搖動。所以當時的人沒有不看他是怪物的。他提倡維新變法固然振盪人心。他打倒歷代相傳神聖不可侵犯的古經。尤其使人心不能不激變。清末更無人可以和他比較了。

最近疑古最勇。辨僞最力的。可舉二人作代表。一個是胡適。一個是錢玄同。我們看辨僞學者的手段。眞是一步比一步厲害。康南海先生比較劉逢祿魏源已更進步了。胡適比康先生又更進一步。到了錢玄同不但疑古。而且以改姓疑古。比胡適又更徹底了。他們的成績雖不很多。但懷疑的精神已因他們的鼓吹而偏入學術界。

至於我。雖然勇於疑古。比起他們。也已瞠乎其後。我生性便如此。一面儘管疑古。一面仍帶保守性。當我少年幫助康先生做新學僞經考的時候。雖得他的啓發思想的補助不少。一面也疑心他不免有些武斷的地方。想修正其一部分。最近對於胡適疑古錢玄同等用科學的方法和精神提出無人懷疑的許多問題。雖然不能完全同情。最少認爲有力的假定。經過了長期的研究。許有一天可以證實的。但如錢玄同之以疑古爲姓。有一點變

爲以疑古辨僞爲職業的性質，不免有些辨得太過，疑得太過的地方，我們不必完全贊成他們辨僞的結論。但這種精神總是可貴的。他們辨僞的結論，若有錯了，自然有人出來洗刷，不致使眞事眞書含冤。若不錯，那麼，僞事僞書便無遁形了。所以我們如努力求眞，這種辨學的發達是大有希望的。

第四章　辨別僞書及考證年代的方法

四部正譌的最後，論辨僞之法有八。

『凡覈僞書之道，覈之七略以觀其源，覈之羣志以觀其緒，覈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覈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覈之文以觀其體，覈之事以觀其時，覈之撰者以觀其托，覈之傳者以觀其人。覈茲八者，而古今贋籍無隱情矣。』

這段話發明了辨僞的幾個大原則，大概都很對。我現在所講的略用他的方法，而歸納爲兩個系統。

甲、就傳授統緒上辨別。

乙、就文義內容上辨別。

一則注重書的來源，一則注重書的本身。前者和四部正譌的第一、第二、第七、第八四個方法相近，後者和四部正譌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四個方法相近，而詳略重輕却各不同。

甲　從傳授統緒上辨別。

這有八種看法。

一從舊志不著錄而定其僞或可疑。最古的志——最古的書目是西漢末劉歆的七略和東漢初班固的漢書藝文志（略稱漢志）漢志是依傍七略做的相距的時代很近所以七略雖亡漢志儘可代他的功用我們想研究古書在秦始皇以前的情形和數目是沒有法子考證的因爲古書的大半都給秦始皇楚霸王燒掉了。西漢一代勤求古書民間藏匿的書都跑到皇帝的內府——中祕——去了劉歆編校中祕之書著於七略他認爲假的而不忍割愛的則有之有這部書而不著錄的却沒有我們想找三代先秦的書看除了信漢志以外別無可信所以凡劉歆所不見而數百年後忽又出現萬無此理這個大原則的唯一的例外便是晉朝在汲郡魏襄王冢所發現的書的確是劉歆等所未看見漢志所未著錄的我們除汲冢書以外無論拿著一部什麼古書只要是在西漢以前的應該以漢志有沒有這部書名做第一個標準若是沒有便是僞書或可疑之書。譬如子夏易傳漢志沒有隋書經籍志（略稱隋志）忽有漢人看不見的書如何六朝人能見之又如子貢詩傳漢志隋志和宋朝的崇文總目都沒有明末忽然出現從前藏在何處又如連山歸藏漢志都沒有隋志忽有歸藏唐志忽有連山假使夏商果有此二書爲甚麼漢志不著錄又如僞古文尚書孔安國傳漢志和史記漢書的列傳都沒有說東漢末的馬融鄭玄晉初的杜預都沒有見假使孔安國果然著了此書爲甚麼從同時的人起一直到晉初的人止都不見而東晉人反得見又如鬼谷子漢志無隋志有亢倉子漢志隋志都無崇文總目忽有這都是最初不錄後來忽出當然須懷疑而辨其僞。

二從前志著錄後志已佚而定其僞或可疑。　如關尹子漢志著錄說有九篇隋志沒有漢志雖然有之真僞尚是問題六朝亡了所以隋志未錄而後來唐末宋初忽然又有一部出現如果原書未亡佚那麼隋朝牛弘能見

萬種書而不能見關尹子唐朝數百年沒有人見關尹子到了宋初又才發現誰能相信這種當然是僞書

三從今本和舊志說的卷數篇數不同而定其僞或可疑　這有二種一是減少的一是增多的減少的如漢志有家語二十七卷到了唐書藝文志（略稱唐志）却有王肅注的家語十卷所以顏師古注漢志說非今所有家語可見王注絕非漢志原物又如漢志已定鬻子二十二篇爲後人假託而今本鬻子才一卷十四篇又說公孫龍子有十四篇而今本才六篇又說愼子有二十四篇而唐志說有十卷崇文總目說有三十七篇而今本才五篇這都是時代愈近篇數愈少這還可以說也許是後來亡佚了又有一種時代愈後篇數愈多的這可沒有法子辯說他不是僞書如鶡冠子漢志才一篇唐朝韓愈看見的已多至十九篇宋朝崇文總目著錄的却有三十篇其實漢志已明說鶡冠子是後人假託的書韓愈讀的又已非漢志錄的已是僞中僞崇文總目著錄的又非韓愈讀的更是僞中的僞又出僞了又如文子漢志說有九篇馬總意林却說有十三篇這種或增或減篇數已異內容必變可以決定是僞書最少也要懷疑再從別種方法定其眞僞

四從舊志無著者姓名而定後人隨便附上去的姓名是僞　如文子漢志沒有著者姓名馬總意林說是春秋末范蠡的老師計然做的而且說計然姓章漢人所不知唐人反能知之其實文子本身已是僞書竊取淮南子的唾餘而成何況憑空又添上一個不相干的人名呢

五從舊志或注家已明言是僞書而信其說　如漢志已有很多注明依託他所謂依託的至少已辨別是假那種書大半不存存的必僞又如顏師古注漢志孔子家語說「非今所有家語」他們必有所見才說這個話我們當然不能信他所疑的僞書又如隋衆經目錄編大乘起信論於疑惑類說「徧查眞諦錄無此書」法經著

隋衆經目錄，時距眞諦死不過三十年，最少可以證明這書不是眞的。

六、後人說某書出現於某時，而那時人並未看見那書，從這上可斷定那書是僞。　如僞古文尙書十六篇，說是西漢武帝時發現的，孔安國曾經作傳，東漢末馬融鄭玄，又曾經作注，其實我們看西漢人引尙書的話，都不在僞古文十六篇之內，而馬融尙書注雖然佚了，現在也還保留一點，並沒有注那十六篇，他們常引佚書在今本僞古文十六篇之內，可見馬鄭以前的人，並沒有看見今本僞古文尙書，一定是三國以後的人假造的，不但如此，杜預是晉初的人，他注左傳也常引佚書，而不言尙書，可見僞古文尙書，還在他以後才出現，而造假的偏想騙人說是西漢出現的眞書，誰肯相信呢。

七、書初出現，已發生許多問題，或有人證明是僞造，我們當然不能相信。　如張霸僞造的百兩尙書，不久卽知其僞，尙書泰誓篇，從河間女子得來，馬融當時便已懷疑，這種書若還未佚，我們應當注意。

八、從書的來歷曖昧不明而定其僞。　所謂來歷曖昧不明，可分二種，一是出現的，二是傳授的，前者如古文尙書，說是出於壁中，這個壁不知是誰的壁，有人說秦始皇焚書，伏生藏書壁中，到了漢朝，除藏書之禁，打開壁取出書來，却已少了許多了，有人說孔子自己先知將來有一個秦始皇會焚他的書，預藏壁中，到了漢魯共王，拆壞孔子的屋子，在壁間發現了古文尙書禮記論語孝經等書，這二說都出於漢書，究竟那說可信呢，像這類出現的來歷不明的很多，如尙書的舜典，說是從大航頭找得，其實不過把堯典下半篇分出來，加上二十八字，而另成一篇，又如張湛注列子，前面有一篇敍，說是當五胡亂華時，從他的外祖王家得來的孤本，後來南渡長江，失了五篇，後又從一個姓王的得來三篇，後來又怎樣得來二篇，眞是像煞有介事，若眞列子果是眞書，怎麼西

晉人都不知道，有這樣一部書，像這種奇離的出現，我們不可不細細的審查，根究，而且還可以徑從其奇離，而斷定爲作僞之確證。

至於傳授的曖昧，這類也很多。如毛詩小序的傳授，便有種種的異說。有的說子夏五傳至毛公，有的說子夏八傳至毛公，有的說是由衞宏傳出的。我們從這統緒紛紜上，可以看出裏面必有毛病。這種傳授時，和出現的曖昧，都可以給我們以讀書得間的機會。由此追究，可以辨別書的眞僞。

乙 從文義內容上辨別

上面講的注重書的來歷，現在講的注重書的本身。從書的本身上辨別，最須用很麻煩的科學方法。方法有五，

一從字句罅漏處辨別。 作僞的人常常不知不覺的漏出其僞跡於字句之間。我們從此等小處著眼，常有重大的發現。其年代錯題者，也可從這些地方考出。這又可分三種看法。

(子)從人的稱謂上辨別 這又可分三種。

(A)書中引述某人語，則必非某人作。若書是某人做的，必無『某某曰』之詞。 例如繫辭文言說是孔子做的，但其中有許多『子曰』。若眞是孔子做的，便不應如此。若『子曰』眞是孔子說，繫辭文言便非孔子所能專有。又如孝經，有人說是曾子做的，有人直以爲孔子做的。其實起首『仲尼居，曾子侍』二句便已講不通。若是孔子做的，便不應稱弟子爲曾子。若是曾子做的，更不應自稱爲子而呼師之字。我們更從別的方法可以考定孝經乃是漢初的人所做，至少也是戰國末的人所做，和孔曾那有什麼關係呢。

(B)書中稱謚的人出於作者之後，可知是書非作者自著。 人死始稱謚，生人不能稱謚，是周初以後的通例。

管仲死在齊桓公之前。自然不知齊桓公的謚。但管子說是管仲做的。卻稱齊桓公。不稱齊君齊侯。誰相信。商鞅在秦孝公死後卽逃亡被殺。自然無暇著書。若著書在孝公生時。便不知孝公的謚。但商君書說是商鞅做的。卻大稱其秦孝公。究竟是在孝公生前著的呢。還是在孝公死後著的。

(C)說是甲朝人的書。卻避乙朝皇帝的諱。可知一定是乙朝人做的。　漢後的書對於本朝皇帝必避諱。如晉書是唐人修的。所以避李淵李虎的諱。改陶淵明爲陶泉明。改石虎爲石季龍。假使不是唐人的書。自然不必避唐帝的諱。元經卻很奇怪。說是隋朝王通做的。卻也稱戴淵爲戴若思。石虎爲季龍。是什麼道理。又如漢文帝名恆。所以漢人著書。改恆山爲常山。改陳恆爲陳常。現在莊子裏面卻也有陳常之稱。這個字若非漢人抄寫時擅改。一定這一篇或這一段爲漢人所竄補的了。

(丑)用後代的人名地名朝代名。　這也可分三種。

(A)用後代人名。　例如爾雅。一部分是叔孫通做的。一部分是漢初諸儒做的。大部分到了西漢末才出現。而漢學家推尊爲周公的書。那書裏有『張仲孝友』的話。張仲分明是周宣王時人。周公怎麼能知道他呢。又如管子有西施的事。西施分明是吳王夫差時人。管仲怎麼能知道她呢。又如商君書有魏襄王的事。魏襄王的卽位在商鞅死後四十餘年。怎麼能夠讓商鞅知道他的謚法呢。由這三條。便可證明爾雅非周公所作。管子非管仲所作。商君書非商鞅所作。

(B)用後代地名。　例如山海經說是大禹伯益做的。而其中有許多秦漢後的郡縣名如長沙城都之類。可見此書至少有一部分是漢人所做或添補的。我們又可從地名間接來觀察左傳講的分野。那十二度分野的說

法完全是戰國時的思想。因其以國為界，把戰國時大國如魏趙韓燕齊秦楚越等分配給天上的星宿，說某宿屬某國。可知是戰國時的產品。當春秋時，趙魏韓還未成國，越燕還很小，怎麼可當星宿的分野呢。我們從左傳講分野這點，可以說左傳不是和孔子同時的左邱明做的。至少也可以說左傳即使是左邱明做的，而講分野這部分，一定是後人添上去的。

（C）用後代朝代名。 我國以一姓興亡為朝代。前代人必不能預知後代名。但是堯典卻有『蠻夷猾夏』的話。夏乃大禹有天下之號。固然秦以前的外民族號本民族為夏，漢以後的外族稱本族為漢，唐以後的外族稱本族為唐。我們現在還是自稱漢人，華僑現在還是自稱唐人，但都是後代人稱前代名，沒有前代人稱後代名的。堯典卻很可笑，卻預知本族可稱夏。這不是和宋板康熙字典同一樣笑話嗎。我們看那篇首，不是分明說了『曰若稽古帝堯』麼。加以現在這層證據，可知一定是夏商以後，孔子以前的人追述的，而後人卻說堯典等篇非堯舜的史官不能做到這樣好。豈非笑話。

（寅）用後代的事實或法制。 這可分二種。

（A）用後代的事實。 這又可分三種。

（a）事實顯然在後的。 如商君書有長平之戰，乃商鞅死後七十八年之事，可知是書是長平之戰以後的人做的。又如莊子說過『田成子殺其君，十二世而有齊國』的話。自陳恆到秦滅齊，恰是十二世，到莊周時代不過七八世。莊周怎麼能知陳氏會有齊十二世呢。這可知那篇一定是秦漢間的人做的。否則不致那麼巧。又可知莊子雖然是眞的，外篇卻很多假的，必須細細考證一番。

（b）豫言將來的事顯露僞跡的。這類左傳最多。左傳好言卜卦。卜卦之辭沒有不靈驗的。如陳敬仲奔齊。懿仲欲妻以女占曰『……有嬀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和後來的事實一一相符。卽使有先見之明也斷斷不致如此靈驗。這分明是在陳恆八世孫以後的人從後附會的。那裏是眞事。又如季札觀樂上國。批評政治的好壞。斷定人事的興衰。沒有一句不靈驗的。當時晉六卿還是全盛。他却說三家將分晉。當時齊田氏有齊以後的人追記其事時。樂得說好些以顯其離奇靈驗。我們正可以離奇靈驗的記載做標準而斷定這些話之靠不住。

（c）僞造事實的。例如文中子中說把隋唐闕人都拉在他——王通——門下。說仁壽二年曾見李德林。又曾遇關朗。其實李德林之死在仁壽二年之前九年。關朗乃早百二十餘年的人。何能看見王通。此外如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都說是王通的弟子。而他書一無可考。從各方面觀察可知文中子中說是僞書。若眞是王通做的。則王通是一錢不值的人。若是別人爲王通捧場而做的。則技倆未免太拙了。

以上三種。（a）是與事實不符。（b）是假託預言。（c）是純造謠言。只要我們稍爲留心。便可識破僞跡。

（B）用後代的法制。例如亢倉子說『衰世以文章取士』以文章取士乃六朝以前所無。唐後始有。亢倉子是莊周的友。戰國時人。怎麼知有考八股的事呢。從此可知一定是唐以後的人做的。又如六韜有『帝避正殿』之事。避正殿乃先秦以前所無。漢後始有。六韜說是周初的書。周朝那有此種制度呢。從此可知是漢以後的人做的。凡是朝廷的制度法律社會的風俗習慣。都可以此例做標準。去考書的眞僞和年代。

二從抄襲舊文處辨別。這可分三種。

（子）古代書聚斂而成的。 戰國時有許多書籍並非有意作僞不過貪圖篇幅多些或者本是類書所以往往聚斂別人做的文章在一處這可分二種。

（A）全篇抄自他書的。 例如大戴禮記有十篇說是曾子做的而曾子立身篇却完全從荀子的修身大略兩篇湊成我們已經知道荀子書是很少僞雜的修身大略的見解尤其確乎是荀子的那麼曾子立身篇一定是編大戴禮記的人抄自荀子無疑。又如韓非子初見秦篇完全和戰國策秦策一的第四段相同只是這裏說是韓非的話。那兒又說是張儀的話。有點差異。其實韓非是韓的諸公子。不致說初見秦篇那種昧心話去和敵國設計滅祖國。我們看那篇後的存韓篇極力想保存韓國便知韓非決不致有這樣矛盾的主張。那篇一定是編書的人抄自他書的。但戰國策本身和類書一樣。他把那篇嫁往張儀身上。其實篇中已有張儀死後四十九年的事。張儀怎麼能領受呢。大概初見秦篇本是單篇流行的無名氏游說辭。因爲文章做得好。編戰國策和韓非子的人便都把牠收入去了。此外又如鶡冠子分明是僞書。據韓愈所分。前三卷中三卷後二卷。而前卷完全自墨子抄來。實在太不客氣了。

（B）一部分抄自他書的。 此類極多。例如商君書弱民篇『楚國之民齊疾而均速』以下一段又見於荀子議兵篇。批評各國的國民性。但荀子是眞書。而且議兵篇是荀子和趙臨武君對談的話。口氣很順。商君書本身已有些部分可疑。而弱民篇又不似著述的體裁。我們可從此斷定是編商君書的人抄襲荀子的一段。此外也不多舉例了。

（丑）專心作僞的書剽竊前文的。 有意作僞的人想別人相信他非多引古書來攙雜不可。例如僞古文尙書

是東晉時人做的因當時逸書很多而造僞者只要有一點資料可採便不肯放過採花釀蜜似的幾無痕跡可見清儒有追尋僞古文出處的也幾乎都能找到他的老祖宗自宋儒程朱以來所認最可寶貴的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據他們說眞是五千年前唯一的文化淵源了但我們若尋他的出處便知是從荀子解蔽篇論語堯曰篇的幾句話湊綴而成解蔽篇引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堯曰篇述堯命舜之言曰『允執其中』僞造者把二處的話聯綴一處把之字改爲惟字加上一句『惟精惟一』便成了十六字傳心祕訣其實那裏眞有這回事呢又如列子有十之三四和莊子相同並且有全段無異的列子雖似是莊子的先輩但莊子敍述列子是否和敍述混沌儵忽一般的是寓言已是問題假使眞有列子其人則莊子是盜竊先輩的書而莊子決不致如此莊子是創作家文章思想都很好我們看列子莊子大同小異處列子或改或添總是不通唐以後的古文家說列子的文章比莊子還更離奇其實所謂離奇處正是不通處我們從這上便正可以證明是列子抄莊子而非莊子抄列子了

還有一個最奇怪的例文子完全剽竊淮南子差不多沒有一篇一段不是淮南子的原文只把篇目改頭換面如淮南子第一篇是原道他却改爲道原眞是無聊極了像這類的書沒有一點價值可說焚燬也不足惜

(寅)已見晚出的書而勦襲的　例如焦氏易林說是焦延壽做的焦延壽是漢昭帝宣帝時人那時左傳未立學官普通人都看不見現在易林引了左傳許多話其實左傳到漢成帝時才由劉歆在中祕發見焦延壽怎麼能看見左傳呢這分明是東漢以後的人見了那晚出的左傳才假造的又如列子周穆王篇完全和穆天子傳相同前人疑列子是假書四庫全書提要因這層便說似是眞書其實我們却正可因這層說他必僞無疑因爲

穆天子傳至晉太康二年才出土僞造列子的張湛剛好生在其後不久張湛見了穆天子傳才造周穆王篇和東漢後人見了左傳才造易林有什麼不同呢。

三從佚文上辨別　有些書因年載久遠而佚散了。後人假造一部來冒替。我們可以用眞的佚文和假的全書比較看兩者的有無同異。來斷定書的眞僞。現在分二種講。

(子)從前已說是佚文的現在反有全部的書。可知書是假冒。例如僞古文尙書每篇都有許多話在馬融鄭玄杜預時已說佚文的。馬鄭在東漢且不能見全書怎麼東晉梅賾反能看見呢。只此消極的理由便可證明那書是西晉人假造的了。

(丑)在甲書未佚以前。乙書引用了些。至今猶存。而甲書的今本却沒有或不同於乙書所引的話。可知甲書今本是假的。例如竹書紀年是晉太康三年在汲郡魏家冢發現的。晉書束晳傳記其書和舊說不同的有夏年多殷啓殺伯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等事。當時很有人因此疑竹書爲僞。殊不知造僞者必不造違反舊思想之說。姑且勿論。今本却因其事違反舊說而完全删改。一點痕迹找不着了。可知今本竹書紀年必不是晉時所發現的。又如孔子家語。從前已說過。顏師古注漢書已說『非今所有家語。』古本眞僞已不能確考。但左傳正義引觀周篇。說是沈文炳嚴氏春秋引的。杜佑通典六十九亦引了崔凱所引的那些話都是今本所沒有。可知今本是假的。而造僞的王肅已不曾見到古本。像這類古本雖佚。尙存一二佚文於他書。我們便可引來和今本比較便考定今本的眞僞了。

四從文章上辨別　這可分四項。

(子)名詞，從書名或書內的名詞可以知道書的眞僞例如孝經大家說是曾子做的甚至說是孔子做好而傳給曾子的姚際恆辨之曰『諸經古不係以經字惟曰易曰詩曰書其經字乃俗所加也自名孝經自可知其非古若去經字又非如易書詩之可以一字名者矣班固似亦知之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其大者言故曰孝經」此曲說也豈有取「天之經」經字配孝字以名書而遺去天字且遺去「地之義」諸句者乎』我們單根據這條便可知孝經決不和孔子曾子有直接的關係了

還有個可笑的例釋迦牟尼講佛法都由他的十大弟子傳出所以佛經起首多引十大弟子的一人說『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與大弟子某某俱……』十大弟子有一個叫做優波離和婆羅門敎的哲學書優波尼沙只差一字現在有一部楞嚴經起首就說『如是我聞優波尼沙說』竟把反對佛敎的書名當做佛弟子的人名了這種人名書名的分別只要稍讀佛經者便可知道而僞造楞嚴經者竟混而爲一豈非笑話

(丑)文體　這是辨僞書最主要的標準因爲每一時代的文體各有不同只要稍加留心便可分別卽使甲時代的人模仿乙時代的文章在行的人終可看出譬如碑帖多見多臨的人一看便知是某時代的產物譬如詩詞多讀多做的人一看便知是某時代的作品造僞的人無論怎樣模仿都不能逃眞知灼見者的眼睛

這種用文體辨眞僞或年代的工作在辨僞學中很發達漢書藝文志『大禹三十七篇』下班固自注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這類從文章辨說書的假冒不止一條後漢趙岐刪削孟子外篇四篇說『其文不能閎深不與內篇相似』晉郭象刪削莊子許多篇也從文體斷定不是莊子做的僞古文尙書最初何以有人動疑也因爲大誥洛誥多士多方太詰屈聱牙而五子之歌大禹謨却可歌可誦二者太懸殊了如果後者確是

夏初的作品，這樣文從字順，而前者是商周的作品，反爲難讀，未免太奇怪了。固然也有些人喜用古字古句，如樊宗師章太炎的文章，雖是近代，而也很難讀。但我們最少可以看出是清朝人的文章，若指爲漢文，則終不似。而除這些人以外，大多數人的文章，總是時代越近越易懂。僞古文尚書便違反了這個原則，那幾篇說是夏商的，反較商周的爲易懂，所以不能不令人懷疑而辨僞了。

此外又如蘇軾說馬蹄篇和莊子他篇不似，而以爲僞，固未必是；但莊子內篇和外篇文體不同，可知必非一人所作。又如孝經鬻子子華子亢倉子，一望而知爲秦漢之文，非秦漢人不能做到那樣流麗。關尹子更可笑，竟把六朝人翻譯佛經的文體，僞託先秦。所以我們從文體觀察，可使僞書沒有遁形，眞妙的很。

上面辨的是關於思想方面的書，若從文體辨文學作品的眞僞，則越加容易。例如古詩十九首，前人說是西漢枚乘做的，若依我的觀察，十九首的詩風完全和建安七子相同，和西漢可靠的五言詩絕異。西漢鐃歌如十八章，音節腔調，絕對不似十九首。東漢前期的作品，亦不相類。十九首中如古洛東門北邙等名詞，都是東漢以後才習用，也可作一證。卽以文體而論，亦可知不特非西漢作品，且非東漢前期作品也。又如詞的起源，中唐劉禹錫白居易冶漸漸增減詩句而爲之，字語參差，只有單調，到了晚唐才有雙調。李白生在中唐，却能做菩薩蠻憶秦娥那樣工整的雙調詞，豈不可怪。倘使李白的詞是眞的，怎麼中唐至唐末百餘年間，沒有一人能做他那樣的詞，一直到溫庭筠才試做，還沒有十分成熟呢。

眞的講，像這種從文體辨僞書的方法，眞妙的很，却難以言傳。但這個原則是顚撲不破的。如看字看畫看人的相貌，有天才或經驗的人，暗中自有個標準，用這標準來分別眞僞年代或種類，這標準十分可靠，但亦不可言

說只有多經驗經驗豐富時自然能用我自己對於碑帖便有這種本領無論那碑帖這樣的毫無證據可供我們考其年代我總可從字體上斷定是何時代的產品是何代前期的或後期的無論造僞碑帖的人怎樣假冒前代和眞的混雜一起我總可以分別他孰眞孰僞辨古書的眞僞和年代我也慣用此法

(寅)文法　凡造僞的不能不抄襲舊文我們觀察他的文法便從何處抄來例如中庸說是子思做的子思是孟子的先生中庸似在孟子之前但依崔述的考證中庸却在孟子之後證據很多文法上的也有一個崔述把中庸孟子相同的『在下位不獲乎上……』一章比較字句的異同文法的好歹說孟子『措語較有分寸……首尾分明章法甚明』中庸所用虛字『亦不若孟子之妥適』可見『是中庸襲孟子非孟子襲中庸』又如莊子和列子相同的前人說是莊子抄列子前文已講過莊子不是抄書的人現在又可從文法再來證明莊子應帝王篇曾引壺子說『……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大約因衡氣機很難形容拿這三淵做象徵但有三淵便儘够了僞造列子的因爲爾雅有九淵之名想表示他的博學在黃帝篇便說『……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竟把引書的原意失掉了眞是弄巧反拙誰能相信列子在莊子之前呢又如賈誼新書早已亡佚了今本十之七八是從漢書賈誼傳抄來的賈誼傳的事實言論新書拿來分做十數篇各有篇名前人說是漢書採各篇成傳其實如賈誼傳的治安疏全篇文章首尾相顧自然是賈誼的作品而新書也分做幾篇章法淩亂文氣不接割裂的痕迹顯然賈誼必不致割裂一疏以爲多篇亦不致湊合多篇以爲一疏若是眞的新書還存在一定有許

多好文章，不致如今本的疏陋。今本是後人分析賈誼傳而成，我們可無疑了。

(卯)音韻　歷代語言的變遷，從書本還可考見先秦所用的韻和廣韻有種種的不同。那不同的原則都已確定了。例如「爲」「離」今在「支」韻，古在歌韻。三百篇易象辭都不以「爲」「離」叶「支」。「爲」必讀做「譌」「禾」，「離」必讀做「羅」。以「爲」「離」叶「支」韻的，戰國末年才有。九歌少司命以「離」和「辭」「旗」「知」叶，離騷東君以「蛇」和「雷」「懷」「歸」叶，韓非子揚搉篇以「離」和「知」「爲」叶，這些證據不能不令我們承認這個原則。我們翻回來看老子却覺得奇怪了。那第九章『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竟把「知」字叶上文的「離」「兒」「疵」「爲」「雌」。我素來不相信老子是孔子的作品，這個證據亦很重要。從此可斷定老子必定是戰國末年的人做的。若是老子確是和孔子同時的老聃做的，便不應如此叶韻。可惜我們對於古語的變遷不能夠多知道，若多知道些，則辨僞的證據越加更多。現在單舉一例，做個嚆矢罷了。

五、從思想上辨別　這法亦很主要，前人較少用，我們却看做很好的標準，可分做四層講。

(子)從思想系統和傳授家法辨別。　這必看定某人有某書最可信，他的思想要點如何，才可以因他書的思想和可信的書所涵的思想相矛盾，而斷定其爲僞。如孔子的書以論語爲最可信，則不能信繫辭。前面已講過，孔子是現實主義者，絕無談玄的氣味，而繫辭却有很深的玄學氣味，和論語正相反。我們既然相信論語，最少也認繫辭不是孔子自己做的。否則孔子是主張不一貫而自相矛盾的人，這又於思想系統上說不過去了。又如柳宗元辨晏子春秋，是最好的從思想上辨別的例，雖不很精，但已定晏子春秋是齊人治墨學者所假託。

因書中有許多是墨者之言。而晏子是孔子前輩。如何能聞墨子之教。那自然不是晏子自做的書。

又如老子。說就是老聃做的。到底是否孔子問禮的老聃。有沒有老聃這個人。且不問。假使我們相信有這人。孔子果眞問過禮。那末禮記曾子問所記孔子老子問答的話。也不能不認爲眞。若認爲眞。那麼那些話根本和老子五千言不相容。曾子問的老聃是講究禮儀小節的人。決不配做五千言的老子。做五千言的人方且說『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那有工夫和孔子言禮。老子五千言到底是誰做的。我們不能知道。但從此可知決非孔子問禮的老聃做的。

又如尹文子。思想很好。而絕對不是尹文子做的。莊子天下篇以尹文子和宋鈃對舉。說他『……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也。…… 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可知他很有基督教的精神。標出一二語而推衍出去。不欲逐物苛察。決不似名家。但後人都認他爲名家。今本尹文子亦是名家言。我們相信天下篇的。便不能相信今本尹文子是尹文子的作品。因爲書上的思想顯然和天下篇說的不同。

以上是先秦各書的例。以下舉二個佛經的例。前面已講過起信論楞嚴經是假的。種種方面都可證明。而最主要的還在思想上根本和佛經不相容。起信論講「無明」的起源。說『忽然念起而有「無明」。』佛教教理便不容有此。因爲佛教最主要的十二因緣。無論何派都不能違背這個原理。十二因緣互相對待。種種現象由此而起。沒有無因無緣忽然而起的事物。主觀和客觀對待。離則不存。一切法都由因緣而生。起信論『忽然念起而有「無明」』的思想。根本和佛理違反。當然不是佛教的書。楞嚴經可笑的思想更多。充滿了「長生」「

神仙」的謊誕話頭，顯然是受了道教的暗示，剽竊佛教的皮毛而成，因為十種仙人長生不老，都是道教的最高企冀，佛教却看輕神仙靈魂生命，二者是絕對不相容的，眞正佛經並沒有楞嚴經一類的話，可知楞嚴經是假書。

從傳授家法上也可以辨別書的眞偽，漢朝諸儒家法很嚴，各家不相混淆，申培是傳魯詩的人，劉向是他的後起者，假使申培詩說未亡，一定和劉向的見解相同，和齊詩韓詩殊異，和毛詩更不知相差幾千里，而今本申培詩說却十分之九是抄襲毛詩，毛詩和魯詩相反，申培如何會幫助毛詩說話，我們更從別方面已證明今本申培詩說是明人假造的，這也是個證據。

（丑）從思想和時代的關係辨別。　思想必進化，日新月異，即使退化，也必有時代的關係，甲時代和乙時代的思想必有關聯影響，相反相成，不能無理由的發生，乙時代有某種思想，一定有他的生成原因和條件，若沒有，便不生，倘使甲時代在乙時代之前，又並沒發生某種思想之原因和條件，却有涵某種思想的書說是甲時代的，那部書必偽，例如列子講了許多佛理，當然是見了佛經的人才能做，列子是戰國人，佛經到東漢才入中國，列子如何得見佛經，從前有人說『佛教何足奇，我們戰國時已有列子講此理呢。』其實那裏有這回事，我們只從思想突然的發生這層已足證明列子是假造的了，固然也許有些思想中外哲人不約而同的偶然默合，但佛教的發生於印度，創造於釋伽牟尼，自有其發生之原因和條件，戰國時代的中國完全和當時的印度不同，並沒有發生佛理的條件和原因，列子生在這種環境，如何能發生和佛理相同的思想呢。

又如陰陽家的思想乃鄒衍所創，鄒衍以前從沒有專講陰陽的書，詩論語孟子和易的卦辭爻辭絕對不講，易

的象辭象辭也只是泰否二卦提及了這二字。繫辭文言却滿紙都是講陰陽了。從前的陰陽二字只表示相反。並無哲學的意味。繫辭文言却拿來做哲學上的專名了。這分明告訴我們卦辭爻辭是一個時代的產品。象辭象辭是一個時代的產品。繫辭文言是一個時代的產品。並不是同一時代的。這又分明告訴我們繫辭文言受了鄒衍的影響很深。也許是陰陽家——儒家的齊派——做的。時期在戰國後期。因爲思想的發生是有一定的次序的。

又如管子非難「兼愛」「非攻」之說。也是一件很有趣味的問題。「兼愛」「非攻」完全是墨家的重要口號。墨家的發生在管仲死後百餘年。管仲除非沒有做管子。否則怎麼能知道墨家的口號呢。這可知管子不是管仲做的。他的成書一定在墨家盛行之後。

又如老子拚命攻擊仁義。更有意思。孔子以前無人注意「仁」的重要。自孔子始以「仁」爲人格最高的標準。和「智」「勇」對舉。孟子以前無人同時言「仁義」。自孟子始以「義」和「仁」同等的看待。做人格的標準。孔子最大的功勞就在發明仁字。孟子最大的功勞就在發明義字。自此以後。一般人始知仁義的重要。老子倘使是孔子前輩老聃做的。那時孔子也許還未提倡仁字。孟子還沒有出世。「義」字也還沒有人稱用。那麼老子攻擊仁義。不是「無的放矢」麼。從這上。我們可以斷定老子不但出於孔子之後。而且更在孟子後。還有老子有句『不尚賢使民不爭』的話。『尚賢』乃是墨家的口號。墨家發生在孔子之後。這也是老子晚出的小小證據。和上例同一理由。說到仁義二字。又想起繫辭曾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對舉。始自孟子。前面已講過。那麼繫辭是孟子以後的人做的。也可以由此斷定。從上面諸例。可知我們注意思想和時代的

關係去辨古書的眞僞和年代常有重要的發現和濃厚的趣味

(寅)從專門術語和思想的關係辨別　例如今本鄧析子第一篇是無厚有人說鄧析爲「無厚」之說到底鄧析著了書沒有本是問題許是戰國時人著書託名鄧析亦未可知「無厚」是戰國學者的特別術語墨經「端體之無厚而最前者也」莊子人間世「以無後入有間」無厚的意義墨經說解做幾何學上的「點」無面積的可言莊子譬做極薄的刀鋒無微不入只是一種象徵戰國名家很喜歡討論這點這無厚的意義也是學者所俱知的鄧析子既號稱是名家的書對於這點應該不致誤解不料今本却很使人失望無厚篇開頭便說「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父於子無厚也兄於弟無厚也……」竟把厚字當作實際的具體的道德名詞看把無厚當做刻薄解這種淺薄的思想連專門術語也誤解誤用虧他竟想假託古書從這點看鄧析子既不是鄧析的書也不是戰國人所僞造完全是後世不學無術的人嚮壁虛造的像這類不通的書比較的少現在也不多舉例了

(卯)從襲用後代學說辨別　這雖和思想無大關係但也可以辨眞僞如子華子是僞書無疑作僞的不是漢人不是唐人乃是宋人不是南宋人乃是北宋人怎麼知道因爲那書裏有許多抄襲王安石字說的地方字說到南宋已不行於世了所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斷定他是北宋末年的人假造的又如申培詩說前面已講過是僞書他又抄襲朱熹毛詩集傳之說可知一定是南宋以後的人所僞造又如孔叢子「禋於六宗」之說完全和僞古文尙書孔安國傳及僞孔子家語相同可見也是西晉以後的僞書

以上講的是辨眞僞考年代的五大法門我們拿來使用對於古書才有很明瞭的認識這是我們最須記住的

一章。

第五章　僞書的分別評價

僞書非辨別不可。那是當然的。但辨別以後。並不一定要把僞書燒完。固然也有些僞書可以燒的。如唐宋以後的人所僞造的古書。但自唐以前或自漢以前的僞書却很可寶貴。又當別論。其故因爲書斷不能憑空造出。必須參考無數書籍。假中常有眞寶貝。我們可把他當做類書看待。戰國人僞造的書一定保存了秦始皇焚書以前的資料。漢人僞造的書一定保存了董卓焚書以前的資料。晉人造僞的書一定保存了八王之亂以前的資料。因爲那些造僞的人生在焚書之前。比後人看的書多些。例如僞古文尚書採集極博。他的出處有一大半給人找出來了。還有小半找不出。那些被採集而亡佚的書反賴僞古文尚書以傳世。又如列子是僞書。裏向的楊朱篇也有人懷疑。但張湛僞造列子時。誰敢擔保當時沒有他書記載楊朱學說。誰敢擔保張湛不會剽竊那書以做楊朱篇。同剽竊穆天子傳以做周穆王篇一樣。現在楊朱學說除了列子那篇以外更沒有什麼可考。那篇當然在可寶貴之列。像這類的僞書。可以當做類書用。其功用全在存古書。這是一種。

僞書第二種功用是保存古代的神話。拿神話當做歷史看。固然不可。但神話可以表現古代民衆的心理。我們決不可看輕。而且有許多古代文化。別無可考。我們從神話研究。可以得着許多暗示。因而增加了解。所以今日學者有專門研究古民族的神話的。僞書中如讖緯一類。保存古神話不少。我們拿來當小說讀。也許可以知道些古代的文化和古民族的心理。

僞書第三種功用是保存古代的制度，如周禮一書，雖然決不是周公所作，是僞託的書，而那種精密的政制偉大的計劃。是春秋以前的人所夢想不到的。可知必曾參考戰國時多數的政制。取長去短而後成書。而戰國政制賴以保存的一定不少。僞造的人雖不知名。但必是戰國末至漢初的人。那個人的理想安排到書裏的自然很多。那種理想的政制總不免受有時代的影響。我們既佩服那種理想。又可以跟著探知當時的政制。我們拿周禮當做周公時代的政制看。自然錯了。周禮也就毫無用處。若跟著周禮去研究戰國至漢初的政制。那末周禮再可寶貴沒有了。這類保存古代制度的僞書很多。只看我們善用不善用。

還有一種保存古代思想的功用也是僞書所有的。例如列子。我們若拿來當做列禦寇的思想看。那便錯了。若拿來當做張湛的思想看。再好沒有了。若拿來和老子莊子放在一起。那又錯了。若拿來和王弼老子注何晏論語注放再一起。却又很有價值了。又如起信論楞嚴經。我們根據來研究印度的佛敎思想。固然不可。若根據來研究中國化的佛敎的一種思想。却又是極重要的資料了。像這類造僞的人雖然假託別時別人。我們却不和他這樣說。單要給他脫下假面具。還他的眞面目。一面指出他僞造的證據。宣布他的罪狀。一面還他那些賣出的家私。給他一個確定的批評。這麼一來。許多僞書都有用處了。造僞的人隱晦的思想也宣顯了。

由上面四點看。僞書有許多分明是僞而仍是極端有價值的。我們自然要和沒有價值的分別看。但當僞書的眞僞和年代未曾確實證明之先。評定價値是不容易的。

古書眞僞及其年代總論完

附宋胡姚三家所論列古書對照表

諸子辨 所辨的書名	諸子辨 判語	四部正譌 所辨的書名	四部正譌 判語	古今僞書考 所辨的書名	古今僞書考 判語
鬻子	其徒所記漢儒補綴	鬻子	僞殘	鬻子	僞
管子	非管仲自作	管子	眞僞相雜	管子	眞雜以僞
晏子	非晏嬰自作	晏子	同右	晏子春秋	後人採嬰行事爲之
老子	疑				
文子	非計然所著	文子	駁雜	文子	不全僞
關尹子	僞	關尹子	僞	關尹子	僞
亢倉子	僞	亢倉子	僞益	亢倉子	僞
鄧析子	眞				
鶡冠子	眞	鶡冠子	僞雜以眞	鶡冠子	僞
子華子	僞	子華子	僞	子華子	僞
列子	後人會粹而成	列子	眞雜以僞	列子	僞
曾子	非曾子自作				
言子	非言偃自作				
子思子	非子思自作				

愼子	眞			愼子	僞
莊子	眞盜跖漁父讓王疑後人所勦入			莊子	眞雜以僞
墨子	眞				
鬼谷子	眞	鬼谷子	僞	鬼谷子	僞
孫子	眞	孫武	無可疑	孫子	未知誰作
吳子	眞	吳起	戰國人掇其議論成編	吳子	僞
尉繚子	眞	尉繚	無可疑	尉繚子	僞
尹文子	僞			尹文子	僞
商子	眞			商子	僞
公孫龍子	眞			公孫龍子	僞
荀子	眞				
韓子	眞				
燕丹子	僞				
孔叢子	僞	孔叢子	眞疑僞	孔叢子	僞
淮南鴻烈解	眞				
揚子法言	眞				
抱朴子	眞	抱朴子內外篇	眞		
劉子	非劉晝作	劉子新論	非劉晝作	劉子新論	未知誰作

文中子	僞
天隱子	疑
玄眞子	眞
金華子	眞
齊丘子	僞竊
聱隅子	眞
周子通書	眞
子程子（一名程子粹言）	眞中有僞

文中子	眞僞相雜	文仲子	僞
化書	竊	化書	未知誰作
連山易	僞		
歸藏易	僞		
子夏易	僞中僞	子夏易傳	僞
周易乾鑿度	僞	易乾鑿度	僞
乾坤鑿度	僞中僞		
三墳	僞	古三墳書	僞
古文尚書百兩篇	僞		
尚書孔安國序	疑		
元命包	眞疑僞		
關朗易傳	僞	關朗易傳	僞

書名	判定
麻衣心法	偽
王氏元經	偽
儀禮逸經	偽
陰符經	偽

書名	判定
麻衣正易心法	偽
元經	偽
易傳	別詳通論
古文尚書	偽
尚書漢孔氏傳	偽
焦氏易林	偽
詩序	偽
子貢詩傳	偽
申培詩說	偽
周禮	別詳通論
大戴禮	決非戴德本書
孝經	偽
忠經	偽
孔子家語	偽
小爾雅	偽即孔叢子第十一篇
家禮儀節	偽
陰符經	偽

六韜	後人依託
三略	後人依託

六韜	僞	六韜	僞
三略	非圯上老人作僞雜以眞	黃石公三略	僞
越絕書	東漢人據伍子胥潤飾易名	越絕書	書不僞但非子貢子胥作
素問	六朝以後據內經綴輯易名	黃帝素問	僞
靈樞	同右	靈樞經	僞
魏公子無忌	秦漢游俠依託		
萇弘	同右		
范蠡	同右		
大夫種	同右		
公孫鞅	同右		
廣武君	漢游俠依託		
韓信	同右		
神農	依託尤荒唐		
黃帝	同右		
風后握奇經	同右	風后握奇經	僞
力牧	同右		
蚩尤	同右		
封胡	同右		

李衞公問對	後人依託		
鬼臾區	同右		
項王	僞託		
武侯十六策	僞		
武侯心書	僞	心書	僞
黃石公素書	僞	素書	僞
孫子(孫臏)	本書亡佚後人補之		
李衞公問對	僞	李衞公問對	僞
廣成子	僞		
無名子	僞		
黃帝內傳	僞		
穆天子傳	周穆王史官所記	穆天子傳	漢後人作
晉史乘	僞	晉史乘	僞
楚檮杌	僞	楚檮杌	僞
山海經	戰國好奇之士雜錄奇書而成	山海經	書不僞但非禹伯益作
燕丹子	漢末文士據荆軻增損而成		
宋玉子	僞		
神異經	僞託	神異經	僞
十洲記	僞託	十洲記	僞

趙飛燕外傳	僞	飛燕外傳	僞
魯史記	僞		
西京雜記		西京雜記	
述異記	未知作者是任昉或祖同		
列仙傳	僞	列仙傳	僞
牟子論	僞		
洞冥記	僞	洞冥記	僞
漢武內傳	僞	漢武故事	僞
拾遺記	僞		
梁四公記	僞		
隋遺錄（一名南部煙花錄）	僞		
開元天寶遺事	僞		
廣陵妖亂志	訕謗之詞		
瀟湘錄	最鄙誕作者不一說		
牛羊日曆	託名		
龍城錄	嫁名		
續樹萱錄	嫁名		
白猿傳	託名		

		碧雲騢	託名		
		雲仙散錄	前六卷僞		
		清異錄	眞		
		艾子世傳	僞		
		鍾呂傳道集	僞		
		香奩集	託名		
		魏文詩格	僞		
		李嶠詩評	僞		
		二金針傳	僞		
		歐陽修杜詩注	僞		
		蘇氏杜詩注	僞		
		洞極	僞		
司馬穰苴兵法	疑亦非僞	司馬法	眞雜以僞	司馬法	僞
		通玄經	同右		
		潛虛	眞疑僞		
		春秋繁露	訛	春秋繁露	書不僞書名僞
		周書	眞	汲冢周書	漢後人倣效爲之
		紀年	眞	竹書紀年	後人增改

天祿閣外史	偽
十六國春秋	偽
致身錄	偽
隆平集	偽
於陵子	偽
石申星經	偽
周髀算經	偽
撥沙經	偽
神農本草	偽
秦越人難經	偽
脈訣	偽
博物志	偽
杜律虞注	偽
三禮考注	眞雜以偽
賈誼新書	偽
傷寒論	偽
金匱玉函經	偽
爾雅	書不偽但非周公作

				韵書	書不僞但非沈約作
				水經	書不僞但非桑欽作
				吳越春秋	有二作者未知誰作
				東坡志林	書不僞書名僞
				國語	未知誰作

附語　諸子辨不能說是純粹辨僞的書。因爲他每辨一書。總有一段批評那書的理解。甚至完全是批評。沒有一句是辨僞的。不過他總是辨僞的一部要緊書。所以和四部正譌古今僞書考列成一表。以便比較。諸子辨係宋濂所作。四部正譌係胡應麟所作。古今僞書考係姚際恆所作。故此表名宋胡姚所論列古書對照表。

古書眞僞及其年代（卷二）

梁任公教授演講　姚名達筆記

分論

前幾次的講演已把總論講完了。自此以後所講的就是分論。我想把重要的僞書。一部一部的辨個淸楚。但是古書的範圍太空泛了。古書須辨別眞僞和年代的太繁多了。須有個界限才對。我現在想用兩個標準。一是書的性質。以經部子部做範圍二是書的時代。以兩漢以前做斷限。因爲兩漢以前的經書子書僞的最多而其影響也最大。最値得我們去辨別考證。當然。造僞辨僞的人雖生在三國六朝以後而其所造所辨的書是被認爲兩漢以前的。我們也不能屛除於講演之外。這是以書爲主。不是以人爲主。本學期時間不多了。自然不能講完全書。我打算把經書講完。子書以俟異日。

第一章　易

易雖似一完書、內容却很混雜。要分做若干部分來講才對。因爲這書不是一時代一個人做成的。所以問題很多。應該把各部分逐一的審查辨別一番。現在先把這書各部分的內容講講。

且拿乾卦做個例。最先只有三橫畫。便是八卦的一個。後來三橫疊上三橫。便是六十四卦的一個。那一橫一橫

的叫做爻六爻相疊便是卦了乾卦六爻的下句話『乾元亨利貞』後人叫做卦辭卦辭下面『初九潛龍勿用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用九見羣龍無首吉』後人叫做爻辭六十四卦合併便是所謂『易經』此外還有十種文辭拿來解釋易經的彖上彖下象上象下繫辭上繫辭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後人總叫做十翼也叫做傳或易傳或易大傳像這樣混雜的書當然不是一時代的一個人做的

我們再把易的篇卷次第考察考察也可以發現『易很淩亂』的感想漢書藝文志說『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顏師古註『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那是最初的篇數可見十翼是各自成篇的我們看古書的註解一定和本書分離可知十翼最初也不附在各卦之下三國志魏高貴鄉公傳有一段笑話可以證明彖象在兩漢以前是獨立成篇的高貴鄉公問易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可見彖象最初並不分繫各卦之下文言原也獨立成篇到了三國王弼才分繫乾卦坤卦之下從來唐孔穎達作正義便寫王本但自隋書經籍志以後各種書目所載易的卷數都不同現在的通行本——十三經注疏本——的篇卷次第大概還是王弼的原樣子把彖象分做大彖小彖大象小象大彖大象解卦辭小彖小象解爻辭都繫在各卦卦辭爻辭之後又把文言放在乾坤二卦下面全書共計經的方面六卷包括卦爻卦辭爻辭大彖小彖大象小象文言等傳的方面五卷繫辭上繫辭下說卦序卦雜卦各佔一卷和漢志的十二篇大大不同了

我們這樣把易的本來篇第和現在內容講清楚了才可以考證各部分的眞僞和年代現在先看前人的說法怎樣第一問題卦是什麼人畫的人人都知道是伏犧但不過是相傳之說無法證實的起初只有八卦後來有

人把八卦互相重疊爲六十四卦。那重卦的人是誰。有種種說法。司馬遷說是周文王。鄭玄說是神農。班固王弼說是伏犧。孫盛說是夏禹。卦辭爻辭的作者也未有定論。繫辭說『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已不能確定。所以用疑詞。後人卻從這幾句話揣想。說卦辭爻辭都是周文王做的。馬融陸績等又因爻辭有文王以後的事。而以爲是周公做的。文王只做了卦辭。彖象以下的十翼。自司馬遷說『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以後。後人都說是孔子做的。據我的意思。伏犧這個人有沒有還是疑問。不能確定八卦是他畫的。但八卦是古代的象形文字卻很可信。我們看坎離二卦便知道。坎卦作☵象水。最初的篆文水字也作☵。後來因寫字的方便。改作巛。卻失了本意了。離卦☲作象火。篆文作火。也有先後的源流關係。至於取八個象形文字當作占卜用。什麼時代才有。已不能考定了。但至遲到殷代已很發達。我們看殷墟發現的卜辭便可知道。

接着的便是六十四卦是何人所重的問題。殷虛發現的卜辭沒有六十四卦的名稱。似乎繫辭說是殷周之間很有幾分可信。後人因此把這種重卦的事體放在周文王身上。雖然比放在伏犧神農身上更好些。可還不能十分無疑。至於卦辭爻辭。後人有的說是文王一個的作品。有的說是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都一樣的沒有證據。我們有卜辭是殷朝後半期的作品。還沒有六十四卦和卦辭爻辭。左傳是春秋戰國間的作品。他所根據的是魯史記。已引用了許多卦名卦辭爻辭。而且時代很早。地域很廣。可見自殷末至春秋。由八卦重爲六十四卦。加上卦辭爻辭。慢慢的發明應用而推廣了。發明的時期。大約總在周初。發明的人物。卻不能確定是周文王和周公。

十翼是易的重要部分到底是誰做的。史記孔子世家記了一句『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以後後人都相信是孔子做的了。其實這句話從文法上講也可作種種解釋(甲)『喜』字是動詞『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都是平立的名詞那麼那些名詞是『喜』字的目的格。孔子不過喜觀那些東西罷了。並沒有做什麼。(乙)『易』字下斷句。『序』字作動詞用『彖繫象說卦文言』是名詞那麼孔子不過序了彖繫辭說卦文言罷了。序卦雜卦都和孔子沒有關係。(丙)把『喜』『序』『繫』『說』『文』五字都當作動詞看。那麼孔子不過序了彖。繫了象說了卦。文了言而繫辭序卦雜卦都和孔子沒有關係。這三種說法都有解不通處。都有和前人說法衝突處。直是不容易解決。我們更進一步看孔子和易到底有何等關係。我們不能重大的懷疑。論語是孔子唯一可靠的書。從沒有一句說及孔子曾經作易十翼。只有一章『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提起了『易』字司馬遷史記所說「孔子喜易」大概是從此推想出的其實這一章便未必根本可靠。據漢末鄭玄所見的論語。這章便沒有『易』字。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我們從文法上文義上看『亦』都比『易』字好。倘使古本論語眞是有『亦』無『易』那麼。論語竟沒有一字及易了。這是我們懷疑孔子和十翼並無關係的第一理由。還有孟子是一生誦法孔子的人。他的書裏並沒有一字說到孔子曾作易十翼。『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他常說的話。不應孔子作了易而他反一言不及。這是我們懷疑孔子和十翼並無關係的第二理由

更有一點可使我們的懷疑心擴大而堅決的。晉書束晳傳說。『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

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假使汲冢並無易經那還可說魏王不喜易所以不拿易來殉葬，但是我們知道事實上並不如此，汲冢分明有易經，爲什麼却沒有十翼呢，晉書『周易』二字似是指十翼，而汲冢的易繇陰陽卦二篇只和『周易』略同，而且繇辭還是不同，當然不是現在的十翼，任何部分，卦下易經的體裁雖似說卦而晉書分別說了不同，當然也不是現在的說卦，魏是子夏傳經之國，魏襄王是距子夏不遠之人，倘使孔子做了十翼，子夏不容不傳，魏襄王不容不見，爲什麼汲冢有公孫段的書反沒有孔子的十翼，雖然也許十翼剛好給發冢的人當燈火燒了，但『十翼或出於魏襄王之後』的假定，我們總可以成立，這是我們懷疑孔子和十翼沒有關係的第三理由。

上面的二段是籠統的懷疑十翼，現在且單把說卦序卦雜卦說一說，本來史記孔子世家便沒有提及雜卦，雜卦自然不是孔子做的，序卦雖然提及了，却只有一序字，序字做動詞用做名詞用，還是問題，說卦已經史記說明白了，似乎無疑，但隋書經籍志曾說，『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問題便又發生而且複雜了，隋志說說卦有三篇而現在只有一篇，那三篇是並序卦雜卦而言呢，還是古代的說卦原有三篇，那河間女子無姓無名，他得書的時代事蹟全無根據，這種來歷曖昧不明的東西，我們萬不敢相信。

總結上面各段的話，漢書藝文志的易經十二篇不說是汲冢所發現的諸種，也未必就是現在的通行本，十翼大約出於戰國後半期，也許有一小部分出於孔子，還有一部分是漢後才有的，易經本身二篇前面早已辨清楚了，現在且把古來辨別十翼的源流略講一下。

最初懷疑十翼的一部分不是孔子做的是北宋歐陽修。他做了一篇易童子問。根本否認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是孔子做的他的理由很多。第一。那幾篇的話都繁衍叢脞。常常辭雖小異而大旨則同。若說是本來是諸家說的話。前人所以釋經。選擇不精。還不足怪。若說是一個人說的。必不致這樣繁衍叢脞。若說以為是孔子做的。那就大錯了。孔子的文章如彖象春秋。話越簡。義越深。必不致這樣繁衍叢脞。第二。那幾篇的話。常常自相矛盾。似乎不近人情。人情常恐別人攻擊他的偏見。沒有不想他的書留傳後世的。還肯自己說些自相牴牾的話而使人不信他的書麼。這樣東一句。西一句。忽然這樣說。忽然又那樣說。當然不是一個人的話。還是孔子做的麼。第三。那幾篇的話和孔子平生的話不像。孔子的話。論語所記最可信。論語。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繫辭却說『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二者比較。大大的不同。我們相信論語。論語有可使我們信的價值和證據。自然不能信繫辭等篇是孔子做的。第四。那幾篇常把常人之情去推聖人。不自知其錯誤。如云『知者觀乎彖辭。則思過半矣。』『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告。』都是。第五。那幾篇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而乾坤無定策。這是筮人都可以知道的。而那作者反不知。第六。當左氏傳春秋時。世尚未認文言是孔子做的。可見說文言是孔子做的。出於後人揣測之辭。並非真相。第七。那幾篇有許多『何謂』『子曰』。分明是講師講書時的話。怎麼會是孔子說的呢。第八。說卦雜卦分明是筮人的書。那更不用辨了。

到了南宋葉適著記學習言。其第四卷專辨繫辭以下和彖象的不合。也斷定繫辭以下不是孔子做的。又謂『上下繫說卦浮稱泛指。去道雖遠。猶時有所明。惟序卦最淺。於易有害。』其後有趙汝談著南塘易說專辨十翼

非孔子所作，比歐陽修葉適還更徹底，可惜那書失傳了，到了清初姚際恆著易傳通論，也不信易傳是孔子作品，可惜那書也失傳了。

據以上各說，除了彖象還無人否認是孔子作品外，其餘幾乎同孔子沒有關係，那末其餘各篇到底是那一家的學說呢，據我個人的意見，繫辭文言以下各篇是孔門後學受了道家和陰陽家的影響而做的書，繫辭文言更是明顯，他裏面分明有許多『子曰』，若是孔子做的，書豈有自稱『子曰』之理，文言裏有這類的話，『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分明是問答的體裁，當然不是著述體，這足見是孔門後學所記的了，莊子天下篇說『易以道陰陽』，易的卦辭爻辭絕無陰陽二字，彖象才略有，繫辭文言便滿紙都是了，陰陽之說，從鄒衍始有，可見繫辭是受了鄒衍一派的影響才有的，儒家不言鬼神生死，不涉玄學的意味，繫辭文言卻不然，深妙的哲理每含於辭意之間，分明是受了道家的影響才有的，孟子言仁義，從前並無人言仁義，繫辭文言卻屢次言及，可見作者對於孟子的學說也有研究，這些理由足以證明繫辭文言出於道家陰陽家已盛之後，即孟子之後。

至於說卦序卦雜卦，即使是真的，也還在繫辭文言之後，都和孔子無直接的關係，或許和孔子有直接的關係的只有彖象，因為歷來都說彖象都是孔子自己做的，我們現在還沒有找到有力的反證，而且彖象的話都很簡單古拙，和論語相似，他所含的意義也沒有和論語衝突處，講陰陽的話，帶玄學性的話，很少很少，似乎沒有受陰陽家道家的影響，在沒有找出是別一個人做的的證據以前，只好認做孔子的作品。

易的本身原無哲學意味，不過是卜筮的書，如現在各廟宇的籤簿一樣，卦辭爻辭便是籤上的判語，拿來斷吉

凶的。當然各地用的籤簿不必全同。籤上的判語也不必全同。所以左傳所引的繇辭多有和今本易經不合。而汲冢發現的易繇陰陽卦二篇的繇辭也合今本易經不合。今本易經只不過是當時許多種幸存的一種。後人思想進化。拿來加上哲學的色味做陸續做出了彖象繫辭文言等篇。不幸史記有『孔子晚而喜易』的話。以後的人便把帶哲學意味的彖象繫辭文言和亂七八糟的說卦序卦雜卦都送給孔子。認作研究孔子的重要資料。而不知繫辭以下都和孔子無關。繫辭文言的本身自有他的價值。原不必依託孔子。他解易的意義對不對。合不合孔子的見解。我們可以不管他。有許多精微的話確乎是中國哲學的重要產品。比從前更進化了。我們一面不可迷信『孔子作十翼』的古話。一面不可以爲繫辭文言不是孔子做的便無價值。我們應該把畫卦歸之上古。重卦做卦辭爻辭歸之周初。做彖辭象辭暫歸之孔子。繫辭文言歸之戰國末年。說卦敍卦雜卦歸之戰國秦漢之間。拿來觀察各時代的心理宇宙觀和人生觀。那便什麼都有價值了。

除了易經易傳以外。還有『連山歸藏周易』的問題。自從周禮講了這三易之名以後。漢書藝文志並沒有說有什麼連山歸藏的書。隋書經籍志却有歸藏十三卷。又說『歸藏漢初已亡。案晉中經有之。唯載卜筮。不以聖人之旨』。唐人已相信是眞書了。連山更沒有人說。只是隋劉炫因想得獎而僞造了一部。當時也發覺了。這二書至今尙存。我們別上他的當。前人把『周易』的『周』字看做周朝的『周』。心想周有易。夏商亦必有易。所以周禮有『夏連山歸藏』的話。其實周易的周字只是普遍周遍的意思。絕對不是朝代的名。這點我們也得明白。

自北宋以後講易的人同時必講河圖洛書和太極圖。從前並沒有。只因爲繫辭說了『河出圖洛出書』。『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的話宋人便無中生有的造出河圖洛書太極圖來其實我們只要一考便知是五代道士玩的把戲並不是儒家的東西最初是陳摶著了一部易龍圖傳給种放种放傳給李溉李溉傳給許堅許堅傳給范鍔昌范鍔昌傳給劉牧劉牧作易數鈎隱圖完全以河圖洛書解易到了南宋朱熹也非常迷信是說他的易學啓蒙第一篇便是本圖書自後數百年因朱熹在學術界之勢力太大沒有人敢反駁大家都把河圖洛書太極圖看做深奧神祕的學問一直到清初才有幾個大師不約而同的起來發難第一個是黃宗羲著易學象數論第二個是黃宗炎著圖書辨惑第三個是毛奇齡著河圖洛書原舛編第四個是李塨著周易傳註第五個是胡渭著易圖明辨第六個是張惠言著易圖條辨各各拿出極充分的理由辨白宋人的附會證明河圖洛書太極圖之本無深意其中尤以易圖明辨爲最透徹博洽他們竟把數百年烏煙瘴氣的謬說打倒了在清初朱學盛行的時候那種工作實很重要現在案既論定我們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便夠了

此外還有子夏易傳焦氏易林二書都是假的漢書藝文志並無子夏易傳隋書經籍志才有宋陳振孫已發其僞明胡應麟清姚際恆都曾再加證明焦氏易林的假到清初顧炎武才發現姚際恆也再加證明現在都無問題了

第二章 尙書

尙書是中國最古的書先秦以前只叫做書漢初才加一個尙字關於他的問題最爲複雜自古至今造僞辨僞的工作再沒有比他費力的自從漢初伏生傳出二十八篇以後陸續發生了六次轇轕的事件第一次漢景帝

武帝間。——或說是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泰誓三篇。第二次劉歆說。武帝末魯恭王發孔子壁得古文尙書。孔安國拿來讀。比伏生所傳多十六篇。第三次漢成帝時張霸僞造百兩篇。第四次東漢杜林在西州得漆書尙書。第五次東晉初梅賾獻尙書五十八篇。和孔安國的傳。第六次南朝齊建武中姚方興在大航頭得舜典。比舊文多二十八字。這些事件。有的當時便破了案。知道是造僞的人玩的把戲。有的經過了千年或百年。多數學者的爭辨審判。才得著最後的定讞。自從唐初孔穎達作九經正義。陸德明作經典釋文。都採用梅賾的五十八篇。以後一直到清末。歷代都當做寶典看。想從科舉出身的人。萬不敢絲毫的蔑視。這部書的勢力。簡直超過了一切經典。中間雖經受了許多強有力的攻擊。和宣告死刑的判決。而得有帝王卿相的庇護。始終頑抗。所以我們講到這書。最要聚精會神的去徹底研究。現在先把各種不同的篇目列表如左。

伏生所傳今文二十八篇	孔安國所傳古文五十七篇	梅賾所傳僞古文五十八篇
堯典	堯典	堯典
	舜典	舜典（分自堯典之下半姚方興後又加上二十字於篇首）
	汩作	
	九共（共九篇）	
	大禹謨	大禹謨
臯陶謨	臯陶謨	臯陶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盤庚

棄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嗣征
湯誓
咸有一德
典寶
伊訓
肆命
原命
盤庚（共三篇）

益稷（分自皋陶謨之下半）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湯誓
仲虺之誥
伊訓
太甲（共三篇）
咸有一德
盤庚（共三篇）
說命（共三篇）

高宗融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後河內女子得泰誓三篇亦以附入伏生今文之內）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高宗融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共三篇）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共三篇）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費誓
呂刑
文侯之命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後人分顧命下半爲康王之誥亦附入）
畢命
費誓
呂刑
文侯之命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秦誓

費誓
秦誓

伏生所傳本來只有二十八篇但從史記漢書以來都說他傳了二十九篇把河內女子所得的泰誓併在伏生身上孔安國在孔壁得來的只有四十五篇因爲九共分做九篇盤庚泰誓各分做三篇所以變成五十七篇其實孔安國得了古文尚書沒有尙是問題且看下文辨別佚書十六篇的結果便知道

因爲這書的問題那麼複雜研究起來實在麻煩所以不能不分析爲個別的問題去研究現在拈出五個重要的第一是東晉晚出的古文尚書和孔安國傳的眞僞問題第二是佚書十六篇的眞僞問題第三是泰誓的眞僞問題第四是今文尚書二十八篇的年代問題第五是書序的眞僞問題至於張霸僞造的百兩篇當時便已證實不是眞的杜林得的漆書尚書就是馬融鄭玄所注的似乎和今文差不多現在都不詳說了

甲　東晉晚出的古文尚書和孔安國傳的眞僞問題

現在通行的十三經注疏裏面的尚書五十八篇經過了數百年數百人的研究已斷定其性質可分三部第一和伏生所傳今文二十八篇篇名相同的是眞第二舜典(篇首二十八字除外)益稷康王之誥都是從今文析出的都是眞第三其餘二十五篇都是僞書今文二十八篇何以可認爲眞留在講第四問題時講舜典益稷都是造僞者從堯典臯陶謨析出並不是孔安國原來所傳的舜典棄稷康王之誥是爲馬融鄭玄等從顧命析出也不是孔安國原來所傳的康王之誥但那些被析的是眞書所以析出的也是眞書剩下的二十五篇在北

宋以前並沒有人懷疑。到南宋初年才有個吳棫大膽的發難。後來不斷的有人研究。清初羣儒。竟把千年懸案判決。同時連及孔安國傳也被證明不是孔安國做的。現在把那些辨偽者分為四期列如左表。

第一期（南宋）	第二期（元）	第三期（明）	第四期（清）
吳棫	郝經	梅鷟	閻若璩
朱熹	吳澄	胡應麟	姚際恆
			惠棟
			崔述
			程廷祚

最初發難的是吳棫。但他的理由很粗淺。只從文章上看。覺得那二十五篇不似三代的風格。自從吳棫開了這個端。朱熹便跟著上去。拿同一理由作顯明的指摘。但仍不敢斷定二十五篇是偽書。只是對於偽孔安國傳下了一個肯定的判決。總算有見識。到了郝經吳澄。更大膽的攻擊偽經本身。毫不遲疑。他們四人都沒有專著一書辨偽。不過在文集語類筆記中很概括很簡單的講講。所以影響還不能很大。最初專著一書來辨偽古文尚書的是梅鷟。他著了一部尚書考異、一部尚書譜。才彰明較著的宣布二十五篇和孔安國傳是偽書。胡應麟的四部正譌也曾提及。但無特色的斷案。到了閻若璩才把替偽古文尚書辯護的口封住。才集辨偽古文尚書諸家的大成。他的古文尚書疏證委實是不朽之作。他的地位在清初學界委實是第一流。同時人姚際恆著古今

僞書考。對於尚書也有同樣的結論。另外專著了一部尚書通論。可惜佚亡了。他們倆不約而同著書辨僞。後來見了面才知道彼此所見如一。也是學術史上一件有趣的事。從此以後。辨尚書的諸家對於他倆只有補充或發揮。如惠棟的古文尚書考。說話很簡單乾脆。沒有枝節。既可補閻若璩的不足。又很容易看。程廷祚的晚書訂疑。崔述的尚書辨僞。也是一樣。此外還有許多文集對於閻氏之說。或補闕。或正誤。幾乎無懈可擊了。因爲他們在經學界地位很高。一般學者咸知尊重。所以能把僞古文尚書和僞孔安國傳宣告死刑。而後來註尚書的都依從他們的意思。把今文和古文分開。如江聲的尚書集注音疏。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注疏。段玉裁的古文尚書撰異。劉逢祿的尚書今古文集解。都不混淆今文古文在一起了。當他們未曾定案以前。有一位做辨護被告的律師叫毛奇齡。和閻若璩同時。而年紀較大。他很不滿意閻氏的攻擊古經。屢次當面辨駁。又專著一書名古文尚書寃辭。和古文尚書疏證對抗。但很不幸。那被告的罪狀昭著。確乎應得死刑處分。毫不寃枉。所以雖有毛奇齡那麼有名。那麼賣力的律師。也不能救活他的生命。所以從淸初到淸末。只有許多人幫助閻氏找證據定案。却很少人幫助毛氏找證據翻案。只光緒間有位吳光耀著一部古文尚書正解。又有位洪良品著一部尚書古文辨惑。想從墳墓中掘出死囚的骷髏。附上皮肉。穿起衣裳。再來擾人惑世。但是那裏有絲毫效驗呢。——以上講僞古文尚書和僞孔安國傳從有人懷疑到最後定案的大略。

這案的卷宗。或是專著。或是單篇。總計不下數百種。百數十萬字。諸君如知全案的詳情。只好自己去調集卷宗。現在不能多講。但也不能不說個大概。且把尚書從漢至晉的傳授次第先敍述一番。再講破案的證據。

史記記尚書的傳授最早。漢書也跟着一樣說話。都說孔子以前的書不止百篇。而且記了遠古的事到孔子才

刪定，從唐虞起，到秦穆公止，共留百篇，另外還做了序，說明作者的意思。又都說秦始皇焚書時，濟南伏生獨藏尙書在壁中，漢興，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其餘都亡了。後來僞古文尙書孔安國序的說法又不同，說秦焚書時，孔子後人壁藏尙書，漢興，沒有能通尙書的，濟南伏生年已九十餘，失了他的本經，口誦二十九篇。這二說那個可靠，很難定，但傳尙書的從伏生始，則可爲定論。漢廷立了十四博士，尙書的是歐陽氏和大小夏侯，都是從伏生傳出來的，所以漢書藝文志說『經二十九卷』，註『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從此可知伏生只傳了二十九篇——本來也只有二十八篇，但漢儒把晚出的泰誓一篇也附上了，所以通稱二十九篇。

到了西漢末，劉歆校中祕的書，發現了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卽五十七篇。據說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另外還有許多別的書），孔安國拿來考伏生的二十九篇，較多十六篇。那十六篇的篇名是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畢命，等目錄載在鄭玄尙書註內。因爲九共有九篇，所以又分成二十四卷。後來不久，漸漸散佚了。馬融鄭玄還看見些，叫他做佚書。

現在通行的十三經注疏中的古文尙書是怎樣的來歷？據那上面的孔安國序說『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而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書，並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以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不復以聞』（其實這篇序是假的，不是孔安國做的，下文再說）。西漢末，劉歆欲列古文尙書於學

官。不果行、東漢末馬融鄭玄雖是古文家。而他所註的是杜林所傳的古文尚書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晉朝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經過永嘉之亂。已無人傳授。不知其內容與劉歆所見同否。到了東晉有一個豫章內史梅賾才不知何從得到孔安國的傳。奏獻給朝廷。又說缺了舜典一篇。當時也沒人理會。南齊建武中姚方興說在大航頭得舜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那才正式列古文尚書於國學。此後南朝漸漸有人傳古文。雖然沒有專家。而馬鄭的註很不為一般人所看重了。到了唐初陸德明孔穎達承認古文尚書和孔安國傳『辭富而備。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一個給他做釋文。一個給他做正義。從那時到清末想從科舉進身的。都遵守陸孔之說。沿用古文尚書。

我們觀察各家新陳代謝的情形。倒很有趣味。自馬鄭的註盛行。而歐陽大小夏侯的傳亡佚。自梅賾的孔安國傳盛行。而馬鄭的註亡佚。二變而尚書的眞面目隱晦了。現在十三經注疏中的古文尚書便是梅賾所獻之本。和孔安國馬鄭所見的不是一本。所以說是同一的。乃是造僞者想拿魚目混珠。自南宋以來。經過先哲的努力。已把這大騙案勘破了。破案的證據實在數不勝數。我們現在只好撮其要點說一說。

(一)篇名不同。　我們試一看本章上面的篇目表。當發現孔安國和梅賾所傳的古文尚書篇目有許多不同。孔本有而梅本沒有的。汨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梅本有而孔本沒有的。仲虺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康王之誥君牙冏命。字眼略異的。孔本的棄稷。梅本叫益稷。孔本的𦙍征。梅本作胤征。由此可知梅本一定不是孔本。

(二)孔本至東漢末已逸。　孔安國的古文尚書。除劉歆說過一次以外。沒有傳授的人。到了東漢末。馬融鄭玄

表面上是傳授古文其實只傳了杜林所得的二十八篇和伏生的今文差不多二十八篇以外的篇名和殘句馬鄭和許慎說文所引。都叫做佚書。假使那些古文家所見的尚書卽是後來梅賾所傳的尚書。爲什麼書尙存而稱逸呢。這可見東漢末諸儒都未見後來梅賾所傳的古文尚書和孔安國傳。

（三）文章太不相類。　伏生所傳今文二十八篇。梅本也有。我們讀起來。眞是『周誥殷盤。詰屈聱牙。』科舉時代的小孩子。對著他咬牙切齒。沒有辦法。老是伸出手掌挨先生的板子。但一讀到五子之歌湯誥說命……等篇。文從字順。隨口能舉。有似恩逢大赦了。五子之歌的時代在湯誓之前。湯誥到說命諸篇的時代在盤庚之前。不應在前的反而易讀。在後的反而難懂。仲虺之誥和湯誓同時。武成和牧誓同時。周官君陳和多士多方同時。更不應一種易讀。一種難懂。拿文體而論。眞太奇怪了。所以最初懷疑的吳棫朱熹便從這點出發。終究證明了二十八篇以外的是僞書。——那書首的孔安國序。文體也不似漢朝風格。當然也是假的。

（四）梅本抄襲的痕跡顯然。　造僞的不能憑空架閣。必定抄襲眞書。或割裂。或變換。或綴綴。使讀者不疑。梅本古文尚書大半皆有淵藉。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從荀子論語抄襲得來。本書總論第四章已說過了。其餘各篇各句的出處。差不多都可以找出來。明人梅鷟的古文尚書譜。清人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以及清人文集。已經爬梳得很詳盡了。可見梅本的確是採綴古書而成的。

自清初諸儒勘破梅本僞案後。大家都叫梅本爲僞古文尚書。但此書除和今文相同的二十八篇以外。究竟是什麼時代的什麼人僞造。至今尙無定論。許多人因梅賾是東晉人。而且曾說此書是從魏人王肅傳下來的。所以斷定是王肅僞造。王肅爲什麼僞造。因爲他和鄭玄不對。所以想造證據來壓倒鄭玄的經說。這大概也沒有

什麼問題.

但是今日通行的古文尚書是不是梅賾所傳的是不是王肅僞造的卻還大可研究清儒最後的辨尚書者——程廷祚著了一部晚書訂疑搜羅很多證據說王肅僞造梅賾傳出的早已散佚了現行的大約到齊梁之間才出來上距梅賾已有百年我很贊成他的說法南齊明帝建武中姚方興分堯典『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僞造『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二十八字加於篇首這二十八字不但今文沒有就是梅賾也未看見說不定這一類的事情不止這一件哩.

乙　佚書十六篇的眞僞問題

上面曾據劉歆的話敍述漢武帝末孔安國得孔壁古文尚書比伏生所傳的多十六篇那十六篇到底是眞是僞向來都認爲眞的他們一面儘管恨僞古文一面又痛惜那十六篇止存篇目而無文章其實恰因文章已亡佚了所以從前沒有人懷疑清人程廷祚劉逢祿邵懿辰和康南海先生卻根本不相信西漢有什麼古文經更不必說什麼十六篇了這種見解也不從他們始當劉歆主張立古文經於學官時漢儒已說『尚書爲備』可見當時並不信二十八篇今文以外還有別的東漢王充的論衡也說漢儒以二十八篇上配二十八宿以爲孔子故意如此配合後來得了一篇泰誓又以爲二十八宿之外添了一個北斗這種幼稚可笑的思想十足的表現漢儒相信『尚書爲備』的精神但替古文辨護的人還可以說這是今文家的說法不足爲憑我們不妨舉出那十六篇可疑之處給大家知道.

西漢講尚書的大師第一個是伏生前面已講過了伏生傳給歐陽生歐陽生傳給兒寬後來歐陽大小夏侯三

家都出於兒寬，兒寬又是孔安國的得意門生，所以第二個大師應推兒寬，假使孔安國果眞得了比今文多十六篇的古文尙書，果眞又做了傳註，兒寬不應不看見，見了不應不傳述，一般主張眞有古文的人說孔安國不傳給兒寬而傳給都尉朝，但古文家馬鄭都說「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最可疑處，史記分明說孔安國早卒，照卒年推算，不及見武帝末巫蠱之事，而僞孔安國序說因巫蠱事，所以不以古文尙書上聞於朝廷，魯共王分明死在漢武帝初年，而漢志說他在武帝末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因此我們對於孔安國曾註古文尙書與否，古文比今文果眞多十六篇與否，不能不懷疑，所以劉逢祿和康先生都說這十六篇根本是劉歆僞造的，原文亡佚，毫不足惜，程廷祚的晚書訂疑更說那十六篇逸書經漢儒引用至今尙存的殘句比較今文二十八篇的辭義相差太多了，而且有許多可笑之處，我們由此可知不但梅賾所傳僞古文二十五篇是後人僞造的，即所謂孔安國傳的眞古文十六篇也未必是眞的。

丙　泰誓問題

伏生所傳今文本來只有二十八篇，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給朝廷，後來合成二十九篇，古文尙書也有泰誓，但隋書經籍志說他和河內女子所獻不同，東漢末和三國諸儒如馬鄭王肅等都疑泰誓，說他的年月和書序不同，字句又和左傳國語孟子等書所引的泰誓不同，不知他們所疑的是河內女子所獻的呢，還是古文尙書的那一篇，但無論是任何篇，都已是不可靠了，現在的泰誓又後來的贋鼎，從古書輯出的眞泰誓也未必是眞的，關於這個問題古文尙書疏證答辨得最清楚，這裏不講了。

丁　今文尙書二十八篇的年代問題

經過幾次淘汰尚書只剩下二十八篇了．二十八篇比較的可信．最少也是漢初傳下來的．總不能不承認是孔子所曾看見．除了堯典『曰若稽古帝舜』至『乃命以位』二十八字以外．當然後來把舜典從堯典分出．益稷從臯陶謨分出．康王之誥從顧命分出．篇名雖僞而本文是眞．我們應該包括在二十八篇以內．當做眞的看待．爲什麼我們承認二十八篇是眞的．因爲傳二十八篇的是伏生．伏生當秦始皇焚書時．正在壯年．當然能見眞的尙書．漢初伏生從他的壁中得到這二十八篇．當然還是壯年所讀的．孔子刪書的話．雖然無從證實．但孔子總和書有密切的關係．觀孔門後學很注重那部書．便可明白．從孔子到伏生．沒有焚書禁書的暴政．又剛好是學術發達的時代．傳習尙書的人很多．當不致有亡佚或變亂的事情發生．所以我們可以承認孔子曾見這今文尙書二十八篇．

從前有人懷疑二十八篇中的金縢篇有這麼一段離奇話．『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這種和情理相差大遠的紀事．似乎不是信史．其實不然．這只能怪當時史官拿非史的事當史．不能嚴格的擇別．正和後來的晉書魏書相類．晉書多採小說．魏書雜記瑣聞．我們只可說他擇別史料的標準不對．不能說那二部書不是唐太宗魏收做的．所以金縢無甚問題．可以當做神話看待．借來考察當時的社會心理．除了這篇以外．從前沒有懷疑過的．我們可丟開眞僞不講．專研究他的年代．

二十八篇的前四篇——堯典（包括今本舜典）臯陶謨（包括今本棄稷）禹貢甘誓——向來叫做虞夏書．一般人以爲不是唐虞史官不能做得那麼好．一二學者却因此發生了莫大的懷疑．第一．堯典的文體比僞古文的大禹謨五子之歌雖然古雅多了．但比今文的湯誓盤庚多士多方則實在易讀．不應虞夏較古的文章

反而文從字順，殷周較後的文章反而詰屈聱牙，這分明是湯誓等篇的時代比較堯典早，堯典當然不是虞夏人的作品。第二禹貢所載的地域很廣，雖可說游牧時代的人跡比種藝時代較寬，所以禹貢也跟著多記，但殷民族的活動圈僅限於大河南北，西周也只限於大河流域，到了春秋戰國才慢慢擴充到長江粵江流域，才知道有交趾等地，爲什麼禹貢的九州恰同東周地域相等而不和殷周相等呢。除非地下有資料，將來發掘考究，可以證明虞夏地域確同於東周，否則禹貢總是東周的地理書吧。第三堯典可討論之處尚多，如『蠻夷猾夏』『金作贖刑，』夏是後起的名詞，金屬貨幣是周朝才有的東西，當然不應在堯舜時代的書上發現，那上面還有幾處提起『中星，』我們雖不是天文專家，但覺得和夏小正講的中星不甚相遠，夏小正決不是夏朝的書，乃是周人建寅的曆，那麼堯典也許是周人追述之辭，不能認做堯舜史官所記，將來經過天文學家的研究，總有一天可以給這個說法以一個證明。

上面這段似乎有些是辨眞僞，其實仍是考年代，因爲堯典首句分明說『曰若稽古帝堯，』皋陶謨首句分明說『曰若稽古皋陶，』並沒有告訴你是堯舜史官記的，不過後人好古，以爲非堯舜史官不能做出那麼好的文章，所以硬把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叫做虞夏書，奉做聖賢傳授的心法，其實我們只根據那篇首一句，認做後人追述的便好了，他本來就沒有冒充是堯舜史官做的，我們何必說他是僞書呢。所以上段的論證，恰好證明了那四篇是周人追述的，把時代移後了二千年，卻不曾指摘某篇是僞書。

二十八篇除了前四篇以外，從湯誓到微子叫做商書，從牧誓到秦誓叫做周書，眞僞絕無問題，年代可照向來的說，分明看做商周的作品。

戊　書序問題

書序至今尙存共一百首。放在每篇之前。說明爲什麼要作這篇。體例和詩序相似。如堯典序云『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作堯典。』那百篇序。向來都說是孔子做的。本來合成一篇。僞孔安國古文尙書序說是孔安國分置各篇首的。伏生的今文二十八篇。後來忽然變成二十九篇。有人說是添了泰誓。有人說是添了書序。因此有伏生傳孔子書序之說。但我却都不相信。孔子時。書有若干篇。有序沒有。還是問題。就是書有百篇。篇皆有序。而百篇序也就已經不能包括當時書的總數。序外的篇名見於各古書的還不止一二個。禹誓武觀湯說官刑相年見於墨子。夏訓伯禽唐誥見於左傳。太戊見於史記。尹吉高宗見於禮記。大戰揜誥多政見於尙書大傳。尙書大傳。據說是伏生傳下的。爲什麼又和書序的篇目不同呢。史記引了尙書許多篇目。和書序相同。爲什麼又多一篇。這分明是伏生不曾傳書序。書序抄襲史記而偶遺一篇目。本來這是沒有的東西。

詩經有序。已是無聊。但詩是文學家的寄託。別人有時不易知道本事是什麼。有序還可給人以一個聯想。書本紀事文章既已明白。何必要序。由此牽連到孔子曾否刪書。曾否做序。二十八篇以外的有多少的問題。我們看。刪書之說。出自尙書緯。根本不可靠。史記說孔子序書傳。只是說次序那些書傳。並沒有說替百篇作序。二十八篇就是孔子次序的。其餘當時都已散殘了。逸書的總數無從統計。未必就剛好加上不佚的是一百篇。漢儒說二十八篇『尙書爲備。』固然未免固陋。而最少那二十八篇是孔子以後傳習最廣的。其餘都不成片段了。那百首書序整整齊齊的篇名。却未必可靠。自從朱熹提起孔子不作書序的問題以後。程廷祚也曾辨論過。到了

康先生著新學僞經考就有一篇專攻書序之僞在很詳審的理由中宣告書序的死刑和閻若璩宣告僞古文尙書的死刑一樣書序是不是劉歆做的抑或劉歆以後或以前的人做的現在未定許是秦漢間儒者有孔子刪書的故事後人因把史記夏商周本紀和魯世家的話湊成一篇書序但最少一是孔子做的

第三章 詩

詩經是古書中最可信的我們可以不必考究他的眞僞單辨淸他的年代便够了現在且提出三個問題

一 全部詩經所包涵的年代多麼久——最古的是那一篇最晚的是那一篇中間相差若干年

二 三百篇中那一個時代的篇數最多——那幾篇可合成一組可認做某時代的作品

三 什麼時候才編成這樣一部詩經

這些都是關於詩經年代的我們可以逐個討論下去

甲 第一問題

詩經起自何時迄於何時自來即多異說他那最後五篇——商頌據現行的詩序說就是商人祭祖之詩這話若確那麼詩經的年代很早商朝已經有了到孔子時有五六百年但在西漢以前並沒有人說商頌是商詩的都說是宋人作品國語有這麼一句話『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正考父是宋國的大夫是孔子的祖孔父嘉的父周太師是周室的樂官國語的意思商頌是正考父做的請周太師校正其樂律後來毛氏詩序說『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意義却和國語說的大不同了「校」是請

別人校自己的「得」是在別人處得到別人的那裏可以隨便更改。但很不幸。此後都相信詩序的話了。一直到宋朝以後才有人開始懷疑。從事辨別。辨別最清楚的沒有人比得上魏源。魏源著古詩微。列舉十三條證據於商頌發微篇中斷定商頌是宋襄公時正考父祭商先祖而稱頌君德的。他那些證據也許不免瑣屑。但大都很對。足以成為定論。

但宋頌何以稱商呢。我們看左傳常以商代宋。如魯僖公二十二年。宋大司馬固說。『天之棄商久矣。』所以宋詩名商頌。毫不足怪。我們又看商頌第五首有『奮伐荊楚』之句。最少商朝尚無所謂荊楚。楚在周初還是蠻夷。到周昭王以後才和中原發生關係。因此我們越發知道商頌完全是正考父歌頌宋襄公的。因為宋襄公隨齊伐楚得勝。自然不免鋪張盛事。這不止商頌如此。就是魯頌也是魯僖公隨齊伐楚凱旋以後叫人做的。後來揚雄法言說『正考父晞尹吉甫。公子奚斯晞正考父。』晞是希慕之意。吉甫奚斯都是詩人。詩經大雅烝民說。『吉甫作誦。穆如清風。』魯頌閟宮說『奚斯所作。』他們既然一個希慕一個。又都善會做頌。可見正考父作商頌是無可疑的了。漢人碑刻和書籍說及這事的多得很。但從沒有說商頌是商詩的。

不但如此。就是商頌的文體也可證明是宋國才會有。商朝不會有。周頌是西周人作品。很簡單。多沒有韻。商頌魯頌如小雅。頗長。句句押韻。音節和諧。如那的『猗歟那歟。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殷武的『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若拿來比周頌清廟的『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般的『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一易讀。一難懂。一有韻。一無韻。真是相差太遠了。假使商頌果真在周頌之前。必不致如此。以空洞的文體判別真偽。似乎很危險。其實不然。偵探小說說偵探狗嗅臭味可以得

犯人。研究文學很深的人。亦如偵探狗一樣一見文體便可辨眞僞。雖無標準而其標準比什麼都厲害。以淸廟和那比當然難懂的在前。易讀的在後。所以我們可斷定商頌是宋詩。是年代很晚——齊桓公宋襄公時的詩。大家要知其詳。可自參考詩古微。

商頌的年代既已確定。才不會提前詩經的年代。才可以討論關於詩經年代的種種問題。據我看。最早的。不能超過周初。也許有幾篇在周公時代。最遲的若依毛氏詩序。就是株林。因爲株林記了夏南的事。是在西曆紀元前五百九十八年。後此四十七年而孔子生。（五五一）若依韓詩外傳。就是燕燕。因爲燕燕是衞定姜送其兒婦大歸的詩。是在西曆紀元前五百五十八年。後此七年而孔子生。我們假使相信韓詩之說。則詩經的最後一篇在孔子生前七年。但燕燕詩。毛詩認是衞莊姜做的。在春秋初年。這樣詩經的年代又得縮短四十年了。我們因爲齊魯韓三家詩說比毛詩較古較可信。魯齊也都認爲燕燕是衞定姜的詩。所以不妨認詩經到西曆紀元前五五八年就終結了。但燕燕以後。孔子少時。還有詩沒有。又是一大問題。其故因三百篇多無名氏作品。大多不能考定年代。誰能擔保燕燕之後就沒有詩呢。所以詩經全部的年代。最早在周公時。最遲在孔子生時或稍後。若勉强說。最早是武。最遲是燕燕。相距約五百年。

乙　第二問題

欲將詩三百篇一一考定確實年代。固屬很難。但約略推定某幾篇在某時代。某時代詩多。某時代詩少。也非不可能的事。今本詩經分風雅頌三部。風又分二南。十三國風。雅又分大小。頌又分周魯商。從前做考證詩篇年代工夫的。漢末有鄭玄著詩譜。可惜書不傳了。宋有歐陽修續做詩譜。王應麟輯纂詩譜。淸儒也繼續輯出許多。據

鄭玄的意思商頌最早周初的詩最多．商頌的價值第一．二南次之．但這是一派的意見．齊魯韓三家便不和他一樣．而且他的主張常多錯誤．如關雎．鄭玄以爲文王時美后妃之詩．齊魯韓以爲康王時人所作．如何彼襛矣分明是周桓王之女嫁給齊襄公時魯人歌頌他的詩．春秋莊公元年明記其事．此詩明有『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可爲鐵證．而毛鄭一派硬要解「平」爲太平．「齊」爲平等．說是文王嫁女之詩．眞是迂腐可笑．如甘棠．因有『召伯所茇』毛鄭硬認做召公奭．說是周初的詩．但「公」「伯」顯然有別．伯是五伯的伯．詩有郇伯申伯．都是西周末年的人．詩大雅召旻稱召公奭爲召公．不稱召伯．可見甘棠最早不過西周末年的詩．從前的人錯認文學的價值愈古愈高．胸中旣有成見．所以輾轉附會．到處誤解．又二南歌詠江漢．江漢在周初還未十分開闢．到東周初才漸漸發生文化．前人說二南是文王化被南國的成效．其實那裏有文化低落之地而能出產這樣高尙文學之理．——由此我們很可以斷定二南是西周末東周初的產物．固然不是一時出現的．但因其文體相近．可知其時間不出百年．前人認是商末周初百年間．那是錯了．

順着年代講．則周頌最早．周頌也許有武王時的作品．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莊王曾引過周頌武之七章．武最少是武王克殷所作．比較的可信是詩的最早一篇．周頌昊天有成命有『二后承之．成王不敢康．』最少這詩是康王時的．文王時代的詩．可是一篇也找不到．而後人必認爲文王時代的．可笑的很．先橫成見而附會其事．是考古的大毛病．千萬不可如此．所以我們認周頌爲周武王到康王時代的詩．在詩經爲最古．

大雅小雅有許多史料．可叫做史詩．若拿來和鐘鼎文比照推考．可得前人不知的遺事．他的年代大約在西周末年的有十之七八．成康時代的也許有一二篇．尙有一部分變雅是東周初年的．若以文體而論．假使周頌在

後而反質樸。二雅在前而反風華則萬無此理所以大小雅一定在周頌以後決不是文武時代的產品。

此外十三國風亦如二雅。各以國名。十三國中檜至西周末被唐滅了。所以檜風一定在西周末年以前。比任何國風的年代都早些。唐是晉初受封之名。至曲沃莊伯奪國受封以後。單稱晉不稱唐了。所以唐風一定是魯桓公以前的東西。魏不是戰國的魏。到魯莊公時被晉獻公滅了。所以魏風是魯莊公以前的東西。這三國比較的很早。其餘較遲。

邶鄘衞三國風的問題很雜。篇數又很多。佔了國風全部三分之一。名義上雖有三國。實際上只有衞國的詩。詩裏人名地名事實都是衞國的。所以只能叫做衞風。但邶鄘是什麼東西呢。向來解做衞國裏面的小國名。那麼。又爲什麼要分爲三國呢。王靜安先生解做邶是燕地。鄘是魯國。風詩則已失傳。後人不懂。妄分衞風的一部給邶鄘。這就比較的可信。我們認邶風鄘風已亡。今本邶鄘衞三國風只是衞風。不可誤信古人之說分衞風爲三部。

其餘王鄭齊秦陳曹豳七國和衞風都是春秋時代的產品。沒有多大的問題。但若拿來和二南相比。卻又發生問題了。以地方文化發達先後程序推之。二南許更在八國風之後。以文字優劣而論。二南也比八國風更加風華豔麗。大凡一新民族初接受他民族的文化的時候。常有異彩的創作出現。二南不名風而名南。不名東西北而名南。又有江漢一類的楚國地名。文體又和後來的楚辭有線索可尋。所以我們要認爲春秋後半期的南方民族作品。也未嘗不可。宋王應麟曾這樣主張過。說二南和楚辭有先後銜接的關係。這是不錯的。

綜合起來。我們對於詩經年代第二問題的解答是。周頌最早。是周初的產品。大雅小雅檜風唐風魏風次之。是

西周末到和春秋最初期的產品。周南召南王風鄭風齊風秦風陳風曹風豳風衛風較晚。是春秋時代的產品論起篇數最多的那自然是春秋時代。

丙　第三問題

上面的結論詩三百篇是周初到孔子生時五百年間的產品。但到底是什麼時代什麼人編成的呢。依史記孔子世家說古詩有三千篇。孔子自衛返魯刪爲三百五篇。此話若眞。則孔子六十四歲返魯。七十三歲死。在死前十年間刪詩。但孔子四十五歲已講學。孔子向來教人都用詩。詩是他學校的重要功課。當未刪詩以前。拿三千篇教人呢。還是拿三百篇。論語常說『誦詩三百』『詩三百』。未必一定是六十四歲以後說的話。可見孔子教人只用三百篇。假使嫌這個證據薄弱。那麼請看詩古微怎麼說。詩古微夫子正樂論說『夫子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今考國語引詩三十一條。……逸者僅三十之一。……左氏引詩二百十七條。其間丘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者四十有八。而逸詩不過二條。列國公卿引詩百有一條。而逸詩不過五條。列國宴享歌詩贈答不過七十條。而逸詩不過三條。是逸詩不及今詩二十之一也。使古詩果三千有餘。則自后稷以及殷周之盛。幽厲之衰。家弦戶誦。所稱引宜十倍於今。以是推之。其不可通一也。……』（以下還列了許多證據。現在不盡引述）假使今詩是孔子六十四歲。從三千篇裏選來編定的。則逸詩應不止此數。爲什麼只有五十分之二。不在今詩三百篇之內呢。本來孔子刪詩之說。從孔穎達即已懷疑。到了魏源著詩古微。尤其盡力否定。這是我很贊成的。三百篇本來到魯頌爲止。商頌許是孔子補加上去的。孔子教人只用現成的三百篇。並沒有從三千篇中選出三百篇來。

但這三百篇到底是什麼人編定的呢那只好闕疑但最少是早已成爲定本的定於何時很難斷定因最晚的那篇燕燕在孔子生前七年所以最少是孔子幼年有人編定的前人說是周太史編的但那時已沒有人理會周朝周朝也沒有這大力量幹這事大概可推定這三百篇是魯國已通行的本子這我們也有證據左傳記吳季札觀樂於魯太史唱詩篇名沒有在今本以外的可見魯太史用的詩本和今本相同雖然可以說這許是左傳的作者從後追記之辭不足爲孔子生前已有定本之據但沒有得充分的反證以前這說總是可成立的

從上面說難道孔子和詩經沒有關係嗎那不然那是有相當的關係的大概孔子對於詩篇的次序曾用一番心思這是一點後來漢人最看重『四始』——關雎爲國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許是因爲孔子有意所以孔門傳習下去第二點商頌許是孔子加上去的因爲商頌的作者是孔子之祖第三點孔子用功的深處不在乎刪詩而在正樂漢儒本來沒有說孔子刪詩的司馬遷作史記看見論語有『孔子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所以才生出孔子刪詩之說其實論語這段話正可證明從前的詩詞樂譜不好孔子自衞反魯才改良他却不能證明曾經刪詩我們看孔子是極喜歡樂歌的人論語說『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可見他不哭這天一定唱歌又說『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可見他很會唱歌又說『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他自己也說『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可見他對於樂歌的興味極濃孔子世家曾說『詩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然則孔子對於詩的工作在創造樂譜改定歌調從前的詩許是不盡可歌到孔子才譜詩入樂三百篇沒有不可歌的了風雅頌的分別前人說法不一我看許是孔子定的樂調專名和音樂有關墨子言『儒者誦詩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百

舞詩三百』，可見孔門後者還是遵守孔子教法認絃詩歌詩爲功課。而詩無不可歌的。由上文看來。孔子用功於詩全在正樂這部分。後人推尊孔子。硬說他刪了詩。反爲失了眞相。所以我們斷定詩三百篇成於孔子少年或生前之時，編者很難指定。孔子對於詩的功勞只在樂歌上面。——三個問題算是解答了。

末了。我們還得討論詩序的眞僞和年代問題。今本詩經。每詩前面都有幾句小序說明作詩的緣故。這就是詩序。詩序。漢志不著錄。齊魯韓三家詩都沒有。單是毛詩有。後漢書儒林傳明白說。『衞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後人老是不信。隋志說相傳詩序是子夏作。經過毛公衞宏潤色。後來有人說詩序首句是子夏作的。其下各句是毛衞作的。又有人說是大毛小毛公分作的。鄭玄一面說是子夏作。一面又說是孔子作。程子說是採詩人作。王安石說是詩人自己作。異說紛紛。把詩序推尊到無上的地位。却無人知道本來是假東西。一直到南宋忽然出了幾位辨僞大家——程大昌朱熹鄭樵——很猛烈的攻擊詩序。把他的價值降落到零度。大家都確信是衞宏做的。整個的要不得。朱熹初年仍舊推尊詩序。晚年和呂祖謙辨論的結果。始轉而從鄭樵之說。他有很好的見解。以爲主張「詩因序而作」者大可嗤笑。但他亦不徹底。他的詩集傳仍有從詩序的。

詩序到底是什麼時代的作品。兩漢儒者說詩。從沒有提到有詩序。六經奧論說『漢氏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詩序至是而始行。王先謙反駁這說。說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服虔解誼。太尉楊震疏。李尤漏刻銘。蔡邕獨斷。都已引用詩序。何嘗至黃初時始行呢。其實據我們看。那是不成問題的。左傳和詩序相同的。只有『美哉此之謂夏聲』一句。那當然是偶然。或是衞宏有意抄襲。西漢一代文字無有引用詩序的。也沒說詩有序。服楊李蔡固然是東漢儒者。但都在衞宏稍後。衞宏著的詩序。他們自然可

以看到後漢書既然明說衞宏作毛詩序，我們又何苦奪他的功呢，但我們却不可因此就說他僞造詩序，因爲「說詩家」解釋作詩原因寫成片段文字，是漢人風氣，齊魯韓三家詩說，雖然不傳，但輯得的三四十條還有些像詩序的體裁，我們怎麼能擔保毛詩不也這樣呢，說不定毛詩的片段說話還不是篇篇都有，到了衞宏手裏才全部都給他做篇小序，來彌補這個缺憾，但沒有想到這實在太隨便了，事蹟的傅會，姓名的錯亂，詩意的誤解，……在使讀詩者迷惑，實在是衞宏强不知以爲知之過，所以詩序一經南宋諸儒的攻擊，便失了他迷人的本領，後來雖經淸代一二漢學家一度的維護，而不能挽救他已失的生命或威靈，

此外如子夏詩說申培詩說，關於說詩的僞書，早經前人的論定，現可以不必多費口舌了，

第四章　三禮

三禮的名稱，比較地發生得很遲，從前並沒有，東漢末，鄭玄註周禮儀禮禮記，才合稱三禮，即現行十三經的三書，是這三書向來看做一樣的性質，其實錯了，南宋以後，把禮記當做五經的一種，明淸科舉也以禮記爲三禮代表，其實不對，漢代六藝只有禮古經，又名士禮，凡十七篇，到東漢又改稱儀禮，禮記是解釋儀禮的記，即傳，可與經對立而不可混稱經，做個譬喻吧，譬如易，儀禮好像卦辭爻辭，禮記好像十翼，譬如春秋，儀禮好像春秋經，禮記好像三傳，所以三禮可分三部，禮記包括大戴禮記和小戴禮記，目爲一部，周禮儀禮各自爲一部，三部是不可同等看待的，周禮原名周官，西漢末劉歆才改稱，但至今仍兩名通用，他和儀禮的分別，儀禮如唐開元禮大淸通禮，是社會自然形成的，非法令的，周禮如唐六典大淸會典，是行政法，是政府的固定制度，眞僞且慢些，

論根本就不是禮而是官制所以原名周官只是說周代的官制我們須先知這四部書的性質才可講到別的問題——若是嚴格的講禮只有二就是儀禮禮記而周官應該撇開但自鄭玄以後都看周官是禮的一種為方便計只好仍稱三禮

甲 儀禮

現在先講儀禮儀禮這書眞僞沒有問題絕對不是西漢以後的人僞造的漢志說『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說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我們看這十七篇禮和春秋左傳所載的禮有時相同大概就是孔子所雅言的禮在周代曾經一度通行所以我們現在只問到底這十七篇是什麼時候才有向來因有周公制禮作樂之說便都說儀禮是周公傳下的後來研究三禮的人又認三禮都是周代通行的總想打成一片遇著彼此矛盾處或採此駁彼或調停兩可或附會或曲解鬧的一塌糊塗不知枉費多少心力其實周禮出現最遲二部禮記也至漢宣帝時才成書既已顯然不是周公的著作就是儀禮也不很早縱使我們承認儀禮有一部分是周初所有吧經過了八百年的變遷也不知換頭改面了幾次才到高堂生手裏而且古時文字沒有刻板全靠口授或用簡記像儀禮這樣難讀就是叫我背誦也要考不及格還能夠流傳八百年不會佚亡或變亂嗎古時書籍當然不止書詩易禮幾部何必只存這幾部呢那自然各有其原因如書存於史官易存於筮卜之官詩存於太師和民間口誦但西周以前的書易詩有多少書易詩的大部分還不是東周春秋的東西嗎儀禮這樣難讀難傳的東西還反是西周初年傳下來的一點不變原樣嗎試看他裏邊士冠禮的頌詞全採自詩經詩成於春秋末那麼儀禮似成於詩成以後最少也是同時又看他裏邊鄉射禮有『乃

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不興告於樂正曰「正歌備」』一段正歌據說就是小雅可見儀禮最少是成於小雅二南通行之後小雅二南作於西周東周之間通行必在東周那麼儀禮還不是成於東周春秋嗎

但儀禮的一部分許是西周已有因爲禮是由社會習慣積成的不是平空由聖人想出來西周習慣的禮寫成文字成爲固定的儀節許是比較的很晚今十七篇許是出於孔子之手相傳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我不信孔子曾刪詩書而倒有點相信孔子曾定禮樂第三章已講過孔子定了樂譜禮這部分依禮記中庸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大概周代尚文禮節是很繁縟的孔子向來認禮爲自己教人的要課那麼把禮節釐定一番使其適宜也並不稀奇所以我說儀禮許是孔子編的你們不相信嗎禮記檀弓有這麼一段話『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這分明告訴我們最少十七篇的這篇士喪禮是孔子手定或口授孺悲寫定的這篇如此那十六篇誰能擔保不是孔子手定或口授他人寫定的呢還有二點我們尤其不可不注意儒家不是主張『三年之喪』嗎三年之喪的禮制起自何時他們說是遠古相傳堯舜行過的但下面三段記載却使我們懷疑他們的話論語載『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汝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假使三年之喪是自遠古相傳已成定制則宰我那有這樣大膽地懷疑那敢提出減喪的主張孔子也就這麼老實只駡宰我

一句『汝安則爲之』竟不能禁止他不爲未免太離奇了這可見三年之喪許是儒家創造的主張孟子也有一段話記滕定公死了世子遣然友問喪於孟子孟子主張三年之喪『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這段話並沒有後人僞造的痕跡當然可信滕魯先君假使行過三年之喪滕的百官一定不敢反對這點也可見三年之喪除了儒家以外社會是不通行的所以墨家攻擊儒家常拿這點做焦點就是禮記也有一段話越加可以證明三年問『「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期是一年之喪本來至親也以期爲斷這裏說的理由和上文宰我的理由一樣而三年之喪不過是加隆重點可見『至親以期斷』是原來的禮三年之喪是儒家加重的禮了我們看一年之喪是很有理由的現在世界上許多人種都是這樣可知是人情之常本來古代也都如此儒家加重的理由反不充足孔子說『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所以子女應爲父母服三年之喪才可以報恩其實這不過指乳哺而言若說子女成立至少也要到十餘歲要想報恩至少要服十五年之喪才是若說忘情則有一年大概也够了由此可知三年之喪是孔子的主張不是周公的制度前人說是周公制的禮恐怕有錯了吧——爲什麼我們要詳細討論這個問題只因儀禮最後的五六篇都是講喪禮的都是講三年之喪的我們正可藉以推定這五六篇是孔子手定或儒家寫定的固然儀禮全部非都由孔子創造如鄉飲酒禮鄉射禮依論語禮記所記孔子時已有不過編定成文也許全部出自孔子因士喪禮決是孔子手定其餘

也可推定是孔子審定過的．大致不會十分很錯吧．

儀禮的年代．上文已推定了．以下還要附帶講儀禮共有若干篇．今文十七篇是足本否．漢志說．『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那七十兩字已經後人證明是十七的錯誤）什麼是禮古經呢．漢志說．『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那七十兩字也經後人證明是十七的錯誤）因此西漢末以後的古文家．以爲今本儀禮十七篇是不完全的．而今文家則以十七篇爲足本．那三十九篇的目錄．唐開元禮登載了．原文至唐後已不存．後人輯出了數十條．因爲文體和十七篇不類．惹起多數學者懷疑．至邵懿辰著禮經通論．便推定是漢人僞造的．今本十七篇所講的．不外冠昏喪祭鄉射朝聘八種．禮記說孔門最重此八禮．可見十七篇是孔門所傳．八禮以外的禮．或許從前有．亦難講．如投壺．小戴禮記有．如釁廟．大戴禮記有．但都是不通行的小節．或是孔門所不傳．孔門所傳的．只是那八種大的禮儀．而那八種不在那十七篇之外．可見十七篇是孔門足本．其餘三十九篇是漢儒採摭湊集的．雖然亡佚．不可足惜．有如孟子外篇給趙岐刪削了．豈不省了讀書者許多精神嗎．

乙　周禮

周禮的來歷．漢志沒有說明．只著錄了『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也不過附在禮經後面．隋志可不同．旣把周官經改名周官禮．著錄在儀禮前頭．又說．『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敎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大概是根據漢書河間

獻王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之屬』一語.其實獻王傳的周官是否劉歆立博士的
周官禮.還是問題.且不管吧.就是講周禮的來歷.也另有不同的說法.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說『秦……
……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
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
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杜子春尚在.
……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現在的後漢書馬融傳沒有這段話.這所謂馬融傳.
大概是馬融的周官傳)序周禮廢興又說『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爲
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我們看了上面幾段
話.不免生出許多驚異.一.說起周官的來歷.有的說在漢武帝時.出山巖屋壁間.有的說在漢時有李氏獻給河
間獻王.二.既已出現了.爲什麼又隱祕不傳.既祕隱了.爲什麼經過百年又出現.三.劉歆表彰這裏.爲什麼衆儒
要反對.不惟當世.就是東漢百餘年的儒者都反對.就是鄭玄作注時.還有林孝存何休要專著一書來反駁.我
們看周禮所以能够站得住.保存至今的.鄭玄之功最多.他把來攏在儀禮前頭.但因此.問題便多了.本書總論
第三章講過中國人最早專著一書攻擊僞書的.就是這場公案.林何辨周禮.但一直到最近.孫詒讓章炳麟一
派.仍舊相信周禮是周公致太平之書.我們帶今文家的色彩的人.却總是否認的.今文家說周禮是劉歆僞造
的。我們可以公平點說.非歆自造.也許有所憑藉.最近出土的甲骨文.周禮有幾個字和他的字相近.就如『觀
』『獻』.別書沒有周禮和甲骨文都有.因此.擁護周禮的人大喜.以爲從此無人敢攻擊他了.其實這點微小

的證據．是不能救「周禮是周公所做」一說的命．不過可以減輕劉歆全僞之罪．能了我說這書總是戰國秦漢之間．一二人或多數人根據從前短篇講制度的書．借來發表個人的主張．（有如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主張也不是平空造出來的．一部分是從前制度．一部分是著者理想．惟其根據從前制度．所以有古書可證．如左傳所載路館之制．和他所載相同．但他却又不是全依舊制．覺得要如此如彼做才好．就如孫文的建國方略一樣．只用他不能完全脫離周俗周制．所以後人說是周公做的．孟子和禮記王制說『侯國方百里』．周禮說『侯國方五百里』．因時代不同．故主張不同．後人不懂．牽合爲一．自然講不通．春秋和戰國初的國多地狹．所以侯國只可方百里．戰國末國少地闊．自然侯國可大些了．因此益知周禮是戰國以後的書．但劉歆爲新莽爭國．爲自己爭霸．添上些去．自然不免．或者有十之一二．好像左傳一樣．我們大概如此看法．所以對於這書．自然不相信是周公的書．若編周公或周代的史．拿來做資料．糟不可言．但拿一部分來分別看做春秋戰國一度通行的制度．看其餘一部分爲政治學上的理想的建國制度．那是再好不過的．我們不可因其爲戰國人作．劉歆添．便認爲無價值．須知以戰國而有此種偉大人才．留此種偉大理想在這部周禮上．那是我們的光榮．不是我們的汚辱．不過我們若認爲周公做的．那就反而把他的價值降低．害他成爲僞書．豈不寃枉嗎．

還要附講的．就是考工記．隋志既說漢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周禮冬官篇．所以今周禮前五篇和後篇分明是二部書．考工記的年代．向來看做在周禮以前．因其文體較古雅些．所敍之事也很結實．沒有理想的話．除了迷信周公作周禮的人．否則沒有不承認這說的．但是到底考工記是何時的書呢．有人說是周公的．有人說是西周．有人說是東周初．我都以爲非是．我們只要一繙本文．便可知是戰國末年的書．他的第一段便說『粤無鏄

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燕是到春秋中葉才和諸侯往來的秦是到東周初才立國的粤胡是到戰國末才傳名到中國因此可知考工記是戰國末的書比周禮前五篇略早些決不是孔子以前的他的本身向來沒有人懷疑他的可信的程度比前五篇高得多漢儒一定要拿來補入周禮眞是可笑

丙　禮記

現在講到三禮的最後一種這種却有二部書一部是小戴編的一部是大戴編的都叫做禮記禮記沒有眞僞問題總是西漢末劉向時已有的書另外有小問題是有三篇說是馬融添上去的已經人研究並無其事所以禮記全是西漢以前的而沒有東漢以後的東西說起他的年代漢志說是『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不知是七十子和其後學者呢還是七十子以後的學者若依後解則至戴德劉歆都是七十子的後學者他本是一種叢書多少增減都可絕對不是一時一人所記現在的問題是有七十子所記沒有孔子以前的作品沒有關於後題大戴禮記有一篇夏小正當然是很古的書但有人說是大禹做的和禹貢一樣那是不對的夏小正上面講的星象據歷來天文家推算是在月令出書以後才有的最少也是同時所以我們不能認夏小正是大禹的書還有前人因夏是朝代名所以認夏小正是夏書其實夏正建寅以著夏小正的人也主張建寅所以有此名稱那是我們前文已講過的另外佚禮經後人輯出有和逸周書相同的逸周書的年代已是問題或者有一部分是孔子後學記上的但大戴禮記公冠篇的頌詞乃是漢昭帝行冠禮時做的不能因其詞同禮記便認爲古禮故此部分佚禮也有一部分是古禮而大部分在孔子後禮記的大部分是解釋儀禮的自然在儀禮之後那是不成問題翻回來講有沒有七十子所記有多少大戴禮記有曾子十篇漢志有曾子十八篇或即同是一書

可認曾子所做漢志又有子思子二十三篇沈約還看見說有中庸在裏頭小戴禮記有四篇說是子思做的許是取自子思子。小戴的緇衣。劉向說是公孫尼子做的。史記也說樂記是公孫尼子做的。漢志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六朝還存。許是禮記所本。今各書均亡。眞僞莫辨。假使都眞。則禮記這幾篇可謂最早。但曾子八篇雖存。而大戴所載十篇文字淺薄。不似春秋末的曾子所作。反似漢初諸篇。雖題曾子之名。却未敢定。又如中庸。沈約說是子思子所有。而以思想系統論。當置孟子後。文義由崔述考證、也是抄襲孟子的。到底子思子是否孔子思所作。也是問題。荀子被禮記採抄的也不少。如修身篇勸學篇變成大戴禮記的禮三本篇與勸學篇了。我們信仰荀子不會抄襲別人。而且那二篇的思想也確乎是荀子的思想。可知一定是禮記抄自荀子。而且又戴上了曾子的帽子。倘使不知底蘊。豈不又把他的年代提前百餘年嗎。此外。月令篇呂氏春秋淮南子都有。文中有太尉字樣。太尉是秦官。所以大家認爲呂不韋做的。但另有一本太尉寫作太封。那又不見得是。這都是小節。有太尉不爲後。無太尉不爲古。總是戰國末世的書。還有王制一篇。經典釋文引盧植說是漢文帝時博士做的。又有人說那篇不是這篇。這篇是周代的制度。漢文那篇大略已見史記封禪書。又有人說這篇的制度和孟子說的不同。一定是商代的。更可笑。他們都不知道也是戰國末的一種理想的建國方略。也全部禮記最末的一篇。許是大戴的公冠出漢昭帝時。總論禮記幾句。他的性質是孔門論禮叢書。他是儒家思想。尤其是禮教思想最發達到細密時的產品。他是七十子的後學。尤其是荀子一派。各記其師長言行。由后倉戴聖戴德慶普等湊集而成的。他的大部分是戰國中葉和末葉已陸續出現。小部分是西漢前半儒者又陸續綴加的。他是一篇一篇可以獨立。和上篇下篇沒有連絡的。和儀禮周禮又有點不同——以上講禮記完。講三禮亦完。

古書眞僞及其年代（卷三）

梁任公教授講演

僞書之多子部爲最自漢書藝文志中九流兵書方技三略所列古書班固已注明大半係後人依託其後贋品尤層出不窮辨不勝辨今茲所論限於現存之書其先後以所依託之年代古近爲次書雖非僞而其著者之年代有問題者亦詳論之若不屬子部或屬而非依託兩漢以前者可無辭也

本草

舊題神農撰按本草之名始見於漢書平帝紀及樓護傳皆與方術對舉不爲一書專稱（注一）藝文志中醫經經方二欄所列俱無名本草之書（注二）則西漢末年雖有研究本草之人而其著書尚不名本草可知也以本草名書最早見於著錄者晉荀勗中經簿有子儀本草經一卷（注三）但未言係神農所撰子儀亦不知係何時人梁阮孝緒七錄始著錄神農本草五卷神農本草屬物二卷並有蔡邕吳普陶宏景……等本草十六種（注四）及隋唐而大半亡佚隋書經籍志僅有神農本草八卷又一種四卷又一種三卷則名神農本草經各家內容與神農本草內容之同異今不可考是否各自單行毫無關係亦無由知（注五）然蔡邕吳普係東漢三國間人則東漢三國間已以本草名書中經簿無神農本草而七錄有之則神農撰本草之說起自南北朝俱信而有徵也醫學在戰國蓋已發達（注六）戰國固諸子託古自尊之時意當時已有神農嘗百草之說若許行之爲神農之言然西漢一代言醫者謂之治方術言藥者謂之治本草醫經方術本草之書已有數

十萬言。漢志所錄醫經經方之書且五百卷。則本草創或由斯時。東漢三國間。始以本草名書。吳普又華佗弟子。是今本本草與華佗吳普有密切之關係。或即以吳普本草爲基礎。亦有可能性也。中經簿之子儀本草或亦彼時之書。彼時初無神農撰本草之說。所謂某某本草者。特某某研究藥性所著之書耳。初不必千篇一律皆祖述神農。晉人淸談。亦好託古。有似戰國。以本草歸之神農。或醞釀於晉代。故梁人七錄。遂有神農本草及某某本草經。其時舊經止一卷。藥三百六十五種。陶宏景增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注釋爲七卷。（注七）自後代有增益。多至六七倍。（注八）而猶假號神農。此其荒謬。不論可知。即所謂舊經一卷。俗醫猶有信爲神農作品者。不知南北朝人即已不置信。宋人且已斷言係東漢末人所編述。陶宏景本草序云。『軒轅已前。文字未傳。藥性所主。當以識識相因。至於桐（君）雷（公）乃著在於編簡。此書當與素問同類。』則陶氏已不堅持神農撰本草之說。又云。『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張）仲景（華）元化等所記。』同時稍後。北齊顏之推亦有同樣結論。（注九）至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始因此直認本草爲張機華佗所編述。非神農或桐雷所撰著。（注十）故此書在東漢三國間。蓋已有之。至宋齊間。則已成立規模矣。著者之姓名。雖不能確指。著者之年代。則不出東漢末訖宋齊之間。可爲定論。若仍固執俗說。附會證據。若淸人孫星衍之所論。則嫌於辭費耳。（注十一）

（注一）平帝紀『詔天下舉知方術本草者。』樓護傳『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

（注二）孫星衍校定神農本草經序『予按藝文志有神農黃帝食藥七卷。今本譌爲「食禁」。』賈公彥周禮醫師疏引其文正作「食藥」。宋人不考。遂疑本草非七略中書。』按此可備一說。未爲定論。

(注三)賈公彥周禮疏引

(注四)隋書經籍志自注引。除蔡吳陶三家外。尚有隨費秦承祖王季璞李譡之徐叔嚮甘濬之趙贊諸家書。卷數自一卷二卷三卷至五卷六卷七卷九卷十卷不等。可見各家內容未必盡同。或且迥異。

(注五)隋志另有甄氏本草三卷。無自注。本草經四卷。注云『蔡英撰。』本草二卷。注云『徐大山撰。』據此。則隋唐尚存之本草。各家仍不相謀。且一家著書。亦可稱本草經。不必神農。故七錄所列諸家本草之內容。亦不必皆與神農本草從同。以本草歸之神農者。特其中一家之言耳。

(注六)先秦遺書多有載醫理及醫生實蹟者。

(注七)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陶宏景所注本草。至隋唐間已亡佚。其名醫別錄則混入本草舊文。尚存而不可辨。

(注八)直齋書錄解題『唐顯慶又增(藥)一百十四種。廣爲二十卷。謂之唐本草。(宋)開寶中又益一百三十三種。蜀孟昶又嘗增益。謂之蜀本草。及嘉祐中。掌禹錫林億等重加校正。更爲補注。以朱墨書爲之別。凡新舊藥一千八十二種。蓋亦備矣。今(唐)愼微復有所增益。』按唐氏之本。即所謂大觀本也。後明人李時珍又廣爲本草綱目。篇幅益富。

(注九)顏之推家訓『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皆由後人所羼入。非本文。』

(注十)郡齋讀書志『書中有後漢郡縣名。蓋上世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至張機華佗始爲編述。』

(注十一)詳見孫氏所作校定神農本草經序。其說不足辨。

素問靈樞甲乙經

舊皆題黃帝撰。其謬與本草題神農撰相同。按醫學在戰國已有蓬勃之氣。呂氏春秋多有討論攝生治病之篇。皆推本於哲理。戰國學界競尚託古。而陰陽五門之論亦甚盛。今素問有黔首。夜半。平旦。等詞。蓋秦人用語。

有失王失侯等詞，則漢代新事。而又每以陰陽五行解釋病理，自受陰陽家盛行之影響。全書體裁託爲黃帝與岐伯問答，則又與莊子託爲黃帝與廣成子問答同也。由是言之，素問全書非黃帝所撰，其一部分不失爲先秦遺說，其大部分則自兩漢至三國若倉公張機華佗之徒所附益而成者。漢志不錄，而有黃帝內經，說者謂卽是書，亦附會之詞耳。（注一）靈樞較素問尤晚出，素問猶見錄於隋志，則猶隋唐以前之書，靈樞則漢隋唐志皆所不錄，而唐王冰猶謂卽黃帝內經十八卷之九也，夫誰信之。自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卽已引或人之說，謂『好事者於皇甫謐所集內經倉公論中抄出之，名爲古書。』然猶未列證據。淸杭世駿道古堂集靈樞經跋始云『余觀其文義淺短，與素問之言不類，又似竊取素問而鋪張之，其爲王冰所僞託可知。後人莫有傳其書者，至宋紹興中……始出，未經高保衡林億等校定也。其中十二經水一篇，黃帝時無此名，冰特據身所見而妄臆度之。』是則靈樞且較甲乙經爲晚出，若目之爲唐虞以前之書，則失之遠矣。甲乙經漢志不錄，隋志錄而不著撰人姓名，且冠之以黃帝二字，世俗遂傳爲黃帝之書。今卷首有晉皇甫謐序稱『七略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今有鍼經九卷，素問九卷，二九十八卷，卽內經也。……又有明堂孔穴鍼灸治要，皆黃帝岐伯選事也。三部同歸，文多重複，錯互非一。甘露中吾……乃撰集三部，使事類相從，刪其浮辭，除其重複，論其精要，至爲十二卷。』而名其書名黃帝三部鍼灸甲乙經。按皇甫謐强目鍼經素問爲黃帝內經，純出私臆。（注二）明堂孔穴鍼灸治要未見錄於漢志，自非西漢以前之書，則合三部以爲甲乙經，甲乙經卽皇甫謐之書耳，與黃帝無涉也。總之素問出於漢人，（注三）甲乙經出於晉皇甫謐，靈樞出於唐王冰。謂含有古人遺說則可，謂出於黃帝，則反肆諸僞書之林矣。

（注一）此段多採姚際恆古今僞書考之說。

（注二）亦採姚際恆說。

（注三）四庫全書總目『漢書藝文志載黃帝內經十八篇，無素問之名。後漢張機傷寒論引之，始稱素問。晉皇甫謐甲乙經序，稱鍼經九卷，素問九卷，皆爲內經，與漢志之數合，則素問之名起於漢晉間矣。故隋書經籍志始著錄也。』按此雖認內經即素問，實則反可證明素問出於漢人。

陰符經

舊題黃帝撰。按戰國策謂『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陰符之名始此。史記則謂『蘇秦得周書陰符』。不知其書究以何名爲正。漢志不載陰符，而有太公謀八十一篇，不知是否同是一書。隋志有太公陰符鈐錄一卷，周書陰符九卷，不知孰爲戰國之書，且亦未稱經也。唐志乃有集注陰符經一卷，爲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淳風李筌李治李鑒李銳陽晟十一家注。又有驪山母傳陰符玄義一卷，注云『筌於嵩山虎口巖石壁得黃帝陰符本題云「魏道士寇謙之傳諸名山」。筌至驪山，老母傳其說。』宋黃庭堅曰『陰符出於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黃帝書也。蓋雜以兵家語，又妄託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訓註，尤可笑。』清姚際恆曰『必寇謙之所作，而筌得之耳……或謂即筌所爲，亦非也。』王謨曰『陰符是太公書兵法，以爲黃帝書固謬。』余則謂其文簡潔，不似唐人文字。姚王所言甚是。特亦未必太公或寇謙之所作，置之戰國之末，與繫辭老子同時可耳。蓋其思想與二書相近也。

第五章　春秋及其三傳

春秋這書是孔子做的。似乎沒有什麼問題。孟子說『孔子懼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人找到反證。否認這說。因爲孔子自有一番意義。口授給門生。後來世代相傳。寫成文章。所以漢初出了好幾部書。現存的還有公羊傳和穀梁傳二種。另外西漢末發現一部左氏春秋。劉歆說他也是解釋春秋的。後人合稱起來。就叫三傳。我們現在拿來同時講。

甲　春秋

春秋雖是孔子做的。但孔子以前有沒有春秋這種名詞。這種東西呢。國語晉悼公十二年。司馬侯說『羊舌肸習於春秋。』左傳魯昭公二年記『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墨子明鬼篇引了周之春秋。燕之春秋。齊之春秋。宋之春秋。可見在孔子以前。周晉魯燕齊宋諸國都有春秋。其餘諸國也許也有。魯國從前既有春秋。孔子又『因魯史而作春秋。』那何必呢。大概因爲從前的春秋體裁不同。文辭不好。意義不明。所以孔子才用一番心思去改造。墨子明鬼篇所引的大段故事。說是出自某國春秋。我們看來。倒有點像國語。每事自爲起訖。篇幅很多。和孔子的春秋不同。孔子的春秋文章簡單。年代明瞭。許是一種創作。前此沒有的。這是一點。公羊傳魯莊公七年『不修春秋曰「兩星不及地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可見不修的春秋和已修的春秋是不同的。這是二點。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極力恭維春秋魯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和『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一段的妙筆。雖未引不修的春秋原文。但可知孔子筆削是很用心不苟的。這是三點。所以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這當然是實情。

最近先師康南海先生著春秋大義微言考有一種冒險的計畫想根據公羊傳的「何也」「何以書」去推究不修的春秋原文如何來跟孔子的春秋比較如『元年春王正月』依先生說不修的春秋是『一年春一月』理由是因何休註說『變一爲元者元者氣也』可知原文是『一』孔子改一爲元其餘也可類推了凡公羊傳發了疑問的就可跟著要改的理由揣想不修的原文這種工作是很有趣味的但因不修春秋佚了先生這種計畫能否成功很難對證

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史記孔子世家也說『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藉春秋來發表他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是歷來儒者所同信的孟子又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春秋繁露史記都說『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可見孔子作春秋是有所取義的那數千義當然不能入春秋本文只好口授給門弟子門弟子一代一代相傳下去到西漢中葉就先寫定了公羊傳和穀梁傳那二傳失了孔子原意沒有當然很難擔保但其中總有一半是由孔子以下一代一代口說相傳的還有的自然是漢儒根據孔子的標準以意推定不能說全是孔子原意現在合併公羊傳春秋繁露何休公羊註所說的春秋大義也許還有數千這數千義有多少是孔子的很難講但最少有一部分乃至一半若依公羊家的眼光看來那完全都是孔子的

丟開春秋的大義不講。就是本文後來添了沒有呢。今存的左氏公羊穀梁三家的經文。大段固然相同。小處的差異可太多了。就是說最後一頁吧。左氏傳是魯哀公十六年。公羊穀梁是魯哀公十四年。就不同。左氏傳因孔子死於十六年。想加上孔子死事。所以多添二年。（後來宗左的說左邱明續經。到底是誰續的。留到下面講。）最少這二年不是孔子做的。因爲孔子的春秋到「西狩獲麟」就絕筆。是含有深意的。這是一點。又公羊穀梁記『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戌。孔子生』。這當然不是孔子記的。因爲他沒有做「卿」。不配記生死。而且自己也決不會記自己的生死。這是二點。既然可以添上二年或一條。此外添了沒有也難說。許有多少是添上去的。——這是講添的話。

春秋完備不完備呢。有沒有殘闕呢。也有問題。司馬遷董仲舒所說的『文成數萬』。當然是經文的字數。但春秋今本只有一萬八千多字。還沒有數萬。董仲舒是傳春秋的人。司馬遷是刻意學春秋的人。不致亂說。『萬』字又不是訛誤的字。那麼春秋有闕文可以知道。可以斷定了。又如常有『正月』『三月』。經文下沒有一事。既沒有事。又何必記月分。解釋者說。『春秋雖無事。歲首必書』。也許固然如此。也許沒有此種體例。也難講。不過若說春秋闕了去。却又難以解釋幾時闕的。秦焚已闕。猶可說。但董仲舒司馬遷爲何說『文成數萬』呢。漢代闕的。漢代已是經學昌明之時。若說董仲舒能見的。何休不能見。也很講不通。所以我們又不敢講春秋一定闕了這許多。但提出問題。也很可供大家研究。——這是講闕的話。

年代問題。開頭就已講明是孔子做的。當然就是孔子時代。但孔子編的書。到何時才成功。向來說『絕筆於獲麟』。那麼春秋是魯哀公十四年春。B.C.四八一年成書的。（這是公羊家說。）還有一說。孔子因有獲麟的祥

瑞才作春秋那可很難相信因爲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死了上距獲麟剛好二年二年能著成這部書嗎到底搜集史料．於魯史以外有多少雖然不可確知．公羊傳疏引緯書說孔子命子夏等十四人求得百二十國寶書．雖然未能確信．但春秋記魯國以外的事當然不單靠魯史當然要搜集外國史．雖未必有百二十國之多．多少總有一定不是短時期所能整理清楚．二年所能成書的所以我們比較的還是相信獲麟絕筆之說爲佳．從此以前不知編了幾年．到此有感或因年老了（七十一歲）或有他因就擱筆不寫下去了．這個相差有限．不過也得講講．——春秋算是講完了．

乙　左氏傳

三傳在西漢只有二傳盛行．漢武帝立公羊博士．元帝立穀梁博士．哀帝時劉歆才請立左氏博士．因羣儒反對．到平帝時才成功．西漢一般解釋春秋的人都說『左氏不傳春秋』．劉歆引傳文以解經．極力表彰．和羣儒起了一場惡戰．到東漢以後．左氏的價値一天一天比公羊穀梁高了．現先講左氏．

西漢末羣儒和劉歆一派的爭辨．後人叫他『今古文之爭』．羣儒是今文家．劉歆是古文家．竟成經學界二個派別．二千年一大公案．後來的今文家對於左氏和劉歆起了種種的猜疑．有的說春秋左氏傳整個的由劉歆僞造．有的說左氏本名春秋．不是春秋傳．有的說本來只有國語．劉歆從國語分出左傳來．清儒自莊存與劉申受起．到康南海先生和崔適．對於這問題都各有深入的研究．現在懶得稱引他們的著作了．據我看．左氏和國語的體裁和文章都各不相同．並無割裂的痕跡．從戰國到西漢末稱引左氏的不止一書．可見左氏不是劉歆僞造或從國語分出來的．現在且分二層講．

一、左氏是何時何人做的。

二、成書以後有人增竄否。

左氏的作者，向來都認爲孔子弟子左邱明，劉歆還說『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其實所謂左丘明，是姓左名丘明呢，還是姓左丘名明呢，也還是只有左姓丘名的人，而並沒有左丘明，都還難說，且不管罷。就是承認有左丘明這個人，也還有問題。論語上，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這種語氣，決不是先生對於學生說的，倒很像晚輩敬仰先輩說的，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一樣，就是說不是先輩是學生罷，也不是年輕的學生，一定是老成高輩，和顏路曾點一流，歲數和孔子不相上下。況且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又沒有左丘明這人，說左丘明是孔子的，恐怕就是從劉歆起罷，且也不管他。左丘明假定做了左氏，那麼記事應該到孔子死時爲止，因爲他的年紀壽命不能比孔子多多少。現在的左氏傳怎麼呢，魯悼公趙襄子的謚法，已給他知道了，趙襄子比魯悼公死得更晚一點，是周威烈王元年，B.C.四二五年，上距孔子死時已五十四年了，和孔子年紀不相上下的左丘明，到此時還能生存著述嗎，——這可見左氏不是左丘明做的。

還有一點，左氏記的預言和卜卦，沒有不奇中的，預言本不稀奇，對於某種現象有銳敏的觀察者，常常能猜中將來的現象，如孟子說『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後來秦始皇得了天下，果然不久即亡，這也可說是政治家的預言奇中，但未必十拿九穩罷，如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

矣。……蘇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這段話可失中了，自孔子死後百四十年魯國才滅亡，三桓的子孫握魯政還過了四五世。我們看左氏怎麼樣幾乎有言必中。如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聘齊謂『齊國之政將有所歸。』適晉見韓趙魏三卿說『晉其萃於三族乎。』齊王孱弱田氏專橫，銳敏的政治家也許能夠預料將來的結果。晉國則六卿並列，中行范智三卿最強，韓魏趙還是弱族，季札怎麼有這們大的本領可以斷言韓趙魏必有晉國呢。像這種符驗的預言，比燒餅歌還靈得多，政治家不見得有這麼一會事吧。卜筮的符驗更奇過一切。如莊公二十二年說『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有嬀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後來一點不差。無論如何迷信的人也不能不動疑。這當然是後史喜帶小說的有趣味的敍述，看見三家握晉政，田氏將篡齊，樂得說些開心的故事來點染點染。或許田氏和三家那得時已造成了祖宗光榮的事蹟，後史便採用，也未可知。總之，不是本有的事。但我們却因此知道左氏這書是當三家將分晉，田氏將篡齊，而未成功時的產品。三家分晉比田氏篡齊早一點，是B.C.四〇三年。做左氏的似乎沒有看到三家分晉，所以左氏成書至遲不過B.C.四〇二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清華研究院有一位同學衞聚賢君，研究左氏很有發明，我已酌量採用了。還有一種最重要的發明，就是『左氏』二字的解法。他說是地名，不是人名，不是姓。韓非子外儲說說吳起是衞國左氏人，戰國策也有左氏這地名。別錄說吳起曾傳左氏，衞君因此斷定左氏這書因吳起是左氏人所以才名左氏，並不是因作者姓左才名左氏。假定這說不錯，書果由地得名，果因吳起傳下，那麼左氏成書總在吳起生前。吳起是周安王二十一年，B.C.三八一年死的，那麼就是放棄前段的主張，左氏也一定是B.C.三八一年以前做成的，不能在此年以後。

左氏是什麼時候才通行的呢。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了許多書。其中有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據此可見當魏襄王生前左氏已通行了所以師春才可以得來抄撮。魏襄王是周赧王十九年B.C.二九六年死的。可見左氏至遲到此時已通行了。——總結上面幾段可以說左氏成書大約在B.C.四二五至四〇三這二十餘年間。通行是在B.C.二九六年以前至於到底是什麼人做的。衞君說是子夏不能武斷。最多只能說有可能性。

關於第一問題。左氏的年代大概已如上決定了。但今本左傳是當日左氏原本否。那當然不是。給後人增竄上去的不知有多少哩。如文公十三年士會歸晉一段末尾有『其處者為劉氏』一語上面分明說『秦人歸其帑』怎麼又有處者呢據後人考定。那時還沒有劉氏。到劉邦得天下。才認堯為祖士會為宗左氏這句許是漢人加上去的。戰國初年的作者不見得會恭維劉氏皇帝。給他拉攏闊祖宗吧。

但這還是小節。最主要的是『左氏不傳春秋的問題。今本左傳如『不書即位攝也』一類解經的話是眞是假。今文古文之爭全在這點。漢書劉歆傳明說。『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通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從前左氏並不解經。到劉歆才引以解經。其實左氏是一部獨立的眞書。依仿孔子春秋而作。並非呆板的和公羊穀梁一樣。他上面記的事。有的比春秋早數十年。有的比春秋遲數十年。尤其是敘晉的事。他和春秋對勘。有的事彼有此無。有的事彼無此反很詳。可見左氏全是單行的。獨立的。有價值的史書。絕對不傳春秋。那些解經的話是劉歆搗的鬼。他想戰勝他父親一派的今文家。所以我一部和春秋無關。在西漢無人讀習的書。添上些解經的話。來壓倒公羊穀梁二家。後人不察。大半給他蒙過了。有些激

烈的今文家、又說左傳全是劉歆僞造的、我們折衷的說、不承認劉歆僞造左傳之說、而斷定左氏是戰國初年人做的、我們一面要知道左氏在史學上有非常的價值、欲研究春秋情形、非善讀此書不可、不可因他有後人增竄的句子就貶損他的價值、一面也不能相信劉歆杜預這些人的話、說左丘明稟承孔子的意思作傳以紹春秋、假使我們把解經的或假添的鈎去（經過很細密的考證以後、）那麼左氏是一部眞書、

最後左氏的書名也得講清楚、現在通稱左傳、其實絕對不是原名、原名只是左氏春秋、和孔子的春秋虞氏春秋、呂氏春秋一樣自成一家之言、孔子可作春秋、虞氏可作春秋、呂氏可作春秋、戰國初年B.C.四二五至四〇三年間的作者也可作春秋、春秋左氏傳是劉歆杜撰的名詞、左傳是後人的簡稱、所以現在左傳這部書是眞的、（眞中也有些僞）左傳這個名詞是假的、

★　★　★　★

公羊傳穀梁傳的時代、以立學官的次第而論、公羊在前、穀梁在後、這二部書什麼時候才寫成、作者據說是公羊高穀梁赤、這二人是什麼時候的人都很難定、孟子有公明高「明」「羊」同韻、有人說是一人、也是揣測之辭、公羊是否高、穀梁是否赤、二書是否高赤做的、似乎都不是、現在公羊傳有『公羊子曰』穀梁傳有『穀梁子曰』的句子、可見書是公羊子穀梁子以後成的、公羊子穀梁子又未明說是赤是高、可見向來說是赤高所作、也未必可信、公羊傳又有尸子、漢志有尸佼、是否一人、若是一人、則公羊傳成於商鞅之後、大約公羊是齊派、穀梁是魯派、自孔子以後就各自口說流傳、至漢乃垂之竹帛、本來西漢以前的儒者傳經、多是口說的、但公穀爲什麼不早垂竹帛、要到漢代才寫出書來、據那些傳經者說、因爲孔子在春秋上暗中常常褒貶當世、不方

便用筆寫出所以告訴他的弟子弟子世代口傳但不寫出的理由不必因有所褒貶或者弟子當孔子作春秋時聽得些零碎的見解和主張記在心裏傳給他們自己的弟子於是輾轉口傳至若干年後才覺得有寫出的必要這自在情理之中至於公穀所講的話到底對不對那還是問題左氏固然不傳春秋公穀就能不失孔子本意嗎我們看公穀不是一個時代的產品自孔子以後一直到漢武帝宣帝時歷代儒者各有一點見解滲透在裏積累得太多了有一二人把他寫成一部編年解經的書所以二家都說是孔子口授的却是彼此常常矛盾衝突的緣故就是因為後儒各有一點見解滲透在裏我們懂得這點看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何休的公羊註和公羊傳穀梁傳常有大同小異才不會驚奇才不是此非彼關於公羊傳穀梁傳的眞僞和年代問題的解答可以總縮一句無所謂眞僞因為都不是一人做的至於年代從B．C．四八一年至B．C．一三六年凡三百餘年才寫定成書也不要確實指出什麼年代我們知道是孔門後學對於春秋研究的成績大概就夠了

第六章　論語孝經爾雅孟子

所謂十三經現在已講完了九種剩下的只有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四種這四種中最重要且最多問題的是論語現在先拿來講

甲　論語

論語比較的最可信現在要研究孔子和儒家的學術除了他沒有第二書更好了不過他的各篇各章也須分別看待為什麼呢因為他不是短時期內一個人做的漢志說「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

接聞於夫子者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這段話不全對。論語固然有一部分是孔子生前孔子的弟子所記。但還有一部分是孔子死後數十年乃至百年孔子的再傳弟子所記。試看有子曾子獨稱『子』。而其他自顏回子夏以下都不稱『子』。可知有許多是有子曾子的弟子記的。又看許多稱了諡法的人死在孔子死後數十年。那當然是時代很晚的人記的。論語本來不是有統系的書。和孟子不同。孟子的篇章都是有意義的銜接。似乎曾經孟子親限有過。論語不然。大約是孔子再傳弟子編輯的。沒有經過一人的裁定。所以後來古論齊論魯論的參差多寡。卻和禮記相似。禮記也是孔門後學追述孔子及其弟子的往言遺行。和論語的性質無異。所以也有大戴禮記小戴禮記的不同。不過禮記的年代尤其晚。擇別也沒有論語的謹嚴。這類不是一時一人所記的書。近代也有拿來比較很有趣味。譬如王陽明的傳習錄。篇數不過三卷。年代卻有數十年。最前的一部分是陽明三十八歲初設教以後數年內徐愛記的。最末十分之三是陽明死後黃省曾等記的。前面這十分之七和陽明本集的話相符。很得真相。後面這十分之三如『草木瓦石皆有良知』這類的話有許多不是陽明說的。已經劉蕺山黃梨洲懷疑而且證明了。傳習錄完全是陽明弟子記的。尚且有真有假。論語只有一部分是孔子弟子記的。其餘大部分都是孔子再傳三傳弟子記的。能夠不失孔門的真相嗎。說起論語只有一部分是孔子弟子記的。這並不稀奇。古時寫字不便。所以有許多相傳很久。前數十年聽的。後數十年才記寫成文。論語所以有大部分是孔子再三傳記的。就是這個道理。他既然不是一人記的。當然各有不同。譬如我講話。你們幾十個人各有所記。不經我看過。自有異同。而且難得真相。所以論語的性質並不純粹是孔子的。並不從一個人手裏出來。當口說相傳。逐漸成文。以至最後輯為一書。不知參加了多少

人的主觀見解，荒謬傳說，我們明白了這點，才可以讀論語。所以這部書裏，極得孔子眞意的也有，不得孔子眞意的也有，大謬不然的議論和事蹟也有，乃至原書所本無，後人在別處偶有所聞，隨手記在這書空白的也有。最後這種並不稀奇，現在可說個同樣的故事，清初衡陽王船山不肯降清薙髮，逃入荒山，沒有法子得到紙張，應該不能著書了，他死後，家人搜尋他的著作，零零星星却在曆本賬簿的書眉字縫的空白地方。近代尙且如此，古代寫字在竹簡上，多麼麻煩，現在小小一本論語，古代的竹簡至少有一大箱，所以古人讀了別的書，聽了別的事，懶得另外動用新的竹簡，隨手就記在現成的書上，那是情理中的事，不過像王船山寫字在刻本上，後人還可看出，古人新寫舊刻都一樣，却無從分別，所以別人看了，常認爲完整的書，沒有想到參雜了別的論語。各篇末尾，幾乎都有一二章不相關的話，那自然是讀書在這種情形之下添上去的，不幸無識的編者，一味貪多，所以不但後人記得不對，荒謬不然的都收進去，就是這種毫無關係，隨手寫在空白上的也都收進去了。

論語雖說是這樣一部雜湊的書，但自漢至清，歷代尊重，他的力量在學術界比任何書都大，所以大家始終不敢懷疑，幾乎議及一字就是大逆不道，不過這樣尊重太過了，反而減損他的眞價值，後人爲非作惡，常常假託論語上那些荒謬事，說聖人尙且如此，別的人看著他這樣也沒有辦法，眞是可笑，其實若不太過尊重，讓學者去考定眞僞，把他們的虎皮揭去，他們就不敢假詞作惡了，淸代乾隆嘉慶之間，有位崔東壁就抱這種思想，他是極力尊重論語的人，但和別人不一樣，他對於論語的精粹眞確處盡情發揮，對論語的駁雜僞託處細心辨別，他這種態度和他的結論，我都贊成，今天所講，就把他的意見轉述一番。

崔東壁的結論，論語前十篇，自學而到鄉黨，最純粹，幾乎個個字都是精金美玉，後十篇稍差，尤其是最後五篇，

最多問題，——子張篇全記孔門弟子，非孔子言行，可不論。季氏陽貨微子堯曰却有許多不是真書了。他的看法有幾方面。

一、從文體看。論語的詞句是最簡單不過的。『有教無類』一章才四個字，多的不能過一百字，大部分總是二三十字，所以那些長篇大論，洋洋數百言的，我們不免懷疑。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有四百一十五字，『季氏將伐顓臾』一章有二百七十四字。這種文體到戰國初年才有，孔子當年是不會有的。還有論語的筆法是很直捷了當的，正文前面沒有總帽子。前十篇乃至前十五篇都如是，後五篇可不然。如陽貨篇『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假使子張不再請問，豈非一個悶葫蘆？這種筆法到逸周書才很多。逸周書是戰國產品，論語後五篇不見得是春秋產品吧。

二、從稱呼看。論語前十篇，弟子問孔子，只記做『子夏問孝』，『樊遲問知』，不會記做『子夏問孝於孔子』，『樊遲問知於孔子』。因爲問是弟子跑去問，問於孔子是叫孔子來問，弟子當然不能叫孔子來問。後十篇可不然。憲問篇有『南宮适問於孔子』，堯曰篇有『子張問於孔子』，季氏篇更有不通的『冉有季路見於孔子』。這類不合文法的稱呼，恐怕不見得是當時的真相罷。這是一點。前十篇稱孔子說爲『子曰』，後十篇稱孔子說爲『孔子曰』，又不同。固然稱呼可以自由，但可知必非一時所記，也許後來稱『子』的人太多了，所以後十篇的記者加上一個孔子以示分別。這是二點。春秋時代當時談話不稱夫子，單稱子，如英語的 You，先生稱學生，學生稱先生，都可稱子。如述而篇孔子稱弟子爲二三子，公冶長篇子路向孔子說『願聞子之志』，那時雖然也稱先生爲夫子，但只能在背面時作第三人稱。如公冶長篇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八佾篇儀

封人說『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都等於英語的 He. 論語前十篇關於這點和原則相合.後十篇尤其是最後十篇——可不然.左傳裏的『夫子』也和原則相合.戰國諸書可不然.由此可知論語後十篇——尤其是最後五篇——大概在戰國時代才寫成文章.這是三點——綜合三點來看結論都是相同.

三.從事實看論語的記事很有可笑的地方最離奇的是『佛肸召子欲往』一章和『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一章.前面總論第四章已講過.左傳定公十二年公山弗擾以費畔時孔子正做司寇.和現在的司法總長一樣.很用力打平那反畔的縣長.以情理論.那在現任閣員跟縣長造反藉口想實行政策.佛肸造反在趙襄子時.趙襄子當國在孔子死後五年.佛肸有何神通能從墳墓裏掘出孔子來.孔子有何妙術能死了還會說話.這二章不是後人誣衊孔子是什麼.還有『季氏將伐顓臾』一章.說什麼『冉有子路見於孔子.』前段既已指出文法的不通.就是事實也不對.冉有子路固然都做過魯國的官.但後先並不同時.子路年長.和孔子同時做官.冉有年幼.到孔子晚年將返魯之前才做官.左傳在哀公時有一段說季氏欲加田賦.因爲孔子是個元老.所以找他的弟子冉有去請教.冉有三問.孔子都不答復.那時孔子周遊回國.聲譽日高.已佔有元老的地位.論語那段話恐怕就因此影射出來.也說季氏找孔子弟子去請教孔子.不料這二位弟子不接頭.冉有做官時.子路已往衞國去了.就是丟開不管.那季氏伐顓臾的事根本就不必是眞.左傳兩國相伐必書.季氏既伐了顓臾.左傳爲什麼不書呢.孔子在論語這章說顓臾的話也和左傳說的不對.綜合這幾種疑點.這章未必可靠吧.

四.從學說思想看.論語也有些部分不大對的.如『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說孔子稱贊曾晳的志趣.從來宋學最重這章.周敦頤程顥陳獻章最稱道曾晳.這章固然很好.但和孔子思想卻不十分對.孔子最重

經濟實用這章却裁抑憂國救時的子路冉有公西華獎勵厭世清談的曾皙在孔門思想系統上顯然衝突這章自然靠不住又如『長沮桀溺耦而耕』一章那種辟世的思想帶了極濃厚的老莊色彩不應在春秋時有有亦不應這麼濃厚尤其不應在孔門產生這章的年代自然不很早快到莊子寓言的境界

五從突兀的事語看論語有許多不是孔子或孔門的話和記事雜在裏面很沒有道理如堯曰篇共三章三百六十九字堯訓舜舜訓禹一章佔了一百五十二字既不是孔子或孔門的話又不和孔子或孔門有關係的事記上去幹嗎這類在後數篇的最末差不多篇篇都有如微子篇的『逸民』『大師摯』『周公』『周有八士』四章季氏篇的『邦君之妻』一章都沒有一點意思還有一章近於誣衊孔子挖苦孔子的如雍也篇『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這更突兀孔子就是見了南子南子雖是個很壞的君夫人子路何必不喜歡孔子又何必發誓呢

綜合上述五方面論語的十八九雖是精粹之作其餘的有些不相干有些很荒謬都不必眞書那些僞的來歷如何誰增竄的當然是孔子死後乃至戰國中葉末葉的儒者增竄的因爲孔子剛死時那些弟子還沒有想到把聽來的話記出來只是口說相傳當然不免失了眞相後來漸漸寫成文章又不是一人的工作大家不免各有主觀參和又剛好道家思潮洶湧孔門弟子自然受了多少的影響所以不知不覺的寫成『長沮桀溺耦而耕』一類的文章這些帶了道家色彩的比較的晚出快到孟子莊子的時代了還有那些極荒謬的話如『佛肸召子欲往』一類的只能推爲戰國中葉那般無聊的政客朝秦暮楚有乳便是娘人格掃地却又對不起良心捱不起惡罵只好造孔子的假事竄進論語來做擋箭牌說孔子也跟我一樣還有那些篇末的怪事和無干

的話。或者是一二讀者心血來潮。忽然想到別的事。隨手塡刻在空白裏。後人不知。就裏看做實貝。去研究微言大義。若說穿了。那眞一錢不值哩。還有『子見南子。』一類的也是後來的話。或者有好事的人聽了一種傳說。不辨眞偽。就添上去。並不是原來編書的人有心要這章的。這是崔東壁推求出來的原因。大概都很對。

論語是駁雜的書。從傳授方面也可看出。漢志『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從前講過。先秦至漢。儒家有齊派魯派。各經皆大同小異。而魯皆是今文。與古文不同。漢人所傳的三種論語都已亡佚。只存篇目。論語集解序說『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齊論語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不與齊魯論同。』因爲他們都各有祖傳。所以各不相濟。魯派思想較正。齊派多談玄學。古論又不相同。假使三部論語至今尙在。則可知何者所採能得孔子的眞相。不料西漢末有個張禹把三部併成一部。現在不能見到原本如何了。張禹是個最有福氣。做了大官。恭維王莽。鄉愿氣質十足的人。他傳論語。因爲三部不同。不方便。很冒昧的用己意合編。他刪削了沒有不知道。古論齊論比魯論更多的都給他併入魯論二十篇裏了。他怎麼樣改動也不知道。許是前十篇沒有動。把古論齊論多的分別摻在魯論後十篇裏頭了。魯論原來的篇次如何也不知道。我們看子張篇全記孔門弟子的言事。從前大概在魯論最末。因爲前十九篇記孔子直接的。最末一篇記孔子間接的。很合理法。現在的論語却排子張篇在第十九。很奇。也許堯曰篇就是齊論的問王知道。此外也許有古論齊論此有彼無。此無彼有的。也都補上魯論裏了。所以免不了有重出。魯論固不能無假。而切實較得孔子眞相。或可推定。因爲孔子是魯人。前十篇大概全是魯論原有的。而添上的極少。有也在篇末。第十九篇應認爲魯論的最後一篇。第十六十七十

論語的眞僞和年代問題上文大略已解決了除了「子張篇是魯論末篇」和「篇末突兀記事是讀者隨手從別處塡入論語空白」兩種主張以外大都是崔東璧的話我們要想精察求眞與其輕信不如多疑諸君欲知其詳可看洙泗考信錄

乙 孝經

孝經是十三經的一部古人最重通經若像這經通起來最易解釋意義讀幾年書的人就行列爲一經本極可笑若論他的文章和禮記相同例很像是禮記的一部分因爲漢儒重讖緯孝經有元神契說了什麼「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所以極力推尊孝經的就說是孔子所作了其實那上面記的都是孔子和曾子問答之辭不惟不是孔子做的而且不是曾子做的最早也不過是曾子門人做的以文體論若放進禮記倒非常像他的年代不能很古在戰國末至漢初才有經的名詞從前沒有漢志還不稱經而附六藝之末西漢中葉才叫他經莊子有「孔子繙十二經」之句墨子有經上經下篇以經名書最早在墨莊時代不能闌入孔子時代以六藝名六經起自西漢孔子並不以經名書縱使跟漢人稱呼也只可以之稱詩書禮樂不可以之稱論語孝經論語孝經只是傳記不配稱經這個書名實在很糟只有孝字又不成名詞在漢以前易書詩都可獨稱孝經可不能所以可推定也許不是戰國的書而是漢代的書最早不能過戰國這部書不是孔子做的只可放入禮記作爲孔門後學推衍孝字的一部書

丙 爾雅

爾雅是最古的訓詁書。後來說是周公所作。裏面有『張仲孝友』的話。張仲是周宣王時人。可見決不是周公作的。他所解釋的字大半是詩經的。詩經大半是春秋作品。那當然他的年代又在詩經後。釋地解九州五嶽乃是漢初地理。那麼不惟非周公時書。且非孔子以前的書。所以可大概推定爾雅是漢儒把過去和同時的人對於古書的訓詁抄錄下來。以便檢查的書。換句話說。不過一部很粗淺的字典而已。其初並不獨立。在大戴禮記或小戴禮記已有一篇。一直到三國張揖作上廣雅表時還說『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既無正證。聖人所言。是故疑不能明也。』禮記最初是叔孫通編纂的。爾雅當初不過其中的一部分。現在爾雅有十二篇。是否完全是當時禮記的一部分。未可知。但白虎通所引的禮記語不見於今禮記。而見於今爾雅釋。孟子趙岐註所引的禮記語不見於今禮記而見於今爾雅釋。　風俗通所引的禮記語不見於今禮記而見於今爾雅釋　。公羊何休註所引的禮記語不見於今禮記而見於今爾雅釋樂。那些作者都是東漢人。却沒有看見今爾雅。可見東漢時代今爾雅尚未通行。尚未獨立。而是禮記的一部分。假使今本已通行獨立。他們為什麼不叫他爾雅呢。但那時既附在禮記裏。篇幅一定沒有今本那麼多。今本之多。由於劉歆。劉歆才特別提出這書來。有一回徵募了千餘能通爾雅的人。令各記字廷中。也許就因這回爾雅才變成龐然大物。現在一般小學家以為這書很了不得。甚至仍舊看做周公作的。其實西漢人編的字典。劉歆又擴大些。干周公什麼事呢。因為他有些古名物才保存。絕對不應列為經的一種。古來字典很少。西漢的爾雅自然比不上東漢的說文。說文較有系統。爾雅特為雜湊。我們若認爾雅為經。便上了劉歆的當

丁　孟子

談到孟子這書。我們應該道謝趙歧。史記孟荀列傳只有孟子七篇。另外四篇爲外書。劉向劉歆正式承認有十一篇。所以漢志有孟子十一篇。到了東漢末趙歧註孟子。以銳敏的眼光。說『外篇其文不能閎深。』非孟子所作。削去不註。後來那僞外篇亡了。很不足惜。現在拜經樓叢書裏又有。乃是明姚士粦僞造。尤無價值。孟子自來是子書。應在講諸子時講。只因一面沒有時間講諸子。自宋以來又都公認孟子爲經。所以只好順便在講經的最末講講。至於他的年代是沒有問題的。大約是孟子弟子所編。曾經孟子看過。現行七篇也沒有可疑爲僞的地方。

★　★　★　★

這一堂講演雖然經過了半年。但因次數太少。鐘點太短。原來定的一小時。我雖然常常講到兩小時。仍在不能講得十分多。幸虧總算講完經部各書了。最可惜的就是沒有講子部。子部最要緊。又最多僞書和年代不明的書。下年我能否再和諸君在一堂聚談。很難自定。其故一。像這樣危疑震蕩的時局。能否容許我們從容講學。很是問題。二。我自己自從上年受過手術以後。醫生忠告我若不休息是不行的。好在我們相見的機會還很多。再見再見。

以上兩卷係十六年二月至六月在北京燕京大學講義

